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初稿）

國史館編印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初稿）

凡 例

一、中華民國史志書之編撰，承傳統史書之體裁，客觀而具體地紀敘民國以來政府典章制度之變革、各項建設之發展與社會風俗之演進等史事，不同於一般紀錄性之工作報告與年鑑。

二、第一期志書暫定公職、地理、教育、交通、內政、法律、民族、學術、文化、社會、國防、外交、實業、財政金融志等十四種，著手次第編撰。

三、第一期志書之編撰，暫自民國元年一月一日至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為取材之範圍。

四、各志書取材以官文書、私人著述、報章、雜誌等經考證確實者為主，務求保存大體、掌握關鍵、擷取精華。如無重大歷史價值者，不必採錄。

五、各志書內容項目，另行分別研訂。內容特別繁複者，可另外撰成專文，單獨成書出版。

六、各志書撰竣後，另撰前言，以為簡介；俟全部志書編撰完成，另撰總序，置諸卷首。

七、各志書之結構，分為（篇）、章、節、項等，如內容須予列舉時，其標號按「一」、「（一）」、「1」、「（1）」、「①」之次序排列之。

八、志書文體採用簡明語體文，力求條貫扼要，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外，「」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內之引號，△用於書、報、期刊，△用於論文及篇名，（）用於夾註。

九、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可抄寫原文或節錄要點，並於文中註明：（註一）、（註二）……（註一〇）、……（註九九）、（註一〇〇）……等。詳見中華民國史志書凡例補充說明。

十、各志書之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儘量記至年、月、日。民國以前，用當代年號及陰曆月日，並附西曆紀年。民國以後，用陽曆月、日。每段初次出現之紀年，稱「民國某某年」，第二次出現時，民國二

字即可省略。外交事務涉及俄、日、中東等國曆法時，可附以該國年曆。

十一、志書文中，國父孫中山先生、先總統蔣公依當時職銜稱謂。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就之職稱為準。其他所列舉之人名，以稱其本名或眾所熟知之名為原則。

十二、為便於史事之說明及比較，宜附列有關之統計圖表。其用直行排列者，應自右至左。

十三、志書文中之數字，以國字小寫法為原則，例如稱「七」不稱「7」；稱「十」不稱「一〇」；稱「一百一十」不稱「一一〇」；稱「二十」、「三十」不稱「廿」、「卅」；稱「二千五百三十六」不稱「二五三六」；帶小數點者稱「二千五百三十六點零四」；百分比數字則稱「百分之五十六」。其採用橫排者用阿拉伯數字，由左至右排列。

十四、中國國民黨之會議、組織、職銜之前，均須加「中國國民黨」之名稱，其他經政府承認之黨派亦同。

十五、志書文中使用外國人名、地名及其他外來語，以採用國立編譯館審定，或一般通用之翻譯名詞為準，前後應求統一。並於初次出現時加註原文，以資查證。重出時省略原文，並得用簡稱。

十六、各志書邀請學者專家擔任統編或編纂委員，各章節標明作者姓名。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初稿）

目次

凡例

第一章 緒論……………黃維憲……………一

第一節 民族之起源……………一

第二節 人口與分布……………六

第三節 文化與融合……………二〇

第二章 漢族系……………管東貴……………三九

第一節 導言……………三九

第二節 歷史淵源……………四〇

第三節 人口與分布……………四一

第四節 體質及語文……………五一

第五節 生活方式……………五五

第六節 社會組織……………五六

第七節 信仰與禮俗……………五八

目次

第三章 通古斯族系……………莊吉發……………六七

第一節 導言……………六七

第二節 滿族……………七〇

第三節 錫伯族……………七八

第四節 赫哲族……………八二

第五節 索倫族……………八四

第六節 鄂倫春族……………八七

第七節 達呼爾族……………九〇

第四章 蒙古族系……………李毓澍……………九九

第一節 導言……………九九

第二節 歷史淵源……………一〇二

第三節 體質特徵、人口與分布……………一一一

第四節 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一一八

第五節 宗教信仰與婚喪禮儀……………一二五

第六節 蒙古族系之語文……………一三三

第五章 突回族系……………林恩顯……………一五五

第一節 導言……………一五五

第二節	維吾爾族	一五七
第三節	哈薩克族	一六九
第四節	柯爾克孜族	一七六
第五節	烏孜別克族	一八二
第六節	塔塔爾族	一八七
第七節	撒拉爾族	一八九
第八節	希拉古爾(裕固)族	一九二
第九節	東干(漢回、回)族	一九五
第十節	朶蘭、博洛爾族	一九八

第六章	藏族系	蕭金松	二〇三
-----	-----	-----	-----

第一節	導言	二〇三
第二節	藏族	二〇七
第三節	門巴族	二三二
第四節	珞巴族	二三九
第五節	羌族	二四九

第七章	羅緬族系	辛法春	二六三
-----	------	-----	-----

第一節	導言	二六三
第二節	彝族	二六四

第三節	納西族	二七一
-----	-----	-----

第四節	傈僳族	二七五
-----	-----	-----

第五節	拉祜族	二七九
-----	-----	-----

第六節	哈尼族	二八四
-----	-----	-----

第七節	景頗族	二八六
-----	-----	-----

第八節	阿昌族	二九〇
-----	-----	-----

第九節	普米族	二九四
-----	-----	-----

第十節	怒族	二九八
-----	----	-----

第十一節	獨龍族	三〇三
------	-----	-----

第十二節	白族	三〇六
------	----	-----

第十三節	基諾族	三一三
------	-----	-----

第八章	濮僚僮傣族系	桑秀雲 三二五
-----	--------	---------

第一節	導言	三二五
-----	----	-----

第二節	濮僚仡佬系	三二六
-----	-------	-----

第三節	濮僮黎系	三四一
-----	------	-----

第四節	濮傣系	三四七
-----	-----	-----

第九章	苗瑶族系	桑秀雲 三五九
-----	------	---------

第一節	導言	三五九
-----	----	-----

第十章 臺灣土著族系

阮昌銳……………四〇三

第二節 苗族……………三六〇

第三節 徭族……………三七一

第四節 蜆族……………三八〇

第五節 畚族……………三八四

第六節 土家……………三九〇

第一節 導言……………四〇三

第二節 泰雅族……………四一一

第三節 賽夏族……………四二一

第四節 阿美族……………四二九

第五節 卑南族……………四三八

第六節 曹族……………四四七

第七節 排灣族……………四五五

第八節 布農族……………四六六

第九節 魯凱族……………四七二

第十節 雅美族……………四七七

第十一節 平埔族……………四八二

第十一章 其他……………四九三



第一節	導 言	劉 學 鈞	四九三
第二節	朝鮮族	劉 學 鈞	四九三
第三節	烏梁海族	劉 學 鈞	四九五
第四節	塔吉克族	桑 秀 雲	五〇〇
第五節	孟吉族	莊 吉 發	五〇四



第一章 緒論

考古學家已證明，地球上曾出現過的古老且獨立發展的文明有六個，即位於東亞的中國、位於南亞的印度、位於中東的兩河流域、位於北非的埃及、位於北美和南美的墨西哥和秘魯等。然而時至今日，此六大文明及其創造者，或已消失滅亡，徒留殘跡以供憑弔；或文明本身一部分為其他民族吸收轉化，而原創者卻已消失在歷史洪流中。惟有孕育在東亞的文明能綿延不絕，並對該地區人民生活產生相當影響，其原因據學者研究，認為除地大物博外，可說是托多元民族之福。

談到中國人，人人都自認為是黃帝子孫，從而也聯想出現代中國民族和幾千年前的中國人應是一樣的，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中國地區自有人類以來，就是個多元民族地區，加上地理上沒有艱險的障礙，交通非常便利，因此長期以來不停地在進行抗爭、和好、通婚和同化、融化等現象；所以現代的中國人，特別是居於本部的漢人，其血統也就非常複雜。以下我們就從中國民族之起源、人口與分布及文化與融合等三方面，作鳥瞰式地敘述。

第一節 民族之起源

人類都喜歡知道自己的來源，查問祖先的來處，而所得的答覆，紛紜不一，眾說各異。《三五曆記》說：「最古的人叫盤古，是從一個雞蛋裏生出來的，他神通廣大，創造了天地」。《風俗通》則說：「人是女媧用黃土塑造而成的」。這些神話，因歷代學術界奉儒家為正統，不言神怪，加上民國初年中國考古學的興起，已較少有

人去注意了。

按考古學的證據，活躍於古中國大陸的人類，可分為舊石器時代的人和新石器時代的人，而前者又可細分為早、中、晚三期。

一、舊石器早期的猿人

自民國十八年在周口店發掘出第一個北京猿人的頭蓋骨以來，中國地區已陸續發現藍田人、元謀人、安徽和縣龍潭洞直立猿人。元謀人最初有人根據古磁測定，認為距今約一百七十萬年，但最近再加研究，有人認為不超過七十三萬年，即可能為距今五十至六十萬年。藍田人距今約八十至六十五萬年，而北京人則最近確定距今約四十六至二十三萬年。龍潭洞直立猿人和北京猿人的年代相當，體質特徵也相近似。這些發現證明當時直立猿人在中國分布頗廣，實在是中國最早的主人翁。

而雲南祿豐縣於民國六十五年發現的臘瑪古猿（*Ranapithecus*），距今約一千五百至一千二百萬年，即自中新世至上新世時，具有人之特徵的高等靈長類，其特徵與最早的人類祖先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非常相似。這是從猿到人過渡階段的似人化石，或以為是人類和現存猿類的共同祖先。（註一）

二、舊石器中期的古人

舊石器中期距今約十萬年到二十萬年。那時的人體質與人類較相近，但還不是真人，可叫做「古人」。學名為尼安德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中國所發現的古人，約可分類五類：（一）河套人，獵狩地區為華北河套地帶。（二）許家窖人，居山西北部。（三）丁村人，住山西南部。（四）長陽人，家鄉在華中湖北。（五）馬壩人，活動範圍是華南廣東一帶。這五種人的發現，證明舊石器中期中國三大江河已有人居住。（註二）

三、舊石器晚期的真人

舊石器晚期距今約二萬五千至十萬年中，這時期中國人已進化為真人（*Homo Sapiens*）。中國真人約有四類：（一）周口店的山頂洞人，住在北京猿人的舊址。（二）河套人，活動於內蒙薩拉烏蘇滿一帶。（三）來賓人及（四）柳江

人，同在廣西。這些真人都具有原始蒙古人種的特徵，文化程度則因環境不同，程度不一。此外各邊區，如滿蒙、新疆、青海及西藏等地，也都有舊石器晚期的遺物，可見中國真人活動範圍之廣泛。（註三）

四、新石器時代的民族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人類以漁獵爲生，居無定所。二萬五千年前左右，新石器文化萌芽，人類聚族村居，從事農村爲業，男人養家畜、婦女製陶器，並發明弓矢。從而生活安定，人口增加，經過一兩萬年的演進，這類小型的村落幾乎布滿全國。已公開發表的遺址大約有七千餘處，經正式發掘的也有百處以上。（註四）

這些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遺跡，如作一整體觀察，其特徵是多元的發展，大致可分爲四大類型區，各有其自行演化一脈相承系統。（註五）其系統如下：

（一）中原（關中）地區：黃河中游

裴李崗、磁山文化（6000-5000 B.C.）——仰韶文化（5000-3000 B.C.）——河南龍山文化（2600-2200 B.C.）——偃師二里頭文化（2000-1500 B.C. 夏代商初）——鄭州二里崗文化（1700-1500 B.C.）——安陽殷墟文化（1300-1027 B.C.）。

（二）山東半島：黃淮下游

北辛文化（5300-4400 B.C.）——大汶口文化（4600-2300 B.C.）——典型龍山文化（2600-1900 B.C.）——岳石文化（1900-1700 B.C.）——商文化。

（三）漢水與長江中游

大溪文化（4000 B.C.）——屈家嶺文化（2900-2500 B.C.）。

（四）長江下游

河姆渡文化（5005-3380 B.C.）——馬家濱文化（4900-3500 B.C.）——良渚文化（3400-2100 B.C.）。

上列系統顯示中國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格，其中黃河中游、黃淮下游、長江下游的遺址，隱約與學者根據神話

和傳說而歸納出的遠古有三大集團，即黃河中上游的華夏集團、東方沿海的東夷集團、長江流域的苗蠻集團相呼應。《列子》一書曾曰：「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亦反應出多元發展的文化特質。（註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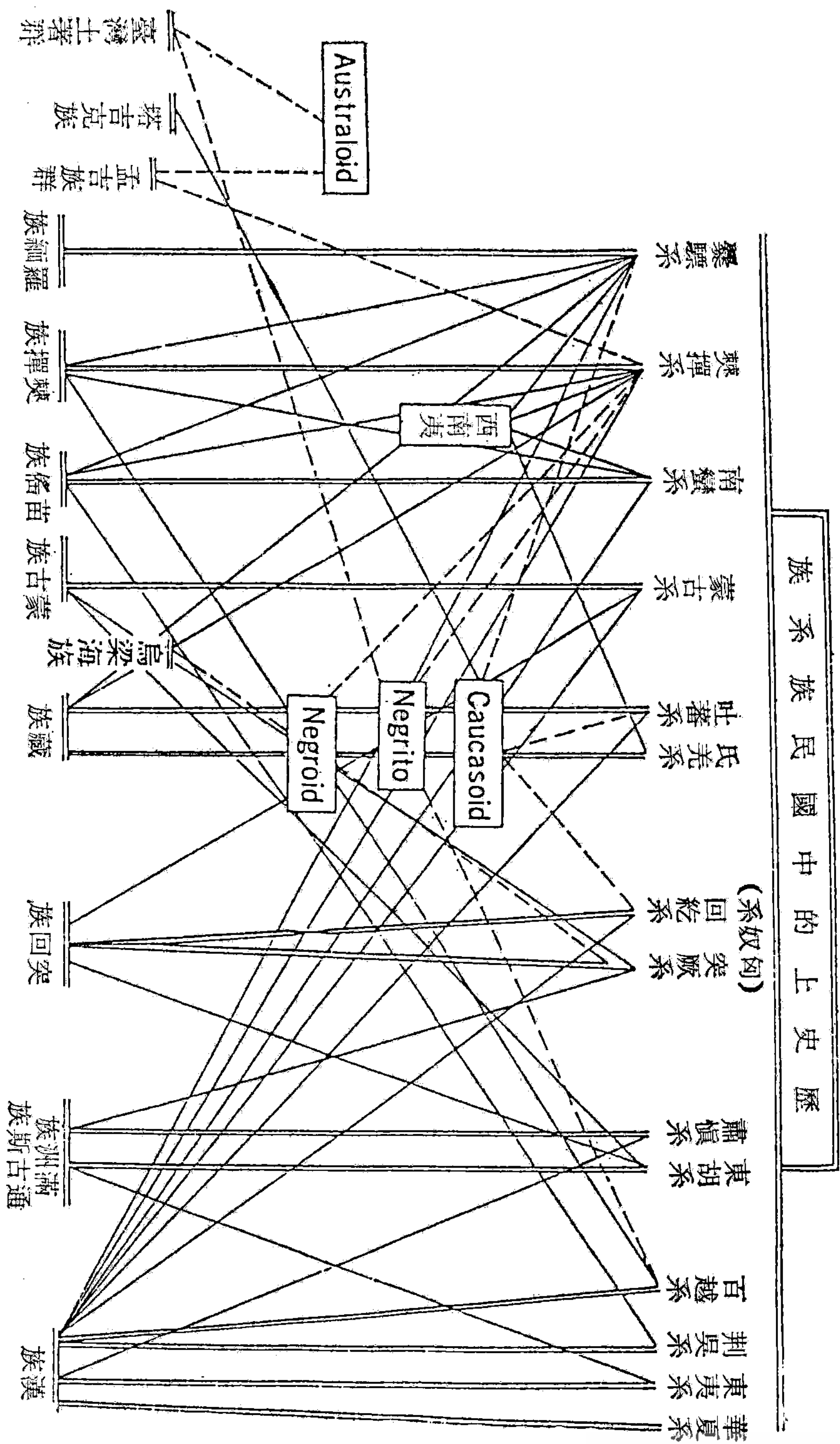
五、歷史的民族

如前所述，中國文明的早期，發展自新石器時代初期的零散聚落到統一國家的形成，是歷經數千年漫長而複雜的凝融過程。位於黃河中下游一帶，即所謂「中原」的地方，乃我中國先民最早出現優勢文化的地區，自傳說中的黃帝以至中國第一個王朝「夏」，均以此為活動中心。「夏」不僅是王朝的國號，更代表夏本身及認同於「夏」之中原各族羣所共同具有的文化意識，遂使「夏」或「諸夏」成為中原民族或文化的代稱，以別於中原以外地區的夷狄苗蠻等。商湯以東夷之一支代夏後，中原地區列國仍沿稱「諸夏」，其外還有許多非商人的民族，叫作四方的「方」族，大的有北面的鬼方、西面的周方、南面的人方等，文化則參差不齊。周滅商之後，分封諸侯，疆域比商朝大，不過天下的人民還是十分複雜，許多民族各自為政，並不盡受周人統制，而周諸侯則相互團結自稱為「華夏」。華者，光華也，文彩也，華夏也者，即強調中原文化的光輝燦爛，彩章華美。又國人本諸商人居天下之中的觀念，以「中國」之名稱取代「中商」（中央之國），其含意不僅是地理上居於中央，在文化和政治上亦為天下中心。夏商周三代，雖民族發源及活動地區各有不同，但其日後在文化的傳承上則顯然一脈相承，在周人手中更凝成明顯的文化意識和民族自覺，因此中國不僅指中原土地與人民，更是天命所寄、實踐人文理想之所在。在秦漢統一中國前，「華夏」、「中國」已成為國土、民族、文化之共稱。（註七）

秦漢帝國建立後，中原民族與四方民族之互動日益頻繁，遇有政局不穩、或國勢日衰、統馭失效時，便易演變成割據分裂之勢。因此自漢以降至清朝，可說是中國境內各區域民族間不斷互相征伐和調融的過程，而其演變和調融結果可列圖如下：（圖一）（註八）



圖一 中國民族之演變和調融狀況圖



系族族民國中の上史歴

資料來源：胡耐安：《中國民族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三年），頁一八。

第二節 人口與分布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統計數字，最早爲晉人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一書中稱：「禹初（西元前二四〇年）時，有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此數字當是後人所撰，不很真實。但如換個角度，把它看成是皇甫謐以前學者的推測，或作爲漢晉時代人們對遠古中國大陸人口的一般估計，估計其爲一千多萬人也未嘗不可。因爲據人口史學家使用逆推法回推的結果，其所得數字亦與其相差不遠，因此吾人就把它作爲一種估計數，姑且存之。（註九）

到漢朝平帝元始二年（西元二年）時，據《漢書》《地理志》所載，其時有戶數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戶，口數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這是一個較值得重視的統計數字。據現代人口史學家之檢驗，得知西漢平帝時，有一百零三個郡國，戶籍人口五千七百六十七萬人，加上肅慎族三萬，扶餘族二十萬，朝鮮族在國境內十萬，沃沮在國境內一萬，鮮卑十萬，烏桓六萬，室韋等族五萬，匈奴在國境內二十三萬，西域各部五十一萬，西羌十萬，西藏十萬，哀牢五萬，海南島十二萬，閩越五萬，臺灣等其他十萬，共計一百八十一萬人；再減去在今越南，朝鮮境內的交趾、九真、日南和樂浪四郡及玄菟郡的西蓋馬，遼東郡的番漢縣等地近一百四十八萬人，總計有五千八百萬人口。此數目與《漢書》《地理志》的總計數減去現在國境外的交趾等郡縣人口之後的五千八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人相比較，差數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相去不遠。（註一〇）

唐代時全國的在籍人口數，可列表如下：（表二）（註一一）

表一 唐代全國在籍人口數據表

帝紀	公元	戶數	口數	資料來源	口戶比
高祖武德中	六一八—六二六(十)	二、〇〇〇、〇〇〇	—	《通典》〈食貨〉七	
太宗貞觀中	六二七—六四九(十)	三、〇〇〇、〇〇〇	—	《通典》〈食貨〉七；《新唐書》〈食貨志〉同	
高宗永徽三年	六五二	三、八〇〇、〇〇〇	—	《舊唐書》〈高宗本紀〉；《通典》	
中宗神龍元年	七〇五	六、一五〇、〇〇〇	(十)三七、一四〇、〇〇〇	《資治通鑑》卷二〇八；但《舊唐書》〈蘇瓌傳〉、《文獻通考》〈戶口〉一，作六、三五六、一四一戶	六・〇四
玄宗開元十四年	七二六	七、〇六九、五六五	四一、四一九、七一二	《舊唐書》〈玄宗紀〉；《通鑑》同	五・八六
開元二十年	七三二	七、八六一、二三六	四五、四三六、二六五	《舊唐書》〈玄宗紀〉；《通鑑》同	五・七八
開元二十二年	七三四	八、〇一八、七一〇	四六、二八五、一六一	《舊唐書》〈職官志〉；《唐六典》卷三同	五・七七
開元二十八年	七四〇	八、四一二、八七一	四八、一四三、六〇九	《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和《通鑑》卷二一四同	五・七二
開元中	七一三—七四一(十)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五三、〇〇〇、〇〇〇	《舊五代史》〈李琪傳〉；《通典》	二・七
天寶元年	七四二	八、三四八、三九五	四五、三一一、二七二	《通典》	五・四三
天寶元年	七四二	八、五二五、七六三	四八、九〇九、八〇〇	《舊唐書》〈玄宗紀〉	五・七四

天寶十三載	七五四	九、六一九、二五四	五二、八八〇、四八八	《舊唐書》〈玄宗紀〉；《通鑑》同	五・五
天寶十三載	七五四	九、〇六九、一五四	五二、八八〇、四八八	《資治通鑑》	五・八三
天寶十四載	七五五	八、九一四、七〇九	五二、九一九、三〇九	《通鑑》	五・九四
肅宗至德元載	七五六	八、〇一八、七一〇	—	《唐會要》卷八十四；《冊府元龜》	
乾元三年	七六〇	一、九三三、一七四	一六、九九〇、三八六	《通鑑》；《新唐書》〈食貨志〉	八・七九
代宗廣德二年	七六四	二、九三三、一二五	一六、九二〇、三八六	《舊唐書》〈代宗紀〉；《通鑑》卷二二三	五・七七
大曆中	七六六—七七九	一、三〇〇、〇〇〇	—	《通鑑》	
德宗建中元年	七八〇	三、〇八五、〇七六	—	《舊唐書》〈德宗紀〉；《通鑑》	
	七八〇(廿)	三、一〇〇、〇〇〇	—	《通鑑》	
	七八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	—	《新唐書》〈食貨志〉	
	七八〇	三、八〇五、〇七六	—	《唐會要》；《冊府元龜》；《通考》	
憲宗元和二年	七八〇	三、二〇〇、〇〇〇	—	《玉海》	
元和十五年	八二〇	二、三、四四〇、二五四	—	《舊唐書》〈憲宗紀〉	
元和年間	八〇六—八二〇	二、三、三七五、四〇〇	一五、七六〇、〇〇〇	《舊唐書》〈穆宗紀〉	六・六三
穆宗長慶元年	八二一	二、三、四七三、九六三	—	《唐會要》；《冊府元龜》	
		二、三七五、八〇五	一五、七六二、四三〇	《舊唐書》〈穆宗紀〉	六・六三

長慶中	八二一—八二四	三、三五〇、〇〇〇		《舊唐書》《文宗紀》、《王彥威傳》；《新唐書》《食貨志》同
長慶中	八二一—八二四	三、九四四、五九五		《文獻通考》
長慶中	八二一—八二四	三、九四四、九五九		《唐會要》卷八十一；《冊府元龜》同
敬宗寶曆年間	八二五—八二七	三、九七八、九八二		《文獻通考》；《唐會要》
文宗太和年間	八二七—八三六	四、三五七、五七五		《唐會要》；《冊府元龜》作四、三五七、五七三戶
開成四年	八三九	四、九九六、七五二		《舊唐書》《文宗紀》；《唐會要》；《通典》；《冊府元龜》同
武宗會昌元年	八四一	二、一一四、九六〇		《新唐書》《食貨志》
會昌五年	八四五	四、九五五、一五一		《通鑑》卷二四八；《新唐書》《食貨志》同

註：(+)代表超過此數，(-)代表不足此數。

資料來源：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五二—一五四。

至於各邊族的人口和分布狀況則爲：（註一二）

（一）室韋人：繼續在黑龍江上游兩岸和大興安嶺北段發展。國境內的室韋人及其同族，在唐初已增到二十萬人左右；其中在今蒙古東北部約有十五萬、黑龍江三萬、吉林二萬。天寶時增至二十四萬，唐末達到三十萬人左右。

（二）靺鞨：唐初繼續在烏蘇里江和松花江和長白山一帶，估計有二十八萬餘人，唐末估計增加到五十萬人，直

到九二六年被遼消滅時，至少還剩四十萬人。

(三)高麗人：唐總章元年（六六八）境內至少有百多萬人，到唐末估計還剩二十萬人。

(四)烏洛護、霽和奚：地處室韋與契丹之間。烏洛護唐初二萬人，天寶時增到三萬人，晚唐時又降為二萬人。霽唐初有五萬人，天寶八萬人，五代時為遼所滅。奚在唐初有十萬人以上，天寶時發展到十五萬，唐末有二十萬。

(五)契丹：唐初估計有二十萬人口，天寶時發展到五十萬，唐末至少有二百萬，為北方強國。

(六)突厥人：隋末唐初在漠南境內至少四十萬人，貞觀三年（六二九）後降附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天寶三年（七四四）亡國於回紇；遺民至少有二十萬。西突厥據估計有五十萬人。

(七)回紇人：在貞觀十四年（六四〇）有十五萬人，天寶增至四十多萬，到唐末只剩三十萬人。

(八)黨項：唐初約有五十萬人，天寶時七十多萬人，唐末至少已有九十萬人，後建立西夏國。

(九)西域有馬耆、龜茲、疏勒、于闐四國：唐初有十萬人，天寶增到三十萬人，唐末增到四十萬人。

(十)吐蕃：在唐代為唐政權最大敵手，貞觀八年（六三四）時已有一百萬人口，本族至少六十多萬，天寶十一年（七五二）人口已發展到一百四十萬人以上，德宗時轄區人口總數已達六百萬之多，本部人口約一百三十萬左右，唐末人口已降到一百萬以下。

(十一)南詔：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時，估計有七十萬。後晉天福四年（九三九）建立大理國，估計約一百二十萬，唐末至少還有一百萬人口。

明代時，我國境內籍外人口的人口數與分布，則可分列如下：（註二三）

(一)東北地區：在蒙古政權統治地區人口下降，到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二九〇）不足百萬之數。明代時女真族與漢人等各族人口逐漸增加，據估計其分布為：

1. 山東布政司所屬遼東都指揮司，地域在今遼寧省。此轄區在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有二十萬人口，明中期增到五十五萬人口左右。

2. 建州女真：估計明初有五十萬，明中期增到八十萬。

3. 海西女真：明初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十五世紀時推算有三百萬人口。

4. 野人女真：在黑龍江省境內，明初估計有七十萬，明中期增加到九十萬左右。

(二) 內蒙地區：北部鞏靼區明初約有五十萬，東北部屬野人女真有三十五萬，京師北邊諸州有十萬，山西布政司北部諸衛所有十五萬，陝西河套有十二萬，合計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有八十二萬之眾，明中期人口達一百四十萬。

(三) 新疆地區：明初有四十萬，中葉恢復到七十萬人。

(四) 西藏地區：明初有五十五萬，中葉恢復到七十萬人。

(五) 臺灣：明初估計十五萬，中葉增到二十萬人。

(六) 京師、山西、陝西、四川、湖廣、雲南及貴州等布政使司所屬衛所，明初有二百三十四萬八千零七十八人，中葉增到三百萬左右。

以上六部合計，我國境內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籍外人口有七百二十七萬八千人，中葉增到一千一百萬人左右。

近三十年來中國民族的人口組成可列表如下：（表二）（註一四）

表二 近三十年來中國民族人口組成表

族 別	民國四十二年人口 普 查 數（千）	民國五十三年人口 普 查 數（千）	民國七十一年人口 普 查 數（千）	民國七十九年人口 普 查 數（千）
一、漢	五四五、一六八	六五一、二九六	九三六、七〇四	一、〇四二、四八二、一八七
二、壯	六、八〇七	八、三八六	一三、三七八	五、四八九、六三〇
三、回	三、五五九	四、四七三	七、二一九	八、六〇二、九七八

四、維吾爾	三、六四〇	三、九九六	五、九五七	七、二一四、四三一
五、彝	三、二五四	三、三八一	五、四五三	六、五七二、一七三
六、苗	二、五一一	二、七八二	五、〇三一	七、三九八、〇三五
七、滿	二、四一九	二、六九六	四、二九九	九、八二一、一八〇
八、藏	二、七七六	二、五〇一	三、八七〇	四、五九三、三三〇
九、蒙古	一、四六三	一、九六六	三、四一二	四、八〇六、八四九
十、土家	*	五二五	二、八三三	五、七〇四、二二三
十一、布依	一、二四八	一、三四八	二、一二〇	二、五四五、〇五九
十二、朝鮮	一、一二〇	一、三四〇	一、七六四	一、七二〇、五九七
十三、侗	七二三	八三六	一、四二五	二、五一四、〇一四
十四、瑤	六六六	八五七	一、四〇三	二三四、〇一三
十五、白	五六七	七〇七	一、一三一	一、五九四、八二七
十六、哈尼	四八一	六二九	一、〇五九	一、二五三、九五二
十七、哈薩克	五〇七	四九二	九〇八	一、一一一、七一八
十八、傣	四七九	五三五	八四〇	一、〇二五、一二八
十九、黎	三六一	四三九	八一八	一、一一〇、九〇〇
二十、傈僳	三一七	二七一	四八一	五七四、八五六
二十一、畚	*	二三四	三六九	六三〇、三七八
二十二、拉祜	一三九	一九一	三〇四	四一一、四七六



二十三、佤	二八六	二〇〇	二九九	三五、九七四
二十四、水	一三四	一五六	二八六	三四五、九一三
二十五、東鄉	一五六	一四七	二七九	三七三、八七二
二十六、納西	一四三	一五七	二四五	二七八、〇〇九
二十七、土	五三	七七	一五九	一九一、六二四
二十八、柯爾克孜	七一	七〇	一一四	一四一、五四九
二十九、羌	三五·七	四九·一	一〇三	一七八、二五二
三十、達斡爾		六三·四	九四	一二一、三五七
三十一、景頗	一〇二	五八	九三	一一九、二〇九
三十二、仫佬		五三	九〇	一五九、三二八
三十三、錫伯	一九	三三·四	八三·六	一七二、八四七
三十四、撒拉	三〇·七	三四·七	六九·一	八七、六九七
三十五、布朗		三九·四	五八·五	八二、二八〇
三十六、仡佬		二六·九	五三·八	四三七、九九七
三十七、毛南		二二·四	三八·一	七一、九六八
三十八、塔吉克	一四·五	一六·二	二六·五	三三、五三八
三十九、普米		一四·三	二四·二	二九、六五七
四十、怒		一五·〇	二三·二	二七、一二三
四十一、阿昌		一二·〇	二〇·四	二七、七〇八

四十二、鄂溫克	*			九·七	一九·三	二六、三一五
四十三、烏孜別克		一三·六		七·七	一二·五	一四、五〇二
四十四、崩龍	*			七·三	一二·三	一五、四六二
四十五、京	*			四·三	一二·〇	一八、九一五
四十六、基諾	*		*		一二·〇	一八、〇二一
四十七、裕固		三·九		五·七	一〇·六	一二、二九七
四十八、保安		五·〇		五·一	九·〇	一二、二一二
四十九、門巴	*			三·八	六·二	七、四七五
五十、獨龍	*			三·一	四·七	五、八一六
五十一、鄂倫春	*			二·七	四·一	六、九六五
五十二、塔塔爾		七		二·三	四·一	四、八七三
五十三、俄羅斯		二二·七	*	一·三	二·九	一三、五〇四
五十四、珞巴	*				二·一	二、三一二
五十五、高山	*			〇·四	一·五	二、九〇九
五十六、赫哲	*			〇·七	一·五	四、二四五
未識別				三二·四	八七九	七四九、三四一
外國人入籍		一、一八八		七·四	四·八	三、四二一
總計		五八〇、四八〇		六九一、二二〇	一、〇〇三、九三七	一、一三三、六八二、五〇一

資料來源：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七六一七八；

中華民國年鑑社編：《中華民國年鑑》——民國八十年（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年），頁四八—四九。



至於各少數民族的分布狀況，則可列表如下：（表三）（註一五）

表三 大陸地區各省市自治區少數民族分布狀況表（民國七十一年）

族 別	聚居區面積 （萬平方公里）	分 布 （占 全 族 人 口 %）
二、壯	一五·四七	廣西九二·二，雲南六·六，其他一·二。
三、回	一〇·二二	寧夏一七·一，甘肅一三·二，河南一〇·一，新疆七·八，青海七·四，其他四四·三。
四、維吾爾	一二一·八〇	新疆九九·九。
五、彝	一四·七五	雲南六一·五，四川二八·〇，貴州一〇·三，其他〇·二。
六、苗	七·〇〇	貴州五一·五，湖南一五·一，雲南一五·〇，四川七·一，廣西六·七，其他四·六。
七、滿	*	遼寧四六·三，黑龍江二一·一，吉林一二·〇，河北八·九，內蒙五·五，其他六·二。
八、藏	二〇〇·〇〇	西藏四六·二，四川二三·八，青海一九·五，甘肅七·九，雲南二·五，其他〇·一。
九、蒙古	一四七·〇〇	內蒙七三·〇，遼寧一二·五，新疆三·四，黑龍江二·八，吉林二·七，其他五·六。
十、土家	一·四二	湖北五二·五，湖南二六·三，四川二一·〇，其他二·二。
十一、布依	四·〇〇	貴州九九·〇。
十二、朝鮮	六·二七	吉林六二·六，黑龍江二四·四，遼寧一一·二，其他一·八。



十三、侗	二·一四	貴州五九·六，湖南二三·三，廣西一六·一，其他二·〇。
十四、瑤	七·五〇	廣西六一·六，湖南一九·五，雲南一〇·五，其他八·四。
十五、白	一·九六	雲南九九·一。
十六、哈尼	三·〇〇	雲南一〇〇·〇。
十七、哈薩克	四七·〇〇	新疆九九·五，甘肅〇·三，青海〇·二。
十八、傣	二·三六	雲南九九·六。
十九、黎	一·五〇	廣東一〇〇·〇。
二十、傈僳	一·四九	雲南九七·一，四川二·八。
二十一、畚	*	福建五六·五，浙江四〇·〇。
二十二、拉祜	〇·七一	雲南一〇〇·〇。
二十三、佤	〇·七五	雲南一〇〇·〇。
二十四、水	〇·五〇	貴州九五·九，雲南二·二。
二十五、東鄉	**	甘肅八五·一。
二十六、納西	一·二八	雲南九六·四。
二十七、土	〇·五三	青海八〇·九，甘肅七·九。
二十八、柯爾克孜	八·一四	新疆九九·一。
二十九、羌	〇·九八	四川九九·八。
三十、達斡爾	二·二六	內蒙六三·〇，黑龍江三二·一。
三十一、景頗	〇·三五	雲南九九·九。



三十二、佤佬
三十三、錫伯
三十四、撒拉
三十五、布朗
三十六、仡佬
三十七、毛南
三十八、塔吉克
三十九、普米
四十、怒
四十一、阿昌
四十二、鄂溫克
四十三、烏孜別克
四十四、崩龍
四十五、京
四十六、基諾
四十七、裕固
四十八、保安
四十九、門巴
五十、獨龍

第一章緒

○・一二
○・七九
○・二四
○・二三
**
○・〇六
三・二〇
**
○・六一
**
一・八七
**
**
**
**
○・五九
**
○・七五
○・二四

論

廣西九八・一。
遼寧五九・〇，新疆三二・七。
青海八八・二，甘肅七・四。
雲南九九・七。
貴州九五・二。
廣西九九・四。
新疆九九・九。
雲南九九・七。
雲南九八・七。
雲南九九・九。
內蒙九四・〇，黑龍江五・七。
新疆九九・〇。
雲南九九・八。
廣西八二・一，廣東九・四。
雲南九九・九。
甘肅九六・八。
甘肅九二・二，青海四・二。
西藏一〇〇・〇。
雲南九八・一。

五十一、鄂倫春	四·六八	內蒙四九·七，黑龍江四八·七。
五十二、塔塔爾	**	新疆九九·五。
五十三、俄羅斯	**	新疆九〇·七。
五十四、珞巴	六·一九	西藏一〇〇·〇。
五十五、赫哲	**	黑龍江九四·〇。

說明：一、*分散，**極小或零星。

二、聚居區有部分重疊。另：一九八一年底中共二、三六九個「市」「縣」中，有回族的爲二、三一〇個（一九六四年二、一二五個），有滿族的二、〇九二個（一、七九〇個），有蒙古族的一、八六三個（一、三二七個）。

資料來源：同表二引書，頁八〇—八一。

另如以少數民族在各「省」「市」「自治區」所占比例而言，則其分布狀況可列表如下：（表四）（註一六）

表四 大陸地區少數民族在各省市自治區所占比例表（民國七十一年）

省、區別	民族數	少數民族 比重(%)	民國五十三年至七十一年增長率(%)		省、區別	民族數	少數民族 比重(%)	民國五十三年至七十一年增長率(%)	
			漢族	少數民族				漢族	少數民族
一、江西	三九	〇·〇七	五七·五	一三四·四	十六、湖北	四三	三·七二	三七·三	三九六五·〇
二、江蘇	四〇	〇·一八	三五·九	三二·八	十七、湖南	四〇	四·〇六	四四·三	七〇·八
三、山西	三五	〇·二五	四〇·四	五八·五	十八、黑龍江	四七	四·九三	六三·二	六七·六
四、浙江	三四	〇·四〇	三七·三	五一·〇	十九、甘肅	四一	七·九二	五四·三	六二·一

五、上海	四〇	〇・四二	九・六	一三・七	二十、吉林	三八	八・一〇	四四・七	三六・二
六、陝西	四五	〇・四六	三九・二	四一・四	二十一、遼寧	四〇	八・一四	三〇・八	五六・四
七、安徽	三六	〇・五三	五八・九	六八・四	二十二、內蒙古	四四	一五・五五	五一・七	八六・七
八、山東	三九	〇・五五	三〇・一	三七・八	二十三、貴州	四七	二六・〇一	六〇・九	八五・一
九、福建	三二	〇・九六	五四・三	六五・六	二十四、雲南	四六	三一・七〇	五八・五	六一・四
十、河南	四一	一・〇七	四七・八	五四・〇	二十五、寧夏	三一	三一・九四	八二・〇	九一・三
十一、河北	四二	一・六一	三四・四	四一・一	二十六、廣西	四〇	三八・二六	五五・六	五九・三
十二、廣東	四六	一・七九	四六・〇	九〇・〇	二十七、青海	三四	三九・四二	七九・三	八五・二
十三、天津	三〇	二・一一	二四・二	二四・三	二十八、新疆	四八	五九・五九	一二七・七	五七・五
十四、北京	五五	三・四九	二一・八	一三・〇	二十九、西藏	三一	九五・一五	*	*
十五、四川	五一	三・六七	四五・〇	一〇九・八	合計	五六	六・七〇	四三・八	六八・四

資料來源：同表二引書，頁八四。

綜合表三及表四，可知我國民族的地理分布有下列特徵：

(一)我國民族分布的顯著特點，是地域上的交錯穿插，廣泛融合。全國的縣，大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有少數民族居住。

(二)由於歷史上的原因，我國少數民族在地理上，仍有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的現象，絕大部分都居住在我國北部、西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人口全計雖僅占全國百分之六，分布範圍卻占全國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三)就是在少數民族歷來比較集中的地方，絕大部分也居住有相當數量的漢族居民。

第三節 文化與融合

第一項 民族文化特色

社會學家對於民族的定義雖有很多，但多大同小異。有些社會學家強調以共同祖先之特質來界定民族，如 Shibutani Kwan（一九六五）即將民族界定為：「那些因具有共同祖先而自認且亦被人認為相似的一群人」。另 R. A. Schernerhorn（一九七〇），亦著重此共同祖先的特質，而將民族定義為：「具有共同祖先、歷史記憶及文化之集合體」。（註一七）但大部分的學者，對民族的定義則強調文化特性，而把共同祖先之特質，當作是使成員達成認同的一種因素。如 Berry（一九五一）即認為民族是：「一個具文化同質性的人群團體」。他因具有特殊的民俗、民德、傳統衣服、藝術、裝飾、價值道德規範，以及娛樂模式，而自覺有「我們感覺之意識」而形成的。有時也自視為一個種族，有共同的祖先，但事實上，其所謂的共同祖先，只是建基在有血統關係和神話的假定上。（註一八）Simpson & Yinger 以為民族是：「大社會中，一群自認或被認為是具有共同祖先，共享部分共同文化、並參與共同祖先和文化有關的活動之群體」。（註一九）Spencer 則認為：「民族是一個成員大半由遺傳而來的大型團體」。它的特性有四：1. 它常藉團體內婚而達到生物地自我延續。2. 共享同一文化。3. 成員常溝通且互動，並互具認同感。4. 成員聚集成一個可與其他相似社會類族 (Social Category) 區別的特別社會類族。（註二〇）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民族是由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等客觀因素，加上主觀的民族意識所組成的團體，可說是與大部分的社會學者相近。又我國的民族學者亦多以文化特徵，包括生活方式、語言類型、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及民族意識來界定民族。（註二一）茲將我國民族文化特色列表如下：（表五）（註一二）

表五 中國民族之文化特色

族 稱	分 布 地 區	社 會 經 濟	文 化 特 徵 (語言、文字、宗教、家族組織等)
漢 族	分布於全國各省區，但集中於內地省、市。	以農耕為主，部分畜牧、漁、工、商業等。	操漢、藏語族漢語系各種方言。通行漢文。供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回)教等均有。行一夫一妻制。
蒙 古 族	主要聚居在內蒙古、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青海等省。	以農業經濟為主，畜牧業也占有相當地位，城市有商品經濟。	操阿爾泰語族蒙古語系各方言。通用蒙古文。信仰喇嘛教。行一夫一妻制。
回 族 (漢回、東干)	除甘肅、寧夏、河南、新疆、青海等省有較大聚居區外，其餘分布在全國各地。	以農業經濟為主，部分兼營小商業，居住城市者，多從事工商業，大多是小商販。	通用漢語、漢文。信仰伊斯蘭教。行一夫一妻制。
藏 族	主要聚居區在西藏地方，昌都地區，青海、四川等地。	居住西藏高原者，從事游牧和狩獵。河套地區者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	語言屬漢藏語系的康、藏方言。通用藏文。信仰喇嘛教。
維吾爾族 (纏回)	主要聚居新疆南部。	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部分從事手工業及商業。	語言屬於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的西匈語支。通用維吾爾文。信仰伊斯蘭教。行一夫一妻制。
苗 族	主要聚居在貴州省東南部、湖南省西部。	以農業經濟為主，狩獵為輔，居住山區者兼林業。	苗語屬漢藏語族苗僂語系苗語支，有湘西(東部)、黔東(中部)、川滇黔(西部)三大方言。有大部分苗族兼通漢語並用漢文。在一小部分地区有不通用的苗文。信仰泛靈崇拜。一般行一夫一妻制。
彝 族 (羅羅、保羅、夷)	主要聚居在四川、雲南兩省交界的大小涼山地區。	以農業經濟為主，畜牧業也占有重要地位，手工業生產也相當發達。	彝語屬漢藏語族藏緬語系彝語支，有六種方言。彝族原有一種音節文字稱為「爨文」、「戛文」或「羅羅文」、「倮文」、「畢摩文」、「一西波文」，通稱為老彝文。彝族崇信多神。行一夫一妻制。

壯族（僮、岱）	主要聚居在廣西省西部。	以農業經濟為主。	壯語屬漢藏語族壯侗語系壯傣語支，分南北兩大方言。無文字，主要用漢文。崇信泛靈信仰。行一夫一妻制家庭。
布依族（仲家、佈依）	主要聚居在貴州省西南部的盤江流域。	以農業經濟為主。	布依語屬漢藏語族壯侗語系壯傣語支。無文字。崇信泛靈信仰。行一夫一妻制。
朝鮮族	主要聚居在吉林延邊地區。	以農業經濟為主，兼營林業。	使用朝鮮語，通用朝鮮文，多信仰佛教，部分信仰基督教。行一夫一妻制。
納西族（麼些）	分布在雲南麗江、中甸、維西、寧蒗等縣。	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工具和商業較發達，城市有工商階層。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彝語支。有納西文，但不通用。有兩種文字，「東巴」——象形文字；「哥巴」——音節文字。另傳教士尙製有一夫一妻制，流行姑舅表婚。
滿族	主要分布在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及北京等地。	主要從事農業，經濟狀況大體與漢族相同。	通用漢語、漢文，滿語屬阿爾泰語族通古斯語系南支。行一夫一妻制。
哈薩克族	主要聚居在新疆北部地區。	主要從事畜牧業，少數經營農業。	哈薩克語屬於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的西匈語支。文字是阿拉伯字母拼音的哈薩克文字。信仰伊斯蘭教，一夫一妻制。
侗族（洞家）	聚居在貴州、湖南、廣西三省交界地區。	以農業為主，兼營林業，民間手工藝製品較發達。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壯侗語系的侗水語支。無文字。信仰泛靈。有包辦婚姻和自主婚姻兩種形式，一般行一夫一妻制，姑舅表婚較流行，性善良、互助。
白族（民家）	主要聚居在雲南省大理、劍川等縣。	以農業經濟為主，平地白民耕作方法與漢族相同，山區者落後。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彝語支。無文字。崇信泛靈，部分信仰基督教。大家族制，同姓不婚，一夫一妻制，與姑舅表優先婚配習慣。

土 族	柯爾克孜族	東鄉族 (蒙古 回回)	黎 族	僛族 (瑤)	哈尼族 (窩尼)	佤族 (卡瓦)	傣族 (擺夷)
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尼和、大通等縣及甘肅。	主要聚居在新疆西部阿圖什、烏恰、阿合奇等縣。	主要聚居在甘肅省南部臨夏縣境。	主要聚居在廣東海南島。	主要分布在廣西、湖南、廣東省和雲南部分地區。	主要聚居在雲南省金平、紅河、六陽等縣。	主要聚居在雲南省瀾滄江、滄源之間的佤山。	主要聚居在雲南省。
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都和漢族地區相同。	以畜牧業經濟為主，部分從事農業。	以農業經濟為主，還經營一部分畜牧業和製氈業，生產關係與附近回族相同。	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方法落後，五指山區存有「合畝制」，即原始農業社會的共耕組織。	以農業經濟為主，兼營林業，耕地和小林地私有，大林區公有，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種」，有「變工或換工」的社會關係。	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與漢族相同，土地沒有大量集中現象，生產與分配仍係原始小農經濟範疇，即平均主義。	以農業經濟為主，部分以狩獵為主，但非主要的生產活動，土地已私有，兼有買賣關係，生產以家庭為單位，社會有共耕關係。	以農業經濟為主。
語言屬阿爾泰語族蒙古語系的一支。無文字，宗教上通用藏文，日常生活多用漢文。一般信仰喇嘛教，崇拜祖先，受漢族影響者信奉關帝、二郎神、灶神、門神、財神等。婚姻喪葬、家族親屬禮俗，因地緣關係，分別受漢藏之深厚影響。	語言屬於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的東匈語支。無文字，信仰伊斯蘭教。行一夫一妻制。	語言近似蒙古語，含有維吾爾語、阿拉伯語和漢語的成分，可能屬於阿爾泰語族蒙古語系的蒙古語支。無文字，通用漢文。信仰伊斯蘭教。婚姻制度、風俗習慣與回族相近。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漢語系的黎語支。無文字。信仰泛靈及祖先、鬼等。一夫一妻制，男女同勞動。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苗僛語系的僛語支。無文字，信仰泛靈，崇拜祖先，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彝語支，有三種方言。無文字，信仰泛靈，對祖先崇拜之對象只及於男性，實行父子聯名制。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於南亞語族孟高緬語系佤崩語支，有三種方言。有佤文，西洋傳教士曾製用拉丁化拼音文字。信仰佛教、基督教，多數崇信泛靈。一夫一妻制，中心區仍保持姑舅表婚姻。	語言屬漢藏語族漢語系的壯傣語支，通用但自由婚，但土司貴族實行階級內婚制。

土 家 族	錫 伯 族	撒 拉 族 (撒 拉 爾)	羌 族	景 頗 族 (山 頭 、 喀 欽)	水 族 (水 家)	拉 祜 族 (保 黑 、 苦 聰)	僂 僂 族
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貴州四省交界的山區。	聚居在新疆、伊犁、河套及東北地區。	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化隆等縣及甘肅。	聚居在四川省茂縣、理縣、汶川縣等地。	聚居在雲南省潞西、隴川、瑞麗等縣。	聚居或散居在貴州省三都、荔波、獨山等縣及廣西。	聚居在雲南瀾滄、景東、雙江等縣。	主要聚居在雲南省碧江縣、福貴、貢山、瀘水等縣。
以經營農業為主，個體小農經濟。	從事農業。民國二十六年前土地公有，共耕共分，民國二十六年後土地私有。	以農業經濟為主，少數飼養牛羊或兼營商業。	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方法「刀耕火種，土地輪歇」。	以農業經濟為主，半家長半經濟型態，水田、宅地、家庭私有，荒地自由開墾，竹地、牧場、森林公有公用。	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方法落後。	以農業經濟為主。水田、家宅私有，生產落後。	以農業經濟為主，兼營畜牧及狩獵。生產方法「刀耕火種」，內地僂僂族已形成地主經濟，怒江地僂僂族原始生產形態的「一伙種」，存在著原始生產形態的「伙種」，「一伙種」。
語言屬漢藏語族藏緬語系中比較接近彝語支。無民族文字。信仰泛靈，崇拜祖先和土王。婚禮自由，一夫一妻制，一般風俗習慣與漢族大體相同。	語言屬阿爾泰語族通古斯語系的滿語支，通用錫伯文，篤信薩滿教、喇嘛教。	語言屬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的西匈語支。無文字。信仰伊斯蘭教。婚姻由父母包辦，早婚及多妻制。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藏語支。分南北兩大方言。無文字，通行漢文。宗教崇拜對象有天神、太陽神、地神、山神、羊神、石匠神、鐵匠神等，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於東藏語族藏緬語系，語支不明。通用景頗文。十九世紀末英國傳教士曾製定拉丁字母。多信基督教，也信泛靈。一夫一妻，婚姻自由。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漢傣語系的洞水語支。有水象形文字，但不通用。崇信泛靈。一般行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彝語支。通用拉祜文。西洋傳教士曾製有拉丁拼音文字。信仰佛教外，崇信泛靈及基督教。一夫一妻制，離婚自由。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彝語支，通用僂僂文。信仰泛靈和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姑舅表婚配優先，同一祖父的兄弟姐妹可以結婚，舅小家庭制。

達 斡 爾 族	畚 族	鄂 倫 春 族	裕 固 族 (西喇 古爾)	塔 塔 爾 族	烏 孜 別 克 族	俄 羅 斯 族 (歸 化俄)	塔 吉 克 族
。內蒙古東部，黑龍江省、嫩江流域，興安省呼倫貝爾一帶及新疆塔城	分布在福建、江西、浙江、廣東四省的部分地區。	分布在內蒙古及東北大興安嶺的山林中。	。甘肅、青海接壤之山區	新疆伊寧、塔城等地。	。新疆伊犁地區的伊寧、喀什和烏魯木齊等城市。	。新疆伊犁及烏魯木齊市	聚居在新疆南部塔什庫爾一帶。
半農半牧。	。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耕作技術與漢人同，大多租種漢人土地。自然條件差，普遍生活困苦。	從事狩獵，採集和捕魚為輔，居無定所，生產關係是共同勞動，平均分配。	以畜牧業為主，放牧方式：游牧、半游牧、半定居及定居放牧三種。兼營狩獵、農業。	從事商業、農業及手工業，城市居民占多數，經商營生。	從事商業或農業，大多住城市，從事商業。	以農業經濟為主，也有從事商業。	游牧經濟，普遍貧困落後。
語言屬阿爾泰語族蒙古語系達斡爾語支。無本民族文字，使用漢文、滿文、蒙古文，信仰薩滿教，崇拜泛靈，亦有信仰喇嘛教，一夫一妻制，氏族外婚，尚保留氏族組織，崇尚敬老互助。	畚語屬漢藏語族苗瑤語系，百分之九十九的畚族祖先，基本上一夫一妻制，同姓近親不通婚。	語言屬阿爾泰語族通古斯語系通古斯語支。無文字。信仰薩滿教，一夫一妻制，早婚，實行嚴格的氏族外婚制，互助合作精神深厚，私有觀念淡薄。	有兩種語言，一種「安哥爾語」，含有蒙古語成分；一種「堯呼爾」語，含有維吾爾語成分，屬阿爾泰語族。無文字。信仰喇嘛教。一夫一妻制，父母包辦婚姻，同姓同族禁止通婚，姨舅姑表可通婚。	語言屬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西匈語支。無民族文字，過去使用維吾爾文。信仰伊斯蘭教，流行買賣婚姻及多妻制度。	語言屬於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的西匈語支。文字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烏孜別克文。信仰伊斯蘭教。拉夫字母為基礎的烏孜別克文。信仰伊斯蘭教。	語言與俄羅斯民族相同，通用俄羅斯文。信仰東正教。	有獨特語言，屬印歐語族伊朗語系東支。無文字，通用維吾爾文。信仰伊斯蘭教。行一夫一妻制。

怒族（怒子）	主要分布在雲南怒江峽谷的碧江、福貢、貢山三縣和蘭坪縣的兔峨鄉，維西縣也有少數居住。	主要從事農業，兼營手工業和商業。	語言屬漢藏語族藏緬語系，語支不明，方言差別大。無文字，崇拜自然和神靈。貢山區者信喇嘛教，也有信天主教者。尚保有氏族制度殘餘，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制，實行血緣內婚，姑舅表優先婚配，碧江區有「討男子」風俗。
獨龍族（阿侏、曲）	雲南省貢山縣。	從事農業土地共有及共同耕作平均分配的大家族公社。	語言與怒族相同，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信仰泛靈，氏族與婚姻制度與怒族同。
保安族	甘肅省臨夏縣。	以農業為主。部分人兼營手工業和副業。	保安語屬阿爾泰語族蒙古語系，但含有漢語、蒙語和藏語的詞彙，無文字。信仰伊斯蘭教（屬遜尼派）。
鄂溫克族（韃靼、汰沮、索倫）	主要聚居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和黑龍江省的訥河、富裕等縣。	遊獵經濟，生產資料共有共享，共同勞動，平均分配。	語言屬於阿爾泰語族通古斯語系通古斯語支的三種方言。無文字。信仰薩滿教及多神。氏族外婚，一夫一妻制，早婚，兄妻弟繼。
赫哲族（黑斤、魚皮韃子）	主要聚居在黑龍江省的撫遠、饒河兩縣。	以捕魚狩獵為主，兼事農耕，社會上沒有強烈的私有觀念。	赫哲語屬阿爾泰語族通古斯語系滿語支。無文字，信仰薩滿教。行一夫一妻制。
布朗族（蒲蠻）	雲南省西雙版納地區。	主要從事農業，土地關係是公有私用，按戶分配耕種。	布朗語屬南亞語族孟高棉語系佤德昂語支（一說布朗語支）布朗與阿爾瓦兩方言。無文字。信仰小乘佛教，兼有原始泛靈信仰。社會生活多禁忌，嚴格一夫一妻制，婚配較自由。
德昂族（崩龍）	主要聚居在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潞西縣三臺山公社和臨滄地區鎮唐縣軍弄公社。	從事農業。	德昂語屬南亞語族孟高棉語系的三種方言。日常通用漢語、傣語或景頗語，無本族文字。信奉多神。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通婚。
佤族（自稱「佤」，少部分地區自稱「謹」）	廣西省羅城、宜山、柳城、忻城等縣。	從事農業。	語言屬漢藏語族壯侗語系侗水語支，語言中雜有壯、侗、漢語詞彙，百分之七十會漢語，百分之九十是文盲。無文字。普遍迷信「風水」、「龍脈」，生活多禁忌。
毛南（難）族（母老、阿南）	廣西省環江、南丹、河池等縣。	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家庭副業式手工業。	語言屬漢藏語族侗水語支。沿用漢文。節日風俗與漢、壯人相同，盛行早婚，「門當戶對」，夫兄弟婚，及「不落夫家」婚俗。

高山族（臺灣土著群）	基諾族	阿昌族	珞巴族	門巴族	京族	仡佬族（僚）	普米族
主要居住在臺灣本島的山地和東部沿海縱谷平原以及蘭嶼上。	。雲南省西雙版納景洪縣	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龍川、潞西及保山地區的龍陵等縣。一九五二年在龍川縣盧撒地區成立阿昌族自治區，後又在潞西縣內成立三個自治鄉。	西康南部珞瑜地區，及西藏。	散居西藏南部喜馬拉雅山區。	廣東合浦地區的東興鎮附近山區及廣西。	。貴州省關嶺、郎岱、黔西、織金等縣，及廣西	雲南省蘭坪、麗江、維西、永勝等縣和寧蒗、彝族自治州、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州和鹽源縣
主要從事農業、狩獵。雅美人則主要從事捕魚。	。以農業為主，善狩獵、喜種茶	主要從事農業，製造鐵器極負盛名。約有百分之十的人家專門從事手工業。	農業生產還停留在「刀耕火種」階段，兼營採集、狩獵、捕魚。	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林業和狩獵。	從事沿海漁業。	從事農業。副業生產在經濟生活中占一定比重，手工打鐵業也比較發達。	主要從事農業，極少數地區還遺留「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畜牧業居次，副業有紡毛、織羊毛布、麻布、釀酒、狩獵，挖藥材等。
。語言屬南島語族印度尼西亞語系，無本族文字。人民一般信泛靈，崇拜祖先。行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姻具有對偶婚色彩和群婚殘餘的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緬語支，有梁河、隴川、潞西三種方言。無本族文字。盧撒地區阿昌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行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一種獨立語言，沒有本族文字。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藏語支。無文字。族人多通曉藏語、藏文。普遍信仰喇嘛教，有一些地方有信仰原始巫教。婚姻為一夫一妻制	京語，語言係屬未定，通用漢語、漢文。崇拜祖先、信仰多神。行一夫一妻制。	仡佬語屬漢藏語族，語系語支未定，各地仡佬語差別很大。主要以漢語溝通，無本族文字，通用漢文，行一夫一妻制。	語言屬漢藏語族彝語系藏語支。利用藏文拼音文字，多用於宗教活動，現在大多通用漢文。同一宗族不通婚，有一夫一妻制，但也有招贅，夫兄弟婚，及一夫多妻現象。

資料來源：林恩顯、阮昌銳、黃維憲：〈中國民族的起源與現況〉，《中國文明的精神》（一）（臺北：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民國六十九年），頁一〇七—一一六。

第二項 民族之融合與展望

一、族羣關係研究

民族間之關係，可說是不可避免的，因各族之間多多少少都會爲了需要的滿足而有所接觸。按照社會學家 Banton（一九六七）的研究，民族之間接觸後可能產生下列關係類別：（註二三）

圖二 周邊接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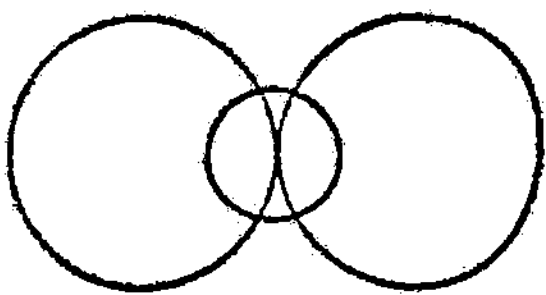
（一）周邊的接觸（Peripheral Contact）：兩社會之間雖有交換存在，但沒有真正的影響出現。看起來，它只有很少的變遷，兩團體仍各自保有其獨立性。其關係可列圖如圖二。

（二）制度化接觸和涵化（institutionalized contact & acculturation）：兩團體的成員如果繼續接觸，可能發展出制度化的接觸或涵化。其關係可列圖如圖三、四。

1. 制度化的接觸發生於下列二種情形下：（1）當兩團體之一，是具有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而其少數領袖不僅能控制成員的行動，而其企圖利用他們的權以支配其他團體時。（2）當兩個社會，透過重疊的成員形成初級接觸，而且兩者沒有強烈的資源競爭時。

圖三 制度化接觸

資料來源：Banton 1967: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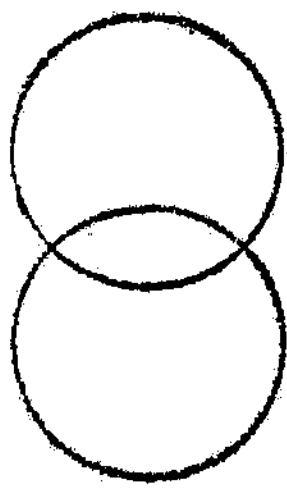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Banton 1967: 69

生存於兩個社會境界的人，最易於彼此交換，這些人可能在兩個系統中都占有位置，因而新系統的互動關係從而成立。此種角色可能是自然的，兩互動團體的語言和文化可能是不相同，但此種關係類別是比周邊接觸更緊密的互動系統。

2. 涵化（acculturation）：涵化經常發生於小型、非正式和非競爭性的社會間。在此接觸中的人們，必須對其他的團體有所適應，而不在此接觸情境中

圖四 涵化



的人，則少生壓力；到最後兩團體常浮現出弱勢文化變化較多，而強勢團體變化較少的現象。其關係可列圖如圖四。

3. 同化 (assimilation)：涵化只是同化類別中的一種。「同化」意指把具不同文化的團體，變成爲一共同文化團體的過程，亦即一般所謂的融合 (Berry, 1951: 204, 210)。社會學家 Gordon 曾經把同化過程系統化爲七個階段：(註二四)

資料來源：Banton 1967: 70

(1) 文化同化 (Cultural assimilation)，即涵化——弱勢民族改變自己的文化模式接受主流社會強勢民族之文化模式。

(2) 結構同化 (Structural assimilation)——弱勢民族滲入主流社會之初級團體，如派系及公會。

(3) 婚姻同化 (Marital assimilation)——明顯之民族間之通婚。

(4) 認同同化 (Identification assimilation)——發展出對強勢文化之認同。

(5) 態度接受同化 (Attitude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偏見及刻板印象之消失。

(6) 行爲接受同化 (Behavior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蓄意歧視之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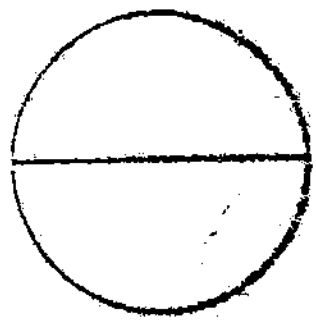
(7) 公民同化 (Civic assimilation)——價值與權力衝突之消失。

圖五 支配

另外，Yinger 則把同化過程分爲四個獨立而又互相影響或強化的次過程，即①生物性同化——混血。②心理的同化——認同。③文化的同化——涵化。④結構的同化——整合。

(三) 支配 (domination)：(註二五) 在單一的社會內，一個團體支配另一個團體，這是一個基於種族而建構成的兩類族 (two-category) 系統。一個類族的所有成員之隸屬其他一個族類，並不是以個人爲單位而是以類族爲單位。個人都會因類族符

資料來源：Banton 1967: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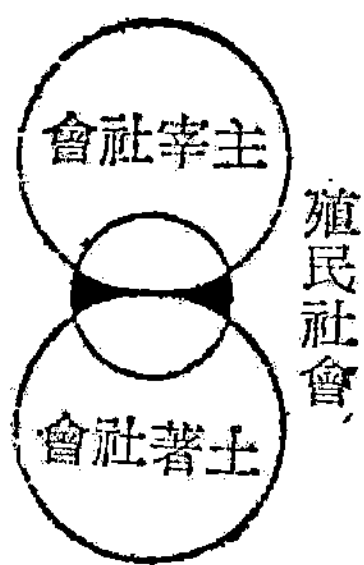


號而被歸入某一類族或他類族；同時在低位者，經常被禁止宣稱有相同於高位者的權利。其關係可列圖如圖五。

（四）殖民（Paternalism or colonialism）：當臣屬者屬於外在主宰政府的某些控制時，那麼殖民的高度可能

圖六 殖民

性便變成爲確切的類型。它不同於支配型之點，在於前者之主要決策，決定於主宰社會，才由殖民政府來執行；而前者的特色爲，上位的團體意願，仍然控制所有有意義的活動領域。其關係可列圖如圖六。



資料來源：Banton 196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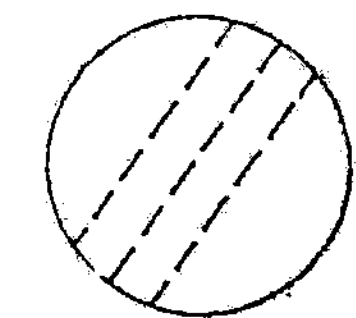
然而其所以確定乃是因支配團體藉著禮儀、規範以及重覆的權力宣稱而告確立。者被認爲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沒有責任感的及淺薄的，同時角色和地位是確定的，

另有一種特別的殖民形式，Blanner 稱之爲國內殖民（domestic colonialism）。它的特色建基於下列五要素：①被支配者是非自願，而且被迫進入支配文化。②支配者採取劇烈的手段以限制、轉換或破壞被支配者的文化。③支配者採取政治的控制方式，以彰顯其支配地位。④支配者採用經濟剝削方法以利用被支配者。⑤支配者常建構某些意識形態，以作爲控制的基礎。（註二六）

再者，社會學家 Lieberman 則提醒吾人，在分析種族和民族關係的階層化現象時，不僅要考慮接觸時的不同社會情境，也要顧及到移民強勢或原住民強勢在不同情境中的問題，因爲後者常牽

圖七 整合

涉到是否公開宣戰的問題。（註二七）



（五）整合（integration）：整合類似於 Gordon 的結構同化或社會同化，即種族符號等其他的特徵，顯得較不重要。在此情境中歧視與偏見減至最低度，而且有高度機會去上進。團體間如有衝突也是社會階級的形態，而非種族衝突的類型。其關係可列

資料來源：Banton 196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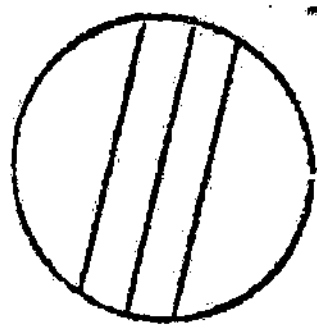
爲圖七。

在整合的社會中，同樣的活動中全面的參與，代替不同民族群的參與。社區以平等基礎，代替個別制度參與相同的活動，單一的規範適用於所有社區的每一個人，而代替每個社區各有其一套的規範。由於社會境界的淡

圖八 多元

化，產生很多的邊緣人，同時社會也提供很多個人參與結合的機會，以取代劃地自限的成員認定。每個團體的參與者充分共享團體文化，同時也採用其他文化傳統的事物，以消除自我區隔和自我鄙視的態度。（註二八）

（六）多元（Pluralism）：在多元社會中，種族的不同在期望行為上，較整合模式有著較寬廣而且不同的變化。它與支配型之不同，在於前者的團體關係是接近於平等，但不一定是全等。其關係可列圖如圖八。



資料來源：Banton 1967:74

Van den Berghe 認為多元社會，指的是由部分組成的共同體，但仍保有不同的文化或副文化。他的社會結構雖區隔化為機能式的、平行式和非全面的，但仍有可區別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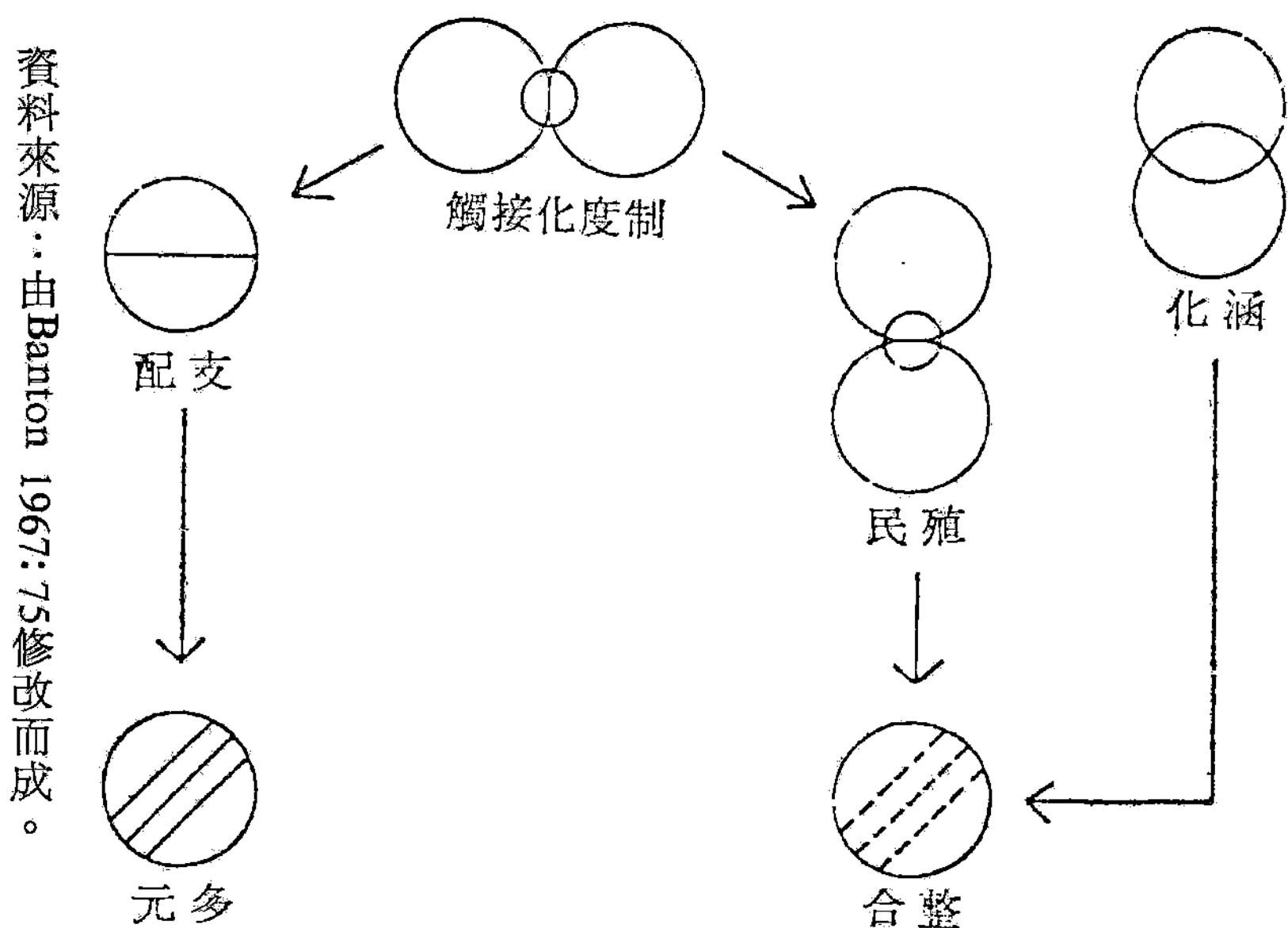
在多元化中，文化多元和社會多元各有所指，文化多元指的是保留民族副文化的傳統、價值和型式；社會多元則指社會雖然結構地區隔為機能式的和多重式的，但仍然具有文化地相似制度，而且它們也以異於文化的其他標準，組成一個共同體。

最後 Banton 推論，上述六種類別，可能出現為三種次序模式或組合：①接觸—支配—多元化。②接觸—殖民—整合。③制度化接觸—涵化（同化）—整合。如圖九。換言之，他認為族群關係的終點站，可能只有兩種，一為整合，另一則為多元。

二、民族融合過程之回顧

一般通稱的「融合」，其學術名詞即為「同化」。美國社會學家 Walter 曾說：「事實上，所有所謂一個團體被另一個所同化的例子，即可稱之為融合（fusion），因為被同化的團體文化，通常總是被同化團體所引入的要素所取代」，（註二九）因而此處所該談的融合過程，就是同化過程。檢討國人之研究民族關係者，實際上說

圖九 民族關係次序模式



資料來源：由Banton 1967:75修改而成。

的大都是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民族之融合多被視為漢化，亦即其他民族被漢民族同化的過程，而其所以如此，蓋漢民族為中國境內之優勢民族的緣故。

回顧中國民族的發展和形成，民族融合在歷史上，大約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肇始階段：從上古迄於先秦——此時中國民族以華夏系為主幹，納入三苗、九黎、鬼方、昆吾、嵎、萊、淮、島、微、盧、彭、濮、庸、蜀、羌、雕、荊、舒、吳、越等，史稱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民族。

(二)融合階段：自秦漢迄於南北朝——此階段秦先後滅蜀、廢閩、定越；漢代更擊逐匈奴，收繫南越，通西域，平西南夷，故中國民族除本身及戎羌蠻狄之外，也加入烏桓和匈奴血統。五胡亂華時，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等也雜居中國內地，產生文化及血統之融合。

(三)擴展階段：自隋唐迄元末——此時期北方民族如黨項、突厥、回鶻、女真、契丹、靺鞨、蒙古以及西南民族如南詔、吐蕃等相繼而起，而契丹、女真、蒙古更深入內地入主一部或全部中國，於是上述民族終多漢化融合。

(四)統合階段：指明清而言——明代對於西南邊地的深入經營，可說是前人所不及，滿人入關後更是融合漢滿蒙回藏苗等族。（註三〇）時至今日，內地的混合性漢族人口約占中國民族的百分之九十三點三，其餘的百分之六

點七則分屬於通稱的邊疆民族。

探討上述歷程，似可從民族關係類別及同化的層面兩方面來加以瞭解。

(一)從民族關係類別來看：中國民族的融合如以漢族團體為中心，仍屬同化類別，然在當漢族為弱勢團體時，如在南北朝、五代十國、遼金元清時，其民族關係就屬支配類別，因在中國本土上強勢團體部分或全部統領漢地，中國本土成為兩類族階層狀況的社會，從而其社會同化（或社會多元），當與文化同化（或文化多元）層面之分化狀況及漢族為強勢民族時有所不同。

(二)從同化的層面來看：不論是使用 Gordon 的同化七階段或 Leiberlin 的同化四次過程理論，中國民族的融合面相是很複雜的，如當漢族為強勢團體時，其以雜居、雜婚或通婚、更名、改姓、養子等方式以漢化其他民族，在在涉及文化涵化、生物混血、心理認同及結構整合等四者的相互影響或強化。同時如從同化的四原則，即①同化不是必然的。②同化是一種整合新元素進入社會的兩方過程。③是一種不同步的過程。及④是具有意識和無意識兩層面的過程（註三一）來看，則完全漢化可能只是一種理想，從而蒙古、西南邊族、如苗傜等都得保留其傳統文化。

總而言之，民國建立以前的中國民族融合，可說是一種漢化的同化過程，而其領域也僅限於中土一地。

三、民族融合展望

民國成立後，由於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六年元旦公布並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之緣故，當前的族群關係，可說與民國前大不相同。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當前有關中國民族的融合方式可簡述如下：（註三二）

(一)基本原則方面：依據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二)民族方面：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民族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的首條（第七條）規

定：「中華民國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十三章第六節邊疆地區中（第一六八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合法之保障」。

（三）政治選舉方面：憲法第三章國民大會第二十六條、第六章立法第十四條、第九章監察第九十一條規定，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蒙古各盟旗計選出五十七人，西藏地方及暫居內地（班禪系）的藏族選出二十三人，甘、青、川、康省區的藏族選出十三人，各民族在邊疆地區的也都依法選出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計蒙古選出二十二二人，西藏選出十人，各民族在邊疆地區的也都依法選出。監察院監察委員，蒙古選出七人，西藏選出六人等。

（四）行政制度方面：行憲後，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央行政院仍設有蒙藏委員會，惟組織擴大俾便多延攬邊疆人士。至於地方行政制度方面，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第一節第一一九條規定：「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同憲法第一二〇條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保障」。

（五）建設方面：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第五節教育文化中第一六三條規定：「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至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準，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第六節邊疆地區第一六八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族之地位，應予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第一六九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植其發展。對於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可見政府對於邊疆建設工作之重視。

由以上方式，吾人可知當前的民族關係主張，不但注意到文化的獨特性，也顧及經濟的自足成長，同時在社會更是一律平等、機會均等；另在政治上，不僅要依法給予參政權，同時也依法賦予其自治權。這種獨特但平等的構思，如從 Barton 的想法而言，此種民族關係可說是屬於多元和整合兩類型的綜合型；也就是說，它以多元和整合（註三三）為主軸，來從事民族關係和建設國家的類型，從而展望未來的民族融合，可說是以自主、平等

的多元爲經，和以民主、自由的整合爲緯之新境界。

註釋

註一：夏鼎：《中國文明的起源》（臺北：滄浪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頁三一四。

註二：鄭德坤：《中華民族文化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頁三二。

註三：同註二，頁三三。

註四：同註一，頁四。

註五：李國祁、黃麗生、陳惠芬等：《文明的起源與國家民族的搏成》，《中國文明的精神》(1)（臺北：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民國六十九年），頁一六。

註六：同註五，頁一七。

註七：同註五，頁二二。

註八：胡耐安：《中國民族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三年），頁一八。

註九：趙文林、謝淑君等：《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三一—一五。

註一〇：同註九，頁三三。

註一一：同註九，頁一五二—一五四。

註一二：同註九，頁一六七—一七二。

註一三：同註九，頁三五八—三六〇。

註一四：胡煥庸、張善餘：《中國人口地理》（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一九八四年），頁七六—七八；中華民國年

鑑社編：《中華民國年鑑—民國八十年》（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年），頁四八—四九。

註一五：《中國人口地理》（上），頁八〇。

註一六：同前註，頁八四。

註一七：林芊：〈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談民族關係〉，《民族學與民族主義研討會論文》（臺北：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大同盟，民國七十六年），頁二。

註一八：Berry, Brewto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51) p.4.

註一九：Simpson, George Eaton & Milton Yinger, *Race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 Discrimination* (Plenum press, N.Y., 1986) p.2.

註二〇：Spencer, Metta,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y* (prentice Hall Inc., N. J., 1985) p.236.

註二一：同註八，頁四；林恩顯：〈民族主義的研究方法〉，《三民主義方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民國七十二年），頁八；芮逸夫：〈中華民族的構成〉，《邊疆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民國五十五年），頁四八六—四七五。

註二二：林恩顯、阮昌銳、黃維憲：〈中國民族的起源與現況〉，《中國文明的精神》(1)（臺北：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民國六十九年），頁一〇七一—一一六。

註二三：Banton, Michael, *Race Relations* (Tavistock, N. Y., 1967) pp.68-76; Kitano, Harry. H. L., *Race Relations*, (Prentice Hall, Inc., N.J., 1974) pp.42-55.

註二四：同註一七，頁三。

註二五：同註一九，頁一六。

註二六：Smelser, Neil. J., *Sociology*. (Prentice Hall, Inc., N. J., 1984) p.174; Kitano, Harry. H. L., *Race Relations* p.50.

註二七：Stone, John(ed), *Race, Ethnicity & Social Change: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 (Duxbury press, Mass., 1977) p.75.

註二八：同註二〇，頁二五九。

註二九：Walter, paul. A. F., *Race & Culture Relations* (McGraw-Hill Book Co., N.Y. 1952) p.52.

註三〇：同註八，頁二七—二九。

註三一：同註一八，頁二一四。

註三二：林恩顯：〈我國民族政策與文化建設〉，《民族學與民族主義研討會論文》（臺北：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大同盟，民國七十六年），頁四四—四五。

註三三：Meyer, Marden, *Minority in American Society*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 N. Y., 1968) p. 469.

第二章 漢族系

第一節 導言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目前有五十多個民族，其中以漢族為最大一系，人口超過十億。（註一）漢族之名源自漢朝，在此之前稱「華夏」。

漢族人口之所以龐大，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融合了許多其他民族的分子。由於他一直掌握著「文化」的優勢，所以沿用了他的族名，同時由於他還一直掌握「人口」的優勢，加上文化的力量，所以在中國近三千來年的歷史上，儘管數度失去主導的地位，但仍能恢復屹立（如元、清兩朝之後），而且仍能壯大。

然而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民族挾其物質文化的優勢滾滾東來以後，中國遭到挫敗。生存環境上的這一變化，使整個中國民族的前途面臨到嚴酷的挑戰，在這種情形下，作為中國民族主體的漢族，自然要承擔起接受挑戰的主要任務來。然而，這時漢族原握有的兩股優勢力量——人口與文化，其中「文化」這一股已頓然喪失。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力量，所以近一個多世紀來，我們既要學西方的船堅炮利，還要學西方的民主政治。現在我們尚握有人口的優勢，當務之急即是提高民族分子的素質。漢族目前就是處在為整個中國民族的生存前途而迎向挑戰的嚴酷環境中。

在古代，由華夏轉變成漢族的這段歷史，對我們認識現在的處境或許有所啓示。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歷史，是中國古典文化脫胎換骨的時期。當時邊疆各族紛向中原移徙，華夏之族有岌岌危亡之虞，當時即有華夏之國為了生存而吸納了胡服騎射之類的外來文化成分。經由長期的民族同化，演變到國家統一之後，乃產生漢朝，並孕育

出一個強大的新民族——漢族。我們現在也正是處在另一次文化脫胎換骨的時期，漢族既然承擔起面對時代挑戰的重任，自然應有更多的付出。回顧一個多世紀來的歷史，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並且相信目前也是孕育中國新民族的大好環境。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而「現在」卻是我們實實在在的立足點。面對嚴酷的挑戰，我們自應冷靜地認識這個立足點，這篇「漢族系」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而撰寫的。

第二節 歷史淵源

漢族之名源自漢朝，在此之前稱「華」或「夏」，也合稱「華夏」。（註二）其發祥地大致在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中國」最早即由此族所建，因其所處之地在當時封建各國之中心。（註三）

中國自周朝以來的三千年歷史中，政治上大約有兩千餘年是由漢族所主導，六、七百年由其他民族主導。前者建立兩個著名的朝代，即漢朝與唐朝；後者也建立兩個著名的朝代，即蒙古族所建的元朝和滿族所建的清朝。由主導中國政治所歷時間的比例上看，漢族顯然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中國的歷史主要也是由漢族的文字保留下來的。

從民族生態的觀點上看，漢族在中國歷史上之能居於這樣的地位，主要是他一直握有兩股優勢的力量：一是人口的優勢（社會體積大），一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儒道為理想的文化上的優勢。同時也正是由於這種緣故，所以當漢族（或華夏）所主導的朝代失控或失落時，游牧民族大量內移，漢民族也大量南遷，由此所造成的民族融合，也都是以漢族為主體，這也是漢族能成其大的主要原因。同時這也顯示所謂漢族或華夏，實際上乃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融合體，（註四）只是由於「他」掌握並傳承著這支優勢的文化，所以仍沿用其名。

在中國近三千來年的歷史中，漢族之融合其他各族大致可分為四個吸納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南北朝時期、遼金元時期及清朝。每個時期之後，漢族重掌政治主導權，即為完成融合的整合時期，在整合時期往往伴隨著自然而然的地域擴張。

周朝的東遷是由於朝綱不振，招來了西方戎人的壓迫而造成的。從此，周王漸漸失去統御全國的權威，而華夏整體的力量也因此無法發揮，於是戎、狄各族都趁機向中原擴展，並吸收華夏文化。戎、狄各族本就仰慕華夏的物質文化，故內徙之戎漸成定居農耕化的「戎州」（按此處之戎字，泛指北、西一帶之遊牧民族）。（註五）另也有因內徙戎人眾多，華夏反有習染戎俗的。（註六）當秦人挾優勢的華夏文化統一中國後，在政治力量的幫助下，自然地進行著民族整合的工作，至漢朝而臻於民族融合。後來各期的民族融合，大體也循此模式。

另外，值得特別提出來說明的是遼金元及清朝這兩個時期的情形。遼、金兩朝在中原建立政權後，由於他們本來就崇慕漢文化，同時也爲了統治上的需要，所以都採行漢化政策。（註七）然而，元、清兩朝卻都抵制漢化。（註八）但元朝政權崩潰後，蒙古人留在關內的多達三、四十萬之眾。（註九）這些蒙古人，連同遼、金兩代留在漢地的契丹及女真人，在明代都漢化了。滿族的漢化則比蒙古人更廣泛，因爲清朝政權解體後，不但留在關內的滿人漢化了，連滿人的發祥地中國東北一帶，滿人也成了少數民族。（註一〇）漢族幾千年來，就這樣以社會爲核心，以文化爲動力，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第三節 人口與分布

近四十年來，中共在大陸地區曾進行四次人口普查（民國四十二年、五十三年、七十一年及七十九年各一次），並將普查結果載於《中國人口統計年鑑》（民國八十年出版）。惟四次普查均僅及大陸地區，並未包括港、澳、臺灣及海外華人。今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鑑》及《中國民族統計》等報告的資料，（註一一）略述漢族人口變動及其分布情形。

據第四次普查數字，民國七十九年大陸人口總計十一億三千餘萬，其中漢族人口約十億四千萬，約占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見表一），按港、澳及海外華人若以六千萬計（其中絕大部分爲漢族），則全中國人口約爲十二億。近四十年來，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的變動情形，也可由前述四次普查結果中約略看出，表列如

下：（表一）

表一 漢族與少數民族總人口及其所占比率表（註一二）

項目	年份		單位：人
	人口	人口	
全大陸總人口	民國四十二年	民國五十三年	民國七十一年
漢族	五八二、六〇三、四一七	六九四、五八一、七五九	一、〇〇八、一七五、二八八
少數民族合計	五四七、二八三、〇五七	六五四、五六五、四九五	九四〇、八八一、〇二一
漢族占全大陸總人口比率%	三三、三三〇、三六〇	四〇、〇〇五、八四八	六七、二九〇、三三五
少數民族占全大陸總人口比率%	九三、九四	九四、二四	九三、三三
全大陸總人口	民國七十九年	民國七十九年	民國七十九年
漢族	九四、五九	九四、五九	九四、五九
少數民族合計	九〇、四八	九〇、四八	九〇、四八
漢族占全大陸總人口比率%	一五八、二〇	一五八、二〇	一五八、二〇
少數民族占全大陸總人口比率%	九一、九六	九一、九六	九一、九六

民國七十九年漢族人口比率之較前急劇下降，可能跟大陸的人口政策有關。文化大革命前，大陸不限制人口成長；文化大革命後，厲行人口政策，對漢族嚴限一胎，對少數民族則無此限制，因此漢族人口增加率（百分之九十點四八）不僅比少數民族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八點二〇）低，比全國平均增加率（百分之九十四點五九）也低，所以「漢族占全大陸總人口比率」會急劇下降。表中民國七十九年人口，若加上海外華人計（約六千萬漢人），則漢族占總人口比率為百分之九十二點三六。據報導，近年大陸嚴限漢族一胎化之人口政策似略有鬆動，配合經濟成長之情勢，則漢族人口比率或將略為回升。

漢族人口在中國境內之分布，甚不調和。二十幾年前，作者曾經根據民國三十七年的資料作過粗略的計算，大致情形是：漢族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六強，而主要分布區域則僅為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強，大約自黑龍江省之鷗浦劃一直線至雲南省之瑞麗，東半為漢族密集地區，西半為少數民族（主要是蒙、回、藏三族）集居地區。（註二三）

但半個世紀來，這種情形已有變動，其中最明顯的是原以蒙古族為主的北方地區。民國七十一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內蒙古人口數為一千九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八十一人，其中漢族人口一千六百二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九人。（註一四）而七十三年底外蒙古人口數為一百八十六萬六千三百人。（註一五）外蒙資料較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遲兩年，外蒙人口中也未註明有多少漢族人口，如果這些差異不予計較（因時間短，即使有也不會很大，對人口比率不致有多大影響），則內外蒙古全部人口數為一千九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八十一加一百八十六萬六千三百等於二千一百一十四萬零五百八十一人，而其中漢人所占的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七。當然，占這樣大比率的漢人是集中在內蒙古，然而，內蒙古的漢人主要卻是由內地移民而來，這種情形我們根據四次人口普查的數字可以從表二清楚看出。（表二）

表二 內蒙古人口變動表（註一六）

單位：人

項 目	年 份		總 增 加 人 口	增 加 率 %
內 蒙 古 總 人 口	民國四十二年		民國四十二—七十九年	
比上次調查增加人口	六、一〇〇、一〇四			
增 加 率 %	一三、三六八、六三八			
內蒙古少數民族人口	九八〇、二七六			
比上次調查所增	一、六〇五、一八二			
加少數民族人口	六二五、〇〇六			
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率%	六三・七七			
	民國五十三年		民國七十九年	
	一二、三四八、六三八			
	六二八、五三四			
	一〇二・四三			
	一、六〇五、一八二			
	六二五、〇〇六			
	六三・七七			
	民國七十一年		民國七十九年	
	一九、二七四、二八一			
	六、九二五、六四三			
	六九・二六			
	二、九九六、六六五			
	一、三九一、四八三			
	八六・六九			
	民國七十九年		民國四十二—七十九年	
	二二、四五六、五八			
	二、一八二、三三七			
	一一・三三			
	四、一五八、〇七六			
	一、一六一、四一一			
	三七・七六			
			總增加人口	增加率%
	一五、三五六、四二四		三三・三四・三三	
	三五二・七四			

據表二，就內蒙古的情形看，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民國四十二年至七十九年全大陸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九十

四點五九，（見表一）這應是這時期大陸人口的平均自然增加率。而同期內蒙古的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三百五十一點七四，可見內蒙古人口的增加必定含有非自然的因素。（二）少數民族於四十二至七十九年的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三百二十四點二二，比同期總人口增加率（百分之三百五十一點七四）少百分之二十七點五二，其絕對差數為一千五百三十五萬六千四百一十四減三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等於一千二百一十七萬八千五百一十四人，這一千二百多萬都是漢人。由上述兩點情形可以明顯看出，在四十二至七十九年間漢族人口大量向北方內蒙古一帶移動。這項人口變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民國四十七年以後中共跟蘇聯關係破裂，而蘇聯主張內外蒙合併獨立，中共乃發動大規模的「移民支邊運動」，內蒙人口急劇增加應跟這有關。

在以回族及維吾爾族為主的西北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所謂的「西北地區」，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及新疆五省區。這地區人口的急劇增加，也可從四次人口普查資料中明顯看出。（表三）

從表三上我們可以看出「西北地區」漢族人口變動的兩個主要現象。（一）總的看來（參看五省總計欄），這個

表三 西北五省人口變動表（註一七）

單位：人

年 份	人 口		少 數 民 族 所 占 人 口 比 率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少 數 民 族 所 占 人 口 比 率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少 數 民 族 所 占 人 口 比 率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少 數 民 族 所 占 人 口 比 率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少 數 民 族 所 占 人 口 比 率 %	民 國 四 十 二 — 七 十 九 年	
	總 人 口	含 少 數 民 族 人 口										總 增 加 人 口	增 加 率 %
陝西	二五、八八二、二八一	五、二八三	〇·三六	三〇、七六六、九〇五	〇·四五	二八、九〇四、三六九	〇·四六	三三、八八二、二八六	〇·四七	一七、〇〇一、〇〇五	一九七·二五	九、四四二、九八三	七三·〇〇
	含少數民族人口	二、二八三	〇·三六	九四、〇七七	〇·四五	一三三、一二五	〇·四六	一五五、六三〇	〇·四七	九九、三四七	一七六·五二	三六四、〇一九	二四·四〇
甘肅	二三、九三八、一〇三	一、四九二、一三三	二一·七五	二二、六三〇、五九九	七·五七	一九、五五九、一九一	六·九三	二三、三七一、〇八五	八·三〇	九、四四二、九八三	七三·〇〇	三六四、〇一九	二四·四〇
	含少數民族人口	一、四九二、一三三	二一·七五	九四、〇七七	〇·四五	一三三、一二五	〇·四六	一五五、六三〇	〇·四七	九九、三四七	一七六·五二	三六四、〇一九	二四·四〇

省海青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省夏寧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省疆新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計總省五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一、六七六、五三四	八五四、一三九					四、八七三、六〇八	四、四五一、四八二		三五、三五九、五二五	六、八五四、〇三七
	五〇・九五						九三・〇六			一九・三八	
	二、一四五、六〇四	八二九、三七二	二、一〇七、四九〇	六五〇、三七四		七、二七〇、〇六七	四、九四八、八五一	四四、九二〇、六三五	七、四七八、一九〇		
	三八・六五	三八・六五	三〇・八六			六八・〇七		一六・六五			
三、八九五、五七六	一、五三五、七八六	三、八九五、五七六	一、二三四、二四〇	三、八九五、五七六		一三、〇八一、五三八	七、七九七、五六七	六九、三四六、三六九	一七・三七	七九、五三三、六五一	一八・七三
四、四五六、九五二	一、八七六、五三七	四、四五六、九五二	一、五四八、〇八一	四、六五五、四四五		一五、一五六、八八三	九、四六〇、一五二	四四、一六三、一六	八、〇四二、五〇五		
四二・一〇	二、七八〇、四一八	二、七八〇、四一八	三三・二五	二、五四七、九五五		一〇、二八三、二七五	五、〇〇八、六七〇	二二・五三			
一九・七〇	二、七八〇、四一八	二、七八〇、四一八	一三〇・九〇	一三〇・九〇		二二・五三		二二・五三			

區域的人口增加率（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九〇）也大大超過了同期全國人口平均自然增加率的標準（百分之九十四點五九），這同樣顯示有外來人口流入的成分；而總人口增加率大於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率（百分之一百一十七點三四）則顯示外來人口主要是漢族；各個年份少數民族所占各省總人口的比率變動雖然不大，但漢族單是增加的人口其絕對數就是民國七十九年少數民族總人口的二點四三倍，（註一八）其增加率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點七二，較之同期少數民族的增加率（百分之一百一十七點三四）大百分之九點三八，這也顯示漢族的大量移入。（二）西北地區人口的增加有區域上的顯著差別（參看民國四十二至七十九年欄）。先看陝西省，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率雖遠大於總人口增加率，但由於少數民族人口基數太少，而漢族所增人口的絕對數又特別龐大，所以使該省少數民族大的人口增加率毫無意義；新疆則少數民族（按指非漢族）人口的增加率（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點五二）遠落在總增率（百分之

二百一十一點零）之後，而少數民族人口所占該省總人口的比率也顯著下降（由百分之九十三點零六降為百分之六十二點四二），這顯示有大量漢人移入的趨勢。就各省漢族人口增加的絕對數（四千四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十六減八百零四萬二千五百零五等於三千六百一十二萬零六百二十一）上看，各省多寡非常懸殊。以多寡為序，陝西居首，計增加一千六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五十八人；（註一九）其次為甘肅，計增加九百零七萬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其次為新疆，計增加五百二十七萬四千六百零五人；其次為青海，計增加一百七十五萬八千零三十人；其次為寧夏，（自民國五十三年算起）計增加一百六十五萬零二百四十八人。這種人口增加之區域性差別的現象，顯示漢族的向西北移動似以古代絲路為活動主幹，而這顯然又跟漢人的文化背景、歷史因素以及西北的地理條件有密切的關係。西北人口的大量增加，同內蒙古的情形一樣，跟中共的國防政策有關。（註二〇）近年大陸將隴海鐵路西延，與蘭新鐵路連線，並越過新疆阿拉山口，與西伯利亞鐵路接通，形成亞歐大陸橋；另外又大量開發新疆一帶之天然富源（如石油），開發觀光事業（如絲路觀光），鼓勵投資。這些舉措，顯然又將加速西北地區的人口流入。在以藏族為主的西南地區，人口變動雖然不大，但漢族在這地區也有些微增加的趨勢。這裏所說的西南地區實際上是指西藏，中共廢西康省後，西部併入西藏自治區，東部併入四川省。下面我們仍然根據四次人口調查的數字看：（表四）

表四 西藏地區人口變動表（註二一）

年份	項目	西藏地區總人口數 (單位：萬人)	西藏少數民族人口數 (單位：人)	西藏少數民族占該地區總人口比率%	西藏少數民族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比率%
民國四十二年		一二七·四 (民國四十四年)	一、二七三、九六九	一〇〇	三·六四
民國五十三年		一二五·一	一、二一四、五〇八	九七·〇七	三·〇四
民國七十一年		一八九·二	一、七七二、二三九	九五·一〇	二·六四
民國七十九年		二一八·一	二、一一四、七九三	九六·三〇	二·二三





從表四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民國四十二年到七十九年的三十多年中，西藏地區少數民族人口雖有增加，但增加率僅為百分之六十六點零，遠低於同期全國總人口平均自然增加率（百分之九十四點五九，見表一）。然而另方面，「少數民族人口」占同區總人口及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比率（表中下半兩欄）則均有持續下降的趨勢。該地區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的緩慢，有地理及宗教等因素，（註二三）但漢族人口（表中該地區總人口數減去少數民族人口數，視為漢族人口數）向該地區流動遠比北方及西北兩地緩慢，大概也是由於地理的因素，西藏屬高原區，地勢平均高度為海拔五千公尺左右，這對習於低海拔環境的漢人難以適應。

綜觀上述情形，漢族在最近三十多年來，由於受人口絕對數的膨脹以及掌握著文化優勢（包括相對的社會組織力及利用天然富源的能力）兩種力量的影響，已有自高度集中的東半部漸向北方、西北方及西南方流動的趨勢。只要這兩種力量還在發生作用，這趨勢還會繼續發展。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為了追求較好的生活環境，也向漢人密集區流動。（表五）

表五 漢族與少數民族人口交互流動表（註二三）

項 目		年 份			
		人 口		增 加 率 %	
北 京	總人口	民國四十二年		民國五十三年	
	含少數民族人口	二、七六八、一四九		七、五六八、四九五	
天 津	總人口	一六八、五六二		九、二三〇、六六三	
	含少數民族人口	二、六九三、八三一		三三二、四一八	
天 津	總人口	七、七六四、一三七		四一三、八一六	
	含少數民族人口	七九、八五六		二〇〇、七四三	
		一三三二、八九二		八、七五八、四二七	
		一六四、二七七		二〇〇、七四三	
		一五五、一三八		一五五、一三八	

河 北	山 西	遼 寧	吉 林	黑 龍 江	上 海	江 蘇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三五、九八四、六四四 七一五、七六二	一四、三一四、四八五 二〇、三一九	一八、五四五、一四七 一、四八二、六七四	一一、二九〇、〇七三 一、一九三、二八〇	一一、八九七、三〇九 九六七、八八六	六、二〇四、四一七 三一、四七一	四一、二五二、一九二 六六、三七六
四四、六八七、七八一 六〇五、〇七九	一八、〇一五、〇六七 四〇、四〇一	二六、九四六、二〇〇 一、八六〇、〇六三	一五、六六八、六六三 一、三四二、三三七	一二〇、一一八、二七一 一、〇八七、八七〇	一〇、八一六、四五八 四三、七一〇	四四、五〇四、六〇八 八三、一〇七
五三、〇〇五、五〇七 八五三、四三九	二五、二九一、四五〇 六三、八〇五	三五、七二一、六九四 二、九一〇、二一四	三三、五六〇、〇二四 一、八二九、七三三	三三、六六五、五一二 一、六一四、〇二六	一一、八五九、七〇〇 四九、八〇六	六〇、五二一、一一三 一一〇、六一四
六一、〇八二、七五五 二、四〇〇、九八五	二八、七五八、八四六 八一、九八四	三九、四五九、六九四 六、一六四、六六一	二四、六五九、七九〇 二、五一七、六二四	三五、二一五、九三二 一、九九〇、七七〇	一三、三四一、八五二 六一、五八八	六七、〇五六、八一二 一五二、七九〇
六九·七五 二五五·四五	一〇〇·九一 三〇三·四八	一二·七八 三一五·七八	一一·八四 一一〇·九八	一九六·〇〇 一〇五·六八	一一五·〇四 九五·七〇	六二·五五 一三〇·一九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東	河 南	湖 北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 民族人口
二二、八六五、七四七 八三、五三〇	三〇、三四三、六三七 一三三、八〇六	一三、一四二、七二一 一四二、四三六	一六、七七二、八六五 三、六五二	四八、八七六、五四八 二五二、五四五	四四、二一四、五九四 四〇五、八二〇	二七、七八九、六九三 四一、一七一
二八、三一八、五七三 一〇六、六三四	三一、二四一、六五七 一五五、三四五	一六、七五七、二三三 一五〇、四三五	二〇、〇六八、〇一九 九、四五七	五五、五一九、〇三八 二九四、九五八	五〇、三二五、五一二 五、一二七、三三〇	三三、七〇九、三四四 一八四、三三三
三八、八八四、五九三 一六一、六〇五	四九、六六五、九四七 二六一、八一一	二五、八七二、九一七 二五一、五〇五	三三、一八五、四七一 二二、一三四	七四、四一九、一五二 四〇八、〇五三	七四、四二二、五七三 七九九、七一六	四七、八〇八、一一八 一、七七八、七三四
四一、四四六、〇一五 二一一、四六二	五六、一八一、〇〇五 三三二、四五五	三〇、〇四八、二七五 四六三、八三一	三七、七一〇、一七七 一〇〇、三五五	八四、三九二、一〇四 五〇三、一七六	八五、五三四、二〇〇 一、〇〇七、七九四	五三、九七〇、五〇一 二、一三六、〇六六
八一·二六 一五三·一六	八五·一五 一四〇·九九	一二八·六三 一二五·六四	一二四·八三 二六四·八〇	七二·六六 九九·二四	九三·四五 一四八·三四	九四·二一 一五〇·八·八三

湖 南		廣 東		廣 西		四 川		雲 南		貴 州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總人口	含少數民族人口
三三、二二六、九五四	六八〇、二二四	三四、七七〇、〇五九	四三〇、九四四	一九、五六〇、八二二	七、四一四、一一一	六二、三〇三、九九九	二、〇三五、九三五	一七、四七二、七三七	五、六三四、六五五	一五、〇三七、三一〇	三、九三八、八七九
三七、一八二、二八六	一、二七八、八七〇	四二、八〇〇、八四九	七四九、一二二	二〇、八四五、〇一七	八五五、九四九	六七、九五六、四七〇	一、七三〇、五九二	二〇、五〇九、五二五	六、四〇二、五四三	一七、一四〇、五二二	四、〇一一、〇四九
五四、〇一〇、一五五	二、二〇一、二六一	五九、二九九、六二〇	一、〇五八、〇三九	三六、四二一、四二一	一三、九三五、八五六	九九、七一三、二四六	三、六六一、五三〇	三二、五五三、六九九	一〇、三三二、一二四	二八、五五二、九四二	七、四二三、四五五
六〇、六五七、九九二	四、八一三、三四八	六〇、八二九、七四一	三五〇、四七〇	四二、二四四、八八四	一六、五〇八、九一〇	一〇七、二一八、三一〇	四、八八八、〇三九	三六、九七二、五八七	一二、三四三、五五四	三三、三九一、〇五一	一一、二三六、五四六
八二・七〇	六〇七・六一	八〇・七〇	負一八・六七	一一六・〇〇	一二二・六七	七二・〇九	一四〇・〇九	一一・六〇	一九・〇七	一一五・四一	一八五・二七

由表五的情形可以約略看出：（一）各省除吉林、黑龍江及廣東三省外，其少數民族人口的增加率大於漢族，甚至遠大於同期全大陸少數民族人口平均總增加率（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二〇，見表一）；廣東少數民族人口暴增暴減，原因何在？不明；其少數民族人口呈負成長（惟一的一個省）原因也不明；至於邊疆各省人口大都大於同

期大陸總人口增加率（百分之九十四點五九，見表一），尤其吉林、黑龍江總人口增加率更大於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率，這些現象可能跟「支邊、防蘇運動」有關，像內蒙古的情形一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四川各省總人口增加率低於同期大陸總人口增加率，這也可能是受「支邊運動」的影響。（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曾經改制擴大轄區，故三市的人口增加率特別大，相對地，河北與江蘇的人口增加率就顯得偏低；三市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率小於同期大陸少數民族總人口增加率（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二〇，見表一），可能因三大都市地區的生活環境跟少數民族的差距太大有關。總之，人口流動的大勢是：漢族人口向邊疆及少數民族地區大量流動，而少數民族人口也同樣向漢族人口密集區流動。這對於中國新民族——中華民族的搏成將有積極的作用。

第四節 體質及語文

在形成爲一個民族的三大要素「體質、語言、文化」中，體質是較不容易變化的一項。民族體質的特徵可從遺傳（基因）與形態兩方面去分辨，其實兩者是緊密相關的，因爲形態特徵反映的即是基因特徵。

體質相同是爲同一種族，若語言或文化不同則往往各爲一族。如漢、滿、蒙、藏皆爲蒙古利亞種，但因文化或語言不同而各爲一族。漢族之爲蒙古利亞種，其一般體質特徵爲黃膚，髮黑、直，中頭，中鼻，中身，（註二四）眼有蒙古褶，眼珠黑色，箕形門齒頻率高。然南北兩地之漢族，因接觸之鄰族不同，體型上也略顯差異：

（一）華北人身軀較高（平均高度一百六十八點五七公分），頭形中圓（指數八十一點一四），鼻形較窄（指數六十八點六六），膚色較淡。

（二）華中人身軀較矮（平均高度一百六十四點二四公分），頭形較寬（指數八十一點六五），鼻形較寬（指數八十七點四一），膚色略深。

(三)華南人身軀更矮（平均高度一百六十點九二公分），頭形略長（指數七十九點九七），鼻形更寬（指數九十三點一九），膚色較深。（註二五）

這種差異也相應地反映在血凝指數上：

(一)華北人的血液凝集指數(Haemagglutination index)，即生物化學的民族指數(Biochemistry populations index)大都小於一：山東人零點八九，遼寧人零點七五（另一研究結果為零點八一），北平人零點八二。

(二)華中人則大都大於一：江蘇人一點一一，浙江人一點二二，四川人一點一九，安徽人適等於一。

(三)華南人指數更高，廣東人一點二六。可見指數的分布，越北越低（即A型血液減少，B型增多），由北而南，指數逐漸增高（即A型增多）。（註二六）

目前手頭只有這些資料，其原始取樣雖然已逾半世紀，但體質是較不容易變化的，它對於認識漢族的體質仍有參考價值。

在語言上，漢族屬漢藏語族中的漢語系，這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在漢語系之下又分好些個方言群，其名稱及分布區域列表如下：（表六）

表六 漢語系方言名稱及分布區域表（註二七）

方 言	分 布 區 域	備 註
1. 北方官語	大致為淮河、漢水以北至長城一帶，以及東北與新疆是主要區域。	北京受教的人的語言，即所謂的國語。
2. 西南官話	四川、雲南、貴州及湖北的大部分，湖南西部及廣西的一小部分。	
3. 下江官語	江蘇北部、安徽中部、湖北東部與江西北部沿長江一帶的方言，兼具若干西南官話的色彩。	

4. 吳語	江蘇南部與浙江的大部分。
5. 湘語	湖南湘江、資水與沅江流域。
6. 贛語	江西贛江流域。
7. 客家話	江西南部、福建西南、廣東梅縣一帶，在臺灣、湖南與四川各有一小部分。
8. 粵語	兩廣兼及海外。
9. 閩北語	以福州爲中心。
10. 閩南語	以廈門與廣東的潮、汕爲中心，並至臺灣、海南島，兼及南洋。
11. 徽州方語	皖南徽屬。

漢語的特色是「單音節」，即他的表意的最小單位——語位或詞（即書寫方式的「字」），是由聲母、韻母和調所構成，調有辨義作用。曾經有人認爲，漢語的單音節特性使他能具備的音綴很有限，例如國語僅一千三百多個，其他方言也相仿，（註二八）因此同音詞特別多，這在運用上（如對話）易生混淆，尤其不利於作高深的抽象思考，甚至將中國科學之落後也歸因於此，其實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漢語音綴固然有限，但他有非常豐富的詞組（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組合，以表達單一概念，如思想、行爲、眼睛、大家、利害、滑稽、打算、打秋風、陰差陽錯等），這使他在思維運用、表達與傳遞上，跟多音節語相比毫不遜色；而且由獨立的單音節的「詞」組成複合的詞組（也可稱之爲複合詞），其分離與組合所具的靈活性反而是他的優點；中國詩詞韻律對仗之美，更非他種語言所能比擬。中國科學之落後在於知識內容之不足，決非表達之工具——語言有何致命缺陷。

漢族現在通用的文字跟距今三千多年前（殷代）的甲骨文有一脈相承的關係，甲骨文雖然含有相當濃的象形文字的色彩，但從卜辭上看，它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所以它前面一定還有一段很長的發展史。近年有人拿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如西安半坡）陶器上的刻畫跟甲骨文相比，認爲那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而稱之爲「陶

文」，這恐怕言之過早。因為那些刻畫可能只是個人的記號或符號，未必是文字；文字跟語言是對應的（文字是畫出來的語言，有通行的讀法，並有較廣泛的傳遞訊息的功能），但記號或符號則未必跟語言對應。而且甲骨文跟那些陶器上的刻畫相隔時間二、三千年，二者除個別的「形似」外，毫無其他相關線索，這也是「陶文」說的一項困難。

漢族文字因書寫工具跟畫畫的一樣，因而有書法上的美感，所以「字」跟畫一樣被視為是表現藝術功力的一個項目。但近數十年來因書寫工具的變化，使用毛筆的人漸少，使用硬筆的人漸多，因而使追求書法之美的人越來越少，在講求速度的潮流下，硬筆之日漸普遍是大勢所趨；同時，筆畫太多的字，也在這潮流下有簡化的趨勢。文字的簡化應循「約定俗成而不混淆」的原則去對待，否則影響歷史文化的傳承，徒增困擾。

另外，有人主張把現在通行的方塊字改為拼音文字，這尤屬不可行。漢族文字的特色即在於其「形」，觀其形而明其意。因此，方言不同的人，儘管他的讀音不同，但他對字義的認知卻是一樣，所以這是突破方言阻隔的最佳工具，對於民族的凝聚有強力的作用。在目前仍有方言阻隔的情形下，把方塊字改為拼音字，不同方言之間根本無法溝通，文字拼音化運動之失敗固宜。

近年資訊科技的發展，對漢族現行方塊字的命運又是一次嚴酷的考驗。在使用中文字盤手推打字機時代（十幾年前還很普遍），中文打字的速度跟拼音文字相比差一大截，這大概也是使某些人極力主張漢字拼音化的理由。電子計算機（也稱電腦）發明初期，拼音文字的運用效果仍遠遠超過方塊字，但近十幾年來，在資訊科技人員跟語言學家與文字學家的通力合作下，漢文的輸入效果（包括方法與速度等）有了突破性的發展；近年在方塊字輸入的國際競賽場合，最高速度已達每分鐘一百六十餘字。同一件事用精簡明確度相同的兩種文字——漢字和拼音文字（如英文）去敘述，再將之輸入電腦，漢字的效果已有駕臨拼音文字之上的趨勢。不過，可預期的是，爲了適應資訊科技的特性，而導致方塊字的一些改造，恐怕也是無法避免的。不過，我相信他決不會是再走拼音之路。



第五節 生活方式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整個東方各國、各民族，受西洋文化的衝擊，生活方式各方面，如衣、食、住、行、日用品與審美觀等，都發生了顯著而劇烈的變化。漢族也同樣在這浪潮下旋轉翻滾，上層社會尤為明顯。男人的瓜皮小帽、小辮子不見了，改蓄西裝頭，布鞋改為皮鞋或膠鞋；女人則流行捲（燙）髮，廢除裹腳，改穿絲襪、高跟鞋，指甲塗紅等。這雖然是人人可以目睹的日常小事，但若能把眼光放遠放大，從新舊比較上去看，則不難看出它背後所含有的大時代轉變的意義——生活方式的全面改變。

在飲食方面，漢族的烹調技術雖仍傲視全球，但進餐的方式卻日趨西化，過去聚會多同桌共菜，今則多個別化，如速食餐（麥當勞之類）、自助餐、西餐、中菜西吃（套餐）等；此等場合，筷子已多被刀、叉取代，惟家庭進餐方式目前仍多保持傳統式的同桌共菜。

在服裝方面，男人原有的長袍馬褂先則改為中山裝，今則普遍改為成套西裝（含襯衫、領帶），西裝且已成為禮服。女人方面，原有的旗袍因較能凸顯東方的女性美，所以仍為部分女士所喜愛，有時也可作為正式禮服，惟款式稍有修改，兩側開衩稍高，收腰較緊；部分女士則喜愛洋裝或西式套裝。

在居住方面，傳統的聚族而居的四合院平房式建築除鄉間尚有少數保留外，都市中因普遍土地昂貴，同時家庭組織也朝核心家庭轉變，所以大都已改為集合式平頂高樓鋼筋混凝土建築，平日以電梯上下，五層以下則多用步梯。工商行號或旅館也有建為摩天大樓的，富有的人則多住郊區西式別墅型房屋。

行的方面，傳統的馬車、牛車、人力車、轎子（肩輿）等也已漸向機動車轉變。大概受經濟發展的限制，其轉變早期多腳踏車，然後多機車，近年則漸多小汽車。至於大眾運輸，則已全面機械動力化，飛機、輪船、火車、汽車、電車等全是西方科技的成果。

另外，廣泛影響大眾生活的水（自來水）、電、瓦斯等等公共設施，尤其在都市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由於這類公共設施的普遍化，昔日挑水、點油燈、燒木柴這些傳統景象已大致消失，連農村也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中。

總的看來，原先傳統社會中以農業社會為主的聚族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已漸轉變為競爭日亟的工商社會的小家庭生活方式，農村的人口也漸向工商較集中的都市流動。昔日三姑六婆、三代同堂、含飴弄孫、養兒防老等這些傳統社會的情景已漸在消失之中，代之而興的是托兒所與老人安養院，人際關係也有日漸淡薄之勢。

總之，這是受西方文化的衝擊所導致的生活方式的全面改變。西方文化的衝擊發端於以科技為基礎的物質文化，由堅甲利兵到生活器用，這從提高生存能力以及人們福祉的角度看，當然有其必要性，因之影響生活方式自不可免；但審美觀的民族特色也喪失，則值得反省。因為這牽涉到一個深層的問題就是：務實與審美觀的關係應如何處理？漢族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文化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民族，數千年的經驗應能面對這種衝擊。近年，有些鋼筋混凝土高樓建築漸有融合傳統中式風格的設計，如果建築上的這種調配能帶動潮流，則對漢族之發揚民族特色，並使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自覺的定位，將有深遠的作用。

第六節 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是指社會分子利害與共之有系統的凝聚，其中關係錯綜複雜。最近一個多世紀來，漢族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社會組織也漸從傳統型態中蛻變。其中最顯著的一面是血緣凝聚力的迅速崩解，代之而起的是事業理想的凝聚力日漸增強；前者屬性偏重感性，後者屬性偏重理性。

血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始成分，這在漢族社會中即是以宗法制度為傳統骨幹，其特色是父系、父權、外



婚(同姓不婚)、從夫居、嫡長子繼承。漢族社會之以宗法為骨幹，有長遠的歷史背景，並曾經歷兩次重大的變動而分為三個階段：(一)秦漢以前的宗法封建時期(主要指周代)。在這時期，政治運作、經濟生產與分配、宗教祭祀、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等，都受以統治階級為主體的宗法力量的支配。換句話說，就是在宗法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的血緣凝聚力是強固的，其血緣支配力是全面的，非統治階級不得有血緣組織。數百年後，社會體積大大膨脹，宗法制度漸漸解體。周代宗法制度的解體，即是舊有社會組織的解體，所以影響及於整個社會。(註一九)再經歷春秋戰國數百年的轉化，遂進入秦漢以來的第二階段。(二)半宗法封建時期，一直維持到辛亥革命以前。在這時期，社會上尚承襲了宗法制度解體後以氏為姓的血緣凝聚力，同時仍保持父系、父權、外婚、從夫居以及嫡長子繼承等特性，所不同的是社會已開放為多血緣支配性。氏是由姓分解而來，而氏含有相當的地緣成分；(註三〇)同時由於階級制破壞，形成多向社會流動，所以以氏為姓所反映的乃是社會上容許存在不同的血緣組織。這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則是封建制與郡縣制並存，而統由皇帝所專制。封建部分基本上由皇族壟斷，受封皇族得以世襲，並由封建力量監督異姓主政的郡、縣(或省、縣)，皇帝也可利用異姓主政的郡縣來制衡圖謀不軌的受封皇族。社會既容許不同的血緣組織存在，而血緣組織又有種種原因造成分化，遂有同姓不同宗之分。同宗有共同的祠堂，以祭祀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字輩序列，以分別世代尊卑；有共同的祖產，以周濟貧困的同宗，並定期在祠堂祭祖先，或修族譜，以強化宗族的認同。宗族之下又有家族及家庭，家族往往即是所謂的擴大式家庭(extended family)，由家族中最長的人領導，營共同生活。家庭則往往由嫡長一系所組成，而形成所謂的主幹式家庭(stem family)，其餘兄弟則分財另組自己的家庭。如遠離本鄉(祠堂所在地)，則往往以姓為標幟(可能不同宗)而組織宗親會。在血緣以外，也有以地緣為認同標幟的同鄉會以及以職業利益為目的的工會等組織。這些也都是這一時期社會組織的特色。(三)辛亥革命後，漢族社會組織的發展進入第三階段，我們現在正處在這第三階段的時期。由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是由漢族(華夏)社會內部慢慢演化而來，所以經歷數百年，由第二段進入第三階段卻是由外力影響所促成，因此變化特別快。這一時期的特色是社會有了更大的開放，血緣的凝聚

力漸漸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事業理想的凝聚力漸漸增強。這反映在政治制度上是封建制及皇帝專制的消失，亦即血緣支配力在形式上被清除，而改爲民主立憲制，政黨取代了血緣團體；但是在其他方面，甚至在政治背後，血緣認同或血緣凝聚力仍發生相當的作用，所以有所謂「太子幫」一詞；不過，它漸漸消退的大勢卻是肯定的。例如在臺灣經濟迅速發展過程中，民營工商企業界出現一些大財團，他們漸漸發展成掌握著民間私有資本的大部分，而這些財團都是以家族分子爲骨幹，但是過了一段時期後，這些財團的發展有的漸成停滯狀態。經分析發現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只在家族分子中物色經理人才，使他們對競爭力的擴大受到限制；（註三一）甚至有的企業在一陣興盛之後，因不能超脫家族經營的格局，應付不了環境的變遷而失敗，（註三二）或受外力的壓迫而改組，（註三三）社會的血緣解紐由此可見一斑。在血緣組織方面，變化最顯著的是不再出現新蓋的祠堂，以祠堂爲中心的各種活動日漸式微，共同祖產由子孫瓜分變賣的事也漸多，這些都反映了血緣凝聚力的漸漸消退。加上由農業到工商業的轉型，擴大家庭與主幹家庭正日漸減少，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日漸增多。與血緣凝聚力日漸消退相應的是事業理想的凝聚力日漸增強，政治上的政黨，以及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各行各業的工會等，即是這一發展趨勢下的顯著現象。

總之，漢族現在的社會組織，在經歷一個多世紀來西方文化的衝擊下，由辛亥革命所開導的轉變既迅速也明顯，而它的大方向是社會越來越開放，血緣的凝聚力消退到主要只在家族近親內發生作用，超脫血緣情結而以事業理想爲取向的社會組織日漸興盛，這對於每個社會分子的聰明才智與活力的充分發揮應有正面的作用。

第七節 信仰與禮俗

本節所謂的信仰是指宗教信仰，禮俗是指生活禮俗。

漢族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分爲本土與外來兩部分。本土宗教信仰包含天神、地祇、祖先崇拜與英雄崇拜等成

分。漢族民間相當普遍地相信天地間有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主宰人間福禍的「存在」，而通稱之為「神明」。俗話說「擡頭三尺有神明」，教人莫做壞事，因為不管你在什麼情形下做壞事，「神明」都知道，「祂」會主持公道，給予適當的懲罰。賣膏、丹、丸、散的中藥舖大門兩側或櫃檯後方藥罐架上常有一幅對聯：「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這裏所說的「天」，指的就是「神明」。這一信仰對於維持社會的安定，往往比法律更有力量。在有人聚居的地方，有鄉土（區域）守護神，稱為「土地公」，往往有廟，也有在樹下磊石而祀的，在臺灣稱為「福德正神」。另外，在家庭裏尚有「灶神」，民間於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神，這一天灶神上天，向「天神」報告這一家一年來的功過，以定來年的福祉。現在都市裏面很多家庭已由傳統的燒柴、燒煤的灶，改為瓦斯爐（或灶）或電爐（或灶），灶的形式的改變，加上這幾代人宗教信仰的變化，灶神信仰在這些家庭裏幾近消失。祖先崇拜在民間仍相當普遍，這是漢族信仰的一大特色，這種信仰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已盛行，並有周密的祭祀法。（註三四）目前許多家庭中還供奉祖先的神主牌，農曆初一、十五及逢年過節都會祭拜；家族則有供奉共同祖先牌的祠堂，全族人定期舉行祭祀，以求保佑。關於英雄崇拜，則多為歷史上有大功德或忠義之士，歿後受人敬仰，崇奉為神，如李冰（俗稱二郎神，在四川灌縣有廟）、關羽（字雲長，奉為關帝，俗稱關公，各地有廟，稱關帝廟）、岳飛（字鵬舉，諡武穆，多處有廟，稱岳飛廟）。此外，民間尚有相信疫厲之鬼及類似醫巫之類（如神靈附體之童乩）的信仰。

漢人本土信仰中尚有一種有專人從事修持及傳教的宗教——道教。道教為東漢張陵所創，揉合古代方士、陰陽家及道家思想而成，奉元始天尊為最高神，以符籙傳教，其專門從事修持及傳教的人，男的稱道士，女的稱道姑，皆吃齋，其上奏天神的表章叫齋文，故道士也俗稱齋公，修道的地方稱道觀；並有經典，其總輯稱道藏。信仰疫厲之鬼的人，認為有鬼為祟時，則央道士為之驅除。另外，民間（中國東部沿海，包括臺灣）尚有一種由道教衍生而綜合道、佛、儒、回、基督等各種思想所形成的宗教，稱為一貫教或一貫道，奉「無生老母」為最高神，同時也崇拜其他宗教中的人物如濟公、呂洞賓、觀音、孔子、關羽、釋迦、穆罕默德、耶穌等；講道的地方

多在居家處所，稱為佛堂，各有堂主，經典通稱善書，教徒通常吃素，惟可吃鴨蛋，故又俗稱鴨蛋教。在中國東南沿海及臺灣，則盛行祭拜「媽祖」。

外來宗教信仰主要有佛教、回教與耶穌教。佛教源自印度，其基本信仰為眾生平等，故戒殺生、吃素。佛教傳入中國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在漢族社會中已是一種普遍的宗教信仰，其宗教哲理也已融入中國文化中，並已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種重要成分，對中國之文學、藝術、哲學，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影響非常大。不過，佛教也因受中國不同思想背景的影響，在中國流傳過程中分化為許多宗派，如禪宗、密宗、惟識宗、天臺宗、華嚴宗、淨土宗等。民間信徒虔誠而富裕者，往往在家設佛堂，唸經、祭拜佛祖。回教源自中亞阿拉伯人，是一神教，信奉「阿拉」（Allah）為惟一真神，以「可蘭經」（Koran）為教典，是由回紇人傳入中國，故稱回教，也稱清真教、伊斯蘭教，信徒禁吃豬肉；漢人之信奉回教者多在西北各省，北平、雲南等地也有。耶穌教於近代隨西方文化東傳之優勢，並挾其財力而迅速傳布，都市中教堂林立，供信徒禮拜、聚會，甚為方便，並兼有社交作用；其傳教士奉獻精神甚高，不僅在都市中積極吸收高中以上學生為信徒，也有深入荒僻山區者，以其知識為人治病、解惑，以其財力賑濟貧困，故山區之少數民族或一般貧困民眾，也多有轉信耶穌教者。

總之，漢人有本土的宗教信仰，也不排拒外來的宗教，各因時、地、環境而轉變，並有相當的包容性。其中以祖先崇拜的信仰最具根性，故上寺廟、進教堂者，在家也拜祖先。惟近年因教育程度提高，並受無神論思想的影響，各種宗教信仰都有淡化的趨勢。

關於漢人的生活禮俗，因幅員廣大，接觸的鄰族各不同而有地域上的差別，都市變化快，鄉野較保守，故也有差別。大體而言，人之由生到死及歲時節慶等也有相當普及的禮俗，如生育後「坐月子」、嬰兒做彌月、過周歲，均甚普遍，成年禮幾已不存。婚禮中，拜天地、拜祖先、新娘坐花轎一路哭至新郎家的傳統情景，已極少見，代之而起的是公證結婚，或行宗教儀式，或在飯店、酒館等場所舉行婚禮；近年偶而也有隨嗜好而定婚禮者，如跳傘（空降）、潛水之類。

人死亡多有追悼儀式，或在居處、或在教堂、或在殯儀館，燒送死者之物，除冥錢外，近年也有洋房及各種科技產品，如電視、冰箱之類。其葬俗，在鄉間多行土葬，在都市則火葬日漸盛行，行火葬者其骨灰罈或置於公、私建造的納骨塔，或置於寺廟。其追悼方式及葬式，多隨個人財力及其便於祭拜的情形而定。

在歲時節慶方面，一年有五大節慶，即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也稱鬼節）、中秋節及年節。清明節依農曆二十四節氣之日而定（冬至後一百零六日，國曆四月五日或六日），這一天上墳掃墓燒錢紙的風俗仍盛，行火葬者則至納骨處祭拜，並拂除骨灰罈上的塵埃。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仍盛行划龍船，近年已漸變成賽龍舟，並漸有外國龍舟隊參加；吃粽子、帶香包的風俗仍盛，但灑雄黃酒，門上插桃葉、艾草的情形已漸少。農曆七月十五中元節，有行道教齋醮者，有行佛教盂蘭盆會者，以為普渡之儀式；一般家居大眾，在家祭祖先，屋外祭野鬼，以去祟求平安；中元之月不迎娶、不破土之俗仍流行。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仍盛行吃月餅。年節盛行於農曆，包括除夕與迎新年；除夕之日，家人在外地工作者（除特殊情形者外）皆回家團聚、吃年夜飯，新年拜年之習俗已不太盛行，改寄賀年卡；公家機構則將賀新年之禮改在國曆元月初（開國紀念假日之後），稱為團拜。年節的情緒通常延及農曆正月十五的元宵節，也稱燈節，這一天小孩玩花燈，大人玩龍燈，龍燈隊所到之處，大放爆竹，甚是熱鬧，近年也偶有外國人參加龍燈隊。整年辛苦，半月歡聚，對日趨工商化的漢人社會，頗有調節之效。

註 釋

註 一：參見第三節。

註 二：章太炎：〈中華民國解〉，見《太炎文錄》初編卷一；林惠祥：《中國民族史》第三章第一節。

註 三：「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詩經》。《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按《詩序》認為此乃西周晚年之詩），〈毛傳〉認為此處之「中國」指周王的京師之地，相對於西方諸侯而言。是則，「中國」一詞實兼有地理與政治雙重含義：地理上居各國的中心，政治上則為直屬周天子的中央之國。又「中國」一詞也見於《詩》〈大

雅》「蕩」及「桑柔」兩篇，均西周晚期之詩。

註四：例如遼、金、元、清各朝政權解體後，均留有大量族人在漢人區，逐漸融入漢族社會中；而南遷的漢族，也大量吸收並同化當地的民族。現在漢人社會中姓氏的雜多性，即反映這種情形。

註五：《左傳》哀公十七年（西元前四七八年）；引文見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頁一〇四六：「初，（衛）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翦之』」。

註六：《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西元前六三八年）；同上註，頁二四七：「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陸渾之戎於伊川」。

註七：姚從吾：《遼朝史》第二講及《金朝史》第五講。按：原為姚從吾先生授課講義，姚師去世後，由門生整理出版，名為《姚從吾先生全集》（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一年、六十二年）。上引兩史分見二、三冊。

註八：窩闊臺曾想把漢人的農田變為牧場，見《元史》，卷一四六。滿族入關初，曾禁止滿漢通婚，禁止滿人自由擇業，並以京師（北京）為八旗根據地，實行圈地政策，這些都是為抵制漢化以求長保政權的表現。

註九：《蒙古源流》，燈崖閣抄校本，卷五，頁二下。

註一〇：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民國六十年）。

註一一：本章人口資料，主要根據大陸於一九九一、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三本《中國人口統計年鑑》（「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分別為：一九九二年四月，一九九三年二月，一九九三年十月。另參考「國家民委經濟司」、「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合編：《中國民族統計：一九四九—一九九〇》（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及《中國民族統計—一九九一》（一九九三年）。

註一二：表中人口數引自《中國民族統計：一九四九—一九九〇》，頁四一；表中「漢族占全大陸總人口比率」，係本章作者的計算。按表中所引人口數跟《中國人口統計—一九九一》頁一六「按民族分的人口」欄所記的稍有出入。

註一三：管東貴：《漢代的屯田與開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一分冊（民國六十二年），頁二八註三。按：在鷗浦至瑞麗這一直線的東南，廣西境內有數百萬壯族，其西北甘肅境內則有不下千萬之漢

族。另外，在東南這邊尚有另一民族——滿洲，但清朝政權解體後，關內滿族不僅與漢族雜處，且已大體漢化；而東北地區雖為滿族發祥地，但自清朝晚年以來，滿族人口已不及漢族的十分之一，並且同樣漸漸漢化。（參看管東貴：〈滿漢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第三分冊（民國六十年），頁四五八—四五九及表二。

註一四：侯守潔：〈中共內蒙古自治區的人口問題〉，載蒙藏委員會主編：《蒙藏現況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民國七十四年），頁六三。

註一五：郝致誠：〈外蒙領導階層變動與中共的關係〉，《蒙藏現況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一五之註五。按：原註說明所引人口數係據「外蒙共產黨中央統計局」發表之資料。

註一六：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一九九三》，頁三七；《中國民族統計——一九九二》，頁五五—五六。人口增加數及增加率，為本文作者的計算，總人口減少數民族人口則為漢族人口。

註一七：同前註，頁三九、五五—五六。表中「五省總計」欄及「民國四十二—七十九年」欄為本文作者的計算。又總人口減少數民族人口則為漢族人口，新疆省的情形亦同，因為「少數民族」是對全中國而言的一個專門名詞。另外表中「五省總計」欄之「民國四十二—七十九年」總增加人口數，是用民國七十九年五省「總人口」及「含少數民族人口」分別減去民國四十二年五省「總人口」及「含少數民族人口」而得的，即四千四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十六與八百零四萬二千五百零五，這兩項數字跟由民國四十二—七十九年「總增加人口」欄各省數字加起來的四千二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三十六與七十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一不同，其差數分別為二百一十萬七千四百九十與六十五萬零三百七十四，正好是民國五十三年寧夏省的兩項人口數。造成這種差數的原因是由於民國四十二年寧夏缺人口數，而本表「民國四十二—七十九年」欄各項數字的求得方式是由「民國七十九年」欄的數字減去「民國四十二年」欄的數字，但「民國四十二年」欄寧夏無人口數，而用「民國五十三年」欄的數字去減的結果；如果我們把寧夏「民國四十二年」欄的數字視為「零」，則這差數就不會出現，但這樣又會使「民國四十二—七十九年」欄中寧夏的數字毫無意見。這一不得已的處理方式對有關的計算難免會有些影響，如人口增加率。這是要特

別說明的。

註一八：(44,163,126-8,042,505) ÷ 14,896,542 = 2.4247。

註一九：17,001,005-99,347 = 16,901,658。以下四省計算方式同。

註二〇：趙洪慈：《中共政權少數民族政策》，第十二章「移民拓邊與軍事屯墾」（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民國六十五年）。

註二一：本表「總人口數」，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一九九二》，頁四五四—四六八，表五—五「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年總戶數、總人口」。按該表紀錄始自一九五五年，直到一九五八年，總人口數無變動，而一二七點四之「四」很可能是四捨五入的結果，因為這跟「少數民族人口數」只差三十一人；「少數民族人口數」及其所占比率兩欄數字，是根據《中國民族統計——一九九二》，頁五五—五六。

註二二：范方志：《西藏同胞的人口問題》，《蒙藏現況研討會論文集》，頁一八四—一八五。

註二三：本表不包括前面已經論述過的內蒙古、西北五省及西藏等地區，表中數字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一九九三》，頁三七—三九及《中國民族統計：一九四九—一九九〇》，頁四三—四四。表中「四十二—七十九年人口增加率」是作者計算的。河南省民國五十三年的人口數由第一次調查到第二次調查突然增加十餘倍，可能是末尾誤加一個「零」的緣故，據《中國民族統計：一九四九—一九九〇》，頁四三，該處「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重」欄作「百分之一點零三」，這可證明誤加「零」的推測是對的。

註二四：芮逸夫：《中國民族的構成》，《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頁六四。

註二五：芮逸夫：《中華民族的分支及其分佈》，同上，頁一二。按據原引文附註，所謂華北、華中、華南人，因取材有限，體質測量對象分別為：華北人是指冀、魯、豫三省及蘇、皖兩省北部的人，華中人是指江、浙、皖三省的人，華南人是指廣東人。

註二六：同前註，頁一三。

註二七：董同龢：《語言學大綱》（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五十三年），頁一六一—一七；周法高：〈中國境內的語言〉，《中國語文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四年）。

註二八：「國語聲母二十二，韻母三十七，聲調四，約有一千三百個不同的音綴；廣州話聲母二十一，韻母舒聲（平上去）三十二，入聲十六，聲調舒聲六，入聲三，約有一千八百個不同的音綴」，參看周法高：〈中國語的特質和發展的趨勢〉，《中國語文研究》，頁七一—八。

註二九：管東貴：〈從李斯廷議看周代封建制的解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三分冊（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

註三〇：周代宗法制度的解體顯露在血緣組織上的是姓解體爲氏，氏有很重的地緣性。秦漢以後復以氏爲姓，姓氏遂漸混而爲一，《史記》常有「姓某氏」語，如〈秦始皇本紀〉謂秦始皇「姓趙氏」，〈項羽本紀〉謂項羽先世「封於項，故姓項氏」。顧炎武說：「姓氏事稱，自太史公始混爲一」（《日知錄》〈氏族〉）。

註三一：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臺北《聯合報》第二版，陳明璋：〈家族企業升級應有的蛻變與興革〉。

註三二：如「十信」風暴，參看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五日臺北《大華晚報》第一版〈蔡萬霖聲明啟事〉，三月七日臺北《聯合報》第二版「社論」及第三版有關報導，三月八日臺北《大華晚報》第三版有關報導；八十二年十月五日臺北《聯合報》十九版〈中小企業成也家族敗也家族〉。

註三三：如國泰信託改組事件，參看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四日臺北《聯合報》第一版與第三版有關報導及第二版「社論」，三月七日臺北《大華晚報》第三版有關報導。

註三四：董作賓：《殷曆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三，民國三十四年），上篇卷三〈祀與年〉、下篇卷二〈祀譜〉；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國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考古學專刊甲種第二號，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各章。

第三章 通古斯族系

第一節 導言

我國歷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統一而不可分的國家，除漢族外，目前已經識別的少數民族多達五十五個。各少數民族經過長久的蕃衍生息，多次的遷移屯戍及移民實邊，使各民族人口逐漸形成一定的分布地區。其中通古斯族系的滿族主要分布於遼寧、黑龍江、吉林、河北、北平及內蒙古等地；錫伯族主要分布於遼寧、新疆等地；赫哲族主要分布於松花江流域、黑龍江等地；索倫族主要分布於內蒙古；鄂倫春族主要分布於黑龍江、內蒙古等地；達呼爾族主要分布於內蒙古、黑龍江等地；朝鮮族主要分布於吉林、黑龍江、遼寧等地。以上各民族主要分布在邊疆地區，地域遼闊，大雜居小聚居是人口分布的突出特點，人口密度較低，起伏非常明顯，增長速度快慢不同。

滿族、錫伯族、赫哲族、索倫族、鄂倫春族、達呼爾族、朝鮮等族的體型，仍保留通古斯族的高顴骨、斜吊眼等體質特徵。辛亥革命以來，對通古斯族系各少數民族起過統治作用的八旗制度及氏族組織，雖已失去功能，但其家長之地位，依然極為崇高，飲食、服飾、婚姻、信仰、習俗方面，仍多保留其特點。以肉食為主，喜食狍、鹿等肉類。男女服飾雖然漢化，但婦女仍多喜穿旗袍，樸素大方。婚姻方面行一夫一妻制和族外婚，哈拉、穆昆內禁止通婚。在宗教信仰方面，盛行薩滿信仰、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接受藏傳佛教、基督教者，亦與日俱增。其語言屬阿爾泰語系，錫伯等族迄今仍使用滿文。

薩滿信仰是以萬物有靈的宗教信仰為基礎，以自然崇拜、圖騰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為主要內容的一種原始宗

教信仰。所謂薩滿，滿洲語讀如「saman」，是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稱呼跳神巫人的音譯。在通古斯的語言中，薩滿一詞，是指能夠通靈的男女，他們具有超自然的能力，魂靈可以出竅。通古斯族相信人生的禍福、人們的生老病死，以及宇宙的各種現象，都有神靈在冥冥中主宰著，人與神靈之間，必須設法溝通，薩滿就是人間的代表、神靈的使者、溝通靈異世界的靈媒。薩滿信仰即因薩滿而得名，就是以巫術為主體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文化現象。

薩滿信仰曾盛行於東北亞以迄西亞草原地帶，而以貝加爾湖附近及阿爾泰山一帶特別發達，表現最爲典型。通古斯、蒙古、女真、滿洲、赫哲、達呼爾、索倫、鄂倫春、錫伯等民族，對薩滿的信仰，一直延續下來。滿族薩滿，分爲宮廷薩滿和民間薩滿，東北寧古塔、愛琿等地的民間薩滿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民間薩滿分爲管祭祀的氏族薩滿和收取報酬的職業薩滿。赫哲族找薩滿跳神，多待以酒飯，一般不給報酬，已無專以收取報酬的職業薩滿。薩滿信仰是達呼爾族傳統文化的一個側面，每一個穆昆都有一個叫做雅達干的氏族薩滿。薩滿作爲替族眾消災除病的解救者和熟悉本民族社會的智者，受到人們崇敬。（註一）索倫族的多神信仰，最集中的體現在薩滿身上，額爾古納旗索倫族的薩滿，不僅是氏族的巫師，而且在社會上也有很高的威望，族長或頭人一般都由薩滿來擔任，一切鬼神、吉凶和疾病的來源，都由薩滿解釋，（註二）但無職業薩滿，跳神驅鬼亦無報酬。（註三）在祖先崇拜興起以後，人們都把人畜的平安和生產的豐收寄托在祖先的神靈上。鄂倫春人相信薩滿就是祖先神靈的代表，原來每個氏族只有一個穆昆薩滿，後來出現德勒庫爾薩滿，意即流浪薩滿，鄂倫春人希望薩滿能免除人間的疾病。（註四）錫伯族西遷新疆以後，仍篤信薩滿，人們因久病不起或欲免除天災人禍，多請薩滿跳神。後來藏傳佛教傳入錫伯族地區，信仰薩滿的人數越來越少，但是薩滿信仰仍有一定的影響。（註五）

薩滿信仰本爲一種原始的多神崇拜，認爲自然界每一種事物都有神祇主司，各有靈異，薩滿所領的神也就不限於一種，薩滿所以能夠通神、抵抗惡魔，就是得到愛米神的保護和輔助。赫哲族的愛米神分爲四種：第一種叫做巴爾布卡愛米神，第二種叫做富拉馬奇愛米神，這兩種愛米神，只具有普通的神術；第三種叫做屯塔愛米神，

能治腫脹等症；第四種叫做布諾愛米神，司走陰間。此外，布克春、薩拉卡也是專保護薩滿，以抵抗鬼怪的神祇。額其和是專司驅逐獸類的神祇，當薩滿與鬼怪鬪法時，額其和能變成虎、熊、鹿、狍等獸類。鳩神和鷹神都是領路神，薩滿跳神作法時，由鳩神領路尋找愛米神，薩滿過陰時，則用鷹神領路，牙莫使神能預知吉凶禍福，其餘虎神、鹿神、娘娘神等，都各有專司。（註六）

錫伯族的薩滿，其職責範圍很廣，凡民間的疾病、婚喪喜慶、出獵祭祀、慶祝豐收等事，最初都由薩滿主持。隨著社會的發展，薩滿內部開始分化，出現專職薩滿，同時薩滿也派生出爾琴、鬪琴和相通，各司一事。例如鬪琴專司鬪妖怪，相通專司醫狐仙病，而薩滿管的只是跳神治病和送娶親篷車時祭天的事宜。（註七）

鄂倫春族的薩滿職責，最主要的是為病人祈禱，為死者祝福，為人們祝願，希望狩獵生產能帶來豐收。伴隨著宗教信仰的日益分工，鄂倫春人信奉的神祇也隨著增加，新增的神祇大多是管人的疾病，例如德日庫達日依樂是管全身疼痛的神祇，烏仁哈達爾神管昏迷不醒，額淀神管頭疼胸痛，胡路斤哈達爾神管瘋病，奧毛西莫口是專為孩子治病的神祇。另外還有管狩獵生產的神祇，例如吉雅其等神是管狩獵生產的，打不到獵物時，多向吉雅其等神祈禱。（註八）

在薩滿信仰盛行的地區，相信人類有三個靈魂：第一個靈魂叫做鄂倫（olon），人與動物都有，人死以後，此靈魂立即離開肉體，它與人的生命同始終，是生命的靈魂；第二個靈魂叫做哈尼（hani），它能暫時離開肉體，是思想的靈魂；第三個靈魂叫做法扎庫（fajaku），它有創造來生的能力，是轉生的靈魂。赫哲等民族就是用這三個靈魂來解釋許多人生的現象，人的睡眠，是思想靈魂的暫時離去，人在醒著時失去知覺，或患精神病，是因為失去思想的靈魂。身體強壯的婦女不能懷孕生育，是因為沒有轉生的靈魂。人類的疾病是因人在夢寐之際，魂靈飛越，脫離軀體，若被鬼魔捕去，久而不放，則其人必死。（註九）

赫哲等民族生病，相信與神鬼有直接關係，或因忘記還願，或因言語不慎，觸犯神靈，乃降災於人。或因病人得罪於鬼怪，第二靈魂被攝去，魂不附體，而染患疾病，於是請薩滿跳神治病，或飛鏡驅祟、或過陰收魂、或

療治時疫。薩滿除治病外，也跳鹿神，爲村鄰消災祈福，也爲不孕婦女禱求子嗣，或充當年節家祭的祭司，或爲喪家除服，或占卜解夢，薩滿在養生送死的過程中，確實扮演重要的角色。（註一〇）

構成宗教的基本條件，至少必須包括教派名稱、教義或經卷、寺廟建築物，以及師徒縱的關係等要素，薩滿信仰並未具備完整的宗教條件，所以不能稱之爲薩滿教。薩滿信仰只是一種崇拜多神的文化現象，包括對祖先、自然、圖騰的崇拜，以及對諸天與冥府的宇宙觀，這就決定它不排除其他外來宗教的特點，佛教、道教盛行後，薩滿不但不排斥佛教、道教，甚至在薩滿自己的祭壇上還爲佛教及道教預留一席神位。例如佛祖釋迦牟尼、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等神祇都躋身於薩滿諸神之列。三國名將關羽是中原內地佛、道二家共同崇拜的神祇，很快被滿洲、赫哲、錫伯等族所接受，關帝廟到處可見。《樺川縣志》等書記載女真習俗，奉佛尤謹，赫哲信仰尤力。清季放荒，漢族東來，亦染此習，正是所謂「家奉觀音，戶供佛像」。（註一一）

其中錫伯等族所接受的佛教，是屬於藏傳佛教，民間習稱喇嘛教。薩滿信仰天穹觀的多層意識發展到三界觀念，主要是受到佛、道影響而演化形成的。薩滿信仰原始的地界觀念，認爲地下生活並非地獄。自從內地佛教、道教傳入北亞社會後，薩滿信仰也雜揉輪迴、酆都城、十殿閻羅等觀念，那種認爲地界是惡魔所居，人死後在地獄忍受煎熬、惡人打入酆都城接受種種酷刑、歷經苦難的觀念，顯然是受佛、道等外來宗教的影響。基督教也是外來宗教，清代中葉以來，東北各省已有不少信徒，例如吉林省城有福音堂、基督教青年會，敦化沿路有萬國基督教，延吉銅佛寺額穆福音堂，賓縣佈道會，琿春洗禮會，延邊及俄邊有朝鮮基督會等。（註一二）許多少數民族也接受外來宗教。

第二節 滿族

我國少數民族，經過歷代以來長久的蕃衍生息，以及多次的遷移屯戍，而使各民族人口逐漸形成一定的分布

地區。崛起於我國東北的滿族，其先世可以追溯到女真以前的肅慎。學者將肅慎作為滿族的最祖先人，已從考古發掘資料提供具有說服力的物證。肅慎以下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各族的形成發展過程，雖然不能作為滿族本身的形成發展過程，但在滿族史中，如把肅慎以下迄明代女真人的世代相承的系屬關係與滿族割裂開來，也是不能正確反映滿族悠久的歷史淵源。（註一三）近代滿族就是在清太祖努爾哈齊統一女真各部的基礎上形成的，亦即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為基礎，吸收一部分野人女真，以及朝鮮人、漢人、錫伯、達呼爾等人，經過長期共同生活而形成一個新的共同體。（註一四）早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滿洲已經是部落名稱，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朝鮮使臣申忠一著《建州紀程圖錄》一書所載建州衛中的「曼遮」，（註一五）當是「滿洲」的同音異譯。

清世祖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滿族入主中原後，一方面加速漢化，一方面各民族互相融合，經過清朝長期的統治，終於奠定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辛亥革命以後，滿洲貴族喪失統治全國人民的政治權力，也失去直接控制滿族人民的勢力。八旗制度崩潰，各地旗署一律撤銷，解除對人民的束縛，滿族人民可以自由入籍營生，改變了北平和關內駐防各地的滿族社會面貌，對滿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是有利的。（註一六）

民國初年以來，由於多數滿族隱瞞民族成分，其人口統計很難得到確切的數字。根據估計，北伐統一以前，在東北地區居住的滿族約有一、二百萬人，絕大部分是農民。關內各地的滿族，城市人口比重較大，北平就有幾十萬人。（註一七）根據民國四十六年的調查，全國共有滿族二百四十多萬人；六十七年調查，增為二百六十五萬人；七十一年，根據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滿族總人口共有四百二十九萬人。（註一八）主要分布在遼寧、黑龍江、吉林、河北、內蒙古和北平等地，而以遼寧東部和河北承德比重最大，形成高度的聚居特點。根據滿族人口分布統計，遼寧省占百分之四十六點二五，約有一百九十八萬人；黑龍江省占百分之二十一點一二，約有九十萬六千餘人；吉林省占百分之十二點零六，約有五十一萬七千餘人；河北、北平、內蒙合計占百分之十七點一

四，約有七十三萬五千餘人。（註一九）七十九年，據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滿族總人口共有九百八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人。（註二〇）

瀋陽是遼寧省的省會，瀋陽市轄大東、瀋河、和平、鐵西、皇姑、于洪、東陵、新城子、蘇家屯九個區，遼中、新民兩個縣。據瀋陽市統計，全市居住著三十五個民族，除漢族外，有滿族、錫伯族、朝鮮族、蒙古族、回族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中滿族人口所占比例較高。茲將歷次滿族人口統計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瀋陽市滿族人口統計表

次 數	年 分	人 口 數	備 註
第一 次	宣統二年	五六、六五二	第一次人口普查
第二 次	民國四十二年	一二二、六〇九	第二次人口普查
第三 次	民國五十三年	一六五、九一一	瀋陽市人口統計
第四 次	民國六十年	一五七、六九三	第三次人口普查
第五 次	民國七十一年	二一八、六六六	瀋陽市人口統計
第六 次	民國七十五年	二二〇、四八〇	第四次人口普查
第七 次	民國七十九年	二八二、四九七	

根據民國七十一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瀋陽市總人口為五百一十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六人，滿族等二十八個少數民族人口為四十萬三千三百二十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七點九，其中滿族人口為二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六人，占少數民族人口百分之五十四點二二，而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四點三。瀋陽市滿族人口散居在各縣區，東陵區、



新民縣、遼中縣、蘇家屯區人口較多，其中東陵區滿堂滿族鄉居住有漢、滿、蒙古、錫伯等四個民族，據七十四年統計，全鄉總人口爲七千八百七十人，其中滿族人口爲三千零三十八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三十八點六。根據七十五年瀋陽市人口統計，全市五百四十一萬一千餘人中，三十四個少數民族人口將近四十一萬四千餘人，其中滿族將近二十二萬一千人，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三點五，是瀋陽市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註二一）

民國七十四年以來，中共在滿族聚居的縣市先後建立許多滿族自治縣。新賓是滿族的發祥地，原名赫圖阿拉，天總八年（一六三四），改名興京。光緒三年（一八七七），置興京撫民廳，其廳署從興京老城遷至新賓鎮。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升廳爲府。民國二年，改興京府爲興京縣。十七年，改興京縣爲新賓縣。（註二二）七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撤銷新賓縣；六月七日，成立「新賓滿族自治縣」，是我國第一個滿族自治縣。據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統計，全縣共有三十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人，其中滿族有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三，爲全縣主體民族。（註二三）此外，朝鮮族有一萬三千三百零八人，錫伯、達呼爾等族七百九十三人。（註二四）

「岫岩滿族自治縣」隸屬於遼寧省丹東市。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在岫岩設城守尉。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三月，置岫岩廳。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正月，岫岩降爲州，隸屬於鳳凰廳。民國二年，改爲岫岩縣。四十三年八月，遼東、遼西兩省合併爲遼寧省，岫岩縣隸屬於遼寧省。七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撤銷岫岩縣；六月十一日，建立「岫岩滿族自治縣」，（註二五）全縣共十個鎮，十四個鄉。岫岩是一個多民族的縣分，據《滿洲地方志草稿》記載，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岫岩滿族共有四千一百三十六戶，計三萬一千二百零四人。至民國六十八年，增加爲十六、七萬人。七十年，增加爲二十一萬八千人。據七十一年人口普查統計，岫岩縣總人口共有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七十一人，其中滿族爲二十四萬零九百八十五人，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一，錫伯、朝鮮、蒙古、回族等少數民族共四千八百人，其餘漢族共二十二萬二千零八十六人，（註二六）從宣統三年（一九

一一）以來，岫岩縣滿族人口增加為四點八倍，接近丹東地區滿族人口五十萬的半數。據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統計，岫岩全縣總人口共有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五十人，其中滿族有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五人，占全縣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七點九五，滿族是主體民族，又是全國滿族人口最多的一個滿族自治縣。（註二七）

「鳳城滿族自治縣」位於遼寧省東部崇山峻嶺之中，東與寬甸滿族自治縣毗鄰，西與岫岩滿族自治縣交界，南與東溝縣相連，北與本溪滿族自治縣接壤。清朝末年，鳳凰廳滿族人口約有三萬六千餘人。民國元年，改廳為縣，因與湖南省鳳凰縣重名，於三年改為鳳城縣，隸奉天省，九一八事變後，歸安東省。七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撤銷鳳城縣；六月十三日，成立「鳳城滿族自治縣」。全縣十二個鎮，十三個鄉。據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統計，鳳城滿族自治縣全縣共有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四十人，其中滿族有四十二萬八千六百一十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一點四九，是該縣主體民族。此外，錫伯族四千五百七十七人，朝鮮族三千七百四十人。（註二八）

本溪位於遼寧省東部山區，太子河上游，東與桓仁、寬甸二縣毗連，南與鳳城縣為鄰，西與遼陽市接壤，北與新賓縣交界。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置本溪縣，因縣署臨近本溪湖而得名。民國三十八年五月，本溪縣劃歸遼寧省。四十九年，縣治遷至小市鎮。七十八年九月七日，成立「本溪滿族自治縣」。全縣轄九個鎮，七個鄉。據同年人口統計，全縣總人口共有二十九萬四千九百餘人，其中滿族約有十四萬六千二百餘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九點六。此外，還有蒙古、朝鮮、回族等少數民族。（註二九）

「北鎮滿族自治縣」位於遼寧省西部，醫巫閭山東麓。天命七年（一六二二），清太祖努爾哈齊占領廣寧後，滿族開始大規模進入廣寧。順治元年（一六四四），設佐領。康熙三年（一六六四），設廣寧縣。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廣寧縣滿族共三萬一千六百零一人，占全縣總人口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三人的百分之十六點五。民國初年，廣寧縣改為北鎮縣，民國四十二年，滿族人口增為四萬三千餘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點三。七十二年，滿族人口增為六萬五千六百一十三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三。七十五年十二月，全縣總人口增為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其中滿族人口共有二十八萬八千六百零四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六點四。七十七年，全

縣總人口增爲五十二萬零二百五十一人，其中滿族人口增爲三十萬二千八百五十三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二點二。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成立「北鎮滿族自治縣」。全縣二十五個鄉鎮中已有二十二個鎮鄉改建爲滿族鄉鎮。（註三〇）此外，清原縣也在同日成立滿族自治縣；九月七日，桓仁、寬甸二縣亦成立滿族自治縣。（註三一）

河北青龍縣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其中滿族人口所占比例較重，曾先後建立馬圈子等三十四個滿族鄉鎮。民國七十五年，青龍縣提出建立滿族自治縣的請求；十二月二日，批准撤銷原青龍縣，成立「青龍滿族自治縣」。據七十六年的人口統計，青龍縣總戶數爲十一萬八千七百九十一戶，總人口爲四十九萬五千五百零六人，其中滿族人口爲二十七萬四千四百五十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五點四。（註三二）

豐寧縣位於河北省北部邊緣，南擎燕山峻嶺，北枕內蒙古高原。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因素，豐寧縣成爲多民族的聚居區，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豐寧建縣初期，滿族已達五萬餘人。民國十年，建豐寧自治縣，轄六個自治區。據二十三年統計，全縣總人口爲二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三人，其中滿族共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六人。據七十五年七月統計，全縣常住人口共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三人，其中滿族有十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四人，约占全縣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九。此外，蒙古族爲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七人，回族爲一千九百八十九人，朝鮮、維吾爾等族共一百三十四人，少數民族超過總人口的半數。（註三三）七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成立「豐寧滿族自治縣」，（註三四）全縣四十五個鄉鎮，建立滿族、蒙古、回族等四十二個民族鄉鎮。

「圍場滿族自治縣」位於河北省北端，屬承德地區，東鄰內蒙古赤峰，北接克什克騰旗，西北與內蒙多倫相連，西南及南面與省內的豐寧滿族自治縣、隆化縣接壤。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設立木蘭圍場。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改置糧捕廳。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改糧捕廳爲撫民廳，劃歸直隸管轄。民國元年，改廳建縣，正式成立圍場縣，隸屬熱河省。據《熱河》一書記載，民國十年，圍場滿族人口共有二十萬五千六百三十二人，约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三十六年一月，以圍場至承德的公路爲界線，將圍場劃分爲圍場、圍北二縣；十月，將圍場、圍北合併爲圍場縣。四十五年，撤銷熱河省，圍場縣劃歸河北省承德地區。據七

十七年人口統計，全縣總人口共有四十九萬二千五百四十三人，其中少數民族人口爲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一人。在少數民族中，最多的是滿族，共有十八萬九千九百零九人，占全縣總人口百分之三十八點六，而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百分之七十八點四，集中分布在圍場縣西部和東南部地區。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撤銷圍場縣，成立「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全縣有滿族鄉二十三個，滿族蒙古族鄉十七個，蒙古族滿族鄉四個。（註三五）

雙城市位於黑龍江省西南部，也是滿族聚居的地區。清初，在北京及近郊聚居的滿族，習稱京旗。清代中葉以後，京旗滿族陸續移墾雙城堡。據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人口統計，滿族戶口計二千八百五十二戶，人口共二萬五千四百零五人。據民國六十九年人口統計，全市滿族人口共有十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六點七。七十一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滿族人口共十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二人，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十八。七十九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雙城市滿族人口數共十六萬零七百零一人，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一點七，分布於樂群等二十七個鄉鎮。（註三六）

呼和浩特是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其原意爲青色的城市。呼和浩特的舊城爲歸化城，建於明代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爲防禦準噶爾，曾重修歸化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在歸化城東北五里外高坡上另建新城，稱爲綏遠城。有清一代，由於滿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大量遷入，而改變原來以蒙古族爲主的塞北古城成爲由漢、滿、蒙、回、藏等多種民族聚居的漠南青城。民國初年，劃綏遠爲特別區。民國十七年，改設綏遠省。四十三年二月，綏遠省劃歸內蒙古自治區，撤銷綏遠省建制，歸綏市恢復原名呼和浩特，作爲自治區首府。市政府按照市內少數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將原來土默特蒙古族聚居的歸化城劃爲御泉區，舊城北門外回族聚居區劃爲回民區，滿族聚居的綏遠城劃爲新城區。

在辛亥革命以前，新城滿族約有九千餘人。據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統計，呼和浩特市滿族人口共有一萬八千三百零五人。此外，在巴彥淖爾盟有三千八百四十人，在哲里木盟有八萬二千三百八十人，呼倫貝爾盟有十萬一千六百八十三人，興安盟有六萬六千七百零五人，錫林郭勒盟有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五人，烏蘭察布盟有一萬六

千一百一十九人，包頭市有一萬九千零九人，阿拉善盟有九百六十九人，赤峰市有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人，伊克昭盟有一千九百一十一人，烏海市有三千五百八十八人，（註三七）合計共四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二人。由於歷史和地理原因，滿族在全國及自治區內，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點，構成少數滿族的聚居區。據七十九年之統計，全國共有滿族九百八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人。（註三八）

滿族姓氏形成於氏族社會，最初是表示血緣關係的稱謂。滿族構成血緣組織的名稱叫做「哈拉」（hala），意即姓氏，「穆昆」（mukun），意即家族，最初一個哈拉就是一個穆昆。隨著人口的日益繁衍，同地聚居，聯姻困難，而分解遷徙，同一哈拉就出現隸於原來哈拉的數個穆昆，（註三九）其分離出來的穆昆，再發展成為新的氏族組織，對原來的哈拉來說，是子氏族。（註四〇）隨著氏族社會的發展，哈拉、穆昆也在不斷演變，原來的同一個哈拉、穆昆內就派生出兩個以上的哈拉，新的哈拉不斷增多，而形成眾多的哈拉。滿族姓氏在八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記載了六百四十六姓，又記譜外三十三姓，合計六百七十九個哈拉，或以地為氏、或以部為氏，有其民族特點，但後來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而往往將原來多音節的姓氏，冠以單字漢姓。例如滿族八大姓佟佳氏、瓜爾佳氏、馬佳氏、索綽羅氏、齊佳氏、富察氏、納喇氏、鈕祜祿氏，分別改易單字漢字姓為佟、關、馬、索、齊、富、那、郎。（註四一）

滿族婚姻，實行一夫一妻，結婚時有坐福，迎親時還有插車的習俗。典型的滿族住屋，一般多有兩間正房，門向南開，外屋有灶，裏屋北、西、南三面有炕。其服飾受漢族影響，民國以來，已與漢族逐漸趨於一致。近代以來，滿族從事農業的人口，已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偏僻的山區，農民還從事採集人參、木耳、蘑菇等副業。（註四二）

滿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按形態結構分類，滿語屬於粘著語類型。按系屬分類，則屬於阿爾泰語系，滿洲通古斯語族，滿語支。滿族的文字是屬於音位文字類型，行款直書，自左至右。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清太祖努爾哈齊命大臣額爾德尼等創製滿文。滿文字母是仿照蒙古文字母製成的，老蒙古文是十三世紀蒙古人採用畏

兀兒字母創製的。額爾德尼初創滿文，是所謂無圈點滿文或老滿文，並沒有克服蒙古文字中存在的問題，而且還有語音假借及字母混亂等現象。天聰六年（一六三二），達海奉命改進滿文，酌加圈點，增爲十二字頭。經過達海改進的滿文，稱爲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十二字頭的第一字頭就是滿文的元音，以及輔音與元音相結合所構成的音節的總和，其他字頭則分別是第一字頭內的各個音節和 *i, u, o, a, n, g* 或 *k, s, t, p, o, t, m* 相結合所構成的音節，共十一字頭，合計十二字頭，清代字書多按十二字頭排列。達海在統一字母形式的基礎上加圈點及其他符號，解決字母之間的假借問題，元音和輔音的音位也準確地表示出來。（註四三）

有清一代，所謂清語，即指滿語而言，所謂清文，即指滿文而言。近三百年來不相往來的黑龍江滿語、嫩江滿語和新疆錫伯語三支現代方言多能互相聽懂。學者指出新疆伊犁河畔的錫伯語發展速度最慢，也最接近清語，代表著語言史的初期階段；東北黑龍江畔的滿語發展比錫伯語快，看得出和清語有一段距離，代表著語言史發展的中期階段；松嫩平原嫩江畔的滿語發展速度比前二支方言都快，代表著語言史發展的後期階段。（註四四）

錫伯文是在滿文基礎上略加改動的拼音文字，在字形結構、字母數目、拼字規則和書寫形式等方面，同滿文一致。（註四五）滿文現在雖然已經少用，但不能謂其爲「死文字」。（註四六）

第三節 錫伯族

錫伯族是我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之一，具有悠久歷史。在不同時期的漢文史籍中，其族名有不同的譯音和寫法，常見的如錫伯、席北、西北、席百、席伯、西伯、史伯、實伯、失比、師比、悉比、犀比、須卜、鮮卑、室韋等，不勝枚舉。

關於錫伯族名稱的由來及其含義，中外史家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見仁見智，可歸納爲三種：（一）「錫伯」是地名：《後漢書》《鮮卑傳》記載：「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註四七）日本學者島田

好撰入錫伯卦爾察部族考」一文云：「錫伯人自言，錫伯係伯都訥附近之地名。予謂『sibege』乃綽爾河之故名，遂成此河流之地名，進而成爲據有其地之部族之名稱也」。(註四八)(二)「錫伯」是由部落名發展成爲民族名稱：趙展撰入錫伯族源考」一文謂：「查閱遼史，和黃頭室韋一起征遼的臭泊部，與錫伯聲音相連，就可能是其同音異字」。(註四九)(三)「錫伯」是鮮卑的遺民，由鮮卑音轉爲錫伯：何秋濤著《朔方備乘》一書稱：「鮮卑音轉爲錫伯，亦作席北，今黑龍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錫伯部落，即鮮卑遺民」。(註五〇)《黑龍江外紀》亦云：「鮮卑乃部種，非地名，今錫伯及俄之西伯利，皆鮮卑之轉音也」。(註五一)綜上所述，無論從地域上考證，或從考古學、語音學以及從歷史文獻學等方面來分析，都證明錫伯族是古代拓跋鮮卑的後裔，由東胡分化出拓跋鮮卑，由拓跋鮮卑分裂出室韋，又由室韋分出錫伯，這就是我國錫伯族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註五二)

從元代開始，錫伯族在政治上隸屬於蒙古，其絕大部分在科爾沁蒙古的統治之下。明末清初，錫伯族以伯都訥爲中心，散居於嫩江下游和松花江流域。崇德年間(一六三六—一六四三)，錫伯族同科爾沁蒙古一起被編入蒙古八旗，正式歸附於滿洲。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科爾沁蒙古王公、臺吉等，將所屬錫伯、卦爾察進獻給清廷，編入滿洲八旗，並分散到墨爾根、齊齊哈爾、伯都訥、烏拉等地駐防。其後清廷爲充實各地的八旗兵力，並強化對錫伯族的控制，又將錫伯族移駐盛京、錦州、北京、歸化城，以及山東德州等地，錫伯族終於擺脫科爾沁蒙古的直接控制。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清廷爲加強新疆伊犁地區的防務，從盛京所屬的瀋陽、開原、遼陽、義州、金州、興京、牛莊、撫順等地抽調錫伯兵一千名，連同眷屬共三千二百七十五人，西遷至新疆伊犁河南岸一帶屯墾戍邊。三十六年(一七七二)，編爲八個牛錄，組成錫伯營。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在察布查爾山口開鑿大渠，引進伊犁河水，這條大渠命名爲察布查爾。(註五三)民國元年，新疆錫伯族共一萬七千餘人。二十五年，下降爲一萬零六百餘人。三十八年，增至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八人。(註五四)四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成立「錫伯自治縣」，廢除「寧西」舊稱，改用錫伯族喜愛的察布查爾渠名作爲錫伯族自治縣的名稱。

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據第一次人口普查統計，瀋陽市錫伯族共三千三百八十八人。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二次人口普查統計增為九千六百三十四人。六十年，增為一萬三千九百零八人。七十一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大陸地區錫伯族人口，共計八萬三千六百二十九人，主要居住在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區。其中分布在遼寧的錫伯族共有四萬九千三百八十人，約占全國錫伯族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九，遍及遼寧全省十二個市、地的八十九個區、縣之內。其中瀋陽市新城子區有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三人，于洪區有四千一百八十九人，新民縣有一千八百九十二人，蘇家屯區有一千四百二十七人，鐵嶺地區的開原縣有六千四百九十七人、法庫縣有二千零六人，錦州市的義縣有二千五百七十九人，丹東市的鳳城縣有二千九百六十七人，大連市的復縣有一千六百四十四人；以上九個區、縣的錫伯族人口都在一千人以上。此外，一千人以下至五百人的區、縣有八個，五百人至一百人的區、縣有九個，一百人以下的區、縣有六十一個。分布在吉林的錫伯族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九人，主要聚居在松花江中游的「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的錫伯屯、扶餘縣達戶屯以及長春市等處。分布在黑龍江的錫伯族共有二千六百二十一人，主要聚居在雙城縣、富裕縣的三家子屯及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地。此外，分散在內蒙古東部和北京等處的錫伯族約有二千餘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有錫伯族二萬七千三百六十四人，約占全國錫伯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強。其中聚居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共有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人，約占新疆錫伯族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強。此外，散居在烏魯木齊市、伊寧市、塔城、霍城縣、鞏留縣的錫伯族各有一千人以上，一千人以下至一百人以上的市、縣、區有十個，一百人以下的市、縣、區有五十九個。由此可知新疆的錫伯族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區，尤其是集中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所屬各市、縣之內。（註五五）

根據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瀋陽市的統計，全市錫伯族總計三萬四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中市內瀋河、大東、和平、皇姑、鐵西等區共有四千五百四十二人，市郊蘇家屯、于洪、東陵、新城子等區共有二萬七千零三十四人，市區外新民、遼中兩縣共有三千一百一十人。（註五六）此外，臺灣地區也有極少數錫伯族。總之，錫伯

族在全國的分布，可謂具有大分散而小集中的明顯特點。

八旗制度是從女真狩獵時進行的牛彖組織逐步發展演變而來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既以旗統兵，亦以旗統民，出則備戰，入則務農，軍政合一，兵民一體；具有行政管理、軍事征戰、組織生產等職能，對推動清初社會經濟的發展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錫伯族既長期生活在特殊的八旗制度及氏族組織裏，所以八旗制度及氏族組織就是錫伯族的社會組織。「牛彖」(nu)是旗分佐領，就是組成錫伯族整體社會的最大單位，每個牛彖又由幾個不同的「哈拉」組成，哈拉又由數個「穆昆」組成，穆昆又由各個「烏克孫」組成，在烏克孫下面是單一家庭，是組成錫伯族社會的最小單位。「哈拉」是「hala」的音譯，意即「姓」，是錫伯族以父系血緣為標誌而組成的血緣共同體，即同一父系祖先蕃衍的血緣集團。「穆昆」是「mukun」的音譯，意即「氏族」，是同一哈拉內自然形成的血緣分支集團。「烏克孫」是「uksun」的音譯，意即「家族」，通常是由同父或叔伯兄弟的家族群體所組成。目前僅在瀋陽市錫伯族中就有五十多個哈拉，在新疆錫伯族中也有數十個哈拉和穆昆。姓氏長叫做哈拉達(halada)，由本哈拉成員推舉德高望重，輩分最高的長者充當。他實際上代表本哈拉的祖先，是權力的象徵，受成員的敬重。穆昆達由本穆昆成員推舉產生，一般也是德高望重，輩分最高的長者，具有很大的權力，所有成員都必須服從他的意志。烏克孫有不成文的規條，以約束成員的行爲，還要完成穆昆所賦予的各項社會義務。隨著社會制度的改變，哈拉、穆昆、烏克孫的社會功能逐漸削弱，家庭成為承擔各項社會義務的職能單位。家庭中輩分最高的男子成為一家之長，家內一切事務，都由他決斷。(註五七)

辛亥革命以來，對錫伯族社會起過統治作用的八旗制度及氏族組織，雖然失去其統治功能，民國三十八年以後，長久存在的族長制及家規家法也被廢除，但其家長的地位，依然極為崇高；在社會上與家庭中，錫伯族嚴格遵守尊敬長輩及長者的習慣。錫伯族的婚姻，行一夫一妻制，族內同姓不婚。隨著社會的變遷，錫伯族的服飾，除少數老年人習慣穿著長袍外，男女已普遍改穿時裝。(註五八)

錫伯族多認為他們原來的語言稱為「吉普西語」，乃是科爾沁蒙古方言，音調與達呼爾語相近，是屬於阿爾

泰語系蒙古語族。錫伯族被編入滿洲八旗後，普遍開始學習使用滿語滿文。遼瀋等地區的錫伯語隨著滿清政權的被推翻而廢置不用，新疆的錫伯族日常使用的口語是錫伯語，書面語則為滿語。（註五九）伊犁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有錫文報社、錫伯語廣播電台，八個牛录小學校學生學習錫語錫文。現今新疆的錫伯語，屬於粘著語類型，其語音方面，共有八個元音音位，十三個復音音位和二十五個輔音音位。元音沒有長短之分，元音和諧有四組對應規律，沒有聲調，但有重音，多落在動詞的第二個音節上。語法具有阿爾泰語系所共有的特性，有豐富的形態變化，詞彙方面，吸收頗多蒙、漢等族的詞彙。錫伯語與滿語雖然基本相似，但兩者之間仍有不少差異，有許多不同的基本詞彙。在文字方面，雖然襲用滿文，但廢除發音重複的十三個音節字母，為解決有音無字問題，另行創製三個字母，新疆錫伯族目前使用的滿文共一百二十一個音節字母。西遷到伊犁的錫伯族，以八旗組織形式分為八個牛录屯居，各牛录之間都劃地為界，各耕其田。由於他們的生產比較先進，經濟上自給自足，又因地方偏僻，受外界影響較少，這些因素大概是他們能够保存並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主要原因。（註六〇）

第四節 赫哲族

赫哲，有赫真、黑哲、黑津、黑斤、黑金、額登等同音異譯，俗稱魚皮達子，是我國人口較少的一個少數民族，出自野人女真，是北通古斯的一種。隋唐時代的黑水靺鞨，當為赫哲的遠祖。《金史》中的「兀的改」，就是後世的赫哲。（註六一）元代初年，兀的改音轉為兀的哥。明代，赫哲族成野人女真的一部分。明末清初，松花江的赫哲族屬東海呼爾哈部，烏蘇里江的赫哲族屬東海渥集部，黑龍江的赫哲族屬東海薩哈連部。《清聖祖實錄》中的「赫哲」，（註六二）已是民族的族稱。乾隆年間，謝遂彩繪畫卷《職貢圖》，也有關於赫哲族的圖像和文字說明，據載「赫哲所居，與七姓地方之烏扎拉洪科相接」。（註六三）

民國初年，居住在松花江和混同江南岸的赫哲人，約有一千六百餘人，烏蘇里江西岸約有三、四百人。（註

六四)民國十九年，據調查，松花江流域的赫哲族約有四百餘人，混同江約有三百八十餘人，烏蘇里江約有四百餘人。其分布地域，可以分作三個地段：(一)在松花江流域包括樺川縣境內的蒙古力、蘇蘇屯、萬里霍通，富錦縣境內的哈庫碼、富克錦、嘎爾當、霍通吉林、窪其奇，同江縣西境的古必扎拉、圖斯科、泥爾博，綏濱縣境內的鄂爾米。(二)混同江流域包括同江縣境內的拉哈蘇蘇、齊齊喀、穆紅闊、哈義、街津口、得勒奇，撫遠縣境內的俄圖、勤得力、秦皇魚通、上八岔、下八岔、義日嘎。(三)烏蘇里江流域包括撫遠縣南邊的交界牌、海青魚廠、別拉紅，饒河縣境內的饒河口、團山子、杜馬河、紅石礮子、阿巴清、西博格林，虎林縣境內的黃崗、黑咀子、松夏查等地。各處居住的赫哲族人口及戶數極不相等，少的如古必扎拉，只有二戶七人；多的如黃崗，有五十戶，共二百餘人。(註六五)

民國三十一年，日軍強迫嘎爾當、齊齊喀、街津口、穆紅闊、勤得力等地的赫哲族離開江岸，歸併到所謂一、二、三部落的沼澤地方，疾疫流行，死亡多達七十二人，歸部落的人口爲二百三十七人。(註六六)三十四年，赫哲族總人口共有三百多人。七十一年，根據人口普查，赫哲族人口共有一千四百七十六人。主要聚居在黑龍江省境內的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沿岸的同江縣街津口、八岔兩個赫哲民族鄉和饒河縣西林子鄉的四排村。還有一些散居在撫遠、樺川、富錦以及佳木斯等縣市境內。赫哲族又以松花江岸邊的勤得力爲界，居住在上游的自稱奇勒恩，居住在下游的自稱赫真。(註六七)赫哲族漁獵兼營，並向養殖方面發展，近年來，並從漢族、朝鮮族引進種植水稻的技術。

氏族是赫哲族社會的基本組織，有哈拉(hala)和穆昆(mukun)的分別，一個哈拉可有一個或許多的穆昆，而一個穆昆卻只有一個哈拉。各氏族名稱的起源，大都因氏族所住的地方而起名，亦有因圖騰而起名的。同一哈拉或穆昆的人，崇拜同一祖先，遵守同一族規，內部禁止結婚。每氏族有一哈拉達(hala ida)，意即姓長，或穆昆達(mukun ida)，意即族長，由族人公舉，以總理一姓族的司法、行政事宜。赫哲族聚居的地方，小者稱爲嘎深(gašan)，意即屯，屯有長，稱爲嘎深達(gašan ida)，由各氏族的姓長及族長選舉，以管理一屯之事。

屯之大者有人家三百餘戶，人口多至二千餘。大屯因人口眾多，爲防禦鄰族侵入，常築較堅固的土城，稱爲霍通（Hooh）。一個英明的城主或屯長征服許多屯城，即漸成爲一個部落，部落就是最高的政治組織。赫哲族自十二世紀以來，先後被遼、金、蒙古、漢、滿諸族更迭征服，其社會組織久已非原來的制度。近數十年來，漢族大量移殖後，互通婚姻，赫哲族的社會生活雖已漢化，（註六八）但仍保留不少民族的特色。其服飾尤爲獨特，多用魚、狍、鹿皮製成，男女多穿魚皮做的套褲；冬天頭戴狍頭皮帽，夏天戴樺樹皮帽；現在一般外衣多爲皮做，內衣爲布做。其住宅是用樺皮、獸皮、茅草搭成的「撮羅」，呈尖頂狀；現在多爲泥牆草頂房屋。冬季踏滑雪板或役犬拉雪橇以爲交通，夏季以樺皮船、舢板捕魚或運輸。飲食方面，日常多食魚獸肉爲生，也常加工各種魚乾、獸皮乾，以備常年食用。

赫哲族語言是混合語，即以本族的赫哲語爲主幹，加入滿洲語、蒙古語、古亞洲語及一小部分的漢語而成，既不能代表北通古斯語，也不能代表南通古斯語。（註六九）赫哲族的語音，共有七個單元音音位，十四個二合元音，二十八個輔音音位。赫哲語的音節是以元音爲基礎構成的，其構成音節的元音，既可以是單元音，也可以是複合元音；輔音則既可出現在元音之前，亦可出現在元音之後。赫哲語分爲奇勒恩和赫真兩方言，其方言區域是以松花江沿岸的勤得力爲界；勤得力以上爲奇勒方言，勤得力以下爲赫真方言。兩個方言間，在語音方面，很有規律的一些語音對應現象，在詞彙和語法方面卻存在著差異。（註七〇）

第五節 索倫族

在銅器石器並用時代，索倫族的祖先主要是散居於貝加爾湖一帶。後來，由於索倫族歷史上的遷徙及居住地區的分散，曾被其他民族分別稱爲索倫人、通古斯人及雅庫特人，分布在輝河、伊敏河、莫和爾圖河、雅魯河、阿倫河及嫩江流域沿岸的被稱爲索倫人；居住在莫爾格河、錫尼河一帶的被稱爲通古斯人；居住在勒拿河一帶

的，因與雅庫特人雜居，而被稱為雅庫特人。但他們不承認自己是索倫、通古斯、雅庫特，他們自稱是鄂溫克，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們」，說明鄂溫克族的祖先，是森林中的狩獵民族。史學界對索倫族的來源，提出多種觀點：一說索倫族是契丹的後代，一說索倫族是最古的通古斯族，一說北室韋等部都是索倫族的祖先。據文獻記載，索倫族的族源，與北魏時期的北室韋、鉢室韋等部，有著密切的關係，其文化特點多相同。唐代，在貝加爾湖東北苔原森林區的鞠國，以鹿牽車，聚木為屋。元代，稱鞠國為林木中的兀良哈。明代，稱他們為北山野人。明末清初，索倫族逐漸南移，共分三支：一支居住在貝加爾湖西北勒拿河支流威呂河和維提姆河沿岸的使鹿索倫人，被稱為使鹿的喀木尼堪，或索倫別部；一支居住在貝加爾湖以東赤塔河、石勒喀河一帶使用馬匹為交通工具的索倫人，被稱為納米雅兒部落，或叫那妹他；一支居住在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一帶及外興安嶺南的索倫人，是最主要的一支，被稱為索倫部。（註七一）

清初統一黑龍江上、中游地區的索倫部後，採取兩項措施：一方面把索倫各部以氏族為單位編成佐領，任命各氏族首領等為章京；一方面在黑龍江以北索倫部村屯中，都留下滿族士兵，這種兵將留守，成為清軍駐守黑龍江中上游北岸的據點。（註七二）索倫族驍勇善戰，不僅駐防邊境，還對外征戰。十七世紀中葉以來，俄羅斯入侵黑龍江一帶索倫等族地區，清廷動用有限的東北邊防駐兵，在當地索倫族的配合下，抵抗俄羅斯的侵略。順治年間，索倫族參加呼瑪爾河口戰役。康熙年間，在清軍收復雅克薩的戰鬪中，索倫族從事軍需供應及驛站運輸的後勤補給工作。清代中期，索倫族先後奉派參加平定準噶爾、大小金川、張格爾的叛亂，索倫族對中國的統一和保衛邊疆，都具有重大的貢獻。

由於俄羅斯的入侵，黑龍江上、中游以北索倫族原居住地區，飽受戰火的破壞，索倫族陸續遷至大興安嶺嫩江沿岸及各支流甘河、諾敏河、阿倫河、濟沁河、訥莫爾河、雅魯河等流域居住。民國二十一年六月，日本政府將呼倫貝爾地區的索倫族劃歸興安北省，嫩江流域的索倫族劃歸興安東省，且受到日本警察隊的嚴密監視。日軍又在索倫族牧區實行每年十抽二的高稅制，各種苛捐雜稅及公差勞役，非常繁重。在抗日戰爭期間，有不少的索

倫族參加東北抗日組織，轉戰於興安嶺的森林中。（註七三）

民國三十六年以後，先後在莫力達瓦、布特哈、阿榮、陳巴爾虎、額爾古納等五個旗索倫族聚居的村落、建立五個索倫族民族鄉。四十六年，在呼倫貝爾盟民族委員擴大會議中，曾就索倫族的族稱問題，進行專門研究，與會代表認為索倫、通古斯、雅庫特等名稱，都是其他民族給他們的稱呼，決定統一稱為鄂溫克族。四十七年八月一日，在原索倫旗的行政區域內成立鄂溫克族自治旗，旗府設在巴彥托海鎮。（註七四）該旗以鄂溫克族為主，此外還有蒙古、達呼爾、漢人等民族。根據是年人口統計，全國共有鄂溫克族七千七百四十餘人，（註七五）分布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黑龍江省訥河縣及新疆等地。其中鄂溫克族自治旗以及五個民族鄉的鄂溫克族人口共計二千五百五十八人。根據七十一年度的調查統計，鄂溫克族約有一萬九千多人，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鄂溫克族自治旗，將近六千人。此外，分布在陳巴爾虎旗、莫力達瓦達呼爾旗、阿榮旗、布特哈旗、黑龍江省訥河、甘南縣等地。（註七六）

清末民初，索倫族共分為十四個大部落，因各部落主要分布在河流的兩岸，所以多以河名為部落的名字。每個部落都由兩個以上哈拉即氏族所組成，一個哈拉的人，就是同一個人的後代，同一氏族的人，每一哈拉下又分若干毛哄即大家族，每個毛哄都有自己的毛哄達即族長和薩滿即跳神的巫師，同一毛哄的人都住在相鄰的牧場或同一個村子裏，毛哄就是有著重要作用的血緣組織。同一氏族的各毛哄之間，實行著嚴格的族外婚制度，同一哈拉或毛哄的男女絕對禁止通婚。（註七七）

索倫族的祖先是從事狩獵生產的，他們從黑龍江以北遷到大興安嶺河谷和嫩江一帶後，被劃歸為布特哈打牲部，仍以狩獵為生。在清朝統治期間，布特哈打牲部被分成三個部分：一部分被遷移到呼倫貝爾草原戍守邊疆，並發給牛馬羊等牲畜，這部分的索倫族便開始由狩獵轉向游牧生產；一部分居住在訥河縣的索倫族，地處嫩江中游平原，由於受達呼爾、漢族的影響，較早從事農業生產；一部分留在布特哈打牲部原地的索倫族，仍從事狩獵業，兼營農副業。此外，居住在陳巴爾虎旗的索倫族，原也從事狩獵，後受蒙古人的影響，轉以牧業為主。原遊



獵於勒拿河支流沿岸的索倫族，遷到額爾古納河東岸，大興安嶺西北麓的原始森林中後，一直過著遊獵生活，並飼養馴鹿。清末民初以來，漢族農民大批遷入嫩江地區，索倫族在漢族農民的影響下，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都有很大的改進。但隨著交通運輸的發達，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遷到索倫族農業區去的人越來越多，在草場被占、森林被伐的情況下，索倫族便逐漸向山區和草原遷移。（註七八）

索倫族的服飾，多用羊皮製作，以布或緞爲面，衣服和領子皆鑲邊，婦女喜鑲綠邊，愛圍頭巾，並帶耳環。飲食方面，以牛奶、肉類、大米、白麵等爲主食，喜吃餃子和餡餅，常喝奶茶。婚姻方面，實行一夫一妻制度，保有族外婚的特點。索倫族熱情好客，民間舞蹈豪放樸實，節奏性極強，曲調悠揚動聽，富有草原和森林氣息。（註七九）

索倫族是有語言無文字的民族，其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的北語支，與鄂倫春語是同一語支。索倫族由於長時期的分離和所處地域的不同，以及受到附近其他民族的影響，使自己的民族語言中融合一些其他民族的語言，而形成特有的方言。例如居住在原訥莫日扎蘭和都伯沁扎蘭的索倫族，由於受到達呼爾人的影響，使他們的語言中摻雜部分達呼爾語；居住在內蒙古輝河一帶的索倫族，由於受到蒙古族的影響，使他們的語言中摻雜部分蒙古語；靠近俄羅斯邊境的索倫語言，則夾雜著一些俄羅斯語，（註八〇）在農業地區都通用漢語。

第六節 鄂倫春族

鄂倫春族從遠古時代起就是使用馴鹿的一種民族，世居黑龍江流域和興安嶺一帶。當地呼鹿爲鄂倫，又作奧倫，或作俄倫，都是「*Oron buhu*」的同音異譯，意即角鹿，喜食青苔。鄂倫春族的名稱就是來源於馴鹿，因爲他們飼養馴鹿，使用馴鹿，所以稱使用馴鹿的人爲鄂倫春。

關於鄂倫春族的族源問題，一說源於北室韋，一說源於女真。根據文獻記載，鄂倫春族源於北室韋的說法，

當較為可信。明末清初，鄂倫春族分布的地區，北依外興安嶺，南臨黑龍江及其支流，主要聚居於貝加爾湖以東，黑龍江、精奇里江、石勒喀河、牛滿河、恒滾河，以及庫頁島等地，以狩獵爲生，同時也進行捕魚和採集。

鄂倫春族由於人數較少，居住分散，因此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稱呼，除鄂倫春這一名稱外，還有瑪涅克爾、畢拉爾、滿琿、奇勒爾等。大致而言，從石勒喀河直到黑龍江上游的涅威爾河是鄂倫春人活動的地區；從涅威爾河以下沿黑龍江直至呼瑪爾河口是瑪涅克爾人活動的地區；沿黑龍江而下精奇里江和牛滿河是畢拉爾人活動的地區；黑龍江下游和松花江沿岸是滿琿人活動的地區；恒滾河是奇勒爾人活動的地區。（註八一）由此可知瑪涅克爾、畢拉爾、滿琿、奇勒爾等，都只是鄂倫春民族中的一部分，並不是族稱。（註八二）對鄂倫春族的稱謂所以如此歧異，是由於鄂倫春人散居於黑龍江流域，內外興安嶺的廣袤地區，而原始的狩獵生活方式又使他們很難形成一個統一共同體，彼此之間也缺少經濟上的聯繫，所以在稱謂上也就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地理位置的變遷而不斷變化。（註八三）

鄂倫春族驍勇善射，清廷曾調遣鄂倫春人參戰數十次，對中國的統一和鞏固起一定的作用。爲鞏固邊防，清廷曾推行「棄獵歸農」和「寓兵於農」政策，撥給鄂倫春人生計地、建屋費和耕牛種籽，進行建屯興墾。根據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清廷所編戶口清冊以及當時旅行報告推算，全國鄂倫春族人口共約一萬八千人，內含瑪涅克爾人八千名。民國四年至六年，據調查，鄂倫春族人口共爲四千一百一十一人。其中分布在興安嶺一帶九百五十人，墨爾根地方四百三十人，庫瑪爾路一千八百三十二人，畢拉爾路八百九十九人。據二十七年之調查，鄂倫春倫人口共爲二千八百六十七人。其中分布在綽爾河上游一百八十人，諾敏河流域一百六十六人，格尼河上游四十四人，多布庫爾河上游一百六十五人，甘河上游九十四人，奎勒河上游六十七人，海拉爾河上游一百零三人，根河上游一百三十六人，喀爾通屯一百四十三人，旁烏河上游七十八人，呼瑪爾河流域四百六十八人，羊關河一百五十八人，南寬河一百一十九人，寬河宏戶圖屯一百七十二人，法別拉河七十六人，三岔河八十一人，遜別拉河十一人，沾河一百九十六人，烏底河九十人，車陸二十八人，科爾芬河九十三人，烏雲河及其附近河流一

百一十人，佛山十九人。四十二年，根據人口普查，全國鄂倫春族人口共爲二千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分布在黑龍江呼瑪縣六百七十一人，遜克縣二百六十一人，愛輝縣二百二十九人，嘉蔭縣六十七人，樺川縣二十二人，伊春縣十七人，嫩江縣十五人，龍江縣六人，鐵力縣五人，慶安縣三人，德都縣二人，木蘭縣二人，齊齊哈爾市二人，孫吳縣一人，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七百九十七人，布特哈旗八十人，莫力達瓦旗四十四人，阿榮旗十六人，索倫旗九人，喜桂圖旗四人，此外，海拉爾市、通遼市、呼和浩特市各一人。從民國四年至四十二年的三十八年間，鄂倫春族人口由四千一百一十一人下降至二千二百五十六人，減少近一半。（註八四）

根據民國七十一年人口普查統計，全國鄂倫春族共爲四千一百零三人，主要分布在內蒙古的鄂倫春族自治旗、莫力達瓦旗、布特哈旗和黑龍江省的遜克、呼瑪、塔河、嘉蔭等縣。（註八五）其中分布在內蒙古的鄂倫春族占百分之四十九點七；黑龍江省境內占百分之四十八點七九。（註八六）遜克縣鄂倫春民族鄉共有六個自然村，鄂倫春族集中在新鄂村，共計二百八十七人。塔河縣十八站鄂倫春民族鄉共二千八百五十二人，其中鄂倫春族爲四百三十四人。呼瑪縣白音納鄂倫春族共一千六百八十四人，其中鄂倫春族爲二百三十八人。嘉蔭縣烏拉嘎鎮勝利村鄂倫春族共二十四戶，計九十六人。遜克縣的鄂倫春族主要經營農業，塔河縣的鄂倫春族農獵並重。七十一年，制定以林業爲主，將林場劃給鄂倫春族清林場地。嘉蔭縣的鄂倫春族主要是以獵爲主，七十三年，制定以牧爲主全面發展的方針。（註八七）

鄂倫春族是通古斯系統中較原始的少數民族之一，清末民初以來，鄂倫春族雖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的階段，但是由於他們長年累月的在廣闊的大小興安嶺過著原始的遊獵生活，與外界接觸較少，所以仍然可窺見母系氏族社會的輪廓。其中妻姐妹婚和夫兄弟婚的習俗，正是母系氏族社會族外群婚制的遺痕。妻死，可以娶妻子的未婚妹妹；夫死，弟弟可以娶其嫂。弟娶兄嫂，兄納弟媳，就是一種轉房的習俗。

鄂倫春族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只是狩獵業由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渡。由於弓箭的廣泛使用，馴鹿、馬匹的飼養，使狩獵業迅速發展起來，成爲鄂倫春族的主要經濟部門。伴隨著這種過渡，新的婚

姻和家庭形式也開始出現，母系氏族晚期的對偶婚制向父系氏族一夫一妻制過渡，家屬從母系計算也改變為從父系計算。（註八八）父系氏族社會的氏族長，稱為穆昆達，由氏族會議推舉，以處理本氏族中的重大事情。其家庭血緣組織，稱為烏力楞，即子孫們的意思，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子孫所組成，一個烏力楞就是一個父系大家族。（註八九）由於鄂倫春族遷徙的頻繁，烏力楞也由原來的血緣組織，轉變為一種地緣性的家庭組織，氏族組織的作用便日漸削弱，穆昆達和穆昆會議最後也消失了。

鄂倫春族長期以狩獵為主，採集和捕魚為輔。近數十年以來，開始建屋定居，並興建養鹿、養豬、養牛、養蜂場。同時，農田耕作也已使用多種農業機械，農業也有發展。

鄂倫春族穿的衣服，多數是狍子皮做的，並以狍頭皮做成帽子。在鄂倫春族的經濟生活中，採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社會分工中，採集主要倚靠婦孺老人，其採集範圍很廣，包括野菜、野果、藥材和植物塊莖等。

鄂倫春族的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通古斯滿洲語族北語支語言，有十五個元音和十八個輔音。輔音比較簡單，元音分長短，有十四個格。十七世紀以後，隨著與外界接觸的頻繁，而傳入滿文。（註九〇）據調查指出，住在黑龍江邊的十八站、白銀納、疙疸干的鄂倫春人，和下漁子的鄂倫春人，以鄂倫春語言進行會話，其他各地的鄂倫春人都能聽懂。這是因為這裏的鄂倫春人還保留著原始鄂倫春的語言原形特點，比較純真的緣故。如果以其他地區的方言進行會話，彼此之間不一定全部聽懂，其原因是由於他們之間長時期的分離和所處地域的不同，以及受附近其他民族的影響，使自己的民族語言中融合一些其他民族語言而形成的特有方言的結果，例如靠近俄羅斯邊境的鄂倫春語言中便夾雜著一些俄羅斯語。（註九一）

第七節 達呼爾族

達呼爾，又作達斡爾或達古爾，是我國人口較少的一個民族。中外學者根據不同的文獻記載，對達呼爾族的

族源，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一說達呼爾族是隋唐時期黑水國的後人，一說達呼爾族是唐代室韋部的後人，一說達呼爾族是宋元時期塔塔兒部的後人，一說達呼爾族是遼代契丹族的後人，一說達呼爾族是早期蒙古族的後人。其中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是契丹後裔說和蒙古同源說兩種。

學者根據有關文獻記載，以及達呼爾族的地理分布、語言、生活習俗等方面的異同，進行綜合研究後指出達呼爾族可能起源於遼代契丹族。這一說的學者認為達呼爾和契丹大賀氏對音，遼以後，一部分達呼爾人逃往黑龍江、鄂嫩河的傳說，符合契丹遺人庫烈兒等北遷的記載；達呼爾語言中，有的詞彙和契丹語相同，卻不同於蒙古語；遼代契丹的基本地區內有達魯河、他虎城等地名，而達呼爾和達魯、他虎等發音的近似，暗示著達呼爾和契丹的關係；達呼爾族潑水乞雨等習俗，在遼代契丹人社會中曾普遍流行，（註九二）通過這些方面的比較，認為達呼爾族是契丹後裔的論據，是比較全面和充分的。

學者也根據達呼爾語與蒙古語相互之間有著相同或相近的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記載的十三世紀早期蒙古語的某些詞彙，在現代蒙古語中已經消失，但卻保留在達呼爾語中的一些事實，而認為達呼爾族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以前的古代蒙古各部落的一支，因而與現在的蒙古族有共同的族源。（註九三）

十七世紀後半期，世居黑龍江流域的達呼爾族為躲避戰禍，相繼渡過黑龍江，南遷到嫩江流域及其支流甘河、諾敏河、訥爾河兩岸，建立村落，依山傍水，星羅棋布，長期以來，從事各種漁獵活動，被稱為布特哈達呼爾人（*Buthai dahur*），意即打牲達呼爾人。居住在嫩江中下游的達呼爾人，以齊齊哈爾城為中心，分布在嫩江兩岸，被稱為齊齊哈爾達呼爾人，或霍通達呼爾人。隨著歷史的變遷，一部分達呼爾人陸續遷居愛琿、呼倫貝爾等地，被稱為愛琿達呼爾人，分布在黑龍江南岸河谷地帶，從事農耕，兼營漁業。分布在呼倫貝爾草原東部邊緣的達呼爾人，因臨近海拉爾城的東面和南面，被稱為海拉爾達呼爾人，從事牧業活動。此外，還有一部分達呼爾人遷移到新疆，駐守邊境，他們分布在伊犁、塔城等地區，從事農業，兼營畜牧業。

清初以來，吉林、黑龍江等省，禁止漢族移墾。光緒中葉以後，為抵禦外患，緩和內地的人口壓力，清廷開

始採取免稅放荒、資助移民等項措施，鼓勵關內漢族農民遷入東北各地。隨著移民招墾，黑龍江地區人口劇增。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黑龍江人口共計二十五萬人，至民國三年，全省人口已達二百四十萬人，在二十六年之間，人口增長將近十倍。達呼爾族聚居地區的人口也同時急劇增加，例如璦琿由一萬八千人增至二萬五千人，嫩江由七千五百人增至一萬六千人，訥河由一萬三千人增至四萬八千人，龍江由二萬人增至十三萬四千人。隨著中東鐵路的通車，黑龍江地區的城鎮人口也急劇增加，例如齊齊哈爾的人口，在民國三年共有三萬五千人，至五年，三年之間，增加至七萬人。（註九四）四十一年，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郊建立臥牛吐、新疆塔城縣建立瓜爾本設爾等七個達呼爾民族鄉。四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在「蒙古自治區」建立「莫力達瓦達呼爾族自治旗」。據七十一年統計，全國達呼爾族人口共計九萬四千零十四人，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的有五萬八千餘人，約占百分之六二，分布在黑龍江省的有三萬餘人，約占百分之三二，分布在新疆塔城縣的有四千餘人，約占百分之四。（註九五）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統計，全國達呼爾族人口共計十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七人，主要分布在內蒙古、黑龍江和新疆等三個省區。其中內蒙古莫力達瓦達呼爾族自治旗、鄂溫克族自治旗、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呼爾族區，是達呼爾族的主要聚居區。此外，吉林、遼寧等省，也有少數達呼爾人。（註九六）

在許多世紀以前，達呼爾族的原始社會已經開始解體，但其氏族制度並未立即退出歷史舞台，一直到本世紀中葉，仍在其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作用。達呼爾族的哈拉和穆昆，是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父系氏族組織。所謂哈拉，意即姓，每個哈拉都有自己的男性祖先，各哈拉都有自己聚居的共同地域，哈拉名稱和地名多一致，每個哈拉的各分支形成自然村落，彼此相鄰而居。哈拉內部，禁止通婚。每個哈拉都有自己的族譜，每隔二十年左右召開一次繕修族譜的集會。達呼爾的穆昆，是具有父系氏族特徵的血緣共同體。每個哈拉都分為若干個穆昆，由於穆昆內部的血緣關係較哈拉更近，故其內部的凝聚力比哈拉更強固。達呼爾人的穆昆具有共同的地域，他們以穆昆為單位形成屯落，聚族而居。穆昆地域內的山林、河流、草場等，其成員均可自由利用，穆昆內部嚴禁通婚，其強制性勝過哈拉內部通婚的禁例。每個穆昆都有它的首領，稱為穆昆達，以維護傳統習俗，調解內部糾紛，管



理共同財產，主持召開穆昆會議。隨著社會的變遷，以及時間的推移，哈拉組織日益鬆弛，其職能也逐漸被新分化出來的穆昆所取而代之。哈拉的概念在齊齊哈爾達呼爾人的心目中已經很淡漠，他們注重穆昆，互不相識的達呼爾人見面時不問對方的哈拉，只問他的穆昆。在穆昆下面還有貝功（boigon），意即父系大家庭，是承擔經濟等職能的血緣組織，在達呼爾人的父系氏族社會中，父系大家庭就是基本經濟單位。在行政組織不够嚴密的情況下，哈拉、穆昆、貝功確實產生組織其成員的歷史作用。（註九七）

達呼爾族聚居的村莊，多依山旁水，房屋多成「介」字形，院牆多用紅柳條編織各種花紋的籬笆。婚姻方面，行一夫一妻制，其婚姻多由父母包辦，一般在春暖花開時舉行婚禮，按傳統的習俗，男方要迎著初升的太陽去接新娘，預祝新的家庭如旭日東升。儀式結束後，男女雙方的青年男子舉行賽馬，然後以手扒狍肉等宴請賓客。達呼爾族的婦女善用狍皮做成各種狍皮被、大衣、狍坎肩、手套、靴子等。男人夏天穿布衣，白布包頭，戴草帽，冬天戴狍頭皮或狐狸頭皮帽。婦女穿長袍，不束腰帶，不穿短衣，顏色以藍為主。中年以上的婦女，部分還保留著滿族式的髮髻。（註九八）

學者認為達呼爾語應是蒙古語的一種方言，布特哈達呼爾族所用的日常交際用語，在語音、語彙及語法等方面，是與一般蒙古語一脈相傳綿延而來的同一類型。據統計，在達呼爾的日常用語二千四百六十四個語彙中，與滿洲語相同的語彙，有四百四十六個，與滿洲語協和的語彙有二十八個，借用的漢語有四十九個，與滿洲語、漢語、蒙古語全然不同的達呼爾語有四百九十二個，與一般蒙古語相同的語彙則有一千七百三十二個。由此可以看出達呼爾語與蒙古語相同的占有絕大多數，這就足以說明達呼爾語與蒙古語關係最為深切。（註九九）

註 釋

註 一：滿都爾圖：《達斡爾族》，頁九八。

註 二：《鄂溫克族簡史》，頁一五九。

- 註三：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二二〇。
- 註四：秋浦：《鄂倫春社會的發展》，頁一七〇。
- 註五：《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概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一月），頁九四。
- 註六：《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頁一一三。
- 註七：嵇南等：《錫伯族》（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二月），頁五七。
- 註八：《鄂倫春社會的發展》，頁一七六。
- 註九：《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頁一〇二。
- 註一〇：莊吉發：《薩滿信仰的社會功能》，《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民國七十四年四月），頁二四三。
- 註一一：鄭士純修：《樺川縣志》，卷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民國十七年鉛印本），頁二。
- 註一二：《樺川縣志》，卷六，頁七。
- 註一三：《滿族簡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八月），頁二。
- 註一四：趙展：《論滿族的源流與形成》，《滿族文化》，第十三期（臺北：滿族協會，民國七十九年二月），頁一一。
- 註一五：申忠一：《建州紀程圖錄》（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頁六。
- 註一六：《滿族簡史》，頁一八一。
- 註一七：同前書，頁一九三。
- 註一八：張其卓：《滿族在岫岩》（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頁一七〇。
- 註一九：楊一星等：《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五〇。
- 註二〇：《雙城市滿族錫伯族志》（雙城市：一九九二年），頁七。
- 註二一：《瀋陽滿族誌》（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頁四七。
- 註二二：余岩輯：《新賓滿族自治縣》，《滿學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一九九二年七月），頁四五七。

- 註二三：趙展：〈慶祝第一個滿族自治縣的誕生〉，《滿族文化》，第十五期（一九九一年六月），頁二一。
- 註二四：《滿學研究》，第一輯，頁四五八。
- 註二五：和風：〈岫玉之鄉成立了滿族自治縣〉，《滿族文化》，第十六期（一九九二年二月），頁六。
- 註二六：張其卓：《滿族在岫岩》，頁一七〇。
- 註二七：《滿族文化》，第十六期，頁八。
- 註二八：細雨：〈在鳳凰山下建立了滿族自治縣〉，《滿族文化》，第十七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頁七。
- 註二九：〈本溪滿族自治縣〉，《滿學研究》，第一輯，頁四六三。
- 註三〇：《北鎮滿族史》（瀋陽：遼瀋書社，一九九〇年六月），頁六四。
- 註三一：《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元月），頁二〇。
- 註三二：《青龍滿族自治縣概況》（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頁二〇。
- 註三三：《豐寧滿族史料》（遼寧：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頁一六。
- 註三四：《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二〇。
- 註三五：《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概況》（河北：一九九〇年），頁一八。
- 註三六：《雙城市滿族錫伯族志》（雙城市：一九九二年），頁四六。
- 註三七：《呼和浩特滿族簡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頁三一九。
- 註三八：《雙城市滿族錫伯族志》，頁七。
- 註三九：《瀋陽滿族誌》，頁四八。
- 註四〇：《清代全史》，第一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頁七七。
- 註四一：《瀋陽滿族誌》，頁四九。
- 註四二：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一七二。
- 註四三：季永海、劉景憲、屈六生：《滿語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頁一。
- 註四四：趙杰：〈錫伯語滿語語音演變的比較〉，《錫伯族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月），頁

一三〇。

註四五：李樹蘭編：《錫伯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頁二。

註四六：《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〇。

註四七：范曄：《後漢書》，百衲本，列傳八十，〈鮮卑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七月），頁八。

註四八：島田好：〈錫伯卦爾察部族考〉，《滿洲學報》（一九四一年），頁六；《錫伯族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頁八。

註四九：趙展：〈錫伯族源考〉，《社會科學輯刊》，第三期（一九八〇年）；《錫伯族簡史》，頁八。

註五〇：何秋濤：《朔方備乘》，卷三一：《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三編，第九冊（臺北：新興書局，民國六十五年七月），頁三。

註五一：《黑龍江外紀》（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卷一，頁一。

註五二：賀靈：〈族源〉，《錫伯族歷史與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頁二九。

註五三：白友寒編：《錫伯族源流史綱》（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頁一一〇。

註五四：佟克力：〈古今人口〉，《錫伯族歷史與文化》，頁九二。

註五五：《錫伯族簡史》，頁二。

註五六：《瀋陽錫伯族志》（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頁四九。

註五七：佟克力：〈社會組織〉，《錫伯族歷史與文化》，頁九七—一〇七。

註五八：《瀋陽錫伯族志》，頁九九—一〇六。

註五九：《錫伯族簡史》，頁九八。

註六〇：《錫伯族源流史綱》，頁一一四—一二七。

註六一：《金史》，百衲本，卷二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七月），頁一。

註六二：《清聖祖實錄》，卷八，頁二一，康熙二年三月壬辰，諭旨。

註六三：莊吉發校注：《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七十八年六月），頁一八五。

註六四：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一八四。

註六五：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二十三年），上册，頁六〇。

註六六：劉忠波：《赫哲人》（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頁九。

註六七：安俊編著：《赫哲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頁一。

註六八：《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頁二二九。

註六九：《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頁二三一。

註七〇：《赫哲語簡志》，頁七九。

註七一：呂光天：《鄂溫克族》（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頁五。

註七二：《鄂溫克族簡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頁二九。

註七三：《鄂溫克族》，頁九。

註七四：王曉銘等撰：《鄂倫春與鄂溫克族同源考》，《東北地方史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七年），頁七六。

註七五：博雅克力：《索倫與錫伯索倫》，《錫伯族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月），頁六六。

註七六：《鄂溫克族簡史》，頁一。

註七七：《鄂溫克族簡史》，頁九四。

註七八：《鄂溫克族》，頁一三。

註七九：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二一七。

註八〇：《鄂倫春與鄂溫克族同源考》，《東北地方史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七年），頁七八。

註八一：趙復興：《鄂倫春族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頁三八。

註八二：王曉銘等：《鄂倫春與鄂溫克族同源考》，《東北地方史研究》，第三期，頁七六。

註八三：《鄂倫春族簡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月），頁一二。

註八四：《鄂倫春族簡史》，頁四—五。

註八五：《東北地方史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七年，頁七六。

註八六：楊一星等：《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五二。

註八七：《鄂倫春族研究》，頁一七二—一七六。

註八八：《鄂倫春族研究》，頁三三。

註八九：《鄂倫春族簡史》，頁七一。

註九〇：《鄂倫春族簡史》，頁一六一。

註九一：《東北地方史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七年，頁七八。

註九二：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二〇二。

註九三：滿都爾圖：《達斡爾族》（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頁五。

註九四：《達呼爾族》，頁五五。

註九五：《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二〇六。

註九六：《達呼爾族》，頁一。

註九七：《達呼爾族》，頁七九。

註九八：《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二〇七。

註九九：哈勘楚倫、胡格金台：《達呼爾方言與滿蒙語之異同比較》（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二月），頁九一

六。

第四章 蒙古族系

第一節 導言

我國境內蒙古族所聚居的地方，自古稱塞北，主要在我國北疆，包括熱、察、綏、寧四省即所稱內蒙古六盟與各特別旗，及漠北的外蒙古（包含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南起北緯三十八度，北迄於北緯五十三度五十七分，屬我國北境高緯度並四面距海洋均遠的內陸地區。由於緯度高，幅原廣，地形又較平坦，遂形成亞洲冬季大陸氣團孕育之處所，斯時高壓籠罩，吹西北寒風，對華北與長江流域氣象都有明顯變化，蒙古高壓中心雖東移或南徙，逐漸擴散消失，而另一波大陸氣團又待時而生。這地區全年降雨量特少，晝夜溫差大，植物生長期短，橫隔內外蒙之間是戈壁，古稱瀚海，是北半球乾旱荒漠分布地帶之一。

北疆這大片國土，就地形區分，可分為蒙古高原和東南側的降落帶塞北高原。蒙古高原以平坦沙磧區的戈壁最大，戈壁並非完全不毛之地，只是水源奇缺，僅稀疏地生長低矮野草。高原的東北緣有連接俄羅斯聯邦中的布里雅特蒙古之雅布洛諾夫山的肯特山，北起東薩彥嶺及哈馬爾山，東抵大興安嶺，西北迄西薩彥嶺及唐努山，並以阿爾泰山與新疆分界，南界陰山山脈。杭愛山西北東南行向陳列於蒙古高原之中西部。戈壁是蒙古高原中最低的部分，海拔約一千公尺，周圍各山脈均在兩千公尺以上，高原西北則山嶺蟠結，有多數小盆地，夾雜於諸山嶺之間，如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則是盆地中之大者；盆地中多內陸河流湖泊。全境之水，以唐努、杭愛、肯特各山及其支脈為分水嶺，較著者有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與色楞格河等。

塞北高原不僅在地形上是由高原延伸進平原的過渡地區，在人文上也是從遊牧過渡到半耕半牧及全農耕的定

居生活。歷史上活躍在草原的族群與內地農耕地區勢力消長，發生衝突最多，也在這個落差的地帶上，從戰國、秦直到明，歷朝修築的萬里長城，正說明農耕地區處於防守的態勢。

從整個國家形勢分析，以蒙古族群所分布的地區，正楔入我國北部、東北與西北三地區的中間，西北的新疆天山南北與本區毗連，東北的松遼平原則僅一嶺之隔，華北甘陝晉冀各省與松遼平原相似，由高原俯瞰，均呈居高臨下、高屋建瓴之勢，國防觀點上衡量，其位置之重要性是立國須重視之處。

次就資源著眼，舉熱察綏寧四省、內蒙六盟與特別旗而言，皮革、毛絨、肉類、羊隻、牛馬等遊牧社會主要物產不計，礦藏之豐居全國之最。熱省各盟旗以煤炭石油鐵銀為主，石棉次之，阜新與北票之煤，早列東北十大煤礦之中，其儲量阜新有四十億噸，已開採不過什一，北票儲量亦有三億噸，清季即引外資垂涎。阜新又有石油，往昔已經開採，日據時曾開掘八十一井，但以時間短未著成效。此外朝陽、灤平皆藏鐵礦，隆化、平泉蘊藏銀礦，西北隅之湖沼產鹽，皆有待開發。

察省及錫盟各旗，以產煤鐵鹽碱為主，雲母、鉛、硫及石灰石次之。煤之主要產地以宣化、懷來為最，估計蓄有五十億噸；另康保、寶昌、多倫、張北各地，均有煤層發現，小規模採掘者三十餘處，惟缺詳細履勘。鐵礦之儲量估計有一千二百萬噸，但日人調查勘測則云四千五百六十萬噸，超過三倍。著名有龍烟礦區，由宣化烟筒山起至龍岡之龍泉堡，綿延數十里；品質甚佳，含鐵成分高達百分之五十三至六十二，日人侵占時曾試圖開採。鹽池分布於北部各旗境內，以達莫蘇淖爾最有名，「達莫蘇淖爾」蒙語即鹽池之意，位於西烏珠穆沁旗與東浩齊特旗交界處，日產鹽三百擔，隨採隨結，遠近稱之謂「錫鹽」，為天然無盡寶藏。鉛產於張北縣西境，硫產於宣化縣南，雲母石棉則產於陰山之兩側，儲藏量均豐。

綏遠省及烏伊兩盟境內，以產煤、鐵、鹽、碱為主，石墨、石灰石、雲母等次之。煤藏於大青山各溪谷，大小煤礦甚多，煤層由一至九公尺不等，全境調查儲量高達四千億噸。其中包頭東北二十五公里舊名石拐溝者，礦區逾二十方公里，煤分三層，間以岩石兩三公尺相隔，每層有七至十多公尺厚，總共厚四、五十公尺，估計藏量



逾億噸，今中共已大規模採掘。鐵礦分布於武川固陽兩縣及準噶爾旗境，以白雲鄂博附近之礦儲量最豐，距省垣（今呼和浩特）西北二百餘公里，百靈廟西南約五十公里。礦屬赤鐵礦，少量為磁鐵礦，含鐵成分高達百分之六十七。露出地表部分東西長一千餘公尺，南北寬三百五十公尺，估計總儲量有一億噸以上，今大陸有名之白雲鐵礦廠，即設於此。

鹽碱產於伊盟杭錦旗及鄂托克旗，有鹽池數處，年產一百萬擔以上，沿大青山南北麓，有石棉與雲母礦，據日人調查石棉藏量有六十八萬噸。石墨產於五原、興和與歸綏縣境，今已有臺資前往經營。

阿拉善額濟納兩特別旗，青海蒙古遊牧之柴達木盆地以及天山南麓土爾扈特分布之塔里木盆地東端，是我國石油蘊藏最豐地帶，有待開發。呼倫貝爾地區除札蘭諾爾煤礦，清末俄人修築東清鐵路時即行開採，一直是東北著名礦場，又額爾古納河南岩有金礦，清末奇乾開廠產金，僅次漠河。

至於外蒙古的資源，有煤、鐵、銅、鋅、金、銀等，而稀有金屬鎢、鉬、鎳、錳、氟，俄人控制期曾大力開採輸往備用；其中氟之一項，尤為獨特，現並有新興之工業城市——孛隆德，即為生產氟石之城。

綜上分析，立國有其必需之條件，資源之豐盈，關乎國家盛衰與人民福祉，此所當重視之二。

再就文化層面分析，中華民族所以廣土眾民，歷久彌新，乃在於全民族以文化融合為主，歷史記載活動於中國北疆之狄、葷粥、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等，或留居原地，十二世紀併入蒙古族，或西走，其南移塞內，無不以文化的融和歷百數十年，與漢土之民融合為一。如漢時之南匈奴，南北朝之拓拔氏、慕容氏、宇文氏等，誰復辨其血緣族系之由來。隋唐皇室且有北族血統，外族人士亦在朝供職或出掌兵馬，實多不勝舉。大凡國勢微弱，倍受強鄰欺凌，又以人口眾多，文化悠久，反受制於人，胸懷始漸狹隘，宋三百年遼金交迫，最後竟不計利害，聯蒙古以滅金，卒以國殉。蒙族入主中原，未盡受中原文化傳統，中原漢族群排斥抗拒之心，自然而生。明雖恢復中原，但與蒙族戰守之際，總存疑懼防範之意，最後明朝又為滿族的清室所取代。

清室發祥於東北，初起結合蒙族以對抗明朝，以其本身為少數民族，故定鼎北京後，處理蒙族事務，用心最

爲深刻。其嚴格隔絕蒙漢之政策，更使蒙漢兩族間自元明以來之誤會、分歧，難以化解。中葉以降，華北遇有水旱災害，或允漢民暫時出邊，或向蒙旗借地養民，漸有放荒之事。而旗主或任事者，私以旗之公地租典，或雇傭開墾，以增裕私人財富，牧民不察，輒以漢人爭利，致其生計日困，嫌隙益深。民國以來，國事紛亂，軍人割據，蒙地局勢更不如前。

今「外蒙古」被俄人控制，長達七十年，自民國七十八年底始邁上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改革之路，似需經過一段艱苦時日，方可重新開拓機運。內蒙古方面，中共設置「內蒙古自治區」，但全區人口中蒙族人口僅占七分之一，故只是表面上尊重此少數民族而已。

今中樞播遷臺島，對於萬里邊陲，雖一時鞭長莫及，而統一志願，則上下咸同。培訓蒙族有志青年，聯絡海內外自由地區蒙胞，以備來日之用，則屬當務之急。並開發蒙地資源以改善蒙人生活，建設蒙地教育，啟迪民智，當以親厚平等相處，泯除嫌隙，消解誤會，且當但問耕耘、不計收穫，積極從事邊疆建設。

第二節 歷史淵源

中國北部地區，一直住著逐水草爲生的遊牧民族，由於一次一次的政治變動，及因而引起的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各民族的成分、名稱、居地和語言，都發生很大的變化。有些民族經歷盛衰離合後，逐漸從歷史舞臺消失。因此，要完全瞭解中國古代北方各族族屬、族源問題，是十分困難的。

蒙古族的祖先，應與鮮卑、柔然等族有關，成吉思汗一系，蒙人所謂黃金世系，更是出於契丹相近的室韋各部。「室韋」最早見於魏書，記作「失韋」，隋唐時代的史籍，通常都寫作室韋。當時分布在契丹之北，靺鞨之西，突厥之東，約當今洮兒河以北，東起嫩江，西至呼倫貝爾這一片廣大地區。史籍概略稱之爲「契丹之類」。（註一）

突厥族強盛後，室韋曾受其統治。唐貞觀三年（六二九）突厥勢力漸衰，室韋人繼契丹、奚之後，歸附唐朝，自是貢使不絕。有些室韋部落酋長還被命爲都督或大都督之職。（註二）由於關係增進，唐人對室韋諸部的瞭解，較前詳細，兩唐書對當時室韋各部落的分布，就有較明晰的記敘。（註三）室韋的西面與突厥緊鄰，並曾受過突厥的統治，但在突厥文獻裏卻未出現這名稱。唐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所樹立的「闕特勤碑」，突厥文部分載有其四鄰部族或國名，稱其東鄰爲「三十姓達怛」（Ouz Tatar），照碑文中各部排列順序，「三十姓達怛」的地理位置，應在骨利干東南、契丹之北，正與《唐書》所載室韋諸部分布地相當。（註四）

此突厥人所稱之族名「達怛」，至唐代後期才出現在漢文文獻，會昌二年（八四二）李德裕所撰《賜回鶻嗚沒斯特勤詔書》中，提到回鶻左旁的部落叫「黑車子達怛」。（註五）黑車子是室韋的一個部落，據王國維考證，就是「和解室韋」，遼史即有黑車子室韋之稱。但在詔書中稱黑車子達怛，可見突厥和回鶻所稱「達怛」與「室韋」實爲同一個部族。拉施特哀丁 Reshideddin 《史集》內，也記載有「突厥人長時期以『達怛』尊稱他們（蒙古人），以後他們也就以此自稱」。（註六）

回鶻政權崩潰後，其種族離散，西遷南移，室韋人乘虛而入，陸續進入漠南北，這遼濶草原上，這個部族從此扮演著主角，「達怛」之名稱，隨突厥、回鶻人的足跡，帶到中原和西方，（註七）此後皆以達怛稱呼草原上各部，甚至包括一些留在草原的突厥部落。

兩唐書所載室韋各部中，有一部叫「蒙兀室韋」，這是最早見於史乘的蒙古名稱。宋遼金時代的漢文史籍內，這個名稱有多種不同譯法，如《遼史》作「萌古」，《松漠紀聞》引《契丹事蹟》作「朦骨」，《契丹國志》作「蒙古里」，《三朝北盟會編》引趙良弼《燕雲奉使錄》作「萌古子」，《松漠紀聞》作「盲骨子」，《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作「萌骨」。譯爲「蒙古」二字，則首見於《三朝北盟會編》所引《煬王江上錄》一書。這些同音異譯，隨時因人而有別，直至成吉思汗建國之際，金國降人替他用漢文書寫對金、對宋的公文書，他們才統一譯作「蒙古」，成吉思汗即建國號曰「大蒙古國」，就此統一譯名。（註八）

舊譯元秘史記蒙古祖源有蒼狼白鹿之說，自是無稽，早在游牧民族中烏孫，高車和突厥，皆有類似傳說，只能釋作反映先民圖騰觀念而已。一九七九年大陸地區蒙古學人道潤梯步新譯的《蒙古秘史》，（註九）即將此刪除。

室韋各部中最先遷徙到大漠的，可能是突厥稱之為「九姓達怛」的一支。唐開元三年（七一五），再度強盛的突厥出兵征討鐵勒人時，鐵勒人與九姓達怛聯合抵抗，地點在獨樂河，即今之土拉河。（註一〇）當時這支室韋已成漠北一個勢力。

遼金強大時，蒙古各部俱歸服之，直至海都時始稱汗，四傳至合不勒，團結其族眾，起而反抗女真統治，才漸成邦國式大部族；「蒙古」族稱，亦始為中原人士所聞悉。（註一一）合不勒卒，各部無共主，復分裂。其孫也速該為孛兒只斤部長，屢抗金，後為塔塔兒人所毒殺。其子鐵木真，即日後統一蒙古的成吉思汗，時方十三歲，族人欺其幼小，叛附同族之他部，使其成長到發展過程中，備歷艱辛。成吉思汗以孛兒只斤氏一小部落，先後兼併蔑兒乞惕、塔塔兒、克烈、乃蠻等游牧於草原上之各大部落；更建立帝國，東征西戰，延續一百六十多年，為橫跨歐亞之陸上強權，自有其基本條件。

首先是草原廣大地區，自突厥回紇衰亡後，即呈四分五裂局面，互相攻戰、殺戮與搶掠，人不安生；各族都期望早日統一，減少災禍，鐵木真崛起統一，恰是順應人心願望。成吉思汗一統蒙古各部後，徹底將以氏族為主的部落轉變為以地域混合編組封建式的千戶制，下置百戶、十戶；千戶長則以子弟功臣親信任之，牧民和牧地都加以授予，此一新政治結構亦把社會體系與軍事組織合而為一。將血緣接近的各部族分散再組合，融合為一，由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率領著向外發展，更凝聚蒙古族成為一體。（註一二）

成吉思汗並為蒙古國建立行政體系，設札魯忽赤管民政戶口事宜，斷事官掌司法事宜。又置「怯薛制」，建立大汗護衛，並分掌各項事務，如「札里赤」掌書寫諭旨，「必閣者」掌書記與文史，「火兒赤」係佩弓矢者，「云都赤」係帶刀者，「兀剌赤」掌車馬者，「怯里馬赤」掌譯者等。此衛護體制，又承襲蒙古族傳統的「伴當」，兼有侍從、質子等多重功效，也是大汗簡拔人才之處。（註一三）並頒發若干「訓誡」和「札撒」，將草原上世

代相傳的若干習慣法，作適當修訂整理，簡化後頒行，即此後蒙人世代尊奉之「大札撒」。

一二〇四年大汗征討乃蠻時，俘獲畏兀爾人塔塔統阿，命他以畏兀爾文製作蒙文，書寫蒙語，即今日仍被使用之蒙文，對增進蒙古族統一、文化承傳，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蒙文純熟後，窩闊臺時代才產生記述蒙古族早期最珍貴資料的《蒙古秘史》，（註一四）也是文學佳構，留傳至今。

草原上各部族本來信仰不同，成吉思汗一支信薩滿教，克烈、乃蠻等部信基督教派中的景教。成吉思汗征西夏、畏兀爾和金時，接觸到佛教、道教和西藏的喇嘛教，西征時又接觸到回教，為求各族相安，故對所征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採寬容、放任，並給予適當的優待。（註一五）

有以上這些條件和措施，草原上本屬不同的部族，嗣後都認同自己是蒙古人。

從窩闊臺到蒙哥，漠北的蒙古國歷經三汗，共三十年。成吉思汗在世時就把所占領土分封諸子，傳統是幼子守產，故本土封予四子拖雷，汗臨死時軍隊歸拖雷接掌的十萬一千人亦最多。長子朮赤封地最西，聶伯河以西迄伏爾加河流域地，設帳於薩來。察哈臺封在畏兀爾故地，設帳於阿力麻里境內的忽牙思。窩闊臺封在塔城以東（今新省北疆），三人分配的軍隊總共一萬七千人，所統轄的屬民半耕半牧，多屬突厥語族，在生活方式與宗教信仰上，皆有別於蒙古本土。（註一六）一二二九年窩闊臺繼統，繼續成吉思汗的遺業，收拾西夏殘局，聯宋滅金，統一淮水以北的中原地區，東北直至朝鮮。並重用遼的降人耶律楚材，在金國地區不再虜掠殺戮，改採租賦制度及安撫策略，使農耕地區人民獲得生存綿延。（註一七）

窩闊臺汗又建立站赤（驛站）制度，聯絡各大汗國，這種交通網路對東西文化與商業往來，都有極大影響。即位第六年，即派各家長子率隊西征，由朮赤長子拔都為帥，各部悉力以赴，窩闊臺之子貴由、拖雷之子蒙哥等，均參與是役。西征七年，征服歐洲大半，前鋒直抵多腦河、威尼斯等地。以聞窩闊臺汗逝世訊息，遂班師。新征服俄羅斯等地併入朮赤兀魯思，亦由拔都統治。（註一八）

窩闊臺汗卒於一二四一年，乃馬真皇后攝政，至一二四六年方擁立貴由為繼統大汗，但拔都撤兵至駐帳薩來

後，拒不參加此次庫里爾泰大會，各汗國不睦之象已顯。貴由是漠北第三任大汗，一二四八年初即率兵西進，征金帳汗國，但作戰不利，二年後歸藩地，不久即卒，共在位三年。政權由窩闊臺系掌握，長四兩支早蓄不滿，至是拔都親率部眾，東來與會，合兩系之力，擁立蒙哥為大汗。（註一九）

蒙哥汗即位於一二五一年（其間貴由后攝政達三年），其能承接大統，固由於長支拔都支持，而父拖雷帳下宿將勁旅最多，又長期主持對金、對宋征戰，握有較充實力，均有相當關係。他在位九年，一二五九年統兵攻打四川合州時受傷而死。在位期間重大事件有三：

（一）即位後立對二支、三支反對勢力施以鎮壓，凡窩闊臺系諸王及近臣均遭貶削，位處河西地區以涼州為中心的濶端王，被削爵奪封，封地移與忽必烈。濶端為太宗第三子，曾出兵遠征吐蕃，並召請薩迦派大師貢噶堅參前來，其侄八思巴隨行來涼州，後封地移忽必烈，八思巴遂入忽必烈潛邸，元帝國皇室與薩迦派喇嘛教結緣於此。（註二〇）

（二）命忽必烈負責漠南軍事，全力經營東南，征伐南宋，此後開啟入主中原的元朝——蒙古政權。

（三）派旭烈兀西征波斯各地。忽必烈與旭烈兀都是蒙哥汗的同母弟，蒙哥即位第二年，即命旭烈兀統領阿姆河以西諸地，率軍西征未服各國。四年自蒙古出發，六年滅回教什葉派重地木剌夷，八年攻陷報達，滅回教教主哈里發，九年攻入敘利亞，前鋒到達巴勒斯坦附近之阿音·札魯德。翌（一二六〇）年春得蒙哥卒訊，班師東歸，途中，聞忽必烈已即帝位，遂留波斯，建號伊兒汗國。（註二一）

蒙哥死時，忽必烈正率軍攻鄂州，得訊立即領兵北上，至開平，聞和林諸王將推舉阿里不哥為大汗，遂逕自即位稱帝，開中原元朝，史稱「元世祖」。建元「中統」（一二六〇）。兄弟互爭繼統，忽必烈不得已率兵親征漠北，取得決定性勝利。三年，始改元「至元」，再移兵征討南宋。八年一月，建國號「大元」，九年營建大都北京，遷之，改開平為上都。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蒙古兵陷臨安，南宋恭帝請降，十六年，帝昺殉國於廣東厓山，宋殘餘勢力亦陸續平。世祖在位共三十五年，滅南宋即費時十有六年。其後亦多用兵，蒙古兵力曾東北抵

庫頁島，二次東征日本，用兵占城爪哇，平八百媳婦（今緬甸），連其滅宋前之降大理、定吐蕃，凡陸地用兵攻戰皆捷，航海作戰則多失利。（註二二）

元朝傳位未建立制度，權臣武將每操縱諸王之間，牟取私利，宮闈亦勾心鬭角，各與外戚相結，故世祖以後各帝多出於宿將重臣所擁立，難有建樹。惟第四朝仁宗在位九年最長，較有文治，在中期各帝中算佼佼者。末代順帝在位三十五年，恰與世祖相同，史稱懦弱昏庸，朝臣爭權，內鬩不息，即位第二年，山東廣東各地民不聊生，即紛紛起事。元廷嚴禁漢人南人不得帶刀，亂事愈擴大；黃河又連連決口，天災人禍迭至，更是難以收拾。至正八年方國珍起兵於浙江，十一年白蓮教劉福通擁立韓林兒舉義於亳州，李二起事於徐州。次年郭子興在濠州起兵，徐壽輝、張士誠已先後據地稱王。事實上元朝末二十餘年，因民間反抗力量四起，元廷政令所及只有京畿關隴與東北等處。（註二三）

蒙人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以人數所限，僅能以駐軍於衝要之地控制形勢，各府州縣置「達魯花赤」，負監督之責，達魯花赤始以蒙人充任，蒙人不足時，暫以色目人替代。色目人者，征服漢地（金）、江南（南宋）以外歸順之人統稱，主要是指汪古、克烈、西夏、畏兀、烏斯藏、中亞等地之人。蒙古行政體系以中書省爲總樞，某地區有事故，輒以行中書省前往處理，故冠以「行」字。今日地方機構中「行省」一級，簡稱曰「省」，即自元朝行中書省演化而來。（註二四）

蒙古族建立橫跨歐亞大國，又有完備驛站制度，對東西文化商業交流均有很大作用，元朝影響中原者，天文曆法及醫藥等，伊斯蘭社會方面頗多新知輸入，使元代勝過前代。如郭守敬之精曆算，製渾天儀，實受札馬魯丁之影響。（註二五）

唐宋之修運河，僅由長江聯絡黃河，以運輸糧米，其終點在汴洛。元都北京，除試行海運外，稍後即於山東利用汶水，開會通河，以達臨清，入御河，全長二百五十餘里，此後江南漕米，得由內河直達京師，元末亂起雖一度淤塞，明成祖遷都北京，仍整修運河以貫南北。會通河之開掘，實奠下明清兩代定鼎燕京之經濟基礎。（

註二六

明軍攻克大都（一三六八），元順帝妥歡帖木兒北走，尙據守開平，擁有川、陝、寧、甘、西北及東北一帶，時有再侵中原之意。故明太祖之世，屢遣大軍出擊。最著者洪武三年沈兒峪（今甘肅定西縣北）之役，明軍西路大破擴廓帖木兒，俘其將士部卒八萬餘人，擴廓帖木兒僅與妻子數騎走和林。左翼明軍出居庸關，聞順帝歿，愛猷識理達臘嗣位，即兼程進攻開平。沿途擊破元兵，直陷蒙古上都，俘元主太子后妃及宗王等人，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突圍北走和林，明軍盡獲唐宋以來聚集北京之重器珍物。（註二七）

元主歿於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子脫古思帖木兒繼。太尉納哈出擁兵達二十餘萬，屢犯明邊。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明再出兵征討之，大破納哈出於金山，招降二十餘萬人。翌年再命將出擊，破脫古思於捕魚兒海，俘其妃主以下百餘，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餘口。脫古思與其太子突圍走和林，途中爲部下所殺。經此多番攻戰，蒙族大衰，退居草原後經濟尤爲困乏，於是紛爭日起，再傳至坤帖木兒，爲臣下鬼力赤所篡，從此廢去帝號，恢復舊稱，明史稱之韃靼汗。（註二八）

蒙古西北原爲其別部，其牧地自貝加爾湖烏梁海科布多至天山北路等地，明史稱之「瓦剌」，即元初「斡亦剌」（Orda）之音譯，清人譯作衛拉特或厄魯特。北元既無力統治，瓦剌遂與韃靼分裂，分庭抗禮。明成祖四度親征漠北，如永樂八年（一四一〇）、二十一年（一四二三）、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即對韃靼用武，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征討瓦剌。明廷亦利其對抗，發生牽制作用，助弱抑強，有助於北方邊境的安定。（註二九）但蒙族經濟因連年戰事，更形困苦，韃靼尤甚，其後瓦剌之脫歡與其子也先，相繼執政，勢力更盛，卒有犯邊釀成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一四四九），俘明帝英宗而去。（註三〇）也先之後，瓦剌亦衰，直至明孝宗弘治年間，蒙古族達延汗始再統一，達延汗爲成吉思汗十五世孫。惜統一之局勢短暫，蒙族又告分裂，今日內外蒙古各部分布與形成，則均與此有相當之關係。（註三一）

蒙族入主中原百多年，受農業社會供奉，退回漠北後，恢復遊牧生活。對農業地區產物供應自十分短缺。達

延汗統一各部後南徙近邊，不僅水草較豐，亦便於謀取中原物資，以改進蒙人生活。他分部眾為三部，留季子格埒森札札賚爾於漠北，即日後喀爾喀部之由來，自率左翼駐牧察哈爾，令所部向東發展，察哈爾一系六傳即明清之際的林丹汗，演變為察哈爾內屬八旗。另以三子巴爾蘇博羅特率右翼向河套以西發展。如達延汗之曾孫庫克齊圖墨爾根即蘇尼特部之祖，翁袞都喇爾即烏珠穆沁之祖，皆隸清代錫林郭勒盟。曾孫烏巴什為札魯特之祖，蘇巴海為巴林之祖，均隸清之昭烏達盟。總之，內外蒙古各部，除清代安插西蒙一兩旗外，大都成吉思汗及其弟之後裔，張穆《蒙古游牧記》皆詳敘其世系。

達延汗之孫以豐州河套為中心，漸成強部，稱阿勒坦汗，明史稱「俺答」，雄略能兵，與明爭戰幾四十年，始由盛而衰，後因迎奉格魯派錯南堅錯前來青海宏法，遂信奉藏傳佛教，亦稱喇嘛教（黃教），並奉上「達賴」（蒙語海之意）尊號，由是格魯派大行內外蒙及西蒙各地，明清亦藉之籠絡蒙族。（註三二）

清室初起，以東部內蒙古各部緊鄰，乃以結盟籠絡之，稍後漸以旗制規範之。迨定鼎北京，成其一統大業，乃就內外蒙古陸續建立盟旗制度，崇以爵祿，結以姻媾，結滿蒙合盟之勢，以君臨中原。黃教是清室籠絡操縱蒙人的重要工具，故亦尊崇達賴與班禪等宗教上的地位。內蒙古各部旗歸順最早，且多有姻媾關係，所享政治待遇最優，一般有東四盟、西二盟之稱。東四盟者即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與錫林郭勒盟；西二盟者為烏蘭察布盟與伊克昭盟，共四十九旗，宣統三年敖漢增一旗變為五十旗，以察哈爾特別旗為東西。各旗皆有札薩克，世襲。

漠北喀爾喀清初分三部八札薩克，順治年間曾盟於清室宗人府，號稱歸順。後受準噶爾部噶爾丹的襲擊，舉族南奔，清廷開倉賑恤，散放牛羊，指牧近邊，康熙帝並三次親征朔漠，討滅噶爾丹，始令喀爾喀還歸舊牧，自寄牧至還牧凡經九年（一六八八—一六九七），外蒙以清室有興滅繼絕之惠，始心悅誠服。喀爾喀原有三部，即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與札薩克圖汗部，雍正年間以額駙策凌禦敵有功，由土札兩部分出二十二旗（後再增二旗）成立三音諾顏部，自是有四部。乾隆年間平定衛拉特，安插兩旗於外蒙古，自是四部共有八十六旗。三部保

存汗號，盟與部合，故盟權力較內蒙古爲大。（註三三）

所謂西蒙古族即衛拉特，其部族淵源較雜，多成吉思汗臣屬，（註三四）明清之際分爲四大部爲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時準噶爾部以伊犁河流域爲中心勢力最強，欺凌鄰部，牧於塔城的土爾扈特遂西走伏爾迦河區。牧於烏魯木齊的和碩特也東徙青海。這時和碩特的首領是顧實汗，受達賴邀請，進兵西藏，先向康區滅掉白利土司，又引兵後藏滅掉第悉藏巴的地方政權，將大部分藏族地區置於他的統治之下，名義上奉之於達賴五世。也因黃教勢力伸張到後，班禪方得在札什倫布寺坐床。（註三五）顧實汗與達賴並派員遠赴關外與清通貢好，順治時達賴五世且親朝北京，受冊封。自元初定藏地十三萬戶，授八思巴爲國師，置宣政院以領藏事。明雖採羈縻之策，以四大法王封各教派，以各護教王籠絡地方勢力。至清代以治理蒙族而優禮黃教，遂逐步將西藏再納入版輿。

此後有第巴桑結，密達賴五世之喪不報，反假佛命操縱噶爾丹用兵。康熙帝討伐噶爾丹時，始自俘虜口中得知。第巴又立六世，拉藏汗殺桑結奏請廢第巴所立六世，另立之。蒙藏信眾別立靈童爲六世，清廷爲免爭端，令暫在青海塔爾寺（宗喀巴成道之地）坐床。未久，伊犁之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襲拉薩，殺拉藏汗，廢所立之達賴六世。清軍遂進藏，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延信率滿蒙軍護送塔爾寺坐床之達賴入駐拉薩，藏人稱之七世，以第巴所立之達賴赴京途中圓寂者爲六世也。（註三六）

衛拉特中的準噶爾最強，在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與策零噶爾丹三代皆曾與清廷抗爭，直到乾隆二十年達瓦齊時，方爲清所亡；其部眾半死於征戰，半死於瘟疫，所遺無多。和碩特移牧青海後，以歸順在未入關之前，頗受優崇，但因介入藏事，雍正初又有羅布藏丹津之叛亂，待遇寢薄。清代青海蒙古設和碩特部二十一旗，附土爾扈特四旗，綽羅斯、喀爾喀、輝特各一旗，共有二十八旗。不置盟長，歸西寧大臣管轄。

天山南北路計有杜爾伯特十四旗，附輝特兩旗，分置賽魯齊雅哈圖左右翼兩盟，左翼盟十二旗，內附輝特一旗，右翼盟二旗，內亦附輝特一旗。

屬於舊土爾扈特者共有四盟，爲烏訥恩蘇珠克圖南路盟四旗，北路盟三旗，東路盟兩旗，西路盟僅一旗，共爲十旗。新土爾扈特設青色特齊勒圖盟兩旗。該部有係西走之時扣關歸順清廷者，有係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

一）由俄地伏爾迦河歷千辛萬苦回歸者。其仍留伏爾迦河西岸，屆預約東歸同行時刻不能渡河，則今之卡爾馬克蒙古人。

游牧新區的和碩特，亦有一盟，爲巴圖賽特啟勒圖盟，分三旗。另在今寧夏西端有衛拉特部的阿拉善旗及土爾扈特部的額濟納旗，在清代因歸順原因經過不同，屬特別旗，歸理藩院管轄。（註三七）

第三節 體質特徵、人口與分布

蒙古族系的體質特徵，據胡耐安教授所說：具有通古斯族系相類同的屬於亞洲大陸蒙古利亞本支之中亞細亞型的表徵：圓頭、潤面、中鼻、膚色黃、髮黑直、身材中高。還有，西方人所稱的「蒙古人眼睛」，說是蒙古人所具有的特徵，是指眼型顯見著「傾斜」（Oblique）注視的神態，（註三八）這種說法稍失於籠統。

清末，由於旁人翻譯日本參謀本部新出版的《蒙古地理志》，激發撰著《蒙古志》的姚明輝，（註三九）在《蒙古志》卷二，「人種」一部門，係按「種別」而分：（註四〇）

蒙古人種派別有五：曰喀爾喀、曰額魯特、曰烏梁海、曰唐古特、曰突厥。喀爾喀爲最多，約占三分之一。

喀爾喀種，身矮體強，膚黃帶赤，面平鼻低。居於內外蒙古，大半爲元裔也。凡內蒙古之二十四部、內屬蒙古之察哈爾土默特，外蒙古之喀爾喀四部，除附牧之額爾特輝特二旗外，皆屬此種。

額魯特種，頭大面黃，鼻低頰黑，目小耳大，西人名之曰加爾瑪克種。或居青海蒙古，或居西套蒙古，或居科布多。其居青海蒙古者爲青海和碩特，青海綽羅斯部，青海土爾扈特部，青海輝特部。其居西套蒙古

者爲阿拉善額魯特，額濟納土爾扈特。其居於科布多者，爲科布多之杜爾伯特部並所附輝特部，新土爾扈特部，新和碩特部，額魯特部。附牧於喀爾喀三音諾顏部之額魯特旗，附牧於札薩克圖汗部之輝特旗。容貌風尚，同於喀爾喀。……

烏梁海種，容貌近土耳其人，明人稱爲兀良哈，自稱動巴。居於烏梁海科布多。在唐努山者爲唐努烏梁海，在科布多者爲阿爾泰烏梁海。

唐古特種，身肥肩濶，膚帶淡黑，面長鼻高，毛髮皆黑，脣厚而濶，眼黑而大。居青海蒙古西南部，當柴達木河黃河附近。

突厥種，身肥膚白，耳小頰圓，面額皆長，髮目俱黑，鬚密眉濃，眼角向下，居於西套蒙古西邊，地當甘新交界之地。

此種就人種外貌分別，亦難盡如人意。卓宏謀民國八年所撰《蒙古鑑》，完全沿襲姚氏之說，並無新見。（註四一）照較近二十多年著作徵引，紋及蒙古族體質特徵者，其髮爲黑色，直且長，截斷面爲圓形，鬚較少；但與高加索種混合者，髮呈棕色或栗色，有波形或彎屈者，鬚髯則較豐。皮膚以淡黃色及暗黃色者爲多，混合者則有蒼白色及白色者。頭形方面，蒙古人的頭形較濶廣，與其他族混合者則較長。顎微突，頰骨高且橫濶，鼻較小且凹，鼻孔廣，屬中鼻；但與其他種混合者，常大而直挺。身長稍矮，在一點六八公尺以下者居多。脣薄而略突，四肢比例相當勻稱。（註四二）較前述姚卓二氏所記述詳盡。

事實上此一北亞草原，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活動，史籍上所謂夏有獯鬻，周有玁狁，秦漢時的匈奴、鮮卑，以後丁零，以至三國而後的柔然、突厥、回紇、契丹、最後一統而有蒙古，各民族盛衰起伏，先後不同，或進入中原，或西走中亞東歐，移者自移，留者自留。千數百年興衰變遷，到成吉思汗時代都融合成一個蒙古族，體質上稍有差異的特徵，寧非氏族融合所致。

蒙古的人口，歷代雖有編審之法，如元代編審萬戶，以爲賦稅簽發兵役之依據；清代則定制每三歲編查一

次，將冊送報理藩院，然所登錄者惟十八歲至六十歲之丁，若老疾婦孺則無之，故亦不足為據。（註四三）故其人口總數，臆算或謂有四百五十萬。（註四四）卓宏謀《蒙古鑑》則云：

據英人調查，內外蒙古人口，約在三百萬，內蒙古占八十萬，內滿漢雜居者為二十萬，每方里約占二十餘人。（註四五）

以此項資料數據與著書年月估計，亦當為清末之數據，兩書所記差異甚大，只可並存供參考耳。

民國鼎革，國事蜩蟬，且多未統一，戶口編審工作，雖屢有功令，各省實地履行亦敷衍塞責，殊難一致；所得數目，年鑑中雖間有登載，亦難盡信。蒙藏委員會民國五十年六月出版一系列「邊疆叢書」，第一輯《邊疆與國防》，載有大陸地區少數民族五十二種調查數：

蒙古族 一百四十六萬多人（外蒙古者除外）。

主要聚居在「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

東鄉族 十五萬人。

主要聚居在甘肅省「東鄉族自治區」，使用蒙古語系語，無文字，信仰伊斯蘭教，以農業為主。

保安族 約四千多人。

聚居在甘肅省臨夏縣，以農業為主，使用屬蒙古語系語言，無文字，信伊斯蘭教。

裕固族 三千多人。

聚居在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以畜牧業為主，無文字，信仰喇嘛教，裕固族本屬突厥民族回紇後裔，今民族學者尙多爭論，惟其東部裕固族，則使用蒙古語系語言。

達斡爾族 四萬四千一百多人。

聚居在黑龍江愛琿縣，內蒙古呼倫貝爾，及新疆塔城。以農業為主，自身無文字，使用蒙文、滿文及漢文、蒙古語系語。

土族 五萬三千多人。

主要聚居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以農業經濟為主，無文字，信仰喇嘛教。（註四六）

大陸地區在調查時註明：已知少數民族共有六十多種，此時是公布其已確定名稱的五十二種所列統計，（註四七）蒙藏委員會編寫此作者引之。如計入外蒙古人口一百餘萬人，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蒙古語系人口總數，仍不過二百五十萬人口。

民國八十年夏，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組隊前往大陸地區，走訪各少數民族地區後，編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註四八）蒙古族部分錄於第十章至第十四章，撮其人口方面相關資料於次：

蒙古族人口，在中共統轄區內有四百八十萬六千八百四十九人，主要聚居在「內蒙古自治區」，約占蒙古族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三。其餘多分布於「新疆畏吾爾自治區」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及「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縣」、「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甘肅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甘肅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另外則散居在寧夏、河北、四川、雲南及北平等省市。（註四九）全「內蒙古自治區」人口，民國七十一年調查共二百四十八萬九千七百八十人，外蒙人口約二百萬餘。（註五〇）

東鄉族自稱「撒爾塔」，為甘肅省三個特有民族之一。其人口數有三十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二人（民國七十九年調查）在甘肅省有二十三萬七千多，占總人數百分之八十五，聚居於「臨夏回族自治州」，而以「東鄉自治縣」最為集中；有四萬多東鄉人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由甘肅移往「新疆畏吾爾自治區」。有八千多人居於「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其餘則散居蘭州市、青海省及「寧夏回族自治區」。（註五一）

土族多自稱「蒙古爾」，人口有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四人（民國七十九年調查），主要分布於青海省東部河湟流域。「互助土族自治縣」有四萬七千二百零八人，約占全縣人口百分之十五點四；民和縣土族有三萬三千餘人，約占全縣人口百分之十一。大通縣有土族二千九百餘人，黃南州有六千三百人，海北州有四千六百人，海西

州有一千三百人，樂都縣有二千二百餘人，此外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尙有一萬餘人。（註五二）

達斡爾族原爲黑龍江以北、精奇里河區一支，信仰方面仍以薩滿教爲主，人口數以民國七十九年調查共有十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七人。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約五萬八千多人，黑龍江省三萬多人，「新疆畏吾爾自治區」四千多人，其餘則分散於吉林、遼寧、北平等二十一個省市。「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內有「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和「鄂溫克自治旗」，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郊區爲其主要聚居地區。（註五三）

保安族爲甘肅省三個特有民族之一，其人口依民國七十九年調查，在甘肅省境內者有八千三百二十六人，占總保安族人口百分之九十三，其中又有八千人以上聚居於「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占全縣總人口數百分之四點七三。保安族總人口共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人，除上開八千三百餘人外，其餘分散於青海省河東地區及新疆等地。（註五四）

裕固族自稱「西拉玉固爾」（Sari Yugu），共有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七人，其中一萬人多聚居於河西走廊祁連山北麓紅灣寺一帶；隸屬「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即占八千餘人。其餘則聚居酒泉縣黃泥堡裕固族鄉，和散居張掖、蘭州各地，另有三百人散居於新疆及青海。裕固使用兩種語言，西部裕固族屬於突厥語，是一種古老的回紇語，至今仍保留著古代突厥語和回紇語的許多詞彙。東部裕固族，則屬蒙古語族。（註五五）

茲將六種蒙古語族近年人口普查數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蒙古語族人口普查統計表

單位：人

	蒙古族	東鄉族	土族	達斡爾族	保安族	裕固族
民國五十三年 普查人口數	一、九六五、七六六	一四七、四四三	七七、三四九	六三、三九四	五、一二五	五、七一一
民國七十一年 普查人口數	三、四一一、六五七	二七九、三九七	一五九、四二六	九四、〇一九	九、〇二七	一〇、五六九

人口增長率%	七三・五五	八九・四九	一〇六・一一	四八・三〇	七六・一四	八四・八七
民國七十九年 普查人口數	四、八〇六、八四九	三七三、八七二	一九一、六二四	一二一、三五七	一二、二二二	(一二、二九七) 六、一四八
人口增長率%	四〇、六八	三三・八一	二〇・二〇	一九・〇八	三五・三八	一六・三五

註：裕固族約一半人口聚居東半者為蒙古語族（表列為全族人數），合共五百五十一萬人，加上外蒙人口，依民國七十九年調查為二百一十八萬四千人，故蒙古族共有七百七十萬餘人。

蒙古族之分布，除使用蒙古語之東鄉族、土族、保安族與裕固族前已敘及外，民國以來承襲前清治理內蒙古、西蒙古及青海蒙古者，盟旗制度大致沿襲而稍加改易。清末內蒙古分東西六盟，凡四十九旗。宣統三年（一九一）四月，昭烏達盟之敖漢旗分為左右兩旗共五十旗，外蒙古喀爾喀四部八十六旗，青海蒙古左右兩盟二十九旗，分散於天山南北隸新疆省及科布多地區者，共有杜爾伯特二盟十六旗、土爾扈特五盟十三旗、和碩特一盟三旗。旗有「札薩克」，世襲；盟長係由旗札薩克中擇位尊望重才能出眾者，由欽命簡派；但會盟及協調盟內各旗紛爭與承轉公事外，辦公亦需由本旗人分擔，故實際上控有牧地與牧民者，為旗之札薩克。

外蒙古喀爾喀四部八十六旗，內三音諾顏部乃雍正年間增設，土謝圖、札薩克圖及車臣三部均保留汗號，盟與部合；故喀爾喀的盟長本為部汗，其權較重。新疆、青海各盟旗均為乾隆年間平定西北，安置衛拉特各蒙古部族而分布。（註五六）辛亥年外蒙在俄人煽惑下倡言獨立，不僅喀爾喀四部，連同分布於科布多地區的杜爾伯特、札哈沁、與輝特、明阿特各旗，亦連帶無法有效治理。（註五七）

另內屬蒙古、清制由當地之將軍、都統等管理。察哈爾有八旗蒙古及達里岡崖與商都達布遜諾爾兩大牧場，黑龍江屬呼倫貝爾區達斡爾蒙古、綏遠歸化歸將軍管轄下土默特旗。（註五八）又歸甘肅省的兩直轄旗——阿拉善



旗與額濟納二特別旗。內屬旗設總管，任命制，特別旗有札薩克。（註五九）

民初，有關統籌蒙藏行政事務，設蒙藏事務局，隸內政部，繼而擴大體制為蒙藏院；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改設蒙藏委員會。至省級地方機關，民初循前清舊制，裁將軍大臣，熱河察哈爾綏遠為三特別區，仍留都統，青海設辦事長官，管理蒙旗及墾民新設府縣等事。（註六〇）民國十七年九月，熱、察、綏、青與西康同時建省，使行政體制上統一。（註六一）惟蒙古地區盟旗制度與省縣體制雙軌運作，矛盾牴牾甚至利害衝突，遂所不免。

國民政府時期，內憂外患無日無之，蒙古地區幾非政治實際權力所及，故資料難全亦難徵信，僅譚惕吾所撰《內蒙之今昔》，保存當時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察哈爾十二旗群，較為確實的調查資料。此書出版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資料係本其服務內政部，民國二十二年隨行黃紹竑部長巡視內蒙、宣慰德王等所發動的蒙古自治運動時蒐集而來。（註六二）撮其概況為：

（一）錫林郭勒盟：位於察哈爾北部，會盟於錫林河畔。東北以興安嶺山系為天然界與黑遼二省接壤，北及西北與外蒙古車臣汗、土謝圖汗二部毗連，西與綏遠烏蘭察布盟相接，東南與熱河的昭烏達盟相接，南抵察哈爾八旗為界。以整個內蒙古言，實居中心之形勢。該盟人口各方估計極不一致，有估計為十萬左右或五萬餘者，惟據相關方面考察所得，僅三萬六千餘人。（註六三）分十旗，為完全未設縣之區域。截至政府頒行蒙地不再移墾之前（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蒙古地方自治原則」八項中第五項：各盟旗現有牧地，停止放墾），錫盟為內蒙古地區未經開放移墾的僅有蒙旗。

（二）察哈爾十二旗群：此中八旗本為林丹汗的部眾，歸順後復叛，康熙年間始分為八旗，改內屬。地在宣化、大同邊外。左翼四旗為正藍、鑲紅、正白、鑲黃四旗，當時已屬察哈爾省管轄，多已設縣治，如多倫、寶昌、張北、沽源、康保等縣皆是，旗地與縣地錯綜重疊；右翼四旗為正黃、正紅、鑲白、鑲藍四旗，亦多設縣治，所謂綏東五縣即豐鎮、涼城、興和、集寧與陶林，皆在此區。現歸綏遠省管轄。四牧群為商都牧群，為達布遜諾爾牧場之演變，地在商都，康保兩縣以北。左翼牧群、右翼牧群原為八旗王公牧場，及由原屬太僕寺之明安牧群演變

而成的牛羊牧群。因所役使者均為蒙古牧民，今統由察哈爾省管轄，但牧地則與察綏兩省錯綜。

十二旗群人口數，依據民國二十年中法學術考察團的調查數為十萬八千三百多人。依據日本特務情報調查估算約有六萬人。（註六四）

（三）烏蘭察布盟：地處綏遠省北部，東接察哈爾，西與外蒙三音諾顏部及套西阿拉善額魯特旗毗聯，北抵土謝圖汗部，南與伊克昭盟接壤。烏盟與伊盟為前清時的西二盟，烏盟東北接錫盟之蘇尼特右翼旗界，東南接省轄武川、固陽二縣。盟地土壤肥沃，河流亦多，頗宜農耕，南部已設有縣治。該盟蒙民人口約七萬一千名，但民國二十二年省教育廳所作調查，實為四萬八千餘人。至二十二年已在蒙地設縣治者，有武川縣、包頭縣、五原縣、臨河縣、固陽縣及安北設治局。（註六五）盟旗與省縣行政管理土地錯綜，亦難免糾葛。

（四）伊克昭盟：伊盟位於綏遠省西部及西北部河套之中，東界黃河，西接阿拉善額魯特旗，南抵陝西邊城，北界烏蘭察布盟，分作鄂爾多斯左右翼中前後七旗。移墾最多，牧地已稀。全盟人口各方調查亦不一致，有謂七萬七千九百人者，綏省教育會調查約九萬二千七百五十餘。（註六六）盟地劃為縣治者，包頭、五原、臨河三縣跨烏伊兩盟，另有薩拉齊縣、清水河縣、托克托縣與東勝縣，亦不免土地管轄錯綜而生紛爭。

蒙民分布本以內外蒙、科布多為主，外蒙變作，科布多隨之。該地區已非我實際統治權力所及。僅內蒙古完整，民國二十年日軍入侵東北，復占我熱河，東四盟中哲里木盟十旗，卓索圖盟五旗，昭烏達盟（本為十一旗，宣統三年增為十二旗）又陸續淪陷日寇之手，但東三盟之移墾不在伊克昭盟之下，蒙民之人數由已知四盟亦可想見大概。

第四節 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

一、生活方式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統一前，是比較落後的部落社會，生活一切資源都靠遊牧和狩獵而來，適合這種條件的生活方式，正如邱處機《西遊記》中所云：「其俗牧且獵，黑車白帳爲家，衣以葦氈，食以肉酪」。（註六七）

生活方式要與民族聚居自然環境息息相關，蒙古族聚居地，係一面積遼闊、大陸性的高原盆地。東南是半丘陵狀的地形，西北是山岳地帶，中間是被稱爲「瀚海」的戈壁。東南丘陵區是水源充足和牧草繁茂的好牧場，西北山岳地帶是白樺、檉柳和松榆等林木產地及狩獵場。戈壁中水源並不十分短缺，生有稀疏矮草。蒙古本土中心是克魯倫河、土拉河、鄂爾渾河、色楞格河的上流，也是水草豐茂地，自然孕育遊牧生活。（註六八）

蒙古地區在高緯度，西北多山阻擋水氣進入，故氣溫低、雨量少，每年春末雪方溶化，八月一場寒風，就能使一望無垠的草原盡皆枯白，所謂「胡地八月飛白雪」，即描寫秋季高原氣候的驟變。由四、五月到七、八月，一年中生長期間短，自然條件限制農業發展。故僅東南靠近長城的狹長地帶（東四盟中除錫林郭勒盟）、西部陰山擋住寒風的河套一帶，自清代中葉農業逐漸興起，外蒙庫倫、和林等地一帶也有農業，這些半農半牧地區之生活方式、食、居、衣等亦有改變。（註六九）

蒙古族所養牲畜，有馬、駝、牛和羊，羊又分綿羊與山羊，合之稱五畜。

馬是蒙古人最喜愛的家畜，也是交通代步，無論出門往來、訪友旅行、打獵放牧、日常生活中幾乎離不開牠，行軍、打仗時馬也是重要裝配。馬群放牧常在離家較遠的草場，由男人負責，天氣突變、野狼襲擊、馬匹走失，都是壯健牧人一展身手的機會，也是嚴酷的磨練。馬群中有不馴服的馬匹，春天要馴服牠並剪掉長鬃，滿兩歲的馬，要開始駕馭並配鞍騎用，這些調教訓練、馴馬剪鬃，都是年輕牧人體力和騎術的表現。母馬較溫順，用來繁育兒馬和擠乳；公馬除選留二、三種馬，均予閹割，即所謂「騾馬」，以供乘用，間或亦用以駕車，套雙馬快車，供病人、女眷需用。（註七〇）

駱駝分布和使用在西南沙漠地方及戈壁，東部則少。蒙古之駝爲雙峰駝，多褐黃色，體型大，能負重行遠，且可數日不飲不食，在水源難尋牧草稀少的沙漠地帶可以維持，故稱「沙漠之舟」。惟宜早晚行走，白晝歇息，

日程不宜急迫。（註七一）

蒙古習俗尙白，白馬視爲尊貴，白駝尤爲祥瑞，故清代規定外蒙古三汗和哲布尊丹歲有「九白之貢」，以白駝一、白馬八，充爲進貢物品。（註七二）

牛則提供蒙古人牛乳、牛油和牛肉，也擔任運輸工作。牛隻在家近處放牧，一般來說不需特別照看，拂曉時分牠會自動走去牧場，日落時又走回來。幼馬和幼駝都在母親身旁，隨群進出，惟有牛犢留在牧人家中養育，等母牛返回，交給母牛餵乳，待牛犢吃飽後，才開始擠乳。

運輸方面，主要是駕車，帳幕遷移要用牛車搬運，在多家一起移牧時，二、三十輛牛車聯成一行，在茫茫草原上緩緩前行，這畫面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還是隨處可見。牛皮也是製革的重要原料。（註七三）

綿羊山羊合牧，在蒙古家庭中以畜養羊隻數目最多。計算財富，以馬、駝、牛爲大家畜，一匹或一頭相當於小家畜羊五隻。但羊乳和肉供飲食之用，皮供穿著之用，毛絨用以紡線製氈，食衣住都離不開羊。（註七四）牧放羊群，早晨趕往牧場，黃昏回家，白天要防範野狼偷襲、離群的羊隻走失，常養幾隻蒙古犬來協助照看羊群，一般家庭都由婦女或尙未成年的孩子擔任放牧之事。羊羔養在家中，傍晚羊群回家，再由牧人將它交給母羊，無論羊群多大，母子間不會發生錯失。羊群剪毛和梳毛，在一定的季節統由婦女擔任。蒙古人的肉食，通常以牛肉和羊肉爲主，馬駝非特殊情況，已不復食用。（註七五）

蒙古族住居古籍稱穹廬、毡帳，俗稱「蒙古包」。遊牧要逐水草而居，故毡帳常在春秋隨牧地水草而遷移，古時稱之「行國」；幕帳初冬必選背風山麓紮住，以避寒風侵襲，夏季則移往高敞通風之處。（註七六）蒙古包最大優點即易拆易裝，便於搬運，一項蒙古包只需一頭駱駝或一輛兩輪牛車，就能運走，兩小時左右就能搭蓋起來，這就是「行國」居的主要條件。再者，蒙古包可以就地取材、就地製作，民間一般手工藝都能勝任，補修、翻新相當方便。（註七七）蒙古包外型雖小，包裏面能使用的面積卻很大，且通風、採光條件都不差，不畏風吹雨打，冬暖夏涼，十分適合經常移動的牧民使用。

蒙古包呈圓形、傘狀頂，搭蓋時先鋪好地盤，豎立包門，然後以幾片或多片「哈那」(bān)圍成包壁，(註七八)「哈那」即以皮帶將一根根木棍編連成片，搬運時可以摺疊，每根木棍高約五尺，串連成片伸開寬約六尺，一般六片就可圍成一個蒙古包的包壁，以皮帶將聯片繫牢，裏外再以毛毡緊緊細紮。包頂覆上一頂傘骨狀的頂蓋，用根根木椽和包壁連成一體，覆蓋上毛毡再以繩索細牢。頂上有天窗，以利通風採光及排放炊煙，陰雨風雪夜晚也可啓閉。門則因風向關係多開向東南，寒冬門上加掛一層毡簾，頂及壁也多覆一層毛毡，地上鋪木板及革，再鋪毛毡地毯。包中央爲火架，是炊食取暖之處所。門對面是主人臥床，床前是主人坐席，主人的右手邊，是客人的坐次，左手側方是家人應坐的地方，離門愈近表示地位愈低。主人床頭面放置佛龕等，環繞包壁多置箱櫃，門的左旁則堆放燃料什物等。(註七九)

體型大的蒙古包，需加包頂支柱，可容一兩百人。蒙古可汗及各汗帳幕有容千人以上的大帳幕，故有固定式和遊動式兩種蒙古包。在半農半牧區，若干保留蒙古包的形式，已用土築成圍壁，包頂覆蓋葦草。(註八〇)

蒙古人傳統服式是肥大長袍，從十三世紀帝國時代旅行家所記述，其式樣和製料大致僅稍有改變，沿用至今。其服右衽，道服領，少數爲方領，以毡、皮革、帛製之，近代亦用布綢。衣肥大，長拖地，冬服兩襲，一裘毛向內，一裘毛向外，男女樣式相似。一般分夾、棉、皮三種，冬用羊裘爲裏，以綢緞和布作面。夏衣以布綢緞絹作料。(註八一)草原景色單調，只有藍天白雲地褐草綠，故衣著色澤喜用鮮艷色，紅、黃、紫等最爲普遍，絕不使用黑色。(註八二)袖窄長，袍下擺不開叉，領口衣襟與下擺多鑲邊，邊寬寸許，相當醒目。穿著時將長袍往上提，以紅、紫諸色綢緞腰帶，緊束腰部，兩端懸垂兩側。此種服裝適於騎馬放牧，又可護膝防寒，夜宿亦可權充被蓋。(註八三)蒙人多穿牛皮靴或馬靴，近代半牧區已有改穿鞋者，但過年過節時還穿靴，靴幫和靴腰上繡有各種圖案的布面大絨靴。(註八四)女子所著長袍與男袍相似，婚後去掉腰帶，代之一件坎肩。帽子冬令多以羊羔皮製，紅頂，女帽更飾以寶石等穗子，夏令則以顏色鮮明頭巾包頭。(註八五)但女服東內蒙婦女受旗裝影響，直筒式長袍兩邊開叉，鑲花邊，穿繡花鞋。(註八六)

飲食方面，傳統蒙古生活中，乳和肉是主要飲食。家庭主婦一早即熬一鍋奶茶，用磚茶加水 and 少許鹽煮沸數次後，加上大量牛奶而成。蒙古人飲用茶磚，當是接受黃教後受西藏熬茶影響而起，俺答和明才有茶馬市。飲時還加炒米、奶皮子和奶豆腐等，皆可增加用餐後維持較長的時間免於饑餓。有時還吃昨日煮好的羊肉及油炸麵點。炒米是以糜米製成，麵點是蕎麥所作，近代方有小麥麵粉麵條等。奶皮子是多次滾煮鮮奶攪拌，微溫凝結在表層的奶脂，曬乾而成。奶豆腐是脫過脂的酸奶，隨煮隨攪，直至呈黏著狀時，製成豆腐塊狀，經日光曬乾而成。（註八七）午餐與早飯大致相同，晚餐較豐盛，煮大塊羊肉，切割而食，奶茶和鮮乳酪也是必備的。茶磚多由內地漢口運往，蒙人藏人都需要，為日常生活中重要物資之一。

蒙古族傳統的酒是馬乳發酵製成，即《元史》所謂「馬潼」，營養成分極高。（註八八）《輟耕錄》內就將它分為紫玉漿和元玉漿兩種，（註八九）認為是上等飲料，有活血、消食、健胃和治療結核等功效。

二、社會組織

蒙古族社會組織與其歷史發展有密切關係，該族系源於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流域的一個部落，以「蒙兀室韋」之名初見於《舊唐書》。（註九〇）九世紀中期，趁回鶻汗國崩潰，移入蒙古高原東部，逐漸和留在當地的突厥語族居民相融合，經濟生活也過渡到以遊牧為主。十二世紀時，子孫繁衍，氏族枝出，漸擴布到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東一帶，這時期以血緣為組成的部落集團，其中較著名有乞顏、泰赤烏、弘吉刺、札答蘭、兀良合等部落。當時與他們同在蒙古高原上游牧的，有使用蒙古族語的塔塔兒，活動在貝加爾湖周邊，蔑兒乞部遊牧於色楞格河流域，和貝加爾湖西葉尼塞河上流的斡亦剌部。另有三個信奉景教、由突厥貴族統治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據回鶻汗庭故地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蠻和靠近陰山地區的汪古部。（註九一）

由於畜牧業的發展，富裕者由氏族中分出來，被稱「那顏」，爭奪、劫掠和攻戰，也產生「那可兒」軍事上的隨從和掠來的屬民與奴僕，氏族中的平等關係，有尊卑和隸從的差別。至一二〇六年鐵木真被推戴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漠南漠北凡使用蒙古語文者皆自稱為蒙古人，這高原也稱作蒙古地區。成吉思汗徹底改變蒙古

地區各部落原有的社會組織，建立千戶制度，按身分等級分配牧地和依附的牧民；千戶以下有百戶、十戶、劃分人口，千戶長分封子侄功臣，將以血緣發展而成的部落，變化成帝國以地緣為主融合各部落牧民的組織。千戶也是政治、軍事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千戶以上有萬戶統領軍隊。

在蒙古國東西征戰中，吸取中亞及金夏的文化工藝，元朝統治中原近百年，更以農業和手工業增進和調劑游牧經濟。惟蒙古地區領地分封制並未變更，蒙古族人因長期戰爭大量徵調出征，投入生產勞力反日益減少；加上元室諸王內訌爭戰，破壞甚鉅，中期以後朝政腐敗，賦斂繁苛，在在損傷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一三六八年明朝攻克大都，元室北走退還蒙古草原。經明朝多次征討，蒙古大汗權威衰微，各封建主自行割據，於是分裂為韃靼與瓦剌兩部，雙方進行六十年爭奪汗位之戰爭。明用封王賜爵、經濟援助和軍事介入等不同手段，平衡兩方實力，使其人各自為雄，爭戰不息；瓦剌的也先雖一度強大，也未能持久。長期內戰，使本已衰退的城鎮手工業、商業和農業全部毀滅，蒙古族又恢復粗放的游牧生活。（註九二）

十五世紀末，蒙古達延汗又統一蒙古地區，將錯落紛紜的部落、各不相屬的領地再作調整，重建蒙古社會秩序，合併成六個萬戶，分左右兩翼；他統率左翼，有察哈兒、烏梁哈、喀爾喀三萬戶；任其第三子為濟農（副汗）統率右翼，有鄂爾多斯、土默特和來謝布三萬戶。西部瓦剌四萬戶則仍其舊。這次區分大體上奠定下明代後期和清代蒙古各部的形勢。十六世紀中，喀爾喀萬戶因人口繁衍，由駐牧哈拉河西岸和克魯倫河一帶，七個鄂托克西向發展到色楞格河、和林等地，分成札薩克圖汗，土謝圖汗和車臣汗三部。

達延汗死後，蒙古各部雖又分裂，但戰亂已減少，東西兩翼各向西東開拓發展。亦因西部俺答汗皈依佛教，黃教在蒙族內寢興，深深影響蒙民生活方式。社會結構中貴族、平民、奴僕之外，新興的寺召、喇嘛，亦成社會中另一受尊崇有權勢的特殊階級。（註九三）

西部瓦剌在十六世紀分為四部：游牧於伊犁河流域的準噶爾，塔爾巴哈臺一帶的土爾扈特，阿爾泰一帶的杜爾伯特和烏魯木齊一帶的和碩特。這些部族之間，由於權勢衝突及牧地和屬民的爭奪，不斷發生內訌戰爭，牽動

彼此間力量的消長。明清之交，由於準噶爾強大，土爾扈特西走伏爾加河流域，乾隆中期雖大部東返，仍留當地者即為俄屬卡爾馬克蒙古。和碩特則東進青海，並伸勢力於西藏，在清末入關前，即會同達賴五世向清通好。（註九四）

清室初興，與鄰近各蒙古部族結盟，以壯大對抗明朝的勢力，平定察哈爾林丹汗，接受漠南十六個部、四十九個領主之奉戴，改後金而正式建國「大清」。入關後又經百年經營，方完全掌握大漠南北直至天山以北和青海草原的全部蒙古部族。（註九五）清朝統治者根據本族與蒙古族長期接觸的政治經驗，吸取歷代中原王朝常困於北方民族入侵的歷史教訓，制定盟旗制度，再度徹底改變蒙古族的社會組織。

首先把原來由蒙古族所有「兀魯思」、「鄂托克」等大小領地拆散、合併，重新改編為許多互不相屬的旗，作為行政及軍事單位；又分兩個系統，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各置「札薩克」，世襲制，分別隸屬於中央王朝統治。對黃教大喇嘛和寺院特別予以優遇，使擁有土地和屬民，在封建貴族外又多僧侶特權集團。蒙族人民也被分成阿拉巴圖（貢民）、哈木濟勒噶（隨丁，隸屬不是札薩克的臺吉）和沙畢部眾（屬寺院的民人），三者皆負擔其貢賦和勞役。（註九六）

經過百年的和平，經濟繁榮，人口孳生，西起鄂爾多斯、東到郭爾羅斯的狹長地帶，清廷所設旗界的封禁，早為農民所打破，村落屯聚，城鎮興起，商業、手工業亦逐漸繁榮，如歸化城、多倫諾爾、鄭家屯和外蒙古的庫倫，都發展成商業城市，張家口亦成內地和蒙古貨物集散要衝。這些變遷，大對於盟旗、小對於蒙古家庭與生活方式，皆產生潛在而久遠的影響。

蒙古族一般家庭，男人占有支配地位，舊時習慣上妻子不能直呼丈夫之名，但男子處理家庭大事應取得妻子同意。通常由最長輩的男人當家長，最長輩的男人死後由最長輩的女人主持，只是祭祀和重大慶典，則不能由女人擔任。遇此情形，如有子可由年長之子出面，無子則請近親長輩代為主持。（註九七）

蒙古族亦有大家庭，由父母、兒、媳及未嫁之女、孫兒女等組成；兒子娶妻後另居一蒙古包，仍一起放牧，

農牧區則另居一室，家產亦統一。父親去世後兄弟也有分家的，分家財時，年長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末子繼承父業，即蒙古諺語所謂「年長者十，年少者四」是也。蒙古人家庭，一般都由主婦料理家務，終日操勞，對翁姑孝順、對丈夫賢淑、對子女慈愛，辛勤溫順之風由來已久。（註九八）

十九世紀西方勢力東侵，在內外矛盾激化和經濟力量衝擊下，清廷所制定蒙漢隔離及旗界封禁等限制逐漸成為具文。由於漢族農民大量移入與半農半牧區出現，蒙古社會的土地關係、農牧關係及蒙漢兩族相互關係，都產生重大的變化。

在農業區或半農業區，蒙古牧地不再是公有制，出現私人的占有制。旗主和旗府官員、寺院的上層，大量圈占牧地，以屬民的勞役來耕種，增加財富，或直接典賣給移入的漢人，家庭間富裕或沒落也產生變化；牧區出現僱傭的放牧制，以及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內地商業資本和高利貸深入蒙古地區，進行不公平的交易和高利率的盤剝，旗主負債累累，甚至以應徵收的貢賦或額外加攤的費用作為抵償，亦加速蒙古地區社會組織的崩壞。（註九九）

第五節 宗教信仰與婚喪禮儀

一、宗教信仰

蒙古族生活在廣闊草原上，見到的是天蒼蒼、地茫茫，覆蓋著大地的蒼天，一望無邊無涯的大地，感受到永生的蒼天是首先崇拜的對象，滋生萬物的土地是次一對象。於是日月星辰、風雪雷電、山川水火等，都具有靈異，這是宗教形成的源頭。在蒙古草原上對天的崇拜，已有悠久歷史，〈史記〉〈匈奴列傳〉內即記述匈奴單于敬畏上天的史實，蒙古族原始宗教中崇拜上天，實其來有自。

今稱謂薩滿教是蒙古族最先融入原有自然崇拜和泛靈說的原始宗教，亦非只有蒙古族信奉。薩滿一詞是滿

語「巫祝」，在蒙古語中並無此名詞，〈蒙古秘史〉中漢字音譯是「孛額」，意譯「師公」，（註一〇〇）孛額介於天人之間，能祝福禳災，他們以天為最高之神，其他自然界及自然現象經人格化後都是次於天的諸神，至於鬼和動物的魂則是供他驅使的靈氣；作法時也有一套祝禱之詞，但在內容上未脫拜物的原始風貌。

蒙古族系最早的史籍——〈蒙古秘史〉，就是以「奉天命而生的……」（註一〇一）開端，說明成吉思汗一系的祖先發祥。成吉思汗初登大汗位，也是由能知神意的濶濶出把上天的意旨轉達給他，才即大位的。（註一〇二）成吉思汗在脫險或每次大征伐時，都首先祭天，天是可汗信心和必勝的泉源，也是使他自肅自律的力量。他的部屬也深信他是天命所歸，才使十三世紀初蒙古族系在他的領導下，創建空前的大帝國，也融合幾個散布草原上生活方式相同的民族，凝聚成一個蒙古族。

神靈化的上天，元代譯法是「長生天」，即「永生的蒼天」。在藏傳佛教進入蒙古地區以前是這民族信仰上崇拜的最高之神。次於上天的崇拜對象，就是「大地」，見於〈蒙古秘史〉凡是可汗的國書或諭旨，常有「在天地的氣力裏」一語，就說明「地」是蒙古族崇敬的第二神靈。山在廣濶平原上格外顯得巍峩，河是逐水草而居牧人生活所依賴，在成吉思汗未立前，就祝封過不兒罕山、稱道斡難河為母，（註一〇三）都紀錄在〈蒙古秘史〉中。水和火是聖潔的象徵，生活所依賴，蒙古族人也崇敬著。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內，凡將污物投入水或灰燼中者，都要受到懲罰。在各地區都有各個地區的神靈，它們保護當地的人民，（註一〇四）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作祟危害入侵該地區的敵人，秘史就記述太宗窩濶臺遠征金國時，金國地方神祇作祟，使他久病不癒。（註一〇五）

「孛額」也占卜，告人休咎，蒙人將羊胛骨在火中燒烤，視其紋以斷。（註一〇六）另外軍中大纛旗，是全軍的守護神，出征、行獵前必定要行「禡牙」之祭。（註一〇七）藏傳佛教普及後，在蒙古各角落裏，仍遺留一些「孛額」。如在呼倫貝爾區的達呼爾蒙古及貝加爾湖周邊的布里雅特蒙古族中，就可找到。

薩滿教既是一個多神的泛靈論，所以不具有其他宗教的排他性，在蒙古帝國中能包容各宗教並予以尊重、優

待，有利於蒙古族治理各民族。

蒙古族信仰最普通、最深遠的是藏傳佛教，即俗稱喇嘛教。蒙古族對於外來宗教，首先接觸的是景教；（註一〇八）其後蒙古西征，與希臘正教及羅馬正教發生接觸，教宗或法王都有派使東來的事，蒙古族人也有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註一〇九）中國本土的道教和佛教，在成吉思汗及窩闊臺汗時代，也陸續傳入蒙古地區，（註一一〇）但這些外來宗教，都未能普遍獲得蒙古人的接納和尊奉。惟有西藏獨特的佛教——喇嘛教，適於遊牧民族，尚法術和重色彩，融合薩滿教中泛靈的神祇——成爲佛的護法，廣被於蒙古族群生息的空間。

蒙古族與西藏佛教發生接觸，最先是封於涼州的窩闊臺次子濶端，曾派軍隊進征吐蕃，並邀薩迦派大師班智達貢噶堅贊前來。（註一一一）憲宗蒙哥即位，元年分派各軍進征，也有一命和里縛統吐蕃等處蒙古漢軍，皆仍前進——之諭令，（註一二二）說明從濶端之後，蒙古軍力仍留駐在藏地。忽必烈奉命總統漠南軍事，經營大理，兼營吐蕃，故與藏地各宗派往來較多，薩迦派的八思巴就進入忽必烈幕中成爲主要人物之一。八思巴說服忽必烈和其后妃皈依佛法，此算是歷史上之大事，忽必烈信奉或有政治目的，（註一二三）但此後影響六、七百年蒙古族人民子子孫孫都虔誠奉佛，卻是一件確切的史實。

受元朝皇室和貴族崇敬的西藏佛教僧徒，謹持修行的固多，但亦有不少仗勢欺人、貪戀世俗之類。雖同屬釋教，由於戒律教儀不同，藏僧跋扈，普通引起內地臣民不滿；而宣政院竟有「毆番僧者，截其手，冒之者，斷其舌」，（註一二四）特別嚴酷的禁令。膽巴國師的弟子桑哥爲相後聚斂貪污，（註一二五）楊璉伽真的發掘南宋陵墓，（註一二六）妥歡帖睦爾汗（元順帝）受番僧包圍不理朝政等，都使蒙古王朝喪失民心，國事廢弛促成崩亡。一三六八年，明朝興起，蒙古本土與西藏間交通阻隔，原本只傳布在皇室貴族等的藏傳佛教，亦漸衰弱，蒙古族貴族和人民又恢復以前薩滿教的信仰。

在薩滿教又於蒙古受信奉時，西藏各佛教宗派間亦發生大改革，新興的格魯派——黃教，（註一二七）取得領導地位。黃教創立於在西寧附近出生的宗喀巴大師（一三五七—一四一九），七歲出家，屬噶當派，十六歲入藏

遊學，歷謁各門派宗師聽經辯解，鑒於舊派偏重法術咒語，甚至以吞刀吐火炫俗，對佛法修持戒律反多疏忽，且結婚生子，承傳法位，（註一一八）乃毅然倡言改革，著論立說，講經弘法，建噶丹寺以爲聚眾傳法之所。於是從者日眾，格魯派寢寢爲藏傳佛教中之主流。

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統治今內蒙西部的阿勒坦汗（《明史》稱之謂俺答，封貢後受封爲順義王，所居豐州賜名爲歸化城）經與明朝長期戰爭，馬市開放後疏導草原人所需生活資源，雙方維持短期的和平。阿勒坦汗也年老厭兵，遂從其從孫庫爾臺徹辰鴻臺吉之說，迎請西藏格魯派教主鎖南嘉穆錯北上弘法。一五七八年，（註一一九）鎖南嘉穆錯至青海旁，駐錫仰華寺，爲汗及各王公臺吉講經說法，自是阿勒坦汗等皈依佛教，（註一二〇）並奉以「達賴」的尊號。「達賴」者蒙語「海」也，言其智慧浩瀚猶海，由此始有達賴三世。（註一二一）

四世達賴雲丹嘉穆錯轉世的蒙古貴族家，即阿勒坦汗的曾孫；（註一二二）宗教與政權結合，相輔相成，黃教遂大行於蒙古。喀爾喀部原與內蒙各部血緣相連，聲氣相通，鎖南嘉穆錯北來弘法，土謝圖汗阿巴岱遂來晉見達賴三世，又二度來歸化迎佛請經，遠赴藏地延聘大師及工匠，在和林營建額爾德尼召（光顯寺），（註一二三）嗣後，哲布尊丹巴轉世於土謝圖汗世系中，即阿巴岱的曾孫。（註一二四）

在蒙古族接受格魯派西藏佛教後，首先藉轉世之說，將忽必烈汗與八思巴的關係連繫起來，像蒙古源流一書，更將蒙古的汗統出於有功於佛法的印度、西藏王統之說。這些傳說當然有利於黃教的發展。其次，黃教也吸收原來薩滿教泛靈崇拜，修正舊日許多儀軌，以適應游牧習俗和生活。譬如戒殺，但不主張素食；出家，仍可與俗家往來；寺廟裝飾，色彩濃重，祭祀樂器，聲調宏壯。這些都和客觀環境相調和。明清交替之際，蒙古內部混亂，但因大量譯經關係，使蒙古文字更純熟定型，文化上反有進步。黃教更廣泛傳播到衛拉特和布里雅特各地區。

近代中外學者論及蒙古族積弱原因，每歸咎於崇信喇嘛教，更認爲這是明清兩朝柔弱和羈縻蒙古部族政策所導致。蒙古族的衰弱貧困，積因很多，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都有，過分崇信黃教只是因素之一而已；以偏概全是不盡理性的論斷，早有多人駁辯，（註一二五）此處不贅。

歷經三百餘年的傳布，黃教一直興盛不衰，對於分裂不復統一的蒙古各部，是精神上最重要的團結力量，維繫著游牧社會的安定和秩序，喇嘛寺院成為蒙古人知識文化傳習和保存的主要場所。寺廟的法會、祈禱、誦經與膜拜，也一直是蒙人心靈惟一的撫慰。散處草原前往各帳幕布教兼行醫的喇嘛，更到處為貧苦牧民解救心靈或身體所受的困厄。（註一二六）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外蒙古受俄共控制，五十年代大陸也被中共所據，共產黨基本上對宗教採敵視策略，外蒙內蒙都發生對黃教嚴重摧殘；破壞寺廟，焚燒經籍，高層喇嘛被整肅殺害，中級喇嘛被勞改鬪爭，下層喇嘛被強迫還俗、投入工農等勞動行列，寺院的所有資財皆被沒收充公。（註一二七）直到近五年，外蒙掙脫蘇共枷鎖，完全自主，才又修復舊日寺廟，召還尚存活之喇嘛，蒐集六十多年未被毀掉的經卷法器，希望重新興復象徵信仰中心的黃教。惟民智已開，信仰又不限於藏傳佛教，恐難再見曩日盛況。

至於內蒙各地區，所遭受損害較外蒙為輕，所受摧殘的時期亦較短；且內蒙古自治初期由蒙人烏蘭夫主政，故真受無情破壞的應是文革暴亂時期，稍後即趨和緩。近二十年中共為爭取蒙人嚮心，對宗教採寬容態度，重修若干著名寺召，以為觀光資源，並藉以保存文化資產，但對宗教的傳布則有所限制。

此外，蒙古地區尚有基督教與回教。蒙古族未統一前，汪古克烈與乃蠻各部就有信奉景教的人。嗣後蒙古西征，希臘正教與羅馬公教都派有教士東來布教，蒙古大汗為統治廣土眾民，對各宗教普採寬容和優待策略，王室后妃、貴族大臣，也有奉教受洗的。但忽必烈定國教後，中原及蒙古本土各地，非薩迦派藏傳佛教，不再為主流。伊兒汗國及天山南路畏兀兒等地，反改宗回教。到明清之際黃教傳來，大漠南北及天山以北各蒙部，又全接受此新興之宗教，基督教更衰微。除天山南路各城居民外，進入印度半島的蒙兀兒帝國臣民也信奉回教。

十九世紀後半，英法諸國再東來傳教，內蒙各地漸有教堂出現，如哲里木盟郭爾羅斯前旗之長春府地，（註一二八）近畿熱河卓索圖盟敖漢及翁牛特等旗之承德府地，（註一二九）西二盟綏遠將軍轄地，（註一三〇）莫不有之，且頻生教案糾紛。庚子義和拳亂，民間洩憤焚毀教堂，事後各國索賠，西部各旗多以牧地抵償，（註一三一）

地方官也處分奇重。（註一三二）後包頭以西處處皆是教會放墾土地，教士與教民聯成勢力，（註一三三）連清末奉欽命辦理綏遠放墾事務大臣貽穀，對他們都無可奈何。（註一三四）回教在寧夏阿拉善旗有少部分，內外蒙各城市亦有少數，其中哈薩克人居多。城區中信奉基督教徒也有少數。

二、婚喪禮儀

蒙古族重視禮儀，據《長春真人西遊記》所描述，早在成吉思汗肇興朔漠時，其禮儀已井然有序。元初，忽必烈又「稽諸古典，參以時宜」，制定新禮儀，使蒙古族禮儀更形豐富。（註一三五）從十三世紀至今，蒙古族皆講求禮儀，尊敬他人。草原上蒙古人相遇，必互致問候，陌生人亦要問好；如是長輩或初次相識，更要下馬問候，分別則互道再見。倘客人到訪敘談，主人則趨前引路，抵達帳幕或居所（板升）門口，主人站於西側，右手置胸前，微鞠躬軀，左手指門，肅客先進；入內坐定，則以奶茶相待，農業區亦有用茶者。客人離去，則送至路上，互道再見。款待行路人，是蒙古族傳統美德，成吉思汗大札撒法典中就有規定，沿襲至今。但行路人在接受共餐時，對主人必須特別敬重，也要適可而止。

蒙古族禮敬用品，最上者為「哈達」，凡喜慶大典、賓客迎送及親友見面時，均互獻「哈達」表示慶賀；喪葬時表示哀悼，也用「哈達」。「哈達」的質料有絲絹、紗和棉布，以白色為主，也有藍色與黃色。一般禮尚往來，所用「哈達」長度不逾一公尺，特別重大禮儀時，才用一公尺以上的「哈達」。獻時，躬身雙手托著遞給對方，受者也躬身接過並致謝意。一般皆互獻，專門拜訪某人或宗教及政治人物，則是敬獻「哈達」，其質料也屬上等。「哈達」原為藏辭，係藏傳佛教進入大漠後的習俗，如今在禮儀中使用已七百年。《馬可波羅行記》中所記：「蒙古人在饋贈禮物上，覆蓋白色絹巾」，即指「哈達」。黃教盛行後連一般平民也流行採用「哈達」，作為禮敬的表徵。（註一三六）

清代鼻煙壺風靡一時，約康熙年起至乾隆年間漸盛，幾乎官商仕紳必備，親友晤面首先互贈鼻煙，以示敬意，此俗在進入民國後始衰。蒙古族則延後二十多年，在伊克昭盟地區，五十年代尚有多人隨身攜帶，見面互相



致送爲敬。流行時期，蒙人無論貧富都備有鼻煙壺，男人出門以小袋裝好懸於左肋下，會客時，彼此取出互遞鼻煙壺，接後啟口輕輕嗅一下，就將壺奉還。好友亦有互換鼻煙壺者，遞接之間，尊卑平輩長幼儀節十分注意。晚近或由於紙煙流行，已取代鼻煙，此種習尚禮儀自然成爲歷史陳迹。（註一三七）

蒙古族十分熱情好客，在牧區聚居地，如造訪或旅行，立即被好客的牧民族擁進他的蒙古包裹。包裹東西北三面圍繞爐灶鋪著毡子或地毯，席地而坐，在毡上坐著可以不脫鞋，不算失禮。包的西面是主人的起居處，訪客不可隨便坐，一般都等主人讓坐時方就坐，然後向主人全家依序問候致意，方談及來意或正事。牧民招待客人，照例先敬上一碗奶茶，這是尊敬客人的禮節，所以這碗奶茶通常是要喝的，不喝就是失禮；隨後又端上炒米和一碗碗奶油、奶豆腐、奶皮子等乳製品，主人讓客時，不要拒絕，但也不宜多吃。因爲不吃會傷主人的心，認爲遺憾，奶製品很耐飽，多則傷胃腸且有失風度，總以品嚐一些，稱道與感謝，使主人愉快。接著穿著整齊民族服飾的女主人奉客人「奶酒」，盛夏則用馬奶酒，主人爲表尊敬，會用特別禮貌的辭句慫恿勸飲，來客接過後要一飲而盡，表示接受主人的盛情，主人也視來客作好友。（註一三八）倘貴客到來，主人除以奶茶等傳統食品招待外，還舉行「朱瑪宴」等款待，在筵席開動前，要從中割取若干塊肉，供奉天地佛等諸神靈，然後方開始吃用。這些禮儀，在五十年代以後，也有明顯的改變。（註一三九）

蒙古婦女也十分重視禮儀，客人來訪，隨男主人一同外出迎接，如屬尊長則行禮，其禮舊時爲屈膝打千，即兩手下垂，掌面內置膝上，微低其首。婦女在尊長及貴客之前不可吸煙，否則被視爲缺乏家教。（註一四〇）

禮儀中最具代表且關係社會最大的，就屬婚嫁、喪葬和祭祀的禮儀。蒙古族婚姻制度爲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舊時王公札薩克之女不能嫁與平民，一般貴族民人通婚則不禁。但講求倫常、嚴格輩分，是婚姻通例。從十三世紀起就行聘婚制，由雙方父母決定。明清以來，受滿族和漢族文化影響，婚嫁禮儀逐漸形成一套繁瑣的禮節，成婚大體上有相看（相親）、放哈達（訂婚）、過禮、婚禮及回門五個過程。

相看，是男子到一定年齡，其父母爲之物色對象，得知某家有女，年歲相當，則托人到女家表明，兩方家長

即彼此來往，互相了解家庭狀況及男女情況，觀看容貌舉止，如果不合意就算了。如合意就訂親。一般說這一過程，雙方父母對子女不公開，以免婚事不成，留下遺憾。

放哈達或哈達筵，就是相看合意後，擇定吉日由媒妁帶著男方備好的哈達燒酒等行聘禮物，前往女家與女方父母商議定親和聘禮。在筵會上議好聘禮後，再選吉日約親友若干人隨媒妁攜帶準聘禮：牛羊、酒、綢緞和布疋等，送到女家，女家也邀約親友若干款待，雙方議商婚禮儀式和日期。

舉行結婚大典時是新郎親迎。屆期要穿禮服，紮兩側墜白布「箭巾」的腰帶，箭巾上繫小荷包，帶紅纓帽，佩弓箭，騎「吉孫馬」（特定毛色之馬），由伴郎及主婚人陪同，前往女家。娶親人員向女方獻祝酒與作為信物的哈達，女方早約親友多人，共以全羊筵款待迎親人員，正席上五道菜後，新郎到女方主婚人席前換穿女方備製的新衣。吉辰一到，新郎與伴郎先行，男方迎親人隨之，新娘與姐妹共乘彩篷車，由送親人伴行。至男家，新人拜天、拜祖、再行拜火禮，以示興旺。然後至另室梳妝換衣，出來拜見公婆及諸親友，對尊長行叩頭禮。拜罷，男家舉行婚禮大筵，邊飲邊歌，每至次晨方歇。新婚三日，煮茶燒飯開始家務工作，換穿樸素衣著，表示少女時期結束，從此要承擔一家家事。

婚後回門，是在女家探望新娘兩次以後。婚後十天，女方家長等來婿家看望女兒，蒙人叫「巴嘎額爾格勒特」，即小看望。再過半月或二十天，再來看望，叫「依合額爾格勒特」，即大看望。此時並商定女兒歸寧日期及時間。（註一四一）

這些禮儀是二、三百年累積改進而成，新近自由結合的時尚，和西洋文化的衝擊，各種舊禮都在變遷中。

蒙族喪葬有土葬、野葬和火葬，總體上以土葬為主。《蒙古秘史》上記有「勿露其骨」，對死者遺體要加以埋葬。蒙古人有病最忌夜間來人進入其室，病危時全家人及至親好友都守候在旁，逝去為示尊敬只說「老了」，避免說「死」，皆有很深的含義。

喪葬儀式歷經元明清三朝七百多年，也有很大的變遷。最早草原上土葬，一般不起塚丘，貴族平民喪葬有規



模大小禮儀繁簡之別而已。清代後期則以土葬為主，死後入殮，置棺於墓穴之中，修建塋墓建立碑石等，甚至擇地選日選時，都逐漸定型。游牧地區貧困之家仍有野葬者，但為數甚少。晚近火葬則漸推行。曩時藏傳佛教盛行時，請喇嘛唸經，向寺院奉獻牲畜錢財及其他物品，為逝者祈求冥福。親長死後，子女守靈、祭亡及百日祭等，也十分普遍；百日以內甚至有不剃髮、不飲酒、不作樂等自律，以示哀戚。（註一四二）

蒙古人祭祀最重要是祭「天」。《元史》上記載：「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成吉思汗祭天的多次和禱詞，《蒙古秘史》中也有記載。古時祭天是以潔淨的肉掛在高桿之上，然後洒馬潼穀物等，並對天祝禱。如今過年時各家在空曠或庭院生火祭天，似是舊日遺風。

「敖包」（蒙語、義為堆）是蒙人祭祀重要對象，東胡各部族也有此風，當初或由祭山岳而起。蒙古人視萬物皆有靈，故堆石而成的敖包（清代游牧分界無山無水即堆石為界而成敖包）。黃教盛行後，將祭祀敖包的儀式，摻注佛教活動，敖包上樹立多面經文，敖包的堆數由單一變成群體，中間一大堆，圍繞六或十二小堆。每年五至七月，各旗都祭祀本旗的敖包，有的甚至佐領單祭。由喇嘛唸經，舉行法會，闔旗蒙民往觀，商販亦隨之而至。祭敖包季節正逢草原上氣候良好，花草方盛，故賽馬、射箭和角力等民俗競藝也同時舉行。

此外蒙古人並重視祭祖，每家都有詳細的族譜，重視自身世系。大家族祭祀祖先時，由最尊長主持，服飾方面已不限往昔的「白衣」（蒙人以白為潔淨、吉祥），祭後各家也分享祭品。（註一四三）

近代科學文化日新月異，蒙古族自然也很快具有科學知識，這對傳統的宗教信仰、禮儀婚喪祭祀都會有所影響。譬如敖包祭一事，宗教迷信色彩減少，轉成各種文化娛樂運動活動，產生存續的新意義。

第六節 蒙古族系之語文

蒙古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系，主要特徵和其他阿爾泰語言一樣，是按主詞、客詞、述詞的次序排列。一句

語言所表達的，又以語尾變化及接尾詞或助詞來表達它在語法上的關係。使用該種語言的人數約有四、五百萬人，東從嫩江流域，西到天山南北，南起長城，北至貝加爾湖周邊，約三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廣大的草原地。

由於蒙古民族的遷徙、合併、征伐、統一，前後接觸融合過若干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西夏等族，也受到漢族、滿族若干影響，在數百年的演化中，自然有地域性的方言，在五十年代中外語言學家研究蒙古族系語言，大致分爲五種或六種如次：（註一四四）

（一）喀爾喀（Khalha）語；是現在內、外蒙古共同使用的語言。因地域遼濶也在大同中有小異，如外蒙古所使用的方言，和內蒙東內部靠近長城地區的蒙古人方言，就有相當出入。東南部內蒙古和西北部及西南部內蒙古的方言，也有區別。就外蒙古而論，庫倫一帶的方言算是全外蒙的標準語；內蒙古而言，以察哈爾錫林郭勒盟一帶的方言算最標準，也和外蒙古庫倫一帶方言最接近。

（二）衛拉特（Oirat）語：清人所謂衛刺特，就是明代的瓦剌，參見《蒙古秘史》上的斡亦刺特。這種方言又分爲三大支。一是散布外蒙科布多地區的杜爾伯特（Durbet）語；一是分在天山南北路的以土爾扈特爲主的方言；另一則是居住在國外俄境內伏爾迦河畔的土爾扈特人，西方學者稱之曰「卡爾瑪克」（Kalmuk）土爾扈特（Torgut）語」。青海蒙古原爲衛拉特中的和碩特，亦屬此語系，但因多年地理環境和歷史的演變，使它成爲介於衛拉特與喀爾喀之中間的一種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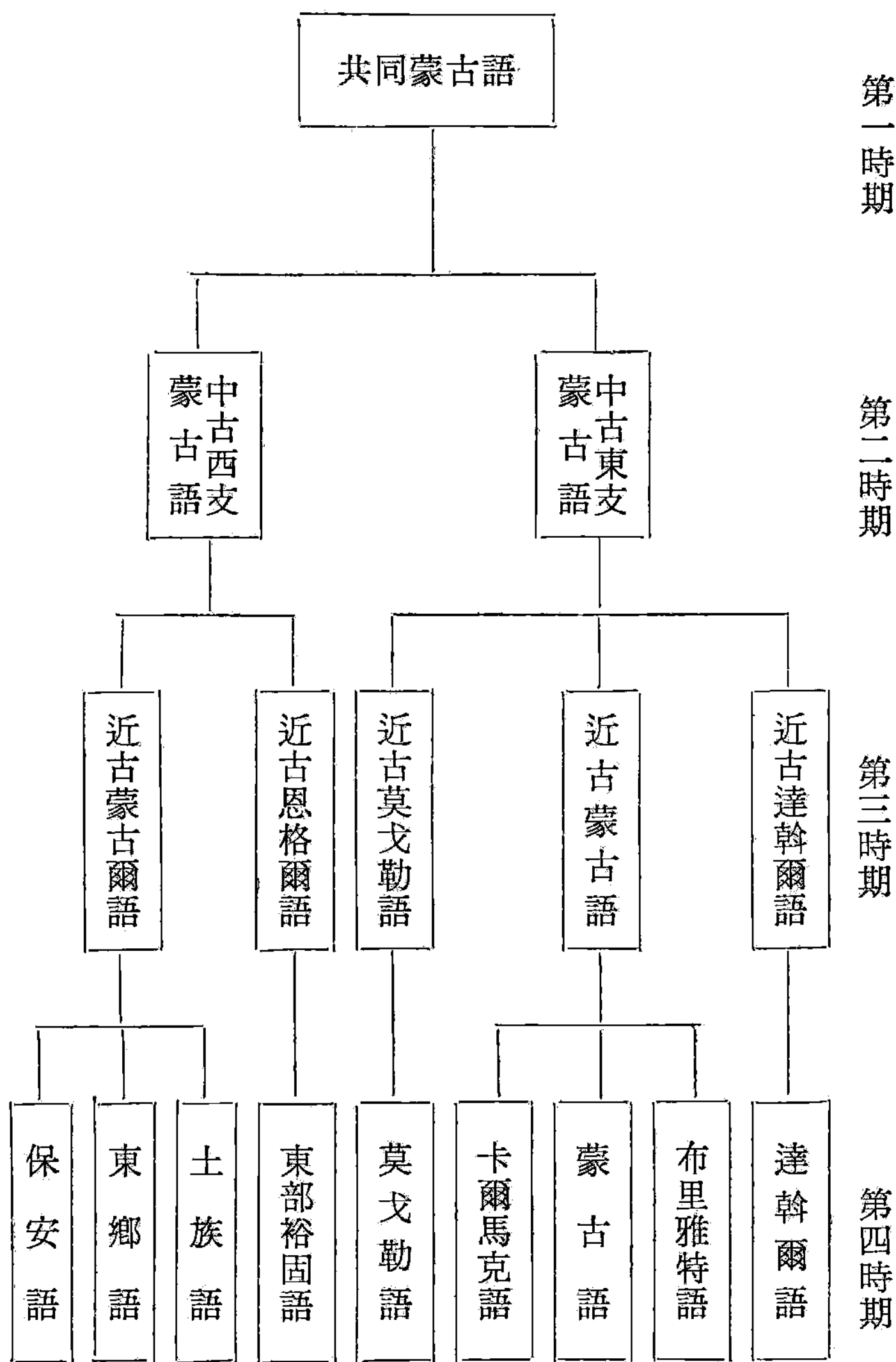
（三）達呼爾蒙古（Daquir-Mongol）語：是在興安嶺和嫩江流域的一種方言，又可分爲呼倫貝爾、嫩江以西和嫩江以東三支。該方言特點爲：保存許多古代或中古代字母前的咽頭音「h」，也摻雜極大數量的通古斯語。因此不易爲一般蒙古族人所了解，也有語言學者將這種語言擯之於蒙古語系之外。

（四）布里雅特（Buriyat）語；前述三種蒙古語的使用者，都以我國疆土內居住爲主，以下兩種則居於國外。這是貝加爾湖周圍蒙古人所用的語言，和喀爾喀語的外蒙古語相當接近，但受俄語的影響較多。就它本身而細分，又有東南和西北兩支語系。

(五)阿富汗蒙古語：在阿富汗一帶有蒙古血統的人數，遠超過使用蒙古語言的人，據說使用蒙古語言的人只剩兩三萬人。特點是一方面保持著蒙古語的形態，另一方面由於它是孤立的，且因地理環境關係，摻雜不少當地語的方言。

國際蒙古語學者在民國八十年代，已由上述五種蒙古語外，增加東鄉語和保安語，俄國學者桑席耶夫（Jenseinyrf）的蒙古語比較語法，就用這些語言作研究。（註一四五）新近大陸學人從事調查分析，將蒙古語由共同語演變為現有的九種蒙古語言，並比較其關係的遠近，列表如次：（表二）

表二 九種蒙古語言關係遠近表



並依據分析比較，作出三項結論：

（一）蒙古語族九種現代語言是親屬語言，有同源關係，現代語言的異同現象是歷史形成的。每一種語言現象的共同性和差異性，都反映著某些歷史演變的痕迹。（註一四六）

（二）語言差異現象的出現，首先是語言分化的結果，一般說來，兩種語言間，相同的現象越多，他們分開的時間就越短。兩種語言間，相同的現象越少，他們分開的時間就越長。（註一四七）

（三）在研究語言分化的同時，也要注意語言的融合，即應研究九種語言各自受到本族以外的其他語言的影響。解釋語言差異現象的原因，不能排除語言融合的因素。

解釋這些細微的異同本是專家的範圍，但歷史演變的大概，在敘述蒙古文字時，仍將略有釋明。

至於蒙古語族在第一時期，成吉思汗統一蒙古族前原無文字，正如忽必烈元世祖至元六年（一二七〇）頒行「蒙古新字」詔旨宣示：「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字及畏兀兒字，以達本朝之言」。（註一四八）文字原用以紀錄語言、傳達訊息並登錄事務等，在蒙古部族未合併團結有所建樹之前，文字之為用，顯然其功能還不彰，其實在成吉思汗（元太祖）建立一統局勢後，即有使用文字的需要，曾引用畏兀兒文記述蒙古語言，邁入前表的第二時期。

據《元史》的記載，成吉思汗征乃蠻時，俘獲乃蠻太陽汗的掌印官塔塔統阿，正攜帶印信逃出尋覓其舊主。成吉思汗見他為人忠誠，就派他在左右工作並繼續掌管印信。塔塔統阿是畏兀兒人，遂叫他教諸王子以畏兀兒字書寫蒙古語，這就是蒙古族正式使用文字的開端。（註一四九）時間尚在成吉思汗統一大業完成前（一二〇六年以前）。也有旁的畏兀兒人從事同樣教寫、傳授的事。如《哈喇亦哈赤北魯傳》中就有類似記述：「當畏兀兒殺死西遼派駐大員後，哈刺亦哈赤北魯率子投順成吉思汗，汗即命教諸皇子以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文」。（註一五〇）

十三世紀西方傳教士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的《東行記》第二十五章中記載：

韃靼人採用了他們（畏兀兒）的文字，他們書寫時是從上往下，也這樣閱讀，而且每行的順序是從左到

右。(註一五二)

這恐是第一個西方旅行者注意並紀錄下蒙古文字的書寫方法，時間在蒙哥時代。另蒙古地區發現被首任庫倫都護陳籙（止室）所譯漢的《蒙古逸史》載：

當成吉思汗之世，有和薩希喇嘛爲喇嘛教教主。至蒙格憲宗時，喇嘛教傳至西寧東北，始設教焉。蒙格可汗因和薩希喇嘛爲成吉思汗之教主，亦敬重之，後遣人往聘，和薩希已歿，其侄薩沙行南班第特聞之大喜，乃告人曰吾教昌盛之至矣。……遂應聘而往。蒙格可汗大喜，遂從其教，並令創蒙古文字。(註一五二)

有人認爲這是蒙古民族信奉藏傳佛教之後纔發生的說法，(註一五三)但是否在忽必烈(元世祖)汗命八思巴製作蒙古字前，八思巴的叔父已有造字的若干構思呢？

使用畏兀兒文字書寫蒙古語言的文書，今日出土的碑銘，有所謂「成吉思汗石碑文書」，是一二二五年大汗爲侄也孫格(太祖次弟合撒兒之子)所樹立的紀功碑。其次是爲蒙哥可汗祝福所立的石碑，事在一二五七年。這種文字是由二十一個字母組成，其中元音五個，輔音十六個。至於畏兀兒或文字的淵源，依據文獻記述和專家研究的成果來論，它是由紀元前二千年的塞姆 Semitic 原始字母演變而來，由塞姆字母演變爲腓尼基 Phoenician 的字母，再轉變成阿拉義克字母，變化而成粟特字母。後轉變爲曲鶻(畏兀)文字的字母。由畏兀文和畏兀式蒙古文比較研究，可證明蒙文幾乎是原封未動襲用畏兀的字母和語法，包括字母的形體、讀音及其在詞首、詞中與詞尾不同位置的書寫法，列表如後：(表三)

忽必烈時代是蒙古帝國分裂開始的時代，也是對外擴張最高峰的時代，當他統一全中國統治文化水準遠在草原民族之上的漢人時，他感到應當製作一種文字，書寫統治下各民族的語言，於是就責承薩迦派教主八思巴。這位西藏大師於元世祖至元六年(一二六九)，按照「然匝體」(註一五四)製作蒙古新字。元世祖頒行新字詔旨云：「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註一五五)又提到「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

度，實爲未備」。（註一五六）製字的經過，字母與創製新字的動機，顯露於短短數句中。

表三 畏兀兒式蒙古文字母表

音	圖	音	圖	音	圖
1	ᠠ	21	ᠵ	23	ᠰ
2	ᠡ	22	ᠶ	24	ᠨ
3	ᠢ	23	ᠨ		
4	ᠣ	24	ᠨ		
5	ᠤ	25	ᠨ		
6	ᠥ	26	ᠨ		
7	ᠦ	27	ᠨ		
8	ᠦ	28	ᠨ		
9	ᠦ	29	ᠨ		
10	ᠦ	30	ᠨ		
11	ᠦ	31	ᠨ		
12	ᠦ	32	ᠨ		
13	ᠦ	33	ᠨ		
14	ᠦ	34	ᠨ		
15	ᠦ	35	ᠨ		
16	ᠦ	36	ᠨ		
17	ᠦ	37	ᠨ		
18	ᠦ	38	ᠨ		
19	ᠦ	39	ᠨ		
20	ᠦ	40	ᠨ		
21	ᠦ				
22	ᠦ				
23	ᠦ				
24	ᠦ				

八思巴所製蒙古新字，讀音取法於梵文，其字母如附表：（表四）

表四 八思巴蒙古新字字母表

音	八思巴字	拉丁轉寫	音	八思巴字	拉丁轉寫
1	ᠠ	ka	21	ᠵ	ža
2	ᠡ	k'a	22	ᠶ	za
3	ᠢ	ga	23	ᠨ	·a
4	ᠣ	ḡa	24	ᠨ	ya
5	ᠤ	ča	25	ᠨ	ra
6	ᠥ	č'a	26	ᠨ	la
7	ᠦ	ja	27	ᠨ	ša
8	ᠦ	ña	28	ᠨ	sa
9	ᠦ	ta	29	ᠨ	ha
10	ᠦ	t'a	30	ᠨ	·a
11	ᠦ	da	31	ᠨ	ya
12	ᠦ	na	32	ᠨ	ga
13	ᠦ	pa	33	ᠨ	ya
14	ᠦ	p'a	34	ᠨ	wa
15	ᠦ	ba	35	ᠨ	
16	ᠦ	ma	36	ᠨ	i
17	ᠦ	ca	37	ᠨ	u
18	ᠦ	c'a	38	ᠨ	e
19	ᠦ	ja	39	ᠨ	o
20	ᠦ	wa	40	ᠨ	è

係直行左起，與畏兀舊式蒙文相同。因其字成正方形，故又稱方體字，此種文字主要推行於元朝統治地區。惟以其書寫繁難，除詔書璽文篆額及重要官文書外，民間似未甚通用。

又參照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元諸帝多不習漢文」條：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館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翻譯進讀，再付纂定。（註一五七）

由頒行至是年，歷時已十七年之久，足見八思巴蒙古新字在宮廷政府常用文書之中，並不習用，民間就更難取代畏兀字母書寫的舊蒙古文。因此，隨著元朝的覆亡，此種文字就逐漸廢棄。留傳至今以八思巴字書寫的文獻尚多，包括元帝諭旨、詔令、使臣證件，陸續被發現各地尚存之元代石碑刻文、印符等。

八思巴製作的蒙古新字，在十九世紀前，還有蒙古僧侶會讀會寫，因為這種文字長處是記音正確，元朝時曾用以翻經。（註一五八）它的短處是字形複雜難於書寫，所以不被一般人接受使用，蒙古民族通用的文字仍是借用畏兀字母所製的蒙文，到今有八百年歷史。蒙古文字在清太宗天聰六年（一六三二）被女真人採用改製成滿文。可是畏兀卻從十五世紀起，因回教普及全族關係，廢棄舊有文字，採用阿剌伯字母拼寫畏兀兒語言的方音。（註一五九）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後，蒙古民族二度崇奉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陸續翻譯佛經，並由於佛經的流通，一面使畏兀兒式文字定型，一面也有助於文字使用的擴大普及。

在衛拉特高僧、和碩特的活佛札雅·班智達，他鑒於畏兀文式的音標記得不清楚，創造一套比較更正確的改良寫法，在民國三十七年提出，稱之謂「明確的蒙古文」，希望推行到全蒙古族系通用。可是當時衛拉特蒙古和他部蒙古不和，甚至是對敵的壁壘，札雅、班智達的計畫無法實現。結果，這種文字就成衛拉特通用的蒙古文體，清朝官書上稱之謂「托忒文」。（表五）遷徙到青海的和碩特蒙古，遊牧在科布多的杜爾伯特人，如今也不使用這種清晰的蒙古文。（註一六〇）

表五 托忒蒙古文字母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圖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音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譯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ᠦ	ᠨ	ᠬ	ᠭ	ᠠ

近代時期是指十七世紀以來的蒙古民族，此時期五十年代由於清朝在蒙族地區推行盟旗制度，先後將蒙古民族所散布的地方劃分為二百四十餘旗，並令各旗遊牧限於旗的疆理，往來亦受一定限制，長久以來，使各地區蒙古人發展出多種不同的方言。再加上布里雅特蒙古與喀爾瑪克蒙古又先後被俄人併占，自然對蒙古文連帶發生影響。

近代蒙古文方面，包括大量蒙古語的方言進入書面層次，字母形體有一定的改寫，增添字母。新的蒙文字母計有三十個，其中元音七個、輔音十七個、特用字六個，列表如後：（表六）

在俄人統治下的蒙古族系，布里雅特與喀爾瑪克在一九二一年後，曾計畫聯合外蒙古，研商統一蒙古文字拉丁化的問題，但不為蘇聯當局所認可，後在指使下，各以自己的方言採用俄文字母拼寫而成新文字。外蒙古即從民國三十五年起，正式規定採用息爾立字母 Cyrillic 拼寫蒙文，改用橫寫左行，新文字中更借用占百分之三十的俄語單字和詞彙，字母表列如後：（表七）

表六 近代蒙古文字母表

母音 (韻母)			子音(聲母)				
原形	拼音形		字首(原形)			字中 (拼音形)	字尾 (拼音形)
1	A	Y	首	ᠠ	N	ᠠ	ᠠ
			中	ᠡ	H	ᠡ	ᠡ
1	A	Y	尾	ᠢ	G	ᠢ	ᠢ
2	E	ᠡ	首	ᠢ	B	ᠢ	ᠢ
			中	ᠣ	P	ᠣ	ᠣ
2	E	ᠡ	尾	ᠤ	S	ᠤ	ᠤ
3	I	一	首	ᠤ	S	ᠤ	ᠤ
			中	ᠥ	T	ᠥ	ᠥ
3	I	一	尾	ᠦ	D	ᠦ	ᠦ
4	O	ᠡ	首	ᠦ	L	ᠦ	ᠦ
			中	ᠨ	M	ᠨ	ᠨ
4	O	ᠡ	尾	ᠬ	J	ᠬ	ᠬ
5	U	ᠡ	首	ᠬ	Y	ᠬ	ᠬ
			中	ᠬ	CH	ᠬ	ᠬ
5	U	ᠡ	尾	ᠬ	R	ᠬ	ᠬ
6	Ö	ᠡ	首	ᠬ	W	ᠬ	ᠬ
			中	ᠬ	NG	ᠬ	ᠬ
6	Ö	ᠡ	尾	ᠬ	DZ	ᠬ	ᠬ
7	Ü	X	首	ᠬ	TZ	ᠬ	ᠬ
			中	ᠬ	F	ᠬ	ᠬ
7	Ü	X	尾	ᠬ	RH	ᠬ	ᠬ
8	ᠠ	ᠡ	首	ᠬ	K	ᠬ	ᠬ
			中	ᠬ	H	ᠬ	ᠬ
8	ᠠ	ᠡ	尾	ᠬ		ᠬ	ᠬ

表七 息爾立蒙古文（外蒙新文字）字母表

蒙古文字	注音符母	蒙古文字	注音符母	蒙古文字	注音符母	蒙古文字	注音符母	蒙古文字	注音符母
Aa	γ	B᠖	ᠪ	ᠪᠠ	ᠪᠠ	ᠮᠠ	ᠮᠠ	ᠯᠠ	ᠯᠠ
Ee	ᠡ	ᠢᠡ	ᠢ	ᠵᠠ	ᠵᠠ	ᠰᠠ	ᠰᠠ	ᠠ	ᠠ
ᠢᠢ	ᠢ	ᠬᠬ	ᠬ	ᠯᠠ	ᠯᠠ	ᠮᠠ	ᠮᠠ	ᠬᠠ	ᠬᠠ
Oo	ᠣ	ᠣᠣ	ᠣ	ᠯᠠ	ᠯᠠ	ᠮᠠ	ᠮᠠ	ᠬᠠ	ᠬᠠ
ᠲᠲ	ᠲ	ᠶᠶ	ᠶ	ᠶᠠ	ᠶᠠ	ᠮᠠ	ᠮᠠ	ᠬᠠ	ᠬᠠ
ᠯᠯ	ᠯ	ᠴᠴ	ᠴ	ᠯᠠ	ᠯᠠ	ᠮᠠ	ᠮᠠ	ᠬᠠ	ᠬᠠ
ᠭᠭ	ᠭ	ᠣᠣ	ᠣ	ᠮᠠ	ᠮᠠ	ᠮᠠ	ᠮᠠ	ᠬᠠ	ᠬᠠ

息爾立體蒙古文字，字母有三十五個，其中母音十三個、子音十四個、專用字母六個、音調符號兩個。惟自民國七十八年外蒙進行民主改革以來，為重尋文化根源，已決定恢復使用傳統蒙文，並預定自八十三年起，以傳統的畏兀式蒙古文舊蒙文，為外蒙正式通行的政府文書。

內蒙古在民國四十四年也曾公布新蒙文六年計畫，預定採用息爾立字母，四十七年即決定停止此項計畫。至今仍採用傳統的畏兀式蒙古文，不過在書寫上採取更接近口語的形式，使蒙古口語和文語漸趨於一致。

綜就蒙古語文的發展而言，因時因地而有演變，是各族系語文共同所有的趨向，蒙古語文則更多一層政治影



響。但畏兀式蒙古文字，使用時間最長，使用範圍最廣，影響也最大。古代留傳下來由梵文、藏文、漢文翻譯的佛經、歷史名著、章回小說，幾乎都是使用畏兀式文字；再加蒙古社會中的風俗習慣、民間傳說，人物、詩歌、故事等記述，亦皆以畏兀式蒙文印本或手鈔本留傳人世。因此，從整體文化觀點來看，畏兀式蒙古文是蒙古民族文字的主流。

註 釋

- 註一：參閱《北史》，卷九四，有《室韋傳》記北室韋分九部落，南室韋分二十五部。又《唐書》及《唐會要》等均作此稱。
- 註二：《唐會要》，卷八六。
- 註三：《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中，將「望建河」作「室建河」，學者有以為刊刻之誤。但有人則認為並非舛誤，乃係「石勒喀河」，十分正確。
- 註四：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五。
- 註五：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五，間接引自前書頁五；《觀堂集林》，卷十四《黑車子室韋考》、《達怛考》。
- 註六：余大鈞、馬建奇譯：《史集》（譯本），一卷一冊（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頁一〇二。
- 註七：同前書，頁七。
- 註八：同前書，特別解釋稱：蒙兀唐代讀音為 *Mung-iguat*，唐人用 *t* 尾韻母字譯寫他族 *l* 尾音的音節，蒙兀正是蒙古名稱 *Mongghol* 的正規譯音。宋遼金時代譯名有一個特點，就是將蒙古原名的第二音節 *ghol* 讀成 *go*，語尾失去 *l* 音，這或是譯「蒙古」音轉的由來。
- 註九：韓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韓氏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四七五—四七八；道潤梯步新譯箋註：《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 註一〇：見《突厥毗伽可汗碑文》，引自前《元朝史》（上），頁一〇。
- 註一一：胡耐安：《邊疆民族志》，頁五三。
- 註一二：《元朝史》（上），頁八四—八七。

註一三：同前書（上），頁八八—九〇。

註一四：同前書（上），頁九一；又道潤梯步新譯：《蒙古秘史》序中說明，此書成於窩闊臺汗在位之十二年，即一二四〇年。

註一五：漠北四主統治時代，對各種宗教均予優待，聽各民族自由信奉。元以八思巴爲國師後，皇室及貴族始奉藏傳佛教之薩迦派。

註一六：《元朝史》（上），頁一九二—一九四。

註一七：同前書（上），頁二一六—二二六，編查戶籍、制定租賦及差役等。

註一八：同前書（上），頁一六〇—一六一。

註一九：同前書（上），頁一九七—二〇〇。

註二〇：王輔仁、索文清編著：《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七二；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頁二六〇。

註二一：《元朝史》（上），頁一六五—一七〇。

註二二：黎傑：《元史》〈元代政治述略〉，頁六八—七四，「世祖海外黠武」節參考。

註二三：同前書，頁一〇〇—一二二，「群雄之紛起」節。

註二四：《元朝史》（上），頁三〇〇—三〇三。

註二五：《元朝史》（下），頁三六〇—三六六。

註二六：《元朝史》（上），頁四一六—四一八。開河之議始於至元十八年，但困難甚多，二十六年又開掘，始引汶水通運，至二十八年完成於郭守敬之手。

註二七：黎傑：《明史》，〈明代政治述略〉，頁二八—三〇，「平定朔漠」一節參考。

註二八：李符桐編寫：《邊疆歷史》（下），頁二五二。

註二九：前引黎傑書，頁五八—六三，「成祖之武功」節參考。

註三〇：同前書，頁七七—七九，「瓦剌入寇」節參考。

註三一：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頁三〇五，列有「達延汗子孫世系表」可供參考。

註三二：俺答迎鎖南堅錯來青海弘法，事在萬曆年間，上「達賴」尊號。達賴者，蒙語海也。俺答皈依，四世達賴轉世於內蒙古俺答之曾孫，雲丹嘉穆錯。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頁三一三—三一四。

註三三：參考張穆：《蒙古游牧記》；姚明輝：《蒙古志》；張興唐：《邊疆政治》；李毓澍，〈清代對待黃教與其治蒙策略〉，《蒙事論叢》（臺北：民國八十年），頁六—七。

註三四：李毓澍：〈準噶爾與俄國的外交關係〉，《蒙事論叢》，頁四八—四九。

註三五：《藏族史要》，頁一〇七—一〇八。

註三六：同前書，頁一二—一一五、二一四。

註三七：參考張穆：《蒙古游牧記》；姚明輝：《蒙古志》等。

註三八：胡耐安：《邊疆民族志》，頁六一。

註三九：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其妻弟以譯稿囑姚明輝校訂，姚本治蒙事有根柢，憤而著《蒙古志》，以糾正東洋著作之謬誤，參見其〈自序〉。

註四〇：姚明輝：《蒙古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卷二，頁七三—七五。

註四一：卓宏謀：《蒙古鑑》，第二卷〈人文〉，頁八九—九一。

註四二：林惠祥：《世界人種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頁二七。

註四三：清代各盟旗每三年比丁一次，冊報理藩院會盟時比丁，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九八，頁一；《蒙古志》，卷二，頁二。

註四四：《蒙古志》，卷二，頁一。

註四五：卓宏謀：《蒙古鑑》，卷二，頁八九。

註四六：蒙藏委員會編印：《邊疆與國防》（臺北：民國五十九年六月），頁二三—二六。

註四七：同前書，頁二二。又民國五十九年蒙藏委員會於七月再編印：《邊疆與國防》，頁一二，將內外蒙及甘青新蒙族合併估作二百九十餘萬人。

註四八：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受內政部委託，由所長唐屹組隊前往，除實地考察蒐集資料，並獲得大陸有關機關協助，歸來費時一年始編寫完成，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出版。

註四九：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臺北：民國八十一年），頁五四。

註五〇：新近資料，外蒙人口共二百一十八萬四千人（民國七十九年調查）。

註五一：《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五七—五八。

註五二：同前書，頁六〇。

註五三：同前書，頁六三。

註五四：同前書，頁六五—六六。

註五五：同前書，頁八五—八六。

註五六：準噶爾部戰禍疫疾所餘寥落，他部分散安插。

註五七：外蒙獨立起自庫倫，經兩月餘方攻陷科布多城，科屬蒙古各部本不願從，六七年前多向新省輸誠。參見楊增新：

《補過齋文集》等。

註五八：土默特本分八旗，乾隆年間改為左右翼兩旗，由綏遠將軍節制，成為內屬蒙古。

註五九：阿拉善特別旗係額魯特部，清末為和碩親王，額濟納特別旗為土爾扈特部，歸順清廷在康熙年間，封多羅貝勒，有札薩克但不設盟。

註六〇：張興唐：《邊疆政治》，頁一二七。

註六一：李毓澍：〈抗戰前國民政府對內蒙政策的探討〉，《蒙事論叢》，頁四〇九。

註六二：譚惕吾：《內蒙之今昔》（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黃序〉及頁七一。

註六三：同前書，頁七〇—七八。譚氏又謂：「且蒙人因人口銳減，不願人知，即實際調查，亦難得確數。故各方面調查之結果，彼此相差至鉅」。

註六四：同前書，頁八九—九一。

註六五：同前書，頁八二—八四。

註六六：同前書，頁八五—八七。

註六七：李志常：《西遊記》（中華四部備要本），卷上，頁六。

註六八：札奇斯欽：〈蒙古民族的畜牧生活〉，《蒙古史論叢》，頁四一—四二。

註六九：《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蒙古族」條，頁二八九。

註七〇：札奇斯欽：〈蒙古民族的畜牧生活〉，《蒙古史論叢》，頁四三—四四；〈蒙地習俗〉敘游牧生活，《蒙古研究》（臺北：民國五十七年），頁二一七。

註七一：〈蒙古民族的畜牧生活〉，《蒙古史論叢》，頁四五。

註七二：《清會典理藩院事例》。

註七三：同註四二文。

註七四：同前註。

註七五：蒙古人已不殺馬食肉，殺駝更少，只有祭祀大典才有宰殺之事。一般肉食均以牛與羊為主。

註七六：林恩顯：《邊疆文化概述》，頁三一九。

註七七：白歌樂王路吳金：《蒙古族》，頁一四九。

註七八：《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蒙古包」條，頁二八二。

註七九：札奇斯欽：〈蒙地習俗〉，《蒙古研究》，頁二一五—二一六。

註八〇：《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蒙古包」條，頁二八二。

註八一：同前註。又〈黑韃事略〉所記蒙人衣著大致與今相同。

註八二：札奇斯欽：〈蒙地習俗〉，《蒙古研究》，頁二一四。

註八三：同前註。

註八四：白歌樂、王路、吳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五一。

註八五：同註一六。

註八六：同註一八。

註八七：同註一八，頁一五四—一五五。

註八八：同前註，頁一五八。

註八九：陶宗儀：《輟耕錄》，卷九，頁一三七，「續演雅發揮」條；魯布魯克：《東行記》（耿昇、何高濟譯本）（大

陸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二一四，並記有製作方法。

註九〇：《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

註九一：《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八六。

註九二：同前書，頁二八七。

註九三：蒙古族簡史編寫組：《蒙古族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四章第四、五節。

註九四：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頁三五六—三三七；《蒙事論叢》，頁四八—四九。

註九五：《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八八。

註九六：同前書，頁二八九。

註九七：同前書，〈蒙古族〉，頁一七三。

註九八：同前書，頁一七一。

註九九：同前書，頁一七二。

註一〇〇：《蒙古秘史》（札奇斯欽譯本）第一八一節。

註一〇一：道潤梯步新譯著：《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札奇斯欽譯本作「上天」。

註一〇二：札奇斯欽譯本，第一二一節。

註一〇三：《蒙古秘史》（譯本），卷二，頁五九。

註一〇四：《多桑蒙古史》第十章，頁三五。

註一〇五：道潤梯步新譯：《蒙古秘史》，續集卷二，頁三六九。

註一〇六：柏朗嘉賓：《蒙古行紀》第三章。

註一〇七：札奇斯欽：〈蒙古的宗教〉，《蒙古研究》，頁二六一。

註一〇八：景教是基督教向東傳布的一支，經敘利亞唐代會傳到長安。另經波斯進入畏兀兒，再傳入乃蠻克烈，汪古等部，乃蠻人就信奉景教。後來蒙古族融合乃蠻等部，自然蒙古人中也有信奉景教的。

註一〇九：柏朗嘉賓有《蒙古行紀》(Jean De Plan Cakpin: *Histoire Des Mongols*)傳世，是義大利人，一二四五年奉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之命，出使蒙古。抵和林時，曾參加貴由可汗(定宗)即位大典。魯布魯克也有《東行錄》留傳，William Rubruk係一二五二年奉法王聖路易九世(St. Louis IX)秘密使命，攜帶信函，前往蒙古帝國，曾晉見蒙哥可汗(憲宗)。U. W. 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 1253—1255*。

註一一〇：全真教長春真人邱處機應成吉思汗邀請，往謁大汗於中亞，有隨行弟子李志常撰寫：《長春真人西遊記》。又如窩闊臺汗時耶律楚材即篤信佛教，為歸順的契丹人。蒙哥汗即位後，命僧海雲掌辦釋教事。見《憲宗本紀》元年紀事，這些都是蒙古族所接觸到中原的宗教道教與佛教。

註一一一：潤端所邀之薩迦派大師北行，攜兩侄同偕其一即八思巴，後入忽必烈潛邸。他與潤端王交涉後有一書函回報藏地其他門派，今經王堯譯出刊登於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三期（一九七八年），文名《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致蕃人書》。原件藏文收入《薩迦世系》內，參考王輔仁、索文清合編：《藏族史要附錄》(三)（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註一二：《元史》（開明書店本），《憲宗本紀》憲宗元年，頁六一三六，四欄。

註一三：《元史》，《釋老傳》雖未說明，但地勢險遠，各宗派分立，忽必烈治藏的策略，就是扶植一個宗派，讓他協助蒙古勢力統治。

註一四：《元史》，《釋老傳》，頁六五八一，二欄。

註一五：《元史》，卷二〇五，〈姦臣列傳〉「桑哥」，頁六五八六，一欄。

註一六：《元史》，《釋老傳》，頁六五八一，二欄。

註一七：「格魯」，意為善律。「黃」表示功德圓滿之意。

註一一八：《清史稿》，卷五三〇，〈藩部〉；〈西藏〉，頁一六七三；呂澂：《西藏佛學原論》（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頁三一—三二。事實上《清史稿》多疏缺乖誤，呂氏較精湛。

註一一九：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頁三〇五、三〇八、三一二、三一三。今大陸地區新出王輔仁、索文清編著：《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敘此更直接。

註一二〇：仰華寺本俺答奉佛興建寺召，明室賜名「仰華寺」，其建寺是否已有迎西藏格魯派法王之意？明廷賜「額」，有無布施助資？鎖南嘉穆錯在漠南致書張居正，自稱「釋迦牟尼比丘」，足見當時尚未以「達賴」自稱。（明史可證）。

註一二一：按達賴一、二兩世，皆為追認，自乾隆帝「御製喇嘛說」（見《衛藏通志》）後，幾少有人爭論此事。一世名根敦朱巴，為宗喀巴弟子中最小的一個，曾又受大弟子賈曹杰與克主杰，學習法要，後返後藏，興建札什倫布寺。二世名根敦嘉錯，曾為黃教雲遊講經各地，歷時二十年，為宣揚格魯奠下基礎，晚年在哲蚌寺西南角修建甘寺頗章，成為三、四、五世達賴修持居住之所，直到五世營建布達拉宮遷移止。他又於一五四六年迎一四齡幼童入哲蚌寺，繼任他的法座，樹立格魯派轉世的傳承制度（呼畢勒罕）。

註一二二：《衛藏通志》，卷首〈乾隆御製喇嘛說〉，頁二八；前引王輔仁、索文清書，頁一〇六。

註一二三：據婆資德奈耶夫（A. Pozdneeff）記述，寺成應在一五八四年，見《蒙古及蒙古人》，頁四〇六。

註一二四：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頁三五二之「世系表」；《聖武記》云：「漠北諸部以所處僻遠，不得親承達賴命，乃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布尊丹巴，為大胡圖克圖，處諸庫倫，以總漠北蒙古教務」，雖多舛誤，但黃教以此推行教法，則收效甚宏。

註一二五：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收有〈喇嘛教在外蒙的發展與地位〉一文，雖以外蒙為主，實即討論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發展，後半篇自喀爾喀還牧及西北底定，始專論外蒙。

註一二六：李毓澍：〈清代對待黃教與其治蒙策略〉，《蒙事論叢》，頁二。

註一二七：李毓澍：〈從蒙共六十年來演變對外蒙現況的探討〉，《蒙事論叢》，頁四九五。

註一二八：《光緒朝東華續錄》，總頁五〇四八。



註一二九：同前書，總頁五〇二三。

註一三〇：蒙地開放漢人移墾後，每有土地糾紛，教士憑其領事裁判權及地方官不願生事心理，每強行出面介入，使一面難以得直。於是莠民亦假教士之勢，爲非作惡，益遭民間反感。

註一三一：據《西二盟教案》「蒙旗辦理狀況」所列：

鄂托克旗 (不詳) 交現銀牲畜及地畝作抵。

烏審旗 十四萬五千兩 俄人欲墊款代賠換取大淖鹽池利權。

札薩克旗 (不詳) 交現銀牲畜及地畝作抵。

準噶爾旗 二萬四千兩 劃地抵賠。

達拉特旗 三十七萬兩 劃地抵賠。

土默特旗 一千五百兩 賠銀。

四子郡王旗 十一萬兩 賠銀、劃地作抵兼有。

註一三二：口外各廳涉案官員處分者：

歸化城副都統奎成 革職永不敘用。

歸化道鄭文欽 業經正法。

歸化城同知郭知樞 斬監候，後改發極邊充軍，永不釋還。

寧遠州通判沈榮綬 同前。

和林格爾廳通判李恕 同前。

註一三三：林競：《西北叢編》，頁五二。

註一三四：貽穀：《綏遠奏議》，頁三二三。

註一三五：事在至元六年，即頒行八思巴蒙古新字之年，足徵元世祖有開創一代規模之圖。

註一三六：白歌樂、王路、吳金：《蒙古族》，頁一七三一—一七五。

註一三七：同前書，頁一七五。

註一三八：同前書，頁一七六。

註一三九：同前書，頁一七七。

註一四〇：同前書，頁一七七。

註一四一：同前書，頁一六〇—一六三。

註一四二：同前書，頁一六五—一六六。

註一四三：同前書，頁一六六—一七〇。

註一四四：札奇斯欽：〈蒙古語文的概說〉，《蒙古研究》，頁二九九—三〇一。

註一四五：喻世長：《論蒙古語族的形成和發展》（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三所徵引桑席耶夫著述。

註一四六：喻世長：《論蒙古語族的形成和發展》，頁七一。

註一四七：同前書，頁六七。

註一四八：《新元史》（開明書店本），本紀七，總頁六六一六，一欄；《元史》，列傳八九，〈釋老〉，總頁六五八〇，四欄。

註一四九：《元史》，列傳十一，〈塔塔統阿傳〉（開明書店本），總頁六四三一，四欄。

註一五〇：《元史》，卷一二四，〈哈刺亦哈赤北魯傳〉，頁六四三一。

註一五一：柔克義（W. W. Rockhill）譯註、何高濟譯：《魯布魯克東行記》（中華書局，民國七十四年），頁二五一。

註一五二：陳籙（止室）筆譯、黃成埈口述：《蒙古逸史》第一章「喇嘛教及蒙古文字的源流」。原書係民國五年陳籙自蒙古王公家中所得蒙文手鈔本，原書名《保權》，不詳作者。陳籙極重其史料價值，因由都護使署秘書黃成埈口述，陳氏筆譯。薩沙行南班第特乃 Sa-akya-Pandit 誤譯，班第特 Randit 爲梵語，義即學者。此人真名爲貢噶堅參 Kun-dgynl-misharl。

註一五三：札奇斯欽教授在前引《蒙古語文的概說》中，就持類此主張。

註一五四：「然匝體」爲梵文與藏文融合的一種書法，與尼泊爾文字近，見歐陽無畏：〈喇嘛說〉，《西藏研究》，頁四四。

註一五五：《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八思巴傳〉。

註一五六：同前註。

註一五七：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世界文庫本），卷三十，頁四三一。

註一五八：《元史》（開明書店本），卷二〇二，〈釋老八思巴傳〉載：（字母）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頁六五八〇，四欄，參閱札奇斯欽前引文，頁三一〇。

註一五九：札奇斯欽：前引文，頁三〇九。

註一六〇：同前書，頁三一。

第五章 突回族系

第一節 導言

所謂突回，係指突厥和回紇（後改稱回鶻）之連稱。突厥爲匈奴的別支，（註一）約於公元六世紀中期崛起強大於北亞，自東北亞迄西北亞各部族多爲併役，並且入擾中原沿邊各地；後分東西而衰弱，在唐朝和回紇、薛延陀攻破之後，其降唐部眾被安置於塞下，東自幽州西至靈州一帶。另一部分西遷中、西亞一帶，後其一支曾攻破東羅馬帝國，建立土耳其（Turkey）之鄂托曼王朝（Ottoman Sultan）。（註二）其他以突厥（Turk）爲稱之中亞部族，和這一支進入中、西亞之突厥部眾，自有其淵源可資溯尋。

回紇原名袁紇、烏護、烏紇，隋時曰韋紇，至唐始稱回紇，後改稱回鶻。（註三）係匈奴別種，當匈奴盛時，原居匈奴故地北境之丁靈（丁令、丁零），嘗臣屬於匈奴。後丁靈雖南徙，但留在漠北者，總稱勑勒（訛作鐵勒）；（註四）徙漠南者，因其俗而別稱高車，突厥盛時爲其役屬。回紇原爲鐵勒（亦即高車）之一部，苦於突厥汗國的暴政，而聯合僕骨、同羅、拔野古等部族攻破突厥，後逐漸成爲繼突厥之後北亞最強大之遊牧汗國。至唐文宗開成四年，回鶻內亂，部眾四散，多數西遷新疆南部。

突回族系居地位於我國西北地區，其間有僅次於蒙古沙漠之塔克拉瑪干（Taklamakan）沙漠，有毗連世界屋脊之稱的帕米爾高原（Pamirs high tableland）地帶；山嶺重重：騰格里山、阿爾泰山、崑崙山；河湖處處：塔里木河、葉爾羌河、和闐河、阿克蘇河、孔雀河、伊犁河、羅布泊、博斯騰湖、艾比湖；地勢既高低不齊，氣候亦因之互異，且地廣及於新疆、青海、寧夏、甘肅及陝西等省。從而居住其間之族系，生計有農耕、畜牧、

獵、漁等，呈顯一幅多彩多姿之生計圖畫。

突回族系之體質，具有突厥種型的表徵：圓頭、中窄鼻、膚色淡黃、髮黑直、中等身材。（註五）

突回族系所操語言，屬烏拉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之各個區域性的或族支性的各種方言，係膠著語型複音節單聲調的語言。但希拉古爾族係操蒙古語系語言，東干是操漢語系的陝甘方言。（註六）

至於突回族系文字，有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柯爾克孜等文字，全屬字母拼音文字。其中以維吾爾文字使用最廣，由四十個字母所組成，右起橫行之字母拼音文字。

突回族系在我國境內者包括：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撒拉爾、希拉古爾（裕固）、朶蘭、博洛爾、東干（漢回、回族）等族。但在中共民族識別後，屬此族系民族列有：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撒拉、裕固、回族等八族。

表一 突回族系民族概況表（民國七十九年）

族 稱	分 布	人 口 數	生 活 方 式	宗 教 信 仰	語 言 文 字	備 註
維 吾 爾	以南疆為主，並展至北疆。	七、二一四、四三一	農為主、畜牧為副，部分手工業、商	伊斯蘭教（回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各地方言，維吾爾文	
哈 薩 克	塔城、伊犁、承化。	一、一一一、七一一	畜牧為主、少數農	伊斯蘭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哈薩克文	
柯 爾 克 孜	南疆西部	一四一、五四九	畜牧為主、部分農	伊斯蘭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柯爾克孜文	
烏 孜 別 克	南 疆	一四、五〇二	畜牧或農或商	伊斯蘭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烏孜別克文	

塔 塔 爾	北 疆	四、八七三	商或農或牧	伊斯蘭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塔塔爾文	
撒 拉 族	青海省循化、化隆、甘肅、臨夏等地。	八七、六九七	原畜牧，已改農業為主，兼營牧業、伐木等	伊斯蘭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無文字	
希 拉 古 爾	甘肅省肅南為主，少數分布酒泉、青海等地。	一二、二九七	畜牧為主，兼營狩獵、農業	喇嘛教	阿爾泰語族蒙古語系，無文字	
朶 蘭	新疆阿克蘇、巴楚等地。		游牧或農耕	伊斯蘭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無文字	
博 洛 爾	新疆南部于闐縣迤南。		游牧	伊斯蘭教	阿爾泰語族突厥語系，無文字	
東 回、回族	寧夏、陝、甘、貴州、青海、河南、河北、山東、新疆、北京、天津。	八、六〇二、九七八	農為主、部分為商	伊斯蘭教	漢藏語族漢語系陝甘方言，漢文	在新疆主要分布在米泉、昌吉、伊寧、霍城、烏魯木齊、焉耆、吐魯番、鄯善、托克遜等地

第二節 維吾爾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維吾爾 (Ujghur, Uygur) 古名袁紇，亦稱烏護，又稱烏紇，隋時曰韋紇，至唐始稱回紇，後改稱回鶻。回紇原屬鐵勒，亦即高車之一部，苦於突厥殘暴，於是聯合其同族支之僕骨、同羅、拔野古等，攻破突厥，脫離

突厥之羈絆後，便繼突厥而成爲北亞最強大之部族。回紇盛時，其勢力由漠南北伸入今甘肅、青海以迄西藏東北境界。唐文宗開成四年（八三九），回鶻內亂，部眾西奔進入新疆。蒙古強大西征後，回紇臣屬，有稱畏吾、畏兀、偉兀、衛兀、畏午兒、輝和兒等不同字樣的記載。清代則通稱纏頭回，簡稱纏回，係由其習俗以布帕纏頭而加之稱號。至民國二十三年，經政府明令公布正式稱之爲維吾爾，實亦由畏吾兒等另譯而來。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據新疆省政府在民國三十年所估計，維吾爾族的人口約近三百萬人。至三十八年，中共進占新疆，公布新疆維族人口爲三百二十九萬一千一百四十五人。四十二年，爲三百六十萬七千六百零九人，占新疆人口百分之七十四。五十三年，普查人口數爲三百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註七）至六十七年之調查統計，全大陸地區維族人爲五百四十八萬餘人。（註八）七十一年，普查爲五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四人。七十九年，普查爲七百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一人。（註九）

維吾爾人主要聚居於新疆南部（即天山南路，俗稱南疆），部分散居於北疆伊犁、烏魯木齊等地。

第三項 生活方式

維吾爾人在唐代西遷之前，係一游牧民族，西遷移居新疆初期，因受新疆位居中西交通孔道，及適合農耕之地理環境之影響，其生產方式爲農耕畜牧，亦事狩獵並營工商。在飲食上屬麥米牛羊肉乳酪文化型。在服飾上，受游牧、中國、伊斯蘭文化之影響，趨綜合型。在居住上，營城郭宮室，居有恆處，以土爲牆，或住矮房。在娛樂上，喜善歌舞，包括：音樂、舞蹈、鼓樂、馬戲、羊戲、雜技、園戲等，回鶻樂以鼓樂器爲最，弦樂器爲次。茲將近代維吾爾人之生活方式，依食、衣、住、行、娛樂分述如次。

一、食

維吾爾人平常以小麥和玉蜀黍爲主食，稻米較爲珍貴，往往在節慶或待客時食用。維吾爾人雖多數從事農耕，但仍重肉食，可能與其祖先原屬游牧民族有關。其肉食以牛羊肉爲主，特別以羊肉爲多。農業中以畜羊群爲副業，不大畜養家禽，故少吃雞鴨。維俗宴客時，多殺牲畜招待，常有駝、馬、牛、羊等肉，此外有奶製品、各式瓜果、冰糖、烤肉和抓飯等。烤肉係以剛殺羊肉或牛肉切成方塊，拌好香料後用鐵叉串起來烤，隨烤隨吃，別具風味。至於抓飯最爲著名，用切碎的羊肉或牛肉、胡蘿蔔、酥油和蔥蒜等物，加入米飯蒸成，吃時用錫、銅或木盤盛出敬客，以手抓吃，概不用筷子。節慶時的盛餐是抓飯，手抓羊肉、油炸散子（油炸的麵條）、烤全羊、烤包子（即烤肉饅頭）等。一般貧民則多吃乾饅（烤餅），即以揉捏麵粉使之發酵後，不使用蘇打，而烤得薄，耐乾耐久，浸水即軟，利於攜帶在沙漠中長途游牧或旅行食用。此外有沙棗、杏干和桑椹、桃干，或用雜糧煮成糊粥「烏馬什」充飢。

維人嗜酒，雖伊斯蘭教之教徒不許喝酒，但維人喝酒的風氣很盛，往往每喝非至醉不止，多飲馬奶酒。維人的酒主要有：以沙棗釀造之「阿拉克」、以大麥釀造之「巴克遜」，以馬乳釀造之「七噶」及葡萄酒等。南疆盛產瓜果著名，吐魯番的葡萄，哈密、鄯善的瓜，伊犁的蘋果，庫爾勒的香梨，阿克蘇的薄皮核桃，庫車的杏，阿圖什的無花果，葉爾羌的石榴，喀什噶爾的櫻桃及紅棗、梅等都很可口。

二、衣

維吾爾人一般都穿棉布，男子穿的長袍稱爲「袷袂」（古稱衣交領的叫做袷，袂是鬆大之意），其形式略似西式大衣，交領右衽，袖小而長，身寬大，長過膝，無鈕扣，下幅兩旁不開衩，用長方巾紮腰，也有穿皮裘的。傳統女衣無領，從頭上套下，在寬袖連著衣裙之鮮艷長衣外，套上黑色對襟背心，寬大而長的衣服照例用帶子束紮。餵乳婦人從正面開衽，近來女子則多穿西式短上裝和裙子。維族男子腰帶左方掛小刀，腰部鬆起像袋的部分既便於貯放東西，而睡時把腰帶解開，把長而大的長袍遍裹身體而臥。

維人不論男女老少，四時均喜歡戴「朵巴」（四楞小花帽），帽的形式不一，有下小而上大的，有圓形而平

頂的，有簷矮而頂高的。質料有用皮製的，有用棉、絨製的。夏天戴的是白色軟帽，帽上常用黑白兩色或彩色絲線繡出各種民族形式之花紋圖案，女帽還飾以孔雀翎。又維人不論男女，皆喜著皮製長筒靴，間或另加膠皮套鞋之類。

維族男子過去多剃光頭，從十六、七歲起，便把鬚鬚全留，以致虬髯滿面，至二十歲始將上唇鬚剪齊，名曰淨口。過去女子未出嫁前都梳許多小條髮辮，多至十幾條，以長髮爲美，據稱這些辮結與其年齡相等，年齡增加一歲，則在頭上增加一條髮辮。俟結婚後一般改梳兩條，辮梢散開，頭上別一新月形的梳子作爲裝飾，亦有將雙辮盤成髮髻的。傳統上，已婚婦女不僅面蒙黑紗，且在頭部披著一件白布或白綢，把全部長長的髮辮遮蔽起來。婦女在衣擺上往往也疊起好幾道花邊，作爲裝飾。此外，耳環、手鐲、項鍊是婦女喜愛的裝飾品，盛裝時還畫眉、塗指甲，以求美麗。

三、住

維吾爾人所居住之傳統房舍，多以泥磚砌成或用柳條編扎之泥牆方形平頂小屋，屋頂平坦而低矮，不僅人可在屋頂上坐臥行走納涼，亦可晾曬瓜果、糧食，堆積柴薪等物，並開天窗以通空氣。每室僅有一門，多北向，穴牆爲爐，突出屋頂，室內砌實心土炕，高約一尺，供起居坐臥，鋪以氈氈（係以粗毛和膠壓成的片子），無牀榻，更無桌椅，皆席地而坐，至多再擺設一矮圓桌以爲食桌。四牆壁上開龕櫃，放置衣被、用具和食物，有的壁龕還精心構成各種幾何圖案，並喜在牆上掛壁毯和石膏作裝飾。冬季以火牆取暖，靠火牆的一邊是待客之上座。而富有之家，亦有建樓閣庭院，屋頂或嵌以花板，或施以彩色，壁上飾以人物、花草等。尤其南疆，維人住宅多成院落，呈方形，大門忌朝西開；住室有較深之前廊，庭院多栽花木、葡萄、葫蘆和果樹，不僅富有園林之勝，且爲絕好消暑之所。在北疆，如伊犁、塔城、迪化等地，俄式洋房漸多。

四、行

維吾爾人過去多以馬、驢、駱駝代步，貧窮人遠行不帶行李，僅常老羊皮襖一件，乾饅數塊，葫蘆一只。商



人則擁有馬驢、駱駝商隊運輸，一般人常用馬驢拖車。近來以迪化（烏魯木齊）為中心修有公路網，至民國六十八年，全「維吾爾自治區」有二萬三千多公里。以蘭新鐵路、南疆鐵路（吐魯番—庫爾勒）為主之鐵路，通車里程有一千三百八十餘公里；另有民航班機可通內地。此外並普設郵政及電話業。

五、娛樂

古代新疆音樂，即具有極高之藝術性，對我國音樂發展有很大貢獻。如西域之「龜茲樂」、「疏勒樂」及「高昌樂」，早在南北朝之時，已相繼傳入中原。隋唐之時這三種音樂組成宮廷之「九部樂」、「十部樂」，在宴會、娛樂之時演奏。維族係一個能歌善舞之民族，「十二木卡姆」（即十二部大曲）是古代維吾爾人創作之民族音樂舞蹈史詩，包括古典敘誦歌曲、民間敘事組歌、舞蹈組曲和即興樂曲，由三百四十多首組合而成多采多姿的大樂章，長期在民間流傳，深受維人喜愛，故稱之為「維吾爾音樂之母」。一般所謂的「十二木卡姆」係指在喀什噶爾、莎車、和闐、阿克蘇等地流行之十二組大樂章。每部木卡姆均由「窮乃克曼」、「達斯坦」、「麥西來甫」組成；包含序曲、朗唱曲、敘事組曲、舞蹈組曲、間奏曲等一百七十餘首歌曲、舞曲，以及七十二種器樂曲，據說這十二部大樂曲全部演奏時間需時二十小時。

維吾爾人之樂器包括彈撥、吹奏和打擊三類樂器，有箏篌、琵琶、筚鼓、喇叭、笛、簫、提琴、胡琴等數十種之多。「獨他爾」和「熱瓦爾」是最常用之獨奏和合奏樂器。「達甫」係用手指敲擊之羊皮鼓，鼓邊木框鑲有許多活動小鐵環，隨著鼓聲鏗鏘作響，多用於舞蹈伴奏。

維族舞蹈輕巧、優美，以旋轉快速和多變著稱。傳統舞蹈有：頂碗舞、大鼓舞、鐵環舞、普塔舞等，種類很多。「賽乃姆」為最普遍的民間舞蹈形式。即與表演之舞蹈有時一人獨舞，有時二人對舞，也有時三、五人同舞的。在樂隊伴奏之下，圍坐成圓圈之群眾拍手唱和。流行在全疆尤其盛行於南疆之「夏地並納」（意為歡樂之舞），即一種民間團體舞蹈。被譽為民間藝術之花的「多朗」舞，是富有基層民眾氣息之舞蹈。

維吾爾歌劇以民間歌舞和達斯坦音樂為基礎而發展，其中所用之曲調，帶有木卡姆風格。歌唱方式和演出方

式則採取漢族戲曲、新劇、西洋歌劇之表現方法，用維吾爾語演出。在話劇方面，過去它的技巧和內容，皆受蘇聯戲劇之影響。（註一〇）

第四項 社會組織

一、家族與婚姻制度

傳統維吾爾家庭，男尊女卑，婦女社會地位較低，係一父系社會，行嫁娶制，過去盛行一夫多妻制，然一般仍以單偶婚的一夫一妻為普遍配偶規則。在早期維吾爾女子出嫁少逾十五歲，男子則多在十七、八歲。嫁娶之權，在上層及富有家庭，多由父母尊長決定；普通人家則由男女當事人自行選擇。在婚域上極廣，除同父母之兄弟姊妹之外，皆可成婚。在婚姻程序上，如雙方意合，男家饋送牛羊布匹等，邀請親戚同赴女家議婚，事成則請阿渾（阿訇、阿洪 *akhon*）誦經，或以立判書為證。至結婚之日，女家父或兄一人，抱新娘上馬，以帕蓋面，鼓吹引導送至夫家，誦經成禮，更易婦人之裝束，並以抓飯宴請賀客，唱跳「儂郎」以助興。

過去維人離婚相當自由，夫婦結婚後，如不和睦隨時可以離異。如妻棄其夫者，不許動家中任何財物；夫離其妻者，家中所有任妻攜取，或賠以四週生活費。子女亦可分認，夫得子妻得女。離異一年之中，其妻如生子女，夫可承認，逾年則不相干涉。至於鰥夫寡婦欲求配偶者，必須於離異逾六個月，此係望其悔而復合。如離異三次依伊斯蘭教律已無再合之規定，欲再婚者則為人所輕視。鰥男寡婦再婚時，於禮拜日更換新衣，隨同至禮拜寺，先拜阿渾，詳告來意，經阿渾禱告看經，合時則由阿渾主婚成為配偶；不合時往往於稠人中指一女子曰：「此良配」，男方即將所戴纏頭帽與女子的相互換戴，認為此乃天定姻緣不得拒絕。維族婚禮在女家舉行為其特色。

總之，維吾爾族過去傳統婚姻習俗特色為：（一）男子多妻，依可蘭經規定，男子可娶妻四人，而此四人可以換補。（二）女子早婚，過去女子年滿九至十二、三歲便行出嫁。（三）有類似買賣式婚姻存在，故有老夫擁少妻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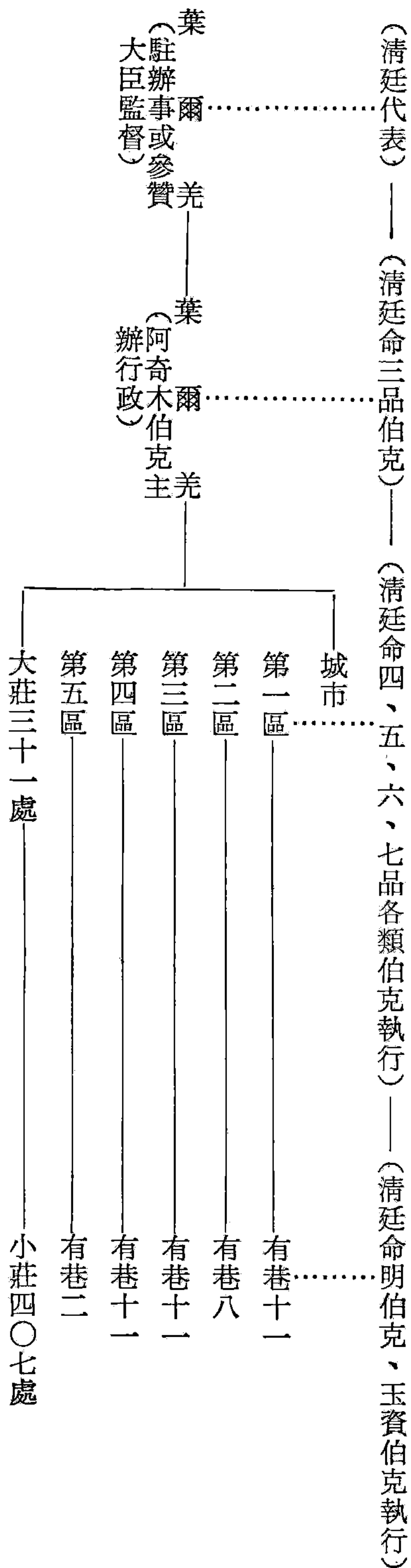
(四)離婚容易，往往係男子多慕年輕女性，或女子又染新風氣等。(五)婚域極廣，不避同姓和輩分等。

二、社會組織、價值觀念與人格特徵

清初回疆社會組織為三種主要力量交互融合而成，即和卓(khoja)家系、地方貴族及伯克(bek)階層。和卓家系仍維持對伊斯蘭教之信仰，遂為維人所崇敬，是源自宗教力量；地方貴族者，為《西域圖志》所稱的「霍集斯族屬」，是回疆社會之地方貴族，仍源自世居地域力量；伯克階層則為政治、經濟之支配者。此三種力量形成回疆社會組織之上層階級。從另個角度來說，回疆社會之統治力包括兩類：(一)宗教力量。(二)世俗力量。前者代表為和卓與阿渾，後者代表則為地方貴族與伯克。至於社會組織之下階層有：農人、商人、採礦工人(掘玉、銅、淘金等)，及各類手工業者(染織、氈毯、布帛、刺繡等)所組成。回疆係一綠洲城莊，各城莊依水生存發展，而大城市遂成為當地行政、宗教、工商業及文化中心。在大城市附近由一些村莊所聯合構成，城市中之巴雜爾(bazar)即為小村莊農產品及手工藝品之集散市場。村莊維語謂之「愛曼」(aymak)，村莊往往由數個農家聚居而成，為家戶以外最小之人口集中點。每愛曼各有玉資伯克(yin bek)一名，管理丁糧差務，扣克伯克(kokbek)一名，管理維人耕種分水一切溝渠諸務。至於較大之城村，其組織更為複雜，社會分工也較細密。維吾爾人為虔誠之伊斯蘭教徒，故其生活與宗教息息相關，並以宗教禮法為其行為規範，尤其是以可蘭經的「五功」，即念、禮、齋、課、朝為主。所謂念功，乃是禮讚上天(salat)。禮功即對天禮拜，其教徒每日向西方禮拜五次，謂之「乃馬茲」(namaz)；第一次於日未出時舉行，謂之「班達」；第二次於下午二時許舉行，謂之「撒繩」；第三次於下午五時許舉行，謂之「的格爾」；第四次於日落後舉行，謂之「沙摩」；第五次於下午七時許舉行，謂之「火不得」。每七日一禮拜(每週五)，必入寺誦經由阿渾領導講經，向天方膜拜。回曆以三百六十四日為一年，歲末前之四十五日為消災日，越十五日齋戒，晝間禁絕飲食，必日落始飲食，齋期一月，至新歲開齋，謂之齋功。維人依伊斯蘭教規定，農民必交全年收穫物十分之一為「吾受爾」糧，牧人、商人及手工業者應交全年產品四十分之一為「札卡特」稅之天課(即宗教稅)，稱課功(zekat)。至於朝功，即朝

覲(haji)，凡富有者生平必赴天方(麥加)朝拜摩訶末墓一次。在維吾爾人聚居之回疆有完整的伊斯蘭教區制度，其制度係以縣教區為基本單位，每縣教區有一住民寺院，有六名阿渾擔任該區宗教指導工作，包括召開宗教法庭，以處理一切民事、刑事案件；此六人尚分別擔任該縣縣教主、縣副教主、縣宗教法庭庭長或法官、縣宗教學校校長、縣宗教戒律監察官等職務，可見伊斯蘭寺院對當地維吾爾教徒持有生死之權。在伊斯蘭教的維吾爾社會裏，阿渾最受人尊敬崇拜，是指導教徒禮拜，維持伊斯蘭化生活秩序之教長，其職務除宗教上之禮儀外，往往包括信徒生育、冠婚及葬祭時之誦經與指導工作。可見阿渾之社會統治力，並非止於宗教生活上，也掌握著回疆社會相當大的制約力量。在宗教上除阿渾之外，熟悉可蘭經的「哈斐子」(hafiz)曾赴麥加(Mecca)朝聖的「哈吉」亦被人禮遇，而有其地位。另外構成維吾爾社會重要勢力，即政治及經濟力量的伯克，他們不僅在清代構成政治上所謂之「伯克制度」，握有維人生死大權及經濟上的大地主，成為當時封建統治官僚體制：參贊大臣——領隊、辦事大臣——阿奇木伯克、諸伯克——明伯克、玉資伯克、鄂爾沁伯克。至於清代回疆地方基層各城莊之行政組織，特舉葉爾羌城為例，列表明示如左：(表二)

表二 清代葉爾羌城行政組織表



即至清末民初廢止伯克制度，改為縣政，但大伯克仍保有「鄉約」之行政權力及大地主之地位，尤其是阿奇木伯克之地位最高。當時視城關事務繁簡分設鄉約，專司稽查，選伯克承充，並視伯克品級分送道、府、廳、州、縣衙門，充當書吏，若干莊設一鄉約，一縣有數鄉約。在清末民初當地的行政體系大致為：省↓行政區↓縣（縣長）↓渠（鄉約）↓千戶長↓百戶長↓十戶長。縣署對於維人的政令下於鄉約，鄉約轉令千戶長（維語「明伯克」）、百戶長（維語「玉資伯克」）、十戶長（維語「鄂爾沁伯克」orchin bek）。鄉約可分為總鄉約、鄉約、副鄉約、會辦鄉約、幫辦鄉約等，權威甚大，如派捐稅、承上轉下公務、反應民意等，故為民眾所爭取，亦造成許多弊端；其後鄉約改為民眾公舉，並限定任期二年一任，得連任，以減少弊病。其次所謂「毛拉」（mulla），在清代能漢文識字，而今為大學問家或博士之意，亦即有學識者；毛拉可分大毛拉與普通毛拉兩種，在維族社會中亦擁有高地位。此外還有「巴依」（bay, bai），所謂巴依係指財主之意，是社會上有錢財之人，也受維人重視，並有其地位。

維吾爾人之傳統價值觀念，主要有：重視信用、崇敬老人、親愛仁恕、循矩守法等。至於其人格特徵包括：自立、忍耐、勇敢、保守、服從、誠懇、猜疑、模仿、愛潔、和藹、愛美等。

三、土地與經濟制度

清代回疆土地制度有兩類：其一為原墾民田及自種地畝，此類土地的額徵糧（即地租），採回疆傳統十分之一稅（kharaj）法，係將農民收穫的十分之一交納產物。其二前代公地，即舊存官地，如蒙古察合臺汗家或和卓家王公貴族所領土地，及從「賊」逃亡入官（沒收）成為清政府土地，此類採均分歲入的半數徵稅。在清代回疆農民有下列五種：（一）耕作私有地，交納收穫物十分之一的農民。（二）耕作官田，以收穫量的一半交租的分益小作農民。（三）耕作伯克官吏之養簾地為「燕齊」（佃農 yen-chi 工作者，勞動者）的農民。（四）在伊犁參加回屯的清朝農奴，稱「塔蘭其」（Taranchi）的農民。（五）哈密、吐魯番王公領主所隸屬的農民。

清代維吾爾人社會在農業管理上，每村莊各置農管一人，係由民間推舉而縣政府任命，膳食則派諸農戶，年

一戶供麥二斗或銀二兩，以察看田畝高低遠近，適時啟閉水道更番引輸，農戶皆如期約，每戶地畝汲水若干日一放一蓄，均有期限。村堡遼濶者再置水利管理人一人為副管協助，如遇有遏流壅利相訟爭者，皆赴農管處由其評論曲直。維人農作法以粗放旱田、中耕除草無關心等農法，並盛行輪耕、休耕制。十八世紀末維吾爾人之農業收穫率，小麥平均為籽種之十倍，雜穀又較高。主要作物為：小麥、大麥、青稞、黍、高粱、小米、稻米、豌豆、棉花等。新疆因屬乾燥或半乾燥地區，故灌溉成為支配農業命運的因素，因此有坎井(karez)、河水(qaris su)、河川(gol usu)、溝渠(jöstiŋg)等水利設施。

至十九世紀末，維吾爾族地區封建農奴制逐步被地主經濟所取代，在回疆農村大部分地區，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八的地主，富裕農民，占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回疆土地；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僅有少量土地，甚至完全沒有土地。農民伙種地主的土地，只能得產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還要扣除種籽，替地主交納田賦雜稅。且每年要額外為地主勞動三、四個月，妻女也同時供地主使喚，伙種農民除有人身自由之外，和農奴沒有太大差別。在靠近城鎮地區，地主已採高額的實物地租農民方式，一些無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之農民為其雇工。另有所謂的養子長工、贅婿長工等。

維吾爾人地區之清真寺、麻札（顯貴宗教領袖的陵墓）和宗教學校均有大宗財產，如土地、房產、水磨等，通稱為「瓦合甫」。瓦合甫往往掌握在少數宗教上層人士手中，他們與世俗地主形成當地經濟之主導者。

清廷對維族的主要稅收是地租——田糧與田賦，可分三種：（一）回疆各城歲納田賦。（二）伊犁回屯歲交糧。（三）闢展回戶承種官田歲交糧。其次為回疆各城所納之銅錢（即普爾錢 PE）、棉布棉花稅、茶馬稅、互市稅、菜園稅、舖房稅、煤窰稅、木稅等。以上諸稅可以歸納為：（一）地租：以農地之所有權和占有權為基準，繳納定量之農產物和貨幣。（二）關稅：對通過清朝所支配之地域，以及齎入境內之一切商品所徵收之輸入稅。（三）額徵普爾及定額徵收之礦產物。至民國以後，仍以土地稅為主，此外另有其他稅捐。

維人除從事綠洲農業之外，也精於經商貿易，蓋新疆在數千年前已為中國與中亞、印度之交通孔道。回疆內

部經商買賣俱七日一集，稱爲「巴雜爾」，城市鄉村男女咸集，彼此以有易無，近代有銀幣交易，由各鄉村運至城市買賣，有牙行名爲「達勒拉勒」(dallal)，其稅十分抽一。另有密圖瓦利伯克 (mirwali bek)，專管買賣田產諸物。對外在清代以伊犁、塔城兩地與哈薩克人從事官方貿易，用絲綢、棉布、茶交易哈人馬牛羊等家畜，其中棉布大部分係維吾爾人手工業生產品。另外以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地與浩罕、安集延、布魯特等商人通商，用絲綢、茶、陶磁器、大黃交易其家畜、毛皮等。對俄國則交易其雜貨。民國以來，新疆維族與蘇俄貿易關係更爲增多，從蘇俄輸入之重要商品爲紡織品、砂糖、煤油類、電氣器具類之工業製造品；而新疆輸往蘇俄者，以羊毛、皮革、畜類、棉花等原料品爲多。此外新疆向內地及印度、阿富汗等之貿易也不少。

四、社會制裁

往昔回疆社會係以伊斯蘭教法典爲其人民行爲規範，至清廷平服回疆後，回疆八城維民歸阿奇木伯克治理，故司法裁判也歸阿奇木伯克行使。十八世紀中期之維吾爾社會，小罪有：墨刑、笞杖刑、勞役刑；對竊盜、傷害、殺人，有死刑、同害刑 (talion)、賠償制；對殺人、強姦情形有肉刑、絞首刑等。至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以後，清朝雖仍依維吾爾人之習慣法或伊斯蘭教典之法律施行，但其後下列情形則開始改依清律論罪：殺親族、尊族，必行以極刑（凌遲處死、擬絞），顯示對維人加強了統治權。至新疆建省初期，以鎮迪道兼按察使銜管理全疆刑名，綜覈定讞，府廳州縣兼理司法。在地方行政組織上，自民國四十二年起積極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包括自治縣、自治州；於四十四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在烏魯木齊。（註一一）

第五項 信仰與禮俗

維吾爾人初居漠北時期，係一草原遊牧部族，稱烏紇、韋紇、回紇。其宗教信仰與北亞遊牧部族相同，崇拜自然泛靈之 Qam, Baxshy，即屬薩滿信仰 (Shamanism)，是集幻術、符咒之大成，其薩滿巫大略可分爲：掌祭儀之祭司、治療病人之呪醫、行呪術之呪術師、預告將來之預言者等四大類，其中以占卜和預言最爲重要，故

薩滿巫往往能左右當時之政治與社會。後約於南北朝至隋唐之間，回紇接受外來摩尼教（Manicheism），此教係一融合性宗教，包含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教儀；其主要論說為善惡二元論，脫離暗質，投向明質。摩尼教徒以素食、禁酒、黑冠（另戴白冠或紫帽者）、白服、男女不嫁娶、病不服藥、死則裸葬、密日（即週日、星期日）持齋禮拜、尚幻術、能致風雨等為生活規範。當時回紇人的社會文化深受影響。俟回鶻西遷後，因位居中西交通孔道的西域，此時高昌、龜茲、于闐等地回鶻仍然信奉摩尼教，迄至十三世紀後左右，始不盛行於回鶻部族中。回鶻西遷後，除信奉摩尼教外，亦有信仰祆教、景教、佛教者。祆教早於南北朝時代以前，即已流行於西域。回教（Mazdeism）又稱拜火教，立教精神在於革除剽劫、暴戾之遊牧狩獵生活，力倡和平、安定之農耕社會。回鶻西遷後摩尼教日漸衰微，景教代而興起，約在九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景教（Nestorianism）即基督教聶斯託利派（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至宋末元初已相當興盛。佛教（Buddhism）約於五代之時為回鶻人所信奉。可見此時期之回鶻社會宗教信仰極為自由開放。至十世紀十一世紀時，因喀拉汗王朝之開始信奉伊斯蘭（Islam）教，而使該教傳入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地。至十五世紀，吐魯番的高昌最後改信伊斯蘭教後，回鶻遂成為一元化的伊斯蘭社會迄今。伊斯蘭教在我國又稱為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而一般俗稱為回教。「伊斯蘭」為順、安之義，「順者，順乎主也；安者，順乎主而獲安者也」，其主要教義有：一神主義（僅有一神「安拉—Allah」）、來生還報說、平等觀、敬主敦倫、嚴律己等。中共進占新疆之後，伊斯蘭教遭受限制，目前已較為開放。

維人凡迎年送節多有節慶活動，如「庫爾班節」（qurban 回曆新年），每一伊斯蘭教寺院塔上，設有皮鼓六、七面，大小高低不一，大者徑二尺餘，高尺餘；小者徑尺，高約三尺；以鐵為框，輓以羊皮，錯雜連槌，以成節奏。再以噴呐喇叭相間吹之，晝夜槌鳴，數日後始撤去。男女老幼圍立而聽，怡然快慰。除聽鼓吹外，在「庫爾班節」當天，常舉行賽馬、角力、鬪羊、舞刀等遊戲，猶如內地之賽馬，復以馬之優劣勝敗作為賭錢之媒介。而兒童們卻以羊骨為賭具，在街上奔跑亂擲，以定輸贏。另盛行在大轉盤上作旋轉遊戲。又每逢「巴札」

趕集日子，各城人山人海，大街上分門別類地開設綢布店、小帽店、蠶絲店，以及首飾、銅器和打「匕甲克」（配在腰上之小刀）等店舖。此外，臨時性地攤陳列五光十色之日用雜貨，熱鬧非凡。（註一二）

第三節 哈薩克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哈薩克 (Khaazak or Kazak) 一詞，最早見於十五世紀中葉，係從金帳汗國分裂出來操突厥語的一些遊牧部落之集合體。在中國史籍中，有所謂左右哈薩克部，可上溯至於漢代。論其先世，有謂即漢之大宛，有謂爲古康居，有謂爲乃蠻、克烈之後，亦有謂爲烏孫或曷薩之後。就其人而言，在歐（東、南）亞（中、西）兩洲間，有稱「科薩克」或「哥薩克」從事遊牧生計者，以騎術聞名；哈薩克亦擅長牧、騎，加以居地相連，科薩克與哈薩克似或同屬一族。惟在東歐之科薩克人，卻認定他們在中國的「同族」爲柯爾克孜，便有「柯爾克孜哈薩克」（Kirghiz-Khaazak）之稱謂。哈薩克意爲避難者、脫離者或帳蓬車、遊牧不定、勝利者、白天鵝等各種不同解釋。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民國初年，據估計哈薩克人約有二十餘萬人，至民國三十八年中共進占新疆，公布新疆哈薩克人爲四十四萬三千六百五十五人。四十二年，爲五十萬六千三百九十人。五十三年，普查其族人爲四十八萬九千二百六十一人。（註一三）六十七年，調查統計全大陸哈薩克族人有八十萬餘人。（註一四）七十一年，普查爲九十萬零八千四百一十四人。七十九年，普查爲一百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八人。（註一五）大多居於新疆伊犁、塔城、阿勒

泰、承化等地區，南有天山，北有阿爾泰山，其間有準噶爾盆地和伊犁盆地；餘散居於木壘河、巴里坤等地。另在蘇俄解體後之獨立國協有哈薩克共和國，於民國七十八年人口爲一千六百五十三萬八千人，其中哈薩克人占百分之三十六。（註一六）

第三項 生活方式

哈薩克族大部分分布於水草豐美之牧原區，從事畜牧業，除少數在河谷地帶經營農業行定居之外，絕大多數牧民都是按季節轉移牧場，過逐水草而居之遊牧生活。

一、食

在牧區，哈薩克族之飲食大部分取自牲畜。奶製品種類很多，如奶疙瘩、奶皮子、奶酪等；酥油多用牛、羊奶製成，置羊肚中儲藏。平時多吃羊肉，通常的吃法是大塊白煮的抓肉。按照習慣，晚秋季節宰殺牲畜，燻製冬肉，用馬肉灌製之臘腸具有特殊風味，能够存放很長時間。春夏之際，牲畜膘肥奶足，牧民將新擠之馬奶盛於沙巴（馬革所製皮桶）中，不斷攪動，待其發酵，即成半透明微帶酸味之馬奶子酒，是夏季牧民喜愛之飲料。較富有之牧民多飲加牛奶或駱駝奶、鹽和酥油煮成的奶茶。用米、麵調製之食品，種類也很多，有饅頭、抓飯、「包爾沙克」（羊油炸麵團）、「疍卡代」（羊肉麵片）等。由於環境限制，一般都很少吃蔬菜。農區出產有小麥、玉米、水稻、油菜、胡麻、菸草及蘋果、杏、李、桃、葡萄、西瓜等水果。

二、衣

牧民衣服大多用牲畜皮毛製成，爲便於騎乘，一般皆很寬大，衣袖較長；不同地區和部落之衣飾也有些差異。冬天男子比較普遍穿著密實的冬羊皮大氅，不掛布面，還有一種用駱駝毛絮裏的大衣，稱爲「庫普」。腰束鑲有金屬花紋裝飾的皮帶，右側佩有小刀。褲子也多係羊皮縫製。婦女穿連衣裙，喜歡紅色，天氣寒冷時，外罩對襟棉大衣。年輕姑娘們愛穿布料繡花套褲，喜以銀元或銀製品作裝飾，走動時鏗鏘作聲。阿爾泰地區之牧民冬

天多戴羔皮或狐皮三吋帽，用色彩鮮艷之緞子作面，伊犁地區之牧民則戴圓形皮帽，過去姑娘們的花帽上常以貓頭鷹羽毛作帽纓，迎風搖曳，十分美觀。婦女都戴白布披巾，長及腳跟，披巾上多用紅黃線繡出各種圖案。哈薩克族牧民無論男女都穿長統皮靴，冬天穿用毡子縫製之長襪，套在靴內，可以保暖。富有牧主冬天穿水獺、貂皮、猞猁皮襖，夏天穿布或綢緞；貧窮牧民則長年都是穿老羊皮。

三、住

在春、夏、秋三季，哈薩克牧民住的是可以拆卸和攜帶的圓形毡房，稱爲「宇」。冬天則在冬季牧場（俗稱「冬窩子」）修建平頂土房。毡房一般皆爲就地取材，用草原上特有之紅柳作成圈和頂，先構成毡房骨架，然後在木柵外圍上芨芨草編成之牆籬，再包上毛毡；頂部有天窗，覆以活動的毡子，用以通風。富裕牧民和牧主的毡房潔白高大，房頂還飾有紅色或彩色圖案。貧苦牧民之毡房則又矮又小，且結構亦很簡陋，頂部僅用木杆釘成簡單之十字形，蓋上薄毡，冬冷夏熱，擋不住風雨。哈薩克族毡房內部陳設與布置都有一定的規矩，分成堆放東西和住人的部分。毡房一般向東開門，進門左、右上方是鋪位，正上方放置衣箱、馬鞍、箱前鋪坐墊，是招待客人之處；進門左右兩側則是放馬具、打獵用具、拴幼畜和置炊具、食物之處。

四、娛樂

哈薩克族有其特有民族風格之文學傳統，過去由於識字的人少，多以口頭傳誦的形式流傳於民間，收集民間創作並進行演唱的歌手「阿肯」（肯意民間藝人），受到族人的愛戴和尊敬。

哈薩克族的音樂舞蹈不僅具民族特色，而且還有十分廣泛的群眾性。「當你降生的時候，歌聲爲你打開世界的門戶；當你死亡的時候，歌聲伴著你進入墳墓」的俗語，生動的說明哈薩克族的生活充滿歌聲和韻律。哈薩克族最喜歡夏天，把夏天稱爲「加孜里」（快樂）。在水草豐美的夏季牧場上，牧民在勞動之餘，經常一呼一唱，歡歌達旦。「冬不拉」是哈薩克族最喜愛的弦樂器，撥動「冬不拉」的兩根琴弦，可以彈奏出各種優美動聽的曲調，表達出琴手喜怒哀樂的心情。（註一七）

第四項 社會組織

一、家族與婚姻制度

傳統哈薩克族之家庭和婚姻充分反映宗法制度的特點。男性家長在家庭內享有絕對的權力，妻子必需服從丈夫，子女必須服從父親；婦女處在完全無權的地位，沒有任何權力；子女婚事及財產分配完全由家長作主。男子成年結婚時，分得一部分財產，就離開父母另立毡房，成立獨立的小家庭，由幼子繼承父母的家業。兒子的毡房多建立在父母毡房的附近，轉移牧場時也一同遷移。這些具有較近血緣關係的牧戶在一起，就成爲一個「阿烏爾」（遊牧戶群）。「阿烏爾巴斯」（阿烏爾長）通常由富裕的牧主或年老的長輩充任。

哈薩克族一般行一夫一妻制，在傳統社會，頭人階級一夫多妻的情況卻很普遍，這是依宗教教規男子可以娶四個妻子所享有的特權之一。買賣婚姻，似剝奪了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權利。娶妻要花費很大的一筆財禮，少則二、三十頭牲畜，多則百餘頭牲畜。婚姻的締結既決定於財禮，因此就出現富人多妻、貧苦牧民難於結親成家之現象。在貧苦牧民中流行著「換門親」的婚姻形式，即兩家互換女兒作兒媳，不收財禮。通過換門結親雖然解決了財禮問題，然而婚姻雙方年齡卻不一定相當，更說不上有感情。與買賣婚姻有密切關係的氏族內部之「安明格爾」制度，常使婦女在丈夫死後轉嫁給死者的兄弟或本氏族以內的人，因爲，妻子是男方用牲畜財產聘娶的，男方對她擁有所有權。此一制度，十分露骨地把婦女當成財產。另外，也有遊牧社會機動性爲了照顧婦幼的社會安全的顧慮。出嫁的婦女沒有自由離婚的權利，而男子卻可以隨時遺棄妻子。特別是有錢人，不但可以多妻，而且有的年齡相差四、五十歲之多。哈薩克族的家庭，每戶以六人組成較多。

二、社會組織

傳統上，所有的哈薩克人都分別隸屬於一定的氏族部落。自十六世紀末期起，哈薩克人及其分布地區已分爲三個「玉茲」，即烏拉玉茲（大玉茲）、鄂爾圖玉茲（中玉茲）和奇齊玉茲（小玉茲），在清代文獻中分別稱爲

右部、左部和西部。其中以鄂爾圖玉茲人數最多，力量最強，氏族部落世系也保存得最爲完整。我國哈薩克族主要是烏拉玉茲和鄂爾圖玉茲的部落。

哈薩克族的氏族部落原是大小不同的血緣集團，哈薩克族稱氏族部落的血緣集團爲「耶利」。「耶利」以始祖的名字命名，通過氏族部落的世系不僅可以看出「耶利」繁衍的情況，還可以了解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哈薩克的氏族部落都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內部通婚仍有一定之限制，一般都在七代以外，在遊牧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單家獨戶難以抵禦自然災害和敵人的襲擊，只有比較穩定的組織才能保障生活和牲畜的安全，故由血緣關係而結成之「耶利」是適合這一需要的。雖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戰亂、遷徙及其他原因，「耶利」的內部關係已經變得相當鬆弛，但是，在貴族、部落頭人組成的統治集團極力維護之下，氏族部落作爲一種社會組織的形式，一直存在到近代。

自十三世紀初葉，西域即是成吉思汗之子察合臺、窩闊臺的領地。哈薩克族長期處於蒙古的統治之下，氏族部落集團的上層「汗」、「蘇丹」都由蒙古貴族充任，他們自命爲成吉思汗的後裔，稱爲「托列」（白骨頭），被統治的牧民則被稱爲「哈拉」（黑骨頭），即賤民；「白骨頭」與「黑骨頭」之間有嚴格等級貴賤之分，不能通婚。還有社會地位最低層的「苦爾」和「昆」，即男女奴隸。歷代統治者拉攏哈薩克族的貴族、部落頭人，統治廣大的哈薩克族人。如清代曾封賜阿勒泰地區的哈薩克貴族、頭人以公、臺吉、烏庫爾臺、扎楞、贊根等爵位；封賜塔城、伊犁地區的哈薩克貴族頭人以臺吉、千戶長、百戶長等職位。辛亥革命以後，楊增新將千、百戶改爲衣官、鄉約。國民政府時期在哈薩克地區推行保甲制，委任哈薩克頭人爲區鄉保甲長。儘管改朝換代，哈薩克部落頭人的權力不但從來沒有削弱，相反卻得到更多的合法權力，從清代以後，較大的部落頭人除牲畜稅外免納一切賦稅、差役，並掌握著政治、司法和徵收賦稅的權力。至於出身於貴族部落的「托列」們則有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權勢，新疆的托里縣即貴族部落所在地，哈薩克族中有「無托列不成部落」的諺語。以擁有成吉思汗後裔充當首領爲榮，有的部落還邀請「托列」充當頭目。哈薩克族部落頭人都是大小不等的牧主，而被他們治理的廣大牧

民則絕大多數是貧苦牧民，等級和階級的區分基本是一致的。

部落頭人享有各種權力，常對牧民進行各種經濟壓榨，牧民則對部落頭人和牧主有不同程度的依附關係。在「氏族互助」的名義下，頭人驅使牧民乃至其全家終年爲其服各種無償勞役，從放牧、接羔、擠奶、剪毛、割草、擷毡、搬家一直到家務，無不由依附牧民承擔。牧民在缺乏牲畜的情況下，常沒有力量單獨放牧，又缺少轉移牧場所必需的大牲畜，爲了糊口，常仰仗於牧主生活。

三、土地與經濟制度

清末哈薩克族就有牧民從事農業，伊犁和塔城兩地哈薩克族從事農業最早，人數也較多。由於缺乏生產資料，哈薩克農民只能充當雇工或雇農，在哈薩克族農村或半農半牧區，哈薩克族牧主和由牧主轉化而來的地主，常以占有的種地、水利、耕畜、農具，對農民有所剝削。「伙種」是兼有勞役地租和實務地租的租佃方式，一般是地主、富農出土地、籽種和農具，佃戶出勞力，有時還需自帶一部分籽種和農具；收成時主佃對半或主得三分之二，佃得三分之一，工資有實物及貨幣。地主經常利用其優勢逼迫農民從事無償勞役，有些還依靠政治上的權勢對農民常有所不利。

少數大牧主擁有數以千計的牛、羊、馬、駱駝，大多數牧民常只有難以維生的少量牲畜。據民國三十八年左右的阿勒泰地區的調查，占人口百分之十的牧主，占有百分之五十的牲畜；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牧民，僅占有百分之五十的牲畜。伊犁地區新源二區一鄉，有四百六十二戶，其中占有牲畜一千五百頭以上的共十八戶，爲總戶數的百分之三點九，但卻占有牲畜總頭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點三九；占總戶數百分之六十二點七九的二百九十戶牧民，卻只占有百分之十一點六八的牲畜。哈薩克族的牧場雖然在形式上屬於「部落公有」，但事實上早爲牲畜眾多的部落頭人、大牧主占有或利用，特別是冬季牧場，私人占有的情況更爲顯著。以托里縣托勒部落爲例，全部落共一百四十戶，其中三十二戶占有全部冬牧場和草場，其餘一百零八戶完全沒有牧、草場；而這三十二戶中的十戶牧主和富裕牧民就占百分之六十四的冬牧場和百分之七十五點五的草場。

手工業沒有從畜牧業中分離出來，哈薩克族的手工業生產，基本上還是家庭手工業的性質。鐵、木等手工業者都不是專業工人，一般只接受雇主的訂貨。製酥油、乳食品、擀毡和熟皮、縫皮衣等勞動多半由婦女擔任。雖哈薩克族的畜牧業生產可以提供羊毛、腸衣、皮張、活畜等許多畜產品，然而商品經濟未能充分發展起來。在牧區還保留著以物易物的交換形式，或以羊隻作為等價物。牧民所需的食物、茶葉、布匹、器皿以及各種手工業產品，都需以牲畜從市場換取。

四、社會控制

構成哈薩克族社會的上層除貴族、部落頭人、大小牧主之外，還有「比」。「比」一般出身於富裕牧民家庭，通曉部落習慣法，善於辭令，被公認為調解糾紛的人。哈薩克族沒有成文的法律，但每個部落都有不成文的傳統習慣法，其內容主要有保護私有財產、保護部落頭人的特權、維持部落的鞏固與團結等方面。凡部落內部發生財產、婚姻或其他問題時，「比」即按照部落習慣法進行調解和處理，通常採用「九罰」即賠償九隻牲畜的辦法，嚴重者再酌情倍增。部落頭人竭力宣揚本部落的團結，哈薩克族部落有「以血還血，以傷還傷」血族復仇的習慣。遇有這種情況，部落頭人就會強調所謂部落的榮譽和利益，以復仇名義挑起大規模的械鬥。凡是發生人命時，部落頭人就帶領群眾為死者復仇，要求對方用牲畜抵償命價，償付的命價由凶手所屬「耶利」全體成員分擔。一般男子命價為二百匹馬，女子減半，貴族的命價高於平民七倍。然而死者家屬只能得到償付命價的小部分，其大部分均歸部落上層和有權勢的人所得。（註一八）

五、信仰與禮俗

哈薩克族信奉伊斯蘭教（即回教）。在牧區雖然寺院不多，但是伊斯蘭教對於哈薩克族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哈薩克族人的宗教負擔十分沈重。農民和牧民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定交納宗教農業稅「吾受爾」糧和畜牧稅「扎卡特」。每逢節日、婚喪或疾病延請宗教專業者毛拉念經，都要「奉獻」一定數量的財物。除伊斯蘭教外，在

哈薩克族中還殘存著原始的薩滿信仰和拜火、拜日、拜牛乳等信仰觀念。

哈薩克族的葬禮也很隆重，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定，用白紗布給死者纏身，第三天出殯，進行土葬。第七、第四十天都要宰牲祭祀。死者生前騎乘的馬，在主人死後要剪去尾巴，其他人不能再用；牧場搬家時，要將死者的衣帽放在馬背上，與家人一起轉移，每經過一個「阿烏爾」，婦女都要唱哀歌，以示悼念，一年以後再將馬宰殺，以殉死者。但是一般貧苦牧民無力舉行如此隆重的「阿斯」儀式。

哈薩克族的節慶、禮俗都和宗教有關聯。哈薩克族主要的節日是庫爾班節和肉孜節，一般都要宰羊煮肉、互相祝賀。每年陰曆正月的「耶吾魯孜」節也十分隆重，為送舊迎新，預祝豐收，家家都要吃「庫吉」，這是用肉、奶疙瘩、大麥、小麥等七種食物混合在一起做成的飯。在日常生活中，哈薩克族遇小孩出生、訂婚、結婚等喜事，都要宴請親友。哈薩克族男女都嫻善騎術，青年男子還喜歡摔跤和刁羊；每逢節日和喜慶，牧民們都要在草原上舉行各種騎術表演和比賽。「克孜庫瓦爾」（姑娘追）是青年們最喜愛的遊戲，在繁花爭妍的草原上，未婚青年和姑娘們雙雙對對向指定的地點慢步前進，男方向喜愛的姑娘逗趣，姑娘們卻不能生氣，但一到達指定地點往回折返，為「報復」男方的調笑，姑娘們馬上舉鞭回身追趕，並可抽打對方，當然這種戲謔性的追逐，往往會促成愛情的結合。（註一九）

第四節 柯爾克孜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柯爾克孜（Kirghiz）是民族自稱，其含義說法不一，有「四十個部落」、「四十個姑娘」或「草原人」等說法。舊稱布魯特，一作啟耳基茲，中國史籍上有：堅昆、居勿、結骨、契骨、紇圻斯、黠戛斯、紇里迄斯、乞里乞四、乞兒吉思、吉利吉思、乞力吉思、乞里吉思、柯爾克茲、柯爾克斯、吉爾吉斯、吉爾吉思等諸譯稱，或

由《唐書》、《西域傳》中「勃律」、「布露」一稱所衍成，俗稱黑墨孜。又因東歐的科薩克人把哈薩克認為柯爾克孜，而有喀喇柯爾克孜之稱謂。遊牧於中、南亞的這支民族，在西元六、七世紀時的隋唐時代，已有遊騎進入中國，且歸向中國。清時，分稱其為東、西布魯特；俄人稱居於中國境內的為東柯爾克斯，居於中南亞的為西吉爾吉斯。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柯爾克孜族在民國三十年代估計約有七萬人，民國三十八年，中共占領新疆公布新疆柯族人口為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五人，四十二年為七萬零九百二十八人，至五十三年人口普查為六萬九千五百七十六人。（註二〇）六十七年調查統計全大陸柯爾克孜人為九萬七千餘人。（註二一）七十一年普查為十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九人。至七十九年普查達十四萬一千五百四十九人。（註二二）柯爾克孜人多數聚居在新疆伊犁、烏恰、阿圖什、阿合奇、克孜勒蘇等地，其西北部是帕米爾高原綿延向東之山脈、天山崇山峻嶺，東南部是塔里木盆地邊緣之綠洲；還有少數聚居在黑龍江省富裕縣王家子屯。在蘇俄解體後的獨立國協有柯爾克孜共和國，於民國七十八年人口有四百二十九萬一千人，其中柯爾克孜人占百分之四十八。（註二三）

第三項 生活方式

柯爾克孜族以畜牧業為主，約有百分之十五的族人兼營或從事農業，但耕作技術粗放，產量很低，手工業不很發達。爰就此族之食、衣、住、娛樂等生活方式敘述於後。（註二四）

一、食

多數柯爾克孜族牧民的飲食主要仰給於畜產品，蔬菜只有圓白菜、蔥頭和土豆等數種。一般飲山羊奶、酸奶；喜飲茯茶，煮沸以後加奶和食鹽。富有牧民則以牛奶為主，有牛、羊、馬、駱駝等各種肉食，並有麵、米細

糧。製作麵食時用皮製的擀麵布，儲存酥油置於羊、牛胃肚中。農業產品有小麥、棉花、玉米等。碗、勺等餐具都用木製，攜帶方便。

二、衣

柯爾克孜族服裝的形式，男子上身穿白色繡有花邊的圓領襯衫，外套羊皮或黑、藍色棉布無領長衫「裕袷」；也有用駝毛織成的，袖口用黑布沿邊。繫皮腰帶，帶上拴小刀、打火石等隨身用物。還有一種豎領、對襟扣領的短上衣，也是牧民常穿的。下身穿寬腳褲，著高筒靴，或用牛皮裹上，稱為「巧考依」鞋。帽子的式樣有多種，不論老少一年四季均戴綠、紫、藍，或黑色圓頂燈蕊絨小帽，外加高頂卷沿皮帽或毡帽，帽頂為方形，前者帽裏下鑲黑絨一道，翻在外面，並在左右兩側各開一口。女子穿對襟上衣、寬大無領，長不及膝，綴銀扣，多褶的長裙下端多鑲皮毛；也有穿連衣裙的，裙子下端帶皺襖，外套黑色坎肩或「裕袷」。青年婦女喜好紅色衣裙，戴紅色絲絨圓頂小帽或頂繫珠子、纓穗、羽毛的大紅色水獺皮帽。青年婦女多繫紅、綠頭巾，老年婦女則尚白色。女子所著高筒皮靴有的還繡有花紋。未婚女子梳許多小辮，婚後改紮雙辮，在辮梢繫銀鏈和銀質小錢、鑰匙等物再用珠鏈繫在一起。裝飾品多為銀質，如手鐲、耳環、項鍊、戒指等，有的地區還佩戴鑄有花紋的圓銀片胸飾。

三、住

牧民的帳蓬是用毡做的，稱為「勃孜吾」，以紅柳作柵欄，呈方格形，先圍以芨芨草編成的窗子，再覆以毛毡，頂部開有直徑一公尺的天窗，上有活動毡蓋。為防風雪，帳蓬多用粗毛繩繫於四周的大石或木樁。夏季多住於平原上河流附近，冬季則遷居向陽山谷。帳蓬內部陳設都有規定：對門木架放置盛衣物的木箱，上放毡子、衣服、被褥、枕頭；箱子前面的空地鋪毡毯，白天是招待客人的坐席，晚上則是睡鋪；天窗下支三角鋁架，是燒茶煮飯的地方。比較富裕的人家還在壁上掛繡花帷幕，並有各式家具，有的一家還有幾頂帳篷。定居的柯爾克孜族多住平頂方形土房，有壁櫥和天窗。但貧苦人家只能住地窖或石頭堆的小屋。

四、娛樂

柯爾克孜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民歌的形式和內容十分豐富，有牧歌、敘事歌、風俗歌曲等，多由「阿肯」（歌手）創作、加工和傳播。樂器的種類也很多，三弦琴「考姆茲」是柯爾克孜族特有的彈奏樂器，也是柯爾克孜人最喜愛的樂器，可用於伴奏，更適合於演奏標題性的樂曲；它的聲調和諧豐富，既能表現山川的景象，又能表現萬馬奔騰的場面。柯爾克孜族人用詩篇來讚揚「考姆茲」，在民間還經常進行「考姆茲」演奏比賽。

多少世紀以來，在柯爾克孜族中流傳的詩歌、傳說、諺語、寓言是族人智慧的結晶。著名史詩《瑪納斯》便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部巨著共有二十萬行，是古代柯爾克孜族的一部百科全書，主要通過瑪納斯一家幾代的事跡，敘述柯爾克孜族英勇抗擊準噶爾貴族集團的掠劫與爭取自由的經歷，並反映他們的生活習俗和意識形態。它是在很長的年代裏，由專門演唱「瑪納斯」史詩的民間歌手「瑪納斯奇」集體創作而成的，充滿戲劇性，且與歌唱藝術密切結合，用二十多種曲調來演唱，至今仍廣泛流傳民間。「四十個姑娘」也是柯爾克孜族老少皆知的神話故事。說的是古代有一對兄妹，夜間外出遊玩，因觸犯「聖規」而處死。他們的骨骸被扔到河裏，發出如怨如訴的嗚咽之聲。國王的四十個姑娘出於好奇，撫摸河水，因此懷孕，被趕出宮廷。她們分別進入山區和平原，其後代就是柯爾克孜的右部和左部。這一傳說，不僅反映柯爾克孜族人對幸福和自由的熱愛，也是對於民族名稱的一種解釋。柯爾克孜族的繪畫和雕刻也饒有情趣，除花卉鳥獸之外，還常以牲畜的犄角構成圖案，用以裝飾毡房、馬具、墓碑和各種建築物。柯爾克孜族人的性格開朗、熱情而豪放，在色彩方面最喜愛紅色，其次是白色和藍色，因此繪畫、裝飾和工藝品的格調都十分鮮艷、明快，有比較突出的悅目之感。

第四項 社會組織

一、家族與婚喪制度

柯爾克孜的家庭一般包括三代直系親屬，兒子婚後多不與父母分居。婚姻多由父母包辦。指腹為婚或在子女出生以後即訂親。從訂婚到結婚，要經過一系列程序。當新郎馱著煮或烤的全羊各一隻到女家時，女方親友立即

將一雙新人雙雙綁在帳篷門前，經過新郎父兄求情、贈送禮物才能「釋放」。結婚儀式由阿訇（阿洪）主持，將一個烤饅分成兩半，醺上鹽水，分送新人口中，表示甘苦同享，永不分離之意，然後新郎才能帶著新娘和馬鞍、馬鐙、生活用品等嫁妝回家。家庭中男女有明顯的分工，如在牧區，男子牧放牲畜、割草、打柴及從事其他比較繁重的勞動，女子則放羊、擠奶、剪毛、接羔、加工畜產品及操持家務。在柯爾克孜族的家庭裏，家長有權決定一切，對妻子兒女有絕對的支配權。財產的繼承和分配有男尊女卑的傳統習慣，兒子結婚時要分一部分財產，遺產則由幼子繼承，妻、女都沒有繼承權，絕嗣的財產由父系近親繼承。舉行喪禮時，親友都要參加，親屬、婦女穿黑衣、戴黑頭紗；子女在四十天的服喪期內，不能梳頭理髮；寡婦要用頭巾將面部遮住，不讓別人見到。埋葬時頭北腳南，面向西方，由兒子、近親和送葬者填土。每逢三、七、四十、七十、一百天和周年忌日，都要在死者生前住屋（帳篷）豎一小旗，並在此接待親友的弔唁，作「乃孜爾」（nezi, nezre 追悼宴會之意，做抓飯請親友替死者祝福）。

二、社會組織

柯爾克孜族存有部落組織型態，人數較多的大部落有「克孜勒蘇自治州」的冲巴噶什、奇卜察克、奈曼、交務西、庫秋、奇里克、提依特、開賽克等部落和北疆的布務部落。同一部落不一定在同一地方遊牧，此因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口增加牧場不敷使用、部落內部糾紛或部分部落成員脫離牧業遷去農業區等原因所致。因為傳統和習慣，部落觀念和部落頭人在柯爾克孜族中有一定的影響力，每個部落包括若干有血緣關係的「阿寅勒」，為部落的基層組織，既是生產組織，也是傳統的社會組織。部落內部有頭人，在南疆主要為伯克和「阿克沙哈爾」（意為紳耆，直譯為白鬍子老人），北疆主要為「阿克拉齊」，部落頭人一般是大牧主，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權力。

三、經濟

在柯爾克孜族的經濟生活中，牧區中牲畜占有情況懸殊，占總戶數百分之十的牧主，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牲畜，以今日「克孜勒蘇自治州」所轄地區為例，沒有牲畜或牲畜不足三十頭的牧工和貧苦牧民，占總牧戶的百分

之七十以上。有些地區，占總戶數不到百分之五的牧主，占有百分之五十的草場，牧民因而被迫兼營農業，或代牧牲畜爲生。在農業區，地主除占有大量土地外，還占有許多牲畜，情形和南疆多數農村基本相同。

牧工和牧民主要經由僱傭和無償勞役爲牧主工作。牧工一人受僱，全家都爲牧主放牧、擠奶、剪羊毛、紡織、搬家及做飯，除由牧主供給吃穿外，一年只得兩三隻羊的報酬，除剪羊毛、喝奶子外，一般是無酬勞的。

在農業區，地主的僱用長工、出租土地、水租、高利貸等形式，對農民造成困苦。清真寺占有的土地由農民無償代耕，各種宗教課稅占農民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但爲族人所願爲。

柯爾克孜族除畜牧、農耕外，亦有手工業，但不發達，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利用畜產品加工爲主，如製作馬具、織毯、擀毡、製作皮帽、紡毛線等，基本上仍是家庭副業性質。牧民需要的炊具、水桶、碗盤、刀剪、茶、煙、針、線、布、綢緞、花帽等生活用品，都用畜產品交換。狩獵是該族的重要副業。

第五項 信仰與禮俗

新疆的柯爾克孜族大約在十八世紀前半期信奉伊斯蘭教，屬什葉派中的伊斯瑪儀勒派。雖然柯爾克孜族地區的清真寺沒有維吾爾族地區多，但柯爾克孜族的宗教負擔，和其它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沒有什麼差別。新疆額敏縣和黑龍江富裕縣的柯爾克孜族，受蒙古族的影響，大部分信仰喇嘛教（西藏佛教），但後者還保留著歷史上信仰過的薩滿的一些活動，祭祀、治病都請薩滿跳神，供奉薩滿蛇神。

柯爾克孜族的曆法，用鼠、牛、虎、兔、魚、蛇、馬、羊、狐狸、鸛、狗、豬等十二種動物計年。新月每出現一次爲一個月，十二個月爲一年，十二年輪回一周。每年第一個月出現時，歡度「諾勞孜節」，類似漢族的春節。屆時家家都用小麥、大麥等七種以上的食物做成「克缺」飯，預祝豐收。節日傍晚，牧民放牧歸來時，要在門前的火堆躍過，以示消災，人畜兩旺。此外，還有伊斯蘭教規定的節日。在重要的節慶和夏夜，柯爾克孜族男女老少常聚集在廣場或草原，舉行各種娛樂活動。除唱歌、跳舞、說唱、講故事外，常見的遊戲有舐羊、摔跤、

賽馬、馬上角力、跑馬取物、馬上打靶、拔河、盪秋千、月下賽跑等。這些遊戲和體育活動充分表現柯爾克孜族豪爽、聰明、勇敢、活潑的性格。

柯爾克孜族十分好客和重禮節。凡有客來訪，不論相識與否，都熱情招待，拿出家中最好的飲食，如肉、抓飯、奶油甜米飯、肉片麪條等，以羊頭肉最爲尊敬。在請客人吃羊肉時，先請吃羊尾油，再請吃胛骨肉及羊頭肉；客人也要先分出一些給主人家的婦女和小孩，表示回敬。在遷居時，鄰居互相招待，以示告別和迎送。牧民搬遷有具體規定，單日不搬家、不出門，主麻日（星期五）不走遠路等禮俗。

第五節 烏孜別克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烏孜別克 (Uzbek or Uzbeq) 係居處於中亞之民族，由其所操之突厥語系語言推測屬於突厥族支。該族族稱最早來源於十四世紀蒙古帝國四大汗國金帳汗國中的烏孜別克汗，在元史上稱爲：月即別、月租伯；清代私人著述又有稱爲烏士百或幼斯畢。十五世紀，金帳汗國瓦解，留在鹹海東北地方各種來源不同的牧民被泛稱爲烏孜別克人。烏孜別克族的先民很早就從中亞遷入我國新疆；元代起，有金帳汗國的烏孜別克人沿著古代「絲綢之路」經新疆到內地經商；之後，來自中亞的烏孜別克人開始居留於新疆一些城市，且人數逐年增加。清高宗乾隆年間，清廷平定準噶爾叛亂，與中亞浩罕建立外交關係，此後，南疆其他城市甚至北疆也都有定居的烏孜別克人。直到二十世紀初，仍不斷有安集延人（我國對中亞烏孜別克人的稱呼大多冠以地名）遷入，定居新疆，這些人中除商人外，還有農民、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民國三十年代，據估計烏孜別克族人約有一萬人，三十八年公布新疆該族人口爲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四人，四十二年爲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人，五十三年中共人口普查人數爲七千六百八十三人。（註二五）至六十七年調查統計全大陸烏族人口爲七千五百餘人，（註二六）至七十一年普查爲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三人，七十九年普查爲一萬四千五百零二人。（註二七）烏孜別克人散居城鎮爲多，農村較少，主要分布在北疆伊犁、塔城、奇臺、烏魯木齊，及南疆喀什、莎車、葉爾羌等地。另在蘇俄解體後的獨立國協有烏孜別克共和國，民國七十八年人口爲一千九百九十萬零六千人，其中烏孜別克人占百分之六十九。（註二八）

第三項 生活方式

烏孜別克人絕大多數從事商業、手工業，少數居住在新疆北部的烏孜別克人從事畜牧業或兼營農業，在南疆的烏孜別克人多數從事農業。以下就此族的食、衣、住、娛樂各方面加以描述。（註二九）

一、食

與新疆其他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一樣，有禁酒和忌食豬、狗、驢、騾肉的習慣，多吃羊、牛、馬肉及其乳製品。一日三餐離不開饅頭和奶茶，喜歡吃「庫爾達克」（洋芋燉肉）和蜂蜜、糖漿。「那仁」是有民族風味的食品，烹調時將切碎的熟肉和蔥頭、酸奶攪拌在一起，澆以肉汁，用胡椒調味，以手抓食，是用以待客的珍貴食品。

二、衣

烏孜別克族服裝以男女都帶各式各樣的小花帽爲特點，小花帽形式很多，有帶稜角的、有不帶稜角的。帽子頂端和四邊繡有幾何形和以花卉爲主的圖案，有的老年人戴的花帽圖案少，有的則無圖案，布料爲紫紅、墨綠、黑色、棗紅色的金絲絨和燈心絨。婦女有時在小花帽外加長花色頭巾，再穿上帶有花紋的馬靴（又名「艾特克」）；在春夏季裏，她們穿上寬大多褶的花連衣裙，稱爲「魁納克」，不繫腰帶，再配上項鍊、手鐲、戒指等

裝飾物，爲他們增添不少姿色。男子們多喜歡穿一種跟維吾爾族「袷袂」相似的長衫，斜領、右衽、長及膝蓋的長袍，名爲「托尼」，無鈕扣，腰間束以三角形繡花腰帶；夏季，男子喜穿白色襯衣，此種襯衣領口開襟處、領邊和袖口繡有幾何圖案花邊，呈現烏孜別克工藝美術的特色。

三、住

烏孜別克族的房屋形式有多種，頂樓呈圓形的稱爲「阿瓦」，一般則爲平頂長方形的土房。這種土木結構的房屋牆壁較厚，砌有圖案形的壁龕，既美觀又可存放什物，木柱上還雕刻各種圖案。取暖多用壁爐，也有在室內挖坑，將火置於坑內，煙筒伸出戶外，坑上放木板，鋪上毯子，可供坐臥。

四、娛樂

烏孜別克族是新疆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之一。民間音樂曲調婉轉悠揚，一般速度比較急促，演出形式主要是獨唱，有的歌手自唱自奏，表達情感十分自如。民歌歌詞內容極其廣泛，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烏孜別克族的樂器種類很多，大都爲彈撥樂器和打擊樂器，其中以三角形的「斜格乃」琴，音色優美，最爲動人。「獨他爾」、「熱瓦甫」、「坦布爾」及手鼓等，和維吾爾族的樂器，在構造、音響效果方面基本相同，充分反映出新疆各族人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響。烏孜別克族的舞蹈以優美輕快、多變著稱，快速旋轉時雙臂動作均在腰部以上，舞姿舒展、爽朗，以單人獨舞的形式較多。傳統的手鼓舞，具有十分別緻的風格，引人入勝。

第四項 社會組織

一、家族與婚姻制度

烏孜別克族的小家庭一般多是父母、兄弟分居，也有祖孫三代居住在一起。婚姻範圍對同胞兄弟姐妹和不同輩分都有嚴格限制，如兄弟姐妹中，老大不結婚，老二、老三就不能結婚。有和維吾爾族、塔塔爾族聯姻的傳統。婚制以一夫一妻制爲主，過去婚姻多由父母決定，男方要送衣物彩禮，負責婚宴費用。婚禮在女家舉行，白

天由女方父母用抓飯、糖果招待親友，晚上按伊斯蘭教規舉行儀式後，新娘才隨新郎去男家。有時，新娘親友在婚禮後來「搬新娘」，將新娘接走，新郎只有送禮物，才允許將她「贖回」。凡被「搬」走的新娘，在「贖回」後，先要在院內架起的火堆邊繞一圈，才能進屋，此時撒些水果糖，讓小孩們搶著吃，以表對新娘返回的祝賀。

婚後第二天，新娘要辦「吉爾克派克」（一種娛樂的聯歡會），邀請親朋好友載歌載舞進行慶賀，過一兩天後，新郎新娘的父母都要舉行「恰里拉爾」（一種專由老年人參加的答謝會），宴請雙方的家長和友人，並互相贈禮表示答謝，增進雙方親家的聯繫和友情，才算婚禮結束。

二、經濟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烏孜別克人大部分從事商業。有的組成商隊，趕著數以百計的駱駝、騾、馬往來於中亞各地和新疆之間；有的就在新疆販運南疆和北疆的牲畜和農、畜產品。之後，因英俄勢力擴張，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主的烏孜別克族大小商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仰附於外國資本，少數大商人依附國外市場和經濟勢力，開始以洋行的形式出現；他們從新疆低價收購農、畜產品、手工業產品，運銷國外，又從國外輸進洋布、毛織品、鐵器、皮革、白糖、火柴等商品，傾銷新疆各地。但大多數烏孜別克中小商人由於資金短缺，無力與洋行競爭，漸成為洋行收購、推銷貨物的代理人或推銷人員；亦有小商人在喪失資金後，淪為洋行及其附設加工廠的職工，有的從城市流落到農村，他們絕大部分沒有土地、牲畜和其他生產資源。烏孜別克族手工業比較集中和發展的地區是南疆莎車，其中絕大部分是絲織業。

為數極少以畜牧業為主或兼管牧業的烏孜別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木壘、奇臺、特克斯、尼勒克和伊犁、塔城等地，為牧主放牧。這些地區的烏孜別克族牧民大都與哈薩克牧民雜居在一起，使用牧場和草場時，經常受到當地哈薩克族牧民的支援和幫助。

從事農業的烏孜別克族大多分布於南疆的喀什、莎車、巴楚、阿克蘇和北疆的伊犁等大城市附近。除個別地主外，大都是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以「伙種」地主的土地維持生活。

由於信奉伊斯蘭教，烏孜別克族人也承擔宗教課稅。每年，農民要交納收成十分之一的「吾受爾」糧，牧民要交納收入四十分之一的「扎卡特」稅，還有各種臨時的攤派和捐稅。宗教上層人士掌握著清真寺所有的大宗土地、房產和其他資產，有權徵派教徒服無償勞役，並享有政治上的種種權力。

第五項 信仰與禮俗

和新疆許多民族一樣，烏孜別克族很早就信仰伊斯蘭教。自從十八世紀烏孜別克族移居新疆後，在喀什、莎車、伊犁、奇臺等地由烏孜別克族人捐獻建造一些較大的清真寺，有些清真寺附設有伊斯蘭經文學校，由宗教專職者毛拉擔任教師，以講授阿拉伯文可蘭經為主要課程。

與其他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相同，烏孜別克族主要節日有「聖紀節」——穆罕默德誕辰和逝世的紀念日；「肉孜節」——即伊斯蘭教教曆九月為齋月，這期間要做到靜性寡欲，成年人只可在日出前、日落後進餐，吃齋飯時，親友鄰里相邀請吃齋飯；「古爾邦節」——在「肉孜節」後七十天，節日期間家家戶戶宰牛殺羊，款待客人，除載歌載舞外，還舉行體育活動，此節日一般持續三天。

此外，烏孜別克族特有的一種民族傳統儀式叫「蘇麥萊克儀式」——每年春季，以鄉村為單位，村民們集中一起，用麥苗熬成一種紫色、粥樣的甜汁食物，人們邊熬邊歡歌舞蹈，直到第二天清晨，然後由長輩將食物向各家各戶分發。據說這種習俗源於紀念從事農業的先民，或是為紀念先知的兩個孫子而採行的。

喪葬係按教規舉行，參加喪禮的人腰間束一條白帶，婦女還要在頭上纏白布。子女服喪的時間一般是七天，死者死後四十、七十、一百日都要請阿訇（阿洪）誦經。烏孜別克族人從出生、婚姻、喪葬及節日等各種儀式活動，都受伊斯蘭教的影響。

第六節 塔塔爾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塔塔爾 (Tatar, Tartar)、達旦、達達，全是「韃靼」的不同譯名。「韃靼」一詞最早見於唐代，屬於突厥汗國中的一個部落，稍後勢力逐漸強大，唐以後成為北方諸部落的泛稱，雖然蒙古興起兼併韃靼，但中亞及歐洲各國仍將西征的蒙古人稱作韃靼，*《明史》*亦稱東蒙古各部為韃靼。十五世紀金帳汗國衰微，喀山汗國興起，其統治者為炫耀武威，自稱為蒙古人的後代塔塔爾人，此後「塔塔爾」成為喀山汗國及附近部落居民的名稱。塔塔爾族出自突厥，而散居於西亞和東歐一帶，其與中南亞的土庫曼人 (Turkoman) 有淵源，是由保加爾人、奇卜察克人 (欽察)、蒙古人相互融合而成的。十九世紀初起，因沙俄農奴制度惡化，一部分塔塔爾人因經商陸續遷入新疆南部；俄國革命後避難來疆者日多。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民國三十年代，塔塔爾人口估計約五、六千人，後據中共於三十八年占領新疆公布塔塔爾人為五千九百二十六人，四十二年為六千八百九十二人，五十三年普查其人口為二千二百八十一人，*《註三〇》*至六十七年調查統計全大陸塔塔爾人有二千九百餘人，*《註三一》*七十一年普查為四千一百二十七人，七十九年普查為四千八百七十三人。*《註三二》*塔塔爾人主要散居在新疆烏魯木齊、伊犁、塔城、阿勒泰、昌吉等地。另在東歐獨立國協有塔塔爾 (Tatars) 自治共和國，人口於民國七十八年為六百六十四萬八千人。*《註三三》*

第三項 生活方式

塔塔爾族以畜牧、經商、手工業爲生。其生活方式約略如下：（註三四）

一、食

塔塔爾族婦女善於製作各種糕點，用雞蛋和麵粉製成的小饅，以精緻、可口馳名。在節日和待客時，除抓飯外，有用奶酪、杏乾、大米及用南瓜、肉、大米烘焙的兩種糕餅——「古拜底埃」、「伊特白里西」——外皮酥脆，內部鬆軟，是塔塔爾族特有的風味食品；還有以蜂蜜發酵製成的「克兒西麻」、用野葡萄釀成的「克賽勒」酒，都是塔塔爾族人最喜愛的飲料。

二、衣

塔塔爾族男女都喜歡穿繡花白襯衣，在襯衣領子、袖口、胸前都繡有十字花紋，色彩和諧美麗，在白色的襯衣上喜歡套一件黑色的短背心（男子偶爾也加上黑色對襟長衫）。男子戴帽，喜戴黑白兩色繡花小帽，冬季則戴黑色捲毛皮帽。大多數婦女喜穿白、黃或紫紅色連衣裙，有的喜穿半縐邊的長裙，頭戴鑲有珠子的花帽，且戴各種金銀首飾來點綴自己，耳環、手鐲、戒指、項鍊等工藝品，是不可或缺的裝飾品。

三、住

城市裏的塔塔爾族人住平頂土房，室內有火牆，供取暖用，喜好掛壁毯，一般都很整潔。自成院落的住宅，庭院都栽種花木，布置成宜人憩歇的小花園。牧區的塔塔爾族則採游牧生活，都住帳篷。

四、娛樂

塔塔爾族文化生活豐富多彩，民族音樂節奏鮮明。樂器種類很多，有「庫涅」（二孔直吹的木簫）、「科比斯」（置於唇間吹奏的口琴）、二弦小提琴等。歌唱和跳舞時多用手風琴、曼陀林伴奏。塔塔爾族的舞蹈活潑、開朗，男子多蹲踢、跳躍等腿部動作，女子則多手和腰部動作，兼有維吾爾、俄羅斯、烏孜別克等舞蹈的特點，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在節日時，塔塔爾族人常舉行群眾性的舞蹈比賽。每年春天的「撒班節」（犁頭節）是一年一度的盛會，多選擇風景優美的地方舉行，有歌舞，還有摔跤、賽馬、拔河等集體活動。群眾最喜歡的是「

賽跳跑」，每個參加者將一枚雞蛋放在匙中銜於口內，雞蛋不能落地，最先跑到者即為優勝。在新疆各民族中，塔塔爾族的戲劇藝術發展比較早，民國二十年代初期已組織塔塔爾劇團，在伊寧、塔城、烏魯木齊等地演出。

第四項 社會組織

大部分居在城市的塔塔爾族都是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子女在結婚後與父母分居，但仍贍養父母，養老送終，對長者十分尊敬。塔塔爾族與其他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通婚比較常見，限制叔伯兄弟姐妹之間婚姻，姑表聯姻也極少。婚禮按伊斯蘭教規在女家進行，新婚夫婦要共飲一杯糖水，象徵甜甜蜜蜜白頭到老；這是一種先嫁後娶的婚俗，通常新郎要在新娘家待一段時日，甚至等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再把妻子娶回家中。

第五項 信仰與禮俗

塔塔爾族信奉伊斯蘭教，故在生活文化上受伊斯蘭教影響深遠。如小孩出生後，命名取自伊斯蘭教經典。人死後按教規淨身，纏以白布，在屍體上放一把刀或一塊石頭；出殯時，將死者放在「吉那孜」（清真寺公用抬屍架）上，放白布或白頭巾以示男女區別，抬「吉那孜」出門，先出腳再出頭，然後改變方向運至墓地，送葬的人每人抓一把土，集中到一起放在死者胸前，誦可蘭經，然後埋葬。

第七節 撒拉爾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撒拉爾 (Salar, Salar) 一作撒喇爾、薩拉爾，簡稱撒拉，漢文史書中有沙刺簇、薩拉、撒喇、撒拉回等多種

稱呼。關於其族源，大陸學者方面的看法：撒拉爾族的先民在元代由中亞細亞的撒馬爾罕地方輾轉遷移到青海東部，定居在循化地區，與漢、回、藏各族相融合而成形的一個民族；民族學者胡耐安先生則認為：撒拉爾有「土著」、「外來」兩派，非屬於單一的純血緣的族支，即撒拉爾由於與唐古特和蒙古的雜居關係，或雜有唐古特和蒙古的血統，因此，撒拉爾另有「喀拉番」或「黑韃靼」的別稱。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撒拉爾人於民國三十年代估計其人口約三萬人，據中共於民國五十三年人口普查其人數為三萬四千六百六十四人，（註三五）至六十七年調查統計人口為五萬六千餘人，（註三六）七十一年為六萬九千一百零二人。（註三七）

撒拉爾族主要分布於青海省的循化，其餘分布在化隆縣甘都和甘肅省臨夏的大河家；少數散居在青海、甘肅及新疆的其他地方。

第三項 生活方式

由於主要居地在循化，地處黃河沿岸，氣候溫和，適於農作物生長，故撒拉爾族由原來的畜牧生計改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種植青稞、小麥、蕎麥、土豆及西瓜、蘋果等作物和水果，同時兼營牧業和伐木、熬鹽及羊毛編織等副業。

在服飾上，婦女戴蓋頭，喜穿顏色鮮艷的衣服，常在紅衣上套黑色坎肩，善刺繡，常在枕頭和鞋襪上繡五彩花；男子戴黑色或白色平頂圓帽，冬天穿光板羊皮襖或羊毛織的褐子。

撒拉爾族的文學藝術豐富多彩，民間流傳著許多傳說、故事、神話、寓言等口頭文學，以及「撒拉曲」、「宴席曲」、「花兒」等歌曲。「花兒」是一種用漢語唱的山歌，因受藏族影響，普通帶有顫音；「撒拉曲」即族中流傳的民間說唱曲「巴西古溜溜」，是撒拉爾族青年男女約會時用本族語言互相讚美、傾訴愛情的情歌。

第四項 社會組織

撒拉爾族過去有多妻的婚姻制度、早婚的現象，現在已經改變。

明初，撒拉爾族實行土司制度，土司之下有一套掌管兵、刑、錢、糧的組織，清雍正時逐漸形成循化「內八工」和化隆「外五工」的區域劃分，「工」包括若干村落，相當於後來鄉一級的行政單位。土司是世俗首領，雄踞一方，立衙門，設刑具，十二工總掌教（撒拉語稱「朶最」）是宗教的最高統治者，各工也有掌教、副掌教、小掌教，即所謂「三頭」。掌教們控管寺院的土地和財產，子孫相承，形成掌教兼地主的封建門宦制度，不同的門宦、教派間相互爭奪。

在土地經濟方面，撒拉族的地主多屬官員和宗教上層人士，占有大部分土地、耕畜及水磨、油坊等財產，平均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點八的地主、富農占有百分之四十三點九的水澆地，大多數農民沒有或僅有很少的土地，顯示土地分配極為不均，且農民還要承擔沉重的無償勞役。寺院亦要攤派「人役稅」等數十種宗教負擔。由於農業收入不足，農民普遍從事小商販和伐木、放筏子、燒炭、打獵、淘金等副業，以及釀醋、織花帽、編背斗等家庭手工業。

第五項 信仰與禮俗

撒拉爾族信仰伊斯蘭教，各村都建有禮拜寺，十二工總掌教是宗教最高統治者。由於受宗教影響較深，風俗習慣與附近回族大體相同。撒拉爾族婦女，過去受宗教教規和傳統禮教的影響，俗語形容「丫頭不露面，媳婦蓋住頭，問話扭過臉，遇人繞道走」的習俗。

第八節 希拉古爾（裕固）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希拉古爾（Siragur）族，又被稱為黃番、黃達子、黃頭回鶻、西番、撒里畏兀兒，希拉古爾族則自稱堯乎爾、西喇堯乎爾。民國四十二年，中共以「裕固」作為族稱。此族源出於唐代遊牧在鄂爾渾河流域的回鶻，九世紀中葉，其中一支遷徙到甘肅河西走廊的瓜州（今敦煌）、甘州（今張掖），涼州（今武威）一帶，受吐蕃政權統治，史稱河西回鶻；十世紀河西回鶻與中原王朝保持甥舅關係；從十一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河西回鶻與鄰近各族相處，逐漸形成希拉古爾族。明初為便於統治，將置於「衛」統治下的希拉古爾族東遷入關，到達今天肅南和酒泉黃泥堡一帶安居下來。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在民國三十年代估計希拉古爾人口約有三、四千人，至五十三年中共人口普查其（裕固）族人為五千七百一十七人，（註三八）六十七年調查統計為八千八百餘人，（註三九）至七十一年人口普查為一萬零五百六十九人，七十九年為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七人。（註四〇）主要分布於甘肅省肅南，少數居住在酒泉和青海省的祁連縣，設有「肅南裕固族自治縣」。

第三項 生活方式

希拉古爾族傳統以畜牧業為主，兼營狩獵、農業。族人擅長造型藝術，在編製的毛袋、毯子和馬繮繩上都織

有圖案；在婦女的衣領、衣袖和布靴上繡出各種花、草、魚、蟲、獸等，色彩絢麗諧調，獨具特色。

族人的飲食，牧區以酥油、糌粑、乳製品為主；農區以糧食、蔬菜為主，款待貴客要獻全羊或羊背子。

服飾則有自己的特色，男子戴毡帽，穿高領的左大襟長袍，束紅藍色腰帶，穿高統靴。女子到結婚年齡，把頭髮編成許多小辮，然後結成三條大辮。婦女一般戴喇叭形白毡帽，前緣鑲有黑邊兩道，帽頂綴有紅線穗子。

牧民過去住的是羊毛織成的褐子帳篷，現在則住在裝上玻璃窗的木房。

希拉古爾族有豐富的口頭文學，包括歷史傳說、故事、諺語和歌謠。民歌具有獨特風格，曲調樸素優美，內容生動豐富，「黃黛成」、「薩娜瑪可」一直很流行。

第四項 社會組織（註四一）

一、家族與婚姻制度

希拉古爾族的婚姻爲一夫一妻制，同姓同族間嚴禁通婚，民國初年前婚姻形式有包辦婚及帳房戴頭婚。帳房戴頭婚即女子成年時舉行戴頭儀式，在娘家可另立帳房成家，是古老婚制的遺俗。有的地區童養媳和小女婿的婚姻狀況相當多，有些富戶沒有兒子，卻買來牧民姑娘做「兒媳」，借她招徠男子，供其役使，這種婚姻被稱爲「無兒娶媳」。

二、社會組織

希拉古爾族有九個部落（又稱「家」），各自占有一定的區域，但因經濟和歷史原因，非嚴格限定在一定區域中，這是原始部落組織的遺跡。九個部落的分布是：大頭目家、東八個家、羅兒家、四個馬家、楊哥家分布在康樂，西八個家和五個家分布在金泉，賀郎格家和亞拉格家分布在金泉和明花。但明花區的蓮花、明海、前灘是亞拉格家和賀郎格家兩個部落犬牙交錯之區。

部落組織的系統是：統轄各部落的大頭目、每個部落的直接統治者正副頭目、輔助頭目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

總管即總圈頭和輔幫，以及若干為頭目跑腿辦事的差役即「小圈頭」。

大頭目和正、副頭目都是世襲的，各部落頭目都姓安，所以有「天下頭目都姓安」的說法。大頭目主持各部落頭目會議和處理各部落共同的大事，頭目處理本部落一切事務，稅賦要交大頭目一份。部落的劃分和頭目權力的確定，歷史上曾經明、清王朝的封授，如清朝就曾封大頭目為「七族黃蕃總管」。

總圈頭、輔幫由部落頭目指定。頭目在確定上述人選時，一般都有喇嘛寺院上層人士和大戶（牧主和富牧）參加酌定。總圈頭、輔幫幾乎都由大戶擔任。一般任期是一年或三年，可以連任。也有人曾連續擔任總圈頭三十多年。小圈頭都由部落頭目指派，有的部落則由交不起「茶馬」的貧苦牧民輪流擔任，任期一般也是一年至三年，但常常也有被頭目指派連任六、七年的。他們被指為頭目服役，根據頭目的命令，送信、跑腿、催收「茶馬」、執行懲罰任務，同時還必須侍候頭目。

部落每年舉行幾次會議，都是為攤派雜款。部落會議由頭目召集，一般每戶都要派人參加，名義上是民主議事，實際上一切問題都由頭目和總圈頭等決定，所以它是運用原始部落民主議事的形式行事。

民國三十八年前，肅南裕固族地區還設有千戶二人和「老者」若干人。千戶是青海塔爾寺土觀活佛和馬步芳為擴張地盤而加封的，千戶勢力很大，許多部落的重要事務，如總圈頭的更換等，都要和他們商量，「老者」在明花和金泉是由頭目指定，負責徵集部落的各種款項和協助頭目處理糾紛，在康樂是由退任的總圈頭和輔幫充任，不擔負具體任務，供頭目諮詢。

三、土地與經濟制度

草場占有係以部落為單位。部落內部存在部落公有、寺院占有和私人占有等形式，草場和牲畜絕大部分握在部落頭目、寺院上層人士和牧主手中，他們以雇工、草場租佃、高利貸等方式維持與牧民的關係。民國四十四、五年，中共進行草原所有制的改造，廢除部落、寺院和私人占有草原的所有制，建立「草原管理委員會」，對草原作統一管理控制和全面規劃，並把過去各種牲畜合群放牧形式改為分群放牧。通過公私合營牧場的形式，逐步



改造牧主經濟，以配合其共產主義統治。

四、社會制裁

訴訟的審理，傳統上由頭目們所執行，包括偷盜、打架、草原糾紛和家庭訴訟等。審理時兩造都得向頭目送禮、出官司錢，並負擔所有審理人員的茶飯和牲畜飼料，審理後的罰款也常由頭目們所充公。

第五項 宗教信仰

希拉古爾族信奉喇嘛教（西藏佛教），同時保留「罕點格爾」——「罕」為可汗、「點格爾」意為天，即皇天或天可汗——的信仰，可能是古代回鶻人信仰原始薩滿的遺留。清代大力支持喇嘛教在此族的發展，先後修建景耀、康隆、蓮花、轉輪等九個寺院，受青海塔爾寺管轄。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寺院上層人士和部落頭目關係密切，參與部落的重要事務，個別部落則實行政教合一制。

第九節 東干（漢回、回）族

第一項 歷史淵源

東干（Tungkan）亦作東甘，俗稱漢裝回，簡稱漢回，又稱回族。徵引史實，有謂是唐貞觀年間「內降」或「虜獲」的突厥部眾後裔；或謂東干（甘）係於清乾隆年間（十八世紀中葉）由原居地甘肅、陝西移入新疆，新疆當地人以其由東邊甘肅等地取道前來，或來自東邊的甘肅人，便稱之為「東甘」。又因其穿著服裝是漢人的服裝，所以用「漢裝回」稱之；「回」者指其所信仰的伊斯蘭教。更有多數學者認為該族係早於七世紀末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陸續至中國留居廣州、泉州、杭州、揚州、長安等地，以後歷經五代至宋末不斷與漢族女子通婚發展而來，與後來於十三世紀初葉被迫遷來我國的中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在中土與維吾爾、漢

族、蒙古族混合，（註四二）大多與漢族女子長期結婚，故其後代在血統與文化上幾與漢人相同，時或遺留少許遺傳上顯性因子，如鼻與鬚鬚等部分，尚可尋得些微遺跡，在文化保持一些伊斯蘭教信仰與文化特色而已。另有一小部分回族係原屬漢人，因信仰伊斯蘭教，或因戰爭或荒年時受清真寺之保護，或因於元明之際有將軍王子或某部領袖人物信仰伊斯蘭教，其部下士兵臣民隨而信伊教，其後代子孫亦隨著信伊教者，故回族分子相當複雜。然在新疆與內地所指「回族」含義有別，在新疆係僅指「漢回」；而在內地則範圍較大係指包括新疆之維吾爾（即古代之「回紇」）、漢回等人。至於中共所稱「回族」，係回回民族的簡稱，亦即僅指上述「漢回」而言，未包括新疆地區其他突回族系各民族。

回族原係隋唐時之回紇、回鶻，今之維吾爾族並不因信奉「回教」始有「回族」的稱號。毋寧說回教的稱號，正是因為為回族的信奉而有，是則回族與回教，實不能混為一談。在我國的回教信奉者並不只回族一族，因此謂回教為回族所信奉之宗教則可，如謂回教為回族所專信之宗教則不可，謂信奉回教之人即為回族則更不可。（註四三）

第二項 人口與分布

民國三十年代，估計在新疆東干回人口約在十萬以上，一說十五萬左右；至七十一年時，東干（回）族人口達五十七萬七百餘人，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全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三。其主要分布在南北兩疆，目前主要散居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昌吉兩縣和伊寧市、霍城縣、烏魯木齊市和「焉耆回族自治縣」，以及吐魯番、鄯善、托克遜等地。

惟我國的回族分布甚廣，據民國五十三年普查大陸回族人口為四百四十七萬三千餘人，至六十七年為六百四十九萬人，七十一年為七百二十二萬七千餘人，七十九年所調查公布大陸回族人口數為八百六十萬二千九百七十八人。其分布除上述新疆地區外，主要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及「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甘肅省張家川、青海省

門源、化隆、河北省大廠、孟村六個「回族自治縣」。此外，還有回族與其他民族聯合建立的「自治縣」，即貴州省的「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雲南省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和「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等。

第三項 生活方式

東干（回族）文化原具有阿拉伯、波斯、漢文化混合特色，後來適應環境主要從事農耕，農戶多附帶經營牧業或運輸業、手工業、小商業。其工匠在製香、製藥、製革、製炮以及礦產冶煉上均甚著名。尤以珠寶玉石業、運輸業、牛羊屠宰和加工業等都是其傳統行業，特別是清真小吃更負盛名。

在新疆東干（回族）人民喜愛拌麵、炒麵、燴麵、油糕、涼粉、涼皮子、湯麵、餃子、餛飩、抓飯等。飲食習慣上忌吃豬肉、馬肉，不吃自死之動物和一切動物的血。每逢節日都要做羊肉粉湯。

散居在城鎮的東干（回族）穿戴與漢人相同，在回族聚居區，一般中年以上的男子戴白小帽，穿白布襯衫，黑坎肩；婦女戴白色或藍色布帽，老年婦女愛穿純樸素淨的黑色大襟衫襖，用腿帶扎綁褲腳；農村的婦女喜歡穿色彩鮮艷的服裝，並有戴項鍊、耳環、戒指的習慣。其他生活方式與漢人類似。

第四項 社會宗教

東干（回族）語言在其古代東遷初期講阿拉伯語、波斯語和漢語同時使用。後來由於長期和漢族雜居，逐漸習用漢語漢文，採用漢族姓名。惟仍然信仰伊斯蘭教的關係，過去回族人從出生到結婚、死亡喪葬，以及飲食、服飾等生活習慣，還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其族人自出生即請阿訇（阿洪）取回名，結婚請阿訇證婚，且女子不能與異教徒通婚，死亡後也請阿訇主持葬禮，將屍體沖洗後以白布包身，行土葬，不帶棺材，並遵守伊斯蘭教飲食禁忌習慣。

東干把肉孜節當大節日，稱「大爾迪」，把庫爾邦節稱爲「小爾迪」。伊斯蘭教分爲許多教派，新疆東干（

回族）屬「格的目」（老教）教派，其次是「哲合林耶」（小教）派；此外「依合瓦泥派」（新新教）也有影響。總之，回族人摯誠信仰伊斯蘭教，其生活文化與其宗教密不可分。

回族中曾有過教坊制度，幾百戶、幾十戶或者十幾戶回民聚居地，就常建有清真寺，由教長阿訇（阿洪）主持宗教事務及回民生活工作，並供養寺教的稅捐等，形成教坊式的社會活動單位。有些地方隨著土地集中及範圍擴大，而產生管理許多教坊的門宦制度。門宦是指宗教頭人的高門世家、教主神化，並在教主的葬地修建拱北（墓亭），給所轄教徒頂禮崇拜。一個門宦的教主管轄下的各教坊，教長阿訇由教主委派，教主與教長之間屬封建隸屬關係。此制實行於甘肅、寧夏、青海各省部分回民地區，而在內地回民中則一直實行教坊制度。

第十節 朵蘭、博洛爾族（註四四）

一、朵蘭族

朵蘭（Do lan）一作多倫或都蘭，俗稱惰蘭西子，為維吾爾語，名詞為「部落稱謂」；形容詞為「土包子樣子的」。維吾爾人認為朵蘭和維吾爾屬同族，而且是比維吾爾先進入新疆的維吾爾人。

據估計在民國四十年代朵蘭人約有四、五萬人，聚居在新疆的阿克蘇、巴楚等縣境及沿葉爾羌河、烏蘭烏蘇河等處一帶。朵蘭以遊牧為主要生計，現在已部分兼事農耕，信仰伊斯蘭教。

二、博洛爾族

博洛爾（Polor），一說其族含有印度、阿富汗的混血統，胡耐安教授認為：徵其史實，溯其居地，似仍屬於突回族系之支裔較切合實際，然其「印、阿」血統之說，亦不能視為絕對無稽。

博洛爾人口於民國四十年代約一千人左右，現散居於新疆南部于闐縣迤南一帶毗連崑崙山麓的斜坡區，族人過著遊牧生活，信仰伊斯蘭教。

註釋

註一：《周書》，卷五十，〈突厥傳〉：「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

註二：胡耐安：《中國民族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三年），頁一四四之註一六。

註三：《新唐書》，卷二，〈回鶻列傳〉，頁一一七。

註四：《北史》，卷九九。

註五：同註二引書，頁一四〇。

註六：同註二引書，頁一三九。

註七：周崇經主編：《中國人口·新疆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二八三。

註八：《全國各少數民族人口概數》，《民族研究》，第一期（一九八一年）。

註九：《中國各民族人口統計表》，《民族研究》，第一期（一九九一年）。

註一〇：林恩顯：《邊政通論》（臺北：華泰書局，民國七十八年），頁三二八—三三三。

註一一：同前註，頁三六三—三七一。

註一二：同前註，頁三三三—三三六。

註一三：周崇經主編：《中國人口·新疆分冊》，頁二八三。以後本篇各章民國三十八、四十二、五十三年新疆各族人口數均同此註。

註一四：《全國各少數民族人口概數》，《民族研究》，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以後本篇各章民國六十七年全大陸各族人口數均同此註。

註一五：《中國各民族人口統計表》，《民族研究》，第一期（一九九一年），頁一二二。以後本篇各章民國七十一、七十九年全大陸各族人口數均同此註。

註一六：U.S.S.R 1990 Year Book (Moscow: Novosti, 1990)。

註一七：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少數民族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九六—二〇八。

註一八：同前註，頁一九七—二〇四。

註一九：同前註，頁一九八—一九九。

註二〇：周崇經主編：《中國人口·新疆分冊》，頁二八三。

註二一：同註一四。

註二二：同註一五。

註二三：同註一六。

註二四：《中國少數民族》，頁二二—二一九。

註二五：《中國人口·新疆分冊》，頁二八三。

註二六：同註一四。

註二七：同註一五。

註二八：同註一六。

註二九：《中國少數民族》，頁二四二—二四六。

註三〇：《中國人口·新疆分冊》，頁二八三。

註三一：同註一四。

註三二：同註一五。

註三三：Vestrik statistika 1990（一九九〇統計公報）（Moscow: Finansy statistika, 1990）。

註三四：《中國少數民族》，頁二五二—二五六。

註三五：《中國人口·新疆分冊》，頁二八三。

註三六：同註一四。

註三七：同註一五。

註三八：《中國人口·新疆分冊》，頁二八三。

註三九：同註一四。

註四〇：同註一五。

註四一：《中國少數民族》，頁一六八—一七五。

註四二：民族知識手冊編寫組馬慧勤編：《民族知識手冊》（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八八。

註四三：胡耐安：《邊政通論》（桃園：榮民工廠印刷部，民國四十九年），頁五三—五五。

註四四：胡耐安：《中國民族志》，頁一三四—一三六。

第六章 藏族系

第一節 導言

藏族系是分布於中國西南邊陲青康藏高原上的主體民族，依本書分章，除藏族外，還包括中共已作民族識別的門巴族、珞巴族和羌族。此外，尚有夏爾巴人、僜人，因其民族識別還未獲得定論，所以只在導言中作介紹。至於其他與藏族關係十分密切的普米族、怒族和納西族等，以及同為古代氐羌族系後裔的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其他語支民族，則不在本章敘述範圍內。

整體而言，藏族系民族分布地區的自然條件、地理環境、民族特點、經濟結構等，既不同於漢族地區，也不同於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即內部各族系之間，無論語言或文化，仍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隨著歷史沿革和民族交往，藏族系各民族長期以來與漢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彝族、白族、納西族、普米族、怒族、傈僳族等相互接觸，和平共處。至於國境以外分布在不丹、尼泊爾、印度及中印未定界上的許多被泛稱為喜馬拉雅山各民族的大多數成分，有些是藏族系的分支，有些則與藏族系有密切的關係。

藏族系民族集中分布在青康藏高原及其邊緣地區，涵蓋西藏地方，和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省區。目前已撤銷西康省，將金沙江以西昌都地區歸入西藏，金沙江以東地區歸入四川，且為藏族系民族設置一「區」、十「州」、二「縣」的民族自治區域，分別是：「西藏自治區」，青海省的海北、黃南、海南、果洛、玉樹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雲南省的「迪慶藏族自治州」。其

中，藏族主要廣泛地分布在上述各民族自治區域和鄰近的縣市地區；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汶川、黑水、松潘、理縣等地，少數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縣，以及綿陽市的北川等縣；至於門巴族、珞巴族、僜人、夏爾巴人等則分布在「西藏自治區」境內，因為人口較少，中共並沒有為他們設置民族自治區域。其中，門巴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拉薩地區的墨脫縣，和山南地區的措那縣，珞巴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拉薩地區的墨脫縣和米林縣，僜人分布在昌都地區的察隅等縣，夏爾巴人分布在日喀則地區的定結、聶拉木等縣。

青康藏高原平均海拔約四千公尺，崑崙山、祁連山、喀喇崑崙山、唐古拉山、岡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喜馬拉雅山等山脈，由西向東，橫亙西藏和青海全境；橫斷山脈自北而南，縱貫西康全境和雲南北部。全區冰川集結，江河縱橫，湖泊星布，是太平洋水系、印度洋水系主要大河流的發源地。青海是長江和黃河的源頭，西藏境內西部有獅泉河、噶爾河、象泉河，雅魯藏布江則由西向東橫貫西藏南部。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均由西康向雲南奔流，岷江、雅礱江則向東匯集於四川盆地。湖泊有我國最大的鹹水湖青海，以及納木錯、奇林錯、瑪旁木錯、羊卓雍錯等。這些山脈湖河把青康藏高原分割成高山峽谷、高山寬谷、湖盆地形和凍原荒漠等若干區域，展現出不同的景觀。到處蘊藏著取之不竭的水力和地熱資源，內陸湖泊盛產礪砂、鹽和芒硝，地下礦產有銅、鐵、雲母等，近年則在柴達木發現油田。

在東部較溫暖多雨地帶還存在著大面積的原始森林，其中包括不少的珍貴樹種。根據近年局部地區科學考察結果，青康藏高原還是一個生物資源的寶庫，發現三百多種高等植物新種、四百多個昆蟲新種。草原上成群奔馳的野驢、藏羚羊，山間密林中棲息的金絲猴、熊貓，都是珍貴的動物。熊膽、麝香、鹿茸及雪蓮、貝母、靈芝、冬蟲夏草，是名貴的藥材。

前後藏雅魯藏布江中下游的河谷平原、青海貴德縣以下的黃河河谷、門源縣以下的大通河河谷，以及橫斷山脈間的較狹谷地，是重要的農業區。主要農產品有青稞、小麥、蕎麥、豌豆、蠶豆、油菜、馬鈴薯、玉米、蘋

果、核桃、梨、杏等，南部河谷溫暖地區也種植水稻和棉花。全區大部分是不同類型的草原，草質良好，如藏北草原、果洛草原、可可西里草原、甘南草原、阿壩草原以及甘孜地區的石渠、色達等縣，都是適宜各類牲畜發展的天然牧場，主要畜產有綿羊、山羊、犏牛、犏牛、黃牛和馬、驢。

藏族系的體質特徵，目前來講，還不是瞭解得很清楚。民國三十五年，民族學家馬長壽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五期發表《康藏民族之分類體質種屬及其社會組織》一文，將康藏民族分爲六大部分和若干群體，除霍爾部和索爾部屬於蒙古族、鮮卑族外，都是屬於藏族系民族，其體質特徵如下：

(一)衛藏部（或烏斯藏部、藏中部）：分布於雅魯藏布江流域，分爲衛巴、藏巴、工波、波密、拉倉、阿里格等六個群體。具有圓頭型或次圓頭型，中等身材，狹鼻，髮黑直或波狀，眼褐黑色、小而微斜，顴骨突出，膚黑色，少毛鬚的體質特徵。

(二)阿里部（或宏德斯部、藏西部）：分布於西藏西部之印度河上游及蘇特里日河流域，分爲悶部、考薩部、馬爾部等三個群體。受克什米爾人和巴爾提人血統之影響，具有中頭型，中低身材，中鼻型，身材低矮的體質特徵。

(三)牧番部族（或卓巴部、北高原部）：分布於西藏北部之羌塘高原，又可分爲西部、中部和東部等群體。具有圓頭型，髮式波狀，眼爲淺棕色、有時淡褐色，顴較高，鼻厚、多狹而彎曲、鼻孔寬大，齒強而不整齊，耳葉頗大，口寬，唇不甚豐，鬚鬚甚薄的體質特徵。

(四)康番部（或東康部）：分布於西康、青海、甘肅、及四川西北部，分爲康巴、安多、松潘、嘉戎等四個群體。具有長頭型或長中頭型和中頭型，身材中等以上，狹面型，狹鼻型的體質特徵。

(五)洛域部（或藏南部族）：分布於中藏區之南，布拉馬布曲河之北，分爲東南的雜域（察隅）、南面的洛域（珞隅）和西南的悶域（門隅）等三個群體。具有長頭，中鼻，中等身材的體質特徵。（註一）

藏族系民族使用的語言有藏語、門巴語、珞巴語、羌語、僜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藏語支，也有人認

爲部分語支未定，特別是羌語、珞巴語和僜語。根據瞿霭堂的說法：藏語支的語言主要分布在中國的藏、青、甘、川、滇等省區，以及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境內。藏語支所包括的語言，可分爲四類：（一）中國境內的藏語及有關語言，如嘉戎語、羌語、普米語、門巴語、珞巴語、僜語，但有不同的意見。（二）尼泊爾境內與藏語更爲接近的塔克巴、藏拉、木爾米諸語言。（三）尼泊爾境內的布南、卡瑙里、固戎、巴興、伐尤諸語言。（四）北阿薩姆諸語言，如阿博爾語、米里語、達夫拉語、阿嘎語等，其中部分語言與中國境內的珞巴語相似或相同。藏語支所屬語言的主要特點是：有豐富的複輔音聲母；有較多的單輔音和複輔音韻尾；聲調發展則不平衡，有的有聲調，有的沒有聲調；保留較豐富的曲折形態變化；動詞有方位和人稱的範疇；存在動詞和判斷動詞有類別範疇等。（註二）

在過去西康省西南現屬中共「西藏自治區」東南的察隅地區，有一種少數民族被稱爲「僜人」。僜人有自己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僜人的語言有兩種方言，分別有各自的自稱。一部分人自稱「達讓」，一部分人自稱「格曼」。據民國六十五年統計，在察隅縣中共控制區內，達讓占百分之七十七，格曼占百分之二十三，通用達讓話。民國四十三年左右，曾就關於族稱問題徵求過當地僜人代表人士的意見，他們說自己是「登」，因而當時用漢語統稱他們爲僜人。在一些紀錄中，也有人按照他們居住地區的地勢，把居住在額曲上游的（主要指達讓）稱爲「上登」，對下游的（主要指格曼）稱爲「下登」，後來由於是族稱，對登字加單人旁，寫作「僜」，也有人按照藏語的習慣稱他們爲「僜巴」，在藏語裏「巴」是「人」的意思。由於僜人尙未經正式進行識別，所以不稱僜族，而稱爲僜人。（註三）

僜人的總人口，估計有一萬多至兩萬人。其中居住在中共控制地區的只有一小部分，約一千多人；大部分僜人居住在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我國領土上。此外，在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以南的印度領土上也有一部分僜人。據民國六十五年統計，當時察隅縣境內，只有九十四個「灶」（即實際的消費單位）、九百七十七人，其中男四百七十八人、女四百九十九人。（註四）僜人生產以農業爲主，採集和狩獵業仍然在其經濟活動中占有相



當位置。僮人婦女一般都戴一對銀質長耳鼓，頭戴護額，頸項掛串珠或銀飾，穿統裙赤足；男子頭上都盤著長長的黑帕，戴一種銀耳環。

氐、羌同為中國古老的民族，是否同源尚無定論。從歷史來看，兩者既有區別，也有共同之處，又常混居，歷來文獻對氐、羌二字使用也不嚴格，此處稱氐，彼處呼羌，有時甚至氐羌連稱。當氐人由高原徙居河谷盆地後，吸收漢族的文化和技術，由畜牧漸轉向農耕，以致在語言、服飾、風俗習慣等方面都有變化，他們的外貌便和傳統的以畜牧為主的羌族出現差別，例如定居的木板房屋就是一種特色。這種以木板屋為室居的部落，早在春秋時期已在秦國大量存在。（註五）後來氐族比羌族更迅速地融合於漢族之中，隋唐以後，活動便大大地減少了。目前居住在四川平武、南坪和甘肅文縣一帶被稱為「白馬藏人」或「平武藏人」的族群，即曾列舉許多事例，說明他們在語言、服飾、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明顯地不同於羌族和藏族。而與古書上有關氐人的記載，如「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魏略》）、「西戎傳」，「無貴賤皆為板屋土牆」（《南齊書》）、「氐傳」等有很多相似之處，其地又為漢之武都郡、白馬國及古氐道之故地，而認為是古代氐人的後裔，曾要求重作民族識別。（註六）

第二節 藏族

藏族是一個分布地域遼闊、歷史十分悠久的民族，「藏族」是漢語稱謂，藏族自古即自稱為「蕃」（bod，音「博」）。依九世紀吐蕃後期的傳統地理觀念看，藏族分布地域包括：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有再加孫波如為五者）、下朵康六崗。（註七）元明以後，併阿里、衛藏合為一區（今西藏地方），分朵康為安多（ando，又稱唐古特 Tangut，今川西北和甘青一帶）和康（kham，又稱喀木，今西康及滇北一帶）兩區，形成稱為「卻卡松」（chol-kha-gsum，三服）的藏族三大傳統歷史地理區，（註八）說明今之青康早就和衛藏分治的事實。

今日全體藏族固然統稱「蕃巴」(bod-pa)，但藏族內部對居住不同地區的人則有不同的稱謂，如居住西藏阿里地區的人自稱為「兌巴」(stod-pa)，後藏地區的人自稱為「藏巴」(gtsang-pa)，前藏地區的人自稱為「衛巴」(dbus-pa)，居住在西藏東境、西康、雲南的藏族自稱為「康巴」(kham-pa)，居住在西藏北部及四川西北部、甘肅南部和青海地區的人自稱為「安多娃」(a-mdo-pa)。乃至對更小的地區或部落，也有不同的傳統稱呼，如果洛、嘉戎、木雅、白馬（平武）等藏族。

一、歷史淵源

根據西藏考古資料顯示，至少在距今一至五萬年前的舊石器中、晚期，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區已有古人類活動、生息、繁衍，（註九）可能就是藏族的先民。中國古代泛稱西方非華夏民族為戎，又泛指西戎之牧羊人（游牧民族）為羌。兩漢時甘青一帶的西羌諸部已與漢朝發生密切政治經濟聯繫，而當時居住於今西藏山南地區雅隆河谷，自稱為「蕃」(bod)的「六犛牛部」(bod ka g·yag drus)，可能就是《後漢書》《西羌傳》所稱的「發羌」，已與甘青西羌諸部有所往來。歐陽修、宋祁所撰之《新唐書》《吐蕃傳》乃云「吐蕃本西羌屬」，並確定源於西羌中之「發羌」，理由是「蕃、發聲近」（「發」古音亦讀 bod，入聲，古無輕唇音故）。雖然尚有爭議，然藏族起源於西羌之密切關係，則為多數人所同意。

藏文古籍中記載，西藏早期有四個或六個原始氏族，後來出現「十二小邦」、「四十小邦」的割據統治情況。吐蕃王室的始祖號稱「悉補野」(spu-tyal)部的首領聶赤贊普，崛起於西藏山南地區雅隆河谷，成為當地「六犛牛」部落聯盟的領袖。（註一〇）約傳二十餘世，西元六世紀時期，居住在今藏北、西康、青海和川甘邊境一帶的主要羌人部落與吐谷渾的分布形勢如下：西藏岡底斯山以北，羌塘南部天湖附近及怒江上游地區的羊同「香雄」；散居在羌塘北部，聚居在青海西南部金沙江流域，而以玉樹二十五族一帶地區為中心的蘇毗（孫波）；與蘇毗同族的兩個女系中心部落，一是住在阿里西部和印度河上游拉達克、列城一帶的西女國，一是住在瀾滄江和怒江中游，大抵當今昌都、察雅、類烏齊、八宿、鹽井、貢覺，北至隆慶，西至丹達山一帶，以昌都為中心的東

女國（吐蕃稱它爲康國）；住在青海西南部金沙江上游犂牛河一帶的多彌；住在西康北部雅礱江和金沙江流域之間，以甘孜一帶爲中心的是附（讀部）國；住在西康南部雅礱江、理塘、巴塘一帶地區的是薄綠；（註一一）住在川康邊境大渡河流域靖化、丹巴、懋功一帶地區的嘉良夷；散居在四川茂州和岷江西岸諸山一帶的西山八國；散居在青海巴顏喀喇山一帶的白蘭、白狗等部落；聚居在洮岷以西，且末以東，白蘭以北，以青海河曲爲中心一帶的黨項羌（南北朝末年，岷縣境的宕昌羌、松潘境的鄧至羌，包括在黨項之內）。此外，白蘭和黨項之北，以青海湖附近一帶爲中心的是吐谷渾。（註一二）

隋末唐初，松贊干布兼併「羊同」、「澎波」、「蘇毗」、「工布」等十餘族部，統一西藏地區，定都邏娑（今拉薩），臣民共進贊普（王）尊號，始製藏文、藏曆，創訂法律、度量衡，分設文武各級官職。劃分全境爲四大軍政區域，在西藏建立自稱爲「蕃」（bod），漢文史籍稱作「吐蕃」的王朝。松贊干布在發展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同時，與唐朝及天竺（今印度）、泥婆羅（今尼泊爾）廣泛交往，引進唐朝及印度的先進文化，佛教也於此時正式傳入吐蕃。

松贊干布以聯姻促進吐蕃與唐朝、泥婆羅的關係，先迎娶泥婆羅的墀尊公主，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出嫁松贊干布。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唐朝又以金城公主與吐蕃贊普赤德祖贊聯姻。墀松德贊在位時（七五五—七九七），大力發展佛教，又廣拓疆土，東與唐朝涼、松、茂、巂等州相接，南鄰天竺，西又攻陷龜茲、于闐、焉耆（另有作碎葉）、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即於屬部駐軍設官，徵課稅貢，號稱大蕃（bod chen-po）。隨吐蕃王朝的擴張，在甘肅、青海、四川廣大牧業區，則有不少西羌系、鮮卑吐谷渾系的遊牧部落被統一到吐蕃的統治下，逐漸融入藏族之中。吐蕃占據河西、隴右之後，還將其統治之下的漢人也編爲部落之組織形式，以便管理。（註一三）傳至赤祖德贊時，復與唐朝息兵修好，設市互易。唐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與二年，分別在長安、邏娑兩地會盟，並立碑約爲甥舅，發展「雖曰兩國，如同一家」（註一四）的關係。九世紀後半期，吐蕃王朝滅亡，唐朝規復河西故地。包括西藏在內的各藏族聚居區長期分裂割據，無復統

一。五代迄兩宋期間，中原政權更迭頻仍，大渡河以西鞭長莫及。當時整個藏族地區劃為百數十家勢力範圍，各自為政，中原仍稱之為吐蕃，而於名前冠以所部駐地，如稱甘肅六谷部為涼川吐蕃，青海唃廝囉部為邈川吐蕃。這些族部在政治上積極向北宋通貢，接受中原的封號，並多次出兵抵禦西夏對中原的進犯；在經濟上地居絲綢之路南北兩路交通孔道，並溝通藏漢各族之間的商品交換，促進茶馬貿易的迅速發展；在文化上扶持佛教，在臨洮刊印藏文佛經，將雕版印刷技術引進藏族地區。因此，中原稱這些族部為「熟番」，而稱吐蕃腹地各部族為「生番」。吐蕃境內除由王室的一支後裔於十世紀時西入古格（今阿里南部），建成地方政權，已有封賜谿卡（莊園）的記載；其餘沿雅魯藏布江流域，仍處於分散局面。這些分散的族部，在政治上由地方豪族形成實力集團相互兼併；經濟上逐漸形成許多以個體生產為基礎自給自足之居民點，並進而從事交換；文化上佛教由外地輸入後，再度發展深入民間，出現眾多的派系。各教派上層人物往往與當地豪門貴族結合，在吐蕃境內逐漸產生新興教派勢力與地方實力集團共同統治下的政教合一政權。（註一五）

十三世紀蒙古興起於大漠，曾數次遣使至吐蕃與蔡巴、雅隆諸族部交往，先後禮聘噶舉、薩迦等教派高僧北上傳法，並透過他們招降吐蕃。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以後，中央設置宣政院（初名總制院），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及吐蕃地區軍政，以薩迦教派領袖八思巴（一二三五一—一二八〇）為帝師（初名國師），兼領宣政院事。在藏族各聚居地區，則參照吐蕃王朝舊日建制（註一六）及當時實際情況，分設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青甘地區）、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康滇地區）、烏思（前藏）藏（後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阿里三圍）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西藏地區）。宣政院向各宣慰使司派駐軍隊，並任免各級文武地方官員，清查戶口，規定上交稅貢，遇事並設分院駐鎮，充分行使中央對地方的主權。元朝還對烏思藏地區分封十三個萬戶，並由中央和帝師分別頒發聖旨、法旨，賜予印信及封地文書，蠲免災年賦稅，發放賑濟銀糧，整修道路，設立驛站，從而使西藏地區正式納入中國版圖。

明朝又參照元朝舊制，將吐蕃等處、吐蕃等路合併為朵甘都指揮使司，將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分置烏

思藏都指揮使司及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同時，對於地方實力集團先後分封闡化（一四〇六）、贊善（一四〇七）、護教（一四〇七）、輔教（一四一五）、闡教（一四一三）等五王，各有封地並准予世襲。對於教派領袖則封給個人以法王者多達十餘人，西天佛子、大國師、禪師等不勝枚舉，均不得承襲。其中以贈予噶舉派的大寶法王（一四〇七）、薩迦派的大乘法王（一四一三）、格魯派的大慈法王（一四三四）等三大法王名位最高，但不擁有實權。明朝在朵甘地區沿襲元朝土司制度並予隸籍兵部、吏部，在烏思藏地區支持噶舉教派的帕竹、噶瑪等支派的統治，並先後向格魯派的宗喀巴（一三五七—一四一九）、索南嘉措（一五四三—一五八八）等發出邀請。

明末清初，整個藏族地區悉為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所據，表面上以衛藏阿里等地獻給達賴喇嘛，實則長期控制，直到康熙末年清廷派兵驅逐準噶爾入藏勢力，西藏完全接受清朝的統治。清朝設置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門，一九〇六年又改為理藩部），專管蒙古、西藏等地事務，正式冊封格魯派二大活佛達賴喇嘛（一六五三）和班禪額爾德尼（一七一三）；並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設置駐藏大臣，會同地方辦理西藏行政事務。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清軍擊退廓爾喀人侵藏，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對於駐藏大臣的職權、達賴和班禪的地位，以及西藏地區的官制、軍制、司法、邊防、財政、戶口、差役和涉外事宜等，均詳作規定，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全面督辦西藏事務。此時「西藏」之境域，如《衛藏通志》所記：「西至廓爾喀部落為界，西南至布魯克巴、巴勒布二部落為界，南至珞瑜茹巴之怒江為界，東南接類烏齊，東至巴塘之南墩寧靜山為界，東北至西寧所管之那木稱、巴彥等番族為界，北至草地交青海界，西北通回部和闐」。（註一七）此外，清朝也將明朝原朵甘都指揮使司所轄地面分別歸西寧辦事大臣（一七二五年設）和四川總督（一九〇六年增設川滇邊務大臣）以下各級官員管轄，陸續設置許多土司，封給土司以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等職，並設有長官司、巡檢司、土千戶、土百戶、土目等土職。（註一八）雍正以後，曾推行「改土歸流」，部分藏族土司地區也已設置州縣官員治理。

十八世紀以來，英國經營印度，頻向西藏叩關，終因乾嘉盛世，採取閉關政策，故未得逞，直至清末，情況

則有所改變。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英國藉口隆吐山設卡事件，派兵侵入亞東，清廷被迫與其簽訂「藏印條約」（一稱「哲孟雄條約」），承認哲孟雄歸英國保護。三年後，清政府在英國逼迫下，又締結「中英會議藏印續約」，開亞東為商埠。因藏人不承認這兩個條約，反對劃界通商。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英軍第二次入侵西藏，攻占江孜，次年六月攻占拉薩，九月噶廈政府與英人簽訂「拉薩條約」，賠款七百萬盧比，開亞東、春丕為商埠，英軍占駐春丕。中國拒絕承認該項條約，中英會議改在北京繼續舉行，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四月訂立「北京條約」，載明「英國永不占領西藏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同年，清廷命張蔭棠查辦藏事，撤查駐藏大臣有泰，提出西藏善後二十四條交噶廈討論執行，旨在整頓改革，剔除弊政，廢除烏拉，整頓吏治，抵制洋貨，清查戶賦等。同時四川總督趙爾豐積極經營川邊。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二月，清廷為穩定藏情，派二千名川軍入藏，十三世達賴懼而出走印度。三年（一九一一）十月，辛亥革命爆發，川邊各地趕走清朝官吏，駐藏川軍亦分成兩派，人心惶惶，劫殺成風；達賴乘機於當年十二月隨同英軍返回拉薩，發布命令，驅逐漢人，趕走川軍。

民國元年，袁世凱正式宣告對西藏的主權。二年，任命陸興祺為護理駐藏辦事長官，駐藏辦事長官公署設在印度，利用與藏族商人關係密切等條件，突破英人阻撓，在有關西藏地方的一些重大事務上做出一定貢獻。同年，我政府應英政府之邀，與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西姆拉舉行三方會議談判。次年，英國代表麥克馬洪在會上提出劃分所謂「內、外藏」的無理要求，遭到我方拒絕。英使誘西藏地方代表私訂所謂「英藏通商章程」，及私劃一條西自不丹東北，東至中緬國境，包括我國門隅、珞瑜、察隅在內的中印分界線（即所謂「麥克馬洪線」），我政府始終未予承認，不久，達賴喇嘛亦免除與會西藏地方代表夏札·邊覺多吉的噶倫職務，以示處分。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十三世達賴喇嘛主動派貢覺仲尼等人先後赴京，中央代表劉曼卿等人亦前往西藏，解除一些隔閡。十八年、十九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西藏）駐京辦事處相繼建立，全國一些重要會議中，西藏地方代表日漸增多，兩大宗教領袖之關係出現解凍的徵兆。正當西藏問題出現轉機之時，十三世達賴喇嘛不幸於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圓寂，噶廈當即電轉國民政府，不久又公推熱振呼圖克圖代行西藏地方政教



大權，並呈報中央。國民政府極為重視，贈以賻金，復電致哀，並明令追贈「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達賴喇嘛」封號，派時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次長兼邊務組主任黃慕松為致祭冊封專使。黃慕松等人在拉薩停留二個月，除致祭及冊封活動外，並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多次會談，會談內容之一就是「派遣大員常川駐藏，代表中央執行國家行政，指導地方自治」。（註一九）十一月二十八日，黃慕松離開拉薩，留置專使行署參議劉樸忱、蔣致余駐藏，接洽未了事宜，附有電臺一部。次年劉樸忱病歿，蔣致余以蒙藏委員會參議名義暫代其職；二十六年，在拉薩創立第一所正規小學，並親任校長。二十七年，蔣致余奉調返回南京，中央令交通部駐拉薩電臺工程師張威白以蒙藏委員會咨議名義，暫行負責中央在藏之事務。十二月，國民政府應熱振之請，決定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坐床事宜。二十九年一月，吳忠信率團抵達拉薩，經與熱振呼圖克圖等會商，上報中央承認青海拉木登珠為十四世達賴喇嘛，請准免予掣籤，並代表政府授予熱振呼圖克圖「輔國普化禪師」。二月二十二日，在吳忠信主持下，十四世達賴喇嘛於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典禮。三月底，成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以該會藏事處處長孔慶宗為處長，駐藏咨議張威白為副處長。（註二〇）此時青海、西康已相繼建省，西藏地方以外的其他藏族地區，分隸青、甘、川、康、滇等五省管轄，由於劃界不當，引起青、藏及康、藏之間的糾紛不斷。加以達賴與班禪之間不睦，使中央與西藏關係陷於緊張。

民國五十四年九月成立「西藏自治區」。在此之前，有較多藏族聚居的省區也推行民族區域自治，設立十個「自治州」、二個「自治縣」。分別是：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民國三十九年設）、「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民國四十二年設），「木里藏族自治县」（民國四十二年設）；青海省的「玉樹藏族自治州」（民國四十年設）、「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以上民國四十二年設），「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上民國四十三年設）；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民國四十二年設）、「天祝藏族自治县」（民國三十九年設）；雲南省的「迪慶藏族自治州」（民國四十六年設）。

二、人口分布

藏族人口，大陸境內部分，根據民國七十九年的統計，有四百五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人，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區」（二百零九萬六千三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四十五點六四），以及四川（一百零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三點六八）、青海（九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人，占百分之十九點八五）、甘肅（三十六萬六千七百一十八人，占百分之七點九八）、雲南（約十二萬人，占百分之二點六一）等省。傳統居住在帕米爾、喜馬拉雅山一帶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的藏族人口，估計有二百萬人。至於民國四十八年以後陸續流亡到印度、尼泊爾和不丹，以及後來輾轉移徙到歐洲、美洲等地的藏人，總計約十二萬人。居住在臺灣的藏胞約有三百多人。

根據藏文史籍《賢者喜宴》和《五部遺教》記載推算，吐蕃王朝時期藏族人口約為四百一十二萬。（註二二）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對西藏進行比較詳細的戶口清查，根據《西藏志》卷下及《衛藏通志》卷十五的記載推算，西藏地區的人口約有一百萬，其中僧尼約占三分之一。根據黃奮生《西藏史略》所記：民國四十三年大陸地區的藏族人口總數為二百七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其中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區為一百三十七萬三千六百六十九；西康藏族約六十萬人；青海藏族為四十二萬五千一百人；甘肅藏族為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九人。（註二三）民國五十三年中共第二次人口普查，藏族人口總數二百五十萬一千一百二十四人，民國七十一年中共第三次人口普查，藏族人口總數三百八十七萬零六十八人，其中西藏有一百七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四人，四川有九十二萬二千零二十四人，青海有七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四人，甘肅有三十萬四千五百四十人，雲南有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五人，十幾世紀以來，西藏人口增長相當緩慢，民國三十九年以後西藏的戰亂又造成藏族人口銳減，但自民國五十四年開始，已有很大幅度的增長。

以「西藏自治區」為例，全區面積一百二十多萬平方公里，民國七十一年全區人口僅一百八十九萬二千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一點六人，是大陸人口密度最低的省區。主要受到地勢、氣候、社會制度、宗教等因素制約，尤其自然環境的影響最大。西藏總土地面積中的一半是荒漠、石山和永久性冰雪地帶，無法開發利

用；已墾耕地面積僅三百四十萬畝，只占總土地面積千分之二點二，雖尚有約二十萬畝可墾荒地，但尚未開發利用；天然牧場面積高達十二億畝，占全區總面積百分之六十九，但有效利用面積僅爲八億畝，且劣質草場占三分之一。（註二三）

根據民國七十一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自治區」藏族人口占全區總人口百分之九十四點四一，漢族占百分之四點八五，門巴族占百分之零點三三，珞巴族占百分之零點一一，回族占百分之零點零九，蒙古族等二十六個民族占百分之零點零九，是各「民族自治區」中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的地區。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海拔四千公尺以下地區，如雅魯藏布江中游谷地，面積只占全區總面積的百分之八點七，卻集中全區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點四；藏東峽谷區，面積只占全區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四點三，也集中全區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占全區總面積百分之五十七點七的藏北高原湖盆區，只居住著全區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八點六；占全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九點三的喜馬拉雅山區，也只居住著全區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七；至於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廣大地區，幾乎無人定居。（註二四）

青海藏族人口約占全省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主要分布在玉樹、果洛、海南、黃南、海北等「民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此外，在湟源、湟中、大通、樂都、民和、循化、化隆、互助、平安及西寧等地也有部分藏族居住。青海藏族的來源相當複雜，既有原來西羌一些部族，連同部分來自吐蕃本部的貴族、屬民和屯軍，也有鮮卑族的吐谷渾、乞伏部和禿髮等部，以及相當數量的唃廝囉人、蒙古人和漢人等。（註二五）就其部落而言，舊有環海八族，玉樹二十五族，果洛三部，上下郭密族和海東各族之稱。

甘肅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州」境內，一些居住在「臨夏回族自治州」和「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等地區。甘肅藏族有三個來源：絕大多數是土著民族，有一部分是早期由西藏地區遷來的吐蕃人後裔；另外有少數則是從青海和四川逃亡來的。甘肅藏族中出於吐蕃後裔較著名的有兩支：一是現居卓尼縣新堡、洮硯一帶的原楊土司所轄藏族，據史載，這支藏族是吐蕃大將噶·伊西達吉的後裔；另一支來自吐蕃名門

的藏族是聚居在今甘肅夏河縣的「喀加六部」，其始祖為吐蕃將軍玉擦。（註二六）

四川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州」。另外在冕寧、鹽源、甘洛、西昌、越西、石棉、漢源、寶興、平武、北川等縣也有少量藏族。而居住在綿陽市平武縣白馬鄉的藏族，雖然在語言、服裝和風俗習慣等方面與其他藏族有所不同，仍然可稱為藏族的一支。

雲南藏族主要分布在「迪慶藏族自治州」。與西藏昌都、四川甘孜等傳統康區連成一片，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都沒有多大差異。

三、體質特徵

根據復旦大學師生在民國五十五年對咸陽西藏民族學院一千五百四十二個來自西藏地區的藏族學員進行體質測驗，分析的結果，認為藏族應屬蒙古人種（Mongoloids），其體質特徵如下：身材中等；膚色較深，為黃褐色，髮型多為直髮；眼色一般呈褐色，眼裂較寬，眼裂傾斜度外角略高於內角；具有蒙古褶；額傾斜度多直立，男性略較傾斜；眉脊微顯；面寬中等，屬中面型，女性稍闊些；鼻根高度介於低與中等之間，女性偏低；鼻梁直，鼻尖鼻基略向上翹，鼻孔大多為卵圓型，鼻型屬中鼻型；唇厚中等，但大多為凸唇；頭型屬中頭型。（註二七）從以上資料看來，現代藏族的體質特徵與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種族類型最接近，與我國絕大多數人口屬於同一個種族類型。此外，藏族的體質特徵中還包含著某些南亞種族類型的因素，如藏南地區的藏族身材比較矮，體重也較輕，眼色呈褐色者居多，上眼瞼常有雙眼皮的特徵，有部分波髮型，上唇較厚，嘴唇較前凸等，與我國東南、西南地區多數人口的南亞種族類型相當。

大陸藏族學者格勒認為：藏族聚居的青藏高原東北部通過羌塘草原和黃河與我國北方人相連，東南部通過長江與南方人相連，因此，種族上表現出一定的東亞種族類型與南亞種族類型的混合型特徵，是不足為奇的。他認為國外所謂西藏體質特徵的A組和B組，實際就是東亞種族類型和南亞種族類型的特徵。A組又稱「僧侶型」，是蒙古利亞種，其體質特徵：頭顱較寬，面孔較寬闊，身材較矮，分布在衛藏地區。B組又稱為「武士型」，其

體質特徵：頭顱較低，面孔不如A組寬闊，身材較高，分布在康區。（註二八）

四、語言文字

藏族使用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藏語依地區分爲衛藏、康、安多三種主要方言，以及差異較大的嘉戎語。藏語以拉薩話爲例有二十八個聲母；十七個單元音韻母，二個複元音韻母，二十八個帶輔音韻尾的韻母；有四個聲調。主要以虛詞和詞序表達句子成分的各種關係。動詞有時態和式的語法範疇，以屈折變化和虛詞表示。語序是主語—賓語—謂語，間接賓語在直接賓語前；形容詞、數詞、指示代詞作修飾語時在中心詞之後；人稱代詞、名詞作修飾語時需加領屬助詞，在中心詞前；動詞或形容詞的修飾語在中心詞前。構詞方式主要是複合法，即詞根通過修飾、聯合、支配、表述關係複合構成新詞。衛藏地區的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有敬稱的區別。（註二九）

藏文係參照梵文某些字體於公元七世紀前期創製的，據傳是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派大臣突米桑菩札留學天竺回來後創造的成果。據近人研究考證，藏文的出現和使用可能早於七世紀，先在民間流傳，至松贊干布時進行統一和規範，從法律上確定藏文的地位。歷史上記載的藏文重大修訂有三次：第一次是七世紀中葉至九世紀初，第二次是九世紀初，第三次是十一世紀初至十三世紀，以第二次的修訂影響最大。（註三〇）藏文是自左向右橫寫的單音節拼音文字，由三十個輔音字母和四個元音符號組成。輔音字母又依其在音節中的位置和作用分爲「基字」、「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後加字」和「再後加字」；前四種字母表示輔音聲母，後二種字母表示輔音韻尾；元音符號不單用，必須加在輔音字母的上方或下方。字體分爲「有頭字」（dbu-can，楷書）和「無頭字」（dbu-med，行書、草書）兩大類；前者主要用於印刷，較少變化；後者主要用於書寫，又分爲多種形式。多用竹筆、墨汁書寫，至今通行於整個藏族地區。（註三一）藏文楷書莊重工整，行草秀麗瀟灑，大之於書匾勒石，小之於抄經寫牘，均體現出筆力工夫。

嘉戎語是自稱「格魯」的藏族使用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也有人認爲屬羌語支。主要分布在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理縣、馬爾康、金川、小金、汶川、黑水等縣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兩縣和雅安專區寶興縣的部分地方。使用人口十多萬人。分東部、北部、和西部三個方言。嘉戎語以卓克基話爲例，有三十二個單輔音聲母，二百零一個複輔音聲母，七個單元音韻母，六個複元音韻母和五十八個帶輔音韻尾的韻母，無聲調。以詞綴、助詞和詞序爲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詞綴有成音節和不成音節兩種，助詞較少。語序是主語—賓語—謂語，間接賓語在直接賓語前，形容詞作名詞的修飾語時在中心詞後，代詞和名詞作修飾語時在中心詞前，動詞或形容詞的裝飾語在中心詞前。名詞有從屬範疇，以在名詞上添加與人稱代詞有關的前綴表示。動詞有人稱、方位、時態、命令、使動、反身等範疇，以前綴或後綴表示。有較豐富的派生構詞方式，有敬稱和非敬稱的區別。（註三二）

五、生活方式

藏族經濟文化類型，主要有高原畜牧業和高原農業二種。高原畜牧業是藏族傳統生產的主要部分，農區人口與牧區的人口雖大體相當，但農區和半農半牧區的耕地面積很小，農產量低，農業總產值遠低於牧業（約二與三之比）。藏區的畜牧業生產有多種類型，牧區主要是按季節輪流轉場放牧的半定居遊牧類型，半農半牧區和農區則爲定居遊牧及定居定牧類型。季節牧場的選擇是按各地牧草返青的時間，牲畜生長期的季節變化以及牲畜對各類草場的適應性來確定。高山草場範圍較大，通常多作爲暖季放牧場。一年暖季只有四、五個月，冷季卻有七、八個月，冷季牧場多分布在海拔較低的寬谷盆地中。也有按春、夏、秋、冬來選擇牧場的，藏北牧諺：「春放水邊，夏放山，秋放山坡，冬放灘」；藏南牧諺則說：「春季牧場在山腰，夏季牧場在平坡，秋季牧場在山頂，冬季牧場在陽坡」。亦有按三季轉場輪牧的，如在大江河源的青南高原上，冬春季節在避風處定居，夏季移入高山牧場，秋季畜群逐漸下牧，是爲秋草場；在藏北羌塘高原、藏西阿里等乾旱半乾旱地區，則是按冬、春、夏秋三季來劃分牧場；在高原東南部較濕潤的地區，則按夏秋、冬春、春夏三季來劃分牧場。半定居的牧區都在條件最好的冬春牧場上建築房屋和柵圈。老弱婦孺和部分勞動力常年定居，從事草場圍圈、改良和水利建設，割草備



冬，有條件的地方還挖地種糧；大部分勞力跟隨畜群按季節轉移牧場，通常是暖季遠出放牧，冷季回到定居點。在定居遊牧的半農區，犏牛、牦牛等都遠出遊牧，馬、騾、山羊、綿羊等，則在定居點附近放牧。農區由於牧場狹小，牲畜以舍飼為主。（註三三）

農業生產多使用鐵製鐮、鋤、鏟、耙等農具，普遍採用「二牛抬杠」犁地，以木製連枷或驅牛踐踏踩場脫粒的落後方式，產量很低。牧區工具更爲簡陋，鐵製工具較少，多用毛或牛皮爲繩索、口袋，用木製的奶桶、馱鞍等，揉製皮革和取毛都用手工。馴養犏牛，培養牦牛，種植青稞，是藏族在人類文明史上的特殊貢獻；他們也發明酥油茶、青稞酒、糌粑等特殊食品的製作方法，發明剪毛紡線織造氍毹，縫製藏袍、藏鞋，建造碉樓和搭蓋帳篷的技術，形成織造藏毯、藏被、製作木碗、藏式家具、藏刀及金銀玉器等特殊工藝，成爲自己的獨特生活習俗。藏族家庭手工業占有重要地位，舉凡蓋屋、製木器、紡線、織氍毹、硝皮、打酥油等均由家庭成員或鄰里換工完成，狩獵及挖藥材等爲副業。藏族不吃奇蹄類獸肉，大部分地區沒有吃飛禽和魚的習慣，狩獵只爲取得麝香、鹿茸等名貴藥材和皮毛。專門經商的很少，商業不發達，大多以物易物，小額貿易一般通用銀元，有些城鎮也通用內地或西藏地方印製的紙幣；區域性的大宗土特產貿易多被特權者壟斷。（註三四）

藏族以青稞炒熟磨成糌粑及牛、羊肉爲主食，喜飲酥油茶、奶茶和青稞酒，喜食酸奶、奶渣等奶製品，有些地區也食用米飯和麵條。僧尼不忌葷，可以肉食。

男子髮辮盤於頭頂，也有剪短如蓋。女子成年後開始蓄辮，梳成雙辮或小辮披在肩上，並在辮梢或特製的髮架上掛以飾物；男女均喜戴呢帽或細皮帽。內著短褂，袖長襟短，外著長袖肥腰圓領、向右開襟繫帶的藏袍，藏語稱爲「曲巴」（phyu-pa）。西藏農區或城市婦女冬穿有袖長袍，夏秋著無袖長袍，內著各色綢布襯衫，腰間繫一條瑰麗的圍裙，藏語稱爲「邦單」（pang-sdan）。牧區男女多不穿短褂，只穿不縫布面的羊皮長袍，在領口、袖口、衣襟上鑲邊。男子穿褲，女子著裙，男女均繫腰帶，穿長靴。僧尼披袈裟，下穿圍裙，足蹬長靴，頭戴僧帽。

藏族喜用珠寶、金、銀、銅、玉、象牙等製作各式各樣首飾，戴在頭上、手上和胸前腰間。過去俗人男子一般都穿兩耳，左耳掛一大耳環，右耳戴一小塊松耳石，手戴戒指，腰上佩帶精美的腰扣、火鐮、鼻煙盒等；婦女盛裝時必帶飾以珊瑚、珍珠、寶石的頭飾稱為「巴珠」（spa-phrug），各地式樣不同，拉薩一帶婦女通行三角形架，日喀則一帶婦女呈箭形或半圓形，別稱「巴閣」（spa-sgor）。男女胸前掛着精巧小盒內裝護身符（藏語稱「告烏」·ga'u）。婦女胸前右側掛稱為「珠楚」（phrul-phrul）的肩前珠縷，耳掛成對耳環，手戴手鐲和戒指。牧區婦女還把頭髮梳成很多小辮子攏在一起，披於背上，上面綴以珊瑚、瑪瑙、松石、貝殼和銀幣等飾物。（註三五）

藏族住居，農區多疊石建屋，牧區則用帳篷。房屋平頂多窗，造型及色澤質樸，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多建於向陽高處、坐北朝南。一般以石塊或夯土築牆，形如碉房，高二、三層，上層住人，下層多作庫房或畜圈，有院落。屋內以木板或坐墊鋪地。牧民住用犏牛毛織成的黑色大帳篷，冬暖夏涼，遷移方便。

藏區過去交通不便，運輸主要用犏牛和驢、騾。犏牛體碩毛長抗寒耐久，為青康藏高原特產，有「高原之舟」之稱。馬匹多為尊貴者所騎乘，馬鞍裝飾隨主人的等級和地位而有明顯的區別。水路運輸主要使用牛皮船或獨木舟，牛皮船是藏族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以木架作龍骨，用整張牛皮縫就。橋梁則有鐵索橋、溜索橋和簡易的木橋等。目前藏族地區交通有青藏、川藏、滇藏、新藏等重要公路，各縣間也大都修築公路，通行汽車。航空則有從成都、蘭州、西安、北京等地到拉薩的航線。鐵路除隴海鐵路穿過甘肅天祝藏族地區外，青藏鐵路從西寧起，限於地質困難無法克服，現只通到柴達木盆地的格爾木。（註三六）

六、政治、法律與教育

西藏地方政府稱為「噶廈」（bka'-shag），額設四名「噶倫」（bka'-blon，通常是三俗一僧），在中央的監督和達賴喇嘛（或攝政）的領導下，管理西藏地方政務。下設「仔康」（rtsis-khang）、「伊倉」（yig-tshang）兩個機關，前者設四名俗官，負責審核地方政府收支和各地差稅負擔，及各級俗官的委派、調遷和訓練等事宜；後者即秘書機關，設四名僧官，承達賴喇嘛或攝政之命，受地方政府領導並監督其工作，負責鈐印和文書，管理

寺院、僧籍及僧官的委派、遷調、訓練等事宜。另有一組分掌地方政府各項業務的十幾個「勒空」(las-khungs，意即辦事機構)，及一組分掌各地「宗」(rdzong，相當於縣，過去有大缺、邊缺、中缺、小缺營官之分)、「谿」(gzhis，相當於鄉，少數牧區則殘存著稱為「如」(ru)、「錯」(tsho)、「雪卡」(shog-khag)等部落組織及行政事務的「基恰」(spyi-khyab 總管機構)；這兩組機構都接受「噶廈」的直接領導，並在「伊倉」、「伊倉」的間接約束下，進行地方行政工作。另有統之於「馬基」(dmag-spyi，總司令或統帥)的代本(mda'-dpon)、如本(ru-dpon)、甲本(brgya-dpon)、定本(lding-dpon)、久本(bcu-dpon)等武官系統，也受噶廈指揮節制。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基本上分為僧、俗兩支，僧官共有一百七十五名「孜仲」(rise-drung)，其中地位最高者為基巧堪布(spyi-khyab mkhan-po)，這一職務設於乾隆五十八年左右，是僧侶權勢集團的首腦，可與達賴喇嘛或攝政直接接觸，並充當與伊倉之間的聯絡人；俗官的骨幹「雪仲」(shod-drung)通稱「東科爾」(drung-khor)，由一百七十五名貴族成員組成，只有他們才能謀取為俗人保留的政府官職。(註三七)

達賴喇嘛的基巧堪布和綏本(gsol-dpon)、森本(gzin-dpon)、卻本(mchod-dpon)等僧官，則負責管理達賴和布達拉宮各項事務。同樣，班禪額爾德尼也有專屬的同類僧官，和稱為「囊瑪崗」(rang-ma-khang，侍從室)的內務機構，管理扎什倫布寺及班禪屬下三宗的行政事務。此外，如薩迦地區的薩迦法王，山南地區的拉加里王，波密地區的噶南木第巴，管轄昌都部分地區的德格土司等，都在各自轄區內行使管理權，是從土司、萬戶制度保存下來的。(註三八)

至於青海、甘肅、四川、西康、雲南等省境內的藏族地區，歷元、明、清三朝直至民國時期，都採取封給藏族部落首領官職，准其世代承襲的土司制度，使部落的組織形式一直保存下來。藏族部落具有地區行政組織的性質，但仍因遊牧部落的遷徙、聯合和戰爭，發生部落內部的分化和組合。例如：清朝中葉以後，青海黃河南的藏族部落不願清廷的阻止，移牧黃河以北的環海地區，形成「環海八族」；青海果洛地區的部落發展，也已經不是

原來「三果洛」的組織系統；青海玉樹地區的藏族部落本來與藏北三十九族相連，清雍正時劃三十九族歸駐藏大臣管轄，劃玉樹二十五族歸西寧辦事大臣管轄。（註三九）雖然這些地區幾百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許多發展，部落中的血緣聯繫在某些地區已逐漸淡薄，代之以地緣關係和階級關係，在接近漢族地區的半農半牧區和農業區出現地主，在牧業區出現僱工制度，但由於高山遊牧經濟的特性，部落的組織形式仍一直被保存下來。（註四〇）

農區的土司、土官等，牧區的千戶、百戶等，在其所轄地區設有官署、公堂，擁有行政權力。有的土司勢力衰弱，或依附於各省統治者，或受西藏地方政府的庇護，業已名存實亡。各省境內以黃教為主的各大寺院，歷受明、清皇帝或達賴喇嘛以及各大土司的封贈，逐漸形成以各寺主、活佛、堪布為首的統治勢力；這些寺院不但對其內部和屬寺有一套嚴密的組織機構，還對其所在地區擁有相當特權。如甘南夏河的扎希奇寺（拉卜楞寺），下轄「拉、彌、卻」（即指神、俗、教）三區，並擁有遍布各地的百餘屬寺；西康理塘的大喇嘛寺曾指揮過民兵。（註四一）

藏族有一套上起吐蕃王朝，下至本世紀五十年代一千多年間持續沿用的法律規範，是在藏區一直具有法律效力的諸成文法和習慣法的集合。藏區法律淵源要者有三：（一）佛教教義：松贊干布根據佛教的「十善」，制定臣民應該遵守的「法律二十條」。（二）吐蕃王朝歷代贊普頒發的詔令、命令和法令、刻石盟誓的盟書誓約，以及吐蕃王朝以後藏區各地制定的條例和規範。（三）「蒙古衛拉特法典」和「蒙古律例」，及據以纂編的「青海西寧番夷成例」等。（註四二）從法律體系來看，藏區法律是一種諸法混合的形式，民法、刑法、實體法、程序法不分。從內容來看，藏區法律規範有五個特點：（一）宗教影響很大。（二）等級性非常明顯。（三）道德、法律規範相混，諸法合體。（四）法律保留氏族社會的殘留，像血族復仇和會盟等。（五）訴訟方面的起誓舉證或「神判」。（註四三）

藏族從吐蕃時代以來，教育就相當發達，且經常派人往印度和唐朝留學，藏文的創造及學習、佛經的翻譯、佛經的講授等三個步驟，構成吐蕃教育的基本雛形。十二世紀以後，西藏各教派的形成，以寺院為基礎，基本上

壟斷當地的文化生活和教育事業，甚至成爲統治者。各教派都有一定的教育體系、制度和豐富的教學內容。普遍而言，都是出世法與世間法並重，內明與聲明、因明、工巧明、醫方明五種學科兼具，涵蓋全方位知識面的教育。大陸藏族學者多杰才旦指出：寺院教育的積極面，培養大批佛學人才、歷史學家、翻譯家、政治人物和一大批精通大、小五明的學者，編譯和創作以大五明和小五明（即曆算、詩學、詞藻、聲韻、戲劇）爲範圍的數以千萬計的藏族歷史文化典籍；消極面是寺院教育重教條，輕應用，逐步走上保守、僵化之象牙塔，把學子終生禁錮在佛學牢籠中，談不上個人意志的尊重和發展，不能配合傳授現代科學知識。（註四四）

清朝末年，趙爾豐積極經營川邊，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設立關外學務局，每設置一縣，即成立學校數處，共建小學一百七十餘所。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起，駐藏大臣聯豫先後在西藏興辦十六所學堂。甘肅和青海兩地亦陸續興辦初等和高等小學堂。同年，在北京創設滿蒙文高等學堂，附設藏文科；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成立「殖邊學堂」於北京，分蒙部、衛藏兩科；民國元年，兩校合併，改稱「籌邊學校」。（註四五）民國成立後，在中央設立「蒙藏事務局」，成立「國立蒙藏學校」。民國十九年教育部成立蒙藏教育司，陸續在甘青康等藏族地區成立各級學校。二十八年，教育部成立邊疆教育委員會。三十年起各有關藏族省分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等都次第成立邊地教育委員會；並將各地蒙藏相關學校改隸教育部管轄。三十五年，將蒙藏教育司改名邊疆教育司。（註四六）

民國時期的西藏教育，除寺院教育的持續發展外，還有西藏地方政府開辦專爲訓練僧俗官吏的學校——「孜康拉扎」和「則拉扎」，課程內容主要包括儀式、計算和文牘，另有學習醫藥曆算的「門孜康拉扎」。還有規模大小不一的私塾，多半爲喇嘛，也有少數俗人開館，大多集中在城市，亦有附設在寺院的，但都採開放式，在拉薩就有九十多所，主要課程是藏文。另外，民國二十七年，國民政府在拉薩創設「國立拉薩小學」，建校十年，主要招收漢人及回民子弟，藏民入學的很少。英國政府也在拉薩爲西藏貴族子弟辦一所教授英語的學校，因遭喇嘛反對，只存在幾個月就停辦。（註四七）迄七十八年止，「西藏自治區」有二千三百九十八所小學，六十八所普

通中學，十五所中等專業學校，四所高等學校；另外，自民國七十四年起，陸續有內地二十一個省市開設西藏中學或在中學設西藏班。（註四八）

七、社會組織與禮俗

過去藏族社會等級森嚴，主要劃分為三級九等：上級上等，達賴及藏王等屬之；上級中等，噶倫及活佛、掌教喇嘛等屬之；上級下等，代本、營官及普通喇嘛等屬之；中級上等，地主大家之後裔等屬之；中級中等，書記、小吏等屬之；中級下等，兵卒及一般人民屬之；下級上等，官員家族之僕婢傭人等屬之；下級中等，男子無妻無家、女子無夫自為生活者及乞丐等屬之；下級下等，屠夫、清道夫、收屍者及五金工人等屬之。各級之間不作婚媾，不作交往，富貴者世為富貴，貧賤者世為貧賤。各級各等之間，界限分明，不稍僭越，禮節亦有區別。（註四九）舉凡服飾、居處、坐騎、哈達等，都按照社會地位的高低而有嚴格的區別。藏族迎送親友，要互獻哈達，哈達是一種白色絲麻織成的長條禮帛，根據質量和長短，又分為「朗佐」、「阿喜」、「索喜」等十幾種。藏人也用哈達來敬獻三寶。藏人重視禮節，連講話都有普通語、敬語、最敬語和謙語之分，均根據地位高下而使用。

元朝統一藏族地區後，前後藏地區確立較完整的「谿卡」（gzhis-ka，莊園）制度，經過薩迦、帕竹、第悉藏巴、格魯派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權的統治，逐漸形成地方政府、貴族、寺院三大領主（藏語稱「雄該卻松」 gzhung sger chos gsum）占有農奴和莊園的社會組織形式。（註五〇）西藏地方政府是法律上境內全部土地牧場的所有者，但就對於土地的占有形式來說，地方政府又通過封賜而把一部分莊園贈予貴族和寺院。其中政府的莊園稱「雄谿」（gzhung-gzhis），是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下，以一定的租額交農民承包下來，以所得租賦充作官員薪俸及經費開支。貴族的莊園稱「該谿」（sger-gzhis），是由世襲或立功受封而取得的，依財產多少以定地位的高低，在二、三百家貴族中，有二十幾家大貴族都各擁有幾十處莊園。寺院的莊園稱「卻谿」（chos-gzhis），是由地方政府封贈或貴族布施而取得的，一部分是寺院公產，一部分是上層僧侶的私產。貴族和寺院各

占有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餘大約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屬於地方政府占有。（註五一）

西藏農民分爲「差巴」（*khral-pa*，耕種差地，向領主支差納稅的人）、「堆窮」（*dud-chung*，小煙戶）兩種。「差巴」耕種的份地稱差崗地；「堆窮」則領不到差崗地，往往從「差巴」那裏佃來小塊租地耕種，或是出賣勞力，或學得手藝，或經營小生意，有的則以乞討爲生，地位比差巴低。農民交差的形式，包括勞役差（兵差和「烏拉」）、手奉差（實物和貨幣），差目繁多。差巴不僅要向西藏地方政府支外差，貴族和寺廟領主的差巴，還要給自己的屬主支內差。牧區因經營方式不同，牧主以雇牧、租牧或貸牧的方式，除勞役差外，牧民交租一般是按牲畜頭數交付畜產品。藏族地區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而三大領主又以其剝削所得轉用放債及不等價交換。農牧民世代被束縛於莊園領地之下，受領主的驅使和奴役；領主視農民爲私有財產，農民所生子女被登記入冊，領主得以將農民隨意饋贈、布施、轉讓或交換，並使用各種私刑，以防其反抗與逃亡。此外，在西藏總人口中，還有百分之五的奴隸，稱爲「朗生」（*lang-zan*，家奴），有些在寺院的稱爲「塔娃」（意爲寺旁居民），農區稱爲「娃子」，牧區稱爲「才約」（*tshe-g.yog*，終身服勞役者），這些人完全喪失生產資源和人身自由，終身從事各種沉重的勞役。（註五二）

藏族習慣上有名無姓。名字一般有男女性別之分，通常名字是二字或四字，多取自佛教經典，也有根據出生日期、星曜，或取賤物命名的，因而同名的人較多，分別在名字上加上大、小或本人的特徵，也有在名字前面加上出生地、居住地或本人職業以示區別。貴族、活佛在名字前面有房名、官名或尊稱，房名是世襲莊園的稱號，未必有血緣的意義。（註五三）

藏族家庭組織以男性爲中心，實行嚴格的階級內婚制。通婚的範圍各地頗不一致，有的父系親族禁婚，母系親族幾代後方可通婚；有的父系親族在幾代後也可通婚，母系親族不禁。家庭形式以一夫一妻制爲主，婚前男女社交比較自由，婚後由男子支配和繼承財產，女子即使招贅也要從屬於丈夫。（註五四）一夫多妻的婚姻比例很小，除富豪家庭外，也有姐妹共夫的，或非血親關係的母女共夫，母女所生子女，稱母爲母親，稱女爲姐，稱夫爲父

親。一妻多夫的婚姻，主要是由於財產的繼承和分配等經濟原因而存在，故不受社會歧視，在兄弟共妻、朋友共妻、非血親關係的父子共妻等形式中，以長兄、原夫和父親為家長，所生子女稱其家長為父親。夫妻離異或再娶、再嫁和私生子女均不受社會歧視，但與「下等人」通婚則遭物議。農奴結婚須經領主的許可，不同莊園的農奴結婚，須由對方領主撥一名農奴互換或交納一筆贖身費；不得領主許可，就終身不能成親。（註五五）僧人除黃教嚴禁娶妻外，其餘各教派允許結婚；僧人結婚實屬少數，要在本派寺院舉行宗教儀式，婚後在寺外安家。（註五六）

藏族結婚要聽從父母之命，及經由卜卦決定。婚配的程序是：求婚之前先獻哈達求取對方的年庚，請算卦者算命，合則再送哈達及酒給對方家庭正式求婚。對方同意即把禮物留下，回敬一條哈達。然後舉行訂婚典禮，隨嫁娶婚和招贅婚的不同，男方或女方向對方父母送養育兒女的「奶水錢」及哈達，並寫定婚約，最後選定吉日迎接新娘或新郎。（註五七）婚禮隆重者，要一連設宴幾天，接受各方親友的祝賀，耗費不貲。

藏族有天葬、塔葬、火葬、水葬和土葬等五種葬法。最通行的是天葬，又稱鳥葬，通常人死後，要請嘛喇念經，選好吉日，由背屍人將屍體背到天葬場，放置天葬臺上，加以支解切割，先將肉切成條塊，放置一旁，再將骨頭搗碎，拌以糌粑，捏成骨團，點香升煙，召來鷲鷹，先餵骨團，再餵肉塊，務使淨盡，如有殘餘骨頭，也要撿燒成灰，撒向四方。像達賴、班禪等有名望的轉世大活佛圓寂，則舉行隆重的塔葬儀式，塔葬時將屍體盤坐，用鹽水抹擦風乾後，塗上香料和藥品，放置於修建的靈塔保存。一般活佛和有地位的喇嘛圓寂，則在屍體上潑灑酥油火化，將骨灰和泥，塑成小佛像（藏名察察），置固定地點保存供養，某些貴族和在林區生活的百姓亦行火化，但收穫季節忌行火葬。天葬和火葬的盛行，主要是這些葬法都認為是死者升天。對於乞丐、瘋人及惡疾的死者，則投屍於河，認為永不復返。對於刑死、凶殺和暴卒的屍體，只許掘坑掩埋，認為永墮地下不得轉世。藏族地區，特別是西藏農村，如有家人過世，要在家門口吊掛一個陶罐，罐口用羊毛或白哈達圍上，罐內裝有三葷（血、肉、脂）、三素（乳、酪、酥）的糌粑，前後七天，接受親友弔唁，一般都是送哈達、青稞酒和一紙包。死者家中要取下一切裝飾，不許高聲說話，還要舉行「七七」四十九天的超度，請僧人念經。（註五八）

藏曆正月元旦是藏族最重要的節日，男女盛裝互相拜年，並到寺院朝拜祈福，大昭寺舉行一年一度的大祈願法會，直到十五日最高潮，比賽酥油花。四月十五日相傳為釋迦牟尼成佛和文成公主到藏的日子，民間有各種紀念活動。從盛夏到秋收入倉，各地藏族有舉家出遊野餐數日的習慣，其中以七月間的「雪頓節」(zho-ston，以乳酪飲客、齋僧，故名)，表演藏戲達至高潮。八月間，糧食豐收在望，農民背負經卷繞行田壠預祝好年景，稱為「望果節」(ong-skor)。十月二十五日為黃教創始人宗喀巴逝世紀念日，寺院僧尼誦經點燈紀念。此外，各地區和各教派中，還有一些個別的宗教性活動。(註五九)

八、宗教信仰

藏族早期信仰「苯教」(Bon)，俗稱黑教。傳說苯教始祖是香雄地方(今阿里地區一帶)的頓巴辛饒，苯教經歷篤苯、恰苯和覺苯三個發展階段：「篤苯」意為「原始的苯教」，流行於聶赤贊普時期，是一種崇拜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當時尚無經典，崇拜天空、地上、地下三界的神鬼精靈和自然物，以血牲祭祀祖神，占卜休咎，祈福禳災等。「恰苯」意為「外來的苯教」，從止貢贊普開始盛行，吸收外道大自在天的某些內容和形式，形成一套理論和宗教儀式，是苯教的大盛時期，苯教巫師主持各種場合的祭祀、盟誓、葬儀等，干預政治事務和日常生活。「覺本」意為「改信的苯教」或「進行編譯的苯教」，從七世紀吐蕃贊普松贊干布信仰佛教，抑制苯教，經赤松德贊至赤祖德贊時期強令苯教徒改信佛教，至九世紀中葉，贊普朗達瑪與苯滅佛，此期苯教在與佛教的鬭爭中，深受佛教影響，將藏傳佛教許多經典改為苯教經典，使苯教教理教義帶上若干佛教色彩，同時保留某些原始苯教的內容和儀式。藏族一般把佛教影響較深、變化較大的稱為「白苯」；處於偏僻地區，保持原始特點較多的稱「黑苯」；還有介於二者之間的「花苯」。(註六〇)直到目前，苯教在西藏西部和青海、西康、四川牧區還普遍流傳，苯教對藏族的傳統習俗，甚至佛教的部分儀式和護法神靈，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藏傳佛教是中國佛教的一支，俗稱「喇嘛教」，從七世紀吐蕃贊普松贊干布信仰佛教創製藏文，譯寫佛經，到贊普赤松德贊及赤祖德贊時期，佛教得到很大發展，迄九世紀中葉，贊普朗達瑪毀滅佛法，史稱「前弘期」。

十世紀末葉起，佛教在藏區復興，印度大師入藏者眾，一時競尚密法，各出傳承，陸續出現許多教派，史稱「後弘期」。這些教派主要有寧瑪派（俗稱紅教）、薩迦派（俗稱花教）、噶舉派（俗稱白教）、噶當派、希解派、爵囊派等。當時西藏處於長期分裂的狀態，各佛教派系和割據的地方勢力結合，形成大小不等的「政教合一」勢力。其中薩迦派在元朝的扶植下，脫穎而出掌控西藏地方政權，開始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十五世紀初，宗喀巴以噶當派教義為基礎，博通各派經法，創立格魯派（俗稱黃帽派或黃教），不久傳遍全藏族地區和蒙古等地，成為藏傳佛教最強大的一個教派，一直延續至今。（註六一）藏傳佛教各教派都是直接紹承印度後期的大乘佛教思想，展現顯密具備、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共同特色，例如寧瑪派的「大圓滿法」、噶舉派的「大手印法」、薩迦派的「道果法」等都是各派密宗的最高法門，無一不是顯密並重的融合體，格魯派的佛教思想，更是主張先顯後密、顯密雙修的原則，完成菩提道和密宗道的解脫成佛次第。（註六二）

藏族篤信佛教，無論窮鄉僻壤，通都大邑，都有大小不等的佛寺坐落其間，寺院有嚴密的組織，以三大寺為例，全寺有經理財產的正副總管、糾察僧眾的協峨，各學院有負責教學及管理的堪布，管財物的當家，管僧眾威儀的格梗等執事。學院稱為「扎倉」，下設許多以地方為名的「康村」和「米村」僧寮單位，分管各路的僧人。一般學經僧眾，藏語稱為「扎巴」，入寺不限年齡，但須逐級研究因明、般若、中觀、戒律、俱舍等五種學科，才能應考「格西」學位。頭等格西有資格繼續進入密宗學院，有機會循序升任格魯派「甘丹池巴」。藏傳佛教普遍採行一種活佛轉世制度，前一輩活佛圓寂後，由本系統弟子集議，通過占卜察訪選定一名幼童，確認為此活佛的轉世，通過坐床的程序，繼承前世的職位。

佛戒殺生，藏族一般不准捕殺野生動物。藏族不分貴賤，家家戶戶供有佛龕，早晚誦經禮拜。大多數人胸掛金屬的神盒稱為「告烏」，手搖轉經筒，經常順時鐘方向繞行寺院，轉動著嘛尼經輪。秋後農閒，許多農牧民外出朝佛，有的從家門起，每走一步磕一個長頭，一直磕到所去寺院，將身邊財物全部布施，了卻心願。

此外，在個別藏族地區，還有漢族建立的道觀，回族建立的清真寺，以及外國傳教士建立的天主教、基督教

教堂，但對藏族的影響不大。

九、文學與藝術

七世紀初就有藏文文獻傳世，最早的有木簡木牘、紙卷皮卷、金銘石刻等。吐蕃王朝崇奉佛教，曾專設譯場，大譯佛經，並且有三次大的整理編目，以僅存的《丹噶目錄》而言，所收經論約有七百多種。宋代自內地傳入雕板刻經技術以後，使典籍的印刷出版更加方便，西藏典籍著述之豐富可與漢族媲美。藏文書籍裝幀為橫條散葉梵夾本。除俗稱西藏大藏經的《甘珠爾》（佛語部）、《丹珠爾》（論部）兩大佛學譯叢外，還有關於宗教哲理、韻律、語文、歷史、地理、天文、曆算、醫藥、文學、藝術、戲劇、寓言等著述。歷史類著作有通史、斷代史、編年史、宗教史和傳記、譜系、地方志、寺廟志等。早期著作如《松贊干布全集》、《文法論根本三十頌和性轉頌》、《巴協》，歷史名著如《紅史》、《賢者喜宴》、《王統記》、《青史》、《王臣史》，地理專著如《世界廣論》、《衛藏勝跡志》，傳記文學如《彌勒日巴傳》、《頗羅鼎傳》，詩論翻譯如《詩鏡》，格言如《薩迦格言》、《甘丹格言》、《國王修身論》、《水木論》，詩歌如《彌勒日巴道歌》、《倉央嘉措情歌》，小說如《宣努達美》、《鄭宛達瓦》，寓言如《猴鳥交涉》、《蓮苑歌舞》等。

藏族神話非常豐富，所反映的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關於大自然的神話，像青海藏族所傳「什巴殺牛」的神話，說什巴殺牛，讓牛身上的器官化生萬物，如眼睛變日月，腸子變江河，結合犛牛圖騰和自然崇拜，說明世界的形成；雲南迪慶藏族所傳有關女媧娘娘煉石補天的神話；苯教的宇宙三界論；洪水神話；「長壽五仙女」和雅拉香布山神、阿尼瑪沁山神、念青唐古拉山神的神話等。（二）是關於人類起源的神話，像西藏古史所傳獼猴繁衍人類的神話，謂觀世音化生為獼猴與羅刹結婚，生子女六人，為藏族祖先；四川阿壩藏族所傳洪水泛濫，姐弟成親；及蛋生英雄，繁衍人類的傳說等。（三）是關於生產的神話，像「馬和野馬」，「青稞種子的來歷」，「七兄弟蓋樓房」等神話等等。（註六三）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是一部廣泛流傳於藏、蒙、土、普米、裕固等民族地區的著名民間文學。

藏族繪畫有壁畫、唐卡（*thang-kha*，卷軸畫）、版畫和堆繡等類別。主要分三大畫派：嘎瑪嘎赤畫派盛行於康區，採用單線平塗，線條挺秀，色彩淡雅，造型準確生動，受漢畫影響較深，有的稱爲「加赤」，如昌都強巴林寺的壁畫；堪日畫派，盛行於後藏一帶，其特點是構圖飽滿，遠看略帶暗色，人物刻畫生動，此畫派受印度和尼泊爾的影響較大，有的稱爲「培赤」，如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壁畫；門唐畫派也稱「門赤」，主要盛行於前藏，其特點是色彩鮮艷，對比強烈，人物刻畫細緻，是民族特色較濃的畫派，如拉薩三大寺的壁畫。藏畫以勾線描法爲主，表現東方美術特色，章法嚴謹，結構完整，尤工人物，神態逼真，諸如廟堂壁畫和唐卡佛畫等布局大方，色彩鮮艷華麗，爲世所重。藏族的雕塑融合漢、印度、尼泊爾等地的藝術技巧，又有獨特的民族風格。藏區各宮殿寺院中有大量的木雕和金銀等金屬雕塑珍品。西藏建築營造，具有民族特色，舉世聞名的拉薩布達拉宮，主體建築東西寬三百六十餘公尺，南北長一百四十公尺，占地四十一公頃，外觀十三層，金碧輝煌，與山勢渾然一體。橫跨江河的鐵索橋，也有高超技藝和獨特風格。

藏族民歌有「諧」體民歌（*gzhas*，既歌且舞的動態短歌）和「魯」體民歌（*glu*，唱而不舞的靜態長歌）兩大類。諧體民歌有流行於雅魯藏布江上游地區的「堆諧」（*stod-gzhas*），和昌都以東藏區的「康諧」（*kham-gzhas*，弦子舞）、「[E]諧」（*'ba'-gzhas*，[E]塘弦子），一般是四句、六句、八句或更多，每句六個音節。魯體民歌又分爲「卓魯」（*'brog-glu*，牧歌）和「拉魯」（*la-glu*，山歌，甘青一帶稱「拉伊」），主要流行在藏北高原和甘青、四川阿壩藏區，每首一至五六段，每段一至五六句，每句自六言至十一言不等。（註六四）藏族能歌善舞，歌曲旋律抑揚頓挫，歌詞貼切合韻，唱時還可伴以各種舞蹈。

藏族舞蹈可分爲「諧」（*gzhas*，歌舞）、「卓」（*bro*，舞蹈）、「噶爾」（*gar*，樂舞）、「羌姆」（*'cham*，宗教舞、跳神）四大類。「果諧」（*sgor-gzhas*，圓圈舞），流行於廣大藏族農區。「堆諧」起源於阿里及後藏，後來傳入拉薩；「康諧」又稱弦子，流行於昌都、巴塘等地。「果卓」（*sgor-bro*，又稱「鍋莊」），是一種廣泛流傳的圓圈歌舞，又分農區鍋莊、牧區鍋莊、林區（工布）鍋莊三種，都屬於不同風格的「諧」的範疇；「熱

巴」(rolpa)流傳在昌都、工布地區和雲南、西康地區，是一種包括鈴鼓舞、雜曲、民間歌舞三個主要部分組成的綜合表演藝術，有人稱之為「康戲」，也是流浪藝人表演的雜藝歌舞；「腰鼓舞」流傳於山南、拉薩一帶；「大鼓舞」流行於後藏。「囊瑪」(nangma)是一種華貴的宮廷歌舞，以六弦琴、橫笛、揚琴、京胡、串鈴特琴等樂器伴奏，先以清歌慢舞，然後在舞者叫一聲「雷索」後，旋即進入快板。「噶爾巴」的表演者都是男童，稱「噶爾巴」，擔負著宗教儀典、官場集會及達賴出行時的儀仗等任務。「羌姆」，又稱跳神，舞者戴各種面具，或凝神、或扮人、或舞獸，每一舞蹈都有宗教情節內容。(註六五)總之，藏族舞蹈舞姿優美，有獨舞、對舞和群舞，或以上身腰臂作舞，或以下身腿足作舞，而以踢踏舞最具特色，有些舞蹈以各種樂器伴奏。喇嘛樂器以長柄鼓、長筒號為主，演奏出大自然的天籟和飛禽走獸的鳴叫聲，遠聞數里之外。

藏劇創始於明代，結合宗教舞蹈與民間歌舞發展而成，即席演出，不設舞臺帷幕。演員男女皆有，有小型道具與面具，在樂隊伴奏下，邊唱邊舞。演員或唱或白，口齒清楚，曲調高昂，伴奏者有時也齊唱幫腔，情緒十分熱烈。(註六六)藏戲發展到後來產生流派：(一)是白面具派，也稱舊派。(二)是藍面具派，稱為新派。新派劇團在唱腔、舞蹈動作和表演技巧方面比舊派豐富多彩，影響越來越大。此外，民國初年拉卜楞寺琅倉活佛採用當地藏族民歌及格薩爾演唱曲調，吸取漢族京劇的舞蹈動作，開創藏戲的另一流派，深受甘青地區藏族的喜愛。(註六七)藏戲著名的傳統劇目有：「漢妃尼妃」、「囊薩雯波」、「蘇吉尼瑪」、「諾桑王子」、「卓娃桑姆」等。

藏族醫藥、曆算自成一格。藏醫藏藥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最早的藏族醫學稱為「本醫」，主要靠放血、火療、塗摩等治病。據說西元四世紀，從天竺傳入《脈經》、《藥物經》、《治傷經》等五部醫典，對「本醫」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六世紀時，漢地醫藥開始傳入吐蕃。七世紀和八世紀時，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帶到吐蕃許多藥學著作和醫療器械，並把《月王藥珍》譯成藏文。到八世紀的藏王赤松德贊時期，藏醫有了大發展，並出現像宇妥·云丹貢布等著名的醫學家，總結藏族民間藏醫的醫術和經驗，兼收印度、尼泊爾和漢地的醫學精華，編著成藏醫的經典著作《居希》(rgyud-bzhi，意為「四續」，又稱《四部醫典》)，分為「根本續」、「詳

解續」、「口訣續」、「外續」四部分，對於人體病理、病症分類、治療方法、炮製藥物等，作全面論述，後人尊之為醫聖。十七世紀末葉，第悉桑結嘉措編著《藍琉璃》，成為通行全藏的《四部醫典》重要注釋。不久，第巴桑結嘉措又召集名畫家收集各地藥物標本，繪成《四部醫典》所用的七十九幅彩色藏醫掛圖。還有著名醫藥家瑪·旦增平措所著《晶珠本草》，記載有二千二百九十四種藥物，對藥物形態、產地和用途，作詳細的敘述和說明。（註六八）藏醫講究望、聞、問、切，兼有針砭、按摩及外科手術，藏藥博採動、植、礦物，講求炮製技術，尤其在畜牧獸醫方面有獨到之處。在藏族各大寺院中，設有進修藏醫的專門機構，民國五年，拉薩成立「門孜康」（*sman rtsis khang*，意為醫曆院）。（註六九）

藏族使用自己的曆法，藏曆採陰陽合曆，以五行、陰陽、十二生肖配合紀年，相當於內地的天干、地支，每六十年一周，稱為「饒迥」（*rab-byung*），以翻譯《時輪金剛》為藏文的西元一〇二七年（火陰兔年，丁卯）為第一個「饒迥」紀年之始。藏曆一年分四季、十二月，月有大、小建，大建三十天，小建二十九天，以寅月為歲首，與漢族農曆相似。但藏曆重望不重朔，故藏曆與農曆每月日序有時相同，有時相差一日。且因藏曆與農曆置閏時間不同，每凡藏曆置閏月之後，農曆置閏月之前的月份間，兩者月序相差一個月。（註七〇）藏曆可以精確辨明行星方位，預測日、月蝕發生的時間，及藏區高原的農時節氣，預報全年和每個月的天氣趨勢，季節變化，雨水大小，各種災害等情況。早在西元六四一年，藏區就有地震觀測的記載。（註七一）

第三節 門巴族

門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南部門隅地區。所謂「門」（*mon*）即指「門隅」（*mon-yul*），「巴」（*pa*），藏語指「人」，「門巴」（*mon-pa*）便是指居住在門隅（意為低處）地方的人。「門巴」原是藏族對他們的稱呼，現在也成為門巴族的自稱。住在不同地區的門巴人，還各有不同的自稱，如門隅勒布一帶的人自稱「勒波」，邦金

一帶的人自稱「學增」，達旺（一作大旺）一帶的人自稱「達巴」，居住墨脫一帶遷自不丹的人自稱「竹巴」，遷自門隅的人自稱「門巴」等。（註七二）門巴族與藏族之間長期以來互通婚姻，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上關係相當密切。

一、歷史淵源

唐穆宗長慶三年（八二三）立於西藏拉薩大昭寺前的《甥舅和盟碑》記載：「孟（Bon）族」等族向吐蕃王朝「爭相朝貢，俯首聽命」。這個孟族，即包括門巴族。此外，藏文史籍《賢者喜宴》亦記載：「東方之咱米與米，南方之珞與門，西方之香雄及突厥，北方之霍爾及回紇等均被收為屬民」。（註七三）吐蕃王朝的疆界，南方包括門隅地區，門巴族亦由吐蕃王朝派藏族官員統治，有沒盧氏、努氏及年氏等所謂「古、久等部」在此為官。

十三世紀，門隅作為西藏的一部分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十四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初葉，藏族帕竹地方政權統治西藏以後，門隅地區成為竹巴噶舉派的世襲領地，在此建立噶舉教派的寺廟。十七世紀中葉，黃教興起，第五世達賴喇嘛統一西藏，命其弟子梅惹喇嘛洛卓嘉措和措那宗官員朗喀主札到門隅建立絳喀溪宗康（宗本衙門），擴建達旺寺，與當地土王索卡爾娃徵收賦稅，派烏拉等，開始政教合一的統治。其後，西藏地方政府陸續按照西藏的行政區劃制度，把門隅地區劃分為三十二個「錯」（個別的稱為「定」，相當於區，而其下一單位是村）；並實行「僧差」制度（即有三個兒子的，第二子入寺為僧；有二個兒子的，幼子為僧）徵收賦稅，派支烏拉。所派官吏，清查戶口，行使司法權力，討伐叛亂，防守邊疆，實行各種形式的有效管理。第六世達賴喇嘛羅桑仁增·倉央嘉措（一六八三—一七〇六）即出生在門隅達旺寺附近的白卡村，歷代西藏地方政府對他的家屬頒封文書，加以保護和優待。（註七四）

十九世紀以後，清朝駐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加強對門隅的統治，除派二名「拉業」（管事）監督管理該區事務外，並授予錯那（一作翠南）宗和達旺寺以管理門隅地區的實權。在門隅首府達旺，設有一個由達旺寺二名

代表和二名「拉業」共同組成的行政管理委員會，名為「達旺細哲」，負責管理門隅地區的日常政教事務。另外在「達旺細哲」之上，設有一個由「達旺細哲」四人和錯那宗僧俗宗本二人共同組成的高一級非常設行政會議，名為「門隅任哲」，負責制定有關的法律、制度和處理重大的行政、宗教、邊境事務。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派專人到門隅徵收、徵購大米，專營該區的鹽、米等經濟貿易。基層設有「粗巴」（稅官）和「根保」（相當於鄉長和村長），負責傳達宗本的命令，催辦差稅，解決民事糾紛和管理各村的一切公共事宜。（註七五）

十八世紀，不丹和達旺的門巴族，遭受強烈地震等自然災害，一部分門巴族被迫東遷，來到上珞瑜的墨脫，一部分更北至林芝。這一地區，早期由波密土王統治，宗政府在地東設治，故稱地東宗。民國八年才遷至墨脫，改稱墨脫宗。二十年波密歸屬西藏地方政府後，墨脫宗改歸噶廈派員治理。（註七六）墨脫宗的建置有五錯六寺之說，行政統治機構，按宗、錯、學的系統，分設宗本、錯本、學本三級。噶廈政府管理墨脫以來，初期曾由色拉寺、傾多寺共同派出宗本，隨後改為色拉寺一方派出，宗本任期三年，亦有連任者。宗本在墨脫擁有的行政權力相當大，收繳差稅，調解民事糾紛、維持邊境安寧為其重要的職責。錯本，相當區一級的行政職務，由宗本任命，或由前任錯本推薦，經宗本批准，任期無一定，依能力大小確定時限。學本，每村一人，一般由差米（納稅戶）輪流擔任，一年一輪。（註七七）

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英國不斷侵犯我西南邊疆。民國三年，英國在西姆拉會議期間，背著我政府代表，在會外誘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用秘密換文方式，劃定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企圖將門隅、珞瑜和下察隅等共九萬平方公里的我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對此，我政府從未予以承認。三十六年，英國勢力撤走後，印度繼續控制色拉山以南的大部土地。四十年，印度又陸續占領除勒布四錯以外的整個門隅以及珞瑜、下察隅的大部分地方，趕走西藏官員，不許他們在當地徵收賦稅和行使其他傳統權力。（註七八）

二、人口分布

門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東南部的門隅、珞瑜北境的雅魯藏布江谷地和巴迦西仁河谷，以及帕隆藏布江南岸的



排龍山區，人口估計約有五萬人。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時，實際控制地區的門巴族人口有七千四百七十五人，其中墨脫縣有五千多人（占百分之八十一）、錯那縣勒布區有五百多人，林芝縣有三百多人，其餘零星散居在米林、乃東等縣。（註七九）其餘門巴人聚居在錯那縣以南的門隅地區，目前這地區已被印度強占。此外不丹境內也有不少門巴人居住。

門隅位於西藏東南部，東起珞瑜，西至不丹，南達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北至波拉山口、土倫山口一線的廣大地區，面積約一萬多平方公里。門隅地區長期以來在行政上屬錯那宗管轄，習慣上分為勒布地區、達旺地區、德讓宗及打隆宗地區等三部分。門隅地區除門巴人外，還有少數珞巴族和藏族。門隅地區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高山峽谷，北高南低，山巒綿亙，河流湍急，氣候溫和多雨，適宜植物生長。農作物有水稻、旱稻、小麥、青稞、大豆、棉花，年可收穫二、三次。原始森林蘊藏豐富，盛產藥材。門隅向為錯那至不丹、印度的交通要道，過去交通較為困難，現在中印具有新修公路通到這個地區。（註八〇）

墨脫縣舊稱「白馬岡」（pad ma bkod），藏語意為「隱藏著的蓮花聖地」，位於喜馬拉雅山東南雅魯藏布江谷地，面積亦約一萬多平方公里。峰巒重疊，多原始森林，是海拔較低但落差甚大的亞熱帶地區。門巴族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種植水稻、旱稻、龍爪稷、小麥、芝麻、青稞和根塊植物等，也種植甘蔗、香蕉、檸檬、橘子。

三、語言文字

門巴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有的主張門語支，包括錯那門巴語和墨脫門巴語兩種不同的語言。錯那門巴語分布於西藏錯那勒布區及達旺地區，使用人口約三萬多，內部又有方言差別，一般來說，達巴、邦金和勒布一帶能通，但與達旺地區有較大的方言差異，申隔宗一帶又與達旺的話有所不同。墨脫門巴語分布於西藏墨脫縣和林芝縣東久區，使用人口約五千人；內部又有方言的不同，其中自稱「門巴」的講「八米話」，自稱「竹巴」的講「倉洛話」，前者與門隅勒布語和德讓語比較接近。（註八一）門巴語中，助詞和語序是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語序是主語—賓語—謂語。門巴語言中，藏語借詞約占百分之三十，部分門巴族能講藏語。（註

八二）門巴族，無本民族文字，通用藏文。名字與藏族相似，地名、山名、水名也多用藏語命名，使用藏曆。

四、生活方式

門巴族土地一般分三大類，即常耕地、刀耕火種地和草場。常耕地是不需要輪休的耕地，宜於種水稻、旱稻、龍爪粟等；刀耕火種地一般種兩年左右就要輪休五至七年；草場則只供放牧。（註八三）門巴族主要從事農業，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仍停留在部分「刀耕火種」的階段。使用的生產工具十分簡陋，主要是砍刀、彎刀、硬質木棍和少量的小型鐵製農具如鋤頭、小斧等，墨脫的稻田還使用二牛抬杠的木犁耕種。農民兼事狩獵和採集，農閒時從事一些手工業生產。畜牧業和飼養業是門巴族的另一項副業，主要飼養犏牛、犏牛和黃牛。手工業有鐵、銀器生產，竹、石器製作，造紙，紡織等，其中竹器編織和木碗製作，工藝精巧，暢銷藏區。

門巴族的飲食，以大米、玉米、蕎麥為主食，喜食薄石板上烤烙的蕎麥餅，吃酥油、糌粑、辣椒，好喝酒和吸鼻菸。

男女都穿自紡的紅氍毹袍，比藏裝短小。勒布地區的婦女披一件小犏皮，圍一白氍毹圍裙，梳兩條長辮，戴彩色串珠石項鍊。男子皆戴褐頂橘黃邊、前沿留有缺口的帽子，稱為「拔耳甲」。墨脫地方的裝束與藏族相同，而特別喜歡白色（本色）的衣服，婦女喜著豎條紋裙子。（註八四）

門巴族的住房比較集中，村落一般是十幾戶到幾十戶人家。門隅地區的房舍大多是二至三層，牆壁用石塊石板疊砌而成，骨架為木料結構，人字形屋頂，上鋪木板，加壓石塊。室內最上層是倉庫，中層住人，下層關牲畜。屋中設有火塘，既可做飯又可取暖，晚上又是家人於毛毯或獸皮上和衣睡臥的地方。墨脫地區多為竹木結構的干欄結構，離地一般在一公尺以上，以竹木為原料，人字形草頂，屋呈方形，門外有曬臺，室內比較寬敞，一般也是三層或二層，上層住人，下層關牲畜，屋外另建糧倉。（註八五）

喜馬拉雅山脈和雅魯藏布江的天塹險阻，增加墨脫縣「行」的困難。由墨脫通往波密的羊腸小道，要翻四、五千公尺的大雪山，一年中只有七、八、九幾個月可以通行。直到民國八十三年才修通一條一百四十一公里長的



簡陋公路，並在湍急的雅魯藏布江上修建幾座鋼索吊橋，取代過去的藤網橋和藤溜索。但每年十月至三月的大雪封山，四月至九月的雨季山洪，只能分段、分季試行初通。（註八六）

五、社會組織

在墨脫門巴族中，過去流行一種稱爲「康日」（骨頭）的等級制度，上等（白）骨頭稱爲「康日寧布」，中等骨頭稱爲「康日巴策」，下等（黑）骨頭稱爲「康日獨賓」。在三等骨頭中，又各分好幾種等級，如在上等骨頭中又分十一種，中等骨頭又分十六種，下等骨頭又分五種，其中最低的一種稱爲「頓」，習慣上又被稱爲「鬼人」。鬼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受到無端的歧視。上下等級骨頭之間，除不能通婚，在宗教任職上有差別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差別不大。三個等級裏都有窮人和較爲富裕的人，有能力的鬼人亦能當上村裏的頭人。（註八七）

門巴族農民也分爲三個階層：領種差崗地的「差米」、不種差崗地也不用支差的「如米」、依附主人家從事勞動換取報酬的「約布」。約略和藏族農民的「差巴」、「堆窮」和「朗生」（「才約」）層級相當，而有更大的人身自由。差地主要是宗政府的，差米要對宗政府支應差稅和烏拉。但墨脫的一些寺廟，也占有一定的土地，供寺廟使用，其收入用以解決寺廟的開支。由於差米、如米和約布的地位可以變動，因此在這三個階層中婚姻不受限制。（註八八）

墨脫門巴族的差地變化，大致分爲分差、合差和轉差三種。分差，大多數是由兄弟分家引起，也有因勞力缺乏，讓差地以減少差稅負擔的。轉差是因勞動力缺乏，無力支差時，找人接種差地。合差即兩戶合在一起，使之成爲一個差崗、半個差崗，以便利支差。（註八九）除固定的差崗地外，每個村莊都有一部分集體公有的土地、牧場和山林，經本村頭人允許可以墾荒種植、砍伐竹木，歸個人使用，不付報酬。

門巴族的婚姻，以一夫一妻爲主要形式，同時也存在著少數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的家庭，其中多半是以兄弟共妻和姊妹共夫的形式出現。婚姻範圍，認爲舅表婚爲最好，嚴禁父系血統之間和姨表之間的婚配，並不限制與藏族的婚配。墨脫門巴族對不同骨頭等級之間的婚姻有一定的限制，而在錯那縣勒布區門巴族中，階級內婚配的

限制並不十分突出。門巴族青年男女的社交比較自由，一般是在雙方有感情後，由一方父母出面，請媒人求得對方父母同意，就可以訂婚。無論娶媳或招婿，均要交付一定的財禮，以作為對方父母長年養育及喪失勞動力的補償；如付不出巨額財禮，也允許以三年為期的服務婚或交換婚，以為變通。墨脫門巴族招贅婚比例比較高。（註九〇）

六、宗教信仰

門巴族除信奉由藏族傳來的佛教外，還同時信仰請神驅鬼的原始宗教。墨脫、門隅和不丹地區的門巴族信奉的原始宗教，與藏族的苯教類似，認為萬物有靈，神靈和鬼靈有別，分宇宙為天上、地面、地下三界，與此相應的神靈是「拉」、「贊」、「魯」三大類，這些神靈充斥於各個角落，干預人們生產和生活，並相信通過巫師的作法儀式，能為自己納祥息災、徼福免禍。三個地區的門巴族對巫師的稱謂相同；但東遷至墨脫定居的門巴族，地處上珞瑜的一部分，由於受到珞巴族原始宗教的影響，吸收一些珞巴族的神祇、儀式和不同的巫師名稱。（註九一）藏傳佛教很早就在不丹和門隅地區流行，門巴族自然接受藏傳佛教，東遷墨脫的門巴族與來自工布和康區的藏族，都先後進入墨脫建寺，盛時寺院三十餘座，大多屬於寧瑪派的。藏波戰爭後，墨脫宗成為格魯派色拉寺的領屬地。門隅地區寺院雖然各教派並存，仍以格魯派勢力最大，哲蚌寺洛些林扎倉掌握門隅的政教大權。

七、習俗與禁忌

門巴族無醫，生病如拖延不愈，就請巫師念經咒。人死後，有水葬、土葬、天葬、火葬和崖葬等幾種葬法。水葬和土葬是最普通的葬式，門隅的門巴族重水葬輕土葬，墨脫門巴族則重土葬而輕水葬；火葬、天葬和崖葬是高級的葬式，多為喇嘛和社會上有地位的人所採用，經濟條件允許的一般群眾也有實行火葬的。墨脫門巴族土葬，係將死者綑成胎兒形，挖坑深埋，不留標記，防狗挖掘，上面壓些石塊；若準備來年取出，則在穴內放幾塊木板。火葬是最好的葬法，或直接火化，或先土葬一年後再火化。（註九二）

門巴族有很多禁忌，如家裏有人出門，當天不能掃地，否則認為人畜不能平安，交換買賣也不順。行人在旅

途中，尤其是到岔路口，要在石下壓一有刺的樹枝，並禱告說：「一切魔鬼都不要再跟我來了」。家裏人生病，往往用糴粃、辣椒和酥油揉合在一起，放於屋內或屋外，借以防止鬼怪進屋。把這種麵團烘乾燒燃冒煙後，在病人周圍轉一圈，認為更有效。每逢過年那天，不能到戶外勞動，不能往地下潑水，否則認為一年的莊稼長不好，一勞動就會下雨等。（註九三）門巴族過去有施行巫術和「鬼人」的迷信習俗。

門巴族的節日與藏族同，並用藏曆。門巴族能歌善舞，創造許多優美的曲調，稱為「薩瑪」（酒歌）和「東三巴」（喜歌）的民歌中，有豐富動人的民間傳說。舞蹈樸素粗獷，用四孔笛伴奏。稱作「加魯」的情歌，大多四句一首，曲調固定，歌詞大部分押韻，且運用大量的比喻借喻。著名的「倉央嘉措情歌」即帶有幾分門巴情歌的質樸風格，獲得人們的喜愛。（註九四）

門巴族有豐富的民間口頭創作，如神話、傳說、故事、歌謠等多種體裁。「猴子變人」的神話，反映門巴族對宇宙的認識、人類起源等多方面的內容。被稱作西藏八大藏戲之一的「卓娃桑姆」，即以門隅為背景，原始作者也可能是門巴族。

第四節 珞巴族

「珞巴」（lho-pa）是藏族對他們的稱呼，意為「南方人」，即居住在西藏東南部，東起察隅、西至門隅、北至雅魯藏布江、南達中印傳統習慣邊界線的廣大珞瑜（lho-yul）地區的人。珞巴族人口約三十萬人，有二十餘個部落，彼此差異相當大，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自稱，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族稱。即使藏族對珞巴的稱呼，用字也相當紛歧，如《紅史》兩種不同版本分別用 blo（「智慧」）和 glo（「附近」），《賢者喜宴》的不同版本分別用 lho（「南方」）和 klo（「野蠻」）。（註九五）

一、歷史淵源

珞巴族自古就生活在西藏的塔布、工布、白馬岡（墨脫）和喜馬拉雅山南坡廣大地域內。藏文史籍《紅史》與《賢者喜宴》均記載，早在松贊干布（六一七—六五〇）時代，「南自珞與門……等均置於吐蕃統治之下」。（註九六）此後藏、珞巴兩族人民的交往不斷發展。十七世紀以後，西藏地方政府以封贈、委派等方式，通過屬下宗、谿組織對珞瑜一些地區實行行政管理，並訂下每逢藏曆猴年組織一次轉雜日神山的宗教朝拜活動。（註九七）

十八世紀時，西藏地方政府把珞瑜地區劃歸波密土王管轄。部分門巴族從不丹和門隅，被迫東遷珞瑜白馬崗，投靠波密土王，引起民族間的爭端和械鬥，珞巴族不敵，大部分珞巴人由上珞瑜（白馬崗）退到下珞瑜。十九世紀下半葉，波密王在地東建立地東宗，民國八年，改遷白馬崗建墨脫宗。除委派宗本轄五錯、六寺外，並加強對下珞瑜的統治。直到二十年波密王與西藏軍隊交戰失敗後，珞瑜重歸噶廈掌握，將墨脫宗賜給色拉寺委派宗本統治，兼領下珞瑜地區。（註九八）

民國三十三年前後，英軍侵入珞瑜的夏高、許木地區，強令當地人民不再為西藏地方政府支差納稅。隨後，英侵占更巴拉以南、夏高以北地區，強迫西藏地方政府停止對當地行使固有的管轄權力。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墨脫宗、則拉崗（宗）和嘎卡谿卡等機構的官員頭人還分別對達崗錯、馬尼崗和巴恰西仁等珞巴族居住區按例收取差稅。（註九九）

二、人口分布

珞巴族分布在西藏東南部，東起察隅、西至門隅、北接藏族地區、南達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喜馬拉雅山南坡之間的廣大喜馬拉雅山區。大部分是以氏族或部落的組織形態聚族而居。惟北部與藏族相鄰的地區，則與藏族、門巴族、僜人等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情況。

察隅有少數自稱義都的珞巴族，居住在松冷一帶，與藏族、僜人等雜居。墨脫的珞巴族，分米新巴和米古巴兩部分，前者又稱「珞嘎」（白珞巴），有七百多人，主要分布在甲拉莎和旁辛兩區，其中又以朱村比較集中；

後者又稱「珞納」（黑珞巴），約八十人，分布在達木、卡布兩村，這兩部分珞巴族與門巴族、藏族雜居在一起。米林的珞巴族，除少數為德根人外，均為博嘎爾人，總計約七百人；隆子的珞巴族，人口不足一百人，但包含有較多的部落，如崩尼、崩如、巴依、瑪雅、蘇龍和納等。（註100）上述珞巴族，民國七十九年普查時的人口為二千三百一十二人。民國五十三年、七十一年時分別是七百一十二人和二千零二十三人。五十三年到七十九年有高達百分之三百二十四點七二的增長率。

至於在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今印度侵占區的珞巴族，則多以部落或氏族的方式聚居，重要的部落包括：義都（Idu，又稱丘利嘎塔）、達額木（Tangam）、希蒙（Shimong）、巴達姆（Padam）、民榮（Minyong）、博嘎爾（Bokar）、博口（Bori）、堅波、迦龍（Gallong）、德根（Tagen）、阿帕塔尼（Apa Tani）、崩尼（Bangni）、蘇龍（Sulug）、阿卡（Aka）、崩如（Bangru）。（註101）

三、體質特徵

珞巴族的體質特徵，根據印度學者沙欽·羅伊對包括博嘎爾等部落在內的阿迪人的調查，珞巴族男子身材矮小，長頭或次長頭，中型鼻，中型臉。女子身材矮小，中頭或次中頭，中型鼻，闊型臉。男女皆有厚密中等的直黑髮，眼睛黑褐色，有明顯的蒙古褶。（註101）

四、語言文字

珞巴族除住在墨脫縣北部的珞巴族使用藏語外，其餘通用珞巴語，但各地區間方言差異很大。有人認為珞巴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藏語支，也有學者認為是一種藏緬語族下的獨立語言，使用人口約二十萬人。珞巴語以崩尼·博嘎爾話為代表有二十三個聲母；八個元音，各分長短，複元音韻母很少；有七個輔音韻尾，沒有聲調。語序是主語—賓語—謂語，修飾詞大都在中心詞之後，借詞主要來自藏語。（註103）珞巴族沒有本民族文字，直到最近珞巴族群眾還採用刻木、結繩記事的方法。如約定日期，即用繩子打結，每日用刀割去一結，直到沒有結時，就是約定的日子。借實物，即用刀刻木，刻紋多少代表一定數量，償還時以此為憑記。少數人使用藏

文。（註一〇四）

五、生活方式

珞瑜地區面積近七萬平方公里，地勢北高南低。北側的米林、隆子，平均海拔三、四千公尺。屬高原大陸性氣候，比較寒冷乾燥，到處原始森林。喜馬拉雅山南麓地形複雜，是典型的高山峽谷區，最低地帶海拔只有三百公尺，氣候和植被隨海拔不同而變化，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提供採集和狩獵發展的有利條件。

珞巴族主要從事農業，同時兼狩獵，生產技術十分落後。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各部落主要經營刀耕火種的農業，種植玉米、龍爪粟、旱稻及其他雜糧。多數保留著採集堅果、塊根補充糧食不足的習慣，有的地區甚至仍以採集「達榭」等棕櫚類植物的莖心製作澱粉為主要食物來源。普遍兼事狩獵，獵具除弓、箭和刀外，也使用套索和陷阱，火鎗尚不普遍。行獵分個人和集體兩類，都有獵狗伴隨；獵獲到大型動物時，在氏族或村落內平均分配。獵人則在各次行獵中，把所有的動物頭蓋骨作為紀念品，掛在自己的門廊，而將其中最好的頭蓋骨送給莫休普（單身男子集體宿舍）長期陳列。（註一〇五）

已出現兼事製陶、製造鐵器等手工匠人及紡織、編織等家庭副業，尚未形成與農業完全脫離的手工業者。在本民族內各部落和地區之間，根據相互的需要，定期交換農、牧副業產品，並定期與藏族等鄰近民族進行土特產品交換，以獸皮、茜草、辣椒、大米等換取食鹽、鐵質工具、羊毛及裝飾品。（註一〇六）

珞巴族各村都有自己的地域，以明顯的自然標誌如河流、山脊等為界。在界線之內，全部土地受到該村的合法保護，使用權屬該村的各家庭所有。土地使用權通過男系繼承，所有兒子平均分享父親的土地。只有在休耕期間，個人的占有權才暫放棄，用做全村牲畜的放牧地。土地分三種類型使用：一為居住地，二為留作狩獵的荒地，三為農耕地。農耕地一般分成十一塊，每年輪流新耕一塊地，每塊地只耕種三年，第四年起休耕，直到第十一年再度開墾。由於輪耕的習慣，因此，每年必須重新選擇耕地。對珞巴族而言，選定耕地是一項重要的事，通常是由村裏的頭人決定；甚至有二千多人的大村子，在每一個種植季節裏，也只耕種二、三塊地。（註一〇七）

珞巴族以大米、玉米、龍爪粟和青稞爲主要食糧，尤喜食用粟米煮的飯坨，並以辣椒佐餐。火塘內由三塊圓錐形的石頭組成一個支架，供放鍋用。食物放入陶鍋或銅鍋裏，放在火塘上煮熟，到鍋半開時，用一片大樹葉蓋上，然後撤離支鍋石，放在火塘旁文火加熱，使不致外溢。米飯煮熟，全家人圍坐火塘，每三、四個人共一盤，一起就餐。用餐時，有一種帶葉的蔬菜佐食，肉和魚是難得的佳肴。燒菜的方法很簡單，開水煮後加鹽和辣椒粉即成，很少使用其他烹調法。珞巴族普遍嗜酒，有用大米、龍爪粟和其他穀類釀造的酒類。吸煙用煙斗或捲菸，或用嚼食。（註一〇八）

各地區的服飾不同，一般男子戴藤條或熊皮圓形盔帽，穿長到腹部的黑色套頭坎肩，披獸皮等，赤足，喜戴竹耳環、項鍊，腰掛弓箭、長刀。婦女穿自織的羊毛、麻、棉衣料做的短上衣，下著花格毛織筒裙，長至膝，小腿裹整片的裹腿，赤足，喜戴銀或銅製耳環、手鐲、石質串珠、銀幣、錢鏈、貝殼和各式各樣的銅製胸飾、腰飾、背飾。珞巴人喜愛裝飾，不同部落的男女除佩戴方式各有特色外，也不斷在穿耳、穿鼻、文臉、文身等方面下功夫。（註一〇九）

珞巴族的村落多傍山而居，有按氏族建築的痕跡，絕大多數的房子是供居住用的。「莫休普」（「邦哥」）爲單身男子的集體宿舍，是一幢像兵營的長房子，座落在村子的中心區；「雅勝」是單身女子宿舍。倉庫與村子保持一定的距離，底下有立柱，離地面略高以防潮。一些較老的村莊，在村與村之間的一定位置上，構築石牆，以防劫掠和械鬥。珞巴族的房子主要使用竹子修建，但在適當地方也用木頭加固，再用藤條細結，不使用金屬。首先依據山坡傾斜的情況，使用長短不一的竹、木樁打入地下，獲得房子的平面，架上橫梁和木板，相互交叉，上鋪竹蓆，作爲地板。在這主要矩形平臺的一側，有一個較小的平臺延伸出去，在較大平臺上，用劈開的木板或竹片四周圍住，權作牆壁。房子沒有窗戶，僅有前後兩扇門，有梯子伸向地面。房內沒有用板隔開，但亦分成若干臥室或小室。這種房子完全像大廳，重要的部位是火塘，火塘爲固定的方木框，設置在地板蓆上的缺口處，上面鋪以泥土；火塘上吊著一個三層的四方形竹架，用於燻乾魚、肉和燃料，火塘四周供不同身分的人使用。房子

外側的左邊，有個隔開的小平臺，稱為耶固木，是廁所。屋頂為人字形，由竹或木槁的板子和槁條交叉，搭成骨架，上蓋樹葉、茅草或稻草，支撐屋頂的是質量較好的柱子和木三角架。由於沒有進光的口子，屋裏總是黑漆漆的，火塘經常燃著，燻得滿屋都黑。屋外延伸出去的小平臺，一部分有蓋頂，一部分露天，可以晾曬穀物，或作編織時的座處。地板與地面之間的空間，用來關養家禽家畜，廁所下面的空間則當豬圈。（註二〇）

珞瑜地區由於高山峽谷的阻隔，加上地震、洪流，經常坍方，交通十分困難。珞巴族習以頭額背負的方式運輸物資，無代步工具，限制著珞巴族各部落之間的密切往來，難以發展較大的政治組織。民國五十年代，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衝突，為軍事用途，努力修築馬行道或簡易公路，但受到地形和氣候的影響，大規模運輸仍然十分困難；相反的，從印度修進來的戰備道路，已可長驅直入，到達大部分的印度侵占區。

六、文化模式與心理特徵

珞巴人的文化模式大體與東南亞蒙古人種所具有的特點一致。在物質方面，其特點為大量使用竹和藤做原料，在山坡上修建干欄式的房子居住。男子穿剪得很短的上裝，女人穿裙子。他們缺少生產工具，在社會生活上，除裝飾品和一些生產工具外，各村自給自足，集體活動受習慣法制約，把年輕人組織起來是社會的顯著特點，即使在宗教領域內，他們也十分講求實際和功利。不屈不撓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是阿迪人的心理特點。他們能歌善舞，但沒有戲劇和摹擬藝術。這種群體意識相聯繫的特點，南部地區比北部地區明顯。另一方面他們又竭盡全力去尋找和建立阿薩姆北邊的群體與喜馬拉雅山那邊的部落之間的聯繫。普遍流行的傳說，認為他們來自北方，不是喜馬拉雅山以北，就是喜馬拉雅山中。（註二二）

經過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喜馬拉雅山南面幾英里的地方有一條與之平行的文化分界線，這條分界線穿過洛希特、西昂和蘇班西里地區的北部，延伸到卡門地區的東半部，並在那裏轉向南方，大約沿着鮑羅里河延伸。這條分界線的北部和西部地帶，可以叫做西藏文化模式區域；這條分界線的南面和東面，可以叫做阿迪文化模式區域，這一模式，還可延伸到布拉馬普特拉河那邊的山區。康巴人、門巴人用木碗吃糌粑和飲茶，而珞巴人卻用竹

杯喝酒。阿迪人及其同類的部落，尤其是北方的部落，他們仿效西藏人穿藏袍，卻不學他們穿褲子和鞋。同樣地，門巴人、康巴人儘管與珞巴人雜居，也沒有吸收任何珞巴人的重要文化特質。珞巴人文化儘管和西藏文化近在咫尺，但兩者之間差異甚大，然而它與遠在南部的布拉馬普特拉河那邊的文化，卻有著明顯的親緣關係。他們與西藏人不同的地方，卻與布拉馬普特拉河那邊的山地人相近似。雙方都重視竹、藤製品，都有性質幾乎相同的青年組織，相同的房屋式樣，喜歡在家中養豬，織機和紡織品的式樣如出一轍。當然在這大同之中也有小異。（註一二二）

北部的珞巴文化，已經歷幾世紀，成為抵制西藏文化滲透的堡壘。西藏和印度之間的商品交換儘管通過他們來實現，但阿迪人總是保持自己的文化不受外來影響。在十九世紀以前，珞巴人從來沒有感受到強大武力威脅，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失敗，他們完全是山地的主人，從沒有人對其權力提出異議。相反地，他們任意侵入平原上的村莊，不用害怕別人報復，甚至強迫邊境的米里人村莊向其納稅。由於他們的民族優越感，由於他們的文化受到這樣盲目的保護，多少世紀以來，幾乎還保持著原來的樣子，並對北邊鄰近的西藏文化和南面的印度文化視而不見。（註一二三）十九世紀早期，英國人從霍姆人手中接管阿薩姆平原，這一事件對阿迪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在軍事衝突之後，珞巴人失去榮譽感和自尊心，從前的獨立不羈，變成現在任何事情都靠政府，對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心。（註一二四）

七、社會組織

珞巴族還殘存著比較濃厚的氏族、部落組織。珞巴族有二十多個部落，每一個家庭和家族，都屬於一定的部落。部落由氏族組成，如博嘎爾部有薩及、東烏、另腰、海多、達芒、崩英和嘎若等七個氏族。崩如部落有比夏、華多、米里和夏波四個氏族。米古巴有波覺、嘎窩、雅西和米日四個氏族。義都部落有米莎、墨蘭、奧帕、米密、墨嘎等氏族，民榮部落比較大，計有三十一個氏族。（註一二五）

珞巴族各部落基本上按父系氏族血緣關係聚居。遇有較大的糾紛，由氏族首領召集會議依習慣法處理，個人

爭端也可請調解人調停，遇疑難案件則採用「神判」方式解決。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和經濟生活，私有制已經發展起來，但土地大都保留著不同程度的氏族公有的形式。社會內部已產生貧富差別，因而形成等級制度，本部落各氏族純粹血統的成員被稱為「麥德」是高等級，從外部落買來為奴的人是低等級的「涅巴」，外部落投靠或血統混雜的人也屬於低等級。在私有制和階級等因素的衝擊下，氏族組織及其職能已趨衰落。（註一一六）在某些部落中，還實行著嚴格的父子連名制。名字一般為兩個音節，父名的最後一個音節成為子女名字的第一個音節。（註一二七）

「莫休普」為青年單身集體宿舍，它是阿迪社會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織。主要是在人生形成期的青少年中，養成一種守紀律的習慣，並發揚他們同心協力的精神。也能培養青年人機警和負責精神，養成臨危不懼的毅力。這種組織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名稱。莫休普通建在村子中心，從這裏可以觀察和守衛通往村內的各條道路。這些房子比較長而且沒有隔間，裏面有很多火塘。男子從十歲起，直到他們帶著妻子住上新居為止的這段時期內，所有的青年人均把莫休普做為他們睡覺的地方。村子裏的任何男人或外來人，均可在莫休普睡覺。每個火塘均有一個年紀稍大的男子負責，維持火塘區內的紀律，有權懲罰那些違反紀律的人。莫休普常作為舉行各種類型的村議事會的場所，有時也在這裏舉辦各種宴請和節慶活動。在某些節日裏，允許姑娘到這裏來跳舞。（註一二八）

「雅勝」為村裏未婚少女的集體宿舍。它是按照莫休普的相同原則設立的，雅勝為一座方形的房屋，中間砌個火塘。雅勝白天空著，晚上姑娘們才到這裏來，做些紡織活計，直到躺下睡覺，第二天清晨，她們就回到各自的家中。每個雅勝也有一個年紀稍大、有經驗的姑娘監督管理。雅勝是培養青年少女守紀律、講友愛、負責任和有領導能力的一個組織。進入青春期之後，姑娘們才真正開始自己的浪漫生活，可自由接待她相中的小伙子，在雅勝裏相會，可在這裏學習各種舞蹈、歌曲和紡織技術。（註一二九）

珞巴族是典型父權下的家長制家庭。家庭中，丈夫擁有絕對權力，婦女地位十分低下。財產實行幼子繼承制。珞巴族嚴格實行氏族外婚和部落內婚、等級內婚，通行買賣婚，婚姻的締結完全建立在經濟利益和財產的考

慮上，除明媒正娶外，間存有配婚、換婚、服役婚、搶婚等特殊婚制。爲保證血統純正，妻子必須嚴守貞操。男子有拋妻權力，妻子無離婚自由。夫死後孤兒寡母歸弟兄，若近親不願承繼，可將其轉賣。一夫一妻是瑒巴族的主要婚姻形式，有些部落的富戶盛行買娶多妻，此外在不育的情況下亦有姊妹共夫，或轉房形成的多妻。亦有部分多子的貧戶，拿不出財物爲每个孩子買妻，而採取兄弟共妻的形式。（註二一〇）

八、宗教與習俗

瑒巴族信仰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有濃厚的靈魂和鬼、神觀念，盛行鳥卜和蛋卜，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要遵守很多禁忌。瑒巴人把物體分爲不能活動和能够活動的兩類，能够活動的生物各有自己的靈魂，不能活動的物體則受靈魂的控制。瑒巴人社會中有兩類神職人員，一種稱爲「埃帕克米劑」，另一種稱爲「紐布」。當人們請他們來治病時，他們就舉行巫術儀式，念誦咒語，把供差遣的精靈請來，讓其附身。瑒巴人從來不用強制的言辭使神靈執行人的意志，而只用好話規勸神靈不做壞事，或用珍貴的禮物使其不致憤怒。米劑的靈魂與神靈達成酬謝條件後，靈魂即回歸身上，所附的神靈離去，米劑即從恍惚狀態中清醒過來，重新恢復自己原有的形象。米劑和紐布在社會上不享有任何特權，除部分特殊服裝和裝飾品外，與一般俗人無異，他們爲病人舉行儀式，收取一定的費用，費用的種類與金額，根據奉獻的祭品多少有所不同。如祭品爲一頭大額牛，他可以得到固定的一大片肉外，還可得到與其他人相同的一份；如祭品是一隻雞，他可得到一半，並另加一隻松鼠和若干大米；有時候，人們也送給他們一些價格低廉的串珠。米劑和紐布收取的費用不多，他得到的肉又禁吃，對他本人沒有什麼用處。埃帕克米劑以男性爲多，但女性爲數也不少。這一職業也不世襲，但須具備神靈傾向的才能。（註二二一）瑒巴族目前信奉的宗教，純粹是一系列的習俗禮儀，幾乎沒有任何情感的狂熱，完全缺乏敬畏感，人們只是出於害怕才舉行這些儀式。包括在患病的時候才請來米劑醫病，就實際意義來說，米劑是個治病的人。（註二二三）據傳在迦龍部落裏，有一種黑巫術，使用修剪某些樹木的方法，以期使某個不在現場的人遭到相應的傷害，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巫術形式。不過在他們所有的宗教形式中，都帶有某種巫術的性質。（註二二三）

人們爲防止疾病和意外事故造成死亡，常舉行撫慰和贖罪的儀式。壽終正寢的自然死亡不是災難而是恩惠，他們認爲人不會因死亡而了結，他們將會從肉體的生命變爲精神的生命，人們在墳墓裏還有另一個世界，他們在那裏以相當於靈魂的神秘形式繼續生存。那個世界不過是這個現實世界複製的幻影，那裏也被分成幾個區域，受不同精靈的控制。在鬼魂的世界中，它們享有在人間所享有的地位，過著同樣的生活。在祭祀的時候，通常要向他祭獻他擁有的東西，將這些東西放在他的墳墓裏或墓地上，也可以用象徵性的東西代替。大額牛主要用來祭祀神靈和精靈，借以祈福消災，通常豬也是必要的祭品。（註二二四）

珞巴人把一年分成十二個月，但分得不甚明確，而且分法隨地而異，有時即使是同一個月也有不同的名稱。他們通常把播種作爲一年之始。

九、文學與藝術

珞巴族的神話有九個太陽說，最初天地不分，後來天從中間鼓起，周圍和地連在一起。以及父天母地結婚說，生出日月、樹木和花草、鳥獸和蟲魚。又有說天地生了一對兄妹，他們成婚後繁衍人類。珞巴族的二部創世史詩：一爲反映母系社會的人類起源的生活，一爲反映父系社會的祖先來源。（註二二五）

珞巴族的民間故事、傳說等口頭文學十分豐富。有稱爲「阿邦」的史詩，與創世神話、社會制度的由來和人類起源歷史有關，是宗教文學的代表作。有眾神祭品大額牛的古歌，慶祝新屋落成的巴日古歌，送葬的古歌稱「彭格」，典調莊嚴純樸。「波隆」是一種冗長的歌唱，主題取材於「阿邦」，敘述民族的來源和事物的發生，帶有隱喻和諷刺。世俗歌謠絕大部分是即興而作，觸景生情，感事而發。民間歌曲有兩種曲調：一種是「夾依」，莊重肅穆，多用於演唱贊歌；另一種是「百力」，節奏鮮明，旋律歡快。喜慶集會時，邊喝酒，邊以特定曲調對唱古老的傳說，常可通宵達旦。帶頭領唱的吟唱詩人稱爲「米劑」，他們自成一个專業的階層，把阿迪的傳統口頭文學世代相傳。情歌則只適合在僻處爲愛人或情婦低聲吟唱。（註二二六）

第五節 羌族

羌是我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很廣，也是漢族的前身——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羌族的若干分支，由於種種條件和原因，逐漸發展、演變為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語族的各民族。研究藏、彝、白、哈尼、納西、傈僳、拉祜、基諾、普米、景頗、獨龍、怒、阿昌、土家等族的歷史，都必須探索其與羌族的關係。（註一二七）

一、歷史淵源

羌族歷史悠久，可溯源於三千多年前的古羌人，最早見於甲骨卜辭。《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姜姓之別也」。古代「羌」、「姜」本為一字，「羌」從人，作為族之名；「姜」從女，作羌人女子之姓。（註一二八）羌為西戎之牧羊人，以畜牧為業。（註一二九）姜姓是傳說中最早進入農業活動的羌人部落，（註一三〇）傳說中的共工氏，神農炎帝、蚩尤等都是姜姓，與東方部落的黃帝姬姓集團融合後，成為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故至今漢族仍自稱是「炎黃子孫」。當時未進入中原的大部分羌人，依然過著遊牧的生活，其後裔成為殷商時期的羌人，甲骨文字有大量關於他們活動的記載。（註一三一）

見諸中國歷代載籍的羌人分布範圍甚廣，西漢以後，進入中原的羌人已基本上與漢族融合，而未進入中原的羌人，除部分生活在隴西外，大都散布於長城以西，特別是河湟地區。部落繁多，或以動物名為號，或以地名為號，以先零、燒當為強。（註一三二）漢武帝置河西四郡，以隔絕匈奴與羌之通道，置護羌校尉以統治。並有部分羌族逐漸南下四川，活躍於西南地區。姑且不論隋唐以後雄據青康藏高原的吐蕃統治者是否是羌族的一支，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羌人是構成現代藏族，乃至整個藏緬語族各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中部分古羌人，大約在春秋、戰國時候，從甘肅、青海地區絡繹遷居於岷江上游一帶生息繁衍，與當地居

民融合，雖臣服於吐蕃和中原政權的強勢統治，卻仍頑強地抗拒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同化，成為保存至今的羌族。這支羌族與中央王朝的關係由來已久，除漢朝在岷江上游設置汶山郡外，從隋到宋都設過羈縻州，元明二朝推行土司制度，委任土官治理地方。清朝實施「改土歸流」，以流官代替土司政權。民國十六年四川省政府在茂縣設置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署，統管松潘、理番、懋功、茂縣、汶川五縣，撫邊、綏靖、崇化三屯等地區的政治、軍事、財政。（註一三三）

二、人口分布

「羌族」是漢人的稱呼，他們自稱「爾瑪」（rma）、「爾麥」（rme）、「爾米」（rmi），或作「日瑪」、「日麥」、「日米」的發音，意為「本地人」（傳說與羊鳴聲相近，羊是他們的圖騰）。現在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汶川、黑水、松潘、理縣等地，少數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縣，以及綿陽市的北川等縣。羌族的人口，根據民國七十九年普查資料是十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二人，比七十一年十萬二千八百一十五人，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二點八。茂汶縣是最大的羌族聚居區。羌族大多數聚居於高山或半山地帶，少數分布在公路沿線各城鎮附近，與藏、漢、回等族人民雜居。（註一三四）

羌族聚居區地處青康藏高原東北邊緣，山勢陡峭，河谷深邃。境內有岷江、黑水河、雜谷腦河，水流湍急，水力資源豐富。氣候溫和，土壤肥沃，利於農、林、牧業發展。農產以玉米為主，其次為小麥、青稞、洋芋、蕎麥、豆類，以及麻、菸、油菜等經濟作物，蘋果、花椒、核桃享有盛名。畜牧業發達，尤以養羊而著稱。森林中有椴木、樺木、杉等優質木材。藥材豐富，其中尤以貝母、天麻、冬蟲夏草、鹿茸、麝香、熊膽著稱。野生動物以熊貓和金絲猴聞名於世。（註一三五）

三、語言文字

羌族使用羌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部分學者認為是藏語支，也有人認為語支未定。羌語分南北兩大方言，除茂汶縣的赤不蘇區和黑水縣的大部分地區通行北部方言外，其餘羌區均通行南部方言。羌語特點以南

部方言桃坪話爲例，有六十四個聲母，其中單輔音聲母四十個，塞音和塞擦音都分清濁、送氣和不送氣；複輔音聲母二十四個。有四十四個韻母，其中單元音韻母有十個，複元音韻母有十九個，帶韻尾的韻母有十五個。有六個聲調，形態、助詞和詞序爲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語序是主語—賓語—謂語。名詞、代詞作名詞的修飾語時在中心詞前，形容詞、數量詞組作修飾語時在中心詞後，指示代詞作定語時前後均可，借詞主要來自漢語、藏語。（註一二六）羌語土語甚多，差異不少，甚至相鄰的村寨間語言亦不完全相通。在交通沿線和接近漢區的羌民，一般都懂得漢語。

羌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很早以來就已通用漢文。大陸地區在民國七十九年初爲羌語創造拼音文字方案，仍在試用的階段。宋代，黨項羌建立西夏國，曾創造使用過西夏文，字形與漢字相似，但發音與含義，與漢文全然不同。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獻，種類繁多，內容豐富，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註一二七）

四、生活方式

羌族的經濟型態，目前以農業爲主，兼營畜牧業，副業次之。主要農作物是玉米、青稞、小麥、蕎麥及各種豆類，被稱爲「雪山大豆」的白豆是羌族地區的著名特產。牧畜主要有黃牛、犏牛、馬、羊等，以養羊爲主。（註一二八）向來羌族人民都是用馬匹、藥材和其他特產品，與漢族人民交換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給羌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帶來較大的發展。每年農閒季節，羌民經常外出從事鑿石、築堰、打井等副業。

羌民以玉米、青稞、洋芋爲主食，輔以小麥、蕎麥和少量的大米。蔬菜和調味品較少，也喜食白菜、圓根葉子做成的酸菜。羌族很少吃新鮮豬肉，一般是吃燻製的臘豬膘，放得越久越好。男子喜吸一種味濃的蘭花煙，無論男女老少都喜喝自釀的咂酒。這種酒由青稞、大麥或玉米煮熟發酵而成，飲時啟罈注入開水，插上竹管輪流吸吮，邊飲邊加開水，直至味淡爲止。

羌族的服飾樸素，美觀而具特色。男女都喜包青色或白色的頭帕，穿自織的長過膝蓋（婦女曳至腳跟）的白色麻布或藍布長衫，外套一件羊皮褂子，脚穿草履或勾尖繡花鞋。腿裹綁腿，繫腰帶。婦女的衣衫一般都繡有鮮

艷的花邊，衣領鑲有一排梅花形銀飾，腰繫繡花圍裙和飄帶，喜戴特大耳環，和圈子、簪子、銀牌等飾物。男人還喜歡在腰間繫吊刀和盛錢的皮裹兜。靠近藏族地區的羌民，衣著受藏族的影響較大，有的穿嘉戎藏族的服裝和鞋子，但在刺繡上仍自有特點。毗鄰漢族地區的羌民，則多著漢裝。（註一三九）

羌族一般是三、五十戶聚居成一個寨子，主要分布在高山和半山台地上，是典型的山寨。居民向陽背風，因山勢分級築室，雄偉的石碉樓錯落其中，總體造型十分壯觀。傳統的羌族建築是用不規則的石塊砌成的平頂碉房，羌語稱為「邛籠」。（註一四〇）一般分為二層或三層，上層堆放糧食雜物，中層設臥室、鍋莊和神龕，下層圈養牲畜。碉房平頂上搭木板，以便各家往來。碉房的建築，就地形起伏，以土石為料，不用繪圖、吊線，信手疊石砌成。碉房形式不一，一般是四角形、六角形或八角形，下寬上窄，呈梯形，有六至十三、四層高的，甚為堅固雄偉。（註一四一）

羌族地區山高谷深，交通險阻，羌民在懸崖峭壁上開鑿人行通路。在萬丈深淵上架設竹索橋、懸筒溜索和木架挑橋，以通行人畜。（註一四二）

五、社會組織與禮俗

羌族的婚姻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夫權很大，主宰家庭內外事務。過去盛行包辦、買賣婚姻。男女青年一般都沒有選擇對象的自由，從小即由父母請人測字、合婚，然後舉行儀式訂婚，也有指腹為婚的現象。擇婚時有著嚴格的階級界線，講究門當戶對和親上加親。早婚現象較多，往往是女大於男，只有男子入贅時才多是男大女小。（註一四三）部分有姑舅表優先婚，新娘一年內返居娘家，以及兄死弟娶其嫂、弟死兄納弟婦的婚俗。

羌族的喪葬形式有火葬、土葬、水葬、岩葬四種。火葬是古老的傳統習俗，近代則以土葬為主，水葬和岩葬一般限於三歲以下的夭折小孩。

羌族人民除過漢族的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節日外，較有民族特色的傳統節日，主要是十月初一的「過年」（現稱羌年或小年）和四月初一的「祭山會」（或稱「轉山會」），秋天的「歌仙會」，都相當隆重。（



六、宗教信仰

羌族由於與漢、藏等民族的長期交錯雜居，宗教信仰受到漢族的道教、佛教，以及藏傳佛教和基督教的影響，但居羌族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宗教信仰，還是本民族傳統的萬靈崇拜。羌族崇拜的主神為天神，其次為山神、地神、羊神、樹神、青苗土地神、火神等共三十多種，這些神都與羌族人民所從事的農、牧、林生產與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信仰的諸神皆以一種乳白色的石英石為代表，供在山上、屋頂上、地裏、廟裏。供奉在屋頂上正中最高處的白石是天神的象徵。此外，羌族的各山寨還有寨神，有的是石狗、石羊，實際上是圖騰崇拜的遺跡。羌族也重視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註一四五）

端公（羌語稱為「許」或「詩谷」的巫師）是人、神交通的重要媒介，也是羌族人民的精神領袖，只限男子擔任。端公必須通過師承學習而來，要懂得經典，熟悉法事，有一定的社會歷史知識和經驗，熟記本民族的歷史傳說，能背誦各種神話故事與掌故的由來，會念各種不成文的經咒，有一套能顯神通的法器。他是羌人的「祭司」、「法師」兼「醫生」，主持祭山、還願、看病、安神、除穢、招魂、消災，以及對死者的卜地、安葬和超度，結婚時的測期、敬神和祝禱。（註一四六）

七、文學與藝術

羌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口頭文學在羌族文化中居於重要的地位。生動的神話傳說，如「開天闢地」、「洪水朝天」、「羌戈大戰」都是珍貴的文學、歷史資料。「白石頭神話」講的是「白石信仰」的由來，據說當遠古遊牧在大西北河湟地區的羌民遷徙到四川岷江一帶時，為使得將來再遷回去時不迷路，在路過的山頭或岔路口最高處，皆置一白石為路標。

優美的民歌即興唱來，自成一格，可分為苦歌、頌歌、山歌、情歌、酒歌和喜慶歌等多種。舞蹈以羌族鍋莊「跳沙朗」最流行，傳統的祭祀風俗舞「跳盔甲」極富濃郁的民俗風格。歌舞時常以羌笛，以及小鑼、手鈴、

噴呐、羊皮鼓、月琴、胡琴和竹口琴等樂器伴奏。

羌族樂器中最著名的是羌笛，羌笛歷史悠久。近代流行於四川羌族地區的羌笛，管身竹製或骨製，竹是岷江上游特產的油竹，削成方形；骨是羊或鳥的腿骨。管長十七公分，直徑一公分，單簧，雙管，豎吹，多為獨奏，管上設五或六個按孔，六聲階，音色明亮柔和，哀怨婉轉。（註一四七）

挑花和刺繡是羌族婦女喜愛的傳統民間工藝，挑繡時既不打樣，又不劃線，得心應手，技巧嫻熟。此外，編織毯子和地毯也甚著名。（註一四八）

註 釋

註一：馬長壽：〈康藏民族之分類體質種屬及其社會組織〉，《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五期（北平：民國三十五年）。

註二：瞿霽堂：〈藏語支〉，《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上海：一九八八年），頁五一三。

註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僜人社會歷史調查》（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三。

註四：同前註，頁五一六。

註五：《詩》〈秦風·小戎〉：「其在板屋」。

註六：尙理、周錫銀、冉光榮：〈論「白馬藏人」的族屬問題〉，《白馬藏人族屬問題討論集》（成都：四川民族研究所，一九八〇年），頁四—一四。

註七：藏文古籍《賢者喜宴》⁵⁵函，述西藏遠古情況：「其時，上部阿里三圍狀如池沼，中部衛藏四如形同溝渠，下部朶康三崗宛似田疇，這些均淹沒於大海之中」（使用黃顥譯文）。其中「朶康三崗」，在《安多政教史》及其他藏史多稱「朶康六崗」。

註八：藏文所稱「卻卡松」者，此謂之「三服」，亦為傳統西藏之地理觀念，根據歐陽無畏引據第巴桑結《金樹莊嚴瞻部洲地志》譯稱：「衛藏正教法服，哆兌黔首人服，哆昧畜獸馬服」，其地域分別是在今之衛藏和青海、西康省境。見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西藏研究》（臺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協會，民國四十九年），頁

註九：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五〇。

註一〇：拉薩《唐蕃會盟碑》東側藏文碑中就有「神聖贊普鵬提悉補野化身下界，來主人間，為吐蕃大王，……自天神而為人主」等語，而當時民間也普遍流傳這種說法，如新疆出土古藏文文書中《建寺發願文》說：「鵬提悉補野以天神下凡而為人主」，《通典》卷一九〇提到吐蕃「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鵬提悉野，因以為姓」，《新唐書—吐蕃傳》也有「祖曰鵬提勃悉野」的記載。悉補野、勃悉野、率勃野、弗夜、寶髻、皆藏文「補加」之異譯。見黃奮生：《西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四五。

註一一：薄綠即漢代的白狼，隋書誤為薄緣，見黃奮生：《西藏史略》，頁五五。

註一二：黃奮生：《西藏史略》，頁五五—五六。

註一三：多杰才旦：《中國藏族部落》（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序言，頁三。

註一四：見唐穆宗長慶二年拉薩《甥舅和盟碑》。

註一五：《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五二八。

註一六：古稱「吐蕃三區」（bod choi kha gsum），包括「衛藏」為法區、「朵兌」（西康）為人區、「朵梅」（青海）為馬區。

註一七：《衛藏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二，頁一九—三一。

註一八：江應樑：《中華民族史》（下）（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二八九—二九一。

註一九：《黃慕松奉使入藏冊封並致祭達賴大師報告書》，見《黃慕松、吳忠信、趙守鈺、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頁四〇。

註二〇：《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同上書，頁一五五。

註二一：《西藏人口》（北京：中國財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註二二：同註一二，頁三八四。

註二三：張天路：《西藏人口的變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四—一五。

註二四：同前註，頁四五。

註二五：青海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編：《青海少數民族》（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五。

註二六：《甘肅民族史入門》（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六八—六九。

註二七：〈藏族體質形態的初步研究〉，載中國人類學會編：《中國八個民族體質調查報告》，本處轉引自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五四。

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五四。

註二八：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頁五四。

註二九：瞿霽堂：〈藏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頁五一—二。

註三〇：瞿霽堂：〈藏文〉，《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七。

註三一：胡坦：〈藏文〉，《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頁五一—二。

註三二：瞿霽堂：〈嘉戎語〉，同上書，頁二二三。

註三三：頓珠卓瑪：〈藏族〉，《中華民族》（北京：夏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二九五—二九六。

註三四：同註一五，頁五三〇。

註三五：同註三二，頁二九九。

註三六：同註一五，頁五三一—五三三。

註三七：Luciano Petech著，沈衛榮、宋黎明譯：《一七一八—一九五九西藏的貴族和政府》（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七。

註三八：《中國少數民族》（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二六一。

註三九：玉樹二十五族，囊謙千戶爲之長，本應稱囊謙等二十五族；《衛藏通志》稱阿里克等四十族；《西寧府志》則云玉樹等三十八族。見周希武：《玉樹調查記》（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一一六。

註四〇：同註一三，頁四。

註四一：同註三七，頁二六二。

註四二：陳光國：〈民主改革前的藏區法律規範述要〉，《西藏封建農奴制研究論文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四〇九—四一〇。

註四三：同上註，頁四二四—四二七。

註四四：多杰才旦：《西藏的教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四〇—四三。

註四五：朱解琳：《藏族近現代教育史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七二—七六。

註四六：同前註，頁一四六—一四七。

註四七：同註二三，頁六九—七〇。

註四八：同註四二，頁一五七。

註四九：同註二〇，頁一五八。

註五〇：同註一三。

註五一：同註三七，頁二六二。

註五二：同註三七，頁二六三。

註五三：同註三七，頁二六四。

註五四：同註一五，頁五三一。

註五五：同註三七，頁二六六。

註五六：同註一五，頁五三一。

註五七：同註三二，頁三一二。

註五八：同註三二，頁三一二—三二三。

註五九：同註一五，頁五三一。

註六〇：同註三二，頁三二三；班班多杰：《藏傳佛教思想史綱》（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頁四八。

註六一：同註三二，頁三一四。

註六二：班班多杰：《藏傳佛教思想史綱》（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頁三三二。

註六三：《藏族文學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九—二四。

註六四：《西藏風物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一二四。

註六五：佟錦華：《藏族傳統文化概述》（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四二—四三。

註六六：同註三七，頁二七一。

註六七：同註六二，頁七三。

註六八：同註三二，頁三一五。

註六九：同註一五，頁五三三。

註七〇：同註四二，頁六。

註七一：同註三二，頁三一六。

註七二：張江華、陳景源、吳從眾：《門巴族封建農奴社會》（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二。

註七三：巴臥·祖拉陳哇著，黃顥摘譯：《賢者喜宴》，《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二期（一九八一年），頁一七。

註七四：《中國少數民族》，頁二七八。

註七五：同前註，頁二七八—二七九。

註七六：五錯相當於五區：東布錯、荷熱錯、背崩錯、薩嘎錯和達崗錯。六寺指六個較有影響的寺廟，即仁欽崩寺、羅邦寺、馬邦寺、巴爾滾寺、格林寺和得兒工寺。

註七七：《門巴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四—一六。

註七八：《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八〇。

註七九：索文清：《門巴族》，《中華民族》（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二二。

註八〇：同註六，頁一四一。

註八一：張江華、陳景源、吳從眾：《門巴族封建農奴社會》（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二。

註八二：張濟川：《門巴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頁二八二。

註八三：同註七七，頁一二。

註八四：同註七七，頁一二三。

註八五：同註七九，頁三二五。

註八六：朗杰羅布：《墨脫公路修築紀事》，《中國西藏》，第三期（一九九四年），頁一五。

註八七：同註七七，頁一六一—一九。

註八八：同註七七，頁二三。

註八九：同註七七，頁一二。

註九〇：同註七七，頁二四—二六。

註九一：同註七七，頁三五。

註九二：《西藏自治區概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五。

註九三：同前註，頁二六。

註九四：同註七九，頁三二七。

註九五：李堅尙、劉芳賢：《珞巴族的社會和文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五。

註九六：蔡巴·貢噶多吉著，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三二；巴臥·祖

拉陳哇著，黃顥摘譯：《賢者喜宴》，《西藏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一年第二期，頁一七。本處轉引自《中國

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五六。

註九七：吳從眾：《西藏境內的門巴族、珞巴族和回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六。

註九八：同前註，頁三九—四〇。

註九九：《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五七。

註一〇〇：同註九五，頁一二。

註一〇一：同註九五，頁一三一—一五。另參考孫天心：〈中印邊界「麥克馬洪」地區的民族及語言〉，《西藏研究論文集》，第三輯（臺北：政治大學西藏研究委員會，民國七十九年），頁二一。

註一〇二：印度沙欽·羅伊著，李堅尙、叢曉明譯：《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四三—四五。

註一〇三：歐陽覺亞：〈珞巴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頁二七〇。

註一〇四：同註九九，頁二五七。

註一〇五：同註一〇二，頁一三五—一四一。

註一〇六：同註九九，頁二五七。

註一〇七：同註一〇二，頁一二二—一二四。

註一〇八：同註一〇二，頁一三二—一三四。

註一〇九：同註九五，頁一七四—一七五。

註一一〇：同註一〇二，頁五六—五七。

註一一一：同註一〇二，頁二五六—二五七。

註一二二：同註一〇二，頁二五八。

註一二三：同註一〇二，頁二六四。

註一二四：同註一〇二，頁二六六。

註一二五：李堅尙：〈試論珞巴族的部落組織〉，《民族研究》，第四期（一九八六年），頁三三。

註一二六：同註九九，頁一三二—一三四。

註一二七：《中國少數民族》，頁二八六。

註一二八：同註一〇二，頁一九八。

註一一九：同註一〇二，頁一九九。

註一二〇：陳立明：《珞巴族婚姻家庭述論》，頁四七九。

註一二一：同註一〇二，頁二四五—二五〇。

註一二二：同前註，頁二五一。

註一二三：同前註，頁二五二。

註一二四：同前註，頁二五三。

註一二五：于乃昌：《珞巴族的宗教與神話》，《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北京：學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三八八。

註一二六：同註一〇二，頁四八—五一。

註一二七：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一。

註一二八：傅斯年：《姜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頁四。

註一二九：《說文》羊部釋：「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

註一三〇：同註一二七，頁二。

註一三一：同前註，頁八。

註一三二：同前註，頁五三。

註一三三：同前註，頁二九三。

註一三四：《中國少數民族》，頁二八九。

註一三五：同註一三〇。

註一三六：孫宏開《羌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頁三二三。

註一三七：徐萬邦：《羌族》，《中華民族》，頁三四一。

註一三八：同前註，頁三三八。

註一三九：《阿壩藏族自治州概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六七。

註一四〇：同註一三七，頁三四〇。

註一四一：同註一三四，頁二九一。

註一四二：同註一三四，頁二九二。

註一四三：同註一三七，頁七〇。

註一四四：同註一三七，頁七二。

註一四五：同註一三七，頁六五。

註一四六：同前註。

註一四七：同註一三七，頁三四二。

註一四八：同註一三七，頁七九；《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七三。

第七章 羅緬族系

第一節 導言

據近代我國邊疆民族研究著名學者凌純聲先生之觀點，中國邊疆民族共有五個系統，分在西南地區者大體爲漢藏系，其中又分漢揮族、苗傜族、藏緬族。

藏緬族又可分爲藏番與羅緬兩群，藏番在青康藏高原之上，羅緬在高原的邊緣及其附近，後者尤與漢人接觸較多，近代漢化甚速。（註一）羅緬群，此群分爲羅、緬二組，羅羅在東，緬族在西。羅組又可稱羌羅麼組，所包括的部族在西康東南、貴州的西北、雲南的東部有羅羅，在雲南的西北及西康的西南有麼些，又在四川西北有羌人、在雲南的南部有窩泥、西部有傈僳、西南有阿卡與佤黑。緬組的部族包括怒子、佻子、馬魯、阿繫、阿傣、阿昌，皆散處於怒江之間、雲南西北部、滇緬交界之處。此外有野人，俗稱山頭或老亢，亦爲近於緬族的部族。（註二）

羅緬族系各族名稱在歷史文獻上，有諸多變化，如羅羅（邛笮、冉駹、賓、僰、叟、徙、雋、昆明）、爨、烏蠻、白蠻、羅、彝……等，近年來中共在民族識別工作上分類亦十分繁多，故本章考索羅緬族系的歷史淵源、民族遷徙、兼顧語言學的分類，及近代行政區域的變化，將分十二個族，探索其民族歷史、語言、人口、分布、社會組織、生活方式、信仰及禮俗。依序爲：彝族、納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景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獨龍族、白族、基諾族。

羅緬族系的體質，與苗傜族系、僰揮族系，同屬「中國土著種型」的表徵：中長頭、中寬鼻、中矮身材，髮

黑直，膚色黃或褐黃。由於地理部位的「地緣」關係，其經過「中南半島」與「遠印度」國家如緬甸等的「外族」滲透，屬於海洋矮黑人（Oceanic Negrito）和混合種人（Polynesian or Austroids），間或有來自印度之阿利雅（屬於高加索德的白種血胤），滲雜在羅緬族系各族支，尤其是緬族群的各族支間。至於和苗傜族系與僂僾族系兩族系間的相互之融合與混化，當然更是勢所難免。（註三）

羅緬族系之民族文化，錯綜複雜。一則因地形複雜，文化型式迥異，二因曩昔交通阻隔，文化不易交流。生產方式或從事農業，或從事遊耕，或從事放牧，亦有漁獵採集夾雜其中，甚或半農半牧。其宗教信仰，有大自然崇拜及小乘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甚至混合宗教及圖騰信仰；而服飾、生活、禮俗更呈現多樣性。但在諸多型式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尚可掌握若干大脈動：一是古羌族南遷與西南土著部落逐日融合的基礎，二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緬語支的分布，三是各民族之間因長期接觸及近代交通便利，相鄰文化互動而產生的特色已逐日增加中。此三大脈動，可為今後探索西南邊疆民族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演變及民族識別工作之參考。

第二節 彝 族

一、歷史淵源

彝族淵源，自古以來在中國學術界即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盧人、盧戎人、古濮人、馬來人、僚人等，說法不一，甚或有西方所謂「彝族人種外來說」。近年來，隨地下文物之發掘及彝文史料的整理，「古羌人某些支系同彝族存在淵源關係」之見解，日漸為更多學者所採納。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與西南土著部落不斷融合而成的民族；古羌人稱為氐羌或西羌，分布在陝、甘、青一帶。約在四五千年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與當地土著部落融合為僂（濮），僂人所居的平壩地區，自然條件優越，早已發展農耕，西漢時期及其以前，活動於今西昌地區的「邛僂」和滇池地區的「滇僂」即

是其主要代表。南北朝時期，又有羌人無弋爰釗之後，自甘、寧、青一帶河湟地區南下，到岷山以東至金沙江畔，發展為武都、廣漢、越雋諸羌，與《史記》所載雋、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較晚的一個支系。

在古羌人與西南土著部落融合為獐的基礎上，昆明人與獐（濮）的融合是形成彝族過程中的一個新發展。在漢文史籍上，自漢至六朝，稱今雲南東部、貴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為叟人，有時則以叟、濮並列。隋唐以來，彝族先民地區有烏蠻、白蠻的分化，烏蠻系由昆明部落發展而成，白蠻系以叟、濮為主體，並與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長期形成與發展中，活動範圍曾遍及今雲南、四川、貴州三省腹心地帶及廣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區應是三省毗連的廣大地區。

彝文史料中，可發現各地彝族部落都有出自仲牟由的同一傳說，據傳世較完整的水西安氏譜系計算，至清康熙初年已歷傳八十五代，約可上溯至戰國前期，所生六子發展為「六祖」部落。而在西元二世紀前後，彝族先民社會已出現游牧部落與定居農業部落的分化；游牧部落就是雋、昆明，定居部落就是夜郎、滇、邛都。唐玄宗時期，蒙舍昭統一六詔，雲南彝族、白族先民聯合各族上層建立南詔奴隸制政權，統治中心在今雲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帶，統治範圍達到今雲南東部、貴州西部與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區。兩宋三百多年中，戎（宜賓）、瀘（瀘縣）、黎（漢源）三州的彝族先民，處於宋朝與大理政權相互爭取之中，各部落間「冤家械鬪」頻繁，部落的統治者沿用唐代以來就流行的「鬼主」稱號。

蒙古蒙哥汗三年（一二五三），蒙古騎兵自四川分三道進攻雲南，經彝族地區，促使處於分裂狀態的各彝族地區出現比較鬆散的反蒙古聯合，開始統一於羅羅族稱之下。元朝統一中國後，自南宋景定四年（一二六三）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相繼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寧等地設立彝族土司。從元代前期至後期近百年間，由於戰爭頻繁與瘴氣疾病，彝族地區的社會生產從繁榮轉向日趨凋零。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間，對彝族仍踵元舊事，採取土司管理，直至清康熙、雍正間始在彝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

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鴉片戰爭後，彝族地區亦成為列強侵略目標，彝族人所發動抗爭，較重要的有：咸豐六年至光緒二年哀牢山區彝族李文學所領導的反抗行動，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雲南元陽、金平等地彝族、哈尼族人多次反抗侵入滇南的法軍；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雲南箇舊錫礦彝族反抗外國侵略；自民國元年開始的雲南武定壤州地區，彝族、傈僳族人反抗土司的壓迫；三年至五年，四川冕寧、越嶲一帶彝族爆發反抗其內部千年以來的奴隸制度，影響深遠。

民國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彝族地區先後建立四川涼山、雲南楚雄兩個「彝族自治州」，「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雲南峨山、南澗、寧蒗、路南「彝族自治州」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尋甸回族自治縣」、「四川峨邊彝族自治縣」、「馬邊彝族自治縣」、「貴州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註四）

二、人口及分布

彝族分布在雲南、四川、貴州、廣西等四省，人口為六百五十七萬二千一百七十三人（民國七十九年統計），其中四川約有一百七十多萬，大部分住在大渡河以南和安寧河兩岸。習慣上，稱安寧河以東、黃茅埂以西為大涼山區；黃茅埂以東、金沙江西岸和大渡河兩岸之間雷波、峨邊、馬邊及屏山為小涼山。「涼山彝族自治州」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區，約有彝族一百五十多萬。雲南約有彝族四百萬，以金沙江、元江和哀牢山、無量山間的地區較為集中。滇西的華坪、寧蒗、永勝，被稱為雲南小涼山。貴州約有彝族五十多萬，主要聚居於安順、畢節地區。「廣西壯族自治區」約有彝族萬人，聚居隆林、睦邊兩縣。

「彝」是各地彝族統一使用的族稱。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方言中，還有許多不同的自稱和他稱。川滇大小涼山、貴州西部、雲南東部的彝族自稱「諾蘇」、「納蘇」或「聶蘇」，這部分的彝族約占總人口數的一半。雲南哀牢山、無量山及開遠、文山、馬關一帶的彝族自稱「密撒」、「臘蘇」、「羅羅」、「尼濮」等，乃至於「撒尼」、「阿西」等不同稱呼。

彝族操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有六種方言，有的方言雖然差別較大，但都有明顯的共同歷史淵源和一定數量的漢語借詞。滇、黔、桂三省通曉漢語的彝族為數不少，這些地區的漢族也有不少漢族兼通彝語。彝族有一種表音的音節文字（有人語為是表意文字），史稱「爨文」或「叅書」、「羅羅文」、「畢摩文」、「西波文」，已使用一千多年。由於老彝文字形、讀音不一，大陸地區學者曾進行少量的整理和規範，加以修改。（註五）

三、生活方式

彝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的雲貴高原和康藏高原的東南部邊緣地帶，群峰聳立，氣勢磅礴。有巍峨的大雪山、大小涼山、烏蒙山、哀牢山、無量山山脈。山間河谷、水流湍急，有洶湧奔騰的大渡河、金沙江、雅盤江以及安寧河、沅江、瀾滄江、紅河、牛欄江、南盤江等河流。高山深谷中分布著零星的「壩子」，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散布在高原上，著名的有滇池、洱海、草海、邛海、馬湖等。湖水清澈見底，與河流相通，水產十分豐富，山川之間有許多優美的自然風景區，景色宜人。

彝族地區，各地海拔差別大，地形複雜，氣候多樣。經過社會長期發展，可歸納為三種經濟文化類型：（一）四川、雲南大小涼山地區屬雜穀栽培農耕經濟文化類型。（二）雲南中心壩區及南部彝區屬稻作農耕經濟文化類型。（三）貴州部分彝區及涼山部分彝區具有豐富的水草資源，除從事一定的農作物栽培外，還從事畜牧業生產，屬畜牧混合農業經濟文化類型。

廣大的彝族地區，農作物主要有玉米、蕎麥、土豆、小麥、水稻、大麥、燕麥、元根等。畜牧業主要牧養牛、羊、豬、馬等。此外森林資源、山產資源、水產資源均十分豐富，故狩獵、採集成為群眾另一種經濟收入。（註六）

彝族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區是玉米，次為蕎麥、大米、土豆、小麥和燕麥等，並用玉米、高粱、糯米在家釀酒，以高粱釀成的「杆杆酒」馳名於西南地區，部分彝族地區還保留木質或皮質食用器皿，頗具民族特色。

彝族服飾，各地不盡一致。涼山、黔西一帶，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寬褲腳長褲，有的地區穿

小褲腳長褲。頭頂蓄小絡長髮，稱為「子爾」（漢稱『天菩薩』），裹以長達數丈的青藍布頭帕，右前方紮成細長錐形「子帖」（漢稱『英雄結』），向前伸出帕外，以示英武。男子以無鬚為美，左耳戴黃、紅大耳珠，珠下綴紅絲線。婦女長穿鑲邊或繡花大襟右衽上衣和多褶長裙，裙緣鑲以多層色布，色調和諧，美觀大方。黑彝婦女長裙曳地，其他等地則僅及膝。婦女也包黑色頭帕，中、青婦女則頭覆繡花的瓦式方帕，壓以髮辮，方帕前端遮往前額，有如帽沿。婦女喜戴耳環，在領口別上銀排花。男女外出時都披「擦爾瓦」，形如斗篷，下端綴以長穗，長可及膝，用羊毛線織成，多為黑色。（註七）

彝族以村寨為單位居住，村寨之間距離為二、三公里以上。每村約為二、三十戶人家（也有二、三戶的）。寨內住宅排列，依所在地地形而分布。住宅多為土木結構，屋頂形式有雙斜面和平頂兩種。屋子種類有木板房、蓋瓦房、土掌房及類似干欄式的棚房。房屋內分為「哈苦」（裏屋）、正屋、「呷叭」（外屋）。（註八）

各地彝族流傳許多記載本族悠久歷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有上千種之多，如《西南彝志》、《勒布勒衣》等已陸續翻譯、整理出版，另有一些彝文鑄銅、碑刻。豐富多彩的民間口頭文學，有詩歌、故事、寓言、諺語、謎語等等，長篇敘事詩「阿詩瑪」、「梅葛」等甚為流行。彝族音樂獨具特點，舞蹈從來與歌相伴，稱為「跳歌」、「跳樂」、「打歌」的集體舞蹈，參加者拉成圓圈，人數不限；流行在石屏、蒙自等地的「跳弦」或「三步弦」，則動作比較複雜，變化較多。傳統工藝美術有漆繪、刺繡、銀飾、雕刻、繪畫等。此外，醫藥學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豐富的資料。（註九）

四、社會組織

彝族長期保有一種奴隸制度，其中以四川大涼山和雲南小涼山地區保留較完整。約當西漢中後期，已有茲、莫、畢、革、卓五種等級的分化，其中茲、莫、畢為統治者，革、卓為被統治者。蒙古南征大理期間，彝族地區開始統一於羅羅族稱之下，元代相繼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寧等地設立彝族土司。明代各地彝族土司連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基本上相同的奴隸制度，基本上分為土司及黑骨、白骨及家奴三個等級。清朝



在彝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給土司、土目、奴隸主勢力以沉重的打擊，但基本上彝族仍殘存著奴隸制的痕跡。

涼山彝族奴隸制建立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之下，所有的人都嚴格區分為「諾伙」、「曲諾」、「阿加」和「呷西」四個等級。「諾伙」的等級地位決定於血統，是確定不變的，其他等級永遠不能上升到統治等級的地位。諾伙，漢語稱為「黑彝」，是最高的等級，包括「茲莫」在內，是奴隸主階級，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左右。他們不同程度地占有其他三個等級的人身，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耕地和大量的其他生產資源。

「曲諾」或「曲伙」是被統屬等級中最高的等級，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在彝語中「曲」是白，「諾」是黑，曲諾漢語稱為「白彝」或「百姓」，曲諾在人身上附於黑彝，是奴隸制度下的隸屬民，有相對獨立的經濟生活，並可以占有等級地位低於自己的阿加和呷西。

阿加是「阿圖阿加」的簡稱，彝語意為「主子門裏門外的人」，漢語稱為「安家娃子」。阿加約占總人口三分之一，人身嚴格隸屬於黑彝或曲諾奴隸主，主子可以隨意買賣或屠殺。他們從主子那裏領有一小塊耕食地，住在主子住宅的周圍，以便隨時供役使。少數的阿加在經濟富裕時，經主子允許，交納一定數量的贖身費，等級地位可以上升為曲諾，或者可以占有呷西。

呷西是「呷西呷洛」的簡稱，彝語意為「鍋莊邊的手腳」，漢語稱為「鍋莊娃子」呷西是最低的等級，約占總人口數百分之十，沒有任何財產、權利和自由。呷西是從周圍漢族地區被掠買來的漢人或從阿加子女中強抽來的單身奴隸，被賤稱為朔，彝語意為「漢人根骨」。

彝族社會普遍存在家支組織。「家支」是漢語的習慣稱謂，彝語稱為「此威」，意為「同祖先的弟兄」，是原始氏族組織在奴隸制度的蛻變。彝族的家支是按照血統關係組成的內部互不通婚的父系血緣集團，它相當於一個姓氏或家族，由同等級父系血緣集團的個體家庭分別組成一個或若干個家支，其下還可分成若干小家支；各家支有聚居，也有散居、雜居的。

涼山彝族各等級中，所有諾伙都有家支，並居於統治地位，習慣上稱為「黑彝家支」。曲諾和部分阿加也有

家支，但分別隸屬於各黑彝家支，習慣上稱爲「白彝家支」。部分漢根阿加和呷西沒有家支。社會各等級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定家支的成員，或在一定家支的統轄之下；家支涉及社會成員的政治、經濟、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有無家支或屬於什麼等級的家支，決定各社會成員在涼山奴隸社會中處於什麼地位。家支成員間有義務互相資助和保護，遇有家支成員被擄掠或殺害，家支就籌資將其贖回或進行血族復仇（打冤家）。涼山彝族的每個家支，都有以共同男性祖先開始而世代相傳的父子連名譜系，每個家支譜系，彝語稱爲「措此」，意爲「人的世代」。每個男性成員的全名，都包含家支的姓氏、父名和本名。

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較高的聘金，交錯從表婚比較流行，夫死實行轉房。涼山彝族保持著嚴格的等級內婚。許多地方有女子婚後直到生孩子以前，仍長期留在娘家「坐家」。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兒子成人結婚時，即和父母析產，另立門戶。幼子往往不和父母分居，可分得較多財產。彝族婦女處於從屬地位，沒有繼承權，但十分尊重舅權。遺產由諸子平分，絕嗣者遺產一般歸近親所有。（註一〇）

五、信仰與禮俗

由於彝族分布地區很廣，各地信仰內容與形式不盡一致。在涼山地區，保留較多本民族原始宗教色彩，主要是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沒有寺廟建築，絕大部分的宗教活動，集中表現在祭司「畢摩」和巫師「蘇尼」身上。雲貴許多地區的彝族，由於長期與漢族等雜居共處，有的彝族也接受佛教、道教的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教也於十九世紀末葉先後傳入。

歷史上彝族多實行火葬，後來除涼山及雲南金沙江一帶居民仍行火葬外，其他地區彝族自明清以後逐漸改行土葬。

彝族最早的曆法分一年爲十個月，每月三十六天，十月爲年節，後來受漢族農曆影響，分年爲十二個月，以十二種動物生肖輪迴計算年、月、日，二年一閏。各地的置閏辦法不盡相同，一般閏月多在二至十月，但也有在年終置閏的。年節沒有固定日期，秋收後由「畢摩」擇吉日舉行，多在農曆十一月至十二月；過年時，都要宰

牛、羊、豬祭祖。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前後舉行的「火把節」，是各地彝族共同的傳統節日，當日夜間彝民手持火把繞行田宅，插火把於田埂之上，驅逐害蟲；巡遊之後，合村在一起聚篝火，彈月琴、吹口弦，飲酒歌舞，通宵達旦，以祝豐收；有的還要舉行賽馬、鬪牛、打鞦韆、射箭、摔跤等遊戲。（註一一）

第三節 納西族

一、歷史淵源

納西族歷史悠久，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云：「定笮縣（今四川省鹽源縣）有摩梭夷」，唐以後的文獻多稱「麼些」，從漢文史籍來看，唐以前納西族已分布在金沙江和雅盤江流域一帶。唐初就有一個納西族部落在越析州（今賓川縣賓居對面），稱為越析詔，又稱麼西詔，以畜牧為主，其後為南詔閣羅風攻破，退居到金沙江以北的「雙舍」地區（今四川鹽邊）。故今日的賓川縣當時即有納西族居住。同時納西族的象形文字經典《人類遷徙記》（*Is'o'mbert, y'i*）一書裏更有較詳細記載，麗江等地的納西族為死者誦經超渡時，還要把死者的亡魂由麗江經寶山州、永寧等地送至無量河及其以北地區，由此可推測，納西族原先住在無量河地區，後來由於經常與其他部落發生「械鬪」，才逐漸南遷，陸續定居在現在的麗江、中甸、維西、永勝一帶地區，因此，在歷史上納西族與藏族的關係十分密切。宋末，麗江納西族酋長麥宗，合併附近一些小部落，不受大理國的管轄。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授麥宗之子阿良「茶罕章管民官」職位。元明兩代將今日的麗江、寧蒗、維西、鹽源、木里等納西族分布地區建立州、縣和土司制度。明洪武年間阿良的第四代孫——木得，親自到南京貢馬，明廷授麗江土知府，並賜姓木，被稱為「木天王」。明嘉靖萬曆年間，土司木高戰勝居於塔城之吐番（藏族），向今日維西縣實施武裝殖民。清雍正元年、七年，麗江、維西先後改土歸流。

明、清二朝，漢族不斷向麗江地區屯戍，漢民族文化與技術亦同時融和進入納西族。至於教化方面，明永樂

十六年（一四一八），在通安、寶山、巨津三州建立學校，以本土司爲首的土官子弟均接受漢化。清初，又派大量軍戶到麗江屯戍，納西族居民尙且參加清朝科舉考試，得中功名舉人、進士和翰林，入仕於中央政府。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開辦麗江府中學堂、小學堂等。

納西族的民變也始終未間斷；清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傈僳族和納西族聯合起事。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麗江白沙、東河一帶農民在和卓領導下發生動亂。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納西族聚集黃山哨起兵。二十世紀初，法國攫奪雲南七府礦藏開採權，英國入侵片馬，遭到傈僳、納西等族人民反擊。民國五十年，納西地區成立「麗江納西族自治縣」。（註一二）

二、人口及分布

納西族分布在雲南西北和四川金沙江上游地帶，略以長江第一灣流主東經一百度四分處，自北而南，分作東、西兩個區域；大體上東部的稱爲「麼些」、西部的稱爲「納西」。主要聚居於雲南省「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維西、中甸及寧蒗縣的永寧區、德欽、永勝、鶴慶、劍川、蘭坪等縣和四川省鹽源、鹽邊、木里等縣，西藏芝康縣亦有分布。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爲二十七萬八千零九人。

雲南麗江等地族人多自稱「納西」，雲南寧蒗、四川鹽源等地的多自稱「納恒」或「納汝」、「納日」。其中基本族稱是「納」，而「西」、「恒」、「汝」、「日」都是「人」或「族」的意思。史籍中記載爲「摩沙」、「麼些」、「末些」、「麼些」等稱謂，後定名爲納西族。

納西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分東、西兩個方言。由於同漢族交往較多，群眾多能使用漢語文。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納西族人民已創造一種表達意向的象形文字「東巴文」和一種表音的音節文字「哥巴文」，但都未在群眾中推廣使用，只是記載古代的許多詩歌、傳說、故事和宗教經典。民國四十六年，曾設計以拉丁字母爲基礎的拼音文字方案，但無法大量推行。（註一三）

三、生活方式

納西族居住的雲南省西北部和四川省西南部，有雲嶺、大雪山綿延起伏，又有金沙江、瀾滄江、雅砻江汹涌奔騰，山高水深，形成高原、盆地和河川峽谷的複雜地形。高山盛產雲杉、雲南松、虎頭松等珍貴林木，和蟲草、貝母、天麻、麝香、熊膽等珍貴藥材，麗江北部的玉龍雪山久有「植物寶庫」的盛名，山下田疇縱橫，盛產大米、玉米、小麥糧食作物，農業是納西族的主要經濟活動。此外山區有成群的牛、羊、馬、騾和牦牛，地下有金、銀、銅、水銀、石棉和寶石等豐富礦藏，金沙江水利資源尚未開發，對國家建設有重要經濟價值。（註一四）

在近代納西族經濟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在平壩地區種植水稻、小麥、甘蔗、玉米、花生；半山區有層層梯田，也可種植水稻；高山則以蕎麥、青稞、蔓菁、洋芋為主。今麗江縣、永勝縣及維西縣南部，經濟較為發達，農業生產已與鄰近的漢族、白族地區相仿。水利灌溉也有發展，能達到精耕細作，一年兩熟。雲南寧蒗縣的永寧和四川鹽源、木里一帶，生產技術較為簡單，耕作亦較粗放。（註一五）

納西族農家多數兼飼養牲畜，特別在山區。彈織羊毛披毡、羊毛毯和羊毛大襟衣也是生產主要內容。往昔永寧地區除向農民徵收糧食稅外，還徵收畜牧稅。在工商業較發達之麗江縣城，皮革業在手工業生產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皮革製品遠近聞名，暢銷川、滇、藏接界的各族地區。（註一六）

這種畜牧混合農耕型文化在社會心理上尤表現明顯，如納西族家庭多以牦牛和老虎為門神，以牦牛或老虎來誇獎勇武之人。古代納西人以牦牛肉、牛、羊肉和蕎麥、元根、稗子當主食，現雖然改為以玉米、小麥、大米、青稞等農產品作主食，但喝酥油茶的習慣仍保留至今。人們的服飾也從一個側面反映這種文化心態，例如羊皮披肩上的「巴妙」圖案，意為蛙的眼睛。從民族心理的深層結構來看，羊皮與畜牧業相聯繫，而蛙與農業相聯繫，集中體現農業與畜牧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聚集。（註一七）

納西族男子的服飾大體與漢族相同。麗江納西族婦女身穿大褂，寬腰大袖，外加坎肩，繫百褶圍腰，披羊皮披肩，綴有刺繡精美的七星，旁綴日、月，象徵披星戴月，表示勤勞之意。寧蒗納西族婦女著長可及地的多褶裙、短上衣、青布大包頭，佩大銀耳環。（註一八）

納西族的文化生活，所謂「東巴文化」，不僅指東巴經，而且也包括與東巴法事活動有關的音樂、舞蹈、繪畫，用以書寫東巴經的圖畫象形文字，以及受其影響的各方面。東巴音樂較低沉，但其旋律、音階、調式與古老的納西民歌有密切的淵源關係。東巴舞蹈近年來引起研究者極大的注意，「東巴舞來歷」、「跳神舞蹈規程」兩部舞譜的整理和發表，和民國七十二年古老東巴舞的匯演，受到舞蹈界極高的評價。東巴卷軸畫亦是另一研究重點，東巴長卷圖「神路圖」長達幾十公尺，具獨特的藝術規模和風格，在少數民族繪畫藝術中是極為罕見的珍品。至於圖畫象形文字本身，從三十年代至今，研究工作一直未有間斷，且隨研究工作逐步深入，越來越顯示出它重要的文化價值；從大約西元十一世紀創製以來，一直在一定範圍內使用至今，已成為世界文字史上之奇蹟。

《東巴經》是由一千多種經卷組成的一套龐大的圖書集成，目前已知國內外收藏有二萬餘冊，內容涉及人類起源、社會歷史、畜牧農耕、婚姻家庭、宗教哲學、風俗禮儀、語言文字、天文曆算、文學藝術，直至醫藥占卜和民族關係等方面，有「納西族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之稱。（註一九）

四、社會組織

在家庭形態上，發達地區早已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而且男尊女卑，數代同堂。但在永寧與四川木里交界的瀘沽湖地區，還存在著由婦女擔任家長的母系家庭，在這種家庭裏，婦女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財產按母系繼承，祭祀活動由婦女主持，男女過著暮合晨分的「阿注」婚生活。對於永寧阿注婚與母系家庭，激起許多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家的研究，雖然有諸多論點，但歸納言之，似乎與古代牦牛羌人母系部落有淵源關係。（註二〇）

五、信仰及禮俗

納西族普遍信仰東巴教，是一種多神教，天、地、山、水、風、火等自然現象和自然物都被視為神靈。明代，由於木氏土司採取開放政策，宗教上對佛教、道教、藏傳佛教兼容並蓄，現今仍存的白沙琉璃殿和大寶積官等明代建築，和分布在白沙、東河等村鎮的大量壁畫，均顯示出佛教、道教、喇嘛教融合一起的佛像藝術。近代

基督教亦傳入，但信仰者不多。

納西族自古通行火葬，清末部分地區開始盛行土葬。傳統的節日有「正月農具會」、「二月龍王廟會」（現為物質交流會）和「十月騾馬會」。此外還有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火把節等。（註二一）

第四節 僰 僰 族

一、歷史淵源

在唐代僰僰族未見文獻記載，運用語言學的資料，從其屬彝語支這個語言系統而言，僰僰族應屬「烏蠻」的一支。「烏蠻」的地理方位，按古代民族地理分布來考察，西漢以前（西元二世紀），北緯二十四至二十九度，東經一百至一百零六度的廣大地區，以滇池為中心，已居住《史記》《西南夷列傳》中的「靡莫之屬」和「勞澹」、「雋」、「昆明」等數十個部落，這些部落大致上均屬彝語支。兩晉時期（二六五—四二〇年），這地區稱為「東爨烏蠻」。

關於僰僰族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唐樊綽《蠻書》：「栗粟兩姓蠻，雷蠻、楚蠻皆在茫部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註二二）宋、元兩代（十一—十四世紀中葉），文獻上很少有關僰僰族的記載，原因是宋以大渡河為其國土南界，默認大渡河以西為大理國管轄之地；北宋衰亡後，遼、夏、金統治黃河流域，南宋偏處臨安，更無暇遠顧西陲。元朝以後，有關僰僰族的文獻記載又紛紛出現，明《景泰雲南圖經志書》、楊慎《南詔野史》均有更詳盡的記載。（註二三）

除語言屬於彝語支外，從僰僰族的圖騰來探究，發現其虎、竹、魚等氏族圖騰與彝族相同，且有相類似的神話傳說，再說明僰僰族與彝族在古代有著密切的氏族血統關係。但明朝中葉以後，由於各種歷史因素，僰僰族經幾次大遷徙後，已發展成一個單一民族。大批僰僰族在蕎氏族（括扒）首領木必帕率領下，乘著麗江木土司與藏

族統治集團發生戰爭，渡瀾滄江，越碧羅雪山，進入怒江地區。

清康熙年間（十八世紀），怒江地區分屬藏族土司、麗江納西族木土司、維西康普土千總、葉枝土千總、蘭坪兔莪土司、雲龍舊州土知州等六個土司管轄，自清乾隆五十年起（一七四〇），傈僳族爲土司的剝削及苛捐雜派，多次聯合他族群起而反抗，乾隆十一年、十三年、十七年，嘉慶六年、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元年、光緒二十年等均發生激烈的抗爭。最後迫使清廷在經濟上採取某些緩和措施，減輕一些土司的苛派，裁革各種「冗役」，懲治一批貪官污吏。除內部的抗爭終清一世連續不斷外，傈僳族居住地區自十九世紀末葉起，亦淪爲西方進窺之地。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英國正式占領上緬甸，並由緬甸企圖侵略雲南後，西方人士通過各種方式，進入怒江地區進行探測活動，怒江以西的中緬北段未定界區域，便成爲中英兩國鬭爭的焦點。光緒二十年、宣統元年分別發生衝突，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英更進而侵占片馬、古浪、崗房等地。

民國元年底至二年，英軍再向北侵占茶山地及俅夷地，進入獨龍河下游及拱路、擴勞鋪。二年，江心坡、片馬、坎底等廣大地區淪入英人之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無暇顧及東方，暫從上述地區撤退。其後，軍閥爭權，政府對此地區無暇兼顧。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又重新占領江心坡、片馬及整個坎底地區。

至於怒江地區，辛亥革命後，殖邊隊進駐怒江地區，阻止英國繼續侵進怒江地區。民國元年下半年，雲南督軍府下令建菖蒲桶（貢山）、上帕（福貢）、知子羅（碧江）三個殖邊公署。五年，殖邊公署改稱行政公署，設置警備隊，並正式劃分轄區範圍。上帕公署劃分爲上中下三段，十二保，二十甲，一百零二排；知子羅劃分五段，二十保，三十甲。段設團政（相當於區長），下分保董、甲長、排首等，使其互相管束人民。七年至二十二年，龍雲統治雲南期間，分別將菖蒲桶、上帕、知子羅三個行政公署改爲貢山、福貢、碧江設治局，並將魯掌行政公署改稱瀘水設治局。至此，怒江地區便包括貢山、福貢、碧江、瀘水四個設治局（相當於縣）。

民國二十四年到三十年，傈僳族多次與設治局發生衝突。三十一年日軍侵占騰衝、龍陵、芒市後，曾派兵由

怒江西岸的上江鄉抵達六庫對岸，炮轟六庫，焚毀瀘水設治局。三十九年，傈僳族所居怒江地區淪陷後，大興地土司段承恭曾組織反共救國軍於四十年初占據一些村寨，反抗中共後被俘犧牲。（註二四）四十九年，中共與緬甸簽訂邊界協定，將片馬、古浪、崗房等地收回。

民國四十三年，怒江地區建立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七十四年建立「維西傈僳族自治縣」。（註二五）

二、人口及分布

傈僳族主要聚居在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其餘分布在麗江和迪慶、大理、保山、德宏、楚雄、臨滄等州縣。四川省的鹽源、鹽邊、木里、德昌等縣亦有分布。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總數為五十七萬四千八百五十六人。

傈僳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內各民族都使用傈僳語。先後使用過三種文字：（一）西方傳教士創製的拼音文字，主要通行於「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保山地區和「耿馬傣族佤族自治州」——部分基督教徒中。（二）維西縣傈僳族農民汪忍波創製的音節文字，通行於「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幾個區。（三）後來創製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曾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推行。（註二六）

三、生活方式

傈僳族地區峰巒重疊，百川匯流，境內西有高黎貢山，東有碧羅雪山，海拔均在四千公尺以上；怒江和瀾滄江分流其間，形成南北走向的兩大峽谷區。山高谷深，氣溫懸殊。農作物主要是玉米，也有水稻、高粱、小麥和豆類；經濟作物有麻、漆樹和甘蔗等。山中森林密布，以杉樹最有名，盛產毛皮和藥材。水力和礦產資源豐富。

傈僳族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靠近內地的麗江、大理、保山、維西、蘭坪地區，產量較多亦較進步。居住在大小涼山的傈僳族則尚從事半農半獵，農業普遍使用牛耕。而居住在怒江的傈僳族生產力低，鐵具和竹木農具並用，以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為主，狩獵、採集為輔。

傈僳族以玉米、蕎麥、洋芋、高粱為主食；少數河谷地區則以大米為主，輔之以雜糧、芋頭、青菜。由於狩

獵，肉食豐富。無論老少都喜歡飲水酒和吸煙。

傈僳族男子多穿麻布長衫，褲長及膝，或以青布包頭，或辮髮於腦後，左腰配砍刀，右腰掛箭袋。婦女上穿右衽短衣，或下著長裙，裙長及腳踝，裙褶很多；或下著褲子，褲外前後繫小圍裙。頭上飾以紅白色料珠，胸前有彩色料珠串成的項圈。各地由於衣服顏色的差異，而被稱為「白傈僳」、「黑傈僳」或「花傈僳」。

傈僳族房屋建築較簡單，怒江地區基本上是竹木結構的竹篾房，又稱「千腳落地」。先在斜坡地上豎立二、三十根木椿，上鋪木板，四周圍以竹篾籬笆，頂蓋茅草或木板，屋中央置一大火塘。散居在蘭坪、維西一帶的傈僳族，大多喜歡住木楞房，房子很像一個大木匣，四周用約長一、二丈的木料疊成，上覆木板，壓以石塊。與漢、白、納西等族雜居的內地傈僳族住房，大多採用土木結構，用土築牆，屋頂蓋茅草或木板。

傈僳族地區山河險阻，道路崎嶇，交通至為不便，人畜過河多用溜索，溜索有平溜、陡溜二種。（註二七）

傈僳族民間流傳著豐富多彩的口頭文學作品，詩歌內容廣泛，天地人、事物景、喜怒哀樂、生老病死、神話傳說、風俗習慣、婚喪嫁娶、耕作漁獵、建造房屋、探訪親友、官司訴訟等無不可入歌，通常是七字句式，有嚴格對仗，所有詩歌都可以吟唱。

傈僳族主要樂器有琵琶、笛子、葫蘆笙、口弦。琵琶、笛子、葫蘆笙都是領舞、伴舞樂器，舞步多種多樣，以腳上動作為主。

四、社會組織

傈僳族的土地所有制形態，可分為個體私有、家族共同伙有、家族或村寨公有三種。以個體私有形態為主，並普遍存在一種「伙有共耕制」（「哈米貝來合」），是一種由公有向私有過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的原始協作形式。

傈僳族對圖騰崇拜已經淡漠，但至今仍保存明顯的氏族殘餘，其姓氏有胡、虎、海、賀、褚、菜、蔡、歐等幾十個姓，胡、虎是虎氏族的後裔，海、賀、褚是鼠氏族的後代，菜、蔡、歐是菜氏族後代。傈僳語稱一群由同

一祖先後代所組成的集團爲「初俄」，亦即氏族，除上述幾個大姓外，尚有熊、猴、蛇、羊、鷄、鳥、魚、蜂、鼠、蕎、竹、麻、柚木、犁、霜、火等氏族名稱，這些氏族名稱同時又是該族氏族圖騰崇拜的象徵。

同一氏族之下，由父親的二代至四代人所組成的親屬集團稱爲「體俄」，亦即家族；由若干不同的氏族和家族所共同組成的村寨稱爲「亢」。村寨頭人有的是各家族老人互相推舉的，稱爲「差吾」，由官府委派的頭人稱爲「實帕」。頭人不得世襲，職責是對內領導生產，調解糾紛，主持祭祀；對外承頭納貢，攤派夫役，領導血族復仇，締結盟約等。

傈僳族婚姻行一夫一妻制，過去頭人及富裕戶有一夫多妻的。男子婚後與父母分居，組成小家庭。青年男女婚前戀愛自由，但結婚往往由父母包辦。盛行亞血緣內婚，姑舅表優先婚配和兄死弟娶寡嫂、弟死兄娶弟婦的轉房習俗。（註二八）

五、信仰與禮俗

傈僳族群眾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相信萬物有靈，人世間一切都由神鬼主宰，尚有圖騰崇拜的殘餘。巫師分爲「尼扒」、「左扒」兩種，前者能用咒語「驅鬼」或「殺鬼」，社會地位較高。祭鬼和卜卦等宗教活動頻繁，往往要大量殺害牲口或家禽，耗資頗巨。二十世紀初，西方傳教士進入德宏、怒江地區，傳入基督教和天主教。人死行土葬，死於非命者行火葬。村寨和家族都有公共墓地。

傈僳族人民使用自然曆，借助花開、鳥叫等大自然現象，將一年劃分爲花開月、鳥叫月、燒火山月、饑餓月、採集月、收穫月、煮酒月、狩獵月、過年月、蓋房月等十個季節月。主要節日有澡塘會、收穫節、過年等。「德宏傈僳族景頗族自治州」騰衝傈僳族群眾每年農曆二月七日過「刀杆節」。（註二九）

第五節 拉祜族

一、歷史淵源

拉祜族的歷史，文獻紀錄很不充分，只能根據拉祜族的民族歷史傳說和有限資料，去了解其歷史淵源。拉祜族先民屬古代羌人族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羌人中有一支受彩陶文化強烈影響，由甘肅、青海一帶經四川西部進入雲南西北部，成為開拓者。西元前四世紀初，秦獻公欲復先世霸業，以武力統一西方，導致大批羌人在「邛」率領下，依新石器時代南遷的通道，再度大舉南遷。南下的羌人，各族系社會發展與經濟形式極為參差，*史記*卷八「西南夷列傳」中就曾概述西南夷的分布情況及社會狀況。其中嵩、昆明是南遷羌人中保存固有文化傳統及經濟形式較多的族系。

現在彝族人稱拉祜納支系為大倮倮，稱拉祜西支系為小倮倮。元朝*經世大典*卷八「招捕錄」中，記載鎮南州定邊縣有一地名為「羅黑加」，「羅黑加」是彝語，亦即倮倮寨之稱。此外，清*雲南通志*、*伯麟圖說*、*楚雄府志*、*他郎廳志*、*寧洱縣采訪*均有倮倮的記載。事實上，據*三國志*中*蜀志*之「李恢傳」及*西南彝志*卷五兩部史籍對照，三國時代滇東已有昆明人分布，活動於滇東的昆明武氏族已有可能與稱「赫」（即倮倮）的拉祜人相遇。因此，不僅清朝文獻上有「倮倮」記載，尚可推溯至三國時代，甚而其下至劉宋時期。「爨龍顏碑」有「緬戎寇場」句，傣族稱拉祜族為「緬」，「爨龍顏碑」的記載，可說明今日的拉祜族在其時為昆明人，已寇犯邊疆，勢力大興。

*新唐書*卷八「南蠻」下稱：在戎州（今四川宜賓附近）西南邊鄙有「鍋鏗蠻」，現代拉祜支系也自稱「哥撻」，與「鍋鏗」語音相同。並且*新唐書*所述「鍋鏗蠻」分布的地域亦完全符合古代拉祜人分布的地域。「緬」、「鍋鏗蠻」、「倮倮」是拉祜族在歷史中可能留下的蹤跡，但最近語音「拉祜」的文獻記載，至清朝才出現，雍正*雲南通志*卷二十四載：「喇烏、臨安、景東有之」，這是到目前為止所知道的最早關於拉祜族名的文獻記載。（註三〇）

清初沿襲明制，對拉祜族的統治，是透過傣族土司而間接管理，所以自雍正八年至民國九年，清朝從雍正到

光緒，近兩個世紀之久，拉祜族不時起而反抗、爆發衝突，起因有反對傣族土司剝削、反對漢族的貪官污吏，反對改流後的行政措施——設立總茶店（剝奪其賴以爲生的茶葉專利權），清廷每每先以武力彈壓，拉祜族在衝突中死傷慘重。（註三一）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英國非法潛入瀾滄、滄源、雙江、臨滄一帶，搜集情報。民國二十三年，英國企圖侵入班洪地區，佤族人民反抗，拉祜族和瀾滄、景谷一帶各族人民組成義勇軍支援。二十六年，拉祜、佤、傣等族人民約一萬餘人，舉國旗、敲鑼鼓，到中英勘界會議所在地勐梭示威。在各族人民憤怒聲討下，英方只得承認我國在西盟、勐梭的主權。三十二年，日軍企圖從緬甸北部進犯雲南邊境；瀾滄、滄源、雙江一帶拉祜族及佤、傣、景頗族人，與國軍組成抗日游擊隊，保衛邊疆。四十二年，瀾滄地區成立「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四十三年，成立「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七十四年，成立「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註三二）

二、人口與分布

拉祜族分兩大支系，即拉祜納支系與拉祜西支系；拉祜納支系主要分布在瀾滄江以西，拉祜西支系主要分布於瀾滄江以東。兩大支系多數以聚落爲單位，與哈尼族、佤族、傣族、漢族交錯聚居，少數雜居。（註三三）拉祜納支系主要在現在臨滄、耿馬、瀾滄、孟連等縣，拉祜西支系主要在今景東、鎮沅、景谷、思茅、普洱、元江、墨江、江城等縣。在境外的緬甸、泰國和寮國的一些地區亦有少數拉祜族分布。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爲四十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六人。（註三四）

拉祜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拉祜人長期與漢族、傣族密切交往，多能兼用漢語和傣語。拉祜語有拉祜納與拉祜西二種方言，使用拉祜納方言人數約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有關動物的詞匯，拉祜語與傣語、彝語完全或基本相同，可說明拉祜族和傣族、彝族的人民在歷史上有悠久的密切聯繫；過去並曾使用過西方傳教士創製的拉丁字母形式文字。民國四十六年，又在原有字母基礎上創製拼音文字，惟使用仍不普遍。（註三五）

拉祜族自稱有「拉祜納」（黑拉祜）、「拉祜西」（黃拉祜）、拉祜普（白拉祜）的不同。他稱則有「保僮」、「哥撻」、「緬」、「目舍」、「苦聰」等差別。（註二六）

三、生活方式

拉祜族地區屬亞熱帶山區，夏季酷熱，冬季嚴寒，常年蔥綠一片，一年中分雨季和旱季。瀾滄江東西兩岸，是由山地和平壩組成的相互交錯的山區和壩區，山區叢林密布、氣勢雄偉，而壩區則平坦溫濕。

山區的自然條件適合於糧食作物和茶、菸草、劍麻、紫梗等經濟作物的生長，亦是理想牧場。有廣闊的森林覆蓋，有尚未充分利用的用材林，有香料、藥材、纖維等各種豐富的野生植物；在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棲息著種類繁多的鳥獸；山區蘊藏著豐富的鐵、銅、鉛、金、銀、鋁、鎢、煤等礦產。（註二七）

根據拉祜族地區、瀾滄縣糯福區、瀾滄縣木戛區大班利寨、瀾滄縣謙六、東河、南嶺等區、瀾滄縣東回區班利寨、瀾滄縣東河區拉巴塞、耿馬縣孟定區芒美中寨、耿馬縣勐永區蒙化鄉岩子頭村、雙江縣、孟連縣南抗鄉蔭山寨等區所作的田野調查，拉祜族各地的社會經濟、風俗宗教、服飾居住、文化藝術、均有顯著不同。（註二八）

在臨滄、思茅、元江和墨江、雙江、景東、鎮源、景谷等地，土地集中程度不高，生產落後。這些地區的拉祜族約占民族人口的半數左右，所用農具與漢族基本相同，但耕作粗放。手工業有打鐵、紡織、製竹器等，副業多屬自給自足，很少在市場出售。

耿馬、瀾滄西南部、孟連、西雙版納等地拉祜族為傣族土司納貢隸屬農民，這些地區生產更加落後，生活更加貧困，鐵製農具昂貴而缺乏，停留在刀耕火種階段，產量很低。除農業外，還有季節性狩獵、養蜂和採集。金平縣拉祜族（苦聰人）的社會經濟則嚴重落後，在森林中從事原始遷徙農業，住的是僅有一人高的簡易小屋，不會紡織，以獸皮或蕉葉蔽體，十九世紀時還採用「無言貿易」方式與外族交易。（註二九）

拉祜族服飾，男子裹黑色頭巾，穿無領大襟衫和褲管寬大的長褲。拉祜納支系婦女裹一丈多長頭巾，末端從背後垂及腰際；穿開岔很高的長袍，衣領周圍和岔子兩邊都鑲有彩色幾何紋布塊或條紋布條。沿衣領至開襟嵌有

銀泡。拉祜西支系婦女則穿短衣褶裙或統裙。同漢族、傣族人民交往較多的地方，拉祜族男女也愛穿漢式和傣式服裝。（註四〇）

房屋建築爲竹木結構的木樁斜頂干欄建築（樓房），有方形和橢圓形兩種。另一種大型竹木建築，通常用十二根至二十一根木樁架起，內分若干住房。受漢族或彝族影響的村落，通常採用漢式土牆平房，房頂以茅草或木板覆蓋。（註四一）

拉祜族善於歌詠，嫻於舞蹈，具有獨特風格和濃郁生活氣息。傳統樂器有蘆笙、三弦等，傳統舞蹈有蘆笙舞，形式多達三、四十種。口頭文學形式多樣，生動具體，長篇史詩《牡扒密扒》爲研究古代經濟生活、原始採礦業、婚姻制度和民族遷徙史的重要作品。詩歌中有種稱爲「陀普科」的隱晦語，具有爲當地人民喜愛的隱晦規律。（註四二）

四、社會組織

根據瀾滄縣糯福區拉祜西（黃拉祜）社會經濟調查、木戛區大班利寨拉祜族社會歷史調查、孟連縣南抗鄉蔭山寨拉祜族社會經濟調查發現，拉祜族實行一夫一妻、以父系傳承的小家庭制，財產繼承方面，男女均有繼承權，分家出去的男子和出嫁的女子，以及尚未分家出去的男子和未嫁的女子，在分配財產時一視同仁。但男子在招贅期間，所分得的財產一律不准帶走，均留在家中，待上門期滿回來，另立門戶時方可帶走。另外，同父母居住的兒女，分配財產時因負養老責任而多分一份。

拉祜族的村寨有大有小，大的一百多戶，小的二十多戶，每一個村寨都有一個頭人（卡些），常是傣族土司統治的代理者，因此村寨在拉祜族的歷史上成爲傣族土司統治和交納貢賦的一個基層單位。（註四三）

五、信仰與禮俗

拉祜族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多神，供奉「厄霞」，認爲「厄霞」創造宇宙人類，主宰萬物，決定人們吉凶福禍的大神，它被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區，非本族人不得接近。清初，大乘佛教由大理僧人楊德洲傳入後，拉祜族

民間也流行佛教。瀾滄和臨滄少數地區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並崇拜祖先，實行傳統火葬，亦有採用土葬；有集體墓地，壘石爲墳。傳統節日有火把節，也流行漢族或傣族的節日。（註四四）

第六節 哈 尼 族

一、歷史淵源

哈尼族與彝族可能同源於古羌人，後逐漸南遷。西元七世紀時已居於今哀牢山、無量山區一帶。南詔時，哈尼族的先民又逐漸向東南集中，聚居在紅河外側。元設和尼路，明初改爲和尼府，後又分設納樓、溪處、思陀、左能、落恐等長官司，隸屬臨安府，以各部落首領任土官。清末，受太平天國影響，哈尼族人田四浪（又名田政），建立政權達二十年之久。在清光緒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四年間，位於邊陲要衝的哈尼族，多次抵抗法軍入侵，爆發衝突。民國三十八年後，成立「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墨江哈尼族自治縣」、「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註四五）

二、人口與分布

哈尼族主要分布在雲南元江和瀾滄江間，即哀牢山和蒙樂山之間的廣大區域。「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紅河、元陽、綠春、金平四縣是哈尼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區；其次是聚居於思茅地區的墨江、江城、普洱、瀾滄、鎮源等縣。另有西雙版納的勐海、景洪、勐臘等縣，玉溪地區的元江、新平等縣。此外，在峨山、建水、景東、景谷等縣也有少數分布。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數爲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人。（註四六）

哈尼族在歷史上的稱呼有「和蠻」、「和泥」、「窩泥」、「俄尼」、「哈尼」、「阿尼」等，而其自稱則有「哈尼」、「僂尼」、「豪尼」、「卡多」、「碧約」、「白宏」，本文統一用「哈尼」做爲族稱。（註四七）

哈尼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分哈雅（又分哈尼和雅尼兩個次方言）、碧卡、豪白三個方言；方言之

間差別較大，不能互相通話。沒有本民族文字，有些地方曾刻木結繩記事。民國四十六年，曾以拉丁字母製定其基礎文字。（註四八）

三、生活方式

哈尼族居住地區，自然條件優厚，地下蘊藏錫、銅、鐵、鎳等礦產，紅河州首府箇舊是舉世聞名的錫都。在連綿起伏的哀牢山森林區中，有雲南松、滇柏、油桐、樟樹等林木，以珍禽野獸、名貴藥材著稱。屬亞熱帶氣候，雨量充足，適宜農作物栽培。哈尼族關梯田種稻穀，掘坡地植茶林，紅河西岸哀牢山麓遍布梯田，高達數百級，從河谷到山巔，宛如天梯，宏偉壯觀，並在梯田養魚，使當地成為哀牢山區的魚米之鄉。綠春的滇綠茶和西雙版納的普洱茶，都暢銷內地。哈尼族種植麻、棉、靛草，自織自染。（註四九）

哈尼族喜歡用自己染織的藏青色土布做衣服。男子多穿對襟上衣和長褲，用黑布或白布裹頭。西雙版納地區的哈尼族男子則穿右襟上衣，用銀片裝飾。婦女多穿右襟無領上衣，下著長褲，在衣服的托肩、大襟、袖口和褲腳鑲上彩色花邊。西雙版納及瀾滄一帶的哈尼婦女，有的穿長桶裙式皺褶長裙，有的穿長褲，繫繡花腰帶和圍腰。婦女喜帶耳環、耳墜或項圈、大手鐲。婦女在服裝和裝飾上區別是否已婚，可從單辮或雙辮、垂辮或盤辮及圍腰和腰帶的花色來區分。（註五〇）

哈尼族多住在半山腰，依山勢建立村寨；村寨一般為數十戶，多三、四百戶。紅河、元陽、綠春等地，住土牆草頂樓房，少數用瓦。樓分三層，下層關牲畜、中層住人、上層堆物。墨江一帶多為土基平頂樓房，間間相連。西雙版納住的是竹木結構的樓房，旁設涼臺，別具一格。（註五一）

四、社會組織

哈尼族家庭普遍實行父權制小家庭。婚姻制度基本上是一夫一妻，男子一旦結婚生子後，通常與父母分家，獨立生活。父母把田產、農具、家具，按人口平均分配給獨立生活的幾個兒子後，多將幼子留在自己身邊，繼承本家族祖宗的大房子。（註五二）

哈尼族現在還保持父子連名制的傳統，父親名字後頭一個字或二個字作為兒字名字的起頭字，世代連續下來。現在流傳的父子連名家譜，約在四十代至五十代左右，各地哈尼人的父子連名系譜、世系數量不等，名稱也不完全一樣，但系譜的最早幾代往往是相同的，從這裏可看出他們在來源上的聯繫。（註五三）

五、信仰與禮俗

哈尼族傳統信仰為多神和祖先崇拜，祭祀由巫師「貝瑪」主持，用巫術和草藥治病。西雙版納的哈尼族，每年祭祀象徵寨神的「龍巴門」。（註五四）傳統節日主要有十月節和六月節。哈尼族以農曆十月為歲首，過十月節，就是過新年，節期有五至六天，多至半月。六月節在紅河地區稱「苦扎扎」，一般在六月二十四日前後，節期三至六天。此外，內地和紅河地區的哈尼族群眾同漢族一樣，也過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註五五）

第七節 景頗族

一、歷史淵源

根據歷史傳說和漢文史籍記載，景頗族先民最早居住在青康藏高原南部「木轉省臘崩」山區（意為天然平頂山），約自唐代始沿橫斷山脈南遷，東部景頗族分布於瀾滄江以東、金沙江及東瀘水地區；西部景頗族則分布於當時屬南詔的永昌節度管轄地區，以及麗水節度區內的片馬、古浪、崗房一帶。這一地區史稱「尋傳」，尋傳蠻即包括景頗族先民在內，元、明時期東部尋傳蠻亦稱「峨昌」。元代，景頗族地區屬雲南行省的金齒宣撫司，十五世紀初，明設置的茶山長官司曾任命景頗族山官為長官，頒發銅印和金字紅牌。至明末清初，景頗族大批遷入永昌府和騰衝府，即今德宏地區。

清中葉以後，英國冀從緬甸入侵雲南，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組織探險隊自緬北八莫進入雲南騰衝地區。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中英勘定隴川邊界，景頗族山官率領羣眾再度反抗。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英軍二千



餘人侵入片馬、古浪、崗房三地，激起景頗族強烈反抗，迫使英政府承認片馬、古浪、崗房三地為中國領土。民國四十二年，成立「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註五六）

二、人口及分布

景頗族人口十一萬九千二百零九人（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數），主要聚居在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盈江、潞西、瑞麗、梁河五縣境內。這些地區山脈綿延，與緬甸接壤，國境界長達五百零三公里。此外，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馬、崗房、古浪、臨淄地區的「耿馬傣族佤族自治县」，以及思茅地區的瀾滄縣等地也有少數散居的景頗族。

景頗語屬於藏緬語族漢藏語系。按方言別，景頗族內部有不同的支系，主要有景頗、載瓦、喇期（茶山）、朗峨（浪速）等支系，「景頗」既是支系名稱，也是該民族總稱。在景頗族中，喇期、浪峨和載瓦三支系的方言極為相近，景頗支方言與之差異較大，但彼此在一些古老詞彙和一些語言成分上卻有同源關係。

直到十九世紀以前，景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十九世紀末，英傳教士約翰夫婦曾創製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寫的景頗族文字。民國三十八年後，又就這套文字再作改革，並為講載瓦語的景頗族創製一套拼音文字。（註五七）

三、生活方式

景頗族居住的山區屬於亞熱帶氣候，雨量充沛、森林茂密、土質肥沃，以農耕為業。百餘年前，景頗族主要经营旱地農業，同時也從事畜牧、採集和家內手工業等副業生產。旱地農業經營十分粗放，尚停留刀耕火種、輪歇拋荒的鋤耕農業階段。近百年來受漢、傣、德昂等族影響，景頗族開始經營水田，由鋤耕農業轉向犁耕農業。

大部分地區的景頗族均以大米為主食，副食有豆類和薯類，以及採集來的野菜野果；除祭祀鬼神而殺牲外，平日很少有肉食。蔬菜和肉類只加鹽和辣椒燒煮，很少用油煎炒。景頗族不會釀酒，常向傣族、漢族買酒喝。景頗族有濃厚的原始平均主義，殺牛祭鬼、捕獵野獸時，全寨分食，見者有分，均可分到一塊獸肉。不論是誰，不管是否認識，都可以到任何一寨、任何一家去作客，主人有義務招待他們飯食。

景頗男子身著黑色對襟短衣，褲腿短而寬。老年人留辮子纏在頭頂上，裹以黑布包頭，青年人則喜裹白布包頭。男子尚武，外出時必掛長刀或扛火槍。婦女上著黑色對襟或左襟短上衣，下著編織花色鮮艷的圍裙，並裹毛織護腿，喜歡佩帶銀飾物。過去景頗族不穿鞋，男女都赤足。無論男女老幼都會嚼草菸（沙支），草菸拌以石灰、沙桔、檳榔，人們相見，必互遞「沙支」，以示友好。

景頗族住房大都是竹木結構的茅屋，房屋呈長方形，分上、下兩層，上層住人，下層用以關家禽家畜。房頂是雙斜面下水，房屋四壁和地板是竹製的，不開窗。屋中有火塘，火塘周圍鋪有篾席作睡覺的地方。房屋每隔七八年需重建，建房時全寨人幫忙，幾天就能建成。景頗族寨子多掩映在蒼林翠竹之中，寨子以十幾戶或幾十戶組成，大的可有百餘戶，小的僅有二三戶；寨間距離近則半里、遠則十幾里、幾十里。

景頗族的文學作品還停留在口頭文學階段，其形式有史詩、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歌謠、諺語等。樂器有木鼓、牛角號、笛子、簫、口弦，以及外族傳入的鉦鑼、鈸、象腳鼓、小三弦。景頗族擅長跳集體舞，像「目腦腦縱歌」這樣大型的舞蹈，參加者可達數千人，氣勢壯闊。舞蹈可分為祭祀性、狩獵性、軍事性、生產勞動性、歡慶性等五類，形式上有環舞、巡回舞、曲折進行舞等。繪畫大多與原始宗教相結合，雕刻僅有比較簡單的圓雕和竹木雕。各種棉毛織品圖案精美，富有民族色彩；各種銀飾物構形、花紋已有相當水準。（註五八）

四、社會組織

過去景頗族的社會，一方面受傣族土司統治，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政治制度——山官制；前者的統治是通過後者實現的，所以山官制是主要政治制度。其特點是：有固定的轄區，一個轄區就是一個農村，山官即是村社首領，對外代表本轄區，對內是生產、習慣法、政治、軍事等方面的領導者，山官職位需按幼子繼承制的原則世襲。轄區內，社會成員劃分為官種、百姓、奴隸三個等級，山官享有一定特權，現在景頗族已廢除這種山官制。

景頗族的社會多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家庭裏，父親是家長，婦女地位較低；有女無子時可招贅，但贅

婿不改其姓；無子嗣時可收養子，權利義務與親生子一樣；對財產實行幼子繼承制，幼子地位高於長子。在現行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基本上仍必須遵循傳統的單向姑舅表婚的原則，即姑家男子必須娶舅家女子，但舅家男子不能娶姑家女子，形成丈人種嫁和姑爺種娶的相對固定的多角聯姻關係。女子婚後不落夫家，在婚姻關係中有保留。親屬稱謂保留若干「准普那路亞婚」的殘餘，如母方諸姐妹同稱「母」，父方諸兄弟同稱「父」等。在實行山官制的貢薩社會中，通行等級內婚制，官種、百姓、奴隸不同等級間一般不允許通婚；但在推翻山官制的貢龍社會中，則無此限制。青年男女雖有戀愛和社交的自由，但結婚並不自由，一般由父母包辦，實行買賣婚姻，聘禮昂貴。在買賣婚姻制度下，社會上盛行轉房制和妻死續妻妹的習俗。同姓男女結合被視為大逆不道，可將男方處死，將女方趕出村寨。

景頗族沒有成文的法律。習慣法「通德拉」對維護社會秩序具有很大的約束力。執行習慣法的方式是「講事」，一般由山官、頭人主持，請有威望的老人參加，雙方各自陳述理由，一條理由記一顆豆，以豆多者為勝；糾紛解決了便將一根木棍刻上刀痕，剖為兩半，雙方各執一半，以作憑證，並將柴頭之火澆滅以示了結。此外，不判死刑，殺人通常不償命，但須根據起因和情節輕重賠償命金一至十餘頭牛、錢數百元；同時採取原始同態賠償形式，頭顱賠葫蘆一個，頭髮賠黑線一團等。一般案件對輸者均罰以賠償實物的幾倍至十倍，案件無法調查判明時就採取神判。常用的神判方式有賭咒、雞蛋卦、斗田螺、煮米、撈開水、悶水等。

過去，有刻木記仇和「吃新穀、話舊仇」習俗，一家一戶之仇會釀成轄區間、村寨間的仇殺械鬥。發生戰爭時，山官是當然的軍事首領，每個青壯年男子都是士兵。沒有單獨系統的軍事組織，各轄區可結成臨時性的軍事同盟。戰前，先由大巫師主持殺牛祭鬼、飲血酒盟誓，動員各寨兵力。作戰時，擅長猛烈的襲擊戰和伏擊戰。早期的武器是刀、弓、弩、盾，十九世紀中葉後傳入火藥槍和銅炮槍，抗日戰爭期間傳入步槍和機關槍。（註五九）

五、信仰與禮俗

景頗族崇信萬物有靈，迷信禁忌很多，凡遇播種、收割、疾病、婚喪、械鬥，都得請巫師宰牲祭鬼。景頗族

認為權勢最大的是「木代鬼」，祭供木代鬼是山官的特權，景頗族最大的祭典「目腦」（載瓦語稱為縱歌）就是為祭木代鬼而舉行的，它象徵著山官的權勢，一般每隔四、五年舉行一次，近年已發展成為一年一度的「目腦」節。景頗族與信奉佛教的傣、阿昌、德昂等民族長期共處，卻極少受到佛教的影響。除傳統信仰外，近代基督教傳入後，信奉基督教者漸多。喪葬方面，除凶死者火葬、幼傷者天葬之外，正常死亡者均行土葬。（註六〇）

第八節 阿昌族

一、歷史淵源

阿昌族沒有本民族文字，因而無本民族文字記載的文獻資料。漢文獻中關於阿昌的古代歷史記載甚少，唐以前的紀錄尤其含糊混雜，故只有借助語言譜系分類法去劃分族系，即從其「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彝語支」這個親屬語言的起源及其發展，去追尋阿昌族的來源。

阿昌族作為藏緬語族彝語支的一個成員，在民族來源上，與彝語支各民族有相近的起源，即同源於古代的氐羌族羣。根據文獻的紀錄，古代羌人的部落早在先秦時期，即從原分布的甘肅蘭州以西、青海省西寧以南遼闊區域，開始向南流徙，漢代南遷人數逐漸增多，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黃河中上游各民族陷入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民族大遷徙，又導致羌人部落大量遷入西南地區。

隨歷史發展，西南地區民族部落不斷分化，直至唐初，出現許多不同名號的部落，其中與藏緬語族彝語支各民族有淵源關係的有夔、叟、摩沙、爨。阿昌族作為彝語支民族之一，在民族來源方面，亦當與唐代以前這些部落族群有著淵源關係。有唐一代，叟、爨等部落集團進一步衍變，分化為許多部落，阿昌族可能是蠻書上所記載的「尋傳蠻」，近代的學者企圖從地名的沿革及民族的遷移證明阿昌族的先民即是由瀘水（今雅盤江）逐漸向西流徙至瀾滄江及其以西的「尋傳部落」。（註六一）

元代歷史文獻中，稱阿昌族的祖先爲「峨昌」或「阿昌」，（註六二）主要居住於大理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所領大理路、永昌府、騰衝府、鎮西路、茫施路和麓川路。（註六三）明代文獻對阿昌族祖先有更明確的記載，並且顯示其多居於山區，「聽土司役屬」。（註六四）明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左納率部歸順明朝。洪武年間，明太祖敕賜漢人段保爲雲龍州掌印土知州，阿昌族並向南遷至今（德宏）境內。（註六五）明代文獻記載中，阿昌族分布地區的建置沿革，其領域包括今「大理白族自治州」、麗江地區以西，直至「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以及保山、騰衝、和瀘水等縣境，明代以土官、土司統轄其地。阿昌族人民也從駐守屯田的漢軍學習耕種水田、打製鐵器的技術，促進阿昌族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節慶、婚俗、宗教信仰上也與漢族相同。（註六六）

清代承襲明代土司制度，阿昌族每年除固定向土司交納「三大款」（官租、大煙款、地基銀子）外，各寨還負擔專門的勞役。從明至清，阿昌人族興起許多次反土司抗爭，但土司制度延至大陸淪陷前夕，統治阿昌族達五百餘年之久。（註六七）民國時期，在隴川、梁河等地建設治局，推行保甲制。（註六八）民國四十二年，該地區屬「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

二、人口及分布

民國七十九年，阿昌族人口普查爲二萬七千七百零八人，主要分布在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隴川、梁河等縣，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也有少數分布在盈江、潞西、瑞麗及保山地區的龍陵和騰衝兩縣。史籍中的稱呼有「峨昌」、「戛昌」、「俄昌」等。因居住地區不同，又有不同的自稱和他稱，如「蒙撒」、「蒙撒揮」、「襯撒」、「漢撒」等。

阿昌語屬藏緬語族漢藏語系緬語支，分爲梁河、隴川、潞西三種方言。無文字，習用漢文和傣文；歷史上與景頗、漢、傣、白等族關係密切。（註六九）

三、生活方式

阿昌族聚居地區，在滇西高山峽谷區，屬亞熱帶濕潤區。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森林茂密，境內

有高黎貢山餘脈自騰衝逶迤而南。主要河流有大盈江、隴川江、兩江支流遍布境內，形成良好的水利灌溉系統，高山大河之間又有許多峽谷平地，形成戶撒、梁河等平壩。主要作物爲水稻、小麥、花生、棉花、油菜、菸草、苧麻、豌豆、蠶豆、豇豆、高粱、白薯、蕃茄等。野生植物中以藥材和油類植物（黃蓮、野香菓）較多，木材以紅松、錐栗、紅木著名。野生動物很多，近年來阿昌族人民開始種菸草、植茶、咖啡、油桐等經濟作物。（註七〇）

以農業生產爲主的阿昌族，主要種植水稻，水稻占總產量百分之八十，品種質地均優。梁河地區的「毫公安」品種曾被喻爲水稻之王，稻穀種類，有大穀、旱穀、白穀、糯穀四種。阿昌族最喜愛種大穀，稱爲「豪弄」，其穀殼呈黃黑色，米粒呈紅色，亦稱爲紅米。

阿昌族服裝式樣較多，男子穿藍、黑或白色的對襟上衣，黑色褲子；臘撒地區成年男子有穿左大襟上衣的。已婚的婦女多穿裙子，上衣穿窄長袖的對襟衫，黑布或藍布包頭；未婚女子穿長褲、盤辮、喜佩銀飾。

住房是磚瓦木石結構的四合建築，正屋住人，設有神龕、燭臺、長桌和火塘，廂房樓上堆放糧食和其他生活資料，樓下爲豬圈、牛欄，村寨房屋較爲整齊。男子出門隨身攜帶褙袋和長刀，男女都習慣肩挑貨物，長途運輸多用騾馬。

戶撒地區的菸草最爲出名，在邊疆市場上頗受歡迎，遠銷緬甸。戶撒的阿昌刀爲滇緬邊境各民族所喜愛，是必備的生產工具兼防身武器。手工業產品如刺繡、編織，均十分有名。（註七一）

四、社會組織

近代阿昌族的社會基本單位是一夫一妻的個體家庭，以個體經濟爲基礎，是父權制家庭，多爲父、子、孫三代，所謂「四代同堂」的個體家庭已較少。兒子長大娶親後，一般要分家，分家時留下父母一份養老田，其餘由弟兄們平分。有女無子者可招婿上門，女婿有繼承權。無子嗣的人，可收養子，養子與親生子一樣，要贍養父母，繼承財產。在社會上，婦女地位低於男子，不能擔任社會公職，也不能參與公共事務的處理。

阿昌族社會基層單位是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按親屬劃分的村寨已不存在，但家族對個體家庭仍有一定的約束力，在人們意識中，也有較強的家族觀念。家族形態表現為：一是直系宗親，一是旁系宗親，各自成族系，二者結合，形成大家族。如臘撒海朗寨，是阿昌族聚居的村寨，有雷、許、曹、熊四姓，各姓基本聚族而居，時至今日，仍可看出血緣關係的痕跡。在阿昌族的家族中，又往往劃分出各個家支，如梁河芒展寨的趙姓家族內部，分化出親疏不同的三個支系，各支系內部的聯繫，又比家族內部的聯繫更為緊密。

在同一家族內部，還出現家會組織，家會組織情況有兩種：一種組織較為嚴密，如梁河丙藍阿昌族會，設有正副族長、總務、管事、糾察、財務、文化、監察、文書等；有成文（漢文）的家會會章，共十章四十三條，其中包括定名、宗旨、會員、職員、會員大會之職權，以及職員職權及各股職務，會員之權利與義務、會議、家規、改造、信條等。另一種組織比較簡單，芒展、橫路等寨阿昌族家族的家會，只設管事二人，管理會內事務，沒有正式選舉產生的族長，也無成文會章，由族內德高望重者在家族事務中起決定作用，雖沒有成文會章，但有嚴格家規。（註七二）

五、信仰與禮俗

阿昌族宗教信仰中最為普遍的是奉行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戶撒、臘撒地區普遍信仰小乘佛教，自明中葉以來，迄今已有五百餘年歷史。

阿昌族現有婚姻制度仍是由父母包辦，婚前戀愛「作湮勤」（意為「串姑娘」）自由，但締結婚姻並不自由，需經父母同意。普遍實行夫兄弟婚的轉房制度，寡婦可以改嫁，但不能帶走夫家財產，其子女亦歸夫家扶養。實行族內婚，很少與外民族通婚，通婚多出現於與傣族和漢族之間，嚴禁同姓通婚，至今尚有「拉婚」、「搶婚」的習俗。

喪葬方面，多施行土葬；凡患腫病或其他傳染病而死的人，因生孩子而死亡的產婦（認為不吉利），實行火葬。亡人送喪後，阿昌族有子孫服喪之俗，服喪期各地長短不一，一般為二十一天或四十九天，在此期間，不走

訪親友，不穿戴色彩鮮艷的衣帽，以示悼念。

節日方面，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有火把節，每年農曆三月有澆花水節（潑水節）；而每年農曆正月初四有阿昌族盛大的傳統「窩羅」節，是紀念傳說中阿昌族始祖遮帕麻射下妖魔臘甸的假太陽，為民除害造福人類的節日。每年農曆十月二十六日有慶祝豐收的會街節，耍紙、竹製成的青龍和白象，白象具有宗教色彩，阿昌族人信仰小乘佛教，耍白象是為迎接他們「個打瑪」菩薩的靈魂回到人間。

阿昌族民間文學作品，還停留在口頭文學階段，未出現書面文學，有史詩、故事、神話、戲劇和歌謠等。其中「遮帕麻與遮米麻」是最重要的作品，最長的詩體史詩有兩千多行，長期以來在梁河阿昌族人民中口耳相傳，是研究阿昌族古代文學、哲學、社會思想的重要資料。

阿昌族人民能歌善舞。音樂使用的樂器，屬於管樂的有洞簫、葫蘆笙，屬於弦樂的有三弦、二胡，屬於打擊樂器的有象腳鼓、鉦鑼，在宗教祭祀、婚喪、節日及工作之餘都有使用。阿昌族的舞蹈以象腳鼓舞著稱，具有民族特色。（註七三）

第九節 普米族

一、歷史淵源

普米族沒有自己的成文史，漢文典籍無普米之族稱，周圍民族對普米之稱呼亦不一。漢族和白族稱其為「西番」，「巴苴」，傈僳族稱其為「流流帕」，壯族稱其為「密而夥」……。普米民族自稱亦有多種，「拍米」（Phail mi）、「平米」或「批米」（Phigl mi）。「拍米」的自稱，含意是「白人」，崇尚白色、白額虎圖騰的民族。

漢人對普米族「西番」的稱呼，始於西元三世紀晉初張華的《博物志》，其後《宋史》、《太平寰宇記》、《

新唐書》、《文獻通考》中均有記載。事實上普米族「西番」的稱呼，尚可直接上溯至東漢的白狼夷（羌），以白狼王唐菽為首的部落聯盟，是普米族形成一個較穩定族體的基礎，後其中心轉移到定笮。川西「拍米」及其他西番因與藏族關係密切（東蠻曾沒於吐蕃），後漸融合於藏族。雲南普米則保持原有習俗較多，成為一單一民族。

循羌族起源往上探求，可溯源至中華民族的傳說時代，在甲骨和金文裏，有關羌的記載不少。羌的歷史，牽動到這個古老民族的搖籃時期。目前，學術界多數學者認為：源於古代氐羌族群的普米人，由原居的西北青康藏高原而逐漸南遷；並從殘存於普米族社會中的民族學和語言學資料，得到充分印證。

唐宋以後，對「西番」的記載更為具體，族稱亦漸趨明朗化。元代，是普米族人口遷移和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雲南普米族形成的重要時期。西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兵分兩路南征大理，善騎射、擁有良馬的西番人被征調隨國軍出征，從此西番人部分移民至雲南，其他仍居川西北原地，進入雲南的西番在寧蒗、麗江、維西、蘭坪、永勝一帶定居下來。普米族的傳說、清代的《維西見聞錄》和麗江三仙古西番土把總和日始祖的墓碑都有這方面的記載。普米族在元朝時屬麗江路軍民總管府統治，明代屬於麗江永寧府土官知府統治。清雍正年間，麗江世襲土知府改為流官知府，世襲土官知府改為土通判。

清光緒二十年、二十八年，普米族兩度發生因苛捐雜賦而反土司的抗爭。民國八年，麗江三仙姑、羊場、麻場一帶，傈僳族聯合普米族反對地方民團及縣府警衛隊。二十五年，寧蒗又發生一次規模較大的反土司抗爭。七十七年，成立雲南省「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註七四）

二、人口及分布

普米族主要分布在雲南省的蘭坪、麗江、維西、永勝等縣和「寧蒗彝族自治縣」，還有一部分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和鹽源縣。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為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七人。

普米族使用普米語，屬藏緬語族漢藏語系，有二個方言區，各地語言差別不大，基本可以通話。少數普米族

地區有原始的圖畫文字，稱之爲「韓規文」或「丁巴文」，只有韓規（即巫師）能用，以記載宗教儀式等，流傳不廣。木里和寧蒗的普米族曾使用過一種用藏文拼寫的文字，但流通不廣，現在通用漢文。（註七五）

三、生活方式

普米族分布地區主要在滇西高山峽谷區，雲嶺、雪山縱貫南北，土壤大多爲紅壤土、燥紅土。地處中亞熱帶溼潤區，氣候溫和，宜種植玉米、大麥、青稞、馬鈴薯、燕麥等農作物。山坡上森林茂密，生長著松、杉、柏、黃栗等林木和經濟價值較高的漆樹、香樟、核桃等，熊膽、麝香、蟲草、當歸、黨參、貝母爲主要藥材。

普米族主要從事農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是山地，水田很少；農具多由漢族地區輸入，生產技術和生產水準與鄰近的納西族、傈僳族大致相同，少數地區尚有刀耕火種的落後耕作方法。農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麥、蠶豆、大麥、燕麥、青稞和蕎子等。畜牧業僅次於農業，以牛、羊居多。副業有紡毛線、織羊毛、麻布、釀酒、狩獵、挖藥材等，養豬、雞、蜜蜂的也很普遍。普米族沒有鐵工，僅有木工能製作簡單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寧蒗地區普米族的木漆碗，製作精緻，遠近馳名。無專業商人，多以副業產品交換日用必需品。

普米族以玉米爲主食，兼食大米、小麥、青稞等。喜食用豬肉製作的「琵琶肉」，也常食牛、羊肉和獸肉。用膳時全家圍坐火塘邊，由主婦分食，每人一份。喜吸煙、飲茶、喝酒。

普米族男子服裝，各地大體相同，上穿麻布短衣，下著寬大長褲，披白羊皮坎肩。較富裕的人，穿氈氈和毛呢大衣，用毛布裹腿，腰間配刀，大多赤足，間或穿自製的半筒皮鞋。婦女服飾因地區不同略有差別，永勝地區的普米族婦女喜包大頭帕，著大襟衣，百褶長裙，用寬大彩帶束腰，背披羊皮；蘭坪、維西一帶的婦女喜穿大襟短衣，外著坎肩，穿長褲。佩戴耳墜銀環、手飾鐲圈等物。

普米族的村落多在半山緩坡上，一般相距半公里。房屋爲木結構，牆壁用圓木重疊垛成，用木板蓋頂，四角豎圓柱，中央立一大方柱，普米族稱爲「天擎柱」，認爲是「神靈」所在之地。住宅分爲二層，樓上住人，樓下關牲畜。屋內設火塘（鍋莊），中央鐵三角架，後方置神龕，火塘是家庭活動中心，室外掛牛羊頭顱，以示

財富。蓋新房都由親友幫助，主人以酒肉款待，不給報酬。

普米族能歌善舞，凡遇婚喪節日，都舉行「對歌」，歌詞多為敘事；另有短調，內容以青年愛情生活為主。舞蹈反映耕作、狩獵、紡織等生產勞動，用葫蘆笙、笛子伴奏，舞步剛健明快。民間傳說故事想像豐富，優美絢麗，由於狩獵生產至今不衰，故亦有許多動物故事的文藝創作。（註七六）

四、社會組織

寧蒗、永勝地區的普米族實行大家庭制，數代同堂，共住一棟房子；蘭坪、維西的普米族家庭較小，兩三代人即分家。實行男子財產繼承制，諸子平分，盛行轉房、傳幼子的習慣。親屬稱謂尊長房，即伯父的子女不論年齡大小，一律都稱兄姐，叔父的子女皆稱弟妹。寧蒗地區少數保留母權制，以主婦為家長，女子不僅有財產繼承權，而且在社會上有較高的地位，過去盛行「走訪婚」（又稱阿注婚，阿注即朋友之意）。一般而言，普米族婚姻多行一夫一妻制，選擇配偶由父母作主，盛行姑舅表優先婚配。普遍早婚，婚後婦女有「不落夫家」和兄死弟妻寡嫂的習俗。（註七七）

五、信仰與禮俗

普米族崇拜多神，祭祀祖先。蘭坪稱巫師為「師畢」，寧蒗稱為「韓規」。各地有請巫師祭山神、龍潭和鍋莊神堂的宗教儀式，還有信仰藏傳佛教和道教的民眾。喪葬習俗，寧蒗地區實行火葬，蘭坪、永勝地區實行土葬，維西地區兼行火葬和土葬。

普米族主要節日有大過年、大十五節、轉山會、嘗新節等。大過年即過春節；寧蒗普米人民於舊曆臘月十四日過大十五節，人們穿著新裝，上山露營，舉行篝火晚會；轉山會於每年五月五日舉行，屆時，人們盛裝齊集瀘沽湖邊的獅子山下，唱歌跳舞，騎馬打槍，朝拜獅子山女神，祈求四季平安；嘗新節，即每到大小春收穫季節，人們用新糧釀酒、煮飯祭祀祖先，宴請親友，慶祝豐收。由於受漢族文化影響，有些地方也過清明節、端午節。（註七八）

第十節 怒族

一、歷史淵源

怒族是怒江兩岸和瀾滄江兩岸的古老居民，在瀾滄江及怒江兩岸生活的年代已很久遠。「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縣普東鄉的怒族老人能够背誦出六十三代家譜，（註七九）並且自稱他們是在二十一代祖先時，從蘭坪縣的彌洛衣地方遷居到怒江的。如果一代人以二十五年計算，六十三代共經歷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此僅就怒族人記憶所及的家譜來看，實際歷史絕不止此。所以在怒族人民中，廣泛的流傳著人類經歷開天闢地和洪荒時代的傳說，他們的先民也和其他民族一樣，度過蒙昧原始的生活。（註八〇）

從居於各地怒族的族稱、語言、歷史傳說以及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差異而言，怒族的族源由早期居於雲南省福貢、貢山的土著與唐代「盧鹿蠻」的一部分發展而來。例如：碧江縣一帶的怒族自稱「怒蘇」，與今日大小涼山的彝族自稱「諾蘇」音義均相同，元代文獻把他們和今日西昌、昭通一帶的彝族均稱為「盧鹿蠻」。（註八一）而福貢、貢山縣的怒族則可能來自怒江北部貢山一帶，自稱「阿龍」、或「龍」的古老居民，這部分怒族和獨龍族在古代可能有密切的親屬關係，所以至今貢山怒語和獨龍語可以交通。（註八二）怒族地區在唐代屬南詔管轄，宋代屬大理，元代屬麗江路，明、清時屬麗江府。自十七世紀，怒族除受麗江納西族木氏土知府所屬維西康普土千總和葉枝土千總統治外，還受察瓦龍藏族土千總、喇嘛寺、及蘭坪菟峨白族羅姓土司的統治。此外，遷入怒江地區的傈僳族頭人，也在一些地方強占怒族人民的土地，或迫使該族人民納貢，甚至掠奪怒族人作奴隸。（註八三）

清末，怒族居住的怒江地區，分別隸屬於麗江府及大理府，由於地處邊陲，列強對怒族地區的侵略亦加強。辛亥革命後，怒江形勢仍很複雜。民國元年九月，雲南都軍府分別在菖蒲桶（貢山）、上帕（福貢）、知子羅（碧

江)設立殖邊公署。五年起，各殖邊公署改稱行政公署。十四年，三個行政公署俱改爲設治局，上帕公署改爲康東設治局，知子羅改爲碧江設治局，菖蒲桶改爲貢山設治局。(註八四)四十五年，建立「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註八五)

二、人口與分布

怒族主要分布於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碧江、福貢、貢山三縣。此外，「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及「迪慶藏族自治州」的維西縣也有幾個怒族聚居點。民國七十一年人口普查爲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六人；至七十九年人口普查，怒族人口數爲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三人。(註八六)

各地怒族有不同自稱，如碧江怒族自稱「怒蘇」，福貢怒族自稱「阿怒」，貢山怒族自稱「阿龍」，蘭坪怒族自稱「若若」等。(註八七)

怒族使用怒語，屬藏緬語族漢藏語系。各地語言差別很大，碧江、福貢、蘭坪等地怒語互相不能通話，但貢山怒語與獨龍語卻較接近，基本上可以通話。由於和傈僳族長期共處，怒族人民普遍會說傈僳語。沒有本民族文字，大都使用漢文。(註八八)

三、生活方式

怒族地區江河匯聚，萬山重疊，瀾滄江、怒江、獨龍河自北而南縱貫境內，怒江水流汹涌，奔騰於高黎貢山與碧羅雪山(即怒山)之間。怒江河谷低陷，海拔僅八百公尺左右，河谷與山巔相差達三千多公尺，形成著名的怒江大峽谷，加以怒江水量大、流速急，水力蘊藏量極其豐富，每年發電量可達三百億度。(註八九)碧羅雪山及高黎貢山峭壁千仞，危崖嶙峋，在崇山峻嶺中生長著茂密的原始森林，主要林木有雲南松、雪杉、鐵杉、冷杉。同時蘊藏多種藥材及飛禽走獸，採取和栽培的藥用植物、經濟作物達二百多種，其中較爲重要的爲黃連，年產量達二千五百多斤，運銷內地各省。經濟林木中以漆樹較著，生漆年產量三萬餘斤，爲滇西主要生漆供給區。此外，豐富的地下資源亦是特色之一，主要礦產有銅、鐵、鉛、水晶、雲母等。(註九〇)

怒族人民在農閒季節以採集黃連、貝母，割取生漆，到深山密林中打獵、獲取獸皮，輸入內地，到江邊捕魚（怒江中盛產細鱗魚、花魚、鯢魚等），養蜂採蜜（蜂分家蜂、岩蜂兩種）為重要副業生產。（註九二）

怒江峽谷因高山深谷特有的自然條件，形成寒溫熱三種氣候，江邊燥熱，山腰溫和，山巔寒冷；這種自然地勢的高差和氣候的懸殊，也形成植物垂直分布的特點。怒江峽谷全年日照時間為一千九百小時，常年平均溫約為攝氏二十度左右，山腰為攝氏十七度左右，山巔僅攝氏十度左右，年平均雨量為二千五百毫米，且雨量充沛，各種作物易於生長。（註九二）怒江區的主要作物為玉米、蕎麥、小米，江邊及山腰開闢大量梯田種植水稻、小麥、大麥、蠶豆、馬鈴薯、紅薯等。（註九三）

怒族社會發展特徵是：農業是主要生產，但產量低，刀耕火種、輪歇耕作的原始農業還占主要地位，犁耕農業比重很小。採集和狩獵是獲取生活資源的重要手段，並為農業的補充。鐵製農具在農業生產中雖然已占主要地位，但量少質差，怒族尚不能鍛製鐵器，僅能加工簡單的鐵工具，因此，多數鐵製農具如犁、鋤頭、砍刀等，多數仰給於蘭坪、雲龍、維西等縣的漢族、白族和納西族。農具中的小鐵犁、砍刀及狩獵作戰用的弩弓，均是其生活主要工具。（註九四）

婦女善於織麻布，故怒族男女服裝多為麻布質地，婦女穿敞襟寬胸，衣長到踝的麻布袍，在衣服前後接口處，綴一塊紅色的鑲邊布。年輕婦女喜歡在麻布袍外面加一條圍裙，並在衣服邊上繡上各色花邊。男子穿敞襟寬胸，衣長及膝的麻布袍，腰間繫一根布帶式繩子，腰以上的前襟往上收，便於裝東西。怒族人民都注意裝飾，婦女喜用珊瑚、瑪瑙、料珠、貝殼、銀等穿成漂亮的頭飾和胸飾，喜用青布或花頭巾包頭。男子蓄長髮，用青色布包頭，裹麻布綁腿，喜腰佩砍刀，肩掛弩弓和箭包。怒族服飾曾受鄰近傈僳族、白族、藏族影響，現在怒族青年男子多穿列寧裝，婦女一般仍保留民族服裝。（註九五）

怒族居住條件極差，房屋十分簡陋。住房形式有：干欄式竹樓、木楞房、土牆房、石片頂房等。（註九六）怒江峽谷，高山激流，交通極為不便，過去山間只有崎嶇的人行小道，行人不得不披荊斬棘而行，而原始渡

江工具爲竹蔑溜索及獨木船。民國五十年以後，由瓦窰至貢山已有公路，並整修驛道，修建四座鋼索大橋及若干鋼索吊兜。（註九七）

四、社會組織

怒族大都居住在沿怒江兩岸海拔一千五百至二千公尺的山腰臺地上，其分布狀況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一)以怒族爲主所形成的聚居鄉村：如碧江縣老母登鄉、普米鄉、及第八、九行政村。
- (二)與傈僳族交錯雜居的村落：如福貢鹿馬登、閣利業等村。
- (三)在同一村落形成怒、傈僳兩族雜居村落：如碧江縣知子羅、果課等村，福貢固泉、木古甲等村，貢山縣永拉干、丙中洛等村。

怒族聚居的村落，人口均較少，大者五十戶，中等二十至三十戶，小者僅十餘戶。這些聚居村落大多是按照家族血緣近親關係組成，如碧江縣甲加、羅宜益兩自然村落，是由「俄皮谷」、「俄則谷」兩個父系家族組成。福貢縣木古甲、河尼岔兩自然村，是由「谷乃比」、「次邦」兩個家族組成。以家族爲單位構成聚居村落，是怒族村落組成的特點。（註九八）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怒族地區古老村寨還保存著以血緣爲紐帶的家族公社之某些特點，在以血緣爲紐帶的個體家庭成員間，保存不同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和正在發展的個體土地私有制。碧江甲加、羅宜益家族公社保存的特點較顯著，曾以圖騰作爲共同的祖先。福貢怒族氏族血緣組織爲「提其」，每個提其都出自一個共同始祖。根據血緣關係的親疏，形成若干近親家族成員集團「的康」；由於成員不斷增加，每個「的康」之下，又形成近親兄弟關係「的拉」。「阿沙」是家族公社的領袖，負責處理公社內外公共性事務，調解成員間糾紛，對外代表公社處理公社間之事務。（註九九）

怒族婚姻以一夫一妻制爲主，少數頭人和富裕戶也有多妻的，較普遍地流行轉房制。婦女地位低下，不能繼承財產，不能參與宗教祭祀活動及討論公共事務。男子婚後在父母住房附近另建新屋，並分得少量財產；但小家

庭在生產上仍與父母及整個家族保持共同耕作、相互協助的義務。幼子與父母同住，父母死後，所遺土地、牲畜、房屋，主要歸幼子繼承。碧江怒族實行父子連名制，是計算世系和財產繼承的重要標誌。（註一〇〇）

五、信仰與禮俗

怒族宗教信仰有三種，即原始自然崇拜、基督教和天主教、喇嘛教。基督教及天主教尚未傳入前，怒族主要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萬物有靈，舉凡日、月、星、辰、山、川、樹、石均是人們崇拜對象，且為各個氏族及村社組織的象徵。碧江怒族主要鬼靈有十三種，福貢怒族亦有十多種，貢山北部怒族又與前兩區怒族不同，亦有十多種鬼靈。巫術是信奉原始宗教而產生的宗教儀式，巫師是巫教的代表者和主持者，也是怒族社會中的「知識階層」，不僅看病、占卜、驅鬼，同時也是本族歷史和知識的傳播者。（註一〇一）

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天主教傳入。至民國三十七年為止，白哈羅、茶臘、丙中洛三處均設有天主教堂，信徒約有五百餘人。繼天主教之後，從民國十年起，英美傳教士相繼進入怒江地區傳播基督教。至三十八年，碧江、福貢兩縣約有教徒五千餘人，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六十一；碧江第九行政村信仰基督教的有四百四十四人，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六十六點四；福貢木古甲村基督徒八十七人，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六十四，教徒人數已超過非教徒。（註一〇二）

而居住貢山縣一帶的大部分怒族人民，因受貢山紅教喇嘛寺廟「普化寺」影響，許多怒族均信喇嘛教。這些怒族人民過去大多是喇嘛寺統治下的農奴和佃農，在經濟上受喇嘛寺控制統領，人身受喇嘛寺大堪布（總管）及活佛的束縛，信仰並非全出自自願，生活極為貧苦。（註一〇三）

怒族人民的喪葬儀式各地亦有差異，碧江怒族多行火葬，不修墳、不掃墓，近年受其他民族影響，已大部分改行土葬。福貢、貢山的怒族行土葬，男性死者為伸肢仰臥，婦女則屈肢側葬，如夫婦合葬，則女向男屈肢側葬，此種墓葬形式反映父權統治下男女不平等之情形。各個氏族及家族均有自己的公共墓地，但也有少數富裕戶把年老死者葬於住宅後面園地內，以表示死者靈魂不離家屋，以佑護家人安寧。怒族無祖先崇拜的習尚，不供奉

祖先靈牌，安葬後除第一年上墳外，以後不再掃墓。（註一〇四）

第十一節 獨龍族

一、歷史淵源

獨龍族在元、明以前之確切族稱，很難加以考定。但從語言系屬上分析，凡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各民族，都與我國古代氐羌部落集團有密切關係，因而推斷獨龍族先民也應是古代氐羌族群的組成部分之一。近代的學者對唐代樊綽所撰《蠻書》中提及的「鎮西」、「麗水」、「金齒、漆齒、繡腳、繡面、雕題、僧耆」等十餘部落，縝密考釋其歷史地理，證明其與獨龍族關係密切。（註一〇五）

獨龍族族稱始見於《大元一統志》麗江路風俗條，被稱為「攏」；明、清稱為「俅」或「曲」，屬納西族的麗江府康普、葉枝兩土千總分轄。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政府將獨龍河地區全部劃歸葉枝土千總統治。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因獨龍人請願，廢除土司、喇嘛寺及蓄奴主對獨龍人民的苛派，並派任「俅管」，代替葉枝土司和喇嘛寺等對獨龍江地區的統治。民國元年，獨龍江劃歸菖蒲桶殖邊公署統轄。七年改為菖蒲桶行政委員會公署，二十二年又改為貢山設治局，推行保甲制度。（註一〇六）

二、人口及分布

民國七十一年獨龍族的人口統計，共有四千六百八十二人，主要聚居在雲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共有四千一百七十五人，占該縣總人口百分之十四點四，其中三千三百四十四人又聚居於縣內西部的獨龍江兩岸，八百三十一人散居在縣內東部的怒江兩岸。另外還有二百多名獨龍族群眾散居在維西縣的齊東鄉和「西藏自治區」察隅縣的察瓦區。（註一〇七）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獨龍族已增至五千八百一十六人。（註一〇八）

獨龍族藏緬語族漢藏語系，語支未定，又名佻語；與貢山怒語基本相通。沒有本民族文字，過去採用刻木結繩記事和傳遞信息。（註一〇九）

三、生活方式

獨龍族居住的獨龍河谷，北接西藏自治區的察隅縣，東倚高黎貢山，西南與緬甸的克欽邦接壤。境內有著名的橫斷山脈，河山縱列，雄偉壯麗。獨龍河東岸的高黎貢山，海拔五千多公尺，西岸的擔當力卡山，亦有四千多公尺，並受印度洋海風影響，氣候變化呈立體形，河谷地帶氣候炎熱、山腰地帶則涼爽，山頂每年積雪長達六、七個月，景觀成垂直分布。

獨龍族自然環境造就豐富的資源，山上覆蓋著大面積的原始森林，盛產鐵杉、紅杉、雪杉、松樹等木材，密林中有野牛、虎、豹、熊、鹿、獐、岩羊、犀牛出沒，猴子奇多，有些動物已列入稀有保護對象。藥材方面則有蟲草、黃連、貝母、當歸、茯苓、大黃、鹿茸等。地下礦產較為重要的有鐵、銅、雲母、水晶等。（註一一〇）

飲食以玉米、小米、蕎子為主要食糧，一年中有半數以上靠採集和漁獵補充。喜飲水酒、喝茶、抽旱煙，肉類食物慣以烤食。

衣著方面，男女均穿麻布衣，穿時由左肩掖下抄向前胸，露右臂，用草繩或竹針拴結，披落自如。大多白天為衣，夜間做被。男子下著短褲，喜佩砍刀及箭包。男女均喜蓄髮，前齊眉，後齊肩，左右蓋耳。婦女頭戴耳環，頸戴珠子，腰繫染色的細籐圈，出門腰掛小篋籬，下身多穿花色麻布圍裙，小腿以麻布帶綁腿。婦女有文面習俗，民國以後曾下令禁止。（註一一一）

由於受氣候和耕作方式影響，獨龍族過去有段長時期穴居、巢居的原始居住形態，後逐漸發展成木房或竹房，分大小兩種，大者稱為「皆木瑪」，意為母房；在大屋內沿兩邊竹壁用竹席隔成數個以至十餘個以火塘為中心的小房間，稱為「得厄」，歸每對夫妻及其年幼子女占有，在每個「得厄」中央建置一灶塘「姆拉木」，是每個「得厄」裏的成員取暖、燒煮食物和睡眠的地方。隨著家庭公社的解體，其居住型態亦隨之改變，大型的「皆

木瑪」分解爲小型的「皆木巴」，意爲父房，「皆木巴」面積僅爲「皆木瑪」的一半，故其所容納的「得厄」數字，最多爲三至四個。（註一一二）

獨龍族地區由於山巒重疊、崎嶇不平，交通極爲不便，其傳統而奇特的交通工具爲天梯及溜索，近年來才興建許多鋼索吊橋、籐篾吊橋和簡易木橋。（註一一三）

獨龍族的生產工具極爲簡陋，弩弓、毒箭、砍刀、魚網、魚叉是其主要採集、狩獵的工具。農業方面的特點是「刀耕火種」，有輪歇的「火山地」、半固定的「水冬瓜樹地」、村寨房舍周圍的「手挖地」、「圈地」四種。（註一一四）

獨龍族喜歡歌舞，無論是生產、收穫、狩獵、建房、求婚、節慶，均以歌舞表達其情感，伴奏樂器有口弦、鉦鑼、笛子、皮鼓等。（註一一五）

四、社會組織

民國四十五年以前，獨龍族社會還存在以父系爲主的氏族組織，有木金、當生、木仁、木江、隴吳、江勒、姜木雷、凱爾卻等十五個父系氏族，獨龍語稱爲「尼柔」（或尼勒），意即由同一祖先後代所組成，具有血緣關係的共同体。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及小家庭的增多，父系氏族組織已漸鬆弛，僅成爲共同祖先的象徵。兄弟氏族之間基本上是獨立的，但仍有密切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例如經濟上互相幫助，遇有外族侵襲時，組成暫時的「氏族聯盟」，並嚴格遵守氏族外婚制等。

一個父系祖先所傳的直系後代子孫所組成的父系大家族，稱爲「其拉」或「吉可羅」（即整體、全部之意），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區，有共同地域，以山嶺、河流、森林等爲自然界線，有公共山林、獵場、漁口子和祭祀場，還有一定的公共耕地；因此一個家族就是一個自然村，叫「克恩」。這種「克恩」是以血緣爲紐帶組成，並以家族所處自然環境特徵或以家族長的名字來命名。例如孔當家族是指一處寬大的壩子，學哇當家族指追馬鹿的地方，龍棍家族是石頭多的地方。

每個家族都有一個自然形成的家族長，稱為「卡桑」，家族長一般都由輩分較高，能說會道的男性擔任；家族長負責處理家族內部的生產生活事宜，如公斷事務、排解糾紛、主持祭祀、婚娶和確定生產日期等。

獨龍族的婚姻制度處在由原始的群婚、對偶婚發展為不穩固的一夫一妻制，而妻姐妹婚、家族內婚、非等輩婚、轉房制及家長多妻等多種婚姻形式並存。其中以妻姐妹婚為主要婚姻締結形式，在婚姻結構方面形成固定的氏族（家族）環狀外婚集團，這種複雜的婚姻形態，為探討古代人類婚姻制度提供新的例證。（註一一六）

五、信仰及禮俗

在生產力低和長期抵抗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獨龍族宗教信仰尚處在較原始的自然崇拜或萬物有靈的階段，認為一生中的禍福，人世間一切事物，全是由鬼神所安排。獨龍語稱鬼為「不朗」，各種「不朗」多達十多種，有山、樹、水、地、羊、虹、山、雪等鬼。送鬼祭神有一定的儀式，由巫師主持，巫師有兩種，一為「納木沙」，專門卜卦看鬼；另一種稱「班瓦當」，專門殺生驅鬼。

獨龍族喪葬儀式有三種，即水葬、火葬和土葬，以土葬為主。火葬、水葬是將患有傳染病的死者用火焚燒或拋在河中即算安葬。

獨龍族的年節稱為「卡雀哇」，是惟一的傳統節日，在每年冬臘月，節期長短以食物準備多少而定；最熱鬧、隆重的儀式為「剽牛祭天」，祭典後分牛煮食，歡唱共飲，祈祝人畜興旺、來年糧食豐收。（註一一七）

第十二節 白 族

一、歷史淵源

白族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和近年考古發掘的大量資料表明，白族不僅是洱海地區的土著居民，且是這一帶種植水稻的古老民族。現在白族主要聚居區——以洱海為中心的二百公里範圍內，已發現新石器、金石和銅器三大典型

出土遺址，分別是賓川白羊村、劍川海門口、祥雲大波那，經測定該遺址距今約四千年，相當於夏朝的早期。其中海門口遺址尚有近一千餘件的銅、石、陶器出土，有完整的穀物及「水寨」遺跡，距今約三千二百餘年，相當於商朝後期。（註二一八）

兩漢時期，大理一帶成為中國與印度間交通線上之中點站，張騫在大夏所見的蜀布、筇竹杖，就是經這條路線出口的。漢朝將洱海地區併入益州郡，設置葉榆（大理）、邪龍（巍山）、比蘇（雲龍）、雲南（祥雲）四縣，這是洱海地區正式納入中原的管轄。（註二一九）

曹魏黃初六年（二二五），諸葛亮南征，採用恩威並施政策，鎮服西南夷，並將葉榆、邪龍、雲南三縣從永昌郡劃出，加上越雋郡的遂久（麗江）、姑蘇（永勝）、青蛉（大姚）、弄棟（姚安）等七縣，另立雲南郡，幾乎把洱海周圍白族先民所分布的地區歸併在一郡之內。（註二二〇）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洱海地區雖大小部落數十百個，但十分安寧，農業和手工業生產都有所發展，為南詔的興起打下基礎。（註二二一）

唐初，洱海地區各部落互有兼併，出現幾個勢力較大的部落集團（即所謂『詔』）。唐咸亨二年（六七二），西洱河蠻陽瓜州刺史叛亂，唐朝調集大軍，配合雲南國詔、蒙舍詔，鎮壓叛亂，而蒙舍詔（亦即日後之南詔）勢力因而漸盛。七世紀以後，吐蕃勢力漸強，南下與唐爭奪金沙江河谷，唐以壯大南詔策略抵制吐蕃。當南詔勢力壯大時，並未按照唐朝的意圖與吐蕃對抗，甚至威脅唐朝的威權，於是在天寶年間曾爆發兩次戰爭。此後，南詔與唐朝時戰時和，並曾三下交趾，四入西川，派兵救援緬甸，擊退獅子國兵，儼然成為中南半島上的軍事大國。這是南詔最強盛時期，其所轄版圖，遠超過今日雲南省範圍，洱海地區也成為當時雲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註二二二）

唐天復二年（九〇二），南詔滅亡，洱海地區白族各大姓互相爭奪政權，延續三十四年後，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九三七），通海節度使段思平建立大理國。其統治區域包括今雲南全省、四川西南部，設八府四郡，並管轄東方的三十七部，與中原關係密切，和內地貿易十分頻繁。（註二二三）

宋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元世祖忽必烈率軍，經青康藏高原南下，於第二年滅大理國，占領洱海、滇池地區。南宋咸淳十年（一二七四），設置雲南行中書省；但爲限制行省權力，又分封蒙古貴族爲雲南王、梁王及大理國段氏後裔爲大理總管，三方面勢力相互制衡。（註一二四）

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進軍雲南，且爲使雲南長治久安，除世襲鎮守及戍兵外，又調集民工新築大理府城（即今之大理城），大量遷移江南富戶和居民到滇西，並削弱段、高、楊、趙、李、董、王、張等爲代表的十幾個大姓氏族。（註一二五）有清一代，白族曾參與反清；中法戰爭時，曾參與對法作戰。（註一二六）

民國四十五年，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註一二七）七十七年，成立「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註一二八）

二、人口與分布

白族，據民國七十九年人口統計，共有一百五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七人，百分之八十以上聚居在雲南省西部以洱海爲中心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中大理、洱源、劍川、鶴慶、永平、雲龍等縣市人口最多。此外，約有十餘萬人居住在怒江兩岸的瀘水、福貢，以及瀾滄江沿岸的蘭坪、維西等縣；其餘分布在麗江、昆明、元江以及貴州的準節、安順地區和湖南的桑植等縣。（註一二九）主要有三個支系，都崇尚白色，故自稱「白」、「白人」、「白子」等；三個支系即他稱的「民家」、「那馬」、「勒墨」三大部分，其中民家約占百分之九十五，那馬約占百分之三點五，勒墨約占百分之一點五。

實際上，由於白族長期與許多民族毗鄰而居，其他民族對白族的稱呼除民家等三個他稱外，據調查，有十四個民族對白族的稱呼多達六十種，可概括爲四類：（一）帶白字的他稱，如白蠻、白尼等約有十二個。（二）帶虎字的他稱，如那馬、勒墨、羅苴等約有二十二個。（三）帶雞字的他稱，如阿蓋、勒季等約有六個，是對以虎、雞爲圖騰的白人稱謂。（四）漢語等漢文獻記載的他稱約有二十多個，如民家、樊人、昆明夷、河蠻等。（註一二〇）

三、生活方式

白族聚居區位於雲貴高原西部，大部為橫斷山脈南部的西南峽谷區。山川緊密排列，並行相間，氣勢磅礴，雄偉壯麗，西部是零嶙、怒山、怒江、瀾滄江順山間奔騰南瀉，山陡谷深；東部地勢較平緩開闊，金沙江從西北向東流去，支流縱橫；北部地勢較高，老君山為其巔峰；南部有哀牢山、無量山、點蒼山和羅坪山並列，雄踞中部。層層峰巒懷抱著大小盆地（壩子）、湖泊、水庫、堰塘及溫泉星羅棋布，地形、地貌複雜，分為山地、盆地、河谷三種。由於各地海拔懸殊，受地勢、地形影響，氣候差別很大，有少數高寒山區，也有炎熱的亞熱帶地區，大部為夏無酷暑、冬無嚴寒的溫和氣候。旱季、雨季分明，融化的高山積雪供給部分壩區水源。

多種地理和氣候條件適於不同植物種類的生長，又適於農、林、牧、漁多種經營，擁有眾多野生動、植物品種和淡水水產資源。壩區是魚米之鄉，土地肥沃，莊稼一年兩熟，生產稻米、小麥、玉米、棉花、油菜、豆類、甘蔗、菸葉和各種蔬菜。山區礦產豐富，有鐵、銅、錫、鉛、銻、鎳和多種稀有金屬，有煤、岩鹽、砷、重晶石、石棉等多種非金屬礦，有全國少有的大型大理石礦床。森林繁茂，有松、杉等優質材林，也有核桃、板栗、茶和各種果樹，藥材種類繁多，有國內外享有盛譽的當歸、貝母、雲茯苓、天麻、黨參、木香、紫金龍、天生磺等名貴藥材。（註一三一）平壩地區白族人民主食稻米、小麥，山區則以玉米、蕎子為主。白族人民喜吃酸、冷、辣等口味，善於醃製火腿、弓魚、油雞棕、豬肝酢等菜肴，喜吃烤茶、烤生肉或生皮。

白族服飾各地略有不同，大理等中心地區男子頭纏白色或藍色的包頭，身著白色對襟衣和黑領褂，下穿白色長褲，肩掛繡著美麗圖案的掛包。大理一帶婦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絲絨領褂，下著藍色寬褲，腰繫綴有繡花飄帶的短圍腰，足穿繡花的「百節鞋」，臂掛扭絲銀鐲，指戴琺瑯銀戒指，耳墜銀飾，上衣右衽佩著銀質的「三須」、「五須」；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辮於後或盤辮於頭，都纏以繡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頭。

住屋形式，壩區多為「長三間」，有廚房、畜厩、場院分開的茅草房，或「一正兩耳」、「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瓦房，臥室、廚房、畜厩各分開。山區多為上樓下厩的草房、「閃片」房、篾笆房或「木垛房」，炊爨和睡覺的地方常連在一起。

白族人民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科學文化十分輝煌，蒼洱新石器遺址中已發現溝渠的痕迹。而在劍川海門口銅石並用遺址中發現居民已從事飼養家畜和農耕的遺迹。春秋、戰國時期，洱海地區已出現青銅文化。蜀漢時，洱海地區已發展到「土地有稻田畜牧」。唐代白族先民已能建築蒼山「高河」水利工程，灌田數萬頃；修治高山梯田，創建鄧川、羅時江分洪工程。南詔有自己的曆法，明代白族學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煒的《奇驗方書》等，都是結合古代天文和醫學的代表作。

唐代建築的大理崇經寺三塔，近似西安的小雁塔。劍川石寶山石窟造像，有佛像及南詔諸王像，姿態生動，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白族的手工藝品一向享有盛譽，大理國的漆器傳到明代，一直被人珍視為「宋剔」。元、明王朝宮廷所用的工匠還不斷取之於大理，稱為「滇工」。唐昭宗時，王奉宗所畫的《南詔中興國史畫卷》，將南詔建立的神話傳說，用連續短畫精妙地描繪出來，畫法與敦煌長卷基本相同，八國聯軍時為外人盜走，現存日本。南宋孝宗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所繪《大理畫卷》，以密宗經文為主題，畫出六百二十八個面貌不同人像，筆法工巧生動，施色塗金，與敦煌後期壁畫同一系統，被稱為「南天瓊寶」。

古代白族有音樂舞蹈結合的踏歌。民間流傳的《創世紀》長詩，敘述盤古開天闢地的故事。南詔白族詩人楊奇鯤的《途中》、楊義宗的《題大慈寺芍藥》、《洞雲歌》等，收入《全唐詩》中。南詔有名的《獅子舞》，在唐朝已傳入中原。「南詔奉經樂」在唐朝宮廷裏被列為唐代音樂十四部之一，「白族調」是流傳甚廣的格律詩，白劇「吹吹腔」是從早期大本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綜合性藝術。（註二三二）

四、社會組織

白族婚姻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兒子成婚後即分居，父母一般從幼子居住。同宗同姓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有女無兒的可招贅，無兒無女的也可抱養同族弟兄的子女（過繼）或養子，贅婿和養子要改名換姓，才能取得財產繼承權。（註一三三）

白族地區的家族組織，由同姓的許多小家庭組合而成，每個家族組織一般都有公地和其他公共財產，收入主

要是開支祭祀祖宗的香火等費用，並由家族內選舉一人或數人管理。每個家族組織中有公議常規、公約外，有的還有家規，若有違反，公議處罰。家族內沒有固定的族長，多由大家尊敬的長者主持祭祀及維護公議常規。（註一三四）

五、信仰與禮俗

白族的宗教信仰，由於各地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有的地區以信仰原始宗教為主，大部分地區以崇拜本主和信仰佛教為主。原始宗教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在大理州的山區和怒江、瀾滄江流域和白族中較為盛行。

白族的宗教信仰中，最富民族特點的是崇拜本主，除怒江白族外，幾乎所有白族地區都存有本主崇拜。本主亦稱土主，白語叫「武增」，意即「我的主人」，是一個村寨的保護神，通常是一個村子供奉一個本主，也有幾個村子共同敬奉一個本主；對象可分為：

（一）自然神本主：如蒼山下閣洞旁村奉太陽為本主，洱海邊的柴村供奉四海龍王為本主，雲龍縣白石區開子地村以白石為本主。這些均是白族人原始自然崇拜逐漸向偶像崇拜轉變，對自然力和自然物進一步神化與人格化，遂使從前的自然神轉變成人格化的村社神。

（二）除暴安民的英雄本主：如賓川江股村主本「尹千祖」，大理灣橋區北甸等四村本主「赤子三爺」、龍風村本主「段赤城」，均是白族人民對於先民抵抗大自然如巨蟒、蝗災、水患的感恩與紀念。

（三）對發展生產、宏揚文化有貢獻的本主：如劍川茨鼻和村的本主是藥神，海東本主孟優——傳為孟獲之弟，是位名醫，挖色和鷄足山村民的本主是「沙摩大王」——是位教人民馴養生畜、種植五穀的英雄。

（四）名人本主：是和白族社會發展有重要聯繫或發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在眾多名人本主中，很多是南詔、大理國政權的統治者。亦有非有功於白族者，如吳三桂——蘭坪白族視其為最兇惡的鬼，便被尊為本主。

（五）民俗本主：是根據民間傳說和顯現白族風俗習慣的本主，多是一些忠於愛情、富有犧牲精神或勇敢智慧的

善良人物。

道教在唐代已傳入白族地區，元明以後盛行，據元代李元陽修纂的《雲南通志》載，大理府當時有「道紀司」負責管理道教事務。白族農村中文昌宮或玉皇閣十分普遍，在城鎮和某些村子還有洞經會組織，以傳講洞經為名，傳播道教。白族人民並無專一的道教徒，大多數人對本民族宗教與外民族傳來的宗教並重，對儒、釋、道教和原始宗教兼容並蓄。

佛教比道教的影響大，有學者認為佛教在唐代貞觀、開元之際（西元七世初至八世紀初）已傳入大理；有的則認為在九世紀末葉，南詔時期，王室曾借助佛教力量安定政局。由於統治階級扶持，佛教很快成為白族人民普遍信仰，元、明、清三朝廣建佛寺，尤以明神宗勅建的祝經寺有三十六寺、七十二庵、共計一百零八寺廟，規模最盛，僧人有五千餘人，成為全國著名佛教盛地之一。（註二三五）

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天主教始傳入大理白族地區，至民國三十八年，大理、下關、洱源、鄧川、賓川、漾濞、巍山、雲龍均設有天主堂。基督教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傳入大理，分內地會、安息會、聖經公會三個宗派。民國三十八年前後，大理、祥雲、賓川、彌渡、巍山、風儀、鄧川、洱源均有教堂。（註二三六）

白族節日除春節外，有「三月街」，又名「觀音寺」，是白族盛大的節日和街期，已有上千年歷史，每年夏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大理西點蒼山下舉行。明、清時期，四川、西藏、江南各省都有商人來此貿易。火把節是白族的另一盛大節目，係秋收前預示五穀豐登、人畜興旺的一種活動，於每年夏曆六月二十五日舉行。這天晚上，家家門口都豎有火把一柱，村口更有全村公共大火把，上插紅綠紙旗，書寫一些吉祥語句，村民高舉火把在田間遊行一周，以表驅除蟲害。大理還有「繞三靈」，劍川、洱源有「耍海會」等節日活動。（註二三七）

大理白族人民仍保留一些富特點的婚姻型態，如找「架尼」和「觀南毫」，在每年的「繞三靈」節、農曆七月底的三天石寶山歌會時，青年男女可以「縱民三日」，找「架尼」，意譯為「親密的情婚伴侶」，也就是一種性愛自由的群婚遺俗。白族的「南毫」制，是女孩到十二、三歲，在父母住宅旁別立一小房，叫「南毫」，每當

夜幕低垂，青年男子便結伴到「南毫」去拜訪姑娘，或彈口弦、或唱調子，若情投意合，即可發生婚前性關係，只要女子不懷孕，父母和社會輿論從不干預，女方若懷孕，需在其分娩前正式迎娶。（註一三八）

白族的葬儀，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後受漢族影響，改為土葬；可分送終、守靈、出殯、安葬四個程序，守靈期間最具特色的是唱挽歌和跳喪葬。墓葬類型、式樣很多，一般為「一層轎」式「兩道花門」，各地白族由於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受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深淺不同，在喪葬儀式方面保存民族傳統的多寡亦有差別。（註一三九）

第十三節 基諾族

一、歷史淵源

基諾族源於「杰卓」山同一始祖的血緣集團，後逐漸繁衍發展，為基諾山古老居民。基諾族無文字，無成文歷史，漢文中亦無基諾族歷史的可靠記載，因此，民族學和民俗學的材料便成為研究基諾族歷史的重要依據。

漢族稱基諾族為「攸樂」，清代歷史記載中已有「攸樂」字樣；漢人因其髮式頂留三撮，俗稱「三撮毛」。基諾山因盛產普洱茶，明末清初即有漢族商人進入，推廣種茶、製茶技術，對基諾族社會發展產生影響。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清朝在基諾山思通設攸樂同知，築磚城，駐軍五百人，欲在此建立滇南重鎮，但時隔六年，因瘴氣厲害而裁撤，此後只在此區委任基諾族首領為攸樂土目。後由傣族土司統治基諾山區；民國時期在基諾山委任保甲長。（註一四〇）

二、人口及分布

基諾族自稱「基諾」，意為「舅舅的後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民國六十八年，才正式確認其為單一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基諾區，其餘分布於基諾區四鄰的勐養區、勐旺區、橄欖壩區，勐臘縣的勐倉區、象明區。七十九年，人口普查為一萬八千零二十一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聚居於景

洪縣基諾區的四十三個村寨。

基諾語是藏緬語族漢藏語系的一種語言，各村寨鄉語雖有土語色彩，但不影響語言的交際，都能互相通話。基諾話語法構造與藏緬語族基本一致，語音、詞匯上與彝語支都有明顯的對應關係，語音結構接近彝語支，但在語音、詞匯、語法上也有自己的特點。（註一四一）

三、生活方式

基諾族居住的全部山區，簡稱爲基諾山（攸樂山），地處滇西南高原，是原始森林密布的熱帶山區，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四季無霜。境內河溪縱橫，主要河流是帕尼河和小黑江。農作物以旱稻、水稻、玉米爲主，同時也種植茶葉和棉花，盛產香蕉、木瓜等亞熱帶水果。原始森林多野獸，地下礦產極爲豐富。

其主食以大米爲主，佐餐食物主要是婦女採集的野菜、野果和菌類，及其園圃自產的蔬菜瓜果。肉食以牛、豬、狗、雞爲主，男子獵獲的動物也是肉食重要來源。

基諾族服飾，男子頭纏藍或黑的長布包頭，上穿白色無領對襟棉布上衣（成年人衣背後繡有象徵月亮等圖案），下著白色或藍色的寬大長褲。女子頭戴麻織披風式尖頂帽、有花邊裝飾，上穿薄汗衫，外罩對襟無領扣鑲七色紋飾的短褂，胸前有精美刺繡、綴有圓形銀飾的三角形貼身衣兜；下穿棉麻混紡、黑白相間的鑲邊短裙，對比強烈。男女習慣赤腳，但打綁腿。男女都穿耳孔、戴耳環、耳墜或填以木塞竹管。基諾女子還喜歡染黑牙齒，並以此爲美。昔日基諾族還流行繡腳紋身，現逐漸減少。隨著文化的交流衝擊，漢族時裝也成爲基諾族青年人喜愛的衣著。

基諾族利用當地盛產的竹子，建造干欄式的竹樓，以適應當地炎熱多雨的氣候。竹樓屋脊呈人字形，其下蓋成四塊屋面，像倒扣的楔形漏斗，樓板離地一公尺左右。基諾族的建築以大竹樓最具特色，大竹樓呈長方形，長約三十公尺，寬約十公尺餘，中有過道，兩側是對稱房間。如果是父系大家庭居住，集體勞動，共同消費，則在過道設有總火塘（公共）。如果是以小家庭爲單位生產和消費，則每個對稱房間前都有一火塘，在大竹樓中最多

可住一百三十人。近年來，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開始以牢固、不易失火的木柱石基瓦頂的「竹樓」，代替茅草頂的竹樓，在鄉鎮還出現磚石結構的新式樓房。

基諾族無本民族文字，通用漢語漢文，因此其文學形式全是民間口頭文學，有神話傳說、故事及詩歌。由於民族特性熱愛歌舞，從小學習傳統曲調，成年即興填詞、對歌。在節日、成年禮、婚禮等重大儀式期間，載歌載舞，舞蹈動作一般較簡單。（註一四二）

四、社會組織

民國四十年前後，基諾族社會尚處於原始社會末期，還保留許多族內婚；亦有村寨禁止氏族內婚，但不禁止氏族內戀愛同居。母系氏族公社的遺俗也相當多，只有母親才有權為生病的子女殺雞招魂；在上新房的儀式上，第一個手持火把登樓點燃火塘的是氏族內最年長的女性；村社長老雖已是男性，但仍沿用母系氏族公社時代的稱號——「左米龍卡」，即村寨的老奶奶。由父系公社取代母系公社，約有三百餘年歷史。個別村寨在民國三十年至四十年間尚有百餘人共居的大竹樓，這個父系大家庭公社雖然共居一處，但分居各間的小家庭卻又經濟獨立、單獨生產和消費，呈現父系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過渡色彩。

基諾族的農村是由不同氏族成員共居的地緣村落，每個村社就是一個獨立的村寨。村社各有其標有傳統界樁的土地界限，界內的土地歸村社所有，他人不可侵占。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村社公有，其內部則再分為村社共有、氏族或父系大家族公社公有、個體家庭私有三種，但主要是公有制。在農業生產中盛行換工互助，狩獵亦盛行原始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村社有兩個長老，首席長老叫「卓巴」，次為「卓生」，由特定古老氏族的最年長者充任，其職責涉及村社的生產、生活各個方面。

基諾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婚前戀愛自由，婚後離異者相當少，但過去仍保留著某些對偶婚和群婚的殘餘。（註一四三）

五、信仰與禮俗

基諾族盛行祖先崇拜，相信萬物有靈，一切活動（如確定農作、造房等活動日期）都要占卜。這種原始宗教活動與人們生產方式相關。基諾族巫師有二種：「布臘包」和「莫丕」，各有各的祭祀範圍和宗教職能。巫師不僅熟悉原始宗教活動，且巫醫並行，兼用草藥看病；既是熟悉習慣法和歷史的人才，又是史詩傳播者和著名歌手，因此巫師實際上為民族文化的繼承人和傳播者。

產俗方面，婦女生產需在竹樓樓梯下炒茶葉用的小房，待嬰兒臍帶脫落才可上樓；上樓時要宰三隻小雞祭家族長的火塘，請家族長唸經祈禱。

嬰兒出生前即命名，基諾族以父子連名制來命名，即父名最後一、二音節為子名的第一、二音節。小孩有兩個屬象，一是生年屬象，另一個是在其出世的第三天，父親外出打中的第一隻小雞為屬象。基諾族青少年長到十五歲左右，即將成年，要舉行成年禮，以此取得正式村莊成員的資格、權力和義務，並改穿成年人衣飾，取得談戀愛的權利。青年男女舉行成年禮之後，即取得談戀愛的資格，在耳孔竹管裏插上鮮花為標誌，並參加男女青年的社交活動，其活動場所為專門為之設立的「公房」。待兩人情投意合，即可同居，生第一個小孩以後才舉行婚禮。

基諾族多行土葬，挖獨木為棺，葬於公共墓地，深埋一公尺多，不留墳塚。在墓上搭一竹房，內設竹桌，死者家屬每天到竹房獻房三次，祭供一至三年，然後拆竹房。孕婦、精神病患者死亡則行火葬，夫婦不合葬。

基諾族的節日很多，播種前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祭大龍」，六月的火把節，豐收以後的新米節，過年則時間不固定，由「卓巴」、「卓生」（村莊長老）決定，當卓巴擂響大鼓時，就意味著新的一年來臨。（註一四四）

註釋

註一：凌純聲等：《邊疆文化論集》（上）（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民國四十三年），頁九。

註二：同前註，頁一五。

註三：胡耐安：《中國民族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三年），頁二六八。

註四：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一九八六年），頁五〇〇—五〇二；何輝華主編：《西南民族研究——彝族專集》（雲南人民出版社）；馬長壽著，李紹明整理：《彝族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貴州省民族研究所、準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編：《西南彝志選》（貴州人民出版社）；李卿、黃宗修：《水西彝族簡介》，貴州文史叢刊（一九五一年），頁七三—七六。

註五：田曉岫主編：《中華民族》（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四六—三四八。

註六：同前書，頁三四八。

註七：《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一六。

註八：《中華民族》，頁三四八—三四九。

註九：《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一七。

註一〇：《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一六；《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一一五；《西南彝志選》。

註一一：《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一七；《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五〇二。

註一二：《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四六—三四七；雲南省編輯組編：《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二）（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二三—一二五。

註一三：《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六。

註一四：《中華民族》，頁四三二。

註一五：同前書，頁四三四。

註一六：同前書，頁四三六。

註一七：同前書，頁四三六。

註一八：《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四七—三四八。

註一九：《中華民族》，頁四三七—四三九。

註二〇：同前書，頁四三三；王承權：〈也論永寧納西母系制和阿注婚的起源〉，《雲南社會科學》（一九八九年），頁六四—七五；趙蔚雲：〈永寧納西母系制和阿注婚起源問題商榷〉，《雲南社會科學》二期（一九八七年）；詹承緒等：《永寧納西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八九—九〇。

註二一：《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七；《中華民族》，頁四四一。

註二二：僈僈族簡史編寫組：《僈僈族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頁一—一四；《蠻書》，卷四〈名類〉第四：「栗栗兩姓蠻，雷蠻、楚蠻皆在茫部台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

註二三：《僈僈族簡史》，頁一五；明《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四：「有名栗栗者，亦羅羅之別種也，居山林，無室屋，不事產業，常常藥箭弓弩，獵取禽獸。其婦人則掘取草木之根以給日食；歲輸官者，唯皮張耳」；明·楊慎：《南詔野史》，下卷，〈南詔各種蠻夷〉：「力歲，即僈僈，衣麻披氍，岩居穴處，利刀毒矢，刻不離身，登山捷若猿猴。以土和蜜充飢，得野獸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前行，自後射之，中盾而不傷婦，以此制服西番。」

註二四：《僈僈族簡史》，頁五五—八七。

註二五：《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三。

註二六：同前書，頁一二二；《僈僈族簡史》，頁二。

註二七：《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二。

註二八：《中華民族》，頁一二二；《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一—一二二。

註二九：《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二—一二三。

註三〇：清（雍正）《雲南通志》，卷二四；拉祜族簡史編寫組：《拉祜族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五—六；《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三。

註三一：《拉祜族簡史》，頁三四—四〇；《清實錄·世宗實錄》，卷三一；《滇雲歷年傳》，卷一二；清光緒《普洱府志》，卷二八；清魏源《經武記》，卷七；《清實錄·仁宗實錄》，卷八；清遂光《雲南通志稿》，卷一〇五；

《清實錄·仁宗實錄》，卷五八；續修《順寧府志》，卷一七。

註三二：《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五。

註三三：《拉祜族簡史》，頁一。

註三四：《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三。

註三五：同前書，頁一二四。

註三六：同前註。

註三七：《拉祜族簡史》，頁二。

註三八：雲南省編輯委員會：《拉祜族社會歷史調查》（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註三九：《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三〇。

註四〇：同前註。

註四一：同前註。

註四二：同前註。

註四三：《拉祜族社會歷史調查》，頁九、三三、四九、七四、一四九。

註四四：《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五；《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三一。

註四五：《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一四六——一四八。

註四六：《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〇——一二三。

註四七：同前註。

註四八：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雲南省編輯委員會編：《哈尼族社會歷史調查》（雲南民族出版社），頁一一——一四五。

註四九：同前註。

註五〇：同前註。

註五一：同前註。

註五二：《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一二三；《中華民族》，頁三七六—三九三；《哈尼族社會歷史調查》，頁一—一四五。

註五三：同前註。

註五四：同前註。

註五五：同前註。

註五六：《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一〇。

註五七：《中華民族》，頁四四二—四四三；《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二八—一二九。

註五八：《中華民族》，頁四四三—四四五；《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二一。

註五九：《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二一；雲南省編輯組：《景頗族社會歷史調查》（雲南人民出版社），頁一一、一六八—一六九、二〇〇—二〇一。

註六〇：同前註。

註六一：阿昌族簡史編寫組：《阿昌族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頁六一—一三；《蠻書》卷四：「尋傳蠻，閩羅風所討定也」，又卷三：「閩羅風，西開尋傳，南通驃國」。

註六二：《元史》〈地理志〉：「峨昌……其地在大理西南，瀾滄江界其東，與緬甸接。其西土蠻凡八種，曰金齒、曰百夷、曰爨、曰峨昌、曰驃、曰緦、曰渠羅、曰比蘇。」；「南詔，在鎮西路西北，其地有阿賽賧、舞眞賧、白夷、峨昌所居」。

註六三：《阿昌族簡史》，頁一四—一五；《元史》〈地理志〉：「麗江路，蠻有八種：曰麼些、曰白、曰羅落、曰冬悶、曰峨昌、曰撣、曰吐蕃、曰獯、參錯而居」。

註六四：《滇略》，卷九：「阿昌，一名峨昌。……雜處山谷夷、羅之間，聽土司役屬。」；「里麻，與茶山接壤，……土酋刀姓，亦以拒賊功授官，所轄皆峨昌夷。近其地亦爲野人所奪，奪入內地赤石坪栖在」。

註六五：《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

註六六：《阿昌族簡史》，頁四〇—四三；《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

註六七：《阿昌族簡史》，頁三六—五〇。

註六八：《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

註六九：《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三一。

註七〇：《中華民族》，頁四五七—四五八。

註七一：同前書，頁四五八—四六〇。

註七二：同前書，頁四六一；《阿昌族簡史》，頁七五—七八。

註七三：《阿昌族簡史》，頁七九—九八。

註七四：嚴汝嫻、王樹五：《普米族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六—七八；《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六五。

註七五：《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四四。

註七六：《普米族簡史》，頁九六—一三一；《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四五—一四六。

註七七：《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六六。

註七八：同前註。

註七九：怒族簡史編寫組：《怒族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頁七，引〈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怒江分組的調查報告〉。

註八〇：《怒族簡史》，頁七—八。

註八一：《元史》〈地理志〉十三，地理四；《怒族簡史》，頁八。

註八二：《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四七。

註八三：《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五四—三五七。

註八四：《怒族簡史》，頁三八—四一。

註八五：同前書，頁三五四—三五七。

註八六：《怒族簡史》，頁一—六；《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四七。

註八七：同前註。

註八八：《怒族簡史》，頁一—二。

註八九：《中華民族》，頁四七三—四七九。

註九〇：《怒族簡史》，頁一—四。

註九一：同前書，頁一—四。

註九二：同前註。

註九三：《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五六。

註九四：《怒族簡史》，頁四三—四四。

註九五：《中華民族》，頁四七五。

註九六：《怒族簡史》，頁四；《中華民族》，頁四七五。

註九七：《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五七。

註九八：《怒族簡史》，頁一—二。

註九九：《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四八。

註一〇〇：《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五四—三五七。

註一〇一：何叔濤：〈略論怒族原始宗教的特點及其演化〉，《雲南民族學院學報》（一九九二年），頁四九—五五；《怒

族簡史》，頁九四。

註一〇二：《怒族簡史》，頁九六。

註一〇三：同前註。

註一〇四：同前書，頁九七。

註一〇五：獨龍族簡史編寫組：《獨龍族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一三一—一五。

註一〇六：《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一〇三；《獨龍族簡史》，頁一七。

註一〇七：《獨龍族簡史》，頁一。

註一〇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五三。

註一〇九：《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一〇二；《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五三。

註一一〇：《中華民族》，頁四九〇—四九一。

註一一一：同前書，頁四九六。

註一二二：《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一〇四；《中華民族》，頁四九七。

註一二三：《中華民族》，頁四九七。

註一二四：《獨龍族簡史》，頁四五—一〇二。

註一二五：《中華民族》，頁四九七。

註一二六：《獨龍族簡史》，頁七九—八五；《中華民族》，頁四九〇—四九九；雲南省編輯組：《獨龍族社會歷史調查》（

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一—一七八。

註一二七：《獨龍族簡史》，頁一一—一一五。

註一二八：詹承緒、張旭：《白族》（民族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一三一—一四。

註一二九：同前書，頁一五。

註一二〇：同前書，頁一六。

註一二一：同前註。

註一二二：同前書，頁一七—頁一八。

註一二三：同前書，頁一九—頁二二。

註一二四：同前書，頁二二—二四。

註一二五：同前書，頁二五。

註一二六：同前書，頁二六—二八。

註一二七：同前書，頁二九—三三。

註一二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四一。

註一二九：同前書，頁一三八；《白族》，頁一—二三。

註一三〇：《白族》，頁一三。

註一三一：《中華民族》，頁三六四。

註一三二：《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二九—三一。

註一三三：同前註。

註一三四：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雲南省編輯委員會編：《白族社會歷史調查》，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一二三—三三；《白族》，頁一一—一二五。

註一三五：《白族》，頁一一—一二五。

註一三六：《白族社會歷史調查》，頁二〇六—二二五。

註一三七：《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三八。

註一三八：《白族》，頁八九—九〇。

註一三九：《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頁一〇三—一一〇。

註一四〇：《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五一。

註一四一：杜玉亭：《基諾族》（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二。

註一四二：《中華民族》，頁五〇二。

註一四三：《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頁一五一。

註一四四：《中華民族》，頁五〇四。

第八章 濮僚僮僚族系

第一節 導言

濮是我國古代西南部落群，因部落眾多，有百濮之稱。商周時均曾入貢，周武王伐紂，西戎八國皆出兵，濮爲八國之一。（註一）濮人名稱有多種不同的寫法，如《廣韻》之「璞」，「濮鉛」、《逸周書》之「卜人」、《樊綽》之「濮子」。（註二）又金文中之「𠂔」（宗周鐘），徐中舒也疑其爲濮人之濮；（註三）甲骨文中有「𠂔」（林一，七、九），陳夢家也疑「𠂔」即爲濮。（註四）濮在作種人部落名時有上述之寫法外，在作地名和水名時，又衍生出不同的異寫，如「浦」、「蒲」、「涪」等。（註五）

濮人最初分布在巴蜀，（註六）巴地之濮主要分布在宕渠水流域，北至閬中，東至雲陽縣，南至合川，皆有濮人蹤跡。巴地之濮從東、西、南三個方向向外遷徙，東遷之濮首先至楚，（註七）分布於楚之西境。（註八）中土尚有多處以「濮」名地者，如曲濮、城濮皆在衛地；（註九）又陳地有濮水，（註一〇）陳地約在今河南開封以東、安徽亳縣以北；濮水更東至山東之地，（註一一）這些以濮命名的水、地，當是濮人停留過的痕跡。東遷濮人大都與當地的民族融合，宕渠水以西即爲蜀地，蜀地之涪水流域及岷江流域也不乏蹤跡可尋。

蜀地之濮，《水經》之「江水」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條注：「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犍道與濠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濮水合，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爲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井水，文井水又東逕江原縣，縣濱文井江」。據劉琳註《華陽國志》：「布僕，大概是古代一種少數民族」。司馬相如：「略斯榆，舉苞蒲」（《難蜀父老文》）。「苞蒲疑即布仆，蓋居于火井以西，

蘆山河上游河谷一帶，因稱其地爲布僕」。（註一二）

自岷江流域向西亦可見濮人，但已入今雲南境內。雲南昔爲南中之地，「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濮人更遍布境內，雲南西有哀牢，東有夜郎，皆與濮人有關。貴州北有巴地南來之濮，向南與從雲南東來之濮，匯而演化成僚，雲南、貴州之濮僚入廣西而爲今日之僮（Chuang）人。

濮人之文化特質計有：（一）以龍爲圖騰。（二）文身，有尾。（三）折齒、裸身。（四）住干欄。（五）懸棺葬。（註一三）

濮人今已不見，但其遺裔卻是構成我國南部三大民族擺夷（傣族）、僚人、僮人以及一些小部族的主要骨幹。擬從三系來說明其人之演變：一、濮僚仡佬系。二、濮僮黎系。三、濮僚系。

第二節 濮僚仡佬系

據《濮人考》一文所考，巴地之濮分布在渝水（今渠江流域）、閬中（嘉陵江流域），南至合川，東至胸忍（雲陽縣西），北可能至陰平。至於僚人在巴地，則《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中之上林賦云：「巴俞宋蔡」，裴駟《集解》引郭璞注曰：「巴西閬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剛勇好武」。引文中郭璞所謂「閬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句，在《華陽國志》卻是「閬中有渝水，賁民多居水左右」（卷一）；在《後漢書》中記爲「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卷一一六）。以上引文，皆出自晉南北朝時人之手，即在那時渝水流域有僚人、賁民和板楯蠻夷。僚人即板楯蠻夷，《宋史》：「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羅、朴、咎、鄂、度、夕、龔（華志卷一）），唐南平僚也」（卷四九六，渝州蠻條）；《華陽國志》所謂賁民，即七姓中之朴姓，亦即濮僚共同分布於巴地。

蜀地之濮，分布在涪水流域、岷江流域及漢犍爲郡界內。漢犍爲郡，唐時資州地，廣有僚人遺跡（其詳請參作者另文《濮人考》）。蜀地有僚，爲時甚早，蜀先王保子帝時，即有「帝攻青衣、雄張獠獍」（華志卷三）之

記載，其時當在戰國時代。僚人之得名，由於他們有長牙。（註一四）

自巴向南爲涪陵郡，郡內有涪江水，「在縣南屈北流注於蜀江」（《元和志》卷三十），郡當是以江名得名。郡和江既以涪得名，其地當有濮人。（註一五）唐時爲涪州，「上元二年，因黃羊硤有獠賊結聚……請隸於江陵」（《元和志》卷三十），可見其地亦有僚人。

涪陵郡之南即牂牁郡，爲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二一）平南夷所設（《後漢書》卷一一六），南夷之首爲夜郎：「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同前引）。夜郎是什麼民族？《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后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后」。此處要求爲竹王立后的是夷僚；但在《華陽國志》中所記卻是夷濮，據該書卷四，《南中志》所記：「武帝轉拜唐蒙爲都尉，開牂牁，以重幣喻告諸種侯王、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牁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訴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后嗣」。南中若干地區，都是僚、濮共同分布，如：「興古郡……多鳩獠、濮」，「永昌郡……有閩濮、鳩獠」、「談稿縣，有濮、獠」。

夜郎民族爲僚人，《太平御覽》一七一引唐梁載言《十道志》：「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國之地」。夜郎多獠。李雄時，夷發夜郎莊王墓，南夷校尉王遜討滅之，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華陽國志》卷四）。可見夷獠之盛。

南北朝時更廣布巴蜀境內：「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多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梁益二州歲歲伐獠」（《魏書》）。

唐時，僚人以四川東部爲主要根據地，即所謂南平獠：「南平獠、東距智州（今地未詳），南屬渝州（今重慶），西接南州（今四川綦江），北涪州（今四川涪陵），戶四千餘。……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

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除南平獠外，又有飛頭獠及烏武獠。唐時獠人不僅在四川，且南及交廣一帶。

宋時，對於西南諸族，皆以「蠻、夷、獠」泛稱之，僚名只零星一見。如《宋史》卷四九三云：「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祀鬼神』」。同書卷四九六又云：「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敘、自階又折而東南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剛夷惡獠，殆千萬計」。這其中當有僚族。同卷渝州蠻條云：「渝州蠻、古板楮七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其中亦不乏僚人。

《宋史》中少見僚人，但宋時其他著作則不時出現，如《太平寰宇記》便記有劍南各道的僚人。宋人私家著述中有不少提及僚人的。如芮逸夫《僚人考》文中所引，沈括《夢溪筆談》記夔、峽、湖、湘及南、北江僚人，朱輔《溪蠻叢笑》葉錢序記湘西的五溪蠻有苗、僚、僮、仡佬，陸游《老學庵筆記》稱辰、沅、靖州的蠻人為仡伶、仡僚、仡僮、仡佬、山僚，其仡佬、仡僚也都是僚人，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廣西經略使所領二十五郡處的蠻人有僚、僚、黎、蠻。

《元史》沒有蠻夷專傳，只在帝紀及列傳中偶而提及禿刺蠻及土老蠻；《新元史》雖有雲南，湖廣等處蠻夷傳，也不過是在雲南溪洞諸蠻條提及禿老蠻，木籠蠻及山僚事。私家著述中有李京《雲南志略》記四川西南至雲南東北一帶有土僚蠻，並記其有擊齒婚娶，置棺崖顛諸俗。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於元時到中國的 Toloman 或 Coloman 省，記其人有焚屍撿骨，裝匣懸葬之俗。周致中《異域記》：「僚人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有打牙者，謂打牙僞僚。種類最多，不可以人事處，張獷難服」。諸書所記禿刺蠻、土老蠻、禿老蠻、木籠蠻、僞僚、Toloman 或 Coloman，據芮逸夫先生所考，都是僚人。

《明史》也沒有蠻、夷傳，只在各省土司傳中偶而提及，例如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二永寧宣撫使下云：「永寧民皆土僚」，而不詳其俗。私家著述如田汝成《炎徼紀聞》或《行邊紀聞》所記：「仡佬一曰僚」（《行邊紀



聞》)或「一曰仡佬」(《炎徼紀聞》)。羅日裴《咸賓錄》以僚爲仡佬或仡佬之一種。楊慎輯《南詔野史》及劉文徵《滇志》並記雲南的土僚。《野史》云：「其屬本在黔、蜀、粵西之交，流入滇中。男首裹青布、白衣、領綴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巾，衣花繡。性粗桀，好蠱魔之術」。

《清史稿》亦然，只有《土司傳》，鮮及僚事。私家著述，雖有不少記載僚事的，但也多採前人舊說(芮逸夫：《僚爲仡佬試證》)。

魏晉以來的僚族，至宋朝時期，其中一部分已被稱爲僮(濮僮系詳下)，一部分稱爲儂人，一部分仍稱爲僚，另一部分稱爲仡佬。至元明清時期，廣西一帶普遍稱爲僮，貴州境內仡佬較多，滇、桂、黔連接地帶和滇東北、滇東、滇東南、滇南一帶則爲儂人、沙人、仲家和土僚的錯居區域。顯然僮、儂、沙、仡佬、仲家、土僚等都是僚族中分化出來的。

清時，仡佬有多種名稱，如餘慶施秉等處的水仡佬，「其人善捕魚，雖隆冬亦能入淵，故以爲名」。貴定縣剪髮仡佬：「男女挽髻於頂，蓄髮寸許四垂，長則剪之，故名」。平越黔西等處之打牙仡佬：「將嫁必先折其二齒，恐妨夫家，所謂鑿齒之民也」。平遠州之披袍仡佬：「衣短衣，外披無袖袍，前短後長故謂之披袍仡佬」。平遠州鍋圈仡佬：「男以葛織斜文爲衣，婦以青布束髮如鍋圈狀，短衣長裙」。鎮遠施秉等處仡兜：「仡兜亦仡佬之一類」(《皇清職貢圖》)。

第一項 仡佬族

仡佬族是以耕田爲業的農業民族。東漢時期，夜郎族人向外遷徙至廣西南部，有的更遠徙至中南半島。(註一六)魏晉時期，僚人大量出現在四川地區。唐宋時期，湖南西部遷住著許多仡佬族。元代，居住於雲南的仡佬族被稱爲「禿刺蠻」、「土僚蠻」，這些遷出去的僚人多數逐漸融合於當地的民族之中，少數人至今還保留仡佬、木佬、仡佬等僚人族稱(《中華民族》)。居留貴州的仡佬族大部分也融入周圍的彝族、漢族、布依族、苗族之中。

仡佬人口有四十三萬七千九百九十七人（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數），依服色和身體裝飾不同稱為紅仡佬、青仡佬、花仡佬、披袍仡佬、鍋圈仡佬、打牙仡佬；依經濟生活的特點又有被稱為水仡佬和打鐵仡佬、剪毛仡佬等。各仡佬支系之間不通婚姻，語言也不同（《中華民族》）。

物質文化：仡佬族是一個有稻作農耕文化傳統的民族。《史記》卷一一六記夜郎等處便是：「皆魍結、耕田、有邑聚」。至今留居田壩地區的仡佬仍然種植各種稻米，住在山區的則在坡土和旱地上種植玉米、小麥、蕎麥、紅稗、穀子、高粱、紅薯、土豆及各種豆類，此外，還種植苧麻、菸草、油葉、茶葉以及各種蔬菜瓜果。

食：仡佬族以大米，玉米為主食，兼食麵食及雜糧、薯類，通常以酸辣味菜食佐餐，以糯米糍粑為節日食品，喜吃豬肉、狗肉、雞肉。仡佬族善釀酒，著名的茅臺酒便是從古老的「牂牁酒」開發而來（《中華民族》）。

衣：仡佬族精於紡織，《北史》卷九五《獠傳》：「能為細布，色至鮮淨」。直至清朝，仡佬族所織之「鐵笛布」仍備受稱讚。今在安順地區一些仡佬村寨的老年婦女，還能自織自染「僚布」，其厚如現代的帆布，密似現代的卡嘰布，花紋有斗紋、斜紋、桂花紋、條花紋等，可使用幾十年不壞。

仡佬族的傳統服飾，上衣短僅及腰，臂膀上繡有花紋，花布以下用條布重疊，櫛次鱗比，直至袖口。外穿貫頭衣（又稱仡佬袍），無袖，前短後長，由整幅青布做成，橫中穿一洞，以便頭部穿入，腳穿鈎尖鞋。婦女著無褶筒裙，男子多穿對襟衣，男女均以長帕包頭。近百年來，仡佬族服裝已同於當地漢族和其他民族。

住：仡佬族古代住房形式：「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北史》卷九五），「南平獠……人樓居，梯而上，名為干欄」（《新唐書》卷二二下《南平獠傳》）。現在仡佬族的住房與周圍漢族及其他民族一樣，形式多樣，如遵義地區的仡佬族有木構架木板裝廂瓦頂「穿斗房」，安順地區的仡佬族有石頭砌牆木板蓋頂的「石板房」，靠近城鎮有磚瓦房，各地普遍有壘土板築泥牆的茅草房等（《中華民族》）。貧苦農民住的是土築房，篾編房或用亂石砌成的房子，甚至有用小樹條編織成的籬笆房以及所謂塌場房和千腳棚，塌場房和千腳棚都是以樹枝架起，蓋以茅草的矮小房子，屋簷下有矮小牆壁，千腳棚一般成三角形屋簷觸地（《中國少數民族》）。

仡佬族長於採礦和冶煉，尤其是煉汞。周時，仡佬先民濮人已把汞礦石作為進貢王朝的貢品，〈逸周書〉〈王會〉：「成周之會，……卜人以丹沙」。南宋朱輔，〈溪蠻叢笑〉記云：「砂出萬山之崖為最，仡佬以火攻取」。時至今日，仡佬族仍有在深山峻嶺中開砂煉貢（〈中華民族〉）。〈北史〉〈僚傳〉記僚人：「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釁』，既薄且輕，易於熟食」。民國六十七年在普安縣青山銅鼓山發現青銅冶煉遺址。在盤縣、清鎮、赫章、興仁、興義、威寧等縣先後出土銅鼓、銅釜、青銅兵器（劍、戈、矛、刀、鉞），青銅農具（鋤、鍤、釜、釜）等。出土這些器物的墓葬，多數可確定在西漢中間，個別可能在西漢早期或戰國末期，這些器物也初步定為夜郎文物（李衍垣：〈夜郎青銅時代的文物〉，〈夜郎考〉二集），仡佬族的這項工藝現已經失傳（〈中華民族〉）。

織金、大方的一部分仡佬族長於鑄造鐵犁等農具，又有湘西仡佬族能製作鳥槍、被稱為打鐵仡佬。沿河邊居住的仡佬族善撐船，能駕小船木筏闖過激流險灘，從事航運和貿易（〈中華民族〉）。

精神文化：仡佬族人耿直忠信，注重禮節，有敬老習俗。其婚俗也與漢人相同，一夫一妻制，聯姻方式也與漢同，有六道程序：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在擇偶方面，較漢人有更大的自由，習慣姑表或姨表聯姻。新娘迎至男家以後，不拜堂也不拜天地，徑入新房。

葬俗：仡佬舊有的豎棺葬、懸棺葬、岩葬等葬式，以及鑿齒一枚投棺中以贈永訣的舊俗，皆已消失。現在的仡佬葬俗也同漢族，行土葬，但不立碑，僅在墓前植一株樹。有的地方在埋葬死者以前布「踩堂」儀式，或是唱孝歌。

仡佬族的年節習俗與漢族略同，特殊的節日是吃新節。信仰原始宗教，崇拜祖先和自然物（如大樹、巨石等），信巫鬼，有「送鬼」習俗。仡佬族的口頭文學很豐富，有民歌、傳說、神話、諺語、謎語、歇後語等。神話傳說中著名的「竹王」、「穀神的來歷」、「蔑繡球」等反映仡佬族的歷史和生活（〈中華民族〉）。

仡佬族有自己的語言，仡佬語屬漢藏語系，未定語族語支。但現在只有少數人會說，漢語已成為仡佬族共同

的語言。仡佬族沒有文字，使用漢字。

第二項 仡佬族

在建寧郡屬縣中有「伶丘縣、主獠」。此處記主獠，此地居民顯然是僚人，但從縣名「伶丘」看來，劉琳認為此處之僚應為僚族之一支——「伶人」。伶即今之仡佬族，唐宋以後史志稱之曰「伶」，元明以後稱為「木佬」。今仡佬族除自稱仡佬外，也自稱「lɛɛ」，仍與「伶」音近。從《華陽國志》此條看來，至遲在晉代，這部分之僚人已從僚人分化出來，自稱為「伶」（《華陽國志》，劉琳校注卷四）。

仡佬族約有十五萬九千三百二十八人（民國七十九年統計），百分之五十集中在「廣西僮族自治區」羅城縣。其餘則分布在宜山、柳城、都安、忻城等縣，還有少數散居在河池、環江、東蘭等縣。

仡佬族聚居區內，山嶺起伏，武陽江、龍江流貫其間，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年平均溫度為攝氏二十一度，適宜農作物生長，作物以水稻、玉米，豆類為主，次為薯類、瓜類、棉花等。盛產茶葉、五倍子、金銀花等土特產與藥材，煤、鐵、硫磺等礦產也很豐富。

仡佬族至遲在元明時期已居住在羅城一帶。清代仡佬族地區劃分為「里」、里下設「冬」，每冬約十餘戶，設有多頭，由大家推任，負責籌糧收款。民國初年，設立團總、保董、甲長等，隨後又設立區、鄉、村的保甲制度。

物質文化：仡佬族的居住、服飾、飲食、習俗原都有其特點，但長期與漢、僮族的接觸，互相影響，有些地方已與漢、僮族相同。

食：主食大米、玉米和薯類，喜食酸辣和糯米飯，忌吃貓、蛇肉；以往，羅、吳姓中還有禁吃狗肉與動物內臟的習慣。肉品主要是豬肉、牛肉、雞、鴨、鵝等。

衣：仡佬族的衣服，一般尚深青色，大都自紡、自織、自染、自縫。在清代，婦女還有穿桶裙的習慣，近代

都已改裝，與當地的漢、僮族衣服沒有多大差別。男子穿對襟上衣、長褲，年老的穿琵琶襟上衣。婦女穿大襟上衣、長褲，青布包頭，腰束青色圍裙，圍裙繫帶上均用黑色環繞的棉線織成精緻的幾何形圖案，裙也用抽紗擰線編織成網狀花紋。一般穿草鞋，跣足的不多。過去姑娘梳辮，已婚者結髻，現多已剪。飾物有銀質耳環、手鐲、戒指等。

住：住房一般是泥牆瓦頂、三間並列的平房、茅屋較少。屋內左側門邊挖地砌爐灶，適於燒煤，牲畜圈一般與住房分開（《中國少數民族》）。

婚姻：仫佬族不限制族外婚，但仍以族內婚為主，民國時始禁同姓婚。民國九年，大新鄉大梧屯立祖祠禁規設立婚姻之事，凡同宗共祖之姊妹、嬸嫂，不得以疏族而娶為妻媳，亦不得以遠居異地亂為正配。姑表、姨表及輩份不同的人不能婚媾，寡婦和離婚者可以再嫁，男子可以上門。結婚日，新郎不去接親，新房內不鋪床，僅置桌椅，擺茶點，青年男女在房內對歌過夜。次日，新娘便回娘家。此後，每年逢插秧和收禾時回夫家一兩次，每次住一夜，直至生了孩子，才長住夫家。這便是「不落夫家」的遺風。

喪葬：老人去世，必須向親戚報喪；母親死，外家要帶一塊白布蓋在死者臉上，方可入殮；年輕媳婦死了，外家要驗過屍，方能入殮。入殮時，老人死要燒「落氣」紙，長男或長女帶孝，帶銅錢二、三枚及一些香燭紙錢到河邊「買水浴屍」。

仫佬族沒有統一的宗教，由其先民的自然崇拜，發展到信仰多神。仫佬族地區佛寺眾多，規模宏大。道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重要的影響。每逢生病或自然災害，都請道教的法師來求神攘鬼。道教之中，又分茅山教和梅山教兩種。

仫佬族節日很多，幾乎每月都有，有的與附近漢、僮族相同，也有的是仫佬族特有的節日。「走坡」是仫佬族人最喜愛的娛樂活動，這是青年男女社交活動場合；唱山歌是仫佬族人的特長，家家有歌本，村村有歌手。男女青年在郊外相遇時，皆可邀請對方唱山歌，山歌種類有「隨口答」、「古條」和「口風」等。

目前，仫佬族地區的適齡兒童入學率已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衛生方面也有很大的進步，以往流行的一些傳染病也已大致消滅。

第三項 毛南族

毛南族自稱「阿難」，意為「此地人」、「這個地方的人」，從稱謂上看出他們是嶺西的土著民族，從「放鳥飛」這個傳統隆重的習俗來看，毛南族古代可能以鳥為圖騰，唐以前的「僚」，宋元明的「伶」可能是他們的祖先。毛南在歷史上先後有「茅灘」、「茆灘」、「茅蘿」、「茅蘿」、「冒南」、「毛南」、「毛難」等不同寫法。早先多為對毛南人聚族之地的稱呼，最早出現於宋。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宣（州）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又有撫水，五峒、龍河、茅灘、荔波等蠻及陸家砦」。又說：「融州稍西南的宜州有荔波、羸河、五峒、茅灘」。

毛南族居住在廣西環江縣上南、中南、下南地區，以及河池、南丹、宜山、都安等縣。人口七萬一千九百六十八人（民國七十九年調查數）。分布區適農業，農作物除水稻外，還有玉米、小米、小麥、高粱、紅薯、黃豆、棉花和菸草，土特產有樟腦、土硝、棕皮及麝香、靈香草。礦產有鐵、錳、銻、水銀等。

毛南語屬漢藏語系僮侗語族侗水語支，族人都兼通漢語及僮語，通用漢文。

毛南族都是同姓聚居，住房仍是干欄形式，但材料已改為瓦房泥牆。毛南族男女都穿斜襟上衣，長褲為寬腳滾邊，女衣在袖口、褲腳上鑲有紅、藍、黑色邊條，不著裙，頭上留辮梳髻，戴手鐲、銀牌等飾物。喜穿青藍兩色，婦女喜戴花竹帽「頂蓋花」，新娘子要戴著走親戚。毛南人主食為大米、玉米，次為小米、紅薯、南瓜等，嗜煙、酒、茶、辣椒等。

毛南族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有「不落夫家」及「烝報」的習俗。人死由兒子買水浴身；下葬前先用雞血淋墓穴。節日多與漢、僮族相同，特有的「分龍節」，主要祭拜神靈與祖先。

唱歌是毛南族人民最普遍的文娛活動。男女青年在室外唱的情歌，叫做「羅海歌」；喜慶嫁娶節日所唱的

歌，叫「歡」；也有一人獨唱的，敘述歷史故事或祖先傳說的歌謠，叫做「排見」。此外，還有「毛南戲」，內容多是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劇目如「莫一大王」、「魯班仙」等。漢族的採茶戲也深受歡迎。

毛南族的雕刻和編織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雕刻有石刻、木刻兩種，刻工精細，造型生動；編織以「花竹帽」為最著名，俗稱毛南帽，又稱「頂蓋花」，為毛南族所特有，將竹材劈細成只有半根火柴梗那麼細的竹蔑，編成帶有精細的花紋圖案。編織的竹席也很有名。

環江縣下南地區原是「石多土少水如油，雨降三日水淹地，雨停半日溪斷流」的窮山區。現已建成南川水庫及配套工程，並先後建造山塘水櫃一百多處，人畜飲水池四百多個；下南地區還建築儀鳳等小型水電站三座。下南地區所在地的巴音山上，已建立一所民族醫院，若干衛生所、衛生室。下南地區已有兩所高中、六所初中、十六所小學（《中國少數民族》：毛難族）。

第四項 仲家

南宋朱輔《溪蠻叢笑》云：「『五溪蠻』中有貓、獠、獠、獠、獠、獠，即當時在今湘西、黔東的「五溪」地區，是苗、獠、獠、獠、獠、獠共同雜居區。此處所說的獠，是撞家。宏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七《黎平府·民俗》云：「撞家者，乃西山陽洞之土人」。仲家自稱「布依」，即古夜郎的濮人，布與濮是同聲字，先後譯寫不同而已（尤中：《夜郎民族源流考》）。

明時，貴州境內的仲家分布區域較明確。據嘉靖《貴州通志》卷三《風俗》記載：「中曹司（在今貴陽市區南部）、都勻府、黎平府皆有『仲家』，而程番府（在今惠水縣）的韋番也是仲家」。可見「仲家」的分布地，是以今黔南、黔东南和貴陽附近地帶為主，另平壩縣（今縣）、普安州（今普安西部至盤縣一帶）也有部分散居。而安順州的「龍家」實為「仲家」，嘉靖《貴州通志》卷三云：「安順州、民皆龍家，多張、劉、趙、謝四姓」。田汝成《炎徼紀聞》卷四說：「龍家與仲家同俗」。當時仲家的經濟、文化生活情況，嘉靖《貴州通志》卷三

說：「仲家，貴（州）惟此類最多，習俗大略相同，……家不積餘米，如遇餐，則取稻把旋舂，待客以殺犬爲敬。……架樓而居。……俗尚銅鼓，以聲音雄壯爲貴，祀鬼待客，繫之以爲樂」。引文中，仲家的嗜犬、住「干欄」，重銅鼓等習俗，皆爲僚人所有（引見同前）。

清代貴州境內的仲家情況，據《滇黔志略》卷二九《貴州、苗蠻》云：「狛家，……其種有三：一曰朴籠，一曰卡尤，一曰青狛。貴陽、平越（今福泉縣）、都勻、安順、南籠（雍正三年改南龍屬爲府，轄境爲今關嶺、晴隆、普安、貞豐、冊亨等縣地）各屬皆有之，有黃、羅、班、莫、柳、文、龍等姓。好樓居、衣尚青，以帕束首……歲時擊銅鼓爲歡，土人或掘地擊鼓，即以爲諸葛所遺，富者不吝值爭購。……近皆寧戢，悍俗還淳，多有讀書識字者」。散在雲南境內的部分，仍多少保留著古僚人的某些習俗。

據《廣西府志》卷十一《諸彝考》說：「种家，一名沙家，即沙人」。但在《師宗州志》卷下《土司考附種人》所記：沙人和仲家是分開紀錄，說明仲家和沙人並不完全相同。『所論沙人曾爲沙氏貴族所統治；稱爲仲家的，則不曾爲沙氏貴族勢力所及。從分布區來看，沙人以廣南府爲中心，向北散及廣西府和曲靖府的羅平州，西南部有沙人而無仲家，北部則廣西、曲靖二府爲沙人和仲家的混合居住區，曲靖府以上則有仲家而無沙人。近代雲南境內的仲家和沙人同屬於僮族中的布雅依支系，與廣西的北僮系同一方言。貴州的布依族仍稱仲家，與雲南的仲家、沙人更爲相近。』

廣西的仲家，據康熙《廣西府志》卷十一《諸彝考》云：「种家，一作仲家，即沙人。性剛直，出入佩刀，善弓好獵，亦善耕種，男穿青藍兩裁衣，頭戴青帕，跣足；女人如男，束髮插簪，戴帕，穿繡衣繡裙。飲食與白彝（擺夷）同。不淫，亦以劫掠爲事。但父母亡亦知戴孝，不食肉，爲異于諸彝耳」（乾隆《彌勒州志》卷二十一略同）。又雍正《師宗州志》卷下《土司考·附種人》說：「仲家，服飾似沙人，亦薙髮，間有戴帽履襪者，乃頭目也。餘（下闕）皆白布裹首而跣足。婦人長桶裙，上短衣以（下闕）首，后綰（下闕）富者銀簪，兩耳帶銀環，履而不襪（下闕），婦人以紡織爲業」。近代瀘西、彌勒、邱北、師宗等縣，即清代廣西府之地，皆有僮

族，其中即包括部分仲家在內。

曲靖府平彝縣的仲家，據康熙《平彝縣志》卷三八地理志種人附說：「仲彝，習俗儉約，男女皆事犁鋤，服短衣長裙，構樓而居，好食鼠，病不服藥，惟務祭鬼，相傳因宋時因罪投荒者，祀祖猶類華俗，多姓王」。又據《雲南通志》卷二十四說：「仲人，平彝有之，俗儉約（下與《平彝縣志》同）甘犬嗜鼠（下與《平彝縣志》同），習俗大約與沙人同」。近代富源縣（平彝），已無僮族人口，但與富源相鄰的宣威縣，卻有部分僮族。昭通府的仲家，道光《雲南通志》引《清職貢圖說》：「仲人，與黔省仲家苗同一族類。曲靖，昭通與黔接壤，故所屬皆有之。其人好樓居，男子纏頭，短衣跣足；婦女以青布爲額箍如僧帽然，飾以海肥，耳綴大環，衣花布緣邊衣裙，富者或〔以〕珠綴之，白布束脛，纏足著履。男女皆勤耕作，輸賦稅，嗜食大鼠，風俗朴陋」。據上引，仲家亦好樓居，嗜食大鼠，仍保留魏晉時期部分僚人習俗，因此，仲家應是僚人之後。清昭通府轄境包括今日之昭通、彝良、魯甸、鎮雄等縣在內，此四縣內近代有少數僮族人口，其中即包括仲家在內。

東川府有仲家，乾隆《東川府志》卷八八戶口·附種人云：「仲家者，苗之一種也，史及諸書，尤侗『竹枝詞』皆作仲家。近代會澤、巧家、東川在清代皆屬東川府，而會澤、巧家仍然有部分僮族人口，即原來的仲家。」

第五項 儂人

《元史》卷八八太祖紀：「至元十二年二月乙丑，宋福州團練使知特磨道農士貴率知那寡州農天成、知阿吉州農昌成、知上林州農道縣、州縣三十有七、戶十萬、詣雲南行中書省請降」。元朝即於特磨道設廣南路宣撫司以隸屬於雲南行省，土官使由農姓族人充當，其地居民即稱爲儂人。特磨道之地與左右兩江流域緊相鄰接，居民係同一民族，平時關係十分密切，故特磨道之農士貴等降元，左右兩江的李維屏亦隨之投向雲南行省。儂人之稱，已見於宋代紀錄。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三八廣南府云：「其地多儂人，世傳爲儂智高之后」。天啟《

滇志▽卷三十云：「儂人，其種在廣南，……其酋爲儂智高裔，部夷亦自號儂」。儂人以特磨道即元以後的廣南府爲聚居中心，並及附近的各府、州、縣境。

儂人習俗，據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三△廣南府▽云：「其地多儂人，世傳爲儂智高之后，男子束髮於頂，多服青衣，下裙曳地，賤者掩脛而已。婦人散綰絲髻，跣足，裙帶垂后，皆戴尖頂大笠，習俗儉約，大率與百夷同。疾病不服藥，惟務祭鬼而已」。又天啟△滇志▽卷三十說：「儂人，其種在廣南，習俗大略與百夷同。其苗爲儂智高裔，部夷亦自號儂。樓居，無几凳，席地而坐，脫履梯下而后登。甘犬嗜鼠，婦人衣短衣長裙，男子首裹青花悅，衣粗布如絺，長技在銃，蓋得之交趾者，刀盾槍甲，寢處不離，日事戰鬥」。居于欄、嗜犬、用盾，皆漢晉以來僚人遺俗，可見儂人亦僚族中的一分子。

儂人除在廣南府外，在開化府、廣西府、臨安府、元江府、師宗州、阿迷州等地皆可見其蹤跡（尤中：△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

第六項 水族

△宋史▽△西南諸夷傳▽云：「至道元年（九九五），龍漢璈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宋太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因其爲水族歌舞，故其曲名「水曲」。宋代水族是西南牂牁蠻中的一部分，他們當時是在當地首領龍漢璈的統治之下，而龍氏是西南七蕃之首，西南七蕃之地，在今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帶，又「西南七蕃」之地，在唐代是「守宮獠」所居。因此，宋代的西南七蕃中應有守宮獠的後裔，水族當亦包括在內，亦爲僚人之後。西南七蕃中有韋番，韋氏是唐代西原蠻（在今廣西）中的大姓之一。△金史▽△廣源州蠻傳▽曰：「廣源州韋氏、黃氏、周氏、儂氏亦大姓」。

△招捕總錄▽說：「至治三年（一三二三）正月，八番呈周砦主韋光正等殺牛（祭）天，立盟歸降，自言有

地三千九十八砦，系楊黃五種人氏，二萬一千五百餘房，光正等二十三人領之，願歲出土布二千五百匹爲租入」。所謂五種：即楊黃、仲家（布依）、仡佬、侗、苗。楊黃、近代寫作佯僮，其語言係水族方言，所以楊黃是水族中的一部分。從宋代開始，水族已從僚人中分化出來，直到元代仍在原地居住。

宏治《貴州圖經新志》卷四《思南府風俗》云：「蠻有狢獡、狢猪、水、猺、猫（苗）、獯數種，……客至，擊鼓以迎。處山箐者則芟林布種，刀耕水種，處平隰者駕車引水，以藝梗粳」。水族或即以水耕而得名。《貴州圖經新志》卷六《石阡府風俗》云：「洞人即佯僮」，則當時在石阡府一帶的佯僮又稱洞人，近代，這部分佯僮即爲「侗族」。

清《滇黔志略》卷二十九《貴州苗蠻》云：「狢獡……有楊、龍、張、石、歐等姓，其種最夥；都勻、石阡、施秉、龍泉、黃平、餘慶、黎平及龍里皆有之。……其服飾婚表與漢人同，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戈操笥以漁獵爲事，婚喪以大相遺。近則衣冠文物日漸盛矣」。清代佯僮，文化習俗已習漢人，但仍有重大的風俗——婚喪以大相遺。《滇黔志略》又云：「狢、狢、狢、狢、狢、狢六種，雜居荔波縣。雍正十年，自粵西轄於黔之都勻府」。黔南一帶，自漢晉以來即是僚、濮的居住區，直到清代，水、佯僮、侗、仲家（布依）、僮等仍居原地，他們都是夜郎僚濮的後代（尤中：《夜郎民族源流考》）。

第七項 侗族

在我國湘、黔、桂三省毗鄰地區，居住著一種少數民族——侗族。侗族人口二百五十一萬四千零一十四人（民國七十九年調查數），貴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銅仁地區的「玉屏侗族自治縣」，銅仁、江口等縣以及萬山特區；湖南省新晃、通道、芷江三個侗族「自治縣」，「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城步苗族自治縣」以及會同、黔陽、綏寧等縣；廣西「僮族自治區侗族自治縣」、龍勝各族自治縣、「融水苗族自治縣」和「羅城仡佬族自治縣」等地；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宣恩、恩施、咸豐等縣，都有侗族聚居的村寨。

隋唐時對湘、黔、桂邊境羈縻州所屬地區稱為峒或「溪洞」，宋代峒或洞成為羈縻州轄屬的行政單位，經常「州峒」連稱。羈縻州一般轄有若干峒或洞，至今侗族地區有些村寨仍然保留「洞」的名稱，如黎平、從江的頓洞、貫洞等地叫做六洞，岩洞、曹滴洞一帶叫九洞，黎平的潭洞、特洞一帶叫做八洞，在三江、龍勝、錦屏、新晃、通道等縣的侗寨也有叫「洞」的。歷史上對居住在這一帶的少數民族稱為峒民或洞人，後峒或洞便演變為對侗族的專稱。

侗語屬漢藏語系僮侗語族水語支，分南北兩個方言，南北兩個方言又各分三個土語區。侗語以侗文的標準音貴州榕江話為代表，聲母有三十二個，韻母有五十六個，聲調舒聲九個，從聲六個。由於聲調多，詞匯豐富，所以侗語是一種富於音樂性的語言。侗人原無文字，民國四十七年採取拉丁字母的形式創造文字。

侗族主要從事農業，兼營林業，還從事漁獵。侗族地區著名的產糧大壩在榕江的車江，黎平的中黃、中潮，天柱的藍田、伍家橋，靖縣的江東，通道的四鄉，恩施的黃泥，宣恩的曉慶。稻穀品種有梗稻和糯穀等，多達二十餘種。侗鄉普遍餵養鯉魚，又從漢區引殖草魚。侗家也善捕魚，在河流溪溝中放置魚籠、魚簍、網魚及馴養鸕鶿捕魚。在森林地帶尚有狩獵的習慣。

侗族人民的飲食以大米為主，普遍喜食辣椒和酸味，習慣以油茶待客。

衣飾有青、紫、白、藍等顏色。男子多穿對襟短衣，南部山區穿右衽無領短衣，包大頭巾。婦女衣著大致可分穿裙或穿褲兩類，上衣大襟無領、無扣，襟邊、袖口和褲腳鑲花邊，束腰帶，裹腿，包頭帕等。頭髮的式樣，前、後、左、右挽髻或以長髮編辮盤頭，都有地區的差別。侗族姑娘佩戴銀飾以多為美，以重為貴，有的重達一二十斤，銀飾的種類繁多，做工精緻。佩帶銀飾，男女皆然。

禮俗：侗家人傳統節日春節為最大的節日。廣泛流行的有侗年（榕江縣七十二寨於農曆十月至十一月初過侗年），吃新節（各地時間和方式不同，有的在農曆六月，這天吃魚和糯米飯，並準備祭品供奉祖先），林王節（某些地區的侗族，每年農曆六月的第一個卯日，包上又長又大的糍粑，來到一棵傳說為「林王」倒栽的古楓樹

下，傳唱林王古歌，拜祭過節）。另有趕社節及其他多種集體活動。

侗族婚姻行一夫一妻制。歷史上曾實行過「姑表舅婚」，後來實行「破姓結婚」，現在除同姓同房族的不能通婚外，不同房族的可以通婚。侗家婚禮多在春節期間舉行，除雙方情投意合外，再經父母同意，經過說合、訂婚、迎娶等階段。舉行婚禮期間，南部有「不落夫家」習俗。

侗家喪葬習俗，有土葬、火葬、懸葬等形式。通常人死之後洗身、理髮、更衣，壽衣一、三、五件，忌雙數，殉葬品忌用銅、鐵器。出殯時，長子走前，其餘子女在後，房族、親屬等哭送墓地。侗族火葬多用於非正常死亡人的葬禮，懸葬限於夭折嬰孩，且只行於個別地區。

侗族信仰多神，在信奉的眾神之中，以女姓居多。其中一位至高無上之女神，叫做「薩歲」、又稱「薩麻」，即「大祖母」之意，幾乎村村寨寨都有祭祀她的場所，如建有「祖母堂」、設神壇等。

「款」是古代侗族社會的一種組織形式，「小款」由三、五個至一、二十個相鄰村寨組成，「大款」則由若干個小款組成。款有款首，款首由各寨老推舉，「大款首」由「小款首」推選。又有款約，款約在鼓樓集款時，共同議定的條款是侗族古代約定俗成的法則，也是侗族社會最早的法律，款約內容主要是維護社會秩序（《中華民族》）。

第三節 濮僮黎系

第一項 僮族

上古周朝時，僮族就以甌鄧、桂國、損子、產里、九菌等名稱見載於古籍；秦漢至隋唐時，又以西甌、駱越、烏滸、俚、僚等名見稱，宋代始在部分地區出現「僮」的名稱，明代又有「徭」名出現（《中華民族》、《

壯族簡史》）。

僮族族稱源自部分僮族自稱布僮，此外尚有布土、布僮、布儂、布曼、布隴、布越、布偏、布沙、布雅依、布依、布僚等二、三十餘種自稱。僮族人數雖多，在歷史上卻出現的很晚。南宋時，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說：「廣遠、南丹溪洞之民呼爲僮」。南宋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摺中，又提到宜山有撞丁。宋人朱輔的《溪蠻叢笑》也說明南方溪洞的少數民族有五：「曰苗、曰僚、曰僮、曰仡佬」。元明以後，史籍記載僮族活動的事迹亦越來越多。歷史上僮有撞、撞、種、僮字多種寫法，後統一爲僮，民國五十四年改族稱爲壯族，沿用至今。

僮族有本族語言，僮語屬漢藏語系，僮侗語族，僮僚語支，分有南北兩大方言，但語言語法結構，基本詞匯大體相同，由於和漢人接觸，一般都能操漢語。文字方面，早在南宋時，僮族人就利用漢字的偏旁、部首，創造一種「方塊漢字」，通稱土俗字，但未發展成統一、廣泛使用的民族文字，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創製一種以拉丁文爲基礎的拼音僮字。

僮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據民國七十九年統計，僮族有一千五百餘萬人（一千五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人）。以「廣西僮族自治區」爲主要聚居區，此外，居住在雲南「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及其他縣，廣東省「連山僮族僑族自治縣」等地，貴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湖南省「江華僑族自治縣」，並分布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

僮族地區適於農業。農產品主要有水稻、玉米、黃豆、花生、薯類和板栗等糧食作物，還有甘蔗、茶葉、黃紅麻、蠶桑、橡膠等經濟作物，多種水果。木材資源、礦產資源都很豐富，其中錳和鋁居全國第一位。

服飾上，西北山區的老年婦女穿無領、繡花滾邊的上衣和寬口褲子，束繡花圍腰，穿褶裙和繡花鞋，戴銀首飾、纏白頭巾。西南的龍州、憑祥一帶老年婦女至今仍穿無領左衽黑色上衣，頭包方形黑帕，著黑色寬褲。

僮族的住房形式，分爲樓居、半樓居和地居（合院式）的建築類型。地居式建築多見於平原地區，受漢族影響頗大；全樓居建築多分布在桂西、桂北、桂南等較邊遠的山區；半樓居主要在宜山、武鳴等丘陵地帶。邊遠山

區的僮人中仍有干欄式建築。

僮族信仰多神。巨石、老樹及龍蛇、鳥獸等自然物及祖先神均受崇拜。唐代以後，道教和佛教逐漸傳入，與當地的巫覡相接合。近代以來，基督教、天主教也漸次進入，但對農村影響不大。

僮族家庭多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兒子長大結婚後則另闢別炊，也有「招郎入贅」的婚姻形式。青年男女有戀愛自由，但沒有婚姻自主權，婚後有「不落夫家」的習俗。歌圩是青年男女進行社交活動的場所，多在春秋兩季農閒時舉行。較大的歌圩，方圓數十里以內，成千上萬的男女都盛裝來參加，另有拋繡球、碰紅蛋、演僮戲等活動。今日，更加上物資交流會、賽球演戲和放映電影等新活動內容。

節日以「三月三」、中元節、牛魂節和吃立節最富有民族特色。每年農曆三月初三日舉行歌圩活動，史稱「春歌」，七月十四日為「中元節」，是僅次於春節的大節，除設雞鴨羊外，並包糯米粽粿祀祖先。「牛魂節」又稱「牛王節」或「開秧節」，在農曆四月初八，家家用五色糯米飯和一束鮮草，到牛欄邊祭牛魂，並讓牛休息一天。「吃立節」是龍州、憑祥一帶僮族特有的節日，相傳是紀念中法戰爭勝利的節日。

僮人有鑿齒和文身的習俗。文身已發展成為衣飾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身的花紋有鱷魚、鱷鱗、虎紋、蛇、雲雷紋、蝴蝶、花草、鳥、蜻蜓等，現今文身之俗演變為僮人服裝上的鑲邊。

干欄、鑿齒、文身皆是濮人文化遺存，僮人應屬濮人系統無疑。

第二項 黎族

戰國時期，泛稱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為「百越」。西漢時，海南島居民稱為駱越（《漢書》《賈捐之傳》），東漢時期，稱「里」「蠻」（《後漢書》）《南蠻傳》。到隋唐，則以「俚」「僚」並稱（《隋書》《譙國夫人傳》），黎族就源於上述的族群之中。「黎」這一專用族稱，見於唐末《新唐書》《杜佑傳》，到宋代才固定下來，沿用至今（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黎族現有人口一百一十餘萬（一百一十一萬零九百人，民國七十九年普查數《中華民族》），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的瓊中縣、白沙縣、昌江縣、東方縣、樂東縣、陵水縣、保亭縣、通什市、三亞市等七縣二市之內，人口占黎族人口的絕大多數，其餘散居在海南省的萬寧、屯昌、瓊海、澄邁、儋縣、定安等縣。

黎族定居在海南島的中南部地區，五指山是全島最高峰，高一千八百九十七公尺，是全島核心，從中心向四周地勢漸緩，昌化江、萬泉河、南渡河和陵水河，從五指山發源，各自流入海，形成放射狀水系。山間有許多盆地，大量的黎族村寨便座落在這裏，沿海有廣闊的沖積平原，是黎族和漢族及各族人民雜居地區。

黎族地區在北回歸線以南，熱帶植物生長茂密，有三個原始森林，是我國熱帶植物寶庫。主要作物有橡膠、油棕、劍麻、香茅、檳榔、胡椒、咖啡、金雞納和腰果等。水果也很多，有荔枝、菠蘿蜜、芒果、香蕉、菠蘿、龍眼、椰子、木瓜、甘蔗等；五指山區有許多珍貴的動物，如坡鹿、黑冠長臂猿、孔雀雉、巨蜥、飛蜥、雲豹、鵲隼、靈貓等；海產有龍蝦、馬鮫魚、海參、海馬等。礦產以鐵礦最爲優良。

黎族目前以稻作犁耕農業爲主，輔以鋤掘農業和狩獵、捕魚、採集等，偏遠山區還有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黎族多數地區以稻米爲主食，一日三餐，也有地區以番薯、玉米爲主食，外出工作時，經常吃竹筒飯：把稻米放入竹筒加水、架火燒熟、破竹食之，清香可口。漁獵採集所得爲副食。喜飲酒、嗜嚼檳榔。

黎人服裝，多以當地的棉、麻爲原料、自紡、自織、自繡、自染、自製而成。黎族的服飾絢麗多彩，在五個支系中雖有相同之處，但又各有特點。目前，男子的服飾已完全現代化，在交通方便的城鄉，婦女也極少穿著民族服飾，僅在傳統節日及婚喪大典時穿著。

黎族家族手工業中，以紡織最爲著稱。早在唐宋時期，黎族的棉紡織技術就優於中原，織出的黎錦、黎單聞名於世，至今著名的崖州被和雙面繡，技術精巧細密，遠近馳名。元初，歷史上著名的黃道婆來到崖州，學到黎族的紡織工藝，將之傳播到江浙地區，促進中原地區紡織技術的發展。目前，在通什創辦黎錦研究所，從各地區集中紡織能手，培育後進，傳播技藝，使黎族特殊的紡織技巧能發揚光大（《中華民族》）。

居住干欄式船形屋，屋頂爲弧形，如船蓬、頂覆蓋茅草，下以木架之。以竹片、半竹或整竹編排爲牆壁和地板，其中是坐臥之處，地板下面是畜圈，飼養豬犬之類。房屋無窗，兩端或一端開門，如船。屋內爲竹製設備，有三角石灶，供燒飯取暖，以後逐漸演變成落地船形屋、人字頂茅屋等，再發展爲磚瓦房屋，即目前黎村所見之情形。

五大支系：黎族由於居住地域的不同，方言、服飾、習俗等差異，又可細分爲「倅」、「杞」、「潤」（也稱本地黎），「美孚」、「賽」等五大稱謂（支系）。但在和其它民族交往時，黎族又都自稱「賽」。

（一）倅：在黎族中人數最多，主要居住在樂東、陵水、三亞、東方、昌江、保亭等縣，也有散居。不同地區服飾又有差別，有的地區婦女頭髮分撥兩邊，梳髻於腦後，不戴頭巾；兩耳戴沉重的大小多個金屬圈或耳環，使耳下垂至肩部。上衣對襟無領，用線繫扣，衣的前擺長，後擺短，對襟兩邊和衣下有花紋，襟前左右花紋上端各繫有銅錢和小花球，擺端往往繫銅鈴、掛流蘇。衣背正中有一道垂直的紅線或白線，把衣服分爲左右兩邊。下穿過膝中花筒裙，花紋以小方格幾何圖案爲主。有的地區婦女包黑頭巾，戴小耳環，上穿開襟矮領黑上衣，下穿長花筒裙，達小腿中部。男子上穿麻衣，下著三角包布。

（二）杞：主要居住在瓊中、保亭二縣，樂東縣的部分地區，昌江縣的王下、陵水縣的大里鄉等地，婦女頭繫黑色長巾，部分地區繫黑色、兩端以紅黃色織出菱形方格花紋，並掛以流蘇的花頭巾，上身內著菱形胸掛，因地區不同而有黑白之分，外穿對襟青、藍色無領或矮領上衣，長袖口白布鑲邊間有二條紅邊，衣對襟處下部兩邊，有專爲裝飾用的金屬扣飾、兩側衣兜上繡各種彩色植物和幾何花紋，背部繡各種五彩的動、植物花紋，下穿彩色緊身過膝中花筒裙，筒裙花紋有人物、動物、植物和幾何圖案。婦女盛裝時，戴小耳環、頸飾扁形或圓形金屬項圈，以及藍色或白色料珠串成的多道項圈，胸掛銀牌和珠鈴，手腳戴銀圈。男子上著麻衣，下著梯形吊襠。

（三）潤：亦稱本地黎，居住在白沙縣，婦女頭纏黑頭巾，髮髻插一大型刻花骨簪，用紅綠線掛穗，在頭左右兩側或一側，上著黑色無領貫頭衣，領口前或前後呈V字型。有的領口用白綠兩色珠串連成三條套邊，衣身前後用

小珠串連成方格的彩色圖案。袖上和下擺均飾以貝紋為底、人和動物紋為主體圖案的彩繡花布，下穿艷麗的緊身超短筒裙，小腿纏黑布綁腿，上方用紅線紮結。男子上穿麻衣，下著三角包布。

（四）美孚：主要居住在東方、昌江兩縣。婦女頭繫黑布交紮於腦後、頭巾在前額左右兩側，各有白色相間兩道。身著平領黑藍色開襟上衣，用紅線繫扣。衣背中間有一道橫條幾何形人紋圖案。下身穿五光十色華麗的大花長筒裙，筒合口在前面，長蓋腳面，筒裙花紋擷染而成，以人紋為主要題材，獸類、蛙類、魚類等動物花紋為輔助題材，也有幾何圖形。男子穿開胸對襟無扣無領黑藍上衣，下身繫黑藍色短圍裙。

（五）賽：主要分布在保亭縣六弓、加茂地區，以及陵水縣部分地區，三亞藤橋等地，由於與漢族交往頻繁，傳統服飾發生較大變化。婦女頭繫長黑巾飄於身後，身著各種淺色高領鑲邊右大襟上衣，與漢族服飾有相似之處，下穿長筒裙，達小腿部。男子衣著與漢人同。

黎族沒有形成統一的宗教，各地均以祖先崇拜為主，也有自然崇拜，個別地區還殘留氏族圖騰崇拜的痕迹。黎族信鬼，最大的鬼是祖先鬼。道教傳入以後，對黎族宗教產生一些影響，但只是利用道教的一些名稱、法器和形式，核心內容仍然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

黎族的婚姻和家庭，實行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同宗同族不婚，兒女成年後，青年男女可自由交往，但結婚要聽父母之命。有些地區有婚後「不落夫家」的習俗，生育子女，一視同仁，不重男輕女。離婚與再嫁也很自由。

黎族實行土葬，一般有氏族公共墓地，使用獨木棺為葬具。

文身是婦女傳統風俗，從十二、三歲至婚前陸續完成。文身部位主要在臉、頸、胸和四肢等處，少數達腹部，甚至背部。不同支系不同地區，文身圖案差別很大，一般以幾何形花紋為主。「潤」（本地黎）文身部位最多，花紋圖案也最複雜，以曲線和直線花紋為主，圖案繁縟多樣。「美孚」則多刺細直線和星點組成的花紋，臉和頸胸多刺星點和方形紋，四肢多為星點和變形蛙紋，圖案略顯簡略；惟有「賽」婦女不文身。

黎族有自己的語言，沒有本民族的文字，黎語屬漢藏語系僮侗語族黎語支。

第四節 濮 僚 系

濮人的分布，自岷江流域向西亦可見其蹤跡，但已進入雲南境內。雲南昔稱南中：「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嚮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上述王國之內的人民族屬問題簡單的探討如下：西南夷：漢武帝時設益州郡，*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傳」記曰：「元封二年（前一〇九），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變，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益州郡共設二十四縣，蜀漢改曰建寧，後又改爲晉寧郡，滇池爲首縣。

民國四十八年汪寧生有「晉寧石寨山青銅器圖象所見古代民族考」一文，文中認在滇池地區的主體民族，其特徵是椎髻，稱之爲滇人者，汪氏從滇人住「干欄式房屋」、「衣後有尾飾」認爲他們是「百濮之屬」。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據*水經*「葉榆水注」云：「葉榆水自秦臧來，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於連然，雙柏縣」（*漢書*卷二十八上之三）。「郡又有縣曰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濮，行五百里」。從上列資料看來，滇池之滇池澤在連然、雙柏二縣接納濮水；貪水在邪龍縣入濮；滇池、連然、雙柏、邪龍四縣之地，曾爲濮人居留地，爲益州郡屬縣的六分之一。

句町亦爲濮人。據*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與古郡有屬縣曰句町縣。華志記云：「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漢時受封迄今」。據劉琳校注：「句町故城應在今雲南廣南，此處，雲南之富寧，廣西之西林、隆林、田林等縣亦當屬其轄境」。劉又云：「句町原是濮人的一個部落，居住於雲南東部，廣西西北部。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其地爲縣，昭帝始元四年益州郡姑繒、葉榆等部落酋長反叛。次年，漢派大鴻臚田廣明等征討。鉤町侯亡波（亡讀如無，與毋同）率其邑君長人民助擊反者有功，昭帝封亡波爲鉤町王。這裏說句町爲濮人，其

首領姓毋，頗疑雲南東部、貴州南部的毋單（晉寧郡）、毋椽（益州郡）、毋斂（牂牁郡）等部也是濮人，與鉤町同姓」。其說甚是。

夜郎：劉琳校註認夜郎即僚人（說詳下）。僚人實即濮人。

葉榆：劉琳云：在今雲南洱海周圍地區（洱海古稱葉榆澤）。其民族爲昆明人，屬羌種，即今藏緬語族中的一些民族如彝族、白族等的先民。

同師：劉琳云：又作桐師，在今雲南西南部保山地區德宏州一帶，其民族主要爲哀牢人。哀牢人爲濮人。（註一七）

越嶲：劉琳云：嶲，也屬羌族民族，主要居住在今雲南洱海蒼山西瀾滄江兩岸。

綜合以上所得，南中民族大部爲濮人系，小部爲氏羌系。

至於哀牢人的族屬，哀牢古國名，漢武帝通博南山，置嶲唐、不韋二縣。東漢建武二十三年，遣使詣越嶲太守，願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爲西部屬國；其民有穿胸擔耳種，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曰王。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柳狼遣子奉獻，明帝乃置郡，民有閩濮、鳩獠、僂越、裸濮、身毒之民（《華陽國志》卷八《南中志》永昌郡條）。哀牢人又是什麼民族？《後漢書》卷一一六《西南夷傳》哀牢夷條曰：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乃後長大，諸兄以九隆爲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龍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

哀牢夷爲龍所生，有文身之俗，衣服有尾，具有多重濮人文化特質，應屬濮人。據前述，哀牢地的民族也爲濮人，現再補充說明上引文中諸民族，東漢建武時，記有穿胸擔耳種，閩越、濮、鳩獠外；明帝時所記除上述之

族名外，尚有僛越、裸濮、身毒之民。

穿胸檐耳種即哀牢人，「哀牢人皆穿鼻檐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後漢書》卷一六六）。《華陽國志》顧校據此謂「穿胸」當作「穿鼻」。劉琳不以爲然，他認爲古代民族中自有穿胸之俗，古書屢見不鮮，穿胸之法雖未詳，但也不必改穿胸爲穿鼻。穿胸檐耳種即哀牢人。

哀牢有「閩濮」，又有「閩越濮」。劉琳語爲：「閩越，蓋亦濮人，故此連稱爲「閩越濮」或「閩濮」。

鳩僚之族：鳩僚：僚人之一支，又見興古郡下。《皇清職貢圖》稱：「土僚亦名山子，相傳爲鳩僚種」。《大定縣志》亦謂：「革僚，即《華陽國志》之鳩僚也。此皆以爲鳩僚即今之仡佬，以音言之，甚合。」「鳩」古音近仡、革。晉代稱鳩僚，唐代稱「葛僚」（《新唐書》《南蠻傳》下）或玃僚（《元和志》卷三十），近現代稱仡佬，其實一也（見《華陽國志》校註卷四《永昌郡》：「至世祖二十三年」條下註）。

僛越：僛，據《說文》：僛，輕也；《廣韻》：身輕便也；又云：音飄，義同。鄧少琴據此以僛越即身飾僛輕的羽人。《山海經》《海外南經》有羽民國：「其爲人長頭，身生羽」（見袁珂《山海經校注》）。又據雲南晉寧石寨山M1甲式銅鼓腰部的兩組圖像，船上兩羽人相背而立，船兩端又有舉臂跳舞的羽人，晉寧石寨山之主入爲滇人，滇人係濮人；羽人似即從滇人分化出以鳳爲圖騰者。僛越亦爲濮人，殆無可疑。

裸濮：《淮南子》《地形訓》有裸民國；《蠻書》《名類第四》有「裸形蠻……作搗欄舍屋」，居有干欄，名又稱爲濮，裸濮自是濮人無疑。

永昌郡多濮人，從上述個別探討與濮人的關係外，尙有二證，其一：蜀漢時，永昌郡無太守，諸葛南征後，以呂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華陽國志》卷四）。永昌郡之濮民，一遷便是數千落，可見其地濮人之眾。其二：前引漢武所通之博南山，據顧祖禹云：「一名金浪顛山，俗訛爲丁當丁山，極陷隘，爲蒲蠻出沒之所」（《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八）。蒲蠻，即濮蠻之另寫。顧氏所引，雖未註明出處，但必有所本，其時代當在明前、唐後。唐時，南詔在哀牢故地建國，南詔係烏蠻

族系，對當地原有民族濮而言，是異族，因此濮人乃退居博南山中，只是不時出沒而已。

南中，漢武帝開西南夷設益州郡後，其民皆爲濮人，唐宋時稱爲金齒、銀齒、黑齒、繡腳、繡面、茫蠻、白衣等，元明時仍稱爲金齒、白衣，白衣又寫作百夷、白夷；白夷，有的誤作棘夷，致與白族混淆，清以來稱爲擺夷，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根據傣族人民自己的意思，正式定名爲傣族。

傣族有傣泐、傣那、傣雅、傣仂等自稱。漢晉時設郡治理，西元八至十三世紀時，先後被南詔蒙氏政權和大理段氏政權治理。西元十二世紀時，西雙版納首領叭真統一各部，以景洪爲中心建立勐泐地方政權，稱爲「景龍金殿國」。傣文《泐史》記載，「景龍」有上百萬的人口，白象和馬匹都很多，「景龍」以天朝皇帝爲「共主」。叭真即位時，還受到天朝的封號，發給「虎頭金印」，「命爲一方之主」。叭真子繼位爲「景龍國王」時也受天朝賜封「九江（潤滄）王」，景龍一直與內地保持從屬的關係。在此以前，德宏地區的傣族也曾以瑞麗江地區爲中心，建立「勐卯」地方政權（△傣族▽）。

元代，傣族地區屬雲南行省，在西部傣族地區設立金齒宣撫司，管轄德宏等地傣族；在南部傣族地區設置徹里軍民總管府，管轄西雙版納等地。明代，在西部增設麓川平緬宣慰司，在南部設車里軍民宣慰司。元明以來，大量漢人的遷入，也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科學，使得傣族社會、經濟皆受到影響。清代，大致皆沿元明以來舊制，但在實行「改土歸流」政策時，部分地區也派流官直接統治。國民政府時期，傣族地區也成立縣如車里、龍陵縣、騰衝縣，和設治局如耿馬設治局、隴川設治局、瑞麗設置局、蓮山設置局、潞西設置局等。在各個傣族聚居區，因所處的地理背景不盡相同，如景東、新平、元江等地區，因與漢人接觸較多，發展較快；至於西雙版納、德宏等地發展較爲緩慢，尤其是西雙版納地區，還保留相當多的原來面貌（△傣族▽）。

傣族人口一百零二萬五千一百二十八人（△中華民族▽），主要聚居在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民國四十四年設立）、「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四十五年設立）及耿馬和孟連兩個自治縣。傣族地區處於高黎貢山、怒山、哀牢山和無量大山等山，以及瀾滄江、怒江、元江諸江之間的峽谷平壩上。氣候炎熱，土地肥沃，



資源十分豐富，稻穀是主要傳統作物，另有甘蔗、棉花、木材及油料作物，以及橡膠、樟腦、紫膠、柚木、砂仁等多種熱帶及亞熱帶作物和珍貴藥材；森林裏有大象、孔雀、犀鳥、麋鹿、白頰長臂猿等珍禽異獸；地下有錫、鉛、金、銀、煤等礦產，舉世聞名的普洱茶也產於此地。

語言和文字：傣語屬於漢藏語系、僮侗語族、僮傣語支，又分德宏方言，西雙版納方言和金平方言。傣族有拼音文字，但各地不盡相同，分傣那文（德宏）、傣泐文（西雙版納）、傣绷文（瑞麗、耿馬、瀾滄等地）和金平傣文。金平傣文又稱傣端文。這四種傣文都是從古印度字母脫胎而來，但字母形式已有變化，應被視為中南半島上的梵文變體，與泰文、緬文、柬埔寨文和老撾文同屬一個體系。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中共進行文字改革，其詳不得而知。

宗教信仰與宗教文化：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約在公元六至八世紀時傳入，在此之前，傣族民眾盛行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崇拜就是多神崇拜，其對象如：太陽、山、水、土地、樹木、村寨、糧食等，因此有太陽神、山神、水神、樹神、寨神（社神、寨心）、穀魂等。在這些祭祀活動中，與水稻耕作過程的祭祀最頻繁，如始放水時先祭水神，栽種後獻鬼雞，收穫時獻新米、糧食進倉時叫穀魂等。在民間傳說中，穀魂婆婆的威力大於釋迦牟尼。

佛教傳入後，對傣人的影響很大，農村中佛寺很多，送子弟入寺為僧很普遍，特別是西雙版納，未成年的男子幾乎都要過一段僧侶生活，識字念經，然後還俗回家，也有終身為僧者。

其次，佛教的傳入，帶來文字以及印度文明。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譯為傣文以及佛教本生經中許多故事的傳入，促進傣族文字的發展，傣族數百部長篇敘事詩，大部分是在佛教傳入之後出現的。傣文大藏經號稱有八萬四千部，是屬於巴利語系統的小乘經典，其中大部分刻寫在貝葉上，又稱作貝葉經。這些經典不僅保存小乘佛教經典比較早期的面貌，且有一部分是傣族僧侶根據佛教教義闡發的著作，其中保存許多傣族地區的歷史、地理、語言、文學材料，是一項寶貴的文化遺產。

此外，也帶進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傣族佛寺建築十分精緻，在德宏一帶皆金碧輝煌，在西雙版納一帶坐落於民間的竹樓之中，也十分突出。寺廟中的雕塑和壁畫具有中南半島藝術風格，又可看出中原文化的影響，是傣族造型藝術的精品，傣族佛塔形式多樣，有金鐘式、密檐式、密檐式、金剛寶座式和亭閣式等多種，而且還有單塔、雙塔和群塔的不同組合。群塔如西雙版納的曼飛龍塔，瑞麗的姐勒大金塔和盈江的曼勐町塔，皆中爲一大塔，邊圍若干小塔，曼勐町塔的小塔有四十餘座，如眾星捧月，高聳入雲（△中華民族▽）。

家庭和婚姻：傣族家庭成員爲父母和未婚子女。青年男女婚前社交活動相當自由，可以自由戀愛。未婚青年在節日裏或盛會場合「串布少」（找未婚女子談情說愛）很盛行，流行召贅上門的習俗。土司之間行嚴格的階級內婚，一般傣族人民實行父權制的一夫一妻的小家庭。

日常生活：飲食以大米爲主，德宏地區吃粳米，西雙版納等地愛吃糯米、喜酸辣。肉類除豬牛雞鴨外，喜歡魚蝦等水產品，蔬菜有白菜、蘿蔔、筍和豆類；愛飲酒、嚼檳榔。

服裝：男子著無領對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著長褲，冷天披毛氈，多用白布或青布包頭，文身的習俗很普遍，男孩到十一、二歲時，即請人在胸、背、腹、腰及四肢刺上各種動物、花卉、幾何紋圖案或傣文等花紋等以爲裝飾。婦女傳統著窄袖短衣及筒裙，西雙版納傣族婦女著白色或緋色內衣，腰身細小、下擺寬，下著各色筒裙；芒市等地婦女，婚前著淺色大襟短衫、長褲、束小圍腰、婚後改著對襟短衫、黑色筒裙。

干欄式建築是傣族住屋的特點，西雙版納和德宏瑞麗一帶竹樓別具風格，樓近方形，上下兩層，上層住人，距地約七尺，下層無牆，用以飼養牲畜及堆放雜物，頂爲雙斜面，多覆以編成的草排。拾級登樓，有走廊、晾臺。德宏多數地區傣族則住平房，剖竹爲牆或以土坯爲牆，覆以茅草，多爲四合院（△傣族▽）。

佛教在傣族，不僅是一個宗教信仰，且支配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人一生下地，便由佛爺取名，此後，婚、喪、病甚至蓋房子都要請佛爺來誦經，每個男子都要出家爲僧一段時間，一年中有若干固定的宗教節日，是時全寨男女老少，停止一切活動參加宗教活動。每個人的經濟開支，一大部分用在宗教上，傣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也

都發源於佛寺。眾多宗教活動中，做擺和賤佛是最重要的。

做擺是流行在德宏地區的一種宗教大典，是走往佛國天堂的準備，在傣族人看來，做擺有下列幾項重要意義：(一)做擺是供佛的最大功德，對佛表示最大的信心。(二)做擺等於積蓄福祿財寶，生前做擺花費的錢，死後便可得到享受，做擺不僅自身可以入佛國，父母也可沾光入佛國，故做擺不啻是為身後謀福利。(三)做過擺則不必等到未來，在現世便可獲得光榮；凡做過擺的人，在村寨中便有較高的地位，有「扒嘎」(paka)的稱號，做「扒嘎」才能成為佛祖的徒弟，死後可望佛祖來接引到西天去。

做擺日數不拘，視各人財力而定，一擺之費，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不等。還有一種「公擺」，由幾個人或全村人合伙做一個擺，一切儀式與個人做擺相同，只是直接在佛寺中做，家中不設佛堂，也不宴請親友，是一個較經濟的辦法。沒有財力做擺的人，至少要做一次「坦木」，傣語經書之意，即抄寫一部經書送入寺內，由佛爺唸經後賜給「坦木」稱號。老人沒有取得「坦木」的稱號便認為是恥辱。

賤佛就是做佛會，在傣族地區經常舉行。某寺賤佛，鄰近數十里村寨中人，都趕來參加；每年有固定的日子做賤，私人敬佛也可臨時做賤；做賤不論大小，都有不少人來湊熱鬧。例如民國三十四年景洪宣慰街舉行的車里宣慰刀棟樑的追荐大賤，一連五天，十二版納境內的土司頭人，差不多全部都來與會，村寨人民多攜鮮花酒飯供獻佛前，土司頭人都遷往佛寺的大殿中住宿，人民也聚集寺內禮佛誦經；佛像旁的木龕內，燃著一盞燈，和尚輪流坐在龕內唸經，晝夜不停，所誦多為佛經故事；晚上，寺外空場上放煙花、放孔明燈、跳孔雀舞、金鹿舞，演出釋迦牟尼得道的歌舞劇，直到深夜，大家回到大殿中，各就席位睡在地上。延續五天五夜，大賤做完，人們才紛紛散去（江應樑：《傣族史》）。

傣族除做擺與賤佛外，其他的宗教節日尚有開門節、潑水節等。傣族文化內涵也極豐富，自佛教傳入後，傣族有自己的曆法，紀元始於西元六三八年，有推算日蝕、月蝕的傣文典籍；有關於傣族的文獻記載，還有內容豐富的詩歌、傳說、故事、寓言、童話等文學作品。傣族人民能歌善舞、舞蹈中的孔雀舞和樂器中的象腳

鼓、鉦鑼等，都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還有精美的雕刻和繪畫，以及特殊的建築風格（△傣族▽）。

註 釋

註一：《逸周書王會解》：「商，產里、百濮以象齒、文犀、翠羽爲獻；周，卜人以丹沙」；又云：「伊尹爲四方令曰：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諸令以珠、璚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尚書》〈牧誓〉：「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

註二：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冊六，百濮條。

註三：徐中舒：《殷周史跡之探討》。

註四：陳夢家：《商代地理小記》。

註五：參見桑秀雲：《濮人考》。

註六：《華陽國志》〈巴志〉：「濮、賁、苴、共、奴、獫、夷、蜃」；左思：《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

註七：《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熊霜元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武王……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註八：《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大饑，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陳槃先生據此記載，以庸、麇、羣蠻、百濮之活動區域，皆在楚西，見註二。

註九：《春秋》定公八年：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莊公二十七年：「公會齊侯於城濮」，此曲濮、城濮，杜注皆云衛地。

註一〇：《春秋》隱公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杜注：「濮，陳地水名，濮音卜」；《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杜注云：「陳留長垣縣西北有宛亭，近濮水」。

註一一：《水經》〈瓠子河〉：「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條注云：「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廩丘、故城今山東范縣東南七十里義東保」，《說文》：「濮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東郡濮陽即顓頊之墟，今河南滑縣也，鉅野故城今山東鉅野縣南。

註一二：劉琳：《華陽國志》校注。

註一三：同註五。

註一四：參見桑秀雲：〈晉人習鑿齒族屬芻議——兼論鑿齒與僚的關係〉。

註一五：濮與涪的關係，參見桑秀雲：〈濮人考〉。

註一六：《後漢書》卷一一六：「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通典》

卷一八八記：「桓靈以後，蠻獠又據象郡」。

註一七：哀牢人爲濮人，其說參見桑秀雲：〈濮人考〉。

參考及引用文獻

不著撰人：《招捕總錄》（嘉慶八年，嚴元照手抄本）。

尤 中：《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尤 中：〈夜郎民族源流考〉，《雲南民族史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司馬遷：《史記》（藝文印書館版）。

田汝成：《炎徼紀聞》（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五二冊）。

田曉嵐主編：《中華民族》（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任中宜纂修：《平彝縣志》（成文出版社，據康熙四十四年刊本影印）。

向達校注，唐·樊綽撰：《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江應樑：《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壯族簡史編寫組：《壯族簡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宋濂等撰：《元史》（開明書店版）。

李吉甫撰，清·嚴觀補：《元和郡縣圖志》（金陵書局校刊本，光緒六年至八年）。

李京：《雲南志略》，《說郛》（上海：商務印書館）。

李延壽：《北史》（開明書店版）。

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九三—九〇一冊）。

杜佑：《通典》（商務印書館）。

汪寧生：〈晉寧石寨山青銅器圖象所見古代人物考〉，載於《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羣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阮元等修，王崧等纂：《雲南通志稿》（道光十五年刊本）。

芮逸夫：〈僚爲仡佬試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民國三十七年）。

芮逸夫：〈僚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民國三十七年）。

周去非：《嶺外代答》（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八九冊）。

周埰修，李綬等纂：《廣西府志》（成文出版社，光緒三十一年補刊清乾隆舊志影本）。

胡耐安：《邊疆民族志》增訂本（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五十九年再版）。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八九冊）。

范曄：《後漢書》（藝文印書館版）。

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民國二十五年）。

桑秀雲：〈濮人考〉（未刊）。

桑秀雲：〈晉人習鑿齒族屬芻議——兼論鑿齒與僚的關係〉，《臺大考古人類學刊》，第四十六期（民國七十八年）。

班固：《漢書》（藝文印書館版）。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年）。

陳文：《雲南圖經志書》（明景泰六年刊本）。

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少數民族編寫組編：《中國少數民族》（北京：人民出版社，民國七十年）。

常璩：《華陽國志》（商務印書館，顧廣圻校本）。

常璩撰，劉琳校注本：《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民國七十三年）。

清高宗敕撰：《皇清職貢圖》（乾隆二六年刊本）。

脫脫等撰：《宋史》（開明書店版）。

脫脫等撰：《金史》（開明書店版）。

許慎撰：《說文解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二二三冊）。

陳夢家：《商代地理小記》，《禹貢》半月刊第七卷六、七期，古代地理專號（民國二十六年）。

陳槃撰：《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二（民國五十八年）。

鄒啟宇、苗文俊主編：《中國人口·雲南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管輅纂修：《師宗州志》（成文出版社據清雍正七年增修傳抄本影印）。

劉安撰：《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影宋抄本影印）。

樂史撰：《太平寰宇記》（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四六九—四七〇冊）。

歐陽修修，宋祁撰：《新唐書》（開明書店版）。

鄧少琴：〈試談古代滇與夜郎的族屬問題〉，載於《夜郎考討論文集之一》（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謝東山修：《貴州通志》（明嘉靖三四年刊本）。

魏收纂：《魏書》（開明書店版）。

魏徵等撰：《隋書》（開明書店版）。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初稿）

三五八

顧祖禹：《讀史方輿記要》（臺北：洪氏出版社）。

酈道元：《水經注》（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七三冊）。

《左傳》（十三經注疏本藝文）。

《尚書》（十三經注疏本藝文）。

《逸周書》（中華書局）。

《東川府志》（乾隆二六年刊本）。

《彌勒州志》（乾隆四年刊本）。

《貴州圖經新志》（宏治年刊本）。

《滇志》（天啟年刊本）。

《廣西府志》（康熙年刊本）。

第九章 苗傜族系

第一節 導言

苗傜是現存我國南部的少數民族，苗族主要分布在貴州、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廣西、廣東共七省。傜族則分布在貴州、湖南、雲南、廣東、廣西以及江西共六省。至於畚民爲傜之分支，蜑族與土家同在上述地域範圍內，相鄰已千年，得暫時並與苗傜畚三族歸納在苗傜族系之內。

苗之做爲族稱，最早在《元史》中可見到「猫」字，通常又和蠻連稱。在上古時，蠻原係對南方民族的統稱，自《後漢書》以來對蠻人的記載，從其族稱窺其分布地，如「長沙武陵蠻」、「巴郡南郡蠻」、「板楯蠻夷」、「荊雍州蠻」、「豫州蠻」等，大致與今日苗族分布地相符。因此，從地緣上來說，苗和蠻應有相當的關連。至於苗族和上古之「三苗」、「有苗」，林惠祥及胡耐安皆認爲並無淵源。

傜族最早出現於南北朝之梁時，以「莫傜」聞於世。「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傜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梁書》卷三四《張纘傳》）。據《隋書》之解釋：「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傜；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傜役，故名」（《隋書》卷三一《地理志》荆州條）。傜之做爲族稱，仍以《宋史》裏的蠻爲最早：「蠻傜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於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傜人」（《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諸蠻》上）。因此，傜亦爲蠻之一支。

蜑一作「但」，通作「蛋」或「𩇛」，又稱蜑戶或蛋戶，他們以船爲家，生活在水上，散布於福建、廣東沿海。《隋書》歸於南蠻：「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誕、曰獫、曰俚、曰獠、曰𩇛，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

古所謂百越是也」（《隋書》卷八二）。但據上引《隋書》，夷蠻又名「莫徭」，在同一史書內，對蠻族有如此分歧的記載。今人的研究尚無精確的分類，本文據隋書所記蠻與莫徭的關係，暫繫於苗傜族系內。

畚民一稱畚客，又稱社民或畚民；畚一作輦，又通作畚，舊稱畚貉或畚蠻。畚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安徽五省，其中尤以福建、浙江兩省的人數最多。在畚民的傳統山歌中，有一首高皇歌，又稱盤古歌、龍皇歌、盤瓠王歌。這首長達三、四百句的七言史詩，係根據畚族始祖盤瓠王不平凡的來歷，和征番立功娶高辛帝第三公主為妻的故事（施聯朱：《畚族》）。這個故事和《後漢書》《南蠻傳》所記的盤瓠的故事，大同小異，可證其為傜族的分支。

土家在湘鄂川黔四省毗連的山區之中，其族源尚無確論；一說以土家為秦滅巴後定居於此的巴人，一說係湘西的土著和以後進入的巴人、漢人融合而成，一說來自唐中葉的烏蠻。

西南少數民族名稱，多有不雅。本文行文凡涉及名稱者，多根據芮逸夫先生《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之原則改字，引文部分仍從其舊。

第二節 苗族

一、歷史淵源

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苗族是其中之一，分布在我國南方及西南諸省，主要在貴州省及湖南的湘西地區，其餘分散在廣東、廣西、雲南、湖北及四川等地。人口七千三百九十九萬八千零三十五人（據民國七十九年人口普查，見田曉岫主編：《中華民族》）。

苗族一名出現甚早，在先秦舊籍之中，便有關於「苗民」、「有苗」、「三苗」的記載。堯時有四罪，三苗為其一，此見於《尚書》《堯典》所記：「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其人

自堯以來，便與華夏部落接觸並發生激烈的戰爭，傳說中的黃帝、蚩尤「涿鹿之戰」，蚩尤便是苗人首領。《逸周書》△嘗麥▽：「蚩尤乃逐帝，戰於涿鹿之阿」；《史記》△五帝本紀▽也記有此事。不止此也，《史記》更記：「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且對中原禪讓有意見，《山海經》△海外南經▽郭璞曰：「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舜時，與苗的戰爭更多。《尚書》△舜典▽：「竄三苗於三危……分北三苗」。舜更因伐三苗，而道死蒼梧，《淮南子》△修務訓▽：「舜伐三苗，道死蒼梧」。大禹和三苗，也有戰爭。《尚書》△大禹謨▽記云：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和三苗的戰爭，以和平收場。從以上敘述看來，三苗原是和黃帝同時的一個部落，分布在江、淮、荊州之地。堯時放於三危，舜時又逃往南海，舜更因伐三苗而道死蒼梧。放於三危之三苗，據《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注云：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徙於三危之苗，成爲西羌之祖，此說是否能成立，此處姑且不論。但在《書》△牧誓▽所記武王伐紂時之西戎八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中之髳，以及《詩》△小雅▽角弓：「如蠻如髦」之髦，《毛傳》：「蠻，南蠻也；髦，夷髦」，《鄭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徙焉」，《陸氏釋文》：「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髳同音」，《孔疏》也說：「彼髳此髦，音義同也」，可見諸家皆認爲髳和髦爲同一族名的異寫。近人章炳麟：「今之苗，古之髦也」（《檢論序種姓》上篇）。又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之探討▽：「髳即△詩▽△角弓▽『如蠻如髦』之髦，疑髦即後世所謂苗，蓋苗蠻初時皆在中國，故詩以髦苗並舉」（△中研院

史語所集刊》，七本二分）。

從上面引文看來，舊籍上之髦、髦即稍後所謂之苗或蠻。但三苗不可能盡徙於三危，江淮荊州應仍有遺留。春秋時，楚境內多蠻人，周宣王中興，方叔南征，《詩》《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大邦為讎……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楚自稱為蠻夷，楚王熊渠自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分封其三子，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史記》卷四十）。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同擊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至楚莊王稱霸，蠻始服屬於楚。吳起相楚悼王，南併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後漢書》卷一一六）。

除三危外，三苗之分布地二見。《韓詩外傳》卷三云：「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以及《戰國策》《魏策》吳起對魏武侯之語：「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上二記載，雖南北左右稍有不同，但在洞庭彭蠡之間，應無可疑。故《史記》卷六五《吳起傳》亦記：「『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張守節正義》案云：「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尋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此與前引《史記》卷一《五帝本紀》所記：「三苗在江、淮、荊州」是相符的。可見苗人的分布地，從上古之江淮荊州之地，至周秦漢唐之際的「洞庭彭蠡之間的兩湖之地」，略可窺見其南遷之痕跡。

苗人所在地，分別在先秦及漢時，設立郡縣，秦惠文王時，設巴、黔中郡（《華陽國志》卷一），昭襄王二十九年置南郡（《漢書》卷二八上之二），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牂牁郡（同前書卷二八上之三），漢高帝改黔中為武陵（同前引）。

苗人分布之地，兩漢時為長沙武陵蠻的地區。《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傳》條：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



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子一十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武陵蠻因分布地區不同，又有澧中蠻、澧中蠻、零陽蠻、五里蠻、潭戎、零陵蠻等名號。沅水有五支流，爲蠻人主要分布區，因此又有五溪蠻之稱。

蠻地設郡縣後，固然加強蠻人與中原的關係，但衝突也在所難免。西漢時，雖時爲寇盜，尙不足爲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後爲馬援率兵擊破。肅宗時，武陵澧中蠻、零陽蠻、澧中蠻等先後叛，皆由地方平定。直至靈帝時，武陵蠻仍時有叛亂（《後漢書》卷一一六）。

三國時期，武陵蠻夷先屬蜀漢統治，關係良好，蜀吳交戰時，尙出兵助蜀。不幸劉備在夷陵大敗，武陵遂在吳的統治下。吳遣潘濬討武陵蠻，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三國志》卷六一）。曹魏治下之蠻：「蠻之種類……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時不甚爲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魏書》卷八九）。

西晉立國不久，匈奴鮮卑等族皆先後建立國號，逐鹿中原。蠻也乘機擴張：「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類，漸得北進，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太祖（後魏道武帝）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四二三），蠻王梅安率渠師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沔水以北、澧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襄陽王，聽自選郡縣（《北史》卷九五）。誕既內屬，爲魏南伐的前驅」。景明三年（五〇二）魯陽蠻魯北鸞等聚眾攻逼潁川；四年（五〇三），東荊州蠻樊素安及弟季安先後反，同被討平。北魏正始二年（五〇五），南朝梁沔東太守田清善及四年（五〇七）永寧太守文雲生先後來歸。梁曾兩度討江沔及襄沔上下之蠻，破之，魏皆伸援手（《北史》卷九五）。魏屬下之蠻南歸附梁，梁屬下之蠻北附魏，皆時有所聞。蠻之南來北往，皆謀私利，對於地方傷害極大。

南北朝時，蠻人除北至江淮之間外，川東亦其分布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川東之蠻，後被元契、趙剛、陸騰等先後討平（《周書》卷四九）。

唐在邊疆民族地區設立羈縻府、州、縣八百五十六個，由中央任命各族首領爲都督、刺史等職，受都護府、邊州都督或節鎮統轄：「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羌蠻隸劍南者，爲州二百六十一；蠻隸江南者，爲州五十一；蠻隸嶺南者，爲州九十二。……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爲羈縻云」（《新唐書》卷四三下）。

宋對唐末地方割據之勢力，多採安撫政策，以各溪峒酋豪爲團練使及都指揮使等官，或因其入朝而留居內地，仍具唐羈縻州遺意。宋所設羈縻州數據《宋史》卷八九八《地志》五所記如下：

成都府路

黎州領羈縻州五十四。

雅州領羈縻州四十四。

威州領羈縻州二：保州、霸州。

潼川府

敘州領羈縻州三十。

瀘州領羈縻州十八。

長寧軍，本羈縻州。

紹慶府

黔州領羈縻州四十九；南渡後州五十六。

重慶府

南平軍羈縻州一。

靜江府

邕州領羈縻州四十四，縣五，洞十一。

融州領羈縻州一，樂善州。

在元朝統一的過程中，對西南來降的各族領袖，皆授以大大小小的土司官職。明踵元之故事，對土司的官職



品位階級及承襲朝貢賞罰陟黜等，釐訂有一套完備的法典，至是土司之制度確立。

清又循明舊制，凡西南夷來降之酋長及土官，皆授以原官，仍令世襲。但元明土司之始置，由於「煙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施行數百年來，此種「以夷制夷」之法，無疑即「以盜治盜」，「苗獠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土司魚肉地方者，如「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娶子婦，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被殺，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不見天日」（《清史稿》列傳卷七五《鄂爾泰傳》）。「千百年來，夷法荼毒，控訴無門」（江東之：《瑞陽河集》卷三《黔中疏草》）。土司治下之黑暗，可見一斑。

自明成祖時，已漸改土官爲流官。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仇殺，朝廷即以此爲藉口，乘機將他們裁廢，次年於其地設思州、思南、銅仁、烏羅、石阡、鎮遠、黎平、新化（今錦屏縣境）等八府；同時，設置貴州布政使司，正式建立貴州省。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平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亂後，又以其地設平越、遵義兩府和黃平、正安二州及銅梓、瓮安等縣。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廢四川永寧宣撫司，以其地歸敘永府；其後，又廢貴州宣慰同知宋氏，以其地建開州（今開陽）。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在平定水西安撫使安坤叛亂以後，以其地設平遠（今織金）、黔西、大定、威寧四府；次年又廢雲南教化三部和王弄山（今文山）二長官司，廢除蒙自等處土官，皆設流官管理（《苗族簡史》）。因此，雍正時，遂採納鄂爾泰建議「改土歸流」，全面性的改世襲之土官爲派任之流官；但土司甚多，不易完全成功。

有清一朝對土司的改革，據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民政部所奏各省土司擬請改設流官摺內，敘述甚詳：「康熙雍正年間，川楚滇桂各省，迭議改土歸流，如湖北之施南、湖南之永順、四川之寧遠、廣西之泗城、雲南之東川、貴州之古州、威寧等府廳州縣，先後建置，漸成內地。乾隆以後，大小金川，重煩兵力，迨改設民官而後，永遠底定。……近年各省，如雲南之富州鎮康，四川之巴安等處，均經各該疆臣先後奏請改土歸流。而廣西一省改革尤多，所有土州縣均因事奏請停襲及撤任調省，另派委員彈壓代辦，此外則四川之瞻對、察木多等處，尙未

實行；德爾格忒、高日、春科等處，甫經覈准。除湖北、湖南土司，已全部改流官外，廣西土州縣，貴州長官司等，名雖土官，實已漸同郡縣，經劃改置，尙不甚難，四川則未改流者尙十之六七，雲南土司，多接外服，甘肅土司從未改革，似須審慎辦理，乃可徐就範圍」（胡耐安：△明清兩代土司▽）。

在雲南邊界上之土司，如緬甸、老撾、八百諸土司等，雖在清朝盛世，尙爲統治不及之處。直至清末，英法覬覦，割與英國的有孟拱、孟養、蠻莫、孟密、景海、猛猛、猛奈、猛欲等八處與緬甸接壤的土司，割與法國的有猛梭、猛賴、猛約、猛渾、猛洗、猛悻、猛烏、烏得等八處與越南接壤的土司（同上引）。

民國後，中央對於土司理論上秉持國父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精神：「對外謀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對內求國內民族一律平等」。民國十二年，中國國民黨宣言中亦謂：「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爲除去各民族間之平等，積極的爲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但民國以來，中原多故，無暇邊事，雖有理論，但無政策，任由各該土司所在地區的省政府自爲措置。雲南省在干崖、隴川、猛卯、耿馬、遮放等土司地設縣置站；甘肅省和青海省也有設局置縣的措施，四川省西北境擁有武力的土司，經川康省政當局予以改編，給予司令、營長、隊長以及團務督察長等名號，但土司的實質並未改變，對政令的接受與推行，仍有抗拒的情形（同前引）。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憲完成，憲法第五條明白闡示：「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七條更進一步的說明：「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一六八條更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保障的具體表現在享有參政權，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機構有二，即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其代表皆由選舉產生，國大代表之產生，蒙古選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別旗一人，西藏及各民族在邊疆地區者，其名額以法律定之（憲法第二十六條之二、三、四款）。立法委員之產生：蒙古、西藏及在邊疆地區之民族，其名額以法律定之（憲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之二、三、四款）。

民國三十九年以後，中共在少數民族區域設「自治區」、「州」、「縣」等，屬於苗族的有七個「聯合自治州」，即貴州的「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雲南「文山



壯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廣東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十個「聯合自治縣」：即貴州「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四川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廣西的隆林、龍勝兩個各族「自治縣」。四個單一自治縣：即貴州「松桃苗族自治縣」、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雲南「屏邊苗族自治縣」（參苗族簡史前言），而後續增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州縣。從上揭州縣名稱都各有苗族看來，可推知明清兩代廣大的西南邊疆，已有該族生息其間。

二、人口與分布

據民國七十一年人口普查數，湖北苗族人口爲十七萬九千一百四十四人，主要分布在利川、來鳳、宣恩、咸豐、鶴峰、建始等縣，其他較多的有武漢市和荊州地區（參中國人口·湖北分冊）。

四川苗族人口三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五人（民國七十一年普查數，下同）。小聚居於涪陵、宜賓、涼山等南部沿省界附近的山區。苗族人口百分之六十六點一二分布在涪陵地區，宜賓和涼山分別占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六和百分之二點二九，從川東南到川西南呈一條不規則的帶狀（參中國人口·四川分冊）。

湖南省苗族人口七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一人，在湖南的武陵山和雪峰山以西山區，集中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苗族和土家族人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設在這裏（參中國人口·湖南分冊）。

貴州省苗族人口二百五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七人，在貴州的各個少數民族中，苗族分布範圍最廣，「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畢節地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安順地區都是苗族主要的居住地區；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臺江、雷山、丹寨、凱里、黃平、從江、劍河等縣則是苗族聚居的縣分。此外，貴陽市、銅仁地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六盤市、遵義地區皆有苗人分布（參中國人口·貴州分冊）。

雲南省苗族人口七十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六人，雲南是一個多民族的省；據歷年來的統計，共計有二十四種少

數民族，加上其他少數民族成分的人口不斷加入，至目前為止，雲南已有四十六種民族成分的人口，但這些後加入的人口，並沒有形成單一的聚居區。

由於少數民族種類甚多，雲南全省便是一個多民族的雜居省；全省十七個地區、州、市，一百二十九個縣、市裏，沒有一個縣市是單一的民族縣、市。以一個民族為主組成的「自治州」內，也含有多種少數民族；因此，苗族也都是和其他少數民族雜居在昆明、楚雄、大理州、西雙版納、紅河州、文山州、昭通地區、曲靖地區、麗江地區、保山地區、臨滄地區、思茅地區、玉溪地區、東川市。分布人口最多的依序為文山州、紅河州、昭通地區等（《中國人口·雲南分冊》）。

廣西苗族人口三十三萬七千四百四十四人，主要分布在柳州、桂州、百色、河池四個地區，其中聚居在融水、三江、龍勝、隆林四個民族自治縣及資源、西林和南丹等縣的共三十一萬多人，占廣西苗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點九六，最為集中的是「融水苗族自治縣」，共十四萬多人（《中國人口·廣西分冊》）。

廣東省苗族人口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苗族和黎族共同分布在海南島，特別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所轄的崖縣、東方、樂東、瓊中、保亭、陵水、白沙和昌江等八縣，最為密集（《中國人口·廣東分冊》）。

三、體質與語言

一般苗族的皮膚呈帶赤之黃色，頭髮漆黑，直毛而量多，頭形為近於中頭之廣頭，顏面無極端之突顎（Prognathism），顏形以顴骨弓之距離較寬而顴際甚凸，致呈圓形或稍帶方形。額凸而高，眉濃而粗，眉端尤為粗大。眼概為二重瞼而細長，亦有為蒙古眼者，其虹膜呈暗黑色，位置有水平傾斜二種。鼻不甚高，鼻翼寬，鼻孔中等，鼻形有顯具 Type Ordinaire及Fin des races jaunes者。口為中等或大形，唇普通，耳形以耳殼下端不附著而耳緣卷褶者為多。顏面及體部鬚毛極薄，身體短小，肌肉與脂肪中等，無極端肥滿及瘠瘦者，以胴部較長而下肢短，故體形不美。要之，苗族之體質，具備蒙古人種之特徵，然由其皮色、顏形、頭形、身長諸點考之，則彼與亞細亞南部之蒙古人種尤為類似。頭指數總平均為八十點六，其極端者為花苗之七十三點九，與花苗之八

十七點七，顏面指數爲七十三點六，鼻指數爲八十八點一，身長爲一百五十五公分（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國立編譯館譯；引自林惠祥：《中國民族志》下）。

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苗僂語系，因地區不同，又分爲湘西、黔東南、川黔滇三個方言，是孤立語型單音節複聲調語言。苗人大部分都能操當地所通行的漢語方言。

文字：苗族原有被列爲「太古文字」之一的「苗文」，其文字的構成，半立於象形，無形可象的則立於諧聲或會意；如形、聲、意三者皆無所立，便附加各種記號，因之常有一字多音或多字一音。此類苗文，甚少見到，當然更談不上應用性的功能（《邊疆民族志》）。基督教傳入後，傳教士創造兩種不完備的拼音文字，爲部分苗族接受。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大陸語言工作者根據苗語多個不同方言的特點，爲每一種方言設計一套拼音文字，在苗族地區推行（《雲南少數民族》）。

四、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多半取決於居住的環境，苗人大量集中地爲湖南西部和貴州東半部。皆是崇山峻嶺之處，加之分布地區又廣，其間之氣候、土壤、雨量、水源也就不一致；因此他們的生計，也各別的因地制宜，從事耕種、伐木，輔以漁、獵。截至今日，從事農業、牧漁業、礦業及木材業者，皆占當地苗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業多採用原始的刀耕火種的方式，近年雖有改進，但山地開發比較困難，交通不便，原有的基礎較差等因素，難有進展（《中國人口》各地分冊）。

飲食方面：土山型地區的苗族以大米爲主食，小米、玉米爲輔；石山型地區以玉米爲主，小米、蕎麥、土豆、大米爲輔。老少愛飲酒，多素食，酷愛酸辣口味（《中華民族》）。

苗族服飾極爲絢麗多采；婦女服裝依裙之長短可分爲五大類型（《中華民族》）：

（一）長裙型：分布於貴州大部分地區，雲南、川南、桂西北和海南島。裙分蠟染、繡花、白色、青色、花裙等。上衣皆大襟大領，右衽，也有蠟染、繡花、白色、青色等花色。樣式有的長裙曳地，有的只及腳踝，有的至

小腿稍下。

(二)中短裙型：分布於貴州凱里市、雷山、丹寨、麻江等縣部分地區及廣西東部。裙長及膝，上衣大領，袖有寬窄，對襟，色爲藏青，盛裝有繡花衣。

(三)超短裙褲裝型：限於貴州雷山和丹寨兩縣的毗連地區，裙長半尺許，內穿細管長褲、外穿裙。前後各圍一條長圍巾，上衣右衽，窄袖，青色。

(四)褲裝型：分布於黔東北、湘西、川東等地區。穿長褲，大衣襟，衣襟與褲腳鑲有花邊，衣褲藏青色。貴州臺江、凱里市、雷山、雲南麻栗坡的部分婦女也穿褲，無花邊。

(五)漢裝型：在鄂西、湖南城步、麻陽、川東，貴州天柱等地，男女著裝已漢化。

苗族男子各地均青色衣褲，短衣開胸對襟，長衫右衽，普通包頭。

婦女頭飾講究，髮髻梳綰各異，有的髮髻綰在頭頂略向前，有的綰於耳部，有的罩以頭巾或盤大圓盤。木梳的形狀不一，有的像牛角形，用以盤頭髮，湘西苗族婦女纏的頭帕最長達三丈餘，包裹方式如圓桶形、人字形、粽子形、層臺形等。

居住：苗族以村爲居住單位，最大的村寨上千戶，小的一、二百戶，最小的二、三十戶。村多建在半山上或山頭，少數建在山腳、平壩或靠河邊，一個村寨一個姓氏。房屋爲木質結構，爲三開間的平房和樓房。房屋中間安置祖宗神龕，作祭祀與接待親友賓客用，左右兩間各分爲前後兩小間，作廚房、飯廳及臥房之用，樓上用作糧倉（△中華民族▽）。

五、社會組織

苗族的村寨，是以血緣關係構成的社會單位，一個村寨多爲一個祖宗的後代，幾個村寨連結，便是一個先祖的後代發展。最大的社會單位就是「江略」，又稱「鼓社」（廷貴·酒素：△略論苗族古代社會結構的「三根支柱」▽）。古代苗族以一個或幾個村寨來議榔（盟誓），即制定習慣法規，以維護社會生產和安寧、懲治邪

惡及抵禦外侮。（《中華民族》）。

六、信仰與禮俗

苗族信仰多神，舉凡山、樹、雨、火等自然神祇，皆為崇拜對象，崇拜祖先也很盛行，近百年來少數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貴州東南部的鼓丈（牯臙）節、西部的解簸箕、湘西的剖果、雲南的做齋，是帶有宗教色彩的大型祭祀活動。在神明崇拜中，對天（雷神）與龍的崇拜突出，相信他們能使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畜興旺，懲罰邪惡，保護善良（《中華民族》）。

苗族一般是一夫一妻小家庭，男性長者為家長，弟兄長大結婚後便可分家，父母年老由幼子奉養。婚姻有父母包辦和自由戀愛兩種形式，仍保有姑舅優先婚配和轉房習俗（《苗族·雲南少數民族》）。

苗族各地喪葬禮儀不盡相同，古代有懸棺葬、岩棺葬和土葬，現各地喪俗都是棺木土葬。對中老年人的喪葬，一般殺豬宰牛。女兒送肥豬、糧食、酒等，男兒送棺材，不殺豬即宰牛。吊喪時唱哭喪歌，請巫師開路送葬。有的地區孝子守孝一個月，停止一切活動，有的地區守孝幾個月（《苗族簡史》）。

第三節 傜族

一、歷史淵源

傜族是我國組成分子之一，關於其來源有多種說法。（一）以傜族源於山越，原始地在今江、浙一帶。（二）以傜族源於長沙、武陵蠻，原始地在湖南的湘、資、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區。（三）認為傜族源於五溪蠻，原始地在湖南、貴州之間。（四）綜合上說，認為傜族的來源是多元的，既有長沙、武陵、五溪蠻的成分，也有山越的成分。以上四說，仍以源於長沙、武陵蠻的說法為多數人接受（《瑤族簡史》）。

遠古時代，南方許多先民部落，皆泛稱為蠻，主要活動地區在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漢代設郡

縣，湘江、資水、沅江流域一帶多屬於長沙郡、武陵郡，歷史上把居住在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又統稱為長沙、武陵蠻。由於流經武陵郡的沅江有五條較大支流，因此有五溪之稱，居住在五溪地區的少數民族又概稱為五溪蠻。從南北朝、隋唐，至宋朝等史籍的記載中，在長沙郡和武陵郡的故地，有「莫徭」的出現（《梁書》卷三四《張纘傳》），從地緣的關係看來，傜族和長沙武陵蠻至少部分應有傳承的關係，和前章的苗族也有同源關係。

傜族的分布，從遠古至秦漢時期的長沙武陵蠻，分布在今湖南的湘江、資水、沅江流域的中、下游和洞庭湖一帶地區。至南北朝時期，蠻人北徙，傜人可能亦在其中。隋唐時期，分布在長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陽、衡山、耒陽、熙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和廣西東北部及廣東東北部等地（《隋書》卷三一《地理志》《荊州條》）。五代時，湖南資水的中下游和湘黔之間的五溪地區，仍有較多的傜族居住：「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宋史》卷四九三《蠻夷》一）。宋代，湖南西南部的辰、沅、靖諸州以及湖南南部、廣西東北部和廣東東北部的韶州、連州、賀州、桂陽、郴州等地，都是傜族的主要分布地（《嶺外代答》卷三《獠人條》）。這時廣西的靜江府（桂林）屬縣和融州（今融安、融水）等地區，也有傜族活動：「傜本五溪盤瓠之後，其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縣、融州之融水縣、懷遠縣界皆有之」（《嶺外代答》卷三《獠人條》）。元明時期，傜族大量南遷，深入兩廣腹地；至明代，兩廣已成為傜族主要分布區。及明末清初，部分傜族又從廣東、廣西分別進入貴州和雲南的南部山區（《雲南省屏邊瑤族調查報告》）。這時傜族遍及南方六省區，與今天傜族的分布基本上已一致（《瑤族簡史》）。

二、人口與分布

傜族全族共有二百一十三萬四千零一十三人（民國七十九年普查數，田曉岫主編：《中華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國的廣西、湖南、雲南、廣東、貴州和江西等六省區）。

廣西省：傜族人口八十六萬三千八百零九人（據民國七十一年調查數，見《中國人口·廣西分冊》，下同），

分布較廣，有六十九個縣（市）有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柳州、桂林、梧州、百色、河池、欽州六個地區共七十九萬九千人，占廣西僑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點六，其中又以都安、巴馬、金秀、富川等四個僑族自治縣最爲集中。

湖南省：僑族人口二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中國人口·廣西分冊），湖南的都龐嶺、萌渚嶺、九嶷山、騎田嶺以及羅霄山、諸廣山西南部山區，爲僑族人口的主要分布地域，萌渚嶺下的「江華僑族自治縣」占全省僑族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其餘百分之五十四人口，則分散雜居於湘西、湘南、湘東各叢山密林之中。

雲南省：僑族人口十四萬七千零九十二人。雲南有二十四種少數民族，多呈雜居，全省沒有一個縣、市是單一的民族縣、市。以一個民族爲主組成的「自治州」內，也含有多種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廣南、富寧、馬關、麻栗坡等縣，「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河口、金平、元陽等縣，「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勐臘以及思茅地區的景東、江城等縣。

廣東省：僑族人口九萬五千七百七十九人。主要分布在粵北山區，其中以「連南僑族自治縣」、「乳源僑族自治縣」和「連山壯族僑族自治縣」最多，分別占全省僑族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點七八、十六點一〇和三點七七。連縣、始興、曲江、陽山、英德、翁源、仁化、樂昌、懷集、陽春等縣，也散居著一些僑族人口。「連南僑族自治縣」的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三排、南崗、大坪、香坪、九寨、白茫、三聯、金坑等八個鄉。僑族人民曾依居住村落的大小分別稱爲「排」和「沖」，分爲八大排和二十四小沖。以大排爲基礎比如有「八排僑」（即軍寮、大掌、火燒、馬箭、里八洞、油嶺、南崗、橫坑），而與散居粵北其他各縣的僑族居民點「過山僑」（對粵北各縣僑族的一種稱呼，又分爲東邊僑和西邊僑，即居住在西山上下的稱西邊僑，其他地方的稱東邊僑。同時還把居住在遠離漢區的深山之僑族稱爲深山僑，靠近漢區的爲淺山僑）的聚落形態可相區別。在三聯鄉和白茫鄉的葉坑等地分「山僑」；乳源的僑族被稱爲「過山僑」，其人口主要分布在該縣西北部東西長達一百五十華里的廣大山區。在羣山中較爲寬平的嶺頭、嶺腰和坑洞之間，共有二百四十個自然村，村落大小不等，有的幾戶人家，一般三十

至四十戶；薯良坑、中營、上營、大寨坑等地的村落較大，各有五十戶至一百餘戶不等。「連山自治縣」的僂族人口，分布在縣西北與廣西交界的大寧河兩岸。

貴州省：僂族人口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八人。他們在距今五百至六百年前由廣西和廣東陸續遷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從江、黎平、榕江等縣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三都等縣都有僂族定居。

三、語言與文字

僂族有本民族語言，大致可分為「勉話」、「布努話」、「拉珈話」三種方言。本身無文字，多通用漢語文（《瑤族》）僂語屬漢藏語系、苗僂語族、苗語支或僂語支，也有極少部分屬壯侗語族（《瑤族簡史》）。

四、生活方式

今日僂人的生計，仍以從事農牧林漁業體力勞動者為主。在古代，僂族人靠採食粟、黍禾、山芋、豆、薯類等食物為生。飢荒時，用窖漚熟牛榔木根，搗爛作餅充飢；很多地方用南天燭（楓木）將米浸染顏色，製成青蒸飯，作為節日佳品，用葦葵製成的蒟醬也是佐餐珍品，現代食用作物較多，主食有玉米、大米、紅薯，芋、粟、麥為輔，蔬菜有白瓜、冬瓜、南瓜、蘿蔔、白菜、芥菜、辣椒、茄子、豆角、蕃茄等。平時，人們還按季節進山採摘竹筍、蘑菇、木耳、香菌等。僂區缺鹽，需從外地交換得來，也少種植油料作物，因此食油較為困難。僂族多住在山區，水源甚為豐富；除居住溪澗邊外，距水源較遠處居民，便以竹筧引水，解決生活上用水問題，甚至用來灌溉；並製造水碓來搗舂脫殼，以代替人力（《瑤族》）。

《後漢書》《南蠻傳》記長沙武陵蠻「衣裳斑斕」，現在的僂族服飾仍保有這個特點，五彩斑斕，絢麗多姿。僂族婦女的裝飾，未婚、已婚、小孩和老人都有不同的特點，加上地區間的差別，可說花樣繁多，一種是上穿無領短衣，以帶繫腰，下穿青色碎花白邊的褶裙；一種是上穿長可掩膝、袖口寬大、邊鑲淺藍色的衣服，腰繫五彩絲帶或藍色布帶，褲子一律青色，長短不一。廣西龍勝縣紅僂婦女，常著青底滿繡紅色花紋的百褶裙。

僂族男子服飾較為簡單，以青藍二色為主，近百年來，樣式逐漸簡化，由古裝大圍長襟，改為對襟無領短

衫，褲著較為簡單，但長短不一。男子除在頭巾、褲腳或衣領繡有少量花紋外，一般都是青裝素服，樸實簡便（《瑤族簡史》）。

僂族男女，喜蓄長髮，婦女的頭部裝飾，極為講究，多彩多姿，有的戴竹箭，有的豎頂板，有的戴尖帽，有的戴竹殼，有的用精美鮮艷刺繡而成的「帕銃」遮蓋，有的戴上三、五斤重的銀條。婦女頭上的椎髻，類多形奇，插上銀簪、銀牌、銀花、銀串珠之類，或幾片白雉尾；廣西金秀大僂山花僂的婦女，用豬油裹拌捲成鋼盔式的髮型，最為特別。婦女喜戴耳環、手鐲、戒指、頸圈等飾物。男子髮髻多插白雉尾，有的以布帕包頭，男子一般喜佩腰刀、銀牌、煙具等，狩獵的青年，常佩帶鳥爪、獸蹄、獸角、魚骨等器物裝飾（同上）。

僂人因遷徙頻繁，住處十分簡陋。朱輔《溪蠻叢笑》便說：「山獠穴居野處，雖有屋以芘風雨，不過剪茅刈木，深依崖谷……名打寮」。近百年來，一般住屋有竹舍、木屋、茅房和小部分的泥牆瓦屋等建築形式，個別地區還有「干欄」式住宅。房屋結構，一般為三間，中為廳堂，兩側前部為爐灶或火塘，後部為臥室，倉庫多在屋外或村內，屋前屋後，分設洗滌棚或豬牛欄。

五、家庭和社會制度

（一）家庭組織：僂族家庭組織形式是由父、子、孫三代親系組成，家庭一般由父母掌管，年邁體弱時，才讓兒女主持家業。三四代之內血緣親屬稱為房，房內關係密切，互相幫助；缺嗣時，優先在房內選人繼承宗祧。大部分僂族家庭以男性為主，家產亦多由兄弟平分。分家時由族老主持，父母尚在時由父母作主，族老必須到場，實行均分制，但必須留出父母養老所需口糧的耕地；如有爭執，就請族老、舅父或有威望的人來裁決。父母健在時，與兒子各得一份財產單獨生活，或帶同財產同最小的兒子生活；父母亡故時則由最小的兒子負責全部喪葬費用，父母財產也就歸他所屬。

家庭分工方面，男子主要從事重體力勞動，婦女一般進行種植、採集活動、操持家務、照顧老小，健康的老人和小孩也要協助家務。在僂族社會裏，婦女普遍受到尊敬；僂族家庭中，存在著一種舅權制，凡家庭中重大事

情的決斷，必得告訴舅父或徵得舅父的同意。婚俗中的「姑舅表優先婚」制具體表現舅父的權力。傜家尊敬老
人，是傜族傳統的家庭觀念。

（二）社會制度：

1. 油鍋組織：是在廣西和貴州一些傜族村寨中特有的家庭組織形式，傜族稱之為「破撲」，意為同一口鍋吃飯的組織，由傜族父系血緣氏族成員組成，這是同姓油鍋。隨著人口的增長，出現按血緣親疏而分出支系油鍋，血緣關係鬆散後，油鍋組織便開始吸收異姓成員。各個大小油鍋組織都是獨立的，互不隸屬，但每一油鍋都有固定的地域及領袖——鍋頭。同一油鍋的人需互相幫助，舉凡建屋、婚喪大事、年節慶典、重大祭祀都必須參與。平均分配則是另一特色，如獲取獵物時，除參與狩獵者可分的較大一份外，其餘的要分給油鍋內各家共享（《瑤族》）。

2. 目老組織：是雲南傜族地區較原始的政治制度，一般六戶以上的傜族村寨內皆設有「目老」組織。雲南河口傜族自治縣傜山的傜族目老組織頭人，分別由寨老、寨主、龍師三人組成。寨老是一寨之長，具宗教職能；寨主是一寨之主，負責主持社會生產、維持村寨秩序、組織群眾、募集宗教祭祀用品，具行政管理職能；龍師主要負責宗教祭祀活動。目老都由本寨寨民選舉產生，任期三至五年改選一次；若任期內作物歉收，人丁不旺，則一年改選一次；若糧食豐收，人畜興旺，也可常任不選。目老組織產生後，就制定族規村約，歷任目老必須按照這族規村約的習慣法來處理寨內日常事務及民事糾紛；如遇重大涉外事件，目老無權擅作決定，必須召開寨民大會進行民主裁決（《瑤族》）。

3. 傜老制：是保存較為完整的傜族政治組織，以廣東「連南傜族自治縣」傜族地區的傜老制組織具有代表性。連南傜族以排為單位，形成一個比較大的聚居區，稱為八排傜，傜老制便是連南傜族社會中一種特有的政治組織。這一組織負責維護傜排內部的社會秩序，調節糾紛，管理公共事務、生產活動以及宗教活動。傜老組織主要是由「天長公」和「頭目公」組成，天長公是傜排之首，一般由排內威信較高、有生



產及社會經驗、又有組織和領導能力的老人擔任，負責管理全排的民事案件，調節族內糾紛及與外界交涉事宜，戰爭時也是全排的軍事領袖，天長公任期一年，選舉產生。傜排頭目公又稱戶長，是天長公的副手，協助處理各種事務，並負責主持宗教儀式，也是農業生產的組織者，負責按照季節氣候勸導農事，每年農曆臘月中，頭目公要和先生公（即巫師）商議選擇新年的農事吉日，然後，按擇好的時令通知各戶依期從事。次於天長公和頭目公的是：先生公、掌廟公、燒香公、放水公等。先生公是熟悉傜族宗教儀式的巫師，掌廟公和燒香公管理傜排祖廟祭祀，任期不定；燒香公多是終身任期；放水公負責掌管日常食用水及農田灌溉用水的分配和水利維修工作，採取自報公認的方法決定人選。傜老制是一種原始長老民主制的遺留，但在清道光年間有了改變，「瑤老千長，賞給頂戴，辦事瑤目，立為瑤長，發給口糧」，民選的傜老制遂改為官派的傜長制（《瑤族》）。

4. 社老制：是在桂北湘南傜族地區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對內維持秩序，對外維護本族的共同利益；社老制有一社老，社老的產生，在茶山傜、花藍傜、坳傜、山子傜採取卜卦的方法，亦稱神選；盤傜則推舉村中長者擔任此職。社老職責主要有三：(1)代表本氏族按時到廟宇燒香供神。(2)春秋兩社日主持祭祀儀式，向所管轄的居民「料話」，並宣布大家共同遵守的公約。(3)處理氏族內糾紛等。社老於社日祭社時，其「料話」內容極廣泛。春社日為每年春分後的戊戌日全社男性戶主在社廟前祭社王後，聽社老作春社「料話」。先由盤古開天闢地、祖先遷徙經歷及民族歷史講起，然後宣布生產中應共同遵守的公約，宣布浸種、犁耙田、扯田基草所選定的日子，割草積肥、看水田、放牛等允許經過的路線。清明後不准放豬雞鴨外出損害禾苗，禁止亂拿別人東西、亂上他人老山林裏打獵等規定。秋社「料話」的內容是不允許收別人田地的糧食和山中香草、香菇和桐子、茶子、看管好六畜等。社老是集宗教、生產、民事於一身的領袖人物。隨著傜族社會、政治、經濟日益發展，社老的職能日趨有限，遂為石牌所取代。

5. 石牌制度：是廣西金秀大瑤山、貴州荔波岳麓、廣西龍勝孟山傜族社會中以地緣關係自然凝聚而成的政

治組織，已有一定的法律和組織機構，較社老制、僜老制更完善的一種僜族社會政治組織。大瑤山的石牌制度產生於明代，金秀沿河十村「平免石牌」的序文寫道：「明朝目下立著會律法，不准任何人亂作橫事」。會律法就是石牌組織內的法律（《瑤族》）。

石牌組織有小石牌、大石牌和總石牌三種。小石牌一般是一村或鄰近數村共立；大石牌由若干小石牌組成，一般按共同水系或山脈自然劃分居住地區的村落共立；總石牌即整個大瑤山「三十六瑤七十二村」石牌組織。石牌法律在僜族內部有不同的名稱，如「料令」、「律法」、「班律」、「律規」、「條規」等。石牌法律通過之後，公布在村旁路口以示共同遵守。石牌法律內容通常包括下面幾方面：(1)保護生產發展，維護財產安全。(2)維護家庭婚姻，保護婦幼兒童。(3)防禦外侮及匪患，維護民族利益。(4)調解內部爭端。(5)保護商販合法貿易及土地交易。石牌法律有著極其原始的民主性質，在石牌法律前人人平等，對僜族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力，加強僜族各族系之間的團結，並安定僜族社會（《瑤族》）。

六、信仰與禮俗

僜族信仰道教，崇拜多神，如：(一)對創世英雄密洛陀的崇拜。(二)對古代氏族部落戰爭英雄盤瓠圖騰的崇拜。(三)對祖先的崇拜：除盤王和密洛陀外，也祭祀伏羲兄妹。(四)對其他諸神的崇拜（《中華民族》）。

還盤王原是僜族一個隆重的宗教節日，兼有宗教儀式和歡度節日的兩項意義；度戒也是一個莊嚴而盛大的宗教儀式，兼有成年洗禮的意義。由於迷信鬼神，因此祭鬼求神活動很頻繁，舉凡生老病死、男婚女嫁、節日喜慶與修路架橋、建屋開耕等都要請師公占卜，請神驅鬼，以求趨吉避凶。有些地方的僜族有「祭龍活動」（《瑤族》）。

僜族的戀愛比較自由，男女青年利用節日、集會或農閒時串村走寨，通過唱歌的形式，尋找對象。也有一些特別的形式：金秀大瑤山茶山僜有「爬樓」的戀愛方式，通常是數個男子一齊爬上幾個女子約集的門樓，各坐一邊，唱「香哩歌」交談。

貴州傜族的戀愛方式獨特，到了戀愛年齡，姑娘們的臥室都鑿一個兩公分大小的「戀愛洞」；晚上，年輕男子帶一個棍子，來到洞旁，用棍子捅進「戀愛洞」裏，年輕男女就著洞口聊起天來。雲南勐臘地方的傜族，當傍晚時，男女雙方來到約定的地方對歌，女方手拿小雨傘遮著臉，不讓對方窺視，等到歌唱後，雙方中意時，在女方的允許下，男方才可拿開遮著臉的傘；到一定時候，雙方互贈禮品，海誓山盟，女方在男方手上咬一口，留下的牙印傷痕便是愛情永不渝的象徵。煙絲間婚是桂西傜族特別的戀愛方式，拿籃子則是湖南丘陵地區傜族青年選擇對象的方式。

傜族雖然有較多的戀愛自由，但婚姻仍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由父母包辦。白褲傜定親時，首先要問女方舅父家的意見，然後才是女方父母和本人的意見。婚禮一般都比较簡單，但近來由於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婚禮形式也日見繁瑣，甚至有買賣婚的出現。

傜族婚姻尚存在著「招郎上門」習俗，也稱「入舍」和「入贅」。這種婚姻在廣西、廣東、湖南、貴州等地區都普遍存在，不少地方女子招郎多於出嫁，例如湖南藍山縣荆竹鄉荆竹寨的三十四對傜族夫婦中，有二十五對招郎上門。由於大量砍種山地，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因而這一婚俗在頻繁遷徙的過山傜中相當盛行。招郎上門有四種形式：

(一)賣斷：男子上門以後，要改成妻子姓氏，終身在妻子家居住勞動，所生子女全隨女方姓。

(二)賣一半：上門男子雖從屬女方，但可有自己的財產，改姓氏，但可保有自己的名字。這種婚姻價錢只有上述的一半，故名賣不斷或賣一半，婚後所生子女可以留一個承嗣男家宗嗣，長大後可回父親外家（即祖父家）居住和勞動。

(三)兩邊走：這種婚姻要求男女都要參加雙方家庭的生產與生活。一般男子先入居女家，生活一段時間後，便帶著妻子回外家勞動與生活一段時間，婚後所生子女一半隨母姓，一半隨父姓。丈夫一般不改姓名。

(四)招郎轉：男子上門後，在女方家勞動與生活一段時間後，可以帶著妻兒回外家居住，不再回到女家（公瑤

族」。

傜族葬制，各地有不同的習俗，土葬較普遍，葬法很簡單，挖一個土坑，放入棺木掩蓋泥土砌成石墓即成。不少地方傜族盛行岩洞葬、火葬，並有二次葬的習俗（《瑤族》）。

第四節 蜚 族

蜚民之蜚，亦作蛋，本作但，《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今閩粵沿海尚有之，以舟楫為家，以漁為業。蜚字有多種寫法，或作蠃（《說文新附》），或作蜺（韓愈《清河郡公房墓碣銘》曰：「林蠻洞蜺」），或作𧈧（《隋書》《地理志》《梁州條》：又有獾𧈧蠻寶）。

蜚民亦為中華民族組成分子之一，最早在四川境內，《華陽國志》卷一《巴志》謂：「其屬有濮、賁、苴、共、奴、獾、夷、蜚之蠻」。主要分布在四川省東南部沿江之地。同卷《巴東郡記》有：「東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奴獾夷蜚之民」。涪陵郡也有蜚人：「人愁勇，多獾蜚之民」；涪陵郡尚有蟾夷，同條云：「涪陵縣，：丹興縣，：漢平縣，：萬寧縣，：漢髮縣諸縣，北有獾蜚，又有蟾夷也」。

蜚之做為族稱，最早見於漢時。《華陽國志》卷三《蜀郡》《廣都條》云：「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為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獾民北送及墓，獾蜚鼓刀辟踊、感動路人，於是葬所，草木頃許，皆倣之曲折」。晉時，巴地之蠻，已漸漸出川，甚至劫擾天門，即今湖南西北隅。「寧康二年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蜚賊攻擊，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將軍裴豁遣師討平之」（《晉書》卷九《孝武紀》）。天門郡，三國吳置，晉以澧陽縣為郡治，即今湖南石門縣治。天門郡與建平郡相鄰，建平郡亦三國吳置，故治今四川巫山縣。前引「巴東郡東接建平郡」、「巴東郡……（有）奴獾夷蜚之民」，天門郡之蜚，自是巴地之蜚遷徙的結果。

不僅如此，巴東郡更「南接武陵」。武陵有蜚，據《三國志》卷五五《黃蓋傳》曰：「武陵蠻夷反亂，攻守

城邑，乃以蓋領太守……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誕疑亦爲蠻字之另體。

南北朝時，巴地之蠻，向外發展，東出荊州。「荊州……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行徑裁通，南通巴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蠻，田土肥美，立爲汝陽郡，以處流民」（《南齊書》卷十五《州郡》下）。「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境域之內，含帶蠻蠻，土地遼落，稱爲殷曠」（同前引）。又如《陳書》所記：「徐世譜，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蜒，至世譜，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陳書》卷十三《徐世譜傳》）。巴蠻且盤踞三峽，抄斷江路。「（梁天監）七年，（張齊）遷巴西太守……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梁書》卷十七《張齊傳》）。又「蠻者，盤瓠之後，族類繁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爲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茫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書》卷四十九《異域》上蠻條）。

其冉氏、向氏中有蠻人：「武成初，文州蠻叛……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相率作亂。……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乃遣開府王亮，率眾渡江，獲賊帥冉承公並生口三千人……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蠻蠻以爲峭絕，非兵眾所行……晨至水邏，蠻眾大潰，斬首萬餘級……司馬裔又別下二十餘城，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側爲京觀，後蠻蠻望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同前引）。

隋伐陳，曾以巴蠻助軍：「及大舉伐陳，以（楊）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仲肅軍夜潰……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隋書》卷四十八《楊素傳》）。隋時，蠻已逐漸向南遷徙，隋書將之列入南蠻：「南蠻種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獠、曰俚、曰獠、曰屯。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隋書》卷八十二《南蠻傳》序），

至長沙郡，又稱夷蜒（《隋書》卷三一《地理》下荆州條）。

唐時，南詔爲禍唐朝甚烈，《唐書》若干記載，直指南詔爲蠻蜑，如《李德裕傳》云：「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蜑」（《舊唐書》卷一七四），《僖宗紀》也記：「乾符元年，……是冬南詔蠻犯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西川節度使高駢奏：『奉敕抽發長武、邠州、河東等道兵士劍南行營者。伏以西川新軍舊軍差到已眾，況蠻蜑小醜，必可枝梧，今以道崎嶇，館驛窮困，更有軍困，立見流移』。……詔答曰：『蠻蜑如尙憑陵，固須倍兵禦敵；若已奔逃，即要併力追擒，方籍北軍，助平南寇……』」（《舊唐書》卷十九）。王溥《唐會要》云：「乾符元年十二月，南蠻復寇西蜀，詔……徵兵赴援，西川節度使高駢奏：『西川新舊軍差已眾，況蠻蜑小醜，必易枝梧』」。可見有關事實之公私記載，皆以蠻蜑稱南詔。樊綽《蠻書》也記「夷蜑居山谷」，原註也說：「蜑即蠻之別名」（卷十）。近人羅香林更以南詔爲蜑族所建（《唐代蜑族考》上篇）。

從唐人文獻中，似可看出蜑人向廣西遷徙的痕迹。如韓愈謂房啟經略容州（州治在今廣西容縣）時有：「林蠻洞蜑，守條死要」句（《韓昌黎全集》卷二七，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又在邕州（今廣西邕寧縣治）宋詩中也屢見蜑人，舊以爲城，蠻蜑來侵，竟不能入」（劉恂：《嶺表錄異》，卷下）。邕州（今廣西邕寧縣治）宋詩中也屢見蜑人，蘇軾連雨江漲詩說：「越井岡頭雲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又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云：「艤舟蜑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枕榔間」（皆見《馮應榴蘇文忠詩合註》卷三九）。博羅，今縣，明清皆屬惠州府；又廣州亦然，「蜑戶，縣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爲業，若居平陸，死亡即多，似江東白水郎也」（《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嶺南道一·廣州新會縣」）。從上二條記載，知北宋時廣惠二州有蜑人。南宋的蜑人，據《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丙午，罷廉州買珠，徙蜑丁自便」（卷十三）；同書《交趾傳》亦記：「大中祥符二年，廣南西路言：蠻人劫海口蜑戶……詔督安南捕賊」（卷四八八）。何格恩認爲：「海口蜑戶，疑指欽廉沿海蜑戶而言」（見《蜑族的來源質疑》），可見南宋的蜑人，已在欽廉二州沿海。蜑人更分布在海南島，《諸蕃志》卷下海南條云：「屬邑五：瓊山、澄邁、臨高、文

昌、樂會，皆有市舶，於船舶中分三等，上等爲舶，中等爲包頭，下等名蜑船」。同卷萬安軍亦說：「民與黎蜑雜居，其俗質野而畏法，不喜爲盜」。元時，福建也有蜑人，據《元史》卷一百一十五《泰宗帝紀》云：「泰定元年七月癸卯，詔罷廣州福建等處採珠蜑戶爲民，仍免差稅一年」（《新元史》卷十九）。因此蜑人的分布，至遲在元時，已完成今日的分布型態，而多生息於水邊或海上。

蜑家棲息的地方，現在僅剩下珠江和閩江下游的水面（羅香林：《蜑家》）。但在早期的記載中並未說他們是水居民族，如前引《華陽國志》卷一百一十五《巴志》中，蜑人是巴地的少數民族之一，巴東郡和涪陵郡雖然夾長沙兩岸分布，但境內獠蜑，並未強調是水上民族。隋時長沙郡有夷蜑，也看不出與水有任何關係。唐時韓愈有「林蠻洞蜑」，更顯見是陸居的。宋以後，才記有蜑蠻水居的記載，如周去非《嶺外代答》：「蜑蠻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蜑也」（卷三《蜑蠻條》）。又如《太平寰宇記》所記：「蜑戶，縣所管，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爲業，若居平陸，死亡即多，似江東白水郎也」（卷一五七《廣州新會縣條》）雖蜑人早期未必是水居民族，但從他們分布的環境和歷史的發展，都和水、船有密切的關係。

巴地之蜑，似即有水居的習慣。前引《華陽國志》卷一百一十五《巴志》云：「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側（據顧校）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二（據顧校）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結舫水居，似即水居之濫觴。巴東郡領朐忍，漢豐、南浦縣，諸縣今地皆在長江邊；郡內有奴獠夷蜑之民，涪陵郡領涪陵縣、丹興縣、漢平縣、萬寧縣、漢髮縣；今之彭水縣、黔江縣等地，皆在四川省南；諸縣北有獠蜑，即在長江南岸，因此四川東南夾長江兩岸皆有蜑人。南北朝時，蜑人出川，居汶陽郡，也是「水陸紆險之地」（前引《南齊書》），所居皆在水邊，其行動當然非船莫辦；甚至盤踞三峽，抄斷江路，更不能離開船。

巴蠻一向有用舟之傳說，《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六《南蠻傳》中之巴郡南郡蠻即明白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今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

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除文字記載外，更有實物證明。四川巴縣冬筭壩及廣元寶輪院發現數十座船棺葬，以楠木鑿成獨木舟狀，以爲葬具，此爲巴人特有之葬式（馮漢驥：《四川古代的船棺葬——四川船棺發掘》）。巴人之祖，因土船能浮得立以爲君，其民死後又以舟爲棺，可見巴人與舟關係之密切。

蜆人居水上，其生計當然以捕魚爲主。如廣州新會縣：「蜆戶……捕魚爲業」（《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又如瓊州：「又別蕃蜆二坊……東岸不耕田，以捕魚爲業」（同書卷一六九）。「欽州海濱，有穴處水族曰蜃，狀如龍……蜆人得之，繫而售諸市」（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十）。除捕魚外，亦採取其他水族，如：「欽之蜆有三，一爲漁蜆，善舉網垂綸，二爲蠔蜆，善沒海取蠔，三爲木蜆，善伐山取材」。廣州又有盧戶，捕海族蠔、蟪、蛤蜊爲業」（《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廣州新會縣），亦有以取珠爲業：「合浦產珠之地，名曰斷望池，在海中孤島下，去岸數十里，池深不十丈，蜆人沒而得蚌，剖而得珠」（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七珠池條）。蜆人熟悉操舟，亦用之爲軍，如隋時楊素伐陳，即以巴蜆千人助軍；又「有廣州有蜆一種，名曰盧停，善水戰」（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蜆蠻）。瓊州之蜆，「官司差爲水上駕船」。

第五節 畚 族

畚族也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個組成分子，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安徽五省六十多縣市中，人口有六十三萬三百七十八人（民國七十九年普查數字）。

畚族的分布，福建省主要分布在寧德地區的十一個縣內，浙江省主要分布在溫州、麗水、金華三個地區的十多個縣內，江西省分布在東部的鉛山、貴溪兩縣和南部的興國縣，廣東省分布在潮安、海豐、大埔、增城、惠陽、博羅等縣。一般是幾戶至幾十戶聚居成村，周圍是漢族村落，也有的村落是畚、漢兩族雜居（《畚族簡

史》)。

安徽省的畚族人數不多，總計一千一百餘人，主要集中在皖南寧國縣的雲梯鄉的千秋、白鹿、雲梯三個「大隊」，聚居十分集中。據考，是清末光緒年間（一八七九—一八九三年）由浙江遷來，相傳太平天國時，寧國縣內戰爭頻繁，且又發生瘟疫，死亡人口很多，加上外出逃荒人口，寧國人口由原來四十多萬下降到只有幾萬人。兩湖、河南以及皖北等處客民攜家帶口前來就墾，同時，浙江有幾戶畚族也來到寧國雲梯桐嶺關下的「三十六間」（此地名今仍沿用）定居（《中國人口·安徽分冊》）。以上為最偏北邊的畚族分布情形。而皖南則南接下述之東南丘陵區，包括閩、浙及粵東等地。

畚族分布的地區屬東南丘陵地帶，山脈高度在五百至一千五百公尺間，處處溪流迴轉，水力資源豐富；加上地區距海近，地面丘陵起伏，是形成地形雨的優良環境；夏秋之間颱風過境，也有大量雨水，因此雨量充沛，年雨量在一千五百公釐以上（同前）。

畚族地區物產豐富，農產品以稻穀、蕃薯、大麥、小麥、油菜、豆類、菸葉、土豆等為主；山區特產如茶葉、茶油、毛竹、紙、筍乾、香菇、樟腦、松脂、水果、藥材等；森林和礦產也很豐富（同前）。

關於畚族的來源，有很多種說法，其一是畚族和徭族關係密切，同源於武陵蠻（蕭孝正：《畚族淵源初探》）；第二說源自山越，是夏之後（藍青魁：《畚族族源試論》）；第三說則認為是源於東夷，但其中又有不同，潘光旦認為畚族源於東夷中的徐夷（見費孝通：《民族社會學調查的初步嘗試》），張崇根則認為是源於蜒人，張氏認為蜒人是東夷的一支（《畚族族源東夷說新證》）。

畚族作為族稱，在歷史上出現較晚，約在南宋末年，福建莆田人劉克莊的《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諭畚《一文》，指的是福建漳州一帶的畚族，畚民又作輦民。輦字是廣東漢人的俗字，據胡曦《興寧圖志考》、輦人條云：「輦、本粵中俗字，或又書作畚字，土音並讀斜」。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知潮州寺丞東岩先生洪公行狀》亦云：「潮與漳、汀接壤，鹽寇、輦民郡聚」。在隋唐時期，今日畚民分布區，便有蠻僚、峒蠻、峒僚等活

動的記載，顯然畚民便包括在這些族稱之中。元代，畚族名稱才被普遍使用。畚意本是開闢荒地、刀耕火種的意思，代表這一族的生活型態。他們稱呼自己是「山哈」或「山達」，畚語的「哈」和「達」都是客人的意思。畚族民間普遍相信他們的祖籍是廣東潮州鳳凰山，隋唐以後才遷往閩東、浙南的廣大山區。唐開元二十四年，置汀州，垂拱二年始置漳州。畚民地區建制以後，固可加速地方的發展，提高生產力，改善生活，但接觸一多，自然磨擦也在所難免；畚民反抗中原王朝的統治，也是史不絕書，例如唐時，粵東和閩南的畚民在雷萬興、苗自成、藍奉高等人領導下，起兵反抗。元人入主中原，進軍到畚族地區時，畚族人民也參加張世述、文天祥所領導的抗元戰爭；明清時期，反抗戰爭也持續不斷。

畚族有自己的語言，屬漢藏語系。畚族語言又分二類：（一）是居於廣東惠陽、海豐、增城、博羅一帶所使用的接近傜語的「布努語」（屬苗傜語族苗語支）。（二）是居於閩、浙、贛、皖和廣東部分地區所使用的接近漢語客家方言的一種語言，在語音上與客家話又稍有區別。少數語詞與客家話也完全不同。畚族沒有本民族文字，通曉漢文，在日常生活中都用當地漢語作為溝通工具。

一、生活方式

食：畚族山區，水田少，水稻種植較少，雜糧在山地生產較多。普遍以番薯絲（又稱地瓜米）為主食，地瓜米摻上稻米蒸成飯，叫「番薯絲飯」；又將玉米磨成細粉，合米炊食，叫「包羅糊」；純米飯只有宴請貴客時才用。副食除蔬菜外，善食蝦皮、海帶、豆腐等，較少食肉類。畚族人民尤喜飲酒，用糯米釀成的「米酒」，香醇可口。

衣飾：畚族服裝，因地區不同而式樣不一，但基本上是「男女椎髻跣足」（李調元：《己齋瑣錄》卷三），衣尚青藍色，著自織的麻布。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婦女高髻垂纓，頭戴竹冠蒙布，飾纓珞狀。如古田畚族：「竹笠草履，婦以藍布裹髮，或戴冠……短衣布帶，裙不散膝，常荷鋤跣足而行」（《皇清職貢圖》卷三）。處州府屬畚族：「冬夏以花布裹頭，中爲竹冠，綴以石珠，婦人皆然，未嫁則否」（《光緒處州府志》卷二九八藝文志）



中，文編三）。景寧的畚族：「無寒暑，皆衣麻，男單袷不完，勿衣勿裳，女短裙蔽膝，勿褲勿襪」（《同治景寧縣志》卷十二風土附畚民）。近年來，畚族服飾基本上無什麼變化，仍是「男子不巾帽，短衫闊袖，椎髻跣足」，「婦女高髻蒙布，加飾如纓珞狀」。民國十三年，浙江括蒼畚族服飾情況：「男子布衣短褐，色尚藍，質極粗厚，僅夏季穿苧而已。婦女以徑寸餘、長約二寸之竹簡，斜截作菱形，裹以紅布，復以頭頂之前，下圍以髮，竅出腦後之右，約三寸，端綴紅色絲絛，垂於耳際。衣長過膝，色或藍或青，緣則以白色或月白色爲之，間亦用紅色，僅未嫁或新出閣之少婦尚之。腰圍藍布帶，亦有絲質者，褲甚大，無裙。富者着繡履、藍布襪，貧者或草履，或竟跣足。其他耳環、指環，皆以銅質爲之」（沈作乾：《括蒼畚民調查記》）。由於長期與漢人接觸，現在畚族男子服裝與漢人基本上無甚差別，婦女多穿自織青藍色麻布，衣領、袖口和右襟多繡花邊；有些地區畚族婦女都是穿短褲、裹綁腿和打赤腳；勞動時不論男女多在腰間懸一條圍身裙。婦女髮式與漢族不同，一般都把頭髮向後梳成螺式或桶式髮髻盤在頭上，髮間環束紅色絛線，結婚時頭戴鳳冠，插有銀簪。

住：畚族居住環境十分簡陋，他們「結廬山谷，誅茅爲瓦，編竹爲籬，伐荻爲戶牖」（《光緒長汀縣志》卷三三雜識畚客條）。畚民大都在深山窮谷之中，一般住草房和木結構瓦房兩種，房屋結構與當地漢族大致相同。房中火籠和火塘是不可少的，由於山區氣候寒冷，嚴冬臘月，一家人都圍坐在火塘邊烤火取暖。

二、信仰與禮俗

畚族普遍地流傳著盤瓠傳說，主要是敘述畚族祖先盤瓠，因幫助皇帝平息外患娶了公主，婚後攜帶公主遷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長子姓盤，次子姓蘭，三子姓雷，女婿姓鍾，由此繁衍成畚族。他們把盤瓠傳說繪成畫像（稱祖圖），祀奉甚虔，每屆三年，舉族大祭一次。畚族每一家族都有一根祖杖，祖杖雕刻作龍頭，這是畚族圖騰的主要標誌。

畚族重視祖先崇拜，這是畚族最敬重的宗教生活。建德畚族：「祭祖一次者，准穿紅色衣，其子又祭祖一次，准穿青色衣，級分之大小，以祭祖多寡爲斷」（《民國建德縣志》卷三八風俗志）。景寧畚族：「時而祭

祖，則號爲醺明，其屬相賀。能舉祭者得戴巾以爲榮，一舉衫則蘭，三舉衣旦紅，貴賤於是乎別矣」（《同治景寧縣志》卷十二風土附畚民）。祭祖活動除高辛帝外、忠勇王、四姓氏始祖及後來各房系的祖宗，祭祀時，將高辛帝、忠勇王的祖圖，高辛帝御書、卷牒、御印、族譜、宗譜等在祠堂或眾廳擺列出來，合族敬祭，由德高望重的長輩，向大家講述族源歷史及祖宗出自高辛帝的功跡；之後，或唱「高皇歌」、或擡著高辛帝等四姓始祖神像、祖宗神位遊行，以祈求本族的繁衍發展，平安吉利，人壽年豐，六畜興旺。畚族也信奉鬼神，日常生活受鬼神支配的甚多，遇有疾病，祈神問卜，往往不及送醫而冤死者有之。凡有不常見事物也多請神以卜吉凶（蕭孝正：《畚族淵源初探》）。

畚族是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爲主，但在家庭中，婦女和男子一樣有財產繼承權，入贅者必須改爲女方姓氏。畚族居住的村寨一般都有「祠堂」和「房」的組織。同姓同祖多屬於一個祠堂，設族長一人，負責處理族內糾紛、主持公共事務及祭祖的活動。祠堂之下有房的組織，按血緣的親疏關係組成。同一近親的人爲一房，同房的人聚居在一起。

畚族的婚姻比較自由，「十月祭多（一作都）貝大王，男女聯袂而舞，謂之踢瑤，相悅則男騰躍跳踊，負女而去」（《畚族簡史》）。同姓不婚，同姓不同香爐的（即不同宗的）可以結婚，但較少見；一般不與漢族通婚，其盤、蘭、雷、鍾四姓自相爲婚。婚姻不計聘金，及期，婿親迎前導，婦裹紅帕或冠笄、張雨傘，步行至乾宅，沿途唱歌取樂，以犁、耙、蓑衣、刀、鋤爲嫁粧。沈作乾在《括蒼畚民調查記》中有詳細的描繪，他說：「男女社交，完全公開，其婚嫁之權，雖操諸父母，然不過名目而已，不干涉也。……婚禮極簡，屆期，新娘著新衣，（新郎）詣岳親迎，岳家款以飯，但就席時，席上不陳一物，必俟新郎一一指名而歌之。如要筷子，則唱『筷歌』；要酒，則唱『酒歌』……有一物，即有一物之歌，其歌甚簡，僅三數句而已。新郎唱之，司廚者和之，其物即應聲而出，謂之『調（讀爲稿）新郎』（又叫答歌）。到了吃完之後，新郎又須唱一首一首的歌，把席上的東西一件件的唱回去，司廚者也唱歌來收席。席畢與新娘交拜成禮，然後祭祖，大家圍坐唱拜……祭畢，拜舅

姑，偕新娘步行而歸。新郎前行，新娘尾之，各拿雨傘一，半張以蒙其首。途中，新郎唱之，新娘和之。夜半燈火煌煌，展聲啄啄，亦奇觀也。抵婿門，謁翁姑及廟，見畢，而婚禮完矣」（《畚族簡史》）。

畚族的葬俗，據《閩嶠輶軒錄》記載：「人死剝木納屍，其中少長，辟相擊節，主喪者盤旋四舞，乃焚木拾骨，置諸罐，浮葬林麓間，將徙則取以去」（卷一霞浦縣）。民國以來，畚族喪葬普遍用土棺葬，喪儀大致和漢族一樣，有大殮、小殮、戴孝、送喪、擇日、卜葬、祭奠、掃墓等，雖亡人入殮，不舉哀，以歌代哭（何子星：《畚民問題》）。

畚族喜愛唱歌，以唱歌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若有客人來訪，亦有舉行歌會陪來客唱歌的風俗。在陪來客唱歌的風俗中，最特別的是「作表姐」和「作親家伯」。「作表姐」至今仍流行在福建霞浦縣，從前在福安、寧德也有類似的風俗，凡當年要出嫁的姑娘，她的母舅都會來請她和她的母親去作客，次數不拘；姑娘這時要穿戴最漂亮的花衫、花圍裙、手鐲、耳環等，甚至腰上繫上準備結婚時用的長綢帶；來到舅村後，村裏的青年一定要來陪她唱歌，這就叫「作表姐」。如果姑娘擅唱，舅村中沒有好對手，還可由舅舅介紹她到另一個與舅家有親戚關係的村莊唱歌，有連唱兩個晚上的。會唱歌是畚族少女必備的才藝。「作親家伯」也在霞浦最流行，在娶親前二天，男方要請一個好歌手作全權代表，與媒人一起把禮物送到女家去，這歌手就叫親家伯；到女家後，女村的婦女迎他進屋，請他上座敬煙時，他必須表現的很謙虛，退坐在下座並先回敬女方，否則的話，女方會在他的座位下放鞭炮嚇他；晚飯後，開始唱歌，可連唱兩個晚上，歌唱的好，婦女們就不敢為難，一切以禮相待，如果沒有歌唱，就會被婦女們奚落，甚至讓他扛犁作牛。

畚族人民酷愛體育活動（註），「打尺寸」、「盤柴槌」、節日登山、騎「海馬」和「竹林競技」等，都是畚族民間廣泛流傳、別具一格的體育運動形式。尤其是練拳習武之風盛行，已形成獨具一格的民間武術，這種武術，進可以保護自己、不受外來侵凌，退則可以鍛鍊身體、祛除病痛。

畚族武術基本上可分為棍術和拳術兩大類；棍術較為複雜，有不同的名稱和複雜的運作，拳術則比較普及，

一般畚族山村中皆可見到。拳術附帶的點穴工夫，真是神奇之術，用手指點按某一穴道，可使對方動彈不得，點穴者還練就解救之法。精通武術的人，醫術通常也十分高明。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根據畚族的特點和人民意願，於四十五年公布畚族是單一的民族個體，在畚族比較聚居的地區建立五十七個「民族鄉」。七十三年十二月，浙江省「景寧縣畚族自治縣」正式成立。近年來，畚族地區經濟生產有很大的發展，生活也得到改善和提高，改變以往貧窮落後的面貌。例如江西沿山縣「太源畚族鄉」，於民國七十年冬至七十一年春，在十四萬畝的山上栽種杉木、油桐、茶葉、柑、桔、桃和藥材共一萬九千餘畝，並發展養蜂、牛、豬、魚等家庭副業，使得當年的收入較前增加三、四倍。在浙江、福建的「畚鄉」，農民的收入亦大為增加。

隨經濟生產的發展，畚族地區開始注意到文教衛生事業。設立小學，適齡的兒童入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培養師資，設立少數民族師範學校和民族中學。就福建福安民族中學而言，該校創辦於民國四十七年，至七十二年，培養初中畢業生有二千三百一十三人，高中畢業生有九百九十八人。自民國六十六年至七十二年，畚族考上大學的共有一百一十六人。

畚族地區落後，衛生條件很差，疾病流行，人口下降，尤其嬰兒死亡率很高。近年來，普遍設立醫療機構，並派巡迴醫療隊深入山區替畚民防治疾病。協助畚民挖水井，裝自來水，解決飲水問題，建造沼氣池、公共廁所，使畚族地區的衛生條件大為改善，人民體質改善，人口也迅速增加（施聯朱：《畚族》）。

第六節 土家

一、歷史淵源

在我國的少數民族之中，土家族也算是歷史悠久、文化較發達的一族。人口有五百七十餘萬人（民國七十九

年統計數），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三省接壤地區。在湖南省的，多聚居在湖南省西北部的永順、保靖、桑植、大庸、古丈等縣，瀘溪、吉首、花垣、鳳凰等縣亦有少數分布。在湖北省的，多聚居在湖北省西南部的來鳳、鶴峰、咸豐、宣恩、五峰、長陽，利川、恩施、巴東、建始等縣。在四川省的，多在四川省東南部的酉陽、秀山、石柱、黔江等縣。現在土家族聚居區與清雍正年間改土歸流時土司管轄的區域基本吻合，為湖廣五大土司（永順司、保靖司、容美司、散毛司、施南司）和四川酉陽司、石柱司等地，在土司轄地的周邊多為土家族、苗族、侗族與漢族的雜居地帶。相形之下，土家族的分布還算是比較集中的（參《土家族簡史》）。

土家族居住的地區，是一個溪洞相連的丘陵山區地帶，地勢較高，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海拔在一千公尺左右。武陵山脈，由西南走向東北，貫穿湖南境內的古丈、保靖、永順、大庸等縣，其支脈綿延湘西北全境、川湘之間的八面山，川鄂之間的齊躍山，山巒重疊；諸山環抱之間，有酉水、郁江、澧水、清江流過，山環水繞，遂成溪洞（同上引）。

歷史上有名的五溪之一——酉水河，其一支發源於宣恩的東北部，向西南流經來鳳、酉陽、秀山，再向東南流經龍山、保靖、永順、古丈，至沅陵與沅水匯合。清江（古夷水）發源於利川齊躍山，東經恩施、建始、巴東、長陽至宜都注入川江。澧水發源於鶴峰，流經桑植、慈利與澧水匯合。武水源出湘西，經瀘溪注入沅水，湘鄂川邊河道縱橫，溪流交錯，有豐富的水力資源，有的可通舟楫，有的可築壩發電（同上引）。

土家族分布的地區氣候溫暖，由於海拔高度不一，各地溫差大，一般為冬溫夏涼。雨量充沛、濕度大、多霧，基本屬南方低溫類型，適宜農林牧業發展（同上引）。土家族地區植物資源極為豐富，桑植、鶴峰交界地區，龍山、秀山之間，以及利川、五峰、大庸境內，都有大面積的原始森林覆蓋，是我國溫帶亞熱帶落葉喬木樹豐富的集中區之一，已被列為重點植物保護區。被植物學界譽為「孑遺植物的「中國鴿子樹」——珙桐，在這裏有大面積的混交群落；素有「生物活化石」之稱的水杉，在利川縣有胸徑二十公分以上的水杉母樹五千餘株；龍山縣洛塔有三棵古老水杉，其中一株高達四十五公尺，幹圍達五點八公尺，有兩根古藤盤繞，土家人稱之為「雙

龍抱柱」；其他如銀杏、香榧、鵝掌楸、紅花木蘭、伯樂樹、紅豆杉、木蓮等數十種樹木，都是古老的或稀有的樹種。大庸縣境內的張家界，風景秀麗，林木密布，目前已定為國家森林公園。

土家族地區的經濟，基本上是山區農林業經濟作物類型。農作物種類繁多，糧食作物有稻米、玉米、土豆、麥類；經濟作物有桐油、茶油、生漆、茶葉、烤煙、藍靛、棉花、苧麻、菜油、甜菜等。酉秀一帶的「秀油」、湘西的「金色桐油」、來鳳卯洞的金絲桐油，不僅聞名全國，且享譽國際。利川、咸豐交界的毛壩一帶有一種漆稱作「壩漆」，在世界上被譽為「生漆」之冠。古丈的綠茶、鶴峰、桑植、恩施等地的紅茶，五峰的「松針」茶也遠近聞名。名貴的中藥材有貝母、杜仲、天麻、黃蓮、當歸、黨參、麝香等。土家族地區的用材林面積很大，主要林木有杉松、柏、楠、枞等。這裏的礦產也很豐富，如煤、鐵、汞、銅、鉛、鋅、銻、硫磺、磷、錳、鈇、鹽等數十種。

土家族的語言，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語支未定，是一種獨立的少數民族語言。無本民族文字，部分土家族人士自發設計過兩種紀錄土家語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如吉首大學彭秀模和中央民族學院羅安源各設計一種，分別在龍山縣和永順縣進行試驗教學，但未成為正式文字（《中華民族》）。由於土家族居處地，與漢族交往頻繁，因此大多數土家族人都操用漢語。清江流域沿岸大量的地名和土家族中流傳的古老唱詞中，還留存著土家語詞彙。沿酉水流域和瀘溪縣的少數村寨，約有二十萬人操土家語，有的並兼通漢語（《土家族簡史》）。

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大陸地區認定土家族是一個單一的少數民族。四十六年九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六十九年五月，在湖北恩施地區成立「來鳳土家族自治縣」和「鶴峰土家族自治縣」。七十二年十一月，又建立四川省「酉陽土家族自治縣」、「秀山土家族自治縣」。同年十二月，撤銷原來鳳、鶴峰土家族自治縣，建立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族簡史》）。

關於土家族的族源，民國四十四年，潘光旦教授發表《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指出：「土家族是古代巴



人後裔」。到八十年代，若干學者不能滿足民族的形成是一源的想法：如彭英明：△試論湘鄂西土家族同源異支——廩君蠻的起源及其發展述略▽、伍湛：△土家族的形成及其發展軌跡述論▽，對土家族的族源，遂有多源的說法。

今日土家族分布的地區，在古代是廩君蠻和槃瓠種的分布地。據近年來「四川省民委工作組」在川東土家族地區調查，發現目前土家族的文化內涵中，既有廩君蠻的文化遺存，亦有槃瓠蠻的文化遺存。經過學者的研究，認為土家族包括三個來源：

(一)土家族是古代部分巴人的後裔。此說見前引潘光旦教授之文，潘氏認為古代巴人活動區域內有些地名、人名和族名是土家族自稱「比茲」的對音或轉音，巴人崇拜白虎與土家族相同，巴人的主要姓氏與土家族的大姓有沿襲關係，個別巴語詞彙仍保存在今日土家語中。

(二)湘西土家是上古湘西土著居民和後來的巴人、漢人融合而成（此說見△湘西土家族▽）。該文認為：龍山縣里耶、瀘溪縣浦市、大庸縣古人堤發現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是湘西最早的土著先民居住地。土家族自稱「畢滋卡」即本地人的意思，是土生土長的，土家語「墨岔」是開天的意思、「里耶」是關地的意思，也就是說這些地方是土著居民最早開闢的。土家族神歌唱詞中提到的民族遷徙的地名，沒有越過沅江與酉水匯合處，楚滅巴後流入五溪的巴人和五代時入主湘西的江西彭氏，同當地最早的土著居民融合成為土家族。

(三)土家族是由貴州一帶遷過來的，其說根據△復溪州銅柱記▽記載：「蓋聞牂牁接境、槃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認為土家族來自貴州。貴州境內一直有「比茲」族，比躋係白羅羅之名，比躋、比際當即比茲，與土家族自稱完全相同。中唐以後，越巂一帶之「烏蠻」曾侵入貴州，「兵數出，侵地數千里」，當地的土著有一部分被其征服，就是白羅羅稱謂的起源；一部分與入侵者作長期抗爭，最後被迫遷入湘西。土家語與彝族比較接近。有人根據上述資料及土家族與雲南彝族的一支在信仰、葬式、歌舞、禁忌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之處，所以認為土家族是烏蠻的一支融合土著、巴人形成的。

土家族的分布地，自秦漢起便在該地設立郡縣，派官吏治理，但實際上土家族仍各按種姓或聚落聚居或散居於相鄰的溪洞，繼續以血緣關係維繫內部。唐宋時期在湘鄂川黔邊遠地區實行攏絡政策設置羈縻州，以各族首領授以官職來治理各族事宜，官職可以世襲，土家族亦然。從元代開始，便是土司制的實施。羈縻州是以部落或氏族為治理的範圍，土司的轄區大大的超越了以部落為基礎的羈縻州範圍，一個土司往往由幾個或幾十個羈縻州所組成。土司制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止，共實施四百多年。

二、生活方式

前文提及土家語的農產品有稻米、玉米、土豆、麥類等。可見主食仍以米麥為主，具有民族特色的有糯米粑、火炕臘肉和唐餛飩。尤其是唐餛飩，選用上乘糯米，經過蒸烤加工，配以不同的佐料，或油炸或水煮，老小皆喜，且易於儲藏，便於食用，是一種頗有推廣價值的方便食品。

服飾方面，在改土歸流以前的土家族別具一格。婦女上裝為左襟大褂，滾花邊二、三道，衣袖寬肥，下裝為鑲邊筒褲或八幅羅裙。耳、項、手、足多佩以金、銀、玉質飾物。男頸纏二至三公尺長的青絲帕，身著琵琶襟。改土歸流以後，土家族服飾特點逐漸消失，平日衣著打扮與當地漢族幾無二致。現時只有隆重集會場合或偏僻鄉村，偶而可以看到傳統服飾。

住宅建築方面，土家族的吊腳樓最具特色。這是一種干欄式建築，樓下用以餵養牲畜或堆放雜物，樓上為起居日常活動的場所。

三、婚喪禮俗

婚姻方面，幾度變革。在改土歸流以前，「同姓為婚」、姑舅表優先婚配、收繼婚、烝報制皆曾實行。男女婚姻比較自由，途中相遇，以歌聲為婚姻之媒介。唱歌跳舞、定情以後，被土老司（神權人員）認可，往土王祠拜敬後，便可成婚。改土以後，也有「門當戶對」、「財產多寡」的限制，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約束。起初，婚娶以牛布五穀為聘，以後，訂婚男方必須向女家納牛、羊、銀、豬、酒等物為聘，婚禮逐漸接近漢

俗。

生兒育女也有一些既定的禮儀。男女成婚後，男方必向女家送去子酒一罇。婦女產後，男方必到女家報喜，如生子帶一隻公雞，生女則帶母雞。娘家聞訊後，要去婿家「打十朝」，把小孩用品及肉、蛋、甜酒等回贈婿家。婚後不育的，也有求神許願之俗。

土家族人逝世後，多行火葬。改土歸流後漸多土葬，也有僧道誦經超渡之舉。喪禮繁簡、墓室規模，貧富相差很大。

四、教育

土家族分布區和中原華夏文化區相連，雙方文化的交流很密切，戰國時土家族先民的「巴歌」，曾風靡楚國。宋玉《對楚王問》記載：「有歌手在楚國都城唱巴曲『下里巴人』，應而和者達數千之眾」。唐劉元錫貶朗州司馬，乃吸取土家族民歌中精華，創作「竹枝詞」，為漢文學增添新內容。自東漢時在土家族地區設立學堂起，至晉時，土家族人學習漢文化風氣已很盛，宋時有若干狀元和進士出身於土家族人，明清以來，大部分土家族地區逐漸改用漢語漢文，使得雙方的聯繫更為密切。

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清廷推行新政，土家族地區各縣在舊有書院的基礎上改建學堂，各縣都相繼建立高等小學堂，永順、施南兩府所在地建立中學堂。此外，私立學校也相繼出現。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永順縣設立私立竟文國民學校，此後，蓮蓬、黑龍塢也相繼成立私立學校。民國四年，古丈縣設立的私立小學達五十所（《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並有專為女子設立的學校出現。三十三年，巴東縣建立高低兩等女小學堂，辛亥革命以後，公立和私立學校普遍設立，幾乎每個區都建立了國民學校。僅永順縣，在辛亥革命前後設立的學校就有二十三所。民國元年，永順縣設立女子學校，這些學校不論官立或私立，教材仍以四書五經，綱常倫理為主，輔之以近代文化知識，可惜學校設備簡陋，師資缺乏。五年以後，軍閥混戰，社會不安，教育也受到摧殘，學校大多停辦，在校學生人數急劇下降；以古丈縣為例，二十四年，全縣僅剩下一所縣立模範小學，在校學生只有一百

二十餘人；至於鄉立小學，最多不過二十所，不但無固定資產，且無固定校址（△湖南各縣調查筆記▽）。土家族內一些有識之士，便到外地求學，甚至遠涉重洋，東渡日本求學，這些知識分子在興辦教育、傳播現代科學知識，具有相當的貢獻。例如乾城土家族黃召堂長期從事農學教育，著有△果樹剪枝▽（稿本）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抗日戰爭時期，一些淪陷區的學校大批遷往湘鄂西地區，使土家族地區的教育逐漸恢復並更有發展。永順縣立簡易師範兩所、初級中學，有學生五百四十人（△通俗日報▽，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還有從長沙遷來的省立第一民眾教育館。民國二十六年各鄉建立中心國民學校，二十八年各保大都建立小學（△神州日報▽沅陵版，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保靖縣除公立小學三所，私立小學二所外，相繼恢復模範、女子兩所完全小學，在各鄉增設小學八十一所，並辦短期小學二十個班，共有公私立學校一百零九所，並包括一所教會學校（△保靖概覽▽）。鄂西的巴東、建始、利川、恩施、鶴峰、咸豐等縣均設有聯中分校，學生總數達萬餘人（△武漢日報▽宜昌版，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武漢失陷後，國立湖北師範學院、武漢大學工學院、省立農學院等二十五所大專中學遷往恩施地區；國立商業專科學校、國立第八中學、江蘇省立旅湘中學等，從長沙、江蘇、安徽相繼遷至所里（今吉首）、乾城等地（△新湖北日報▽，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這些學校的遷入，使土家族青年有就近求學的機會，對當地的教育文化水準提升許多。

註 釋

註：

打尺村：流行於閩東地區畚族村寨的一種體育遊戲，由一人站在人圈中，用小木棍（一尺多長，稱為尺）擊小竹條（如筷子長短，叫做寸），使竹條旋轉著向圈外飛去，圈外的人群競相接擊，回投小竹條，如是反復持續，不斷地接擊，不讓竹條落地就算取勝，勝者輪番站入圈內。

盤柴槌：流行於福建省福鼎縣的一種民間棍術，畚胞稱之為「打柴棒」。由於棍棒的長短和功用的不同，柴棒又分為



兩種：一種叫丈八棍，長一丈二尺，由一人耍弄表演，有攻有攔，故稱「中攔」；另一種長七尺，由兩人對打，互相配合，叫「盤槌」或稱「齊眉棍」。海馬亦稱滑溜板，是居於海邊的畬民用以討海的一種生產工具，在海灘上踩這種滑溜板，如同駿馬奔馳，疾走如飛，十分靈活。相傳明嘉靖年間、戚繼光抗倭，曾訓練士卒騎海馬追逐沿海倭寇，大捷。從此，海馬演變成爲一種軍事訓練項目，也是一種體育項目。竹林競技：指畬族人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寨竹林的優勢，開展的競技體育活動，有爬竹竿，弓箭射擊，竹鞦韆等。

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以書名筆劃爲順序

- 《土家族簡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
- 《中國人口·湖北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中國人口·湖南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 《中國人口·四川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中國人口·廣西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中國人口·廣東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中國人口·貴州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中國人口·雲南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 《中國人口·安徽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 《山海經》（袁珂校注本）（臺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一年）。
- 《尚書》（阮刻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版）。
- 《苗族簡史》（貴陽：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 《皇清職貢圖》，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光緒）長汀縣志》。

《（民國）建德縣志》。

《（光緒）處州縣志》。

《湘西土家族（初稿）》，《吉首大學學報》（一九八一年二月）。

《淮南子》（高誘註）（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

《畚族簡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逸周書》（臺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九年臺二版）。

《湖南各縣調查筆記》，原文未見，轉錄自《土家族簡史》。

《雲南少數民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雲南省屏邊瑤族調查報告》載《雲南苗族瑤族社會歷史調查》（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同治）景寧縣志》。

《詩經》（阮刻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版）。

《瑤族簡史》（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一年）。

二、以著者姓氏筆劃爲順序

卞寶第：《閩嶠輶軒錄》（光緒刊本）。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一九八九年據上海涵芬樓借烏程許氏藏月刊本重印（上海：上海書店）。

王 溥：《唐會要》，叢書集成初編，冊八一三一八二八（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

田曉岫：《中華民族》（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令狐德棻：《周書》（開明書店版）。

司馬遷：《史記》（藝文印書館版）。

江東之：《瑞陽河集》，紙槁本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清乾隆癸亥東臯堂重刻本影印（東京：高橋情報，一九九〇年）。

朱輔：《溪蠻叢笑》，《說郛》，卷五。

伍湛：〈土家族的形成及其發展軌跡述論〉，《貴州民族研究》（一九八六年一月）。

沈作乾：〈括蒼畬民調查記〉（原文未見，轉錄自《畬家族簡史》）。

宋濂：《元史》（開明書店版）。

李調元：《卮齋瑣錄》，在宏業書局影印本函海本第三十一冊。

李延壽：《北史》（開明書店版）。

蕭孝正：〈畬族淵源初探〉，《福建論壇》（一九八六年四月，文史哲版）。

何子星：〈畬族問題〉，《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十三號。

何格恩：〈蠻族的來源質疑〉，《嶺南學報》，第五卷第一期。

廷貴、酒素：〈略論苗族古代社會結構的「三根支柱」〉，《貴州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

房玄齡：《晉書》（開明書店版）。

林惠祥：《中國民族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

周去非：《嶺外代答》，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施聯朱：《畬族》（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胡耐安：《邊疆民族志》（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五十九年）。

胡耐安：〈明清兩代土司〉，《大陸雜誌》，第十四卷第七期（民國四十四年）。

長孫無忌：《隋書》（開明書店版）。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筆記小說大觀》六集（臺北：新興書局）。

范曄：《後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版）。

姚思廉：《梁書》（開明書店版）；《陳書》（開明書店版）。



胡曦：《興寧圖志考》。

班固：《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版）。

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之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

章炳麟：《檢論序種姓》，章氏叢書十六—十八冊，浙江圖書館刊本（民國六十八年）。

常璩，顧廣圻校：《華陽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五年）。

脫脫：《宋史》（開明書店版）。

烏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國立編譯館譯述暨出版）。

陳壽：《三國志》（臺北：藝文印書館版）。

馮永楷：《蘇文忠詩合註》，清乾隆五十八年踵息堂刊本。

馮漢驥：《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二月）；《四川古代船棺發掘報告》，《文物》（一九六〇年）。

彭英明：〈「試論湘鄂西土家族同源異支」——廬君蠻的起源及其發展述略〉，《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四年三月）。

黃鈺、黃方平：《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張廷玉：《明史》（開明書店版）。

張崇根：〈畬族族源東夷說新證〉，《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四月）。

費孝通：〈民族調查學的初步嘗試〉，《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二年二月）。

趙汝适：《諸蕃志》，臺灣文獻叢刊一一九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年）。

趙爾巽：《清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七十年）。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中國民族研究集刊》（一九五五年四月）。

樊綽：《蠻書》（向達校注）（臺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一年）。

歐陽修：《新唐書》（開明書店版）。

劉昫：《舊唐書》（開明書店版）。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六十九—七十冊）。
劉恂：《嶺表錄異》，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二年）。
韓嬰：《韓詩外傳》，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四冊。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載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第六卷（臺北：世界書局，民國四十九年）。
藍青魁：《畚族族源試論》，《福建論譚》（一九八六年四月，文史哲版）。
魏收：《魏書》（開明書店版）。
羅香林：《蛋家》，《民俗》，第七十六期；《唐代蠻族考上篇》，《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蕭子顯：《南齊書》（開明書店版）。

第十章 臺灣土著族系

第一節 導言

一、歷史

臺灣土著族的來源，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定論，綜合爲三種說法：其一爲北來說，認爲臺灣土著族來自北方。其二爲西來說，認爲臺灣土著族來自中國大陸。其三爲南來說，認爲臺灣山胞來自南方海島。從語言、體質和文化層面來看，許多學者認爲是南來說。然而，從地下出土的陶片、石器及若干古文物來看卻證明其來自西方，屬大陸系的成分較大。至於北來說，僅少數分布在恆春瑯嶠一帶的移民，有學者以爲是自琉球遷來。

臺灣的考古學者發現居住在臺灣最早的史前人類，是臺南縣左鎮鄉菜寮溪發現的人類頭骨片、牙齒等化石，稱爲「左鎮人」，其年代大約爲一萬五千年到五萬年。而最早的文化是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的「長濱文化」，爲舊石器時期的史前文化，年代在一萬五千年以上。

距今約七千年前「繩紋紅陶文化」傳入臺灣。自四千五百年前又有兩種文化自大陸傳入，其一爲「臺灣龍山形成文化」，類似中國龍山文化，有各種形式的彩陶、黑陶，主要分布於西南沿海平原。其二爲「圓山文化」，以臺北盆地爲中心，有各形陶器及磨製石斧。另一爲發現於臺灣東海岸與臺東縱谷的「泰源文化」，又稱「巨石文化」，泰源文化與太平洋島嶼的巨石文化似有關聯，也有學者認爲巨石文化與排灣族或阿美族有關。近年來在臺東發現「卑南文化」，其年代與巨石文化相當，以石板棺爲特色。

距今約二千到三千年前，有一種幾何圖形印陶傳入臺灣北部和西部臨海地區，今日臺灣土著可能是此一幾何

印紋陶器文化的傳人，布農族和鄒族直到晚近尚製作此種形式的陶器。距今約五百到八百年間，另有一種堅硬、光面、無花紋的新式樣陶器在臺灣出現，分布於東海岸和臺灣北部；此種陶器和現代的凱達加蘭、噶瑪蘭和阿美等陶器相似，近年來十三行遺址的發掘，更發現鐵器，並與凱達加蘭有密切的關係。

以上是史前考古對史前文化與山胞間的考證所得的一些關係，但史前文化與今日各族明確的關係尚待更多考古學上的證據來闡明。因此到目前為止，不能說全部臺灣山胞來自中國大陸，或來自南方海島，且其遷來時間亦先後有差別。大體上或許可說，今居於山區的泰雅族、布農族等是早期的遷入者，其文化較接近大陸系，大約六千五百年前到四千五百年間自大陸遷入，可能與繩紋陶和龍山形成期有關；至於居住在平地的諸族如阿美族、卑南族和噶瑪蘭族等遷入較晚，其文化接近南島系。然而南島系民族，據考古學者與民族學者的研究，其祖居地亦在中國大陸。所以，無論是自中國大陸直接來臺，抑或由大陸而南洋、再由南洋而臺灣，臺灣土著族的祖居地仍在中國大陸。（註一）

二、地理分布

臺灣土著族在文獻上由其居住地區的不同而分為平埔族和高山族。這種分類雖缺乏科學意義，但始終為一般人所襲用。

平埔族居住於西部平原地區，與平地漢人接觸已久，大多漢化，已失去其固有語言文化。高山族居住在山區及其附近，與漢人接觸較晚，漢化較淺，大部分保有其固有文化特質、語言及其傳統習俗。現就各族之地理分布略述於下。

平埔族可分為十族，人口約十餘萬，各族分布大致如下：

（一）凱達加蘭（Ketagalan）：分布於淡水、臺北、基隆一帶，皆已同化，僅留下地名，如艋舺、奇里岸、大龍洞。

（二）雷朗（Luilang）：分布於臺北縣中和一帶，現已絕迹。

(三)噶瑪蘭 (Kavalan)：分布於宜蘭、羅東、三星一帶，以及移住花蓮市附近及東海岸之豐濱、臺東縣長濱鄉等地。豐濱鄉之新社村仍保留語言。

(四)道卡斯 (Taokas)：分布於桃園、新竹、苗栗一帶。

(五)巴拉或拍布拉族 (Papora)：分布於大甲一帶。

(六)猫霧揀或巴布薩族 (Bapuzza)：分布於彰化附近。

(七)巴則海 (Pazeh)：分布於豐原附近，今之神崗一帶。

(八)洪雅 (Hounya)：分布於彰化、南投、嘉義一帶。

(九)西拉雅族 (Siraya)：分布在臺南至屏東一帶，以及移往花蓮富里鄉、臺東關山、池上等地。(註二)

(十)邵 (Shao)：分布於日月潭附近。

高山族依其分布地區及文化差異分爲九族，人口約三十二萬。

(一)泰雅族 (Atayal)：分布在臺中、埔里、花蓮一線以北之山區，包括臺中、南投、苗栗、新竹、桃園、臺北、宜蘭、花蓮諸縣境內。

(二)賽夏族 (Saisiat)：分布於新竹縣屬的五指山和苗栗縣屬的大東港一帶。

(三)布農族 (Bunun)：分布於中央山脈兩側、南投、花蓮、高雄、臺東諸縣境內。

(四)鄒族 (魯族) (Tsao)：分布於南投、嘉義和高雄縣境內。

(五)排灣族 (Paiwan)：分布於南部知本山之南以迄恆春兩端，包括高雄、屏東、臺東縣境內。

(六)魯凱族 (Rukai)：分布於臺東、屏東、高雄等縣境內。

(七)卑南族 (Puyuma)：分布於臺東縣境內。

(八)阿美族 (Ami)：分布於花蓮、臺東和屏東縣境內。

(九)雅美族 (Yami)：分布於距臺東之東四十海哩之蘭嶼島上。

三、體質

臺灣土著諸族的體質，自民國前十六年起就有許多學者從事研究調查，其中以日籍學者金關丈夫最有成就。民國四十年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師生先後做過三十餘次調查，綜合這些研究，大體上可從觀察和測量兩方面來了解臺灣土著的體質。（註三）

（一）在觀察方面大體可得以下諸特徵：

- 1. 膚色（上臂內側）為淡褐色。
- 2. 頭髮性質幾乎全為直毛，極少是大波狀毛，但沒有捲毛。
- 3. 髮色幾乎全為純黑，但極少數是褐色。
- 4. 眼色為褐色或稍濃褐色。
- 5. 雙眼皮的出現率甚高，約達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百。
- 6. 蒙古褶的出現率，在男性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

（二）測量方面：人類學家一向認為最重要的四項——成年男子的體高、頭長、頭寬和頭長寬等指數，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臺灣省土著諸族與福老系、客家系臺灣人成年男子身體四項測量平均值

族名	測量數	體高 (cm)	頭長 (mm)	頭寬 (mm)	頭長寬指數
泰雅（角板）	一八〇	一五八・五	一八五・六	一四八・六	八〇・一
泰雅（錦水）	八五	一五七・六	一八七・四	一四四・六	七七・二
泰雅（霧社）	一〇一	一五八・七	一八七・二	一四八・四	七九・一

1. 體高：高山族除阿美族外，多屬矮型。最矮的魯凱族一百五十七點一公分。平埔三族體高差不多，與阿

說明於下：

客 家 系 臺 灣 人	福 老 系 臺 灣 人	平 埔 (頭 社)	平 埔 (烏 牛 欄)	平 埔 (羅 東)	雅 美 (蘭 嶼)	阿 美 (馬 蘭)	阿 美 (馬 太 安)	阿 美 (里 漏)	邵 (日 月 潭)	卑 南 (卑 南)	魯 凱 (大 南)	排 灣 (來 義)	布 農 (馬 遠)	曹 (阿 里 山)	賽 夏 (大 東 河)
一〇四	五〇九	一五四	一五二	一一七	一四六	一二三	一五八	一〇〇	三九	九〇	一三七	一〇八	一三七	九六	六八
一六三・二	一六六・七	一六五・一	一六四・八	一六四・四	一五七・二	一六四・九	一六五・三	一六三・三	一五八・二	一六〇・〇	一五七・一	一五七・六	一五八・六	一六一・三	一五八・〇
一八六・六	一八八・二	一八五・三	一八六・三	一八七・八	一七九・五	一九一・九	一九三・三	一八八・三	一八五・七	一八七・八	一八三・二	一八四・一	一九〇・四	一八九・二	一八七・三
一五一・〇	一四九・三	一四六・五	一四九・〇	一四八・一	一四五・四	一四七・〇	一四五・八	一四六・七	一五二・九	一四九・〇	一五〇・一	一五三・八	一五一・三	一四七・二	一四七・四
八〇・九	七九・五	七八・九	八〇・二	七九・〇	八一・〇	七六・五	七五・四	七八・一	八二・五	七九・四	八一・三	八三・七	七九・五	七七・六	七八・八

美同屬中型。

2. 頭長：阿美屬長型，雅美、魯凱、排灣、平埔、泰雅、邵等屬短型，最短為雅美十七點九五公分，最長為阿美十九點三三公分。

3. 頭寬：寬型（十四點八公分）以上有平埔、泰雅、卑南、魯凱、布農、邵、排灣等十一群。其他為中型（十四點四公分至十四點七公分），而全無狹型。但比較起來，泰雅最狹十四點四六公分，排灣最寬為十五點三公分。

4. 頭長寬指數阿美為長頭型（七十五點九公分以下），而排灣、邵、魯凱、雅美等四群為短頭型（八十一點〇公分至八十五點四公分），其餘都屬中頭型。

臺灣土著族的顴寬，賽夏、雅美屬於中等型外，其餘皆屬寬型。而形態學的面高，卑南、阿美屬於中等型，其餘都屬低型；從面指數來看，賽夏、卑南、阿美屬於中等面型，其餘屬潤面型。

至於鼻高，寧夏、曹、阿美屬於中等型，其餘屬於低型；而鼻寬，魯凱、阿美、雅美是很接近狹型的中等型，其餘全屬狹型；從鼻指數來看，賽夏、曹、卑南屬狹鼻型，餘中等鼻型。

簡言之，臺灣土著族除阿美、雅美外，體高—矮、頭長—短、頭寬—寬、頭長寬指數—中等程度、面寬—寬、面高—低、形態學的面指數—小（即面潤）、鼻高—低、鼻寬—狹、頭長寬指數—中等程度。但阿美體高屬中等、頭長較長、頭寬較小，而雅美族體高、頭長頭寬都較小。故綜上所述，可知諸群在體質上的親疏關係，阿美族和雅美族分別處於相距最遠的兩個端點，泰雅、平埔、布農等族接近阿美，而賽夏、排灣、魯凱等族接近雅美族。

四、語言

臺灣土著的語言都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或馬來瑤玻利尼西亞語族（Malayo-Polynesian），這個語族通常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的島嶼上，共有三、五百種語言之多。臺灣土著有二十多種，地位甚為重要，是南

島語族中的古老語言，學者對臺灣土著語言的分類意見不一，一般將其分爲三支：即泰雅語群、鄒語群和排灣語群。

泰雅語群包括泰雅語和賽德語，鄒語群分爲南北兩群，排灣語群籠統包括其他各土著族的語言。這樣的分類，學者們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僅列爲參考。

臺灣土著的語言研究，自日本學者小川尙義等的研究開始，有許多學者從事研究，以李壬癸教授最有成就。現就李教授所列臺灣土著語言的特徵摘舉於下。（註四）

臺灣土著語言雖與馬來亞、菲律賓、印尼等南洋地區的語言有親屬關係，但臺灣土著已在本島定居至少數千年之久，他們的祖先就叫做「古南島民族」，活動年代大約在五千年以前，語言學者認爲中南半島可能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地。南島語言的特徵可從下面幾方面來觀察：

（一）詞彙：現在臺灣土著語言多少保存著海島型與亞熱帶的詞彙，如熱帶植物：椰子、香蕉、竹、芋頭，海產名稱：溪魚、烏賊、龍蝦、海龜，航海工具：船、槳，亞洲地區動物：水牛、猴、豹等。

（二）音韻系統與語音分布：臺灣土著語言的音韻系統與漢語顯不相同，多數語言只有四個元音（i, u, o, a），少數如布農、邵、泰雅（紋水、大興二方言）只有三個元音（i, u, a）或五個、六個元音。

輔音方面，帶音不帶音是重要的辨音徵性，而不是送氣不送氣。發音部位比一般漢語多，有的分舌尖前（t, d, l）與舌尖後（t', d', l'），如卑南、魯凱、排灣；有的分舌根和小舌（q, x, r），如泰雅、賽德、布農、排灣、邵等。

從語音分布上看，臺灣土著語也不像漢語那麼受限制，因多數輔音都可在字中及字尾出現。有些語言還容許輔音羣，並有很多詞音位轉換現象。

（三）音節與構詞：臺灣土著語絕大多數有意義的語幹都是雙音節，加上附加詞（詞頭、詞尾或插詞），即成多音節的詞。如東海岸宜灣村阿美族的「我」，其主語是 k-ako，賓語是 t-ako-anan。

(四)詞序：大多數臺灣土著族的句子主要動詞都出現在句首，主語、賓語和其他補助語大都在動詞之後，如阿美語：

miparo to wawa ko mama (父親要打孩子了)。
 孩子 父親

今以V代表動詞、S代表主詞、X代表賓語或其他片語，各種土著語的詞序大致如下：

泰雅 V | S | X

賽德 V | S | X

鄒 V | X | S

魯凱 V | S | X、V | X | S

布農 V | S | X

阿美

主動式 V | X | S、V | S | X

被動式 V | X | S

噶瑪蘭 V | X | S

巴則海 V | X | S

排灣 V | S | X、V | X | S

(五)詞類：詞類可分為實詞和虛詞，實詞多為多音節，重音多數僅在最後或倒數第二音節；虛詞大都是單音節，沒有重音。實詞有動詞、名詞等，大都可以帶附加詞，一般的形容、副詞在土著語裏都是動詞。詞類之間的變換相當自由，如阿美語的數詞可以當動詞用，toro是三、tatoro是有三個。

(六)句法：一個句子中，同時有幾個名詞或介詞片語，焦點(focus)只能放在其中一個片語，就是這一句的主語。如阿美語：



paferi? ko ina to wawa to konga (母親給孩子地瓜)

母 孩子 地瓜

主語是母親，焦點可轉移到小孩，句子就成爲：

paferi? en no ina ko wawa to konga

母 孩子 地瓜

當焦點轉移時，不僅動詞形式起變化，而且名詞前的冠詞或介詞也作一些調整。

第二節 泰雅族

一、泰雅族起源傳說

泰雅族是我國古代百越民族之一，其祖居地可能在華南地區，可能是臺灣諸族中最早來臺的一族，因爲泰雅族來臺時尙不知製陶，同時也保存較多的百越文化特質。泰雅族沒有像其他族群自海上漂來的起源神話，而自認爲發源於高山，流傳著三種起源傳說：

(一)博諾彭：相傳泰雅的一支——賽德克人，是由樹根中出生的，此樹根長在中央山脈的白石山上，即今神石(Bunobon)，在霧社東南方，標高三千一百零八公尺。

(二)大霸尖山：大霸尖山在新竹尖石境內，其山頂有隆起奇形巨石，南澳群泰雅人傳說，有烏鴉和聖鳥 sisilek 來此祈禱人類的出現。有一日，轟然一響，巨石裂爲二，出現一對男女，成爲人類祖先。

(三)旁斯博干：旁斯博干(pinschukan)意爲裂岩，在北港溪上游瑞岩聚落附近，相傳族人由巨石裂開而誕生。

此三傳說認爲人是由深山中的巨石裂開而誕生的，說明泰雅族沒有海洋傳說，已經丟掉渡海來臺的事實。

二、泰雅族的分布

泰雅族 (Atayal) 亦稱泰耶魯族 (Tayal)，分布於臺灣北部山區，包括臺中、南投、苗栗、新竹、桃園、臺北、宜蘭、花蓮等八縣境內，現有人口約六萬餘人，為臺灣土著中第二大族。由於分布遼闊，因此各地語言與習俗稍有差異，據學者研究可分為兩個亞族，即泰雅亞族 (Atayal-Propar) 和賽德克亞族 (Sedeg-Propar)，其分界線在北港溪與和平溪之連線，以北為泰雅亞族，以南為賽德克亞族。

泰雅亞族又可分為兩群，即澤敖利群 (Tscole) 和賽考列克群 (Segoleg)；前者主要分布於苗栗之泰安、新竹之五岸、尖石、臺中之和平及宜蘭之大同、南澳，後者分布於桃園縣復興、臺北之烏來、新竹之尖石、臺中之和平、宜蘭之大同、南澳及南投之仁愛等鄉。

賽德克亞族分為三個族群：德卡塔雅群 (Tekadaya)、托魯閣群 (Toroko) 和道澤群 (Tausa)，分布於南投、臺中和花蓮縣境內，其中以托魯閣群人數居多，自稱托魯閣或太魯閣，不自稱賽德克。

每一個族群又可分成若干不同的系統，由於遷徙的關係，常有不同族群的泰雅人居住在同一地區的現象。

三、生活方式

(一)衣服：泰雅族人與其他海洋民族相似，重裝飾輕衣服，飾物種類常多於衣服。衣料以麻布為主，婦女長於自織麻布。上衣無袖胴衣，有長短二種，長的像大衣到膝蓋，短的只到腹部，以兩幅布相併縫合，縫一半為背，未縫部分為對開前襟，用紐帶二條，結於胸前；盛裝則以白布為底，在胸部、背部織成幾何花紋。泰雅族最大的特色為用貝珠穿織於胸背而成珠衣，亦即古之「織貝」。腰部橫纏條紋布作為腰裙，胸前掛斜方布一塊作為胸衣。秋冬之時，每人以四幅麻布縫成長方寬巾，橫圍在身上，宛如袈裟，自左肩打結。頭上戴半球型藤帽。

泰雅人在舉行慶典之時，穿綴鈴長衣，長衣上綴十九排銅鈴；跳舞之時銅鈴互碰發出有節奏的鈴聲，增添熱鬧氣氛。

(二)飾物：泰雅人為增加個人的美觀和表示其社會地位而有各種裝飾，一般而言，男子飾物比婦女多，大部分飾物是泰雅人自製的，部分則與外族交換而來。



飾物自頭到腳都有，可分為冠飾：泰雅男子在簾帽或熊皮圓頂小帽之貝板頭圈下沿綴以紐或貝。額飾：以麻線穿長方形的貝板而成，有時再加上圓形的貝錢。耳飾：男女皆穿耳，男子用耳棒或耳盤，耳棒用竹管製成。耳盤以螺鈿製成。女子常用貝質耳軸、耳板或貝珠耳墜。頸飾：男用貝錢項圈，以藤編長帶作圈，上釘四個貝錢；婦女則以白色長方形的貝片串成貝片項鍊。臂飾：男子才有臂飾，表示英勇，有銅、也有以野豬牙做成。腕飾：有二種，一為貝珠，一為銅；貝珠串成的腕飾男女通用，銅手鐲由外族導入，為女性使用。腰飾：有珠串腰飾和腰鈴，舞蹈時佩帶。腿飾：形狀、結構與腰飾相同，只是尺寸較小。

(三)飲食：傳統泰雅社會是自給自足的社會，因此，一切食物都由自給。主要食物是農產品、漁獵物和採集物，以粟、甘藷、芋頭為主食，獸肉、溪魚、採集來的野菜為副食。

烹調工具，早期沒有鐵鍋和陶鍋，因此烹調術只有火燜、火烤、石燜、竹煮等法，竹煮即今之竹筒飯的製作法。

每家家內有爐灶，早期為由三個石頭砌成的三石灶，取火甚為簡便，以火石打擊產生火星，火星點著火棉，吹火棉就可得火焰。古時有保持火種的習俗，不讓爐火熄滅。

嗜好品主要是煙和酒，泰雅人不吃檳榔。早期菸是自己種的，菸葉曬乾後就可捲吸。酒亦自己以粟釀造，自製發酵酒藥。飲酒前，泰雅人想到神靈，先行酒祭，在杯中用指蘸酒撒出，口中唸 *ngis*，以調適陰陽二界。

一般好的食物如肉、魚，都以老人和小孩為先，然後才能輪到其他的人，顯示泰雅對老人的尊敬和小孩的愛護。

(四)居住：泰雅族的建築以家屋為主，穀倉、鷄舍等為副，在山田裏常搭建簡單的耕作工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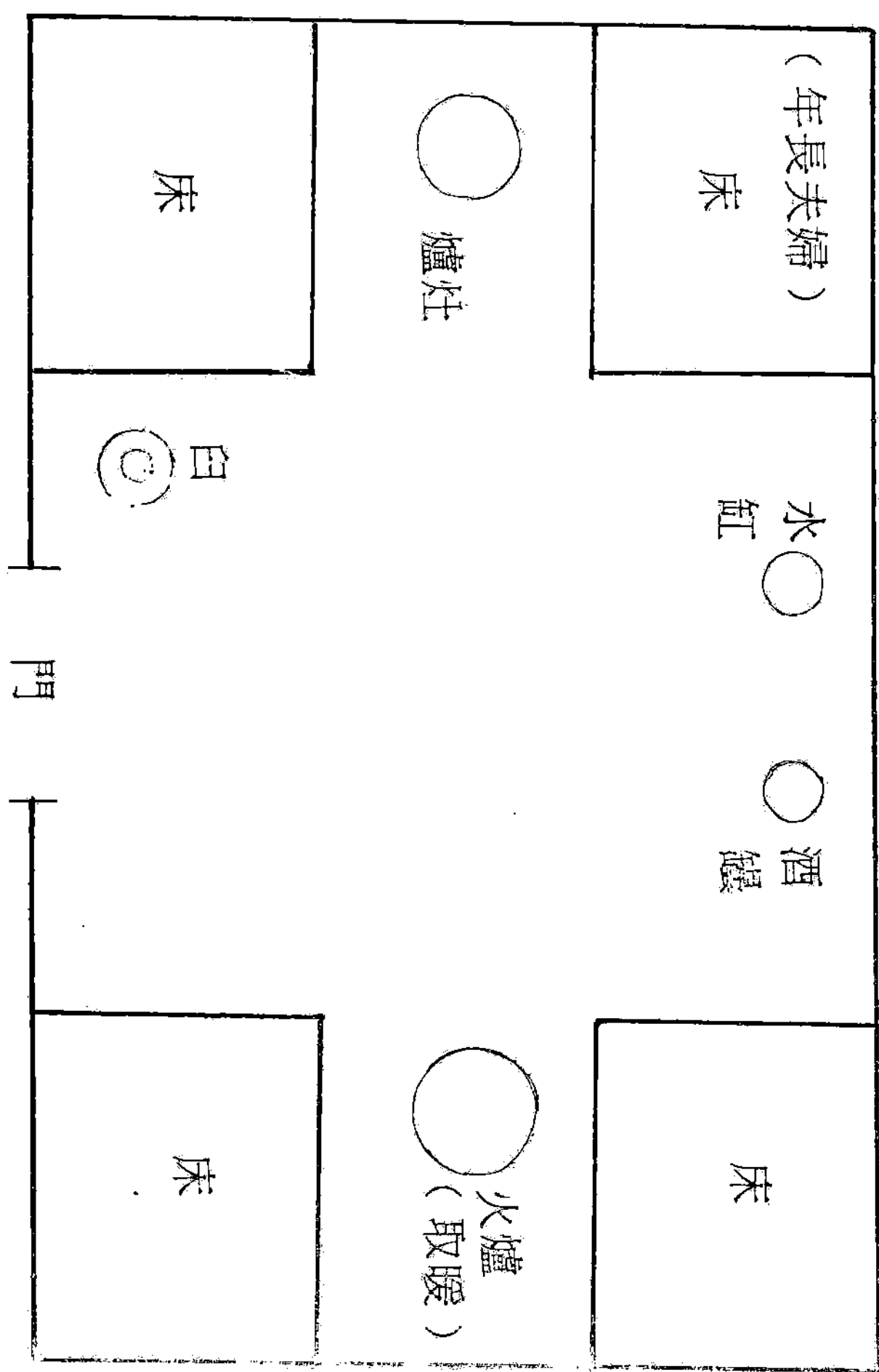
傳統的家屋均為山牆式，半穴居。由於泰雅族人以小家庭制度為主，因此，家屋的建築也較小，沒有阿美族的大型住屋。一般家屋的架構分為屋頂、支柱和牆壁，屋頂由兩個斜坡構成，屋頂的梁、棟、楣和支柱多以木頭為材，屋頂蓋以石板或茅草，牆壁分為內牆和外牆，內牆靠屋內，外牆在屋外，中間隔以竹柱，內牆以竹子編排

而成，在竹牆的外側排列木柴，用以擋風，成為外牆，牆上開有窗戶。

泰雅人的穀倉是樁上建築，離地約一公尺，可防潮也可避鼠。形似家屋，四壁用木板，屋頂蓋石板，建於家屋附近，避免外人進入。雞舍很普遍，形似穀倉，但為著地的小建築，頂與四壁皆為竹子。

古代泰雅人還有青年會所，為樁上建築，建於半穴中，以茅草為頂。男青年婚前居住其中，一則使家中兄妹分床而睡，再則具有守護作用。

泰雅室內布置平面示意图



(五)運輸與交通：傳統道路可分為社路和獵路兩種。社路是部落與部落間之通道，自清代以來，由官方督修，路寬暢，較寬的有二公尺，窄的僅供一人通過。獵路是因打獵經過踐踏成路，多僅容一人，甚至僅可一足通行，

山胞攀岩涉水，悉依自然，時時需要跳岩越木、斬草移石。

深谷危岩，或跨越溪水，也有架橋和過溜的設備，橋有獨木橋、竹橋和藤橋。藤橋搭建在危岩深谷之間，用藤皮打成粗藤索，左右兩條並行懸於兩岸間，兩端固定在山岩上，再於其下隔一點五公尺至二公尺距離，以同樣方法平行懸藤索兩條，在這並行的藤索間，以藤蔓交穿成寬網而成吊橋。

泰雅人搬運悉以人力為主，搬運工具有背架、背筐、背網袋和竹筒，背架用以背乾柴，背筐為女性背農產品，背網為男人背獵物，竹筒用以裝水。搬運以頭頂和背負最為普遍。

水牛導入之後，泰雅人利用獸力而使用牛車，先為獨木輪，後為拼板輪或輻輪。

(六)音樂與舞蹈：泰雅音樂相當單純，樂器種類很少，只有口琴、竹笛和木琴。口琴為寬約一公分、長十公分左右的竹片，中央鑿細長孔，以有彈性的契形簧，固定其一端於長孔上端，竹片兩端有孔穿線。口琴的簧有單簧、雙簧、四簧和五簧，演奏時左手把口琴凸面向內銜在口中吹奏，右手輕輕拉動琴線以調節音色。竹笛是直的，長約三十公分，前面開四孔，後面開一孔。木琴以桐木製成，依照四簧口琴方式製作，有 Do、Mi、So、La 四個音，惟不甚普遍。

泰雅人熱愛唱歌，歌曲大體可分祭歌、酒歌和工作歌。歌與舞常結合在一起，祭歌大都是集體舞蹈時在室外合唱的歌曲，歌曲頭尾常附有低沉悠長音調的序曲與尾聲，歌曲常重複或間隔反覆，音調哀怨而單純。酒歌為飲宴時室內唱的歌曲，一般是一人獨唱或數人合唱，工作歌是在田間耕作時，或舂米時所唱的鋤草歌、杵歌。

舞蹈多以歌聲調節舞步，可分為祭舞和酒舞。祭舞以部落或祭團為單位，數十人男女合舞，互相交叉攜手，成一字平陣或環陣。酒舞由三、四人並肩而舞或對舞，舞時婦女口中銜著口琴，上身左右搖動，右足踢起，左足一躍，富有表演意味。

(七)農耕：泰雅族傳統的農耕是山田燒墾，也就是我國古代的「刀耕火種」。一塊耕地經選擇後，大體上選山坡地，就將地上的樹木雜草砍倒，經過曬乾再用火來燒，將地上的樹草燒成灰燼，再整地，將地上的樹根、石塊

加以清理，就可種植，不施肥，經過數年的種植，地力已盡，則行休耕或棄耕，數年之後，可再開墾種植，也就是所謂的輪耕制。

泰雅人農作物傳統的粟為中心，是主要糧食。其他甘藷、芋頭、各種水果都種植在一塊土地上。農耕主要工作者是婦女，男子只是幫助粗重的工作。傳統農具是小手鋤和掘棒。一年的農事以粟為主，從播種、間苗到收穫，有一連串的祭儀，泰雅人視粟為神聖的作物。（註五）

（八）狩獵：狩獵是僅次於農耕的生產方法，在泰雅社會中具有特殊意義，為男性所獨有，不准婦女參與，也促進泰雅男士尚武的精神。主要獵物有山豬、山羌、山羊、猴子、穿山甲、飛鼠和鳥類。

狩獵可分為平時和祭典兩型。平時農閒期間，男士可單獨到獵物出沒處裝設陷阱，或是集體組隊捕獵獵物。祭典則在豐年祭之前，祭團成員組成獵團，前往山區捕獵，所得獵獲作為祭典期間食用。

普通一個十歲大的男孩就隨父兄參加獵團到獵區，學裝陷阱和捕獵的技巧，直到他們獵到第一隻野獸之後，才被視為真正的獵人。獵人有許多禁忌，如出獵前要占卜、獵具不能讓婦女碰觸等。

泰雅人主要的獵具是弓箭、佩刀、刺槍、火鎗和陷阱，箭頭原以竹製，後用鐵製，刺槍亦然，槍頭有雙倒鉤、單倒鉤和多倒鉤，也有脫頭槍，射中獵物後，槍頭和槍桿分開，但有繩子連接，獵物拖著槍桿跑，行動不便，易於捕捉。火槍清代由平埔族傳入，陷阱種類很多，以陷阱和陷索為主。

（九）漁撈：漁撈是泰雅人次要的生產方式，其目的在增加水中動物的食物和水上趣味性的活動。泰雅族主要居住在山區，因此多在山溪捕魚。

捕魚各部落都有明確的魚界，甚至同一部落內的各個祭團也有自己專屬捕魚的河流。水中各種魚類如蝦子、螃蟹和龜都是泰雅人漁撈的對象。

捕魚可分為個人和團體兩種，個人隨興趣隨時皆可捕魚，團體捕魚則是全部落的活動，用魚藤汁來麻醉魚類，然後捕捉。每年夏季舉行，參加的人都可分到一份魚獲。

個人獨自性的捕魚，古時有以箭射魚，因為水清見底，可清楚看到水中游魚，大部分用魚筌來捕捉。有時將支流用石頭堵起來留一出口，在口上設置畚箕以便捉魚。自己捕得之魚，除自家食用外，多饋贈親友鄰居。

(十)飼養：泰雅人傳統上有飼養動物的習慣，最重要的飼養物は狗、豬、雞和牛。

狗是泰雅獵人不可少的助獵者，每家都養幾隻，也有養七、八隻之多。狗沒有一定的住所，普通養狗人家在門上挖一洞，供狗自由出入。外出打獵時，狗常睡在人旁邊。除打獵外，狗平常多與主人在一起，上山工作或到溪邊捕魚，亦多跟隨主人。狗亦可借用和借養，借用（養）的狗捕到獵物，與原主人平分。狗在泰雅社會中很受重視，他們嚴禁吃狗肉，狗老死後則挖土埋葬。

豬是泰雅人主要的飼養物，養豬是婦女的工作。原先養豬是「放山豬」，任其在外遊蕩亂跑，後來才建豬欄；泰雅人自己會閹豬，相傳是向平地人學來的。古時祭祀都要用豬，豬作犧牲而祈求祖靈的保佑。結婚也要用豬作為聘禮，婚宴中也要殺豬。除宴會中食用之外，還要分給有關親友。

雞是普遍的飼養物，除肉食外，可祭祀神靈，亦可作為貨幣使用，與人交換器物。

牛是晚期導入的家畜，用作耕田和拉牛車。（註六）

(十一)竹藤編器：竹藤編織在臺灣各土著族中極為普遍，所編器物多為實用之容器。泰雅族的編織尤為出色，使用多種編器，此亦為泰雅文化中之特色。

竹藤材料取自於山林，十分方便。使用工具也十分簡單，主要是一把短彎刀、一個錐子和一個小木鑽。編織是男性的專業，男孩十一、二歲就開始學習編織，每個男子都會編織。

編器包括底、身和口緣等三部分，故編織技術主要可分為編織法、起底法和修緣法。技法有方格、斜紋、六角、柳條等交編、絞織及螺旋等編法。

編器形制多與用途有關，如搬運用的背筐、攜帶煙草煙斗的藤包、儲存用的藤簍、盛物用的糧食盒、濾酒器、肉籩、笊、小藤筐、圓箕、漁獵用的魚籠、魚筌，以及裝飾用的藤帽、貝珠筒帽、腿飾、腰飾等。

(三)紡織：泰雅族的紡織非常出色，昔日少女大約在十五歲開始隨著母親或兄嫂學習織布，出嫁之前一定要學會織布，織布機也是不可缺的嫁粧。且善於織布的婦女較受到族人尊敬，很有社會地位。

織布主要材料是苧麻，種麻是婦女的工作。紡織用的麻線整理過程相當繁複，要經過割麻、剝麻和刷麻等手續，然後將麻紡績成線，再經煮線、整理之後就可織布。織機為平地腰機型，織機夾布板兩端掛於織婦腰際，經線之尾端繞結於經線筒上，以兩足蹬之。織成的布大略可分為純白麻布、白褐相間的平行條紋麻布和在白麻布上摻上有色麻（或絨）線而織成的花布。白布製工作服、條紋布做少年的禮服，而花布常是製作上衣、被單、披肩、綁腿、肚兜及腰帶的材料。

夾織也是泰雅人織布的特色，在織布過程中插入有色的緯線而造成不同的圖樣。泰雅人喜歡的顏色是紅、黑、藍等色，主要的圖樣有條紋、Z字紋、方格紋和三角形及菱形紋等幾何圖花紋。

四、社會組織

(一)家族與親族：泰雅族的親族原則為父系繼承，婚姻是嫁娶婚，子女從父居，無姓氏制，但有連名制，連父名為常則。

家庭以小家庭為主，家庭分子常為二代，即父母與子女，當子女長大，女嫁子娶，另立新家，幼子則隨父母養老，父母死，幼子繼承父母家屋，但仍以長兄為家長，而形成聯合家族。

大於家族的親屬團體，從功能上來分有四種：

1. 祭祀與禁忌團體：多為泛血族群而參加同一農耕祭祀團體，共同遵守習慣法與禁忌的團體，稱為「gaga」。

其範圍大小不一，有同一部落為一祭團，有數部落為一祭團，但亦有數祭團組成一部落。

2. 同祖近親群：同高祖之近親群，其同輩之從兄弟之間為禁婚範圍。

3. 血親喪服群：以一小家族為單位，即每一父母子女關係所形成父母雙方親族群，在父方為同高祖群，在母方為同曾祖群，兩族間有服喪和禁婚之義務。

(二)部落制度：部落為地域團體，常與祭團、獵團和罪責團體有關，其組織形態與移住歷史或居住方式而異，一般可分兩級，一為包含小聚落的部落單位，一為同一河流域攻守同盟的超部落組織，可稱之為聯盟。

部落領袖常由祭團之司祭或獵團的首長擔任，部落中若有幾個祭團，則以強大的祭團祭司擔任部落頭目。頭目多為才能領袖，但亦有世襲，世襲則以長子承繼為基本法則。

頭目下有部落長老會議，可分兩種，其一是由頭目的副手和其他祭團首長聯合會議，另一為全部落各家家長皆可出席之部落大會。大會決定部落中重要事務，如戰爭、祭祀和解決紛爭。

部落聯盟有盟長之推選。一般以大部落之頭目擔任，主要功能是分配經濟利益，防衛同河諸部落之安全。

平時各部落獨立各不干涉，有部落與部落之間發生問題或外族入侵之際，盟主長有召集各部落和主持會議之權。（註七）

(三)生命禮俗：泰雅人喜歡多子多孫，也有重生男的習俗，相信子女是神靈所賜。嬰兒出生後用竹刀切斷臍帶，胎胞埋於床下。產後十天，產母抱嬰兒出門見天日，並舉行禳除惡靈侵擾的儀式，以保嬰兒平安。然後擇定日期舉行慶生禮，親屬歡聚一堂，並為嬰兒命名，有一定的名譜，男女有別，男名如 Yukung、Pino，女名如 Ipai、Kitau，並行父子（母女）連名制。

結婚由男方主動，請媒人向女家求婚，女家答應後由男家向女家送聘禮，身價高者要珠衣裙數十件、布數十匹。送聘由媒人主持，兩家主人作「水誓」，媒人手持一瓢水向神靈祈禱，雙方主婚人用食指浸水中表示不悔，次日迎親，歡宴親友賓客。

死亡是因為靈魂出竅不歸，有善終和惡死之分。善終者盛裝，屈其手足於胸前，作蹲踞狀，並用布將屍體包起來，用帶縛緊，並在死者床下掘一圓穴，深五、六尺，由近親將屍體埋在穴內。一般面向河岸，並以刀及煙斗隨葬，然後蓋一石板，覆土平穴。喪家有守喪的習俗，不喝酒、不歌舞，一月後送靈除喪，死者送往靈鄉，親友一同到喪家喝酒，從此恢復正常。

（四）婚姻習俗：泰雅人認為結婚的目的是繁殖後代、享受天倫之樂，以及養兒防老。

理想的對象，男女大致相同，一個理想的丈夫最重要的條件是心地善良、守規矩、勤奮和勇敢；一個理想的妻子要很會織布、工作勤勞、心好而沉默。結婚年齡男女都在二十歲左右，但有早婚現象。古代女子要文面後才有資格結婚，男子亦同。而男子要參加戰爭後才准黥面。

泰雅青年可自由戀愛，但不能有越軌行為，否則應殺豬賠罪。結婚要徵得雙方家長同意，由男方向女方求婚，決定時間，男女全祭團的成員都出去打豬，男女雙方家裏準備釀酒，半月後，肉多酒醇，即可舉行婚禮。在新郎家舉行，飲酒作樂長達三天。結婚的聘禮大部分用貝幣或貝珠綴織的珠衣，以及數頭豬，嫁粧除新娘自己的東西外，尚有新郎用的刀、槍、弓箭等。

泰雅人以嫁娶婚為常態，偶爾，因女家無男孩而行招贅婚，古時尚有搶婚習俗。

（五）祖靈信仰：泰雅人對超自然的存在，只有一個泛稱「魯督」（*ludux*），設有生靈、鬼魂、神祇或祖靈之分，更設有個別的神名。「魯督」即是超自然的全體，也是個別的存在。

泰雅人相信人有魯督，如人的脈搏、影子皆稱「魯督」。人死後，「魯督」就離軀體而言，但軀體在未腐爛之前，「魯督」仍留在村落附近，待軀體腐爛之後，「魯督」才離人世而赴靈界，死後的生活完全和人在世時生活相同。

魯督有善惡之分，自然死亡的人，他的靈魂就是善靈。死於非命的人就成為惡靈，常在死亡地附近躊躇而不回靈界，也不受人祭祀，所以給人災害，如生病或失魂等即惡靈所為。善靈是自然死亡的祖先，是子孫的監護者，對子孫有保佑也有責罰，視子孫能否遵守祖先規定而言，祖先的規矩叫「*esaga*」，包括道德規範和祭祀禁忌等，所以泰雅族人為求得平安、豐收，都要遵守祖先所立的傳統，否則即有災害。泰雅人的宇宙是由「魯督」和「人」組成，祖靈魯督支配著人類，人類只有服從祖靈的旨意，傳統的泰雅人一直生活在祖靈的庇蔭之下。

（六）巫師：泰雅人認為人之所以生病是違背祖訓，以至於受祖靈的懲罰，或得罪惡鬼、惡鬼作祟。為了治病，



因此請巫醫舉行醫病的儀式，來慰解祖靈，以求赦罪或驅鬼。

巫醫多為女性，為人治病時先行占卜，坐在病人旁邊，取出占卜道具，一根竹竿和一粒珠子，將珠子固定在竹竿上，用手搨之，若能固定則可斷定病人得病原因，即可祈求祖靈赦免。占卜之後，巫醫取出菖蒲根，用口輕輕咬去根端，擦拭病人額頭或其他患部，同時唸祈禱詞祈求赦罪，或請祖靈驅除作祟之鬼靈。禱告之後，以小米撒祭祖靈，先由患者在小米上吹氣，然後由巫醫撒於門外。

巫醫一般稱其為巫婆，除治病外，也能找尋失物，所作法術多為行善助人。但也有會害人作黑巫術（mahoni）的巫師，若為族人發現，則處之以焚刑。

第三節 賽夏族

一、歷史淵源

賽夏族人自稱 *Saishiat*，其意為人或血族，在人口上一直是臺灣本島土著族中最小的一支。（註八）根據賽夏族人的傳說，原有分布地區曾經北至桃園縣、南至苗栗縣與臺中縣交界，這一廣闊的山地區域都是賽夏人的生活空間。後來由於受到泰雅族和漢人拓展的影響，迫使賽夏族人不斷的遷徙，而僅分布於苗栗縣和新竹縣交界一帶山區，而以鵝公髻山和橫屏背山的脊線為中心，將之分為南北兩群，這種地域上的差異也造成人文上的不同。北群的賽夏族，是現在新竹縣五峰鄉地區的賽夏族，處於優勢人口泰雅族附近，因此受泰雅文化影響至為深刻。在語言上，泰雅語已取代賽夏語為日常使用的語言；同時，南群分布在苗栗縣境內的賽夏人，受客家人的影響，所以南庄的賽夏人都會講客家話，除幾個純賽夏族的部落仍以賽夏語為日常語言外，與客家人雜處的聚落多以客家話為主。

由於歷史的變遷及地域的限制，對南群和北群有不同的影響，使得北群的賽夏人泰雅化、南群的賽夏人客家

化。而光復之後在行政區的劃分上也有差異，北群的五峰鄉被列入山地管制區，屬於山地鄉的範圍，北群的賽夏人成為山地山胞。南群的南庄鄉與獅潭鄉由於地屬平地普通鄉鎮，所以南群的賽夏人是平地山胞。這種山地與平地的差別，不但影響兩群在政治、經濟發展的資源與條件，同時也影響到兩群與外界社會間的關係。

二、人口與分布

賽夏族人口在臺灣土著族中僅比蘭嶼島的雅美族為多，但在本島卻是最少的一族。民國二十五年，人口為一千六百八十九人，五十四年，增加到二千八百五十七人，七十四年，根據民政廳統計，賽夏人口已增到三千八百一十六人。（註九）七十八年，人口數為四千三百四十五人。（註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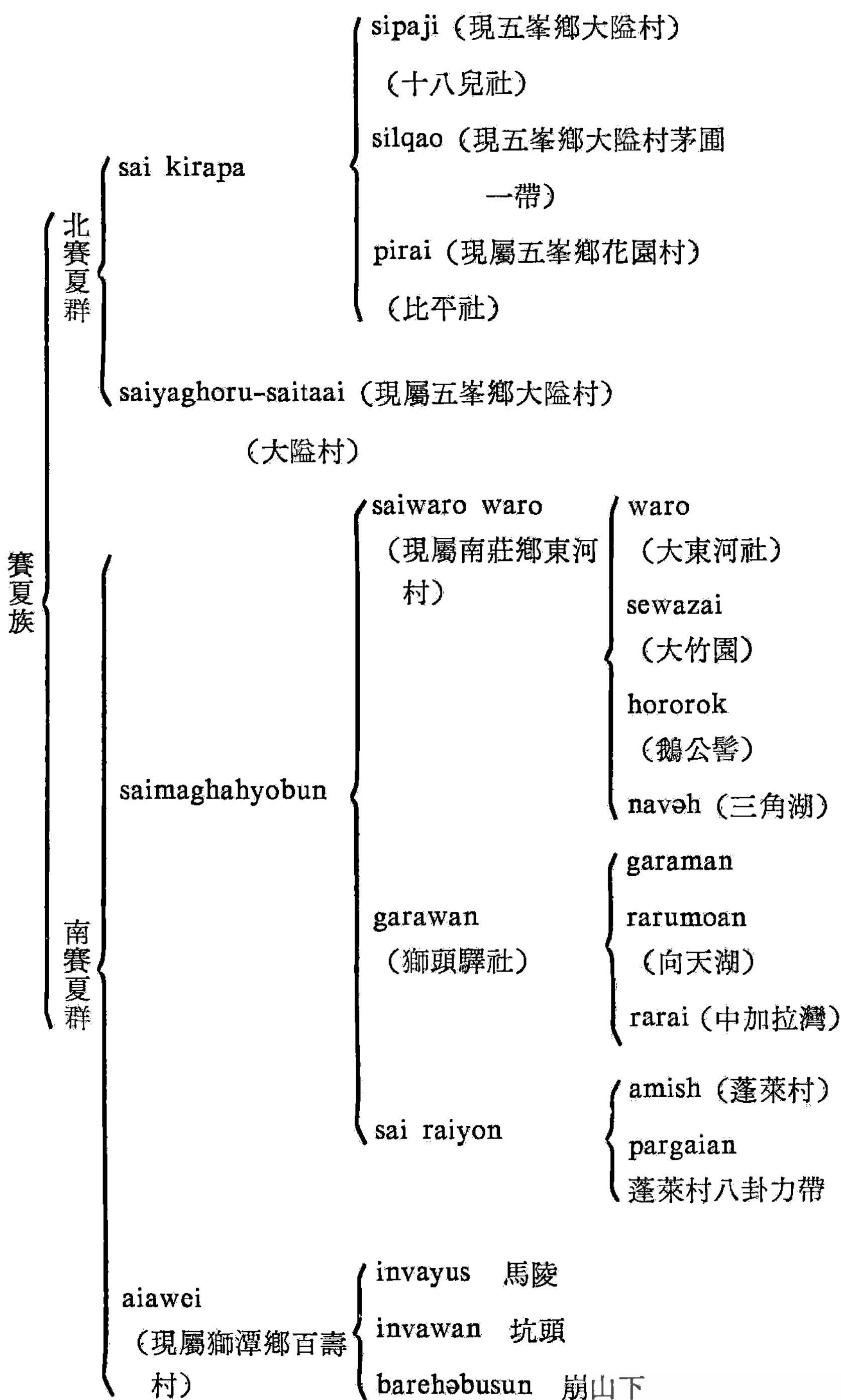
賽夏族的分布根據衛惠林教授的研究，（註一一）將其分為兩個攻守同盟（相當於南群北群），共有六個大部落，其下再分二十聚落，其系統如下：（表二）

表二 早期賽夏族部落系統表		
aha wawa 攻守同盟	aha asan 部落	aha kinatsayan 村落單位
sai kirapa 北群	sai rakus	takarao
		rakus
		samsamaon
		rarawajan
		malmarao
	sai rojoxa	<div> xalxados </div> <div> rojoxa </div>
sai maxah- jobon 南群	sai siobo	orao
		maorakan
	sai waro	waro
		sawazai
		ororok
		xabux
	sai garan	garawan
		rarumoan
		rarai
	sai rain	rain
		sopin
		rapuari
		amisi

三、生活方式

表三 近期賽夏族部落系統表

由於遷徙，現在有些部落已合併，有的成廢社。因此產生新的分布，（註一二）以下列出近期賽夏族部落簡



居住區域內如上坪溪、大東河及其支流為範圍。飼養則與其他土著族一樣，但在大東河地區有養蜂的習慣，不同的生產方式提供賽夏人豐富的食物。

賽夏族以旱稻 (patai) 為主要食糧，其次為粟 (tatasisi)、甘藷 (aupel)、山芋 (sako)、玉米 (pasaxe) 等。米和小米煮成乾飯，糯米、糯粟搗成糲餐，是祭儀中不可缺的祭品。賽夏人平常多素食，以鹽、辣椒、蜂蜜為調味品。

打獵、捕魚和飼養是主要肉類來源，獵肉有山豬、鹿、羌、山羊、竹雞等。魚類有鯉 (kapin)、鰻 (tala)、蟹 (karan)、蝦 (oeson) 等。飼養有豬、雞等，在祭日或飲宴時食用。

賽夏族的嗜好品有煙和酒，菸是自己種的，酒亦自己製作。因材料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酒，如小米酒 (pinotata)、米酒 (pinopazai)、山藜酒 (pinailian) 等。

(二)衣飾：衣服材料以麻布為主，自己紡織，亦有向漢人購買棉布，衣服種類從頭到腳主要有下列數項：

1. 頭巾 (alulus)：以黑布為之，長約一公尺。
2. 上衣：有二種，一為長達膝部的對襟上衣，由兩幅麻布對折縫成，背部縫合，前面對開，兩邊上方留袖口，腋下縫合，背部與前下部夾織花紋，另一為帶袖的長袍。
3. 背心：由兩幅布二折而縫成，前後夾織花紋，男女通穿。
4. 胸衣：一塊菱形方布，夾織花紋，男女皆有。
5. 腰帶：有花紋的腰帶，束在上衣。
6. 披肩：由兩幅麻布縫成，老年人冬天披用。
7. 腰裙：男女皆有，以黑棉布製成。
8. 丁字帶：男用。
9. 綁腿：女用。以深色棉布製成，長方形綁在膝部，其下緣綴以小鈴，祭典時穿著。

賽夏人自頭至腳亦有各種飾物：

1. 頭飾：男女皆有，以籐皮或麻編帶爲底綴以貝片、螺鈿及貝珠。
2. 耳飾：有插在耳孔的竹管耳軸，插在耳孔的貝板或骨板耳盤，以及掛在耳上長方形貝片串成的耳墜。
3. 頸飾：戴在頸上的貝珠、貝片、琉璃珠等綴成的帶狀飾物。
4. 胸飾：掛在胸前的飾物，用貝殼、琉璃珠、人牙、豬牙串成。
5. 腰飾：用麻綿織成的腰帶。
6. 臀飾、背響：祭典時舞蹈中使用。
7. 其他尚有腿飾、腕飾等。

(三)居住：賽夏人往往三兩家爲一小聚落，在山坡或小臺地上形成散村。住屋以竹、木、籐爲材，屋基爲長方形，以圓木搭架，頂多爲兩坡式或單坡斜面，以竹垣蓋頂，以竹片或茅桿爲牆。門開在中央，左右開側門。附屬建築有倉庫、畜舍，倉庫由四木樁構成的干欄式建築，樁上部有隔鼠板。

屋內的設施，氏族宗家在中柱附近掛祖靈袋，門外牆上掛獸骨；灶設在室內中央或左上角，以三塊石頭爲灶；床設在牆角，床頭用竹屏隔開。

四、社會組織

(一)家族：賽夏族社會爲從父居的父系社會，以大家族爲其理想形態，一個家族中常是三代同堂，近年來已趨於小家庭，但長子或幼子婚後與父母同住。其他婚後則另立小家庭。家中以男性尊長爲家長，父親過世，叔或長兄都可成爲家長。

家族是一個同居、共財、共勞和共食的社會單位，家族財產以不分割爲原則，兄弟分居，但財產仍保持於原家。若分家絕嗣或孤兒無依，可再返原家。

(二)氏族：賽夏爲父系氏族社會，氏族 (aha sinrahio) 有圖騰名號，全族共有十五氏族，其中十二氏族分別

屬於五個聯族，其他三個為孤立氏族，其系統表和氏族名號或漢姓如下：（表四）

表四 賽夏氏族系統及名號與漢姓表

聯族	mamajaxa	氏族	sinrahio
tautauwazai	{	tautauwazai	豆 趙
		tataisə	絲
		saitebora'an	獅 籐
vavai	{	vavai	風
		saʔavan	潘
		kasiamus	根
kaibaibao	{	kaibaibao	高
		sainaʔasu	芎
hajavan	{	hajavan	夏
		kalkaran	蟹
titiron	{	titiron	朱 珠
		butbutol	狐
		tanohera	日
		kamurarai	蟾
		miŋrakus	樟
尚有膜血二氏族已絕滅			
		tabtabirao	膜
		karukaramo	血

賽夏北部群的各社中，以豆趙和朱珠二氏族最為繁榮，即南部群中以風與高姓為最多。

賽夏氏族制度主要功能有五：1. 外婚單位：同氏族禁婚。2. 司祭權：重要祭儀的司祭權是世襲的，分屬於各主要氏族。3. 命名：每一氏族有自己的名譜。4. 土地共有單位。5. 共責團體：若有人犯罪，族人負有連帶責任。

(三) 部落：賽夏族的地域社會與親族社會互相錯綜，因此各氏族的分子分散住在淺山地區，沿河的兩岸，形成若干零星的村落，每一村落由三五家，多至十餘家組成一個聚落，稱為 *aha rto*，較大的地域單位可稱為村落 (*kinatsanan*)，這一單位往往與各民族分出的祭祀團體或地方化的亞氏族 (*aha kasialan*) 相一致。一個部落是由數個村落單位聯合而成，稱為 *aha asan*，是地域團體，也是政治單位，相當一個「社」。有共同的首長(頭目)，有氏族的長老會議，作為部落的決策機構，並以山峰和河流為固定疆界。部落與部落之間並組織同一大河流域的

攻守同盟，過去曾有四個同盟 (aha bujunio)，每一同盟推選一位共同領袖或總頭目，設同盟首長會議，討論戰爭、祭儀和土地等問題。

五、信仰與禮俗

賽夏族信仰中心是祖靈崇拜與巫術信仰，歲時祭儀以農耕儀禮為中心，兩大農耕儀禮播種與收割之前有巫術性的祭儀，結束時舉行祖靈祭 (pas vake)，向祖靈感恩和祈年。

另一個宗教上的特色是矮靈崇拜或矮靈祭 (pas tsai)，崇拜異族的矮靈為對象。矮靈祭原為每年一祭，日據時期改為兩年一祭，每十年一大祭，傳說矮靈住在東方的河上，祭時須隆重的請來。

祭儀有家祭與社祭之分，家祭在每家個別舉行，社祭則由同一地域團體聯合舉行，輪流由各家充當司祭。主要的祭儀有下列數種：

1. 開墾祭：開墾新的農地。
2. 播種祭：有家祭與社祭之分，作祭田，祈豐收。
3. 播種祖靈祭：播種後祭祖先。
4. 收割祭：作物成熟時舉行。
5. 入倉祭：新穀入倉時舉行。
6. 薦新祭或稱開倉祭：從倉中取出新穀搗而食之。
7. 收割祖靈祭：收割後感謝祖靈保佑。
8. 敵首祭：從前約在新曆六月份，播種之前舉行獵頭，獵頭成功就舉行敵首祭 (pas ara)。
9. 矮靈祭：賽夏人對矮靈抱有恩怨雙重心理。矮人曾幫助賽夏人，是賽夏人的恩人，但亦凌辱與調戲賽夏人，賽夏人憤而殺之，自此歉收不平安，故而舉行矮靈祭。整個儀式分成三部分主要儀節，迎矮靈、娛矮靈和送矮靈，而以娛矮靈為祭儀的中心。矮靈祭時全族參加，由朱姓宗家擔任司祭，全部祭期計有六

天。（註一三）

賽夏族是父系社會，也是個弱小的族群，因此防禦很重要，所以重男輕女。婦女懷孕後與其夫共同遵守禁忌，如不參加祭儀、不食獸類心臟、夫不參加出草、女不能摸獵具、生產時由丈夫抱產婦之腰、由女性長輩接生、臍帶用竹刀割下置於小竹筒內由產母收藏、胎盤埋於室外、出生後三日向岳家報信。出生後第六天由家長為嬰兒命名，各氏族有古名三五個，長子常襲祖父名，其餘避與父兄同名。

滿月後，嬰兒由父母抱至外祖父母家省親，由外家贈送禮物。嬰兒到兩歲左右斷奶，試食米飯，由家長舉行祭祖靈祭儀，向祖靈獻酒，一為小兒祝福。三、四歲時穿耳，自十歲左右開始接受各種訓練，到十八、九歲時即成年，參加成年禮，即在敵首祭時舉行。昔時有敵首，青年飲祭敵首之酒，取得成年資格，參加舞蹈。成年祭前後舉行毀飾，如打牙、文面。

男子成年後二十到三十歲，女子十七、八到二十歲左右為適婚年齡。男家主動，選定對象後，請長輩向女家提婚，互換煙斗以示許婚，訂婚二、三年後結婚。

結婚前二、三天，新郎家釀酒，請女方親族與新娘至男方看禮物與飲宴，新郎並贈送珠裙一件與新娘兄弟為禮。結婚日由男家親屬二、三人盛裝攜糕酒飾物至女家迎親。到男家後新娘在男家作儀式性的家事，如打掃室內、到水泉提水煮飯。次日，男家親屬隨新婚夫婦回門，女家酒宴雙方親屬直至深夜，男家親屬全在女家住宿。又次日，新娘、新郎共座席上，由女家家長訓話，女家長斟酒一杯給新婦即席飲之，然後男方親屬始回，而新夫婦留在岳家，有服役婚的意義。直到祖靈祭前，新夫婦才回男家，參加祖靈祭，並由新郎的父親以祭糕一塊給新婦食用，表示正式加入男家氏族，成為男家的一員。

賽夏人認為靈魂離開身軀表示死亡，死有凶死和善死之分。凶死者就地埋葬，善死者於彌留時將其從床上移於地上，家人為其沐浴、穿衣，然後扶起坐姿，兩腿曲於胸前，以番布包之，並以飯數粒塞於死者之口為之辭食。一般在當日埋葬，生前之遺物除武器外皆隨葬。

埋葬後三天，家人殺雞、蒸糯米飯往墓前祭拜，相當於平地人的巡山，祭後全體家人共食。第四天家中男子出獵，獵歸改火，大家一起共食並解除喪服。爲對死者懷念與尊敬，家人在一年內不唱歌、不高聲言笑，並禁忌參加農耕祭儀，以表守孝。

第四節 阿美族

一、歷史淵源

阿美族是臺灣土著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北部阿美自稱 *pautsax*，南部阿美自稱 *Amis*。前者使用範圍較後者爲廣，因此早期學者有以 *Pautsax* 爲其族名，由於官方以阿美（阿眉）*Ami* 爲族名，故今以阿美稱之。*Pautsax* 有人種、血統、同族和民族的意思。*Amis* 爲北方之意，本爲其南方之部族卑南族 *Puyuma* 稱北方居住者的稱呼，如一般的稱謂——北方人或北佬。當阿美人與其居南方諸族言明其身分時，稱北方人 *Amis*，因此使用 *Ami* 爲族名，大多只限於臺東附近的阿美族，花蓮一帶皆以 *Pautsax* 爲族名。

阿美族分布於臺灣東岸，漢人在東部地區開發較晚，清代稱爲「後山」。據阿美族的傳說，他們是從南方島嶼叫 *Sainayasar*（今綠島）來的，在秀姑巒溪溪口上岸並定居，有些部落民眾向西沿秀姑巒溪到臺東縱谷，北上到奇萊平原、花蓮一帶。這個傳說說明阿美族是外來的，而且是從南邊的島嶼上來的。（註一四）

荷蘭人占據時期已與阿美族有接觸，並向其收稅。清初康熙年間，已有歸附之紀錄，〈諸羅縣志〉番志條記載：「康熙三十四年新附生番九社：崇爻社、芝舞蘭社、芝密社、猫丹社、筠榔榔社、多難社、水輩社、薄薄社、竹腳宣社」。

嘉慶年間，已有漢人移住東部。光緒三年，廣東汕頭設招墾局，募潮民運臺墾荒，據大港、大莊、客人城八百餘人，漢人移住阿美區域人口增加，導入耕牛，促進阿美人農耕文化的發展。人口的增加，成爲臺灣土著各族

中最大的一族。（註一五）

二、人口與分布

阿美族的人口一直在增加，日據時期就有詳細的紀錄。見下表：（表五）

表五 阿美族人口增加表

年 度	戶 數	男	女	計
民國元年	四、五〇七	一六、五一四	一六、二六九	三二、七八三
民國十年	四、八三五	一八、七二二	一八、八一九	三七、五四一
民國二十年	五、六九三	二二、一九六	二二、九九一	四四、一八七
民國三十年	七、六三六	二六、七八六	二六、九八八	五三、七七四
民國五十三年	一三、四八一	四五、五四九	四四、二五三	八九、八〇二

資料來源：王人英：《臺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民國五十六年），頁三九—四〇。

從上表中的數字就可看出阿美族人口一直在增加中，至今已增至十二萬餘人。

阿美族分布於臺灣東部花蓮、臺東兩縣的平原上，昔日民族學者以其地域、習俗、語言之差異將其分爲五個地域群體，即南勢、秀姑巒、海岸、卑南（臺東）和恆春。而後學者將其分爲北中南三群，衛惠林教授以親族組織形態將其分爲南北兩群，現以傳統五群的分類說明其分布於下：

(一)南勢阿美：南勢阿美是阿美族最北的一群，在今花蓮市附近，與其毗鄰而居的是泰雅族泰魯閣群，和後期遷入的宜蘭噶瑪蘭平埔族。舊稱「南勢番」或「南世番」，昔有七社，即荳蘭、薄薄、里漏、七腳川、扨扨、飽干和歸化(Sakor)。

(二)秀姑巒阿美：秀姑巒阿美為中部阿美族，地處新港以北、鳳林以南海岸山脈以西，中央山脈以東之地區內。主要部落有太巴塢、馬太安、奇密、拔仔等社，秀姑巒阿美與泰雅族木瓜番和布農族丹蕃相鄰。

(三)海岸阿美：海岸阿美為中部阿美之海岸山脈以東，沿太平洋岸分布之阿美族。與外族接觸較少，主要部落有丁字漏、貓公、港口、靜埔、長光、白守蓮、成功等社。

(四)卑南阿美：卑南阿美是南部阿美主要族群，因其分布在臺東附近，因此又稱臺東阿美。卑南阿美與西南諸族如卑南族、布農族、排灣族、魯凱族以及來自南方和西方的平埔族毗鄰而居。主要部落有馬蘭、都巒、都歷、大馬武窟、小馬武窟、加只來等。

(五)恆春阿美：恆春阿美因原住恆春而得名。該群為阿美族最南一群，本為卑南阿美，但由於受其北方之排灣族與卑南族隔離，自成一群，人口最少。光緒初年，部分由恆春移至太麻里，而與卑南阿美毗鄰，現在大部分分布在大莊與公埔以南，海岸山脈以西地區，主要部落如屏東縣牡丹鄉的旭海。

三、生活方式

阿美族人居住在平原地區或靠近海邊的段丘，其生活方式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有密切的關係。

(一)飲食：阿美人花費極大多數的時間，利用其地理環境，配合天時，從事各種生產方式來取得食物，滿足其飲食欲望。大體上，其食物原料以植物性農作物為主，輔以漁獵所得和家養動物的肉類。其烹製方法以煮食為主，食具和炊具皆甚為簡單，有自製陶器，有自製鹽為調味品，酒、煙、檳榔等為嗜好品。阿美族的飲食情形略述於下：

阿美人的食物來源有二，一為自己生產的，另一為外來的，可由交易、饋贈而取得。自己生產者由耕種、捕

魚、狩獵、採集、飼養諸方面得之；由於食物的不同可分為動物性、植物性和礦物性三類食物。

植物性的食物：農業品中以前以甘藷和小米為主要食料，後來導入水稻遂取代小米，近年來稻米已取代小米的地位成為主食，其他農產品有旱稻、玉米、高粱、紅豆、綠豆、樹豆、豌豆、甘蔗、花生、香蕉、木瓜、橘子、番石榴、桃、茼、葱、白菜、葫蘆、絲瓜、蘿蔔等，以及嗜好品檳榔和煙。採集品可分陸上和海上，陸上有籐心、牛草心、桂竹筍、野鵝菜、野芹菜、小介菜、木耳，以及野生水果如野番石榴、桃子等。海生的植物有海藻、紫菜、髮菜等。

動物性食物：動物性食物主要來源是捕魚、飼養和打獵。狩獵盛行時期，獵肉是主要來源，近海的居民則以捕魚取代，飼養的動物有豬、牛、狗和雞。豬肉為常用食物，每當節日或重大事情，阿美族多殺豬，牛多不殺，死時食其肉；狗則用於狩獵，少有吃狗肉；雞則多食其肉不吃其卵。近年來導入火雞、鴨、鵝及羊，但未普及。

獵獲方面主要是山豬、羌最多，其次是鹿、山貓、野兔、松鼠和猴子。而各種山鳥和野雞也是常捕捉到的動物。魚類很多，近河的阿美人捕溪魚，近海的阿美人捕海魚，淡水魚中烏仔魚、蟹、蝦，海水魚類中有海鰻、章魚、龍蝦、紅魚等。採集的動物有山龜、蛇、青蛙、蚱蜢、蝸牛、田螺、河蚌、海蛤等。

礦物性的食物有鹽及石灰：阿美人昔日在海邊自己製造鹽，並於嚼檳榔時搽石灰少許。

外來的食物都從商店買來，如調味品醬油、味素、食油、罐頭、煙酒等。

至於飲食設備方面，阿美人在火柴未傳入之前，用打擊法和磨擦法取火。打擊法使用兩塊火石，或是一塊火石、一把火刀。磨擦生舊火用籐的細絲，搓成繩子，在石上快速搓拉，發熱生火。阿美人傳統上用三塊石頭堆成之石灶，今仍用於田脊或野外煮飯時，今日厨房多用漢式爐灶。薪柴有的從山上砍來，也有從海邊撿來，山上取來的雜木可用來圍籬，海邊撿來則多因颱風後，木頭從山上流到海中，海水沖上沙岸，撿回家即可使用。傳統炊器是陶鍋，阿美人自己製陶，炊器有陶鍋和陶甌，陶甌用於蒸飯。另有鐵鍋，有大中小之分，平常使用為小形，

有喜慶時用中型和大型，大型的鐵鍋直徑約一尺半，可用來製鹽。

在烹製方法上，阿美人原始食用食物的方法可分為生食和熟食，生食是食物未加燒煮而食用，如飲水、嚼檳榔、醃肉、小魚、菓實、瓜類、牛草心等皆能生吃。熟食的方法只有二種，一為用煮食、另一為用火烤；煮又可分為水煮、石煮和蒸，烤有烘烤、燻烤和煨。茲將較特別的石煮法簡介於下：

石煮法多在野外沒有鍋時用之，用檳榔樹皮製成一盛器，內置適量的水，加入欲煮的食物，選用卵石以火來燒。石頭經過半小時火燒後吸熱甚多，阿美人用木條將石頭撿到水中，水因石頭放熱而沸騰，食物亦因此而煮熟。

在飲食習慣上，阿美人平常一日三餐，晨四點半起床，由主婦起火燒早餐，五點吃早餐；中午多在上山吃飯，由十二、三歲的孩子在野外找野菜，由婦女在樹下搭一原始石灶，用鍋煮飯，午餐時野菜以手攝食，飯則用手握成飯糰；下午五點半左右，婦女帶孩子回家煮晚餐，到七點左右吃晚餐。

在節慶時，則喝酒、吃肉和糯米糕。在祭儀時忌吃魚，昔禁食猴肉、蛇肉和狗肉，孕婦禁食有胎的動物，病人忌食醃的食物。

(二)衣飾：衣服為阿美人次要的消費生活，平常並不重視。其主要在禦寒保暖，在節慶時盛裝，男性表現其年齡階級中之地位。衣服的材料，動物性與植物性都有，前者利用獸皮，後者主要是麻，所穿的衣服以麻為多。

衣服可分為常服和禮服。常服：男子冬天穿皮衣、皮雨衣、麻布外衣、丁字褲，夏天則上裸而下用一丁字褲護陰。女性則有長袖短衣、短袖上衣，下有圍裙，在夏天上身赤裸，下身圍一裙。禮服：為盛裝時穿，男有羽冠、綁褲、長外衣；女有珠冠、裙、有袖上衣，男女各有檳榔袋，十分美觀。

飾物在體飾上，阿美人身體毀飾有拔體毛，男子拔去鬚髭、額毛、體毛，女子拔面毛。染齒，昔日除以吃檳榔可染齒外，昔時用黃楊樹之枝燒後，以其樹汁染齒使變黑齒。

阿美男女成年之後戴用飾物。男的裝飾物有羽冠、額帶、耳飾、紅頭帶、頸飾、腕飾，女用裝飾物有額帶、

耳墜、頸鍊、頸飾、腰帶等。裝飾物多用貝殼、瑪瑙珠、錢幣等為材料。

（三）居住：阿美族的家族是以母系聯合大家族為理想形態，往往一個家族中有兩對以上的夫婦組成。由於家庭人數較多，因此阿美族理想的家屋亦是長而寬的大房子，大的可容三、四十人。

家屋的材料皆係採自附近山林的樹木、竹子和芋蓁。每一家屋周圍由檳榔圍成庭院，普通由住屋一所、廚房一小間、畜舍三四間配合而成。家屋地基為長方形，有橫長縱深兩式，以正門開在縱面或橫面為區別。縱深式為原始型，分前後兩室，南部群與中部群的原始房屋屬縱深式；橫長式的正門開在橫面。

家屋的結構，屋頂為兩坡式，先用竹頂架，其上有用芋蓁密排成板狀，然後再蓋上草。屋架用木材來構築，木柱選用檜木，柱放在一平石頭上，整個架子沒有埋入土中之部分，柱與柱間用橫木串連並用樁頭固定，使其穩固。牆壁橫面多用木板，木板昔日用斧頭劈成，縱面多用芋蓁或竹子編成，兩層竹子內夾以茅草。門多用木板拼成，一為正門，一為後門或側門。縱深型的開在側面，另在其橫邊開一側門；橫長式的正門開在橫邊，其後門開在後邊。家屋都有窗，以木製為常見。

室內布置往往因縱深和橫長的屋型而異，今以大港縱深式阿美族住屋為例：室內有三分之二面積為高架連床，剩下三分之一的地方做為吃飯和跳舞的空間。高架床距地面約五十公分，床緣板寬約二十公分，可作凳椅。正門對面的大連床之左角上有貯藏室，生產工具懸於正門之左側牆上，魚網則置於盛器內，懸於室內。大連床前屋中央的柱上設有神位，為祭祀祖靈所在。家屋左側簷下是貯放大件農具，如犁、耙、穀桶和竹筏等器用。

其他建築有會所及廚房等。會所是阿美族未婚青年男子居住的地方，也是部落處理公共事務的場所。由部落來建築，其形與家屋相似，但比家屋為大，因要容納前三級的未婚青年。

阿美人往往在家屋旁或後建一廚房，亦呈長方形，是家屋的附屬建築。內置水缸和土灶、碗櫃一個、小桌一張、矮凳數張，吃飯、煮飯、洗澡都在廚房進行。豬舍則用木板墊底、木條做柵、草頂，可養一、二隻豬。雞舍則在家屋前，高一點五公尺，分成二層，上層生蛋、下層住雞。

四、社會組織

(一)家族：阿美族的家族——魯馬(ruma)是以母系母長制為基本形態，並以大家族為理想，所以一個家中有數個世代和數對夫婦及其子女。

因阿美族的繼承以母系為法則，因此婚姻行招贅婚，男出贅，女的留在家中。男的出贅後，成為其留在家中姐妹婚後所生子女的舅舅，舅舅有權也有義務要照顧他的姪兒，亦即具有監護權；參加親族會議，保持重要的發言權。

家族中的家長是母或其長女，是財產的管理人與家系的繼承人，支配家人的生活與工作。女婿是外來的，在家中是被支配者，在家服從岳母、妻子及其姐妹，在妻家主要任務是勞力工作，沒有發言權；妻死後一年即可回母家，再出贅為婿。

(二)氏族：阿美族的中部群和南部群，每一個部落由若干親族群體組成，這些親族群體為氏族，每一個氏族有一個姓氏，北部群的姓氏大多被遺忘，但在部落中有祭祀權的家族中，常以祭儀名稱與氏族名稱相混淆。

日本學者福川子之藏曾在中南部六十個阿美部落中發現五十四個氏族，其中最普遍的三個大氏族為Patsidal、Tsiwilian和Raransus，幾乎分布在三分之二的部落中，亦即有四十個左右的部落中都有這三個氏族。

每一部落中的氏族有共同的姓氏，有時氏族之下還有世系群，氏族有一個宗家，氏族是一個外婚單位，具有多種功能，如參加葬儀、共守喪忌、共分獵肉、漁獲、共同幫忙工作、共建家屋、共負法律責任、互邀飲宴等。

(三)部落組織：阿美族的部落以氏族為基礎，一個部落多由四、五個或十多個氏族構成，其中往往以大的氏族為領導氏族，頭目多由領導氏族的族舅擔任。

部落組織另一個基礎是土地財產權的關係，阿美族比較少遷徙，至少八、九十年來無重大的移動，部落與部落之間有固定的疆界，以溪谷、丘陵等自然分界為疆界，或在平地植樹、立石、挖溝為界。村落中的房子互相相連，為集中式的聚落，聚落周圍以樹或竹子來作圍籬，每一出入口建一青年營負責守望，在部落中心建一會所。

部落有長老或首領數人，由各氏族之族長擔任，組成長老或部落首長會議，選舉部落頭目，頭目以具有領導能力、公正、勇敢、善言辭為主要條件。部落公眾事務的推展主要是以年齡階級與會所制度為基礎。

（四）年齡階級：阿美族的年齡階級是有系統化的男性組織。男子自成年後，每一級有一個專名，衛惠林教授將其分為南北兩式，南式為馬蘭式，為創名制，每產生一新級即創一新名，至該級成員完全死亡後，此級即歸消滅。北式為南勢式，只有傳統的級名九個，循環使用，所以最老的級與最新的級常為同名級。南部每隔三歲或四歲一級，北部每隔七歲、八歲一級，每級依年齡長幼各有責職，而年幼級要服從年長級。

年齡階級以會所為活動中心，未婚的青年夜宿會所接受訓練，包括軍事訓練、技藝訓練、公民訓練等，所以會所具有學校的功能。（註一六）

五、信仰禮俗

（一）神靈信仰：阿美族的宗教信仰是多神教，有自然神、司理神和人鬼。

自然神中有日神幾拉爾（tsilal）、月神扶拉爾（vulal）。日神幾拉爾是女神，月神扶拉爾是男神，大概與其母系社會視女性掌權有關。創世神烈旁（lipan），創造世界；司命神露妮（luni），是女神，授人生命；守護神馬拉道（malatao），是個人的守護者；司理神很多，由海神、河神、山神、地神以及作物如小米神等來兼；另有魚神、獵神、農業之神等。

人的靈魂稱阿里我（alino），做夢即 alino 出遊，如不回來，人即死亡，成為鬼魂卡互斯（kawas）。死靈有善惡之分，善終者為祖靈，惡死者為惡靈，祖靈常保佑子孫，惡靈則危害人類。

（二）出生禮俗：阿美族為母系社會，以女性為中心，重生女不重生男，女神露妮是授子之神。

婦女以月經停止為懷孕，孕婦忌看猴子，忌食並生果實，忌用刀斧砍削或製作木器，不參加喪葬。產婦就其臥床上生產，由其母姐助產，嬰兒用溫水洗身，以竹片切斷臍帶，胎衣則埋在家屋附近。

小孩出生後若是女則喜，家內的男子和舅舅們就要到海邊或河邊去捕魚，表示慶祝。小孩出生後臍帶脫落至

滿月間舉行命名禮，由女族長主持，用酒、糕、檳榔和茗葉爲女性祖靈罐作祭，並請巫師占卜名字。一般取名以襲祖名爲原則，男孩以祖父之名，女孩以祖母之名爲常則。有時有創名，如出生時有特殊的人或事發生，即取其名以致紀念。

(三)婚姻禮俗：男女到適婚年齡，大多在豐年祭時有接觸的機會，求愛有以女孩爲主動，女孩往男家訪問，並邀男子出遊，如同意即開始交遊，互約以口琴或口哨相聚。戀愛一段時間後，女子以手巾或飾物相贈，男子以頸飾或頭巾爲答禮，表示定情。

男女定情後，女方請媒人到男方向其家長說親求婚，男家母親邀請其族舅商量，先作口頭允婚，女孩即往男家服役，協助男家母親做家事，以兩月爲期。男家母親滿意後允許訂婚，女孩停止服役，男孩請媒人備禮至女家訂婚，男女兩家親友同飲以示訂婚。

選定結婚日期，女家製糕釀酒，新娘於清晨盛裝，頭頂米糕，女性親戚攜酒、肉至男家迎親。由男家女親屬迎入，糕、肉由男家族舅供祭祖靈，族人分肉共飲。飲畢，男家同族兄弟在族舅領導下送新郎至女家，女家親族以竹筒擊地爲樂以示歡迎。

婚宴時，女家舅父向男家舅父及親友敬酒，男家舅父對新郎致訓詞，意爲不要貪惰，好好工作，孝敬岳母岳父；女家族舅亦向新娘訓詞。飲畢，青年開始舞蹈。當夜洞房，次日新郎及新娘回男家，共同出漁，晚上回女家，新郎自此在女家生活。

(四)喪葬禮俗：病人臨危時，由家人爲其洗身換衣，親族齊集身旁，聽病人臨終遺言。斷氣後，男子則由其兄弟以金屬製的飾物放在死者手中，並穿盛裝禮服，頭向南，懸其槍於門首。若爲女性，則由其姐妹爲其放置飾物於手中，並爲其蓋禮服。

死亡後當日或次日舉行埋葬，在室外院中開穴，屍體向南放置入穴，蓋上木板再蓋茅草、掩土。古時以陶罐放在頭上，粟穗放兩側，作爲隨葬。葬畢，參加者以柏葉及芭蕉葉插在頭上或腰間作爲避邪。

埋葬後，由巫師主持送靈祭，以豬一頭、檳榔一束、酒、糯米飯以及陶罐五個放在桌上，並手持一祭罐，面向東呼死者的名字，接入罐中，並請其他祖靈，領導大家唱迎靈歌、慰靈歌，請靈享用。然後巫師以死者口吻與家人對答，最後送靈。

送靈之後，次日喪家親友除服淨化，當晚巫師主持喪後禮，請亡魂回家作祭，以糕、酒、檳榔作祭。讓死靈知道已成祖靈，要來保佑家人。次日族人到海邊或河邊捕魚，從此喪禮結束，人們恢復正常生活。

第五節 卑南族

一、歷史淵源

卑南族自稱 Puyuma，故又有「漂馬」族之稱，分布在臺東縣卑南鄉和臺東市一帶。古有八社，即知本（Kutipor，今臺東市建業里）、射馬干（Kasavakan，今臺東市建和里）、呂家（Rikuyon，今卑南鄉利嘉村）、大巴六九（Tamarakao，今卑南鄉泰安村）、阿里擺（Alipai，今卑南鄉賓朗村）、北絲鬬（Muriwivuk，今卑南鄉初鹿村）、卑南（Puyuma，今臺東市南王里）、賓朗（Pinasiki，今卑南鄉賓朗村），這八社分為兩個系統，主要是依據「石生」與「竹生」的傳說。

（一）石生系統：相傳祖先由石頭內出生，發源於知本附近海岸 ruvoahan 地方，以知本社為主社，稱為知本群。包括知本、射馬干、呂家、阿里擺、大巴六九和北絲鬬等六社。

（二）竹生系統：相傳祖先在知本附近海岸 Panapanayan 地方，由竹管內生出，以卑南社為主社，稱為卑南群，包括卑南、賓朗兩社及其由卑南分出住在臺東市博愛里一帶的 Apapolo。

有些學者認為卑南族的祖先發源地可能是 Panapanayan。《臺東縣志》（註一七）對卑南族歷史的記載，最早見於元朝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卑南八社頭目馬加特征服其他各社，並推為大頭目。又在清康熙三十五年（



一六九六），臺灣府派人越山至卑南招撫，並封其頭目文結。同治、光緒年間，東部始開發。當時沈葆楨、劉銘傳等奏請開山撫蕃，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自南中北三路通至臺東，並設卑南廳，又置卑南撫墾局，發給卑南族人農具與種籽。十三年（一八八七），臺灣建省，改屬臺東直隸州，漢人大批移住臺東平原，與卑南族人毗鄰而居，並互相通婚，卑南族接受漢人文化。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更積極開發東部。臺灣光復後，卑南族人為「平地山胞」，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分子，進入現代化階段。

二、人口與分布

卑南族是臺灣九族之一，分布在臺灣東部、臺東縣境內，主要是卑南鄉，有一部分現在行政區是屬於臺東市。據民國五十一年統計：（表六）

表六 卑南族人口分布統計表（民國五十一年）

族 群	縣 別	鄉 別	村 數	舊 社 數	戶 數	人 口
卑南族	臺東	卑南	十三	八	一千九百八十一	八千四百三十五
1. 卑南群	臺東	卑南	三	一	三百八十九	二千二百〇四
2. 知本群	臺東	卑南	十	七	一千五百九十二	六千二百三十一

資料來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冊（民國五十二年），頁三九。

以民國五十一年人口統計來看，卑南族人口比阿美、泰雅、布農、排灣等族為少，但比魯凱、曹、雅美、賽夏為多。卑南族人口增減差異甚大，茲將民國四年至五十三年人口增減情形列表於下：（表七）

表七 卑南族人口增減表（民國四年—五十三年）

年 別	村社數	戶 數	男 性	女 性	總 人 口	增 加 比 數
民國四年	六	一、〇七六	三、一五四	三、三三二	六、四七二	一〇〇
民國九年	六	一、〇七二	二、九〇九	三、一三六	六、〇四五	九三・三四
民國十四年	六	九八五	二、五六六	二、八三二	五、三九八	八三・三五
民國十九年	六	九七一	二、三二八	二、四八七	四、八一五	七四・三五
民國二十四年	七	五〇二	二、四八一	二、三八九	四、八七〇	七五・二〇
民國二十八年	七	九一一	二、四八一	二、五八〇	五、〇六一	七八・一五
民國四十五年	一	—	三、〇五六	三、三〇七	六、三六三	—
民國五十一年	一三	一、九八一	四、二四二	四、一九三	八、四三五	一三〇・二五
民國五十三年	一三	—	五、三六六	五、二八四	一〇、六五〇	—

資料來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冊，頁四一；王人英：《臺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五十六年），頁二五〇。

卑南族的分布，主要在臺東市和卑南鄉，列表如下：（表八）

表八 卑南族分布表

主 群	舊 社	現 在 的 行 政 區
知 本 群	知 本 社	臺 東 市 建 業 里
	射 馬 干	臺 東 市 建 和 里
	呂 家	卑 南 鄉 利 嘉 村
	大 巴 六 九	卑 南 鄉 泰 安 村
	阿 里 擺	卑 南 鄉 賓 朗 村
	北 絲 鬬	卑 南 鄉 初 鹿 村
卑 南 群	卑 南	臺 東 市 南 王 里
	賓 朗	卑 南 鄉 賓 朗 村

三、生活方式

(一)飲食：卑南族傳統生產方式是農耕兼狩獵，雖然他們住在海濱，但不從事海上捕魚，而喜歡上山打獵，所以食物主要來源是農產品的獵獲，但河中的魚也是他們的副食。

卑南人主要的食糧是粟、旱稻、甘藷、芋，調味品有鹽、蜂蜜、薑、辣椒，日常飲食有粟飯、稻米粥、菜粥等。副食有醃菜、薰肉、醃魚、豆類、瓜類和採集的野菜，節慶製糕和酒。

嗜好物主要是煙 (tamako)、酒 (kuta) 和檳榔 (puluy)，其中檳榔不但是他們日常必需的嗜好品，即使是在祭神鬼時亦用檳榔作為主要祭品。成年男女都有攜帶檳榔的檳榔袋，婦女使用之檳榔袋有精緻刺繡，尤為精

美。煙分卷煙和旱煙，煙斗以木雕為主，插以竹籤，長約三十公分。吸煙為四十歲以上男子的特權，婦女少用。酒自釀，以粟米和糯米為材料，在祭禮和宴會時享用。

卑南人除酒之外，在食物加工方面有烘芋、薰肉、醃腸、糟肉、醃菜等，把食物保存起來，作為需要時食用。

（二）衣飾：卑南族人的衣飾，男女有別，長幼有別，而社會階級亦有分別，如男子穿腰裙，女子穿女裙，開始男女就有分別。男女年齡分級，各級皆有其自己的衣服，在成婚時之男女服飾最為華麗。

男性服飾以 *bansalan* 的服飾最美，有下列諸項：上衣 (*makidon na kavan*)：長袖短襟，黑色對襟，綴有五紐。黑短褲 (*bondeño*)：前檔與褲腳皆有繡邊。套褲 (*katin*)：頭目家人用，前腿部用紅黃黑等色排繡做成。檳榔袋 (*lavat*)：袋上有刺繡，帶上有飾穗。腰袋 (*runajon*) 用花色線組成條紋飄帶，繫於腰間。頭目 (*ajawen*) 和祭司 (*rahan*) 在盛裝時有羽冠 (*talupan*) 與肩飾帶、頭帶 (*tatarar*)，一般人僅著黑色腰裙，粗布短衣，纏頭巾。

女性服飾以青春期 (*bura burajan*) 衣飾最為完整：頭巾 (*hinbu*)：印花方布，對折成三角形包在頭上。上衣 (*kavan*)：與男性上衣相似，來以白布滾邊。背兜 (*kalip*)：邊有刺繡，有夾層口袋，圍在背部腰上，垂至臀部。腰裙 (*pusi*)：長方形黑布，以紅布或白布作裙帶，下緣滾邊，有時刺繡。綁腿 (*katin*)：二塊方布，四角綴帶，綁在小腿上，普通用黑色，亦有用藍印花布縫製。女巫有特別的肩飾稱 *loklokpan*，為一夾織紅帶。在青春期女子在飾物上有花冠 (*hinpu*)、項飾 (*rana*) 和長腰帶 (*runain*)。

（三）居住：卑南族的建屋有公用和私用兩類，公用有會所、靈屋，私用為一般家屋，其建築和布置不一樣。會所有成年和少年之分，成年會所稱 *parakoran*，俗稱巴拉館或公廨，為長方形建築，以茅管和竹片為壁，茅草蓋頂，室內中央放方形地灶，周圍置竹片編成的連床。成年會所屬直系頭人家族。

少年會所為干欄式的建築，用粗竹環列作為支柱，會所成圓形，屋頂為傘形，內部亦有方形火爐，上下以竹

梯，高約五點六公尺。

靈屋 (*karuma'an*)：與家屋同形，但較小。竹壁、茅草頂，右牆有一小洞稱 *ladaro*，為靈魂出入口。另有女巫靈屋，規格更小，草頂竹柱，無牆有床。靈屋內有祖靈袋，內裝鑽木取火工具，小竹杖象徵子孫繁殖，祭品庫，放祭祀用檳榔，祖靈竹筒 (*lolin*)，為祖靈停息之處，酒罈裝祭酒用，杵臼、獵具、獸靈竹筒、獸頭骨架、竹杯 (*lalin*)，祭時獻酒。

家屋：卑南人的家屋，地基長方形，以竹編成壁，以木為柱，以茅草蓋頂，屋頂為兩坡式，家屋前後開二門，門的左右側開吊板窗，進門的左方設三石灶，灶上掛火棚，四周的牆壁是編床，兩杖中柱有祖先雕像，左後牆角為穀倉，周圍放農具如掘杖 (*liser*)、鋤頭 (*pisan*)。

卑南族人使用各種工具，如獵具有弓箭 (*kaalis-valine*)、長矛 (*ilus*)、火槍 (*kuan*)、鐵陷機 (*punutit*)，漁具有漁筌、漁簍、箕、手網、漁簾等。工藝製作技巧如刺繡、夾織，不如排灣、阿美，但各類作品都有，多數器物以竹、木為材，木器有木槌、杵、臼、杓、木蒸桶、木凳、木煙斗；竹器方面有竹筒、竹杯，籐竹編器也很多，如背筐、籃子等。

四、社會組織

(一) 家族：卑南族人的原始繼嗣法則是母系的，但受漢人父系與魯凱、排灣雙系制的影響，減弱了母系制。卑南人稱家為 *satuma anan*，在形態上有大家族 (*padajan*) 和小家族 (*sapa*) 兩種基本形態，一般宗家都維持大家族的形式，分家則多為小家族。日據時期，宗家的人口都在二十至三十人之間，曾有大宗族宗家人口達六十七人，宗家都以保持大家族為榮。

普通一個家，以女性尊親為家長，長女為家系繼承人，次女以下婚後仍與長姊同居共財，母死分出為分家。

(二) 氏族與宗族：家族之上的親族團體是宗族和氏族，數個家族可追溯共同祖先成為宗族 (*sajamunan*)，數個宗族認為同出自一族即為氏族 (*samawon*)。以卑南社與知本社為例，卑南社分南北兩部，北半部落有三氏

族，南半部落有四氏族，各有若干宗族，如北半部落的 pasaraal 氏族有八宗族：Pasaraal、Varevare、Runatay、Totool、Vuruuruvoan、Kupao、Tarave、Laplap；南半部落的 Rara 氏族有宗族十四個：Rara、Taliakup、Roroyia、Konas、Tavuruan、Takialiway、Paravavujay、Mariari、Koykoay、Masikal、Pakpak、Taliulivak、Tiam、Kiroi 等。知本社有三氏族，即 Mavaru、Pakaloko、Ruvaniau 而 Mavaru 有宗族二十二個之多。

氏族與宗族都有家氏，以氏族名為姓氏，每一氏族有共同的祖廟（靈屋），共同的一位親族首長，同時也有共同的會所。

（三）部落組織：卑南族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特色是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地位，男子則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男子的年齡階級與部落會所是政治組織的基礎。

卑南族的年齡階級是以身心自然發展階級及社會責任，把男子的一生分為幾個長幼的分期階級，其分級如下：（表九）

表九 卑南族男子分級表

年 齡 分 級	級	名	年 齡
嬰 兒 期	manodan (卑南)		一歲以內
	uaning (知本)		
幼 兒 期	kumawa kawan		二—五歲
	polikay		六—八歲
童 年 期	maradonadam		九—十歲
	takobakobay		十一—十二歲
第一次成年禮			

(前期教育)		
服役期	半成人期	
成年期(後備役)		
成婚期		
長老期		
衰老期		
	ŋawŋawai talibatokon kitopagsal malatawan pakilevan miabutan baysalar paraparapat maidaŋ maiidanla	} malanakan } malatawan
		十三—十四歲
		十四—十五歲
		十五—十六歲
		十六—十八歲
		十七—十八歲
		十九—二十歲
		二十歲以上
		二十五—三十五歲
		四十歲以上
		六十歲以上

男子十一至十二歲第一次成年禮，即殺猴祭，進入會所組織，接受上級教育訓練及部落防衛服務。卑南族人自少年期進入少年會所，接受教育到十九、二十歲時 *miabutan* 經第二次成年禮，再接受後期教育，這種兩級制度、兩層組織，使卑南族男子有堅強的訓練。

與年齡階級有關的會所制度。(註一八)卑南族的會所有其特色，少年會所南北兩個是地域化，青年會所則是每一氏族一個，訓練的指揮系統是建立在尊長法則和才能武功的領袖制度之上，會所同時也是部落氏族之政治與軍事活動中心。

卑南族部落構成的基層組織是母系氏族及宗族，部落領導系統是各母系氏族或宗族的宗家，其中以領導氏族的頭目為部落頭目，頭目是男性，由大宗家長子擔任。

卑南族公共事務的推行，都要經過會議，最重要的是部落會議和會所會議。部落會議，由全部落長老會議決定在部落會所舉行，大凡關於戰爭、集體出獵、出漁，皆要舉行部落會議。但祭祀與農耕問題在大頭目家由女性家長參加討論、決定。會所會議，關於戰爭、防衛、青年訓練、漁獵等集體性事務皆先由部落會議開會決定後，再召開各會所會議，討論後付之實行。從這些會議中可看出卑南族的集體主義與民主精神相當旺盛。

五、信仰與禮俗

卑南族稱神靈爲 *viroa*，是神、精靈和死靈的總稱。人的生靈 (*tinavavaan*) 共有三個，一個在頭頂、一個在左肩、另一個在右肩。頭頂的生靈若離開身體，人就死亡；右肩的生靈是守護人的元氣 (*jaga1*)；左肩是遊離靈，人做夢是因此靈出外遊蕩。當人生病時，由巫師向右肩靈祈求守護，向左肩靈告戒不可離開。人死左右二靈先離開人體，最後頭頂上靈也給土地神 (*mialup*) 帶去，即死亡，經過祭儀後成爲祖靈。

卑南族除祖靈外，尚有自然神，但有時與祖靈相結合。又有天神、地神，地神有時認爲是祖靈，分爲田神和山神，天地兩神養育作物、獵物，是福神。另有司理神：如農神，爲夫婦神，粟播種祭時祈求，男神叫 *adurumau*、女神叫 *adurusau*。粟穀神，男神 *rakuses*、女神 *rakamai*。司命神有四位，*kavujon* 和 *kavovoi* 是靈的父母，*ɔmawai* 爲胎內造形之神，*umasi* 是兒童守護神。

界於人與神靈之間有巫醫 (*tumararamao*) 和司祭 (*ragan*)，巫醫爲人驅鬼治病，司祭由男子擔任，祭祀神靈。重要的祭典以農耕爲主，有粟播神祭 (*pobini kana dawa*)、粟收割祭 (*maruʔani kana dawa*)、粟入倉祭 (*tomodivavak*)、稻播神祭 (*pobini kana rumai*)、稻收穫祭 (*maruani kana rumai*) 稻入倉祭及嘗新祭等。

卑南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有一連串的儀禮。卑南人認爲人的生命是由司命神所賜，孕婦及其夫在懷孕期間要共同遵守禁忌，如禁食死動物及內臟、不參加喪葬、禁止房事。臨盆時由丈夫或母親助產，胎兒出生後胎衣和臍帶和米糠置於竹筒內，掛在屋椽下或埋在地下，第二天請女巫用檳榔擦嬰兒的身體，並將嬰兒抱到庭院，由親屬爲他祝福，若男嬰則持小刀、女嬰則持小鋤爲其祝福，表示嬰兒未來的工作男獵女耕。第五天由家長或長老

爲其命名，滿月時，若爲長嗣，則由父族及近親舉行滿月禮。

到少年時期，男孩要進少年會所，成年時進入青年會所，正式爲部落服役，婚後備役，一直到三十五歲以後可參與部落公共事務。

卑南族是母系社會，以招贅婚爲常則，但求婚時男性主動，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爲定情信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感情成熟，男方家長邀親屬商討，並委媒人向女方家長求婚，女方舉行親族會議，許可後由雙方舅父主持訂婚，訂婚後媒人協商男方之聘禮，主要有牛、土地、檳榔、牛車、鐵犁、鐵鍋；女方答禮是糕、酒。成婚日女家親族到男家新郎所屬的會所去迎親，雙方親友到女家歡宴，舉行舞蹈，當晚新郎回會所居住，次晚由媒人陪新郎到女家，向女家祖靈祭告，新郎從此在女家生活，婚禮完成。

族人死亡後，由家人爲之裝殮，把死者上下肢曲屈於胸前，然後以裹縛，以背靠在中柱上，接受親友弔祭。同宗男子在室內挖墓穴，深約二公尺，移屍穴內，頭向西，面向上，死者的衣物也放在穴中，男性置刀一把，女性置小鋤一把。下葬後，覆土蓋穴，死者配偶移床墓上與死亡者反方向睡，如此陪靈三夜，到第三夜請女巫作驅靈祭，親族灑水淨身，第四天到田間作祭，恢復田間生活。第五天出獵、第十天別靈，由巫師與喪家到靈屋向死者作祭，告死者生死從此相隔，祭後喪主在靈屋內除服，從此恢復正常生活。死者與祖靈生活在一起，成爲活人的另一祖靈，護佑子孫。

第六節 曹 族

一、歷史淵源

曹族 (Tsou) 又稱鄒族，皆爲音譯。可分成三個亞族，即阿里山曹亞族 (Arisan Tsou)、卡那布亞族 (

Kanakanabu) 和沙阿魯阿亞族 (Sa^ʔar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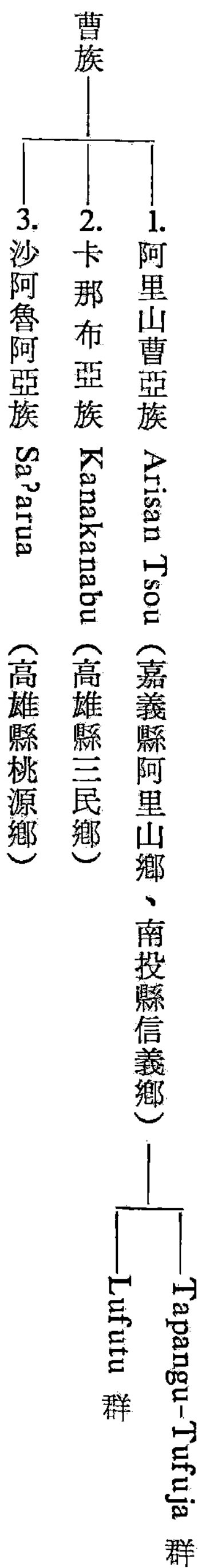
據沙阿魯阿亞族的傳說，曹族古時沒有部落，族民散住四方，有一次洪水大發，四方之族人乃集中在玉山 (tamsul sakulava) 和 Isuehitu 山上，兩山之間有洪水，後來洪水退走，曹族祖先沿河走下玉山，搬到各地居住。沙阿魯阿族人的祖先從新高山下來到 Soatsi 地方，後移住排剪，組織部落，現名排剪 (patsina)，以地名爲社名。

這一傳說說明曹族已遺忘從海上來的遷移史實，而認爲原住在玉山，而後向山下搬遷，形成三個不同的地域群，即阿里山曹族、沙魯阿族和卡那布族。所以，曹族視玉山爲祖先發祥地，而玉山也是曹族心中的「聖山」。

二、人口與分布

曹族原有十八個社，其分布地可分爲南北兩部，北部以阿里山區爲中心，包括曾文溪上流及陳有蘭溪左岸楠仔腳臺地的一部，稱爲「北曹」，亦即現在嘉義縣的阿里山鄉、南投縣信義鄉一帶。南部的曹族稱爲「南曹」，主要是在下淡水溪上流，荖濃溪及楠梓仙溪流域，即現在高雄縣三民鄉的卡那布族和高雄縣桃源鄉的沙魯阿族。其垂直分布在五百至二千公尺之間。（表十）

表十 曹族分類與分布表



根據民國二十八年鹿野忠雄氏的調查，曹族的垂直分布在一千公尺以下，半數位在五百至一千公尺間。其分布狀況列表如下：（表十一）

表十一 曹族垂直分布表

社 戶 口 度	社 戶 數 數 數	社 戶 數 數 數	人 數 數	百 分 比
零——一百公尺	四社	六一戶	二八〇人	一三・三九
一百——五百公尺	一二社	一一四戶	七二六人	三四・五九
五百——一千公尺	八社	八二戶	一、〇九七人	五二・二九

曹族人口在日據時期有增有減，光復以後一直在增加，民國四年總人口數為二千三百九十一人，到八十年人口總數已達六千一百二十六人，列表如下：（表十二）

表十二 曹族人口增長表

年 份	社 村 數	戶 數	男 性	女 性	人 口 總 數
民國四年	二六	一四〇	一、二七四	一、一一七	二、三九一
民國九年	二五	二五九	一、〇四八	九二二	一、九七〇
民國十四年	二三	二四九	一、〇七七	九五三	二、〇三〇
民國十九年	二三	二八三	一、一四一	九九三	二、一三四
民國二十四年	二〇	三四六	一、一六〇	一、〇〇八	二、一六八
民國二十一年	二〇	三八六	一、二三二	一、〇六一	二、二九三
民國五十一年	一四	五六七	一、七〇七	一、五六八	三、二七五
民國八十年			三、三一一	二、八一三	六、一二六

資料來源：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臺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冊（民國五十二年），頁四〇。

三、生活方式

(一)飲食：曹族原始的生產方式以狩獵為主，輔以燒墾農業，兼溪河捕魚。後來則以農耕為主、漁獵為副，影響曹族人的食物來源和飲食方式。

曹族人一日三餐，早餐以薯芋為主，六時左右用餐，中午多在田間用餐，以粟米糕和煮薯芋為主食，晚餐則多吃粟米粥，以甘薯、野菜和粟粥加鹽煮成晚餐。佐食多以野菜或豆子加鹽煮湯，有獵獲或漁獲時則分送同氏族的人，獵獲有鹿、山豬、羌等大動物。

烹調方法與其他族群相同，有煮、蒸和烤三種，平常以煮為主。調味品有鹽和辣椒，煮燒的灶在家宅室內中央或室內屋角，放三塊石頭以置鍋釜。

在祭祀或慶典時，要殺豬、釀酒和做糕，以為飲宴。酒由自己釀造，有糯米、糯米和甘藷三種，以粟酒為常見。釀造方法是先將粟米在臼中搗成碎末，以其一半放入鐵鍋煮熟後，傾於大竹籩內，由婦女口咀嚼後置於木桶中，然後以芭蕉葉蓋起來，數日後即成酒。

曹族嗜好品除酒之外就是煙，菸草種於旱田，長成後括下葉子，用竹板夾起來懸在室內，晾乾後晚上放到室外接受露水、白天移入室內，數次後，就可吸用。

(二)衣飾：曹族傳統服飾與其山居有關，以皮革、麻布和棉布為主要材料，男子以皮革為主，麻布由婦女自織，棉布則由平地購買。

男子衣服以皮革為主，而鹿皮帽、鹿皮背心、皮披肩、皮套袖、皮套褲和皮鞋，麻棉製的有長衣、對襟有袖長至膝蓋、黑色棉布衣。胸兜為方形麻布，以紅黑線挑繡幾何圖形，斜掛於胸前。掛袋有兩種，一為掛在胸前，另一掛在腰下可作護陰作用。

女子衣服以麻、棉布為材料，有頭巾：以黑色棉布製成；胸衣：由一塊方布剪去一角，呈五角形，剪角部分上結兩線繫於頸頸，布上飾以花紋；上衣：短對襟有袖，袖口及前襟有邊飾；腰裙：以兩塊滾邊的黑布組成；另



有腰帶及綁腿等。

飾物方面，男子有插在帽頂的鷺羽、方貝額帶、貝製耳飾、山豬牙臂環、嵌貝刀帶、頸飾、嵌貝或縫扣火具袋帶。女子飾物有額帶、漢式銅耳垂、貝珠頸飾、銅手鐲、銅指環。

(二)居住：曹族建築物主要可分二類，即會所和家屋。以木材、茅竿、茅草、籐、竹和石塊為材料，以石塊築基、泥土為地、木材為架、茅竿或竹為壁、茅草為頂。

屋基為長方形，短壁高頂，門開縱深兩側，後面設側門。室內正門左側有獸骨架，為祭獸靈之處，左側後壁有祭粟倉，中央中柱附近為火爐。床設在前後牆的兩隅，夫婦之床周圍以茅竿為壁，未婚者沒有隔牆。

會所是部落的活動中心，也是男青年的宿舍，建在部落中央，為干欄式建築，呈長方形，縱深兩面為出入口，會所前之廣場為集會與祭祀舞蹈之處，並有社樹，樹下為祭天神的祭壇。

四、社會組織

(一)親族組織：曹族為父系氏族社會，氏族為外婚團體，每一個氏族有共同的姓氏，同氏族成員相信是出自一位共同祖先。

氏族之下有亞氏族，包括若干小家族群。有共同的姓氏，原居住在一個大房屋中，為財產共有的共同生活群。同亞氏族的分子，多已居於田間或村內臨時性的小屋中，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家族，一切重要的家族功能如祭儀、財產、饋贈、飲宴單位都在亞氏族內。一亞氏族在中心部落中有一所氏族房屋，此家屋中可舉行兩種祭儀，即祭粟倉的粟祭和獸骨架的狩獵祭，而普遍臨時性的房屋不能有此設備。每一氏族的宗家中以男性長老為族長，各氏族有自己的獵場和漁區，同氏族各亞氏族之獵獲與漁獲必須分配給各亞氏族共同享受。同一氏族的人互通有無，耕作和建屋時互相幫忙，婚姻參加飲宴，喪葬時共守喪忌，並為共同復仇的基本單位。

氏族之上有聯族，由若干氏族構成，不是外婚單位，但因一聯族內的各氏族可互用獵場，而以獵獲一部分送給地主氏族。

(二)部落組織：部落是地域群體，由數個氏族的人同居一地，又有大社和小社之分，大社是早期建立，內有會所。小社是由大社分出去再建一個小部落，沒有會所，一切重要的活動都在大社舉行。

部落由首先建立會所的氏族為領袖氏族，由各氏族長老聯合組成一個部落長老會議，並以強大氏族的族長為部落首長，後成為世襲領袖。在領導氏族的長老中選一名為部落祭司，亦有由頭目兼任；另有軍事領袖一人，由戰功高的擔任；一位刑官、一位外務官，皆由頭目指派，但經部落會議通過任命。部落會議由頭目召集，各氏族首長代表出席，一切重要事務皆須部落會議通過，然後由各氏族首長執行。

部落有會所，由青年未婚男子居住，男子到十七、八歲參加過成年禮，進入青年級，至三十歲進入老年級。曹族男子之教育與訓練自少年級十一歲至十七歲開始直到青年級，成年的青年平時在會所修造武器、獵具，服從軍事領袖之指揮，隨時參加出草及防衛工作，並向長老學習禮法和傳統。會所有全部落兩樣象徵物，即敵首籠和火具箱，此二物與戰爭有關。

五、信仰與禮俗

(一)神靈觀念：曹族人對超自然的信仰較為複雜，可分為靈魂、精靈和神祇崇拜等三類。

曹族相信人有靈魂，活人為生靈，生靈可分為身體靈 (*hino*) 和遊離靈 (*piepla*) 兩種，身體靈為身體的支撐者，維持生命之神祕力，離開人身時，人就死亡，而身體靈也就成了死靈。遊離靈能自由出入於身體之外，夢就是遊離靈徘徊於身外。人死後，身體靈成死靈 (*hitsu*) 而前往靈界，不再回原位，死靈與生人永絕關係，但遊離靈卻浮遊於聚落中，對活人作祟，經五次死後就完全絕滅。

曹族人對若干自然物如特殊的樹木、岩石等相信具有靈性，如樹靈、赤榕、茄苳、樟、栓皮櫟等四種樹中高大的古樹為樹靈，對某種特殊形狀和色彩之岩石稱為靈岩。大社會所前的社樹即為靈樹，視為部落之神，一般對樹、岩之靈多持害怕的態度。

曹族的神祇為司理神，有多種神，可分為善神和惡神，善神保佑人類，惡神危害人間，善神為人們所祭祀，

惡神爲人們所畏懼。善神有上下兩大系統，上神分創造神、司命神、節神；下神有土地神、河神、粟神、稻神、獵神、部落神和家神。上神司理生命本身及其發展，掌握生命與奪之權；下神司理生命存立與發展所需之資源與環境。所以上神住上界即天界，下神住下界即地界。惡神有瘟神、痘神、凶煞和水靈等，當惡神侵犯人類時可請大神予以驅逐。

(二)歲時祭儀：(註一九)歲時祭儀與粟作有密切的關係，以粟播種，農耕開始爲第一個月，一直到農耕活動停止共十個月，每年李花開時爲一月，大約在新曆二、三月之間。

播種祭：粟播種分三日完成，第一日到河裏捕魚，準備特別的食物；第二日到社外採茅及提水，並準備粟種；第三日在祭田舉行播種祭，由司祭率領家人數人帶粟種、酒、饗、魚、手鋤、浸茅二根的水筒、竹枝數根到祭田，在祭田中間建田寮，並在其周圍採粟種十數粒，一助祭者持竹筒澆水，另一人將茅、竹枝和手鋤並握來平土，播畢當場飲酒吃魚，吃後將魚骨插在茅桿上端劈開處，插於祭田上，另一婦女持手鋤、竹枝等至河邊插於水邊，即算完成。當粟開花前舉行除草祭。

收割祭：由祭司至祭田將初穗和粟神迎回家中舉行嘗新之祭，並採集第二年的粟種，祭田所採的粟約一、二升稱爲聖粟，最初收的兩穗爲粟種的神座。粟收割祭共需九天，可見對收割的慎重。收割之後有收藏祭，也需六天。

(三)生命禮俗：

生育：曹族是父系社會，重視男孩，婦女懷孕後，照常工作，但不能參加祭儀工作、不能接觸武器與獵具、不捕魚、不殺昆蟲。臨盆時由有經驗之婦人助產，生產時蹲踞於地上，生下後臍帶用小刀切斷，胎胞則埋在院內地下，嬰兒則用溫水洗浴並用番布包裹。雙生和怪胎視爲不吉，兩嬰皆男則留其強者，一男一女則留男，若爲兩女則並棄之。產婦當日內不赴田間工作，一月內禁與其夫同房，產婦之夫亦要遵守禁忌，如十日不赴田間工作、不出漁、不遠行、不能接觸弓箭。

命名：出生後數日，由父親或族中長老為其命名，命名時先以冷水為小兒洗身後命名。名字自祖先傳下來的名譜，男女有別，命名時從名譜中選一即可，惟避與近親同名，但祖孫、叔侄皆可同名。

成年禮：男子經少年期到十七、八歲時參加成年禮，成年禮在年終敵首祭後舉行。老人們集於會所，青年們集於會所前廣場，行成年禮者向會所入口排列，一一走上會所，由老人持杖打其臀部，大聲訓道：「今後成人，不要再貪玩，要勇敢、要勤勞！」入會者受誡後，走下會所，由軍事首領或長老帶青年至氏族宗家繞一周，最後到頭目家門口，頭目手持大酒杯，每人喝酒少許而回，更換青年衣飾，入會所廣場參加舞蹈。

結婚：曹族行一夫一妻單偶制，氏族外婚，部落內婚。男女結婚由父母或氏族長老作主，婚姻非男女個人之事，而是兩族之事，普通以男方父母請媒人向女家提親，如允許則以黑布二、三丈作為聘禮。婚禮較為簡單，男女兩家事先釀酒、製糕，男家父母兄弟持酒至女家，與女家父母飲酒後攜新婦回家，與新郎同坐於爐邊，由媒人先坐於新郎新婦中間，以手抓糯米飯少許先餵新郎新婦各數粒，以示共食之義。然後訓話，大概說：「你們從此結為夫婦，宜互愛互助，體諒雙方家長苦心，白頭偕老。」接著舉行飲宴，宴畢媒人攜新郎新娘之手送入洞房。次日，新郎之母攜新婦持小鋤到田間作儀式性的耕作禮。一二日後，女家持酒迎女兒和女婿至岳家，岳父帶新郎到山上砍樹木數株回為採薪禮。從此，新郎就在岳家服役至約定時間，有的一、二年，也有的五、六年。

喪禮：曹族人對死亡有善死與凶死之分，善死者為老死、病死，凶死則為意外死亡。善終者重病時，其親人圍其側交待後事，主要是財產之分配，至彌留時由床上移置室中央地上的月桃席上，為其易裝。男子穿長袍、皮套褲、套袖、戴羽帽。易服後，仰臥在草蓆上斷氣，即將屍體扶之坐起，屈其雙腿作蹲踞狀，以其雙手抱膝，用三根棒支倚其身體，男用籐皮、女用帶縛之使其僵坐不倒，親屬們集於喪家舉行下葬禮，在室內挖穴，穴圓形，深一百五十公分，徑約一百公分，屍體坐於穴中，頭頂距地面約六十公分，屍體面向正門，死者衣飾煙具皆填塞於穴內，穴上蓋石板，近親掩土，並在墓穴上架柴燃火，使新土乾燥，當晚近親睡在穴附近。

埋葬後，全體親族停止工作五天，五日後請女巫招魂祭祀，驅靈除穢，一同喝酒除服。次日清理家屋，男子

外出漁獵，二天後，開始回家，恢復正常生活。

第七節 排灣族

一、歷史淵源

排灣族主要分布在臺灣的南部，是臺灣土著族中僅次於阿美、泰雅的第三大族群。依據排灣族的傳說，其祖先是蛇卵孵化出來的，列舉兩社的傳說於下：（註二〇）

喬阿喬考社的傳說：太古時在孝加包根山的絕頂上，太陽下臨生紅、白二卵，由名保龍的靈蛇孵化，生出男女二神，男神名保阿保郎，女神名查爾姆嘉爾，此二神的後裔即為頭目之家，平民的祖先則為青蛇卵所孵出。

阿達斯社的傳說：從前在皮那巴數加桑的地方，有一株竹中出現一靈蛇，有一天忽然化為男女二蛇神，蛇神生下薩馬巴利和薩薩普嘉數二子，是為人類之始。其時有法力很大的海老，常起洪水，以苦人類，後來賴神之助把洪水驅退，漸次創造萬物，人類因而繁殖起來。

這兩則神話，說明祖先是蛇生，加上洪水的故事，並已本土化，祖先不是由外地移住，表示排灣族很久以前就來到臺灣。

排灣族來到臺灣之後，就住在屏東一帶，族人相信祖居地為太武山，依照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註二一）的看法，排灣族大體分為 Raval 與 Butsul 兩個系統。Raval 分布在排灣族分布地區的最北方，Butsul 分為四群：即北部的 Paumaunag、南部的 Palidalilao 與 Chaobobol、以及東部的 Pagalogalo，其中 Paumaunag 原義為「內地」或「本土」，在南北太武山以西、力里溪以北的山區。Chaobobol 與 Palidalilao 在力里溪以南到恆春一帶，Pagalogalo 則居住在大武山以東直到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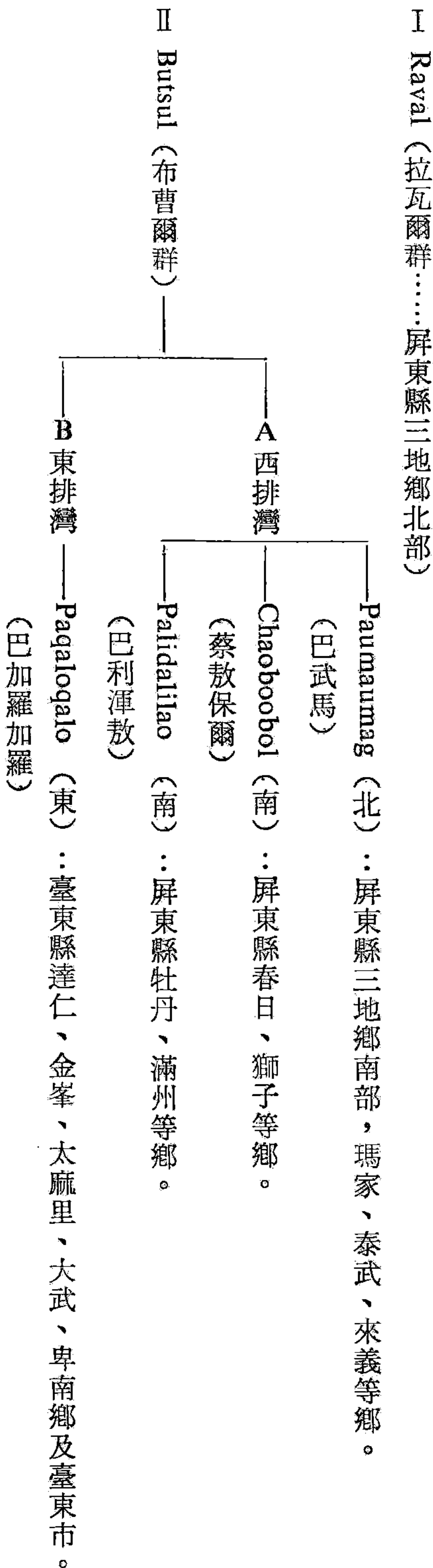
移川並由排灣族的傳說及頭目家族的系譜找出排灣族移動的路線，他認為排灣族大致是由北大武山的西北處

開始逐漸向南遷移，有的越過中央山脈到達東海岸，有的則繼續南遷至臺灣的最南端。（註二二）而日本學者馬淵東一依據荷蘭人紀錄的蕃社戶口表，推斷出各部落的名稱，並認為排灣族的遷移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來臺時已經完成。今日來義與春日交界地區的排灣族部落稱為 Pavaova 即為殖民地地區，與 Paumaunag（本土）相對，而 Rauli 系統的部落遷移甚少。

二、人口與分布

排灣族主要分布在屏東縣，但在高雄縣和臺東縣境內亦有分布，以群來分可列表於下：（表十三）

表十三 排灣族群分布表



排灣族部落的標高分布，其部落大體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下，而以一百至一千公尺的淺山地區為主，在民國九年以前排灣部落標高分布列表如下：（表十四）

表十四 民國九年以前排灣族部落標高分布表

高度 (公尺)	零—一百	一百—五百	五百—一千	一千—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二千	二千以上	總 計
社數	一一	七五	八三	八			一七七
戶數	七二〇	二、八二五	四、一二〇	六七〇			八、三一七
人口數	三、六二七	一三、六六五	二〇、二三九	三、四八三			四一、〇一四
百分比	八·八	三三·三	四九·四	八·五			一〇〇·〇

資料來源：王人英：〈臺灣高山族的空間分布〉，《臺大考古人類學刊》，二七期（民國五十五年）。

從上表可知住在一千公尺以上的人口只有百分之八點五，其餘都住在一千公尺以下的地區，而有百分之八點八住在一百公尺以下的平地。

排灣族在民國五十一年底已有四萬三千零八十七人，其地區族群與戶口分布如下：（表十五）

表十五 民國五十一年排灣族族群分布表

族	群	縣別	鄉別	村數	舊社數	戶數	人口數	備註
I 拉瓦爾亞族 (Raval) II 布曹爾亞族 (Butsul) 1. 巴武馬群 (Paumaug)		屏東	三地	六	八	三六七	三、〇六七	
		屏東	三地	三	三	三四六	二、〇五一	
		屏東	泰武	六	一一	五九三	三、五一三	



總 計	2. 察敖保爾群 (Chaobobol)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瑪家	來義	春日	獅子	牡丹	滿洲	金峰	達仁	大武	太麻里
	五	七	六	八	六	七	六	六	四	五
	一〇	一一	六	一二	九	八	一六	一六	七	九
	六一七	一、〇一〇	七〇四	六七一	七三一	二四四	三九六	五八四	五五三	八二八
	三、五五九	五、五二八	三、八七八	三、九九六	四、二二三	一、二〇一	二、一一九	三、〇一五	二、八一	四、一二六

總 計	3. 巴利澤敖群 (Palidalilao)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瑪家	來義	春日	獅子	牡丹	滿洲	金峰	達仁	大武	太麻里
	五	七	六	八	六	七	六	六	四	五
	一〇	一一	六	一二	九	八	一六	一六	七	九
	六一七	一、〇一〇	七〇四	六七一	七三一	二四四	三九六	五八四	五五三	八二八
	三、五五九	五、五二八	三、八七八	三、九九六	四、二二三	一、二〇一	二、一一九	三、〇一五	二、八一	四、一二六

總 計	4. 巴加羅加羅群 (Pagalolo)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瑪家	來義	春日	獅子	牡丹	滿洲	金峰	達仁	大武	太麻里
	五	七	六	八	六	七	六	六	四	五
	一〇	一一	六	一二	九	八	一六	一六	七	九
	六一七	一、〇一〇	七〇四	六七一	七三一	二四四	三九六	五八四	五五三	八二八
	三、五五九	五、五二八	三、八七八	三、九九六	四、二二三	一、二〇一	二、一一九	三、〇一五	二、八一	四、一二六

從上表民國五十一年之資料所示，可知排灣族分布在屏東、臺東兩縣十二鄉鎮、七十五村、七千六百四十四戶、四萬三千零八十七人。五十三年在衛惠林先生和王人英先生調查，總人口為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人，聚落為七十九村，平均每村人口為五百六十五點五人，天然聚落之社有一百一十九社、每社平均為三百七十五點四人。排灣族的人口一直在成長。列表於下：（表十六）

表十六 排灣族人口成長表

年 別	社村數	戶 數	男 性	女 性	人口總數	加增比數
民國 四 年	一五三	六、六二一	一五、三二〇	一五、一一五	三〇、四三五	一〇〇・〇〇
民國 九 年	一六九	六、四〇〇	一五、二一九	一五、〇九六	三〇、三一五	一四〇・〇〇
民國十四年	一七〇	六、四七〇	一七、四三四	一六、八八一	三四、三一五	一二二・七四
民國十九年	一八四	六、五八八	一六、二四四	一五、八一〇	三一、〇五四	一〇五・三一
民國二十四年	一四九	六、七七三	一六、五六三	一六、八二二	三三、三八五	一〇九・六九
民國五十一年	七五	七、三四四	二一、七九九	二一、二八八	四三、〇八七	一四一・五七
民國五十三年		八、〇〇五	二三、八一—	二一、八六八	四四、六七九	

排灣族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中。日據時期增加較慢，但自光復之後，由於生活程度提高，人口增加較快，在節育之後才較緩慢。民國六十五年底，人口已增加到五萬五千六百二十八，占山胞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九點七，到八十二年排灣族分布於三縣（屏東、臺東、高雄舊村鄉）境內，共十三鄉鎮八十一村，人口數近六萬人。

三、生活方式

(一)飲食：排灣族人與其他山胞一樣，以燒田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因此農作物為其主要食糧，作物種類以粟、旱稻、稗、黑芋、甘藷為主，此外還有豆類、菸草、花生和樹豆等。日常以粟、旱稻、芋頭、甘藷為主糧，飲食有粟米飯、粟米粥、粟飯糰、糯米飯及粥、菜粥、烘芋、煮芋、煮甘藷、烘甘藷、糯米糕。

肉類食品來自打獵、捕魚和飼養，打到獵物以鹿、山羊、羌、山豬為主，捕到的魚多為山溪魚蝦，也有一小部分住在海邊的族人乘筏捕海中飛魚。家裏傳統飼養的動物主要是豬、狗和蜂，豬肉祭祀或慶典用，狗用於打


獵，蜂則從野外採集在家內飼養，採蜂蜜食用，在過去不養雞，後來才養，但不吃雞蛋。

烹調的方法以煮、蒸、烘烤為主，調味品有鹽、生薑、辣椒和蜂蜜。炊器中的鐵鍋向平地購買，古有製陶但未用陶鍋，有蒸桶蒸米飯，器具以木製為主，有木盤、木杯、木碗和編器。

嗜好品有煙（*tabako*）、酒（*vuna*）和檳榔（*saviki*）。吸煙有煙斗、喝酒有連杯，都是排灣族出色的工藝品。酒自釀，釀糯米糕酒，以糯米（米）先搗成粉蒸成糕，再摻以藜粉酵母，以蕉葉包起來，放在蒸桶內，蒸熟後置於陶罐內，密封三、五日即成糯米酒。

（二）衣飾：排灣族的衣飾受其社會階層的影響，因此貴族在服裝的色澤上、文繡上來表現其地位，尤其在盛裝時，與平民的區別最大。

男性的衣服在一般常服上分為皮帽（*tsilupon*）：以鹿皮製成的風帽、頭巾（*taopo*）、上衣（*ipok*）：短襟長袖、胴衣（*poita*）、皮背心（*kulup*）、腰裙（*tsiuputsu*）；而盛裝的衣服是在喜慶祭儀時穿著，分為上衣（*ipok*）：施以刺繡、繡以各種紋飾，披肩（*iton*）：以夾織的布製成，套褲（*katsin*）：以紅黃綠等顏色綴製而成。女性的衣服在平常服上有頭帕（*tatal*）、上衣（*tunpao*）：受漢人影響長裙開襟和窄袖、腰裙（*pajapai*）、綁腿（*tsiatsiap*）、手套（*tsiapo*）：盛裝時與常服在形式上相同，只是有刺繡和夾織而成，如花頭巾、刺繡長衣、綁腿、刺繡長袍和手足套。

裝飾，可分為體飾和衣飾兩種。體飾主要是文身（*butsik*），文身是貴族的權利，佃農平民沒有文身的權利。男性文在胸前、背後、手臂、小腿上，所用的花紋有幾何圖形，但人紋、人首紋、蛇紋只限於頭人直系才能用。婦女刺文限於手腕、手背部分，人紋、紋亦僅限於頭人直系使用。

飾物亦多限於貴族使用，自然飾物有鮮花、羽毛、皮毛、獸牙、鷹羽，豹牙、豹皮只限於貴族直系佩用。琉璃珠、貝串等亦只有貴族家才有。織繡品，男女繡邊衣服、飾帶、織繡喪巾等都是每人一套，不轉讓。

其他尚有各種銀製、銅製、貝製或花綴而成的頭飾、肩飾、胸飾、臂飾、腕飾及指飾等。



(三)居住：排灣族居住以石板屋為典型，石板是灰黑色的板岩打製而成，用板岩鋪地、砌牆及蓋頂，家內以木為棟梁和支柱，屋頂為兩坡式。多數家屋分為三室，一為出入過道、一為客室，室內靠窗處有床間，高出地面約三、四十公分，兩端有石床，為一家主人的起坐間。中央有中柱，後牆設放陶罐的石廚臺，灶設在過道的側牆處。家屋前有石板鋪成的前庭，前簷下置石凳。頭目家前庭有高約一公尺的石臺，上有立石一塊，種樹，四周有石凳，作室外集會和休憩之用，

基地因地區分布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如東部的排灣族群在太麻里一帶，其家屋多為方形基地，屋頂為四坡式、竹壁、茅頂。在斯溫溪以南地區的家屋為縱深式，室內分前後兩間，前部為前廊，以二門通入正室，兩側設石凳，中央後部為床和內倉庫。滿州地區受漢化較深，其家屋式與漢人相似，土牆、草頂，屋頂為兩坡式，地基為橫廣的長方形。

四、社會組織

排灣族的親族制度是建立在長系繼嗣而旁系分出的家氏系統制度，不問性別而重視長幼為特色，並形成直系中心的特權制度，另一重要的法則是具有雙系觀念的親屬關係。

排灣族的家是以家宅 (*unna*) 和家氏 (*rajan nua unna*) 為基礎，每一個舊家宅是由一個直系來承繼的家族，新的家宅是由舊家宅分出，舊家宅往往是大家族，新家宅往往是小家族，每一家族人口大約在五到十個之間。每一個家宅都有一個家名，是家人出生或居處於家宅中家屬的集體姓氏，每一家宅在落成時，經由儀禮命名特別的名號，作為家名或家氏。家氏定名之後，除非該家絕嗣廢家，否則是一直存在的。如果該家在同一部落內遷址亦仍然使用，只有該家族完全絕嗣或遷往外社，這一家氏乃告廢絕。家氏象徵著家族的社會地位，代表該家始祖的社會地位，也代表其繼承這一家宅直系群的社會地位，所以家族成員都有權在其自己的名字後連以家氏，以表明其親族系統與社會地位。

排灣族的繼嗣法則是以「長系承家，庶系分出」的階級宗法原則。Butsnl 群是不問性別，只看長幼，所以長

嗣為男為女皆可承繼父或母的家宅、家氏和家財。次嗣以下婚後分出另建新家成為長系的旁系，出嫁或出贅的旁系，其本人仍為宗族的分子，但其子女則屬於其夫或妻之家系。但在 Raval 群是重視長系的男嗣為優先，如有子若女雖為長女，其承繼權仍屬長子，如無子才由長女繼嗣。

長系的承繼人稱為 *usam*，意為粟種，成為宗家 (*kinawatawajan*)，婚後另建新家的弟妹，成為宗家的分家 (*nakioajata uma*)。這一分家承續法則也與第一宗家一樣，長嗣承家，餘子分出，如此繼續繁衍下去，每一世代都可能在每一家宅中分出新家，同高祖的親族群體為有限範圍的宗族，超過這一範圍，只認始祖宗家為其共宗，形成大的宗族關係。

排灣族的封建制度建立在土地和宗法階級之上，直系長嗣承繼土地的領主權和租賦權。

排灣族多數社群將階級分為三，即頭人階級 (*mamatsarilan*)、世族階級 (*puala*) 和佃民階級 (*atecan*)，各有不同的世系神話來源。頭人階級多自稱太陽之子，是征服者與土地領主階級；世族階級常是一個部落的最初創建者；佃民階級乃追隨前二者的勞動階級，有的是頭人或世族的屬民，有的是頭人或世族分出的旁系遠族，但它失去其階級地位。頭人與佃民兩者的尊卑、統治與被統治、有產與無產的對立關係清楚，但是世族階級關係各群不一，在 Raval 群是小頭人，在北部排灣是中間階級，但中南部的 Butul 部落則缺乏這一階級。

排灣族的部落組織是多元的複合部落，在形態上有時是一個集中的村，有時則由數個毗鄰的村聯合而成，部落的住民有兩類組織，一為以地主頭人為中心，加上他的旁系及佃民。另一套是以地域組織為基礎的統一部落組織，在此組織之下有幾類領袖，第一類是世襲宗主權領袖，是最早創建此部落的頭人，常為此一部落的大頭人。第二類是選舉領袖，又可分為 1. 政治領袖：由平民中推選。2. 軍事領袖：由會所為中心，有領導及戰功者選任。3. 祭儀領袖：不同的祭儀，有不同的司祭。4. 長老：一社內選出三、五位或十數位長老，參加部落會議。

部落中有各種不同的會議來處理公眾事務，主要有下列幾種，1. 部落頭人會議。2. 部民會議：大規模的會議由政治領袖召集，各戶戶長參加。3. 祭儀會議：決定祭日及事務分派。4. 軍事會議：戰爭之前召開的會議。5. 審



判會議：遇有糾紛，召開審判會議。

五、信仰與禮俗

(一)神靈：排灣族的宗教已成為多神教，主要可分為自然崇拜和祖靈崇拜，自然崇拜中主要是日、月和蛇，祖靈是祖先和幽靈。

日神：排灣族人相信太陽卡道 (katao) 是人類生命的來源，靈蛇的卵經太陽孵化而有人類。

月神：月亮有神，是月神凱幾亞士 (ketsias)，是司理婦女生育之神，月神有兩位女神助理，即 salapanu 和 matokotoko。

百步蛇：排灣族人稱其為佛羅佛羅 (vorovoi) 或書拉 (sula)，相信其為祖先的祖先，也是排灣族的圖騰動物，受到族人的崇拜。

靈魂：活人為生靈阿帕克 (apak)，在人的身體中，生靈的數目各地方群不同，Butsul 群相信只有一個靈魂，南部的排灣人相信有三至八個靈魂。

死靈：人死亡後靈魂阿帕克就成為死靈祖媽士 (tsumas)。死靈中有善惡之分，善死者的靈魂成為善靈納瓦克 (nawavak) 祖媽士 (tsumas)，可以回到大武山的靈鄉去，變成保護族人的祖靈。橫死或凶死者的靈魂，就成惡靈——納苦呀 (nakuja) 祖媽士 (tsumas)，在其橫死的地方徘徊，變成幽靈，作祟人間，危害人畜與作物。夭折的死靈仍然回到生命之源太陽處再次轉生，但性別將作變換，原為男嬰，夭折後變為女性再出生；原為女嬰，夭折後靈回太陽處再出生變為男嬰。

祖靈：住在大武山的靈鄉，保護族人。祖靈祖媽士 (tsumas) 是族人祭拜的主要對象。

(二)出生禮俗：排灣族婦女懷孕後為孕婦，其夫為孕夫，共同遵守禁忌。在飲食方面如不吃鳥蛋、魚、動物的血和內臟，以及並蒂的果實。在行為方面，不用剪刀、不屠宰與理髮、不參加祭儀、葬禮和歌舞，生活在安逸平靜中以保護孕兒。

生產時由丈夫與其母姐助產，以死胎、雙生爲不祥，難產時請女巫來協助。長子和長女稱爲烏孫（*usam*），特別加以慶祝，由男家向產婦的娘家送謝禮。出生後三、五天，產婦就可以外出。子女出生後第五天舉行命名禮，要釀酒、做糕，請親友族人來家歡飲，並由家長或宗家的族長，從傳統的階級名譜中選一個名字，爲嬰兒命名。一般以取與祖名爲常則，男嬰取與祖父或祖父以上祖先的名，女嬰取與祖母或祖母以上祖妣的名爲主，男女有別，階級有別。

（三）成年禮：排灣族沒有年齡階級，但有以年齡長幼分期的觀念，如嬰兒期——路馬馬（*lunamat*）、幼兒期——卡苦良（*kakuliang*）、少年期——馬拉拉卡拉幹（*malalakalakang*）約十一、二歲到十五、六歲、青年期——奧路額路額（*aulululua*）約十七、八歲到三十歲、壯年期和老年期。

男孩到十六、七歲時，父親帶他去打獵，第一次出獵出發之前，殺一頭豬、釀一罐酒，在青年自己的床牆上掛滿茅草，驅惡靈避邪，青年在室內三天不食不飲以作齋戒，到第三天由父親帶他出獵。到了獵地先用豬骨、豬皮來祈求獵神保佑打到獵物，如打到山豬和鹿就回家慶祝。成年禮即完成，這名男少年從此成爲青年人，可以參加部落五年祭中的刺球賽和大頭目邀集的青年舞會——查米昂（*tsamiang*）。

（四）婚姻禮俗：排灣族爲雙系社會，男的可娶妻亦可招贅成贅婿，婚姻大體可分幾個過程，1. 定情：一般以男性爲主動，男到女家訪問，送自己頭巾、頸飾給女子，女子接受並回贈禮物，表示定情。2. 求婚：定情後由男方請媒人到女家求婚，媒人多爲兩家共同的親戚，帶酒、肉、檳榔和頭巾、飾物爲禮，女家接受就同意，不回禮。3. 送薪柴禮：男子採集薪柴送到女家爲禮，也要送柴給女家所屬的頭目家爲禮。4. 豎鞦韆架：在結婚前一天，新郎與友人到山上伐木四根，運至女家搭鞦韆架，以籐索一條懸下作爲鞦韆，爲結婚日女家姊妹盪鞦韆之用。5. 送聘禮：男家自訂婚後即向父母雙方的親屬徵集聘禮，以鐵器爲主，如鐵鍋、鐵耙、鐮刀，其他有豬、酒、檳榔等。聘禮多寡與其所屬階級有關，高則多、低則少。送聘之前先由女方派人來查點，送聘時由男方親戚與媒人於迎親時送往女家。6. 成婚：婚期由雙方協定，成婚日由男家請親友將聘禮送往女家，媒人並以酒一小罐到女家後

先向女家祖靈祝祭，女家殺豬一頭，新娘先往野外藏匿，後經親友尋獲抱回。新郎隨新娘在繞庭三匝後入室，新郎新娘在床上並坐，後由女家兄弟姊妹擁新郎新娘在床上假睡，並蓋男家帶來的毯子，表示洞房，片刻後到庭園舞蹈。第二天，女家兄弟揹新娘隨親友送往男家，婚宴時先由兩家家長對新郎新娘致訓詞，男家家長向女家家長及送親者一一敬酒。宴畢歡舞，婚禮完成，若為招贅婚，就省略迎親一節。

(五) 喪葬禮俗：排灣族對人之死亡可分善終和惡死，其處理方式不同。

善終者的禮俗如下：1. 裝殮：人死後由親人為死者梳髮更衣，男性在頭上戴花環插羽毛，女性在頭巾上塞檳榔子，背上揹背袋，然後移屍地上，將身體上下肢曲折，縛於胸前，成蹲踞狀，用裹屍布來包屍，露出頭部，放在中柱下以供弔祭。2. 弔喪：喪家在門口豎留葉竹枝以示喪忌，青年走告親友，親友知情後即來喪家弔問，並觸死者右肩，向死者話別，頌揚死者生前德行，慰問遺族。3. 下葬：排灣族原舉行室內葬，葬於中柱附近，日據時期之後改為室外葬。先由近親男子開挖墓穴，由兄弟或兒子將屍體放入墓穴，穴底鋪蓆，屍體蹲於其上，面向東方，上蓋石板，覆土後再蓋一石塊。接著由長老以豬皮、豬骨為祭品，向死靈作祭，下葬禮完成。4. 葬後禮：下葬後有一連串的儀禮，包括淨化：葬後送葬者回到喪家，喪家準備三盆水，以便送葬者洗手潑水，入室將灶中餘燼撿出拋於室外，再由男性家長生新火，以示淨化；服喪：男子纏喪巾，女子蓋喪巾，服喪時間依親等而別，如配偶或繼承人百日、直系近親二月、堂兄弟姊妹一月，頭目死全社五日；招靈：葬後三日，請女巫以酒、肉、糕、檳榔、魚、粽子等為供品，到部落外招靈祭祀，再回家祭祀，次日早晨到部落外再祭，請靈勿再來；祭祖：第四日，親族攜酒到喪家慰問，殺豬祭祖，祈求保佑平安，祭畢分肉，親族各分肉一塊帶回；除喪：第五日，喪家男子入山出獵，得獵獲回，除去喪家門口的竹枝，除去禁忌；驅靈祭：滿月後，喪家釀酒製糕，請女巫主持祭祀，由女巫率領喪家近親至部落外，對亡魂作祭並驅逐亡魂離開部落，祭畢參加親族每人用刀割衣服一塊，棄於路旁，表示與已死的靈魂斷絕關係。

凶死者的埋葬方式與善終者略有不同，因死者成為幽靈，所以建造幽靈屋。因為幽靈無法回到祖先的靈鄉大

武山，因此驅靈後表示永別，並舉行祖靈祭，祈求祖靈保佑平安，免受幽靈侵襲作祟。

第八節 布農族

一、歷史淵源

布農族主要分布在臺灣中部山區，而以南投縣為中心，原有六個同祖群，即巒社群（Lamp'an）、卡社群（Kasavan）、丹社群（Tanpan）、卓社群（Take-tolo）、郡社群（Isi-bukun）和蘭社群（Takepuv'an）。〔註1111〕相傳布農族最早是居住在西部平原，如巒社人說他們的祖居地是在Iokaay，郡社人說是在lingao、linkipas、taulak以及lamias等地，這些地方可能是鹿港、林杞埔（竹山）、斗六及南投等地方。

布農族自平地移住山區之後，並沒有定居下來，他們還是不斷遷移，遷移的原因是因尋找新的耕地或因戰爭等關係。我們依據他們的系譜來推斷，布農族人在十八世紀初葉，越過中央山脈向東南方殖民，稍後更轉向西南及南方移動，這種遷移的結果，使布農族廣布臺灣中部地區，現就簡介六群的歷史。

（一）巒社群：相傳巒社群是從平地沿河進來，居住在群大溪中流流域的巒大社，然後向周圍遷移，至十八世紀初葉，巒社群人越過中央山脈向花蓮遷移，後來又遷向臺東，但受卑南族威脅，又移向高雄境內。

（二）丹社群：相傳丹社群是分自巒大社中，該群中屬tanapima氏族的vatan遷到丹大社，vatan即成為丹社群的祖先，據族譜推斷，大約在三百年左右，十八世紀初，丹社群人開始越過中央山脈向太平溪流域遷移。

（三）卓社群：其始祖叫toto，自卡社群中分出，分布在北部，後來遷移較少。

（四）郡社群：郡社群的始祖叫bukun，據郡社人自稱是從巒社群中分出，因旱災作物歉收而遷往郡大社。十八世紀末葉移住東埔，十九世紀半葉向老濃溪流域擴張。

（五）蘭社群：蘭社群與鄒族混居，受阿里山達邦人同化，相傳其祖先原住玉山，後來遷移到老濃溪岸與鄒族同居。

(六)卡社群：自巒社群中分出移住卡社，由於人口繁衍，部分族人移住卓社成爲卓社群，族人紛紛遷往他地分別建社。今日南投縣信義鄉的潭南、青雲、雙龍等皆有卡社群人居住。

二、人口與分布

布農族在臺灣土著族群中占第四位，僅次於阿美、泰雅和排灣。民國五十三年已有二萬四千二百零七人，原分布於西部平原，後沿濁水溪谷間中部向山地推進，在萬大以南、玉山以北的玉山、濁水之間，部分向花東地區、部分向高雄旗山東北荖濃溪流域移動，分布於臺灣中部、東部和南部地方。（表十七）

表十七 布農族人口分布表（民國五十三年）

合

目前依行政單位，Bunun 分布於南投縣的仁愛、信義，高雄縣的三民、桃源，臺東縣的海瑞、延平，花蓮縣的萬榮、卓溪，共四縣八鄉。

布農族在光復前都喜歡住在海拔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的山區。茲將民國十八年的統計列表如下：（表十八）

表十八 布農族垂直分布表（民國十八年）

標 高（公尺）	人 數（人）	比 例（%）
一百—五百	一、六六一	九・二
五百—一千	四、一〇五	二二・七
一千—一千五百	六、九〇三	三八・二
一千五百—二千	四、六七八	二六・〇
二千以上	七〇五	三・九

資料來源：阮昌銳：《臺灣土著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民國八十三年），頁三四八。

三、生活方式

布農族居住在山區，以燒田農業（註二四）和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主要生活資源由農獵取得，飼養、捕魚和採集為補助性的生產。

（一）飲食：布農族傳統以粟、甘藷和芋為主食，其次為早稻、黍、玉米、高粱，副食以野菜、獵肉為主。偶食山溪魚蝦，家畜如豬、家禽如雞，在祭祀時宰殺。日常飲食每天三餐，早餐以粟飯、甘藷為主，中午農忙時在田中用餐，以甘藷、芋為主，晚餐以小米加野菜和鹽煮成稀飯食用。

慶典活動之時，釀小米酒、舂糯糞、殺豬，歡宴親友。嗜好品有煙和酒，但禁止兒童使用。

(二)衣飾：衣服方面，布農族衣服男女有別，男子衣服以皮製為主，麻布次之，有皮帽、胸袋、鹿皮背心、皮披肩、皮套袖、皮套褲、腰袋、布背心、布長衣、皮鞋。女子的衣服有頭巾、胸衣、短上衣、腰裙、綁腿、腰帶。飾物方面，男女有別，男有頭飾、頭箍、耳飾、腕飾；女子有額飾、耳墜、頸飾、腕飾。

一般而論，布農族的黑上衣背後夾織毛線幾何圖形，腰袋亦然。女性衣服受漢人影響，以黑色為主，鑲白邊，比其他各族樸素。

體飾方面，布農族男女都有拔毛、穿耳和拔齒的習俗，男用竹鑷、女用細麻線為工具，拔除面毛或修細眉毛，而男女在生下數日，父母用桔刺穿耳，到十二、三歲時拔去門齒和犬齒各兩顆。

(三)居住：布農族居住在高山之上，以山腹和山上臺地為部落基地，建材有板岩、木材、竹子、茅草和籐子。房屋形式各地有異，北部諸社以板岩為主，板岩為牆、為頂、為地。中部和南部以板岩鋪地，木板為牆，茅草蓋頂。一般屋頂為兩坡式，屋基為長方形，穀倉建於屋內，是一大家族，因此家屋兩頭較大，內分若干床屋，每床住一對夫婦及其子女。

(四)運輸：布農族的部落多沿河分布，河流邊緣的自然道路往往是部落與部落間的主要道路。在溪谷間低淺處架竹橋，深谷則設籐索吊橋。搬運工具主要是背筐和網袋，男子多肩背，女子則頂於前額，亦有用背架來搬運薪柴和草類。

四、社會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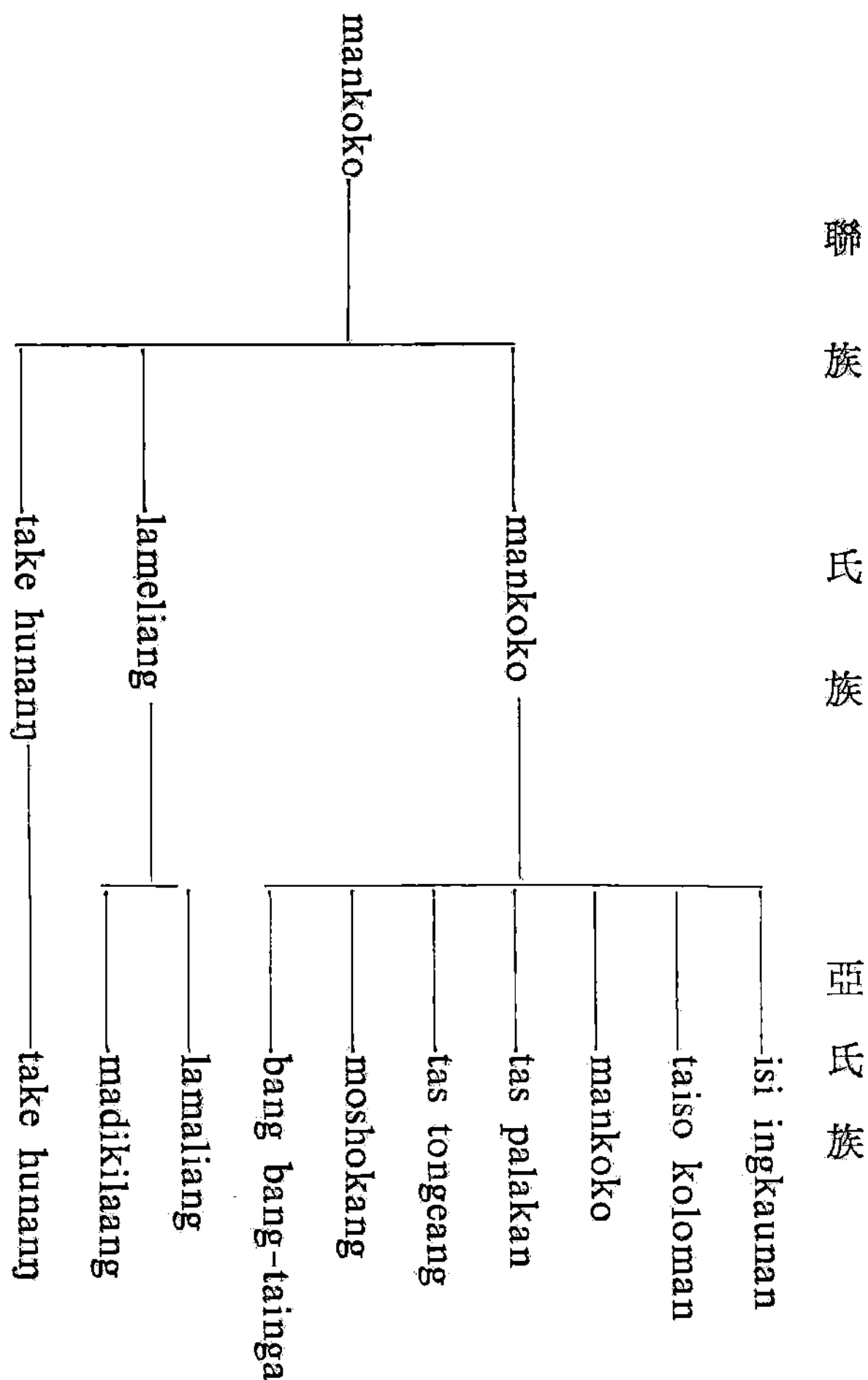
(一)家族：布農族是父系社會，因此基本上有從父居、父系承繼的性質。家族構成分子通常由兩個以上的世代居住在一起，一般來說除父母子女之外，常有祖父母和叔伯及其配偶與子女；典型的大家族，往往有三、四十人，所以布農族的家屬也就比較多。

一家人住在一起，長幼有序，以長系尊長為家長，尊長指揮卑幼輩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家屬不和時則分家，另立門戶，無嗣者可由族中收養繼子，女兒喪偶或離婚可回到父家。昔時家人死亡埋於地下，埋滿時則棄屋

另建新屋。

(二)氏族：布農族具有完整的氏族制度，大體可分為三級。一為同族，是最大的親族單位，相當於聯族，原於同一氏族後分裂為長支和庶支，多以長支氏族名號為名號，其主要功能為外婚群，其次為氏族稱 *kaulo shidang*，有姓氏，並為外婚單位，族人休戚相關，共守禁忌。再次為亞氏族稱 *kaunang shitox*，為後期由氏族再分裂出的親族群，有亞姓，但為更親密的團體，其成員為家族。以丹社群 *take vatan* 的 *mankoko* 聯族為例，其氏族與亞氏族的關係如下：（表十九）

表十九 布農族氏族與亞氏族關係表



(三)部落組織：布農族可分為五個祖居群或原部落，即卓社、卡社、丹社、巒社和郡社，經過遷移、分化，到

日據時期已有七十餘個部落。

部落爲一個自治聚落單位，由舊社之若干氏族分子共同居住於溪邊、山腹或臺地，日後其同一部落系統或少數外來分子加入建立會所，成爲部落。

部落有頭目，以其經驗、才能爲主要條件，由部落會議從各家長老中選出，頭目之下有副頭目，協助頭目處理部落事務。同時布農族有軍事領袖，由有戰功者選任，在作戰時擔任指揮官任務，軍事首領亦爲會所首領。布農族會所制度已廢，相傳會所爲干欄式建築，圓頂方屋，有敵首棚與其相連。青年夜宿會所，負責部落安全，並禁止婦女進入會所。

五、信仰與禮俗

布農族於的宗教信仰以祖靈崇拜爲基礎，但已有司理神及創造神的觀念，與靈魂觀念相混合，但神靈未完全人格化。布農族的 *Karintin* 神是宇宙創造與決定人類善惡禍福之神，並以自然神與司理神相結合形成的神靈，如山神爲獵神、河神爲漁神、土地爲穀神等皆爲善神；另有令人生病的惡神。人有靈魂稱哈尼多 (*hanito*)，離開人的身軀就死亡。善終者的靈魂成爲祖靈，保佑族人。

祭儀是宗教行爲具體的表現，以生命禮俗爲例分述於下：

(一) 出生：布農族視懷孕爲結婚的結果，孕婦及其夫嚴守各項禁忌，如殺生、禁食死物、禁食猿猴、六月後禁房事。昔時以分娩爲不潔，生產時在草叢中或山寮裏，產後回家，胎兒用竹刀切斷臍帶，臍帶懸於產婦床頭，胎衣埋於門內右側地下。臍帶脫落後，家人釀酒殺雞，邀同氏族長老及母族舉行酒宴，並由母族長老爲嬰兒祝福。每年九月族中舉行長子慶祝儀禮，夫婦抱小兒帶禮物至外家，每至河邊折草浸水揮拂嬰兒的頭爲其去邪納福，到了外家參加饌宴，接受親友祝賀。

(二) 結婚：布農族視婚姻爲兩氏族間之事，男女兩家皆由其父母經過親族會議而決定，昔時有兒童期即由父母爲子女訂婚。布農族因父系社會，多行嫁娶婚，一般由男方之父請託長老爲媒向女家求婚，雙方以交換煙管吸煙

爲允婚徵號。允婚後，由媒人再攜酒至女家商定聘禮等有關事宜，聘禮以黑棉布、鐵器、貨幣爲主。結婚由男女雙方商定時日，兩家於數日前釀酒十數桶。迎親前一日，新郎之父與伯叔父及其同氏族男女多人，帶豬、酒、黑紅布等禮物到女家，當晚歡宴；次日早晨由新娘之父及其親族送親至男家，雙方家長致詞，並開始舞蹈，當晚不同房。第三天早上女家攜女及婿再返女家，當晚在女家成親。第四日，新郎攜新娘回家，並隨婆婆作儀式性的工作，婚禮完成。

（三）喪葬；布農族認爲死亡有善終和凶死之分，善終者爲病死家中，惡死者爲被殺、淹死、跌死或被獸蛇咬死。惡死者就地掩埋，沒有儀式。善死者斷氣後，移坐地上，雙手放置胸前，用籐帶綁縛。當夜在室內挖穴，深約四尺、徑三尺，周圍以石板爲壁。下葬時男面向東，女面向西，上蓋石板，再填泥土。家人忌喪五日，第六日家中男子到山中打火舉煙，次日出臘，第九天恢復正常工作。

第九節 魯凱族

一、歷史淵源

魯凱族爲臺灣山胞人口中較少的族群，原有二十個聚落，分布在中央山脈南端兩側高雄縣茂林鄉、屏東縣霧臺鄉及臺東縣卑南鄉境內山地區，與排灣族有極多相似之處，如土地所有權屬於貴族等，在藝術方面亦與排灣族同樣精於剗削木器之木雕。

魯凱族在清代稱爲「傀儡番」或「下三社番」，自稱「薩利先」或「大巴六九」。各地的族群都有起源傳說，如茂林社的傳說：

太古時，洪水氾濫之後，在社內 Ladalia 之地有煙霧升起，而從地中生出一個男孩叫 Rikar，數日後 Oavola 家之地冒煙，亦從地中生出一個男孩 Tatair 和 Runguna。後來，Ladtla 家的 Rikar 到 Oavola

家遊玩，其地有一個壺裂開產了二個女孩叫 Molilio，後來 Rikar 和 Molilio 結婚，生了一女叫 Ruvai，Ruvai 與 Tatair 結婚。Oavola 兩頭目家及其部屬都是這些人的子孫，另有一頭目 Didiwa 家是從多納社一頭目 Laluguan 家分派出來移居本社，娶了 Ladilia 家的女兒所傳下來的子孫。

又多納社的傳說：

相傳古時有位少女，清早醒來跟她父母說要到外面採草冠，她走到外面時，在石板屋頂上撿到一顆檳榔，隨手便送進口中嚼，不料卻懷孕了，她的情人就罵她：「我沒有和你同房，怎麼會懷孕」？那個少女可憐地說她沒有做對不起他的事。孩子誕生的一刻，太陽馬上就出來了，小孩身上附帶著琉璃珠，太陽說：「是我的孩子」。後來，長子為多納社，次子為茂林社。

這些故事說明每一個社的头目家都與神靈有關，起源古老，具有神靈性。

二、人口與分布

魯凱族分為三個族群，其分布情形如下：

(一)下三社群 (Torokuka-Longatawan-oponob)：分布於高雄縣茂林鄉境內荖濃溪支流濁水溪流域，自稱薩利先。因居住在四社群之南，故有下三社群之稱。光復前之蚊仔社 (Naga) 現分割成瑪雅村與茂林村，原墩仔社 (Tona) 改稱多納村。民國五十一年人口為一百九十八戶、一千零三十五人。

(二)大南群 (Taromak)：大南的魯凱人自稱 Taromak，分布在臺東縣大南溪上游、卓南鄉境內之山地。光復前之大巴六九社，即 Taromak 之譯音字，現改為太平村；原下南社後改為大南村，今又改為東興村。民國五十一年人口為二百八十二戶、一千五百五十人。

(三)魯凱群 (Rukai)：魯凱群分布在屏東縣霧臺鄉境內陸寮北溪上游之山地，他們自稱 Rukai。主要部落之原大武安社 (Raibuan)、塔抗馬考社 (Taramakuw) 與收勒拉社 (Soderea)，現合為大武村；霧臺社 (Budai) 與排灣族、布曹爾群之伊拉社 (Ira) 等合併成霧臺村；口加婆散社 (Kochia bokan) 現為好茶村。民國

五十一年人口爲七百一十二戶、三千九百七十四人。

三、生活方式

（一）飲食：魯凱族的主食以小米和芋頭爲主，食糧種類甚多，如旱稻、甘藷、玉米、花生、藜、高粱等，副食有絲瓜、南瓜和豆類。調味品有鹽、生薑和辣椒。肉類有狩獵所得的各種山味，如野豬肉、兔肉、羌肉、鹿肉、果子狸等，以及飼養的豬、雞和溪河捕捉的魚蝦。

烹製法最常用者爲鍋煮、石煮、烘、烤、蒸等，但最常見的爲煮和烘，煮小米飯、烘芋頭，也做各種糕類如糯米糕等。煙、酒、檳榔是主要的嗜好品，自己種菸、釀小米酒。

飲食器具有原始的三石灶，日據時期之後有固定的鍋灶，但三石灶仍作輔助之用。鐵鍋每家都有幾個，日據時期導入銅鍋，並有木匙、竹籴、木勺、木盤等傳統炊食器。

（二）衣飾：魯凱族在衣飾上受其社會階級的影響，地主貴族有裝飾的權力，而佃民則沒有此項特權，但可經過買賣的手續，佃民付錢可獲得這項裝飾特權。魯凱族的日常衣服，男性有皮帽、頭巾、上衣、腰裙、皮雨衣、鹿皮衣、鹿皮套褲、煙袋、火藥袋等，女性則有頭巾、長袍、腰裙、膝褲、手套、網袋、皮雨衣、布袋等。盛裝服飾男有帽章、頭飾、上衣、肩帶、腰帶、披肩、套褲等，而女性則有花冠、頭巾、耳飾、頸飾、琉璃珠頸鍊、珠腕環、臂環、長禮袍、女裙、腰帶、綁腿、肩飾串等。一般衣料男以皮革爲主，女則以棉、麻布作衣。盛裝服飾飾以玻璃珠或刺繡，女長袍受漢族衣服之影響。

（三）居住：魯凱族的家屋建築與北部排灣族相同，以木材爲梁柱，以石板爲屋頂和堆牆，並以石板鋪地。在臺東的魯凱族因受建材影響，以木板爲壁，以石板或以茅草蓋頂。屏東、高雄地區的魯凱族部落大都建造在山腰坡地上，先將坡地開闢成梯形地基，然後在地基上建屋。家屋多呈四方形，前牆的一端開門，進門處堆放農具爲通道，隔一夾牆，內爲正室，前室爲石床，有窗，後面爲穀倉、壁櫥，室外有前庭，並以石板鋪地，邊沿砌石凳，室外並有附屬建築如雞舍、豬舍和柴房等。

四、社會組織

(一)家：(註二五)魯凱族的家有幾重意義，居住的爲家宅，住在家宅內的人爲家族，使用的名號爲家氏。家宅亦即家屋，普通以小家庭爲基本單位，即由一夫一妻與其子女組成，也有以一夫一妻與其長子夫婦和子女同居的大家庭。一個家族都有一個家氏，即家名，一經命定不再更改，是居住在該處家屋內人們的象徵性姓氏。繼嗣以家宅家氏爲中心，長系承家，繼承家氏系統，餘嗣出嫁或出贅，長系以男嗣爲正則，無男嗣則以長女承家。其他子女分出，分家與本家之間有權利義務關係，如留養分家的鰥寡孤獨與離婚者。

(二)階級制度：魯凱族的社會分成三種階級，貴族、世族與平民，貴族是土地領主，平民是佃民。三種不同階級往往可因婚姻關係而升降。貴族(頭人)階級有財產權，向其佃民徵收租賦、徵發勞役，各級之財產如下：

1. 頭人階級的財產與權利：獵區、漁區、耕地、收租權、外社采地、社地、家屋、祖靈罐、特權。
2. 世族階級之財產與權利：免稅土地、讓與權、獵租、家屋。
3. 佃民階級之財產與權利：有本家和分家之別。本家：免稅土地、免稅漁區、家屋、特許權；分家：家屋、已墾地。

(三)部落組織(註二六)：魯凱族的部落是完全自治的單位，往往由一個集中的聚落或數個毗鄰的聚落聯合而成，若數個聚落聯合而成則存一大部落與中心，可稱爲本部落。一個部落往往有兩個以上的地主頭人共同組成一多頭複合的部落。

部落內的領袖因性質不同而有六種之多。1. 貴族：以地主頭人世襲取得地位與統制權。2. 地域領袖：平民選舉，主要工作與部落的法官、外交代表及部落會議主持人。3. 軍事領袖或爲會所領袖：有戰功的勇士擔任。4. 祭儀領袖：祭儀的主持人，由世族中選任，如農耕祭儀、狩獵祭儀和敵首祭儀等。5. 長老：部落長老由社會賢達選任，相當於村民代表。6. 技術領袖：有某種專業技術，如鐵匠、雕刻、敕紋等技術。

五、信仰與禮俗

（一）靈魂觀念：魯凱族相信人有兩個靈魂，一個是魂（apaku），隨時可以遊離到身體之外；另一個是魄（kalulumu），隨著身體不離開，當人的魄離去時就死亡。也有認為死時魂到祖靈居住地大武山，而魄仍留在社內。

（二）生育：婦女懷孕是由生命之神所賜，夫婦要嚴守禁忌以保護胎兒，如不能參與戰爭、祭儀、狩獵、喪葬、不採蔓藤、不吃雞等。

魯凱族特別重視長嗣，尤其是長子，因係長子承家，所以長子生下來有特別的慶典。生子之家就會廣邀親友，親友持粟一把為禮，親友中派兩男士往水源取水，同族男子舂米煮粟飯以備祭祖，並為新生兒保留祭食，家長為新生兒向神祭祀並殺豬、割豬毛為嬰兒祝福，最後全體男性親戚共食粟後，並分配豬肉。滿月後產婦由丈夫陪同回娘家省視，帶糕、酒、鐵器一件送與娘家。

（三）成年：男女到十一至十六歲是少年期，十七歲進入青年期，可結婚。男性有較嚴格的年齡分級，從少年級升到青年級要駐進青年會所，要經過正式的入會儀禮或成年禮，由入會的青年集體出豬一隻送到會所，由會所的武士或軍事領袖主持殺豬，行敵首祭，祭後青年跳舞，武士們飲宴，即完成成年禮。

（四）結婚（註二七）：男女成年後，即可婚嫁，魯凱族結婚方式主要是聘禮婚，主要是男性，以嫁娶婚為常則，婚姻過程分三段：

一為婚前禮：又分四程序進行，分別是男女交遊——男性向女性問候，女同意則交往，互相到家訪問；定情——男生以飾物一件贈與女子，女子回禮；訂婚——男方請媒人到女家求婚，同意則備禮如酒、豬、糕、檳榔、煙、花環、飾物送往女家，女方以酒肉招待；回禮——女方於訂婚一月後，備禮送男方，並議定聘禮數量，主要有鐵器、銀飾、陶罐、肩帶、番刀、飾珠等。

二為正婚禮：送聘迎親，男家長輩陪新郎帶聘禮往女家迎親，新娘故意藏匿戶外，新郎及朋友找尋新娘，由新郎拿出禮物給岳母及新娘姊妹後，找到新娘，由新郎同伴背新娘回男家，女家親屬結隊送親，到男家後雙方飲

宴；中途新娘新郎才來參加飲宴，男方家長致歡迎詞，女方家長訓戒新娘要遵守男家規矩。宴後舞蹈，新郎新娘亦參加，婚禮完成。

三爲婚後禮：男家新婚酒宴長達二、三天，期間新娘與新郎不共宿。第三天，送親者回家時，新娘新郎回女家，在女家住二、三天，才正式圓房。新娘家送給新人一隻小豬，新婚夫婦帶小豬回男家，從此夫婦生活在一起。

(五)死亡：魯凱族人死亡的觀念中有善終和凶死之分，善終者魂歸祖靈居住的大武山，凶死者則魂留人間作祟。

善終者處理方式爲，死者在彌留時近親要求留下遺言，死後把上下肢屈置於胸前作蹲坐狀，用番布包起在兩肩部打結，然後移屍前窗石床，靠石牆停放，並向親友報喪，親友前來弔祭，圍屍哭泣，並由男性親屬在室內地上，揭開石板掘墓穴，屍身橫躺，面朝東，蓋以石板，然後填土蓋穴。下葬後，家人將死者遺物往野外丟棄，並一齊到河中淨身回家。

第十節 雅美族

一、歷史淵源

蘭嶼島的雅美族是保存固有文化最完整的一族，島上共有六社，各社都有其創世和遷移的神話，然大體同型，今舉數例於下。

漁人 Iratai 社的傳說：古時在 Dzipigagun 有自石生之男子來到漁人社的磯邊，與自竹出生的女子結婚，現在漁人社前面的直立岩相傳是竹之化石。

朗島 Iratalai 社的傳說：古時有兩位女神出現在 Dzipoon 地方的竹子裏，二人各拾一石頭夾於腋下，走進

泉水中洗澡，乃懷孕生下子孫。首先住在 Dzipapal，後來移住到朗島背後的山谷裏，人口繁殖後，再移住朗島現在的地方。

從這些故事中可看到蘭嶼雅美人大部是石部與竹部兩族的子孫，他們首先定居下來的村落是 Dzimasik，後來移住到其他村落。據衛惠林教授的研究，是移住紅頭、椰油和東清，其中以紅頭最早建立，其後是椰油和東清。朗島可能是第二次由椰油分出，漁人也可能從紅頭分出，野銀與菲律賓巴旦人有親屬關係，是最後移入。

二、人口與分布

雅美族是分布在蘭嶼島的周圍，共有六個村落，即紅頭社 (Imourud) 在西南面，隔紅頭溪與漁人社 (Iratai) 為鄰；椰油社 (Yayu) 位於西海岸的中北部突出點，椰油溪的左岸；右岸為伊瓦達斯社，已併入椰油社；朗島社 (Iraralai) 在蘭嶼島北岸的中央部；東清社 (Iranumille) 與野銀社 (Ivarinu) 位於東岸的東清灣內。從聚落分布而言，紅頭和漁人、東清和野銀、椰油和伊瓦達斯等各形成一社偶村，只有北岸的朗高成為一單村。

每一個村落都在潮汐線後的礁岩山坡上，兼有農漁之利，村落的位置不超過海面五十公尺，各村人口數大體一致。民國四十六年，各社人口分布如下：（表二〇）

表二十 蘭嶼雅美族各社戶口分布表

社別	紅頭	漁人	椰油	朗島	東清	野銀	總計
戶數	四六	七五	一〇〇	七四	六五	五六	四一六
人數	一八三	二八九	三三一	二六三	二六五	二三九	一、五六〇

資料來源：衛惠林，劉斌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一號（民國五十一年），頁一七。

民國六十四年雅美族的人口據民政廳統計，已有二千四百六十四人，目前雅美族的人口又有增加，各村平均增加一倍以上，全島雅美族人已超過三千餘人，接近四千人。

三、生活方式

(一)生產方式：雅美族依山面海，主要的生產方式是捕魚農耕。在農耕方面，一方面灌溉水田，同時亦從事山田燒墾，主要作物是粟、甘藷和芋頭，芋頭有黑芋和水芋，其他有瓜類和菜類、果類。在漁業方面，他們是典型的捕魚民族，捕魚是男性的工作，主要的魚獲是飛魚、鰻、鯛、章魚、海老、夜光貝、海人草等，海上捕魚有大船集體捕魚和小船個別捕魚兩種方式。在畜養方面，雅美族有放牧山羊的習慣，山羊為家族私有，主要的家畜有豬和雞。豬舍在地下屋基內、家屋隙地，每天以薯芋及甘藷葉煮熟飼之。這些生產方式是他們生活資源取得的主要方法。

(二)飲食：雅美人主食為小米（粟）、芋頭和甘藷，佐食以魚為主，他們把魚製成魚乾加以貯存，肉類除魚之外，尚有豬肉、雞肉和山羊肉。炊食很簡單，有三石灶，有鍋，可分鐵鍋和陶鍋，鐵鍋交換得來，陶鍋可自製，以木盤裝盛食物。雅美族是臺灣各族中惟一不吸煙和不喝酒的民族，但是他們嚼檳榔，和以石灰包著葉而食，老年人並有小的木臼用手搗食。

(三)衣飾：雅美的衣飾與各族不同，男子平時僅以腰布為丁字帶，間或穿著外襟短背心，此外無衣無履。夏天炎熱，頭戴籐盔或木盔以避炎陽。雅美女子經常上身穿背心，下身橫圍腰布一條；冬季以方布一塊，自左肩圍裹其身於左肩打結，夏天頭戴木片製八角頭盔，無履。

在盛裝之時，雅美人佩帶飾物。男子在祭典時頭戴銀盔，手上戴銀環，胸前掛瑪瑙或貝殼製的飾物，並佩禮刀。女子則掛耳飾、頸飾及瑪瑙串成的胸飾、珍母貝製的梯形貝飾、手環、腳環等。

(四)居住：雅美族住在海岸邊，高度不超過水平五十公尺，往往靠近溪流以便飲水。數家或數十家構成一個聚落，其房子為半穴居。宅地以卵石砌成，凹入地面，在地上建築涼臺及工作房、穀倉、柴舍及豬舍為家屋之附屬

建物。房子以木爲梁柱，上蓋草頂，因爲凹入地下，夏天較涼，冬天較暖，最重要的可避颱風侵襲，工作房和涼臺在地表，夏日海風吹來十分涼快。

家內有的家具包括杵臼、盆桶、背簍、蒸桶、木盤、木碗、陶罐、陶碗、生產工具、武器、織機、針線筐等，每家生活所需的都有。

四、社會組織

（一）家族：雅美族的家族是父系家族，子女從父居，妻子從夫居。每一個家族住在同一個住宅、一個工作房、一個涼臺及附屬建築，如雞舍、豬舍、穀倉、柴房等建物，這個家族從繼嗣法則來說，長男嗣承繼，土地財產的承繼也是父系的。子女長大了，女兒出嫁，男子婚後先後在其父家宅地建小屋居住，到有宅地和建材後，另建新屋。一般家屋只使用一代，父死則毀棄家屋，建材由兄弟平均分配，但中柱由長兄繼承。

（二）世系族：雅美族的村落中往往有兩個到六個不等的親族群，亦即爲該村落最初建家的始祖所繁衍出來的男系繼嗣群，這種群體就是父系世系群。

在紅頭村有三個，其中以 *kinsan* 最大，其他兩個是 *avak* 和 *inato*，在漁人村有兩個，以 *kavanan* 較大，*kaoli* 較小。又如椰油村有四個，朗島有三個，東清有八個，野銀有三個，每一世系群所屬的家族多少不一，紅頭的 *kinsan* 有八家，但當時 *inato* 只有一家。

（三）地域團體：雅美族的村落只是地域團體，是一經濟活動的社會單位，但不是一個自治的政治團體，沒有統一的領袖制度，也沒有會所組織，社與社間的界線清楚，便於各社人民從事經濟活動時不超越自己村落的界線，每社都有自己的公有財產，並有專職的領袖以處理糾紛。

雅美族的老人是最主要的權威，每一父系世系群有一位族長，是由該群中年齡和行輩都最高的人擔任，這些族長就是部落的長老，以其一位年齡最長者爲部落首長，當部落有事件發生時，由部落首長召集其他長老召開長老會議。部落中除長老爲領袖人物，尚有捕魚的漁團領袖、復仇戰鬥的領袖、財富領袖與技術領袖等。



五、信仰與禮俗

(一)神靈體系：雅美族的宗教信仰有天神和人鬼之分，天神 *Tau du lo* (天人) 在天界，天有三界，地有三界，天的最上界有主神居住，此神為雅美族法律之維持者、生活必需品之供應者、人間正義與繁榮的主事者，在神話上此神也是人類的創造者，但天神不能離開天庭。另有天使神負責人天之間的聯絡，神中尚有司理神，如司命神，主管人之誕生，其所居地不在天不在地而在中間；農藝神，司理倉糧，對農產最有支配力量。

死靈 (*anilo*) 是人的靈魂變的，往往作祟危害個人的生命，人之死亡往往是死靈所害，死靈令人生病、死靈損傷作物或漁獲，因此死靈的威力愈大，族人對其愈感恐怖與怨恨，因此有舉行各種祓禳巫術。(註二八)

(二)祭儀：雅美族人的祭儀集中在農耕和捕魚的生產活動中，在農耕活動中以粟作為中心有祈年祭，由各家長攜粟飯、豬肉和芋作為供品。家長盛裝至海岸，全社各家齊集後，祭祀天神祈求豐年。然後有播種祭、嘗新祭、收穫祭、收藏祭、豐年祭等。與捕魚有關的祭儀有飛魚祭儀，包括漁團結成祭、漁團招魚祭、大船初漁祭、漁團解散祭、個人漁家祭、個人招魚祭、飛魚乾收藏祭、飛魚終食祭等。

(三)婚姻禮俗：雅美人的婚姻，在傳統上是行嫁娶婚，且由父親決定。在過去曾行幼年定婚的習俗，一般結婚程序如下：一為婚前禮，可分為四階段：1. 男女交往——男子十六、七歲，女子十四、五歲之後可尋覓對象，互約交遊。2. 定情——男女戀愛，男子送女子琉璃珠一粒作為定情。3. 求婚——男家父母請姻親向女家求婚，以飾珠一串、檳榔一束為禮，若女家接受，表示許婚。4. 請期——由男家派代表往女家定婚期。二為正婚禮，分迎親婚宴兩儀式：1. 迎親——由男家之父母或兄弟姐妹帶水芋、檳榔及飾珠，帶新郎到女家迎娶。2. 婚宴——男家殺豬一隻、山羊兩隻，煮水芋宴請男女兩家。三為婚後禮，亦有兩儀式：1. 試耕——成婚次日，新郎之母帶新娘到水田中試耕，並巡視自己的水田。2. 貝占——成婚第三天，父母令新夫婦至海邊拾貝，占卜凶吉，如一方無所獲則婚姻取消。實際上都可找到貝，所以少有此現象。

第十一節 平埔族

一、歷史淵源

臺灣土著除高山族外，尚有平埔族。高山族指居住在山巒，保存其語言和文化的族群，共有九族；平埔族指居住在平地，與漢人接觸較早並失去其固有語言和文化的族群。

清代對臺灣土著族群依漢化程度之深淺而有「熟番」和「生番」之分，「熟番」就是平埔族，又有「平埔番」之稱。日據時期以來將臺灣土著族分成兩類：「高山族」與「平埔族」。平埔族是分布在臺灣西部的族群，共有十族，分批來到臺灣，最早來到臺灣超過二千年，最晚來臺亦在五百年以上，平埔族與漢族接觸歷史最早，據記載有下列諸項：「隋大業年間，征討琉球國（可能是臺灣），其國支碎，人民被擒虜者不下數千」。「宋淳熙年間，琉球國人至泉州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元至正年間，征討琉球，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明末，漢人與平埔族通商，泉州、漳州來的漢人漸多，初在打狗（高雄）、鳳山和臺南附近與平埔族交易或以農漁為生，但平埔族是地主。

荷蘭據臺時期主要是獲取經濟利益，據施文陳臺灣棄留利害疏謂：「紅毛遂聯絡土著（平埔族）招納內地人民（泉漳漢人），成一海外之國」，荷人取得主權，協助平埔族發展農耕，如導入耕牛、作物、農具，漢族移民向平埔族購買或租借土地，大家相安無事。一六五〇年歸屬荷蘭統治的臺灣土著人口約七萬餘人，其中主要是西部的平埔族。

明鄭時期，軍隊屯田拓墾，平埔族人相率離開原住地。清康熙五十年前後，漢族接踵來臺開墾，取得平埔族土地，或與平埔族結親，使得平埔族迅速漢化。而部分平埔族人遷離原住地而到外地謀生，如嘉慶年間之巴則海、巴布薩、巴布拉、道卡斯、凱達格蘭、洪雅諸族移往宜蘭；道光年間巴布薩、巴則海、柏布拉、道卡斯、洪

雅等族移往埔里；道光年間西拉雅及四社熟番移往東部及宜蘭噶瑪蘭族的南遷。現在，平埔族大多漢化，在文化上僅東海岸的噶瑪蘭人尚保有其語言，但文化上已漸消失。

二、人口與分布

平埔族分爲八族，也有分爲十族。自北至南，我們以人類學家分類爲標準，將其分爲十族。

(一)噶瑪蘭族 (Kavalan) 或稱「卡瓦蘭族」；主要分布在宜蘭平原。昔有三十六社，以濁水溪爲界，兩側各有十八社，如宜蘭頭城一帶有奇武暖禮、新仔罕社等，在羅東五結一帶有加禮宛社、歪仔歪社、流流社等。

(二)凱達格蘭 (Ketagalan)：分布在桃園、臺北縣、臺北市、基隆市一帶之平地。如里族社、北投社、唎里岸社、秀朗、八里坌、小鷄籠等社。

(三)雷朗族 (Luilan)：分布在臺北盆地南部及桃園臺地，以雷朗社爲名。根據小川教授以語言學所作分類而列爲一族，有學者將其列爲凱達格蘭的一支。

(四)道卡斯族 (Taokas)：分布在大甲鎮北至新竹市一帶之地方。主要部落有竹塹社、日南社、大甲東社、苑里社、吞霄社、後壠社、新港社、貓裏（苗栗）社等。

(五)巴布拉族 (Papura) 又稱拍瀑拉：分布在臺中縣海岸附近一帶平地。主要部落有沙轆社、牛罵社（清水）、大肚社等。

(六)巴則海族 (Pazeh) 或稱拍宰海族：分布在豐原、神崗及東勢一帶。主要有烏牛欄社、撲仔籬社（包括水底寮大馬隣社）、阿里史社、岸裡社等。

(七)巴布薩族 (Bapusa)：分布在鹿港、北斗、彰化等地。主要部落有東螺社、二林社、半線（彰化）社、西螺社。

(八)洪雅族 (Hoanya)：分布在臺中縣以南到臺南新營以北之平原地區。主要部落有南投社、諸羅山社、斗六門社。洪雅族又可分三群，即 Hoanya、Arikun 和 Lloa。

(九)邵族 (Sao或 Sau)：分布在日月潭附近。主要是德化社。有學者認為邵族與布農和曹族有關。

(十)西拉雅族 (Siraya)：分布在臺南縣麻豆南至屏東林邊一帶。西拉雅族可分為三支，即西拉雅 (Siraya)、馬卡道 (Makatao) 和四社熟番 (Taivoan)，主要部落有新港 (赤嵌) 社、大目降社、簫壠社、麻豆社、阿猴社 (屏東) 等社。

平埔族的人口，日據以前缺乏資料，光復之後，沒有將其分離出來，所以無法估計，就現有資料述之於後。

據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荷蘭戶口表推定，當年平埔族人口列表於下：（表二一）

表二一 平埔族人口統計表（清順治四年）

地 區	村 社 數（村）	戶 數（戶）	人 口（人）
北部集會區	四二	三、〇六八	一五、二七九
南部集會區 (varororongh)	一一	二、一四九	一〇、三二六
淡水地方集會區			
淡水南方	一五	六六六	二、五九四
淡水河流域	一八	七九一	三、一〇九
Basayos	二	二〇七	七一九
Cabalangh (噶瑪蘭族)	四五	二、二八六	一〇、六五一
共 計	一三三	九、一六七	四二、六七八

資料來源：中村孝志：〈荷蘭人時代の蕃社戸口〉，《南方土俗》，第四卷第一、三期（民國三十九年）。



明清兩代，平埔族資料缺乏，到日據時期自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起始有統計資料：（表二二）

表二二 平埔族人口統計表（光緒三十一年）

單位：人

年 別	男	女	合 計
光緒三十一年	二三、七〇八	二三、七二四	四六、四三二
民國 四 年	二三、四二九	二四、二四七	四七、六七六
民國十四年	二五、四二一	二五、五八八	五一、〇〇九
民國十九年	二七、〇五七	二六、八九〇	五三、九四七
民國二十四年	二九、〇二二	二八、七九〇	五七、八一二
民國二十九年	三〇、五五五	二九、七三六	六〇、〇九〇

由上兩項資料來看，在清初有平埔人口四萬多人，但到光緒年間仍是四萬多人，二百五十年來都沒有增加。可能有些平埔族人口已歸入漢人人口中計算。現在（民國八十二年），又經過半個世紀，如沒有其他原因，平埔族人口當在十五萬人左右。

三、生活方式

平埔共有十族，每族生活方式都各有特色，僅就共通性，依據文獻作簡略敘述：

（一）居住：平埔族的住屋各族稱呼不一，有稱達勞，噶瑪蘭人稱 *Tapau*，大體可分為三種型式，地面式、背山式和干欄式。

地面式：據《番社采風圖考》載：

番不諳堪輿，然築舍亦自有法，初卜鳥音，以擇吉日，營基高於五尺，周圍砌以石，中堪土，會集番社，各持畚鍤，併力合作，不日而成，勞以酒食，彼此均相助焉。

蓋屋，先植棟柱於地，然後削竹爲椽，編茅爲瓦，成圓蓋，會社眾合力擎舉置棟上，前後皆有闔扇，繪彫髹漆，殊炫麗，兩傍皆細竹，編爲花草等紋，外堅密中無間隔，形勢狹長，遠望有如畫舫焉。（註二九）

干欄式：△東瀛識略▽及△番俗六考▽各載：

淡水以北，地氣濕，亦有覆板於地，高三、五尺，梯而登者，室無比鄰。

淡水地潮濕，番人作室，結草構成，爲梯以入，鋪木板於地。（註三〇）

背山式：△番俗六考▽：

貓霧揀諸社，鑿山爲壁，壁前用木爲屏，覆以茅草，零星錯落，高不盈丈，門戶出入，俯首而行，屋式迥不同外社。

平埔族一般家內無隔間，夫妻子女同居一室，子女婚後亦有另築一室而居住，青少年男子住在部落會所。

（二）衣飾：

在體飾方面，平埔族文身甚爲普遍。△番社采風圖考▽：「臺番以鍼刺膚，漬以黑汁，使膚完皮合，遍體青紋，有如花草錦繡及臺閣之狀。」△臺灣府志▽（高志）：「身多刺記，或臂、或背；好事者，竟至遍體皆文。其所刺，則紅毛字也。」（註三一）除文身外，平埔族尚有缺齒，染齒，穿耳和拔髭等俗。

在服制上，男子夏天常裸體，只以方布圍私處，冬天披布毯或鹿皮禦寒。△番俗六考▽：

衣「達戈紋」，用苧織成，領用茜毛，織以紅紋爲衣，長只尺餘，釘以排扣，下體用烏布爲蔽，長二尺餘，炎天則結麻片爲之，縷縷四垂，圍繞下體，以爲涼爽，且便於渡水。

飾物方面，平埔族男女都重裝飾。△番俗六考▽：

頭上珠飾，名曰沙其落，瑪瑙珠，名曰卑那苓。頸掛銀錢、約指、螺貝及紅毛錢，瓔珞纍纍盤繞數匝，名

曰夏落。臂釧、東洋鐲、銅造花鐲或穿瑪瑙爲之。手圈，名曰龜老。

△淡水廳志▽：

淡北番婦頭無粧飾，以烏布五尺蒙之曰「老鍋」。頂上掛瑪瑙珠、螺錢、草珠曰「真好贊」。耳鑽八、九孔，帶漢人耳環。（註三二）

（三）飲食：主食方面，平埔族與高山族一樣以小米、甘藷、芋頭和稻米爲主食。△番俗六考▽：

種杭稻、黍、糯、白豆、菜豆、番薯，又有香米倍長大，味醇氣馥。爲飯逾二、三日香美不餒，每歲種植只供一年自食，不交易，價雖數倍不售也。

△東瀛識略▽：

番以薯芋爲常餐，食飯者僅十之三、四，飯皆搏而食之。或將糯米蒸熟，舂爲粉糝名都都，珍爲上品。

副食方面，平埔族除主食外亦有魚肉蔬菜爲副食。△諸羅縣志▽：

鳥獸之肉，傳諸火，帶血而食，麋鹿刺其喉，吮生血至盡，乃剝腹，草將化者綠如苔，置鹽少許，醃即食之，但不茹毛耳。

△番俗六考▽：

小魚熟食，大則醃食，不剖魚腹，就魚口納鹽，藏甕中，俟年餘生食之。

嗜好品，各族都有酒，且能自製。△番社采風圖考▽：

收成後，擇吉製酒，以口嚼生米爲麴，和蒸飯調勻，置缸中，蓋以稻纓，弄藏密處五日，掬而嘗之，盎盎然泛齊成矣。

△東瀛識略▽載：

性最嗜酒，酒有二種：一番女嚼米，置地上，越宿成麴，調飯以釀，飽時沃以水，色白味酸，曰姑待酒；一將黍米合青草花同舂，草葉包煮數日，外清水灑之，藏於甕，曰老勿讓。飲時或用木瓢，或椰盃，群坐

地上，互汲遞酌，以味酸爲醇。

其他嗜好品有煙和檳榔。

四、社會組織

（一）繼承：平埔族多以女承家，男多出贅，女必留家。以母系社會爲多，但亦有父系。《臺灣府志》：「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男則出贅於人，女則納婿於家」。《噶瑪蘭廳志》：「番俗以女承家，凡家務悉以女主之，故女作男隨焉」。（註三三）

平埔族中父系的社會則娶婦回家，《諸羅縣志》：「南嵌，柴裏諸社，男長娶婦歸家，女不折齒，亦無離異」。

（二）部落：平埔族的部落稱「社」，每社有首長，《裨海記遊》：

社有大小，戶口有眾寡，皆推一、二人爲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眾番。其土官有正、副土目之分。《臺灣府志》：

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五、六人、小社亦三、四人。隨其支派，各分公廨。有事咸集於廨以聽議，小者皆宿外供役。

社多有設置公廨，爲「會所」。未婚青年夜宿其中，是部落處理公眾事務的地方。

平埔族的土目或稱土官，處理社事，領導社眾。清代時除設漢人通事以便管理番政之外，便改土目爲土官，以輔助通事，推行社政。土官爲表示其特殊身分，在服裝方面採用漢服以別於一般民眾，土官多穿漢人的戲服。《裨海遊記》：「土官購戲衣爲公服，但求紅紫，不問男女」。（註三四）《番俗六考》：「會飲，土官多用優人蟒衣，皂靴，漢人絨帽」。

五、信仰與禮俗

（一）信仰與祭祀：平埔諸族都有靈魂信仰，相信人活著時有魂，死了變鬼。宜蘭噶瑪蘭人稱鬼爲 *kuyut*，善

終的人成祖靈，是保佑子孫的，凶死的人就是惡鬼。

平埔族的祖靈多為集體、不作個別的崇拜，所以《諸羅縣志》和《彰化縣志》會載：「無祭祀，不識祖先，結草一束於中柱為向，向者，猶云鬼神也，莫敢指按摩觸。過年賽戲，或露立竹柱，設向以酌」。

平埔族以中柱為一家神聖祖靈居息所，以草一束為代表，不同於漢人設立牌位。光緒元年吳德功的《一肚皮集》載：

番俗深得體意，其祀先，多鷄鳴時，必夫婦親之，陳設皆如漢人，惟將焚鑼鑼帛，頃則子姓兄弟咸出室門外，狂叫聲，咻咻然，唯殺而遠聞，大約是請祖宗饗食之意。

(二)禮俗：平埔族婦女生產，母子赴溪中沐浴。《裨海記遊》：「孕婦始娩，即攜兒赴浴」。《番社采風圖考》：「番俗初產，產母攜所有兒同浴於溪，不怖風寒」。

育兒以布床，《番社采風圖考》：

番婦育兒，以大布為襁褓，有事耕織，則繫布於樹，較枝極相距遠近，首尾結之，若懸床然，風動，枝葉颯颯然，兒酣睡其中，不顛不怖，饑則就乳之，醒仍置焉。故長不畏風寒，終歲赤裸，板緣高樹，若素習然。

男女至及婚年齡，一般男十七、八歲，女十五、六歲，男女交際自由，未婚男子夜宿會所，晚上吹奏樂器求情、戀愛、定情。《裨海記遊》：

婚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即入與亂，亂畢自己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以明私許之意也」。

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鑿上齶門牙旁二齒授女，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婚。平埔族多行招贅婚。《臺灣府志》記載：「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男則出贅於人，女則納婿於家。」

《番俗六考》：「婚姻，名曰牽手，訂盟時，男家父母遣以布。」《臺海見聞錄》載：

成婚日，番女靚粧坐板棚上，四人肩之，揭彩竿於前，鳴鑼喧集，遨遊里社，親黨各致賀。至婿家，攜手同歸，兩家父母亦共飲酒三、五斗，以後遣簪絕纓，歡譖無度，數日方止。（註三五）

婚姻能維持久遠，是共同的願望，但有時有困難。《鳳山縣志》載：「偶有不合，不論有無生育，輒出其夫，所有家私則平分焉，番婦復『牽手』於他番」。

人生病時，有巫師爲病人趕鬼治病，噶瑪蘭人稱巫師爲 *muityu*。死亡時各族處理方式有差異。《臺灣府志》載：

人死結綵於門，所有器皿、衣服，與生人均分；死者所應得之分，同其屍埋於床下。三日後，會集同社將死者取出，各灌以酒，然後深葬，葬不用棺槨；移居，仍取出再埋。

宜蘭平埔族有「鳥葬」之說，據《噶瑪蘭志略》載：

生番死，則置樹間，任鳥雀啖之；三日肉盡，則大喜。

番死日「馬歹」，華言衰也。死不棺殮，眾番幫同掘葬。如農忙時，即用雙木搭架水側，懸裹其上，以令自潰，指其地曰「馬鄰」，猶華言不利市也。從此該社徑行不由其地。

番婦持喪，被髮不飾珠寶，視新月生魄則除。若暴死者，如遇戕害或溺於水之類，則通社延請北投（番道士）群哭水溪，念咒施法，拍腿禳逐。既畢，眾番泗水潛歸，終不敢再經其地。（註三六）

凶死者處理方式，據《噶瑪蘭廳志》載：

如遇打牲、出草，爲人戕害，身首不全，社中概將其家器散盡，謂此人不良，不復更居其室。

註 釋

註 一：阮昌銳：《臺灣土著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民國八十三年），頁三。

註 二：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頁三。



註三：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臺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二年），頁一八—二五。

註四：李壬癸：〈臺灣土著語言〉，《思與言》，第十七卷第四期（民國六十八年），頁二九三—三〇六。

註五：阮昌銳：〈南澳泰雅族的農業〉，《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民國五十三年），頁一二三—二〇〇。

註六：李亦園等：《南澳的泰雅人》，下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六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五十三年），頁五四三。

註七：宋龍生：〈南澳泰雅族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民國五十二年），頁一六五。

註八：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臺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冊第三篇，頁一三九。

註九：〈臺灣省民政統計手冊〉，第二十一期（臺灣省民政廳編印，民國七十五年）。

註一〇：內政部統計處：《內政概要》（民國七十八年）。

註一一：同註八，頁一四九—一五〇。

註一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民國八十年），頁一三三。

註一三：林衡立：〈賽夏族矮靈祭歌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二期（民國四十五年），頁三一。

註一四：阮昌銳：《大港口的阿美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十八號（民國五十八年），頁五。

註一五：阮昌銳：《臺東麻老漏阿美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民國八十三年），頁八。

註一六：阮昌銳：〈港口阿美的年齡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二四期（民國五十六年），頁一二三。

註一七：臺東縣文獻委員會：《臺東縣志》〈大事記〉（民國五十二年），頁六。

註一八：宋龍生：〈南王村卑南族的會所制度〉，《臺大考古人類學刊》，第二五、二六期（民國五十四年），頁一二。

註一九：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臺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胃志〉，第一冊，頁四〇。

註二〇：何聯奎、衛惠林：《臺灣風土志》（臺北：中華書局，民國七十八年），頁一四六。

註二一：移川子之藏：《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民國二十四年），頁二六五。

註二二：同前註，頁二六五—二七二。

註二三：同註一，頁三四八。

註二四：同註一，頁三五八。

註二五：陳奇祿：〈臺灣屏東霧臺魯凱族的家族和婚姻〉，《中國民族學報》，第一期（民國四十四年），頁一〇三。

註二六：衛惠林：〈魯凱族的親族組織與階級制度〉，《中國民族學報》，第三期（民國五十二年），頁六七。

註二七：謝繼昌：〈大南魯凱族婚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二三期（民國五十六年），頁一九六。

註二八：李亦園：〈Anthr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期（民國四十九年），頁四一。

註二九：《番社采風圖考》（乾隆年間）。

註三〇：丁紹儀：《東瀛識略》（同治十二年）。

註三一：高拱乾：《臺灣府志》（康熙三十三年）。

註三二：陳培桂：《淡水廳志》（道光二十年）。

註三三：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咸豐二年）。

註三四：郁永河：《裨海紀遊》（康熙三十六年）。

註三五：董天工：《臺南見聞錄》（乾隆十六年）。

註三六：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咸豐二年）。

第十一章 其他

第一節 導言

我國民族眾多，以族類而分，可得漢族系、通古斯族系、蒙古族系、突回族系、藏族系……等十大族系。如以地域而分，可分為東北支、北支、西北支、西支、西南支、南支、東南支等若干族支。在每一大族系之下又可分若干族支，如以上各篇所述之諸族系及民族，但尚有不能涵蓋者，仍有若干民族，如朝鮮族烏梁海族、塔吉克族及孟吉族。以上各族之人口雖不為眾多，但既生活在我國境內，各有其獨特之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社會組織、信仰與禮俗等，其為一民族單位無庸置疑，既生活在我國境內，其為構成中華民族之一分子，亦為不爭之事實。由於不易歸類於上述各族系，如勉以聚居空間強歸附於某一族系之內，反為不妥。如烏梁海族，其聚居區在唐努山與薩彥嶺之間，位於外蒙四部之西北、科布多之正北，而將烏梁海族歸附於蒙古族系，以往確曾如此，但學理上證實，並非同一族系，此類民族，另立新章，既無法予以統稱，又以其聚居空間分散各地，亦不能以地望之所在為其名稱，權衡之下，以「其他」為章名，理宜先加說明。

第二節 朝鮮族

我國東北邊疆的東南部，以圖們江、鴨綠江為界，與朝鮮隔江相望，自古以來，中、韓兩國人民之間，就已互相往來。從十七世紀末葉開始，朝鮮人因饑荒越過鴨綠江、圖們江到沿邊一帶開墾、伐木建屋者，與日俱增。

據統計，清穆宗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在鴨綠江北岸一帶已有二十八個朝鮮族聚居的鄉村。德宗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定居在延邊地區的朝鮮族，已達一萬多人。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在輯安、臨江、新賓等縣，有朝鮮族三萬七千多人。十一年（一八八五），清廷與朝鮮簽訂「中韓通商章程」，在延邊地區設置和龍峪、光霽峪等局卡，並把圖們江北岸長約七百里、寬約五十里的地區，劃為朝鮮族專墾區。據統計，當時延邊地區的朝鮮族已達四千三百零八戶。清廷為加強統治，於二十年（一八九四）在延邊地區設立鎮遠堡、寧遠堡、安遠堡和綏遠堡，堡下分設三十九個社，把朝鮮族全部編入一百二十四個甲，四百一十五個牌，此即延邊朝鮮族村落早期的分布情況。（註一）

據不完全統計，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延邊地區的滿、漢居民，共二千八百戶，計一萬八千人，朝鮮墾民則為一萬四千七百戶，計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人。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日本併吞朝鮮後，朝鮮族大批遷入我國東北。據統計，是年東北地區朝鮮族人口共有十萬九千人。（註二）民國七年，居住在東北各地的朝鮮族增加為三十六萬餘人。至十九年九一八事變前，東北朝鮮族人口激增為六十三萬零九百八十人，其中定居在延邊四縣的朝鮮族共有四十萬九千四百零二人，約占東北朝鮮族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五。（註三）東北朝鮮族人口的激增，與清廷廢止封禁，實行招墾政策，以及日本併吞朝鮮有密切的關係。

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三日，吉林省成立「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是朝鮮族最大的聚居區，位於吉林省的東南部，轄延吉、圖們、敦化、龍井、琿春五個市，以及和龍、安圖、汪清三個縣。四十七年八月五日，成立「吉林長白朝鮮族自治縣」，是另一個朝鮮族聚居區。根據六十七年統計，「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朝鮮族人口共有七十一萬四千餘人，約占我國境內朝鮮族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三。（註四）根據七十一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境內的朝鮮族人口共有一百七十六萬三千八百七十人，主要分布在吉林省，約一百一十餘萬人，約占百分之六十二點五；黑龍江省有四十三萬餘人，約占百分之二十四點四五；遼寧省有十九萬八千餘人，約占百分之十一點二三，其餘散居在內地的一些城市。（註五）

朝鮮族聚居的村落，多位於山坡下的平地上，村內房屋的建築方向，多面向東南、西南和南邊，屋頂是由四個斜面構成的，別具一格。婚姻方面，行一夫一妻制度，近親、同宗、同姓不婚，男主外、女主內的風俗很盛行。其服飾有著鮮明的民族風貌，一般喜歡穿著素白色服裝。教育事業較發達，在延邊地區已有三所大專院校，即延邊大學、延邊農學院和延邊醫學院。此外，據統計，在民國七十八年已有四所中等專業學校，二百六十五所中學，一千三百九十八所小學，朝鮮族教育事業的進步，在我國少數民族中是最突出的。（註六）

朝鮮族有本族的語言和文字，屬於阿爾泰語系。從十五世紀起，朝鮮開始創造文字，有四十個字母，拼寫時，把同一音節的音素迭成字塊，構成方塊形文字。朝鮮語音系統，有元音、輔音和半元音，音節有兩種：一種是以元音結尾的開音節，一種是以輔音結尾的閉音節。元音是構成音節的中心，多音節詞劃分音節時，以元音為準，即一個音節裏只有一個元音。朝鮮語的元音不單獨構成音節，其構成音節的類型，有輔音加元音、輔音加元音加輔音、輔音加半元音加元音、輔音加半元音加元音加輔音等四種，朝鮮語沒有聲調，朝鮮語裏的漢字音也沒有四聲的區別。漢字詞雖然大部分借自漢語，但因使用的歷史久，範圍廣，數量多，已成朝鮮語詞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由於朝鮮語詞彙系統中存在著固有詞和漢字詞，形成朝鮮語詞彙中同義詞和同音詞都相當豐富的特點。（註七）

第三節 烏梁海族

首先澄清本章之烏梁海族，與內蒙古之烏梁海部無關，內蒙古之烏梁部據《新元史》八氏族表列為：「烏梁里特氏亦作烏梁海氏，又作兀良合氏，又作兀里養哈兀禮氏」，為塔立斤派，亦即與元太祖成吉思汗同屬都而魯斤派，為黑達達，屬蒙古本支。對於唐努烏梁海之烏梁海，《新元史》則列之為：「烏梁海氏稱為林中烏梁海，別於塔立斤派」，換言之，本節所稱之烏梁海為野達達，屬蒙古別支（本非蒙古而入於蒙古之謂也）。（註八）

因此本節所稱之烏梁海與內蒙古之烏梁海部全然無關。

烏梁海原有三處，即阿爾泰烏梁海、阿爾泰淖爾烏梁海及唐努烏梁海等三處，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以前，阿爾泰烏梁海歸外蒙古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該年科阿分治後，則劃歸阿爾泰辦事大臣管轄。民國八年，阿爾泰改制為阿山道，歸入新省管理，即阿爾泰烏梁海七旗成為新屬之青色特奇勒圖盟。此七旗為：右翼散秩大臣一旗、副都統一旗、總管二旗、左翼散秩大臣一旗、總管二旗。七旗均非扎薩克制，此與同盟另三旗之扎薩克制不同。

至於阿爾泰淖爾烏梁海，則於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中俄劃界時，清廷所派伊犁將軍明誼與俄使雜勞哈（Eakharow），依北京條約會勘西北界務，成立塔爾巴哈臺條約，嗣後陸續訂立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及塔爾巴哈臺城邊界牌博物誌。北京條約已明定西北界由薩彥嶺至齋桑湖，明誼則迫於新疆回變蔓延，伊、塔告急，不克堅持立場，竟將我國齋桑泊及特穆爾閣泊（即伊斯色克湖，在維吾爾語中意為熱湖）劃出國境之外，而將定邊將軍所屬唐努烏梁海十佐領牧地、科布多所屬阿爾泰淖爾烏梁海二旗牧地，劃歸俄國，此地於民國十一年蘇聯將之改設為「衛拉特自治州」，旋又改稱為「高諾阿爾泰斯克自治州」（Gorno Altaisk）；面積約九萬三千餘平方公里，居民原有二萬六千餘人，後增為六萬餘人，目前可能有十萬人左右，大部分應為烏梁海族人，由於業經條約劃歸俄，詳情本節不予列入。

唐努烏梁海則位於外蒙古西北部，介於薩彥嶺與唐努山間，薩彥嶺之山脊位在北緯五十三度五十七分，為我國地理上之北極，面積約十六萬五千餘平方公里。初人口僅約七萬餘人，至民國四十二年已有二十一萬餘人；至八十一年十月時，有當地政府人士來臺，曾面詢告知約有二十九萬人，其中當包括少數移入的俄羅斯人。

清初唐努烏梁海歸定邊左副將軍節制，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添設庫倫辦事大臣後，據《清史稿》[△]疆域表[▽]載，定邊左副將軍改為烏里雅蘇臺將軍。（註九）

烏梁海族據《新元史》[△]氏族表[▽]列為：「烏梁海氏稱為林木中烏梁海，以別於塔立斤派」，明定其為非蒙



古族。按蒙古族所操之語言屬烏拉阿爾泰語族阿爾泰語系之蒙古語，而烏梁海族所操之語言爲烏拉阿爾泰語族阿爾泰語系之突厥語，（註一〇）兩者不爲一族乃顯而易見之事。

唐努烏梁海漢時爲堅昆地，唐時爲戛斯，蒙古初興起時爲林木中百姓，後入於蒙古。其在語言上仍屬突厥語，證之以該語一、二、三、四，讀音爲此爾、伊克伊、于去、都爾脫，與維吾爾讀法完全相同，而與蒙古語迥異，其屬突厥語無庸置疑。但在長期與蒙古族毗隣而處，在名詞中引進相當之蒙古詞彙，亦爲自然之事。

中華民國成立，外蒙古已在俄國脅迫下宣布獨立。俄國仍以同一手法脅迫唐努烏梁海脫離外蒙古，並於民國二年派「邊疆特使」進駐唐努烏梁海，在我國領土上設立政治組織；同時藉口保護非法入侵唐努烏梁海之俄籍人民，派兵入駐，遂置該地區於「保護國」之地位。俄國直接併吞唐努烏梁海之意圖，更屬彰顯。三年，復脅迫唐努烏梁海五旗（唐努旗、克木齊克旗或作肯木次克旗、沙而基克旗、陶碩旗、庫布蘇庫諾爾旗）中之兩旗總管，於七月四日，向俄國沙皇保證唐努烏梁海不與外蒙古或其他國家接觸，該保證書的內容爲：

接奉邊務大臣三泰周倫林（Scata Tseren）轉奉亞力山大尼古拉大皇帝諭旨，接受烏梁海五省併入大俄帝國以資保護，本「案班」古巴多吉十分欣感，並虔誠懇禱，願從此爲一忠實謙恭之小臣，取消獨立，不再與蒙古或其他外國有所接觸。如必須與他國接洽時，所有談判，由俄國駐烏梁海之代表辦理，烏梁海各省中如有糾紛及誤會等事件發生，亦當呈請俄國代表作最後之決定。同時並恭敬呈明所有烏梁民眾之風俗與佛教習慣，以及生活方法等等，請許其一切照舊，其自組之政府、部落、以及遊牧營場等，亦請勿加特別改變，俾該地人民勿生喪失權力之感。（註一一）

按在古巴多吉上「保證書」之前，時爲民國三年四月，俄曾派官員名明斯洛夫（Minslov）以考古學家名義，前往唐努烏梁海，事後向俄皇提出報稱：「我之計畫，乃由俄人不動聲色，占領該地，並須於事實占有之」。（註一二）由於此項報告促使俄國政府決定占領唐努烏梁海，俄軟硬兼施，烏梁海人無力抵抗，始有上項「保證書」之提出。從「保證書」中可看出，唐努烏梁海人民喪失所有權利，所「請求」保留者，僅爲習俗與宗教信仰，以

及空洞之「維持原有部落，遊牧營場生計」而已。

唐努烏梁海雖經俄國脅迫，要求併入俄國以資保護，但對重回中國之希望仍極強烈，民國三年八月一日，歐洲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乃乘機加強對唐努烏梁海之控制，派遣格爾高立夫（Grigoliv）為首任駐拓跋之專員，亦即「保證書」中所稱之代表，對唐努烏梁海採取「嚴厲手段」，以防止烏梁海人民與外蒙古合併之願望。四年，俄國強行在拓跋實行俄國之民法典，對保留拓跋習俗之承諾，也因俄式法典之實施而不復信守。恰克圖會議中，中蒙均提出唐努烏梁海地位問題，俄方持強拒不討論。外蒙自治後，民國五年我政府曾與外蒙商派駐烏梁海佐理專員、都護副使，亦為俄所峻拒。俄國為恐外蒙古對拓跋發生影響，及拓跋人民希望回歸外蒙古，遂更加派哥薩克軍隊進駐，唐努烏梁海人民被俄軍拘捕屠殺者為數甚夥。（註二三）此種情形持續進行，直到我國政府光復烏梁海為止。

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過激派分子亦意圖進入尚為帝俄餘黨所控制之唐努烏梁海。計畫推翻帝俄（白黨），控制唐努烏梁海。可見無論沙俄或俄共，其占我唐努烏梁海之用心，並無二致。我政府在此一時期，對唐努烏梁海也頗為注意，乘俄內亂方熾之時，設法收復，添派專員。七年一月六日，我駐烏里雅蘇臺佐理專員恩華，向外交部建議（該咨呈於二月五日到達北京），略以「肯木齊克烏梁海各旗內嚮之心甚殷，屢遣人乞求援救，我宜乘此派員進駐該區，此為收復屬地極好之機會」。外交部擬以咨商國務院，咸以事出萬全可先以「調查入手」派員前往唐努地區調查，一俟事機成熟即宣布派遣都護副使，成立佐理專員公署以示我在該烏梁海區主權一如外蒙古。（註一四）遂於五月四日，經國務院決議：（一）以嚴式超為調查員，即由駐庫倫大員就近派往，並准酌帶辦事員一、二人。（二）由庫倫撥兵一連，交調查員率帶前往。（三）川資薪水開辦費，由中央負擔。（四）將來上項軍隊如能久駐該地時，再由內地酌抽騎兵補充庫倫缺額。

在我國調查員因故未到唐努烏梁海期間，該地骨木次克烏梁海除再向駐烏里雅蘇臺佐理專員恩華呈明重回祖國之意願外，並乘機向俄國新黨聲明脫離接受俄國「保護」。俄國此時內亂方熾，對唐努烏梁海人民之合理要



求，亦無法且無力不予答應，僅能條約之中，儘量保持俄人之不當利得，如該條約第三條有「……烏梁海人民早占之地區，完全統與俄國人民，俄人並得完全享有」之約定。但唐努烏梁海同胞總算撤銷不合理之「保護」關係，爲重回我國懷抱造有利條件。

民國七年十二月，嚴式超一行抵達唐努烏梁海邊境之烏蘭固木，肯木次克烏梁海大喇嘛達格丹告以十月間烏梁海俄人聞我國將派調查員入烏梁海，全唐努烏梁海各旗均一心內嚮，俄人認係該大喇嘛鼓吹而成，恨而逐其出境，並增兵二百人及軍官二人，進駐唐努烏梁海備禦。嚴式超獲悉上情，乃命達格丹仍回肯木次克，設法轉告各旗，勿自驚擾，當予合理解決。至十二月二十日，庫倫所遣之兵一連亦抵烏蘭固木，遂繞俄軍守地由烏里雅蘇臺城後九臺地，直抵唐努旗；此時外蒙官府也派官吏，帶兵數十名，與我政府並肩作戰。

嗣後嚴式超所率軍隊及外蒙部隊，陸續克復唐努烏梁海克木齊克各旗，並於民國八年二月在肯木次克旗內加大地方，正式成立專員公署，中樞遂正式發布嚴式超爲都護副使駐紮唐努烏梁海。外蒙前後派將調兵動員多達千人，自治政府亦派員進駐，中蒙完全一體行動，合作無間。稍後徐樹錚赴蒙重失外蒙之心，烏梁海一隅遂先外蒙而再度淪陷。

民國三十四年，我國受雅爾達密約所迫，承認外蒙古「獨立」，但中俄所定條約中，對唐努烏梁海則未提及。早在民國十年外蒙二次「獨立」及我國受日本威逼抗戰過程中，俄人早將烏梁海地區先改爲「土文共和國」，再裁去共和國之名義爲「土文自治州」，強行併爲蘇聯領土之一部分，如今蘇聯解體，「土文」仍爲俄羅斯共和國下之自治邦。

據烏梁海最新資料，（註一五）民國八十一年底止，居住在城市部分者約十四萬人，居住鄉村部分者約十五萬三千人，總人口爲二十九萬三千人。其中百分之六十四點三爲烏梁海人，其餘百分之三十五點七爲俄羅斯人或其他民族。即烏梁海人共有十八萬八千三百九十餘人，俄羅斯人及其他民族有十萬四千六百人。

唐努烏梁海地勢高亢，俯瞰西伯利亞中部，所謂：「金山劍海之間，古爲用武之地，自天威遠震，疆以戎

索，而卡倫以外濶地千里，所謂無形之金湯也」。其地勢之險要，實為我國北方重要之國防重鎮，兼以該地物產豐隆，尤冠於外蒙古各部。

至於烏梁海族之體質表徵與蒙古族、突回族系相同，圓頭、中鼻、髮黑直、膚色黃，中等身材。（註一六）其語言近突回語，其數詞仍與今之維吾爾語相近，如一為比爾，二為伊奇……僅少數名詞與蒙古語同，此少部分與蒙語同者，其讀音尤近於內蒙之察哈爾音，與外蒙稍有出入。

其宗教信仰多為原始之薩滿信仰，但見處處懸掛布條，以為膜拜，藏傳佛教寺廟少見，東正教教堂也極少。其生計類型為打牲、伐木、採礦及較初級之手工業。娛樂方面略與蒙古族同，如騎射、摔跤、吟唱等。

第四節 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為我國境內僅有三支印歐語族族系之一，塔吉克族自稱塔吉克，據其民間傳言，「塔吉克」一詞其意為「王冠」，他族遂以此詞稱之。據云此詞源於「塔伊」，為古代西亞幼發拉底河左岸阿拉伯部落之名稱，至十世紀時，「塔伊」轉為「塔吉」，為波斯人稱伊斯蘭教徒之名稱，及至十一世紀「塔吉」再轉為「塔吉克」，遂成為突厥游牧民族稱呼中亞操伊朗語並信奉伊斯蘭教之定居人民，此後「塔吉克」一詞即成此一民族之定稱。（註一七）

塔吉克族體質特徵為：膚色淺淡，髮色金黃或黑褐，眼色碧藍或灰褐，唇薄、高鼻、顴骨不高突，體毛及鬚鬚較多，具有典型歐羅巴種特點，亦即具有所謂白種人之特點，為我國境內兩支歐羅巴人種之一。

至於塔吉克族之族源，可追溯至西元前若干世紀，帕米爾高原東部操伊朗語之諸部落，塔吉克族即為某部落之後裔。兩漢時屬西域都護管轄，東漢時，今塔什庫爾干一帶出現羯盤陀國，即為塔吉克族之遠祖。羯盤陀國約延續五百餘年，其位置約在今塔什庫爾干南部之「克孜庫爾干」（突回語克孜意為女子，克孜庫爾干則有意譯

爲「公主堡」者）遺址附近。唐時屬安西都護府管轄，並於唐玄宗開元年間（七一三至七四一年），曾設爲「葱嶺守捉」戍所；九世紀以後，塔什庫爾干地區先後受吐蕃、黑汗王朝、西遼、蒙古及察合臺汗管轄。其後，又有頗多自帕米爾西部之什南克、瓦罕等地之居民遷至今塔什庫爾干一帶，與當地土著居民融合，遂成爲目前之塔吉克族。

塔吉克人曾建竭盤陀國，而「竭盤陀」一詞在東部伊朗語中有「山路」之意，南北朝時，竭盤陀國勢頗盛，都城周圍約有十餘里，環繞十二座城堡，當時曾建有十餘座寺廟，僧侶多達五百餘人之多，成爲此一地區小乘佛教之中心。相傳當年都城名克孜庫爾干（公主堡），即因竭盤陀國王族曾娶漢公主爲妻，而名其都城爲克孜庫爾干，此傳說不見於史籍，但卻在塔吉克族民間長期流傳。（註一八）唐初，竭盤陀國受轄於播州，屬安西都護府節制，與內地時有往返。八世紀初，竭盤陀國王裴星率部歸附吐蕃。宋元之際，塔什庫爾干稱爲色勒庫爾，竭盤陀人之後裔，遂亦稱之爲色勒庫爾人；明時仍舊。清乾隆時，在今新疆設伊犁將軍府，喀什噶爾以西及帕米爾地區無論軍事及行政皆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直接統轄，色勒庫爾沿明舊稱，劃爲色勒庫爾回莊，與南疆回部皆實行「伯克制」，由葉爾羌辦事大臣委派五品至七品伯克，管理地方行政事宜。清代之建置已加強色勒庫爾與喀什噶爾、葉爾羌各地經濟文化之關係，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新疆建省，同時取消伯克制，（註一九）色勒庫爾由莎車府分設蒲犁分防通判廳。民國肇建後，改設爲蒲犁縣。

塔吉克族現聚居於帕米爾高原東部塔什庫爾干一帶，按塔什庫爾干爲塔吉克語「石頭城堡」之意，民國四十三年塔吉克族聚居區之蒲犁縣改設「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六十七年塔吉克族約有二萬二千餘人，七十九年人口普查時，增爲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八人，十二年間人口增加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二；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聚居於「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其餘百分之四十也即一萬三千餘人分布於沿喀喇崑崙山一線之莎車、葉城、皮山、澤普等縣之高寒地帶。「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面積約爲六萬七千六百餘平方公里，全自治縣共有二萬二千餘人，其中塔吉克族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僅有三人。

塔吉克人所操之語言屬印歐語族伊朗語系帕米爾語支，為我國惟一操伊朗語系之民族。由於長期與漢族、維吾爾族密切交往，故塔吉克語中吸收若干漢語或維吾爾語詞彙，塔吉克族牧民百分之六十以上均具相當程度之維吾爾語能力，其中男子大多均能操維吾爾語，婦女能通維吾爾語者甚少；至於聚居於莎車、澤普、葉城一帶之塔吉克農民，在公開場合幾已完全使用維吾爾語，縱在家庭中使用維吾爾語者，也所在多有。文字方面，民國十九年以前仍使用波斯文，其後因學校中皆以維吾爾文課本授課，遂逐漸改用維吾爾文。

塔吉克人主要食物多取之於牲畜，喜食酥油、酸奶、奶疙瘩、奶皮子等乳製品及奶茶，並以肉食為主。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米麵成為主食。經常食用富民族風味之手抓羊肉、牛奶米飯、牛奶烤餅、酥油麵醬等，另也製作碧綠透明之杏子醬，清香四溢，頗受歡迎。

塔吉克族長期居於高山地區，為典型高原游牧民族，素有「世界屋脊上之居民」、「雲彩上之人家」之稱，在衣飾上頗能適應生活環境之特色。男子著無領對襟外套，繫腰帶，寒冷時外加光面羊皮大氅，戴羔皮圓高筒帽，以黑絨為面，上繡數道花邊，帽沿下翻時，可掩住雙耳與面頰，以禦寒風霜雪。女子則著連身衣裙，已婚婦女繫後身圍裙，所戴圓頂繡花棉帽也綴有後帘，可以保暖；外出時在帽上繫以方形頭巾，俗尚白色。無論男女皆著氈襪及長統野羊皮軟靴，以毛牛皮為鞋底，輕柔堅實，適於攀援山路。

塔吉克人之住屋，大抵為木石結構之正方形平頂家屋，牆多以石塊、草皮砌成，厚而結實，頂部架以樹枝，抹以拌有麥草結之泥土；門向東開，一般均靠近牆角，屋頂中央開有天窗，以採光透風。

塔吉克族人多能歌善舞，在其傳說中，雄鷹為英雄之象徵，牧民最喜使用之樂器為鷹翅骨製成之短笛，稱之為「那藝」，牧民最出色之舞蹈為擬鷹之迴旋與飛翔之動作。在其文學藝術中，口頭文學占有重要地位，分成民間傳說與詩歌兩部分。其寓言、童話則多以動物為主角，也可稱之為動物故事，乃以動物喻人，冀對人尤其對兒童進行啟發式教育。

塔吉克族家庭多為三代同堂，為男家長制。父母在世時，兒子不得要求分家。在其社會中，視分家如「災

難」，婦女在家庭中既無地位，亦無繼承權。長子有遺產支配權，父母去世如無男子，則女兒可繼承遺產，如無兒無女，則其遺產多由宗教界處理。至於婚姻制度方面，有「族內婚」之特點，雖偶有與外族通婚，也僅限於維吾爾與柯爾克孜族。行一夫一妻制，早婚；除同胞手足外，不論輩份與親疏均可通婚，因此堂表聯姻，至為普遍。

塔吉克族青年男女締結婚姻全由父母作主，訂婚後，男方須向女方贈送金、銀、牲畜、衣物等作為賀禮。迎娶時，遍邀親友，舉行隆重儀式，新郎在伴友之陪伴下赴女家，由宗教職業者依禪主持婚禮，先在新人身上灑些許麵粉，交換繫有紅、白布條之戒指，再由新郎新娘同吃些許肉、饅（新疆特有乾烤之大餅）及水，取其共同生活白頭偕老之意；次日，在樂隊護送下，一雙新人共乘一匹馬去到男家，再度舉行慶祝活動，直到三天後，新娘除去面紗，婚禮始告完成。

宗教信仰方面，塔吉克族在南北朝時一如中亞地區皆信奉佛教。伊斯蘭教東來之後，全部伊斯蘭化，目前塔吉克族普遍信奉伊斯蘭教中之伊斯瑪儀教派，為我國惟一之伊斯瑪儀教派。此一教派為西元八世紀中葉屬什葉派之支派，尊崇阿里第六代孫伊斯瑪儀為第七代伊瑪目，認為伊斯蘭教之經典《古蘭經》有表、裏兩方面，不必完全「尊經」，因此不尊重表面之宗教儀式，一般不設禮拜寺及經文學校、不封齋、不赴麥加朝聖。

塔吉克族十分注重禮節，幼輩見長者須問安，親友相遇時相互握手、撫鬚，即使在途中遇到不相識之路人也要問候，將雙手拇指並在一起，稱道「更艾力麥古卓」（意為支持幫助），男子行禮時，右手置胸前鞠躬，女子則雙手捫胸躬身。至塔吉克人家中作客，忌以腳踩食鹽或其他食物，亦不得騎馬穿過羊群、接近主人之羊圈或以腳踢羊，否則認為大不敬。用餐時，不得將剩下之飯菜倒在地上，需俟主人將餐具收拾妥當始得離席。除遇極為嚴重問題，交談時不得脫帽。此外尚行吻禮，長幼相見，幼者吻長輩之手心，長者則吻晚輩之眼睛與前額，平輩男性之間互吻手背，女性相見則相互擁抱親吻。

塔吉克人視嬰兒出生為大喜，如生男孩需響槍三聲或高聲大喊三聲，以祝其長大英武有為；如生女孩則在其

頭下放一掃帚，以祝其長大後善於打理家務。親友聞訊咸來道賀，並在嬰兒身上撒些麵粉，以示吉利。

喪葬依照伊斯蘭教規須先「淨體」，再裹以白布，蓋上死者之衣服，但頭部與腳部需露在外面，表示全部平安。守靈之夜與殯葬之日，親友及同村之人均需前來吊唁、陪送，但女子不能接近墓穴。葬禮中男尊女卑尙表現在墓穴之深度上，男子墓穴深約二公尺，女子則僅深及胸前。依照傳統習俗，客死他鄉之塔吉克人，必須將遺骸運回安葬。

第五節 孟吉族

孟吉 (Mon-Khmer) 原屬一個語族稱謂，孟人與吉人（一作吉蔑人）所操之語言的族稱。孟人和吉人在中南半島上散布甚廣，緬甸的南半部和我國雲南省境之內，就有孟人散居其間，柬埔寨亦稱高棉即吉人所建之王國。

孟吉族在我國境內有三種：一、蒲蠻（布朗）。二、崩龍（德昂）。三、仡族。

一、蒲蠻

唐時，南詔治內有撲子蠻。《蠻書》卷四云：「撲子蠻，……開南、銀生、永昌、尋傳四處皆有，鐵橋西北邊延瀾滄江亦有部落」。開南節度轄境相當於今思茅地區，銀生節度相當於今西雙版納，永昌節度相當於今保山地區、臨滄地區和德宏的一部分。元時，李京《雲南志略》云：「蒲蠻，一名朴子蠻，在瀾滄江迤西」。地區已較南詔時爲小，瀾滄江迤西即南詔時的永昌、尋傳和銀生節度大部分地方。清《皇清職貢圖》卷七，順寧等府蒲人條記云：「蒲人即蒲蠻，相傳爲百濮苗裔，宋以前不通中國，元泰定間始內附，以土酋猛氏爲知府，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歸流，今順寧、澂江、鎮沅、普洱、楚雄、永昌、景東等七府有此種，居多傍水不畏深淵，寢無衾榻，食惟苡稷，男子青布裹頭，著青藍布衣，披氍褐、佩刀、跣足、婦青布裹頭，著花布短衣長裙、跣足，常

負米入市，供賦稅」。清以後，一度又稱為蒲滿、黑蒲，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定名為布朗族。

布朗族有八萬二千二百八十人，居住地區屬亞熱帶氣候，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在原始森林裡，有優良的建材，又有經濟林木和藥材。布朗族的經濟生活，仍以農業生產為主，但水準不一。西雙版納的農業生產較為落後，以旱稻為主，少有水田、刀耕火種；在種旱稻的同時，也種植茶，是普洱茶的主要產地。現在農業已大有改進，開墾出新的水田，修建水利工程、廣施肥料等。

布朗族食以旱穀米為主，輔以玉米、蕎子、黃豆、小紅米等。有各類蔬果，蛋白質類有魚蝦等水產品，家畜家禽及各種野獸的肉品。嗜酸，嗜好菸草和嚼檳榔。

布朗人的服裝各地基本相同，男子多著對襟無領短衣和黑色寬大長褲，頭纏黑色或白色包頭。男子普遍有文身習俗，四肢、胸、腹皆刺染各種花紋。婦女上衣多為左右兩衽的黑色緊身短衫，下穿黑色筒裙。裙上部有紅、白、黑三色線條，小腿纏白色護腿布，頭纏青黑色頭巾，耳手皆飾以銀製環、鐲，牙齒多染成黑色。

布朗族居住的房屋，在思茅、臨洽、保山等地，多為土木結構的平房，西雙版納大都是竹木結構的干欄式樓房。

布朗族的家族組織稱為「嘎滾」，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後裔組成的近親集團，成員包括男性子孫及他們的妻室兒女；每一家族有一家族長，是年齡輩分最長的人。家族成員之間有互助的義務，諸如借種土地、借貸糧食、互助蓋房等。布朗族都是聚寨而居，村寨中有頭人，由成年男子抽籤產生。布朗族社會中有一奇特的現象，即母子（女）連名制，每人名字通常為兩字，第三字為母親名字的第二字。

布朗族篤信小乘佛教，又崇拜原始自然。佛教是由傣族傳入的，其活動和儀式和傣族一致；其原始自然崇拜，尚保留一些本族的特點，即神多、鬼多、祭祀多。

布朗族實行一夫一妻制，戀愛和結婚都很自由，男女在開始社交之前，要舉行一種染齒的成丁禮。布朗人一般實行土葬，多用竹棺，亦有用木棺者，葬俗的特點是實行合葬和疊葬（《中華民族》）。

布朗族的語言屬於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佉德語支，布朗族的口頭文學，形式和內容皆很豐富，喜愛歌舞。布朗族男子多喜好武術，武術項目有長刀舞、木棍舞、雙人長刀舞等，武術又常和舞蹈揉和在一起，剛勁健美。

二、崩龍（德昂）

崩龍為雲南二十四種少數民族之一，據大陸《中國人口·雲南分冊》第十二章「各民族人口」云：雲南是一個多民族的省。民國四十三年經過民族識別調查並經正式公布的少數民族共有二十二種，他們是彝、白、哈尼、壯、傣、苗、傈僳、回、拉祜、佤、納西、瑤、藏、景頗、布朗、普米、怒、阿昌、崩龍、蒙古、獨龍、布依。民國六十八年又正式公布基諾族為單一民族，到七十二年止，雲南省共有二十四種經正式公布的單一民族（除前引的二十三種外，尚加上德昂族）。崩龍（Peng-lung）自稱「路馬爾」（Runar），鄰近之擺夷稱他們「公洛」（Kouloi），現散布於雲南極西邊區猛卯安撫司、芒市安撫司、干崖安撫司等地，這一轄區內的崩龍人口數大約六千左右，其生計是種山、牧山、獵獸。其信仰屬於泛靈信仰的多元崇拜；有極少數的小部分，由於受鄰族擺夷所影響，隨同擺夷信奉小乘佛教（胡耐安：《邊疆民族志》）。

元明清時期的蒲人和崩龍，是南詔時期「朴子蠻」的後裔。大概是清朝初年，崩龍才從蒲人中分化出來，成為另一個單一民族（尤中：《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一），自稱「納安」「布雷」等，人口一萬人（民國七十七年），分布於雲南德宏、臨滄和思茅等地，語言屬南亞語系，主要從事農業生產，擅於種茶。曾長期受傣族土司及景頗族山官的統治。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建立「民族鄉」（《辭海》民族分冊），七十四年改為德昂族（《中華民族》）。

德昂族的飲食，大部分地區以大米為主食，輔以玉米、蕎子、豆類。個別地區以玉米、蕎子為主糧。普遍喜飲濃茶、嗜好草菸和嚼檳榔的習慣。

德昂族衣飾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婦女特殊的以藤篾纏腰的裝飾，從五、六個到二、三十個的藤圈，德昂人認為姑娘身上腰箍越多，則說明這個姑娘勤勞、聰明有智慧。德昂婦女的裙子多為彩色橫紋長裙。婦女不留頭

髮，剃光頭、繞包頭，包頭兩端如髮辮垂在背後。德昂婦女婚後留髮，戴黑色包頭。德昂人住屋普遍爲干欄式竹樓。

德昂人的工藝技術甚爲高超，如紡織、建築雕刻藝術、製陶技術。民間文學也很豐富，如神話、傳說、史詩、寓言、笑話、諺語、詩歌等，有的用口頭流傳，也有用傣文或傣文字母拼音字寫成的。

德昂族青年男女戀愛和結婚都很自由，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少與外族通婚。葬俗一般都是土葬，各村寨都有公共墓地，沒有姓氏界限和等級之分。

德昂族信仰小乘佛教中的「左底」和「多列」教派，教規甚嚴，嚴禁殺生。除信佛外，也信原始宗教的鬼神（《中華民族》）。

三、佤族

佤族有人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四人（根據民國七十九年調查數）（《中華民族》），主要分布在雲南省西南部的滄源、西盟、瀾滄、孟連、雙江、耿馬、永德、鎮康等縣的山區或半山區，少數居住在壩頭或山麓；此外，還散居在西雙版納、德宏、保山及思茅等地山區。

佤族是漢文史籍上記載的「百濮」的後裔。先秦時期被稱爲百濮的，包括孟—高棉諸民族群體的先民在內；漢晉時期，「百濮」的概念開始分化；隋唐元明清，濮人泛指布朗的先民、布饒、拉瓦和佤泛指佤的先民，勃弄泛指德昂的先民。今日的佤族包括「布饒」（意爲種旱穀地的人）、「拉佤」（意爲有木柵欄寨門的人）和「佤」（意爲有竹木寨門的人）組成的共同體。

佤族種旱穀地，吃紅米，但採集與狩獵仍爲重要的輔助生計。佤族人有飲濃茶、嚼檳榔的習俗，喜食辣椒更是普遍的愛好。

衣飾方面，佤族男人著黑色短衣和寬口大褲，婦女穿貫頭衣和橫條花短裙。飾物有項圈、項鍊、手鐲、腰箍和腳箍等，大部分爲銀製品或竹籐製品，或塗上天然色料，或取於自然的色彩。但近年也略有改變，出現長裙、

筒裙，以及一些有時代感的衣著和裝飾。大部分佤族聚居區，仍保留著傳統的特色，原料是自種的棉麻，自紡自織成布，織出的圖案、如孔雀、白鷗等羽翎。

佤族喜住竹樓，分上下兩層，上層住人，下層飼養牲口。兩樓之間有曬臺突出，屋內必有一個火塘。佤族地處山區，除有公路之處可通行汽車外，大部分地區仍靠步行，在河流之上，搭有竹橋、藤橋或獨木橋。這些橋梁，除交通的功能外，尙是精美的工藝製品（《中華民族》）。

註 釋

- 註一：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七四。
- 註二：楊昭全：《中朝關係史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三〇八。
- 註三：朴奎燦等：《延邊朝鮮族教育史稿》（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頁四。
- 註四：《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一七七。
- 註五：楊一星等：《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研究》，頁五〇；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一七五。
- 註六：徐杰舜編著：《中國民族史新編》，頁一七八。
- 註七：金東勛、金昌浩：《朝鮮族文化》（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三月），頁三九。
- 註八：《新元史》民族表。
- 註九：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
- 註一〇：安藤正次著、雷通羣譯：《言語學大綱》；胡耐安：《中國民族志》；凌純聲：《中國邊疆民族》均曾提及。
- 註一一：David J. Dall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ries 3* 210-212, 282 and S. Minstlov *Sakrennoye Poruchenieye* P. 6; *Popov Umyankhaishi Knai* (1973) PP. 86-87.

註一二：同前註。

註一三：同前註。

註一四：李毓澍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部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四十八年）。

註一五：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唐努烏梁海「自治邦」第一「副總統」曾以蒙胞身分來臺參加十月慶典，當時即曾明言唐努烏梁海約有三十萬人，嗣在其所提出之書面文件 *The Republic of Tonus* 中明指唐努烏梁海有二十九萬三千人。

註一六：胡耐安：《中國民族志》，頁二八五。

註一七：唐屹主編：《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頁九四。

註一八：中共國家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少數民族編寫組編撰：《中國少數民族》（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頁二二三。

註一九：所謂「伯克」（Beck, Beg），係古代突語，其意義為貴族、官吏等特權階級之代表、官吏之總稱。伯克制為新疆回部所採用，然並非始於清代，早於清代討平新疆之前即有伯克之存在。詳見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七年），頁六八。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初稿）

定價：五五〇元

編印者：國史館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編纂委員會

召集人：林恩顯

委員：辛法春

阮昌銳

李毓澍

桑秀雲

黃維憲

莊吉發

管東貴

劉學鈞

蕭金松

統編者：李毓澍

校對者：陳約

出版者：國史館

發行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二一七一五六三

承印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電話：三〇六八〇六四 三〇六六七八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9042-91-8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初稿)/國史館中華民國民族志
編纂委員會編.--初版.--臺北縣新店市:
國史館,民84

面; 公分

ISBN 957-9042-91-8 (精裝)

ISBN 957-9042-92-6 (平裝)

1. 民族誌—中國

536.2

83012445



ISBN 957-9042-91-8

